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七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甓餘雜集十二卷

〔明〕朱紈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朱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甓餘集十二卷》提要

甓餘雜集

都憲秋崖朱公東巡至台以一編寄
予山中首一卷載公發身
廷試策問始仕
誥命并歷官及今提督軍務前後所奉
勑諭次若干卷載凡奉
命行事章疏及公移政論箋七

類亦一卷載永感錄先公傳先妣訓
志及諸薦紳稱述總之曰甓餘雜集
予邑楊令完將公命請爲序予受而
讀之曰嗟乎公真志士哉公真忠孝
人哉夫謂之甓餘者托運甓以勵志
又以其餘集此也蓋小可占大遠由
邇求此編先之

王言者公欲於此常顧以盡其忠也後之親志者公欲於此常念以盡其孝也中之章疏文移政論勞險不避者公於此竭力以盡其志也今公之欲竭力者東南事也東南之事莫大於浙閩海寇凡浙之寇皆閩之人也閩之人始為回易交通島夷以其貨換

其人來吾海上云為賈或有為盜者非盡為也然而駕巨舶運輕帆行于無涯之浸飛鏰機銃以為利人莫敢攖之則皆習為盜矣盜得其利官莫為懲彼恣而無害故日趨而日衆始而閩之賈舶為之繼而南畿吳越之貢舶亦或為之繼而閩之逃亡集四

方之無籍為之又繼而吾土之無籍亦或托為之所以東南海寇今為盛也夫吾東南之民所賴為生者漁鹽漁鹽之人日見虜掠又及其居民則生理困窮而田里不可居矣於是東南之憂其有既乎今欲除以滅其蹤非大剪刈不可欲大剪刈非得先勝

於無形不能非嚴番貨之禁不足以絕盜之心非嚴接濟之禁不足以憊盜之力非嚴往來之舟不足以盡姦人之情此十家牌之法所以嚴於閭里關津之法所以嚴於海上甚矣人心之嗜利也公不得不預嚴之亦先勝於無形之意也豈公之得已哉故

近日南虜之捷雙嶼之捷與今日擒
嶼之捷皆俟其懈乘其弊出其不意
而得之此皆公用兵之機也人孰知
公之志哉雖然予曩嘗交公於金陵
而知公之志矣公之志豈徒今日之
所爲忠所爲孝所爲功名而已哉蓋
將學其道以求聖人之道弘其德以

求聖人之德聖人之道之德皆法天
地而已法乎天而無所不容故曰高
明所以覆物也法乎地而無所不蓄
故曰博厚所以載物也聖人之觀天
也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觀
地也則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吾自謂公之知已故於公忠孝功名

之外又敢以此進公如不棄則公他
日之所爲忠者將爲
國家之恭先則公之所爲孝者將爲天
下之達孝其所謂勳烈者豈徒彝鼎
之銘麟閣之畫哉於是爲之序

嘉靖二十有八年夏四月望日資善
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賜一品服前詹事府詹事兼侍講學士
同脩
國典
經筵講官久庵居士黃巖黃綰撰

秋崖朱公髭餘集序

馬端肅握項襄毅手於軍中嘆曰東南有此人蓋不為風氣囿者乎甚扼腕於斯言何薄東南甚耶夫生同時仕同籍居近百里不又有韓襄毅乎歲寒無事觧兩公兵略曰東南有人錄讀秋崖朱中丞髭餘集尤信中丞之被謗也威福移於鄉許是非亂於野史今去公數十年闡見龍菫先生蹤於朝使嘉靖之季早罷海禁則君直

徐海輩豈復蹂躪中土累數十年以此思朱中丞曲突徙薪之策當追錄祀之而名將戚繼光俞大猷一體賜謚斯言也與日月爭光蓋余聞朱都背先六有功於閩云然則中丞竢命辭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其竢見龍也歟公曰仰承廟算之成不死於盜賊之手惟慮奸邪之售或死于筆舌之鋒死於盜賊之手尚存忠義之氣死於筆舌之鋒長作冤鵑之

鬼由今觀之公固不死於盜賊
之手矣亦曷嘗死於筆舌之鋒
耶公又言一日未死必以紀綱
為重國是為憂公千百年之身
也千百年之紀綱國是何日不
憂耶公言閫外大臣兼官守言

責之重泄泄巧為身謀附勢之
徒方且談王伯談循吏酷吏惑
世誣民則公之憂安底止耶公
謂江左養亂獨有投江加鞭之
事患難中以甓餘題稿故曰奉
命討賊不奉命開門救焚拯溺

非雍容揖遜之時除蝮解虺非
參著梁肉之療於是革勢窩之
海船嚴地方之保甲盖
國初寸板不許下海律與私出外
境同科
肅皇帝神武海道歷年養亂副使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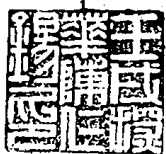
揮立下
詔獄公捻有司惠奸豸繡中制直
以各寨責海道以海道責中丞
而御史勿與禍本胎於此從來
公與私仇盡忠報國與全軀保
妻子仇夫何尤公行兵以坐困

為主深入為戒海上互相傳檄
輒先事詗實最持重操其機要
所至馘斬尤善知人盧鏜俞大
猷皆樂為之用乃中以擅殺畀
豨帥而不食其此言也予入漳
州甫三日同安賊趄會兵討平

之在寧波吏館授書鎮定海
援韓魏公在軍中有乞相公頭
獻西人者延頸示之臨大事決
大疑須此氣象嗟嗟公即斷
頭陷胸甘之若飴況
主待以不死加秩請諡論大定於

今日我先輩稱公不偷官而外
交不棄事而簡其業有以夫集
以永感終感於太宜人擁絮襁
公呂仲木以之趙姬云其裔野
臣捐游橐重校諸梓敢尚風雅
與仲修彬彬撩行不愧清白吏

東南有人哉東南賢者之後有
人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後學陳
仁錫謹序

大中丞秋崖朱公像贊

生於橐饘坳於譊口之翩翩似乎失全於天然其殊動偉伐鏗鍧於宇宙者奚必得全而全方其鯨鯢用殄狐鼠盡殲東南之半壁可使餘皇不呼波臣宴恬而衆喙之交譙者總起於走死如鶩嗜利如擅推忌者之口直欲牧李牧於代郡反武穆於朱仙而公之乘箕上昇者業與屬鏤大夫翺翔於胥江之滸吳山之巔乎生也晚不得進屨而執鞭拜公遺容而不覺涕泗之洏漣者念九原之可作何有於妖氛之蔓延

同里後學姚希孟題

中丞公像

題瓊林年少圖

嘉靖己酉秋崖主人歸老于家披瓊林春宴圖莫有識者蓋畫工畫意玄黃牝牡不論也不題數語後知爲誰其詞曰

天榜開于辛巳斗柄建于甲午在易得貢之上維時遇革之五人傳白鷺青天運際雲龍風虎當年畫裏神仙今日鏡中迂腐悵世人之賤目爾爲爾我爲我惜良工之苦心今不今古不古歎獨立之無成文不文武不武

題金門待漏圖

誰諒爾孤忠貌爾憂容誰念爾獨立貌爾正色爾
鞾滿霜誰進爾於朝堂方驅大海之鰮魚已忤當
道之豺狼羞乞墦兮東郭慨請劍兮上方排五雲
兮閶闔望千門兮建章仰鴻漸兮雲逵覽德輝兮
梧岡吁嗟乎仗馬不鳴爲犬爲鷹堂燕不驚爲社
爲城爾狂爾愚誰容爾于桑榆

題像圖

汝姓朱奪于紫汝名紈閒于綺藏丹之赤幸不爲
墨持扇之素幸不爲綺以對天日遇妖氛而烜赫
以祛炎埃遇西風而素御人見汝三十八年金紫
羅綺孰知汝五十六年孤臣孽子尚論古人豈無
同姓求汝同名則固莫之與也

玉音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俞嘉言
諭祭原任浙江巡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朱紈曰
惟爾擢顏科名歷官中外秉純誠
而爲國矢一節以視身比開府吳
越之交攄先事安攘之策申嚴海
禁逆折奸萌乃緒業垂成而中道
間阻身殞流議家無立錐
朕甚憫焉是用特採鄉評追頌
卹典爾靈不昧尚其祇承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一日

吏部文選司署員外郎主事董應舉一本

觸事陳愚乞嚴海禁厚祿封疆任勠力收功之臣以弭亂萌以風有位以保萬萬年治安事臣聞天下之患其來有漸其發不可禦其初必有先見之士折其萌其後必賴忠武之臣收其敗其萌不折其敗乃成然而卒重言之者恐未見聽而先受其禍也臣吏部司屬也所職在知人察吏此宜不必言者而患有關一方係天下昔嘗其毒今且更烈不早言之他日將有不可支之患者臣不得不言

奏錄 一

臣閩人也閩在嘉靖之年受倭毒至慘矣大城破小城陷覆軍殺將膏百姓於鋒刃者十年而未厭倭之視閩如雞草焉歲劫歲殺有司將吏狼顧脅息而莫之誰何其後乃得將軍戚繼光者淅提兵轉戰與俞大猷犄角漸次收伏搜山擣海悉智力護孑遺至

穆廟之世而閩始定其禍之慘烈而難收如此推其禍之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寧紹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中之而紈遂問紈逮而海禁益弛於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而難自淮揚以南至于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當時微繼光無論東南而閩非國家有也臣聞劫數將至民生外心昔日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劫也今來五十年民人生心相率與倭為市即臣郡福州亦有之福首郡也處八閩之咎而縮其會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幼時聞諸父老嘉靖末倭田劫得去一夕談笑內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慄以上兵船斷尾閉眼欲告當事者不得

奏錄 二

已至括金帛啗之揚之而去當事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焉為之內應者省城必危省城危而八閩之道不通將無閩矣今之與倭為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倭其禍將益烈于前臣聞諸鄉人向時福郡無敢通番者即有之陰從漳泉轉船不敢使人知今乃從福興界中開此徑路一人得利踵若相屬歲以夏出秋盡歸倭其值以售吾貨且留吾船並售之其意不可測也昔齊桓欲取衡山而貴其械欲修軍實而貴糴趙粟即倭未必然然借日駕吾船以入吾地海之防汛者民之漁

者將何識別不爲所并乎萬一有如許恩會一本
者兼之不賣自衣搖櫓之禍乎又况琉球以爲倭
就我內地不難反戈又有內外通倭者爲之勾引
變何可測乎此非獨關閩變天下國家之可憂也
臣聞伏卵翊飛牙蘖穿屋蠹腹破山乳蟻漏海事
有未作亂有未形况乎其已著者也使嘉靖之年
乎嚴禁則王直必不敢自徽往徐海陳東不敢自
浙往會一本許恩不敢自閩自廣往東南受禍安
得若是烈也由今思之則朱紈曲突徙薪之策勝
於十萬之師猶當追錄而祀之奈何嘗不白之寃

於異世乎戚繼光牧伏閩土庶幾十一陽和况乎
坐鎮薊門十五年一塵不染不知省國家幾千百
萬錢粮全邊塞幾千百萬赤子乃生不蒙列士之
封死不獲華衮之謚將何以勸忠勇而鼓其死力
也嗟夫時平則文吏持議使無早見之士不得終
其謀世亂則武夫效死至治平而復忘之國之大
故恐在于此昔弦高犒師秦兵却走契丹扭宋萊
公戒心智高蓄謀宗旦嘗死今臣鄉郡通倭而臣
獨言之則臣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不言則全閩
禍而國家亦禍語有之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

而言國受其殃臣不敢避不祥之禍使至于殃國
故敢冒昧上聞伏乞
敕下臣部遴選才望有方略者爲福建海道專主海
禁假以便宜凡惡少通倭有投及大姓出母錢資
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于於武王拏膠郡飲
之又若海道能禁絕道倭卓有成績加銜秩與之
久任或照邊方兵備一體超升伏乞
敕下兵禮二部議勘朱紈當日因何受退曾否嚴行
海禁果無他綿罪止因海禁爲士夫所中乞爲申
明建祠原鎮地方以風任事之臣詳勘戚繼光救

閩功次并薊門十五年不聞虜患其功當比何人
或幷將俞大猷一體賜謚使忠勇者樂忘其死今
日之急務也臣伏見
陛下聖德上符
祖宗而世廟末年東南多故當時國家財力尚饒才
武尚衆法令尚可行盡平醜亂猶如是之艱今財
力匱乏法令廢弛天下倉庫如洗國儲不能支二
年加以建酋桀順舉兵以侯遼東大捷報伏方始
粵山夷市變孀難知沿海倭患旦夕不測而虜未
就封嵬變時作水旱妖怪無處不有

甓餘雜集目錄

甓餘雜集目錄

甓餘雜集卷之一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篁仲脩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玉音

辛巳策問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人君臨御天下必慎厥初而爲其臣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蓋國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之否泰其機皆繫於此誠不可以不慎也然觀之詩書所載則亦不能無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而類禋望徧之並舉觀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其時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惟恐或後且進十二牧而歷咨之豈聽言用人又在所急歟太甲元祀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是天下之政無大於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傅說告之尤惓惓遜志時敏之務典學亦豈容緩歟成王即政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之惟以畏天愛民爲主訪落一詩乃又以謹守家法爲說立政一書又以三宅三俊爲

不可忽務之無誤庶獄為直意固各有在朕惟文
有可疑者禹受命于神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征
苗康王率循大卞大臣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為言
他務未遑顧以兵事先之何歟若乃禹祗承于帝
有精一執中之傳湯黜夏命有克綏厥猷之任武
王勝殷訪洪範于箕子踐阼授丹書于尚父且退
而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有銘則又萬世道學
淵源所自未可以尋常政事目之也然則人君慎
初之道果孰有外於是歟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
間蓋無足與於斯者然一代之治功論議亦不可

泯觀夫求端於天之策治審所尚之疏尚德緩刑
之書蕩滌煩苛之奏與夫先天要說之十事奉天
罪己之一詔元祐修德爲治之十要淳熙謹始自
新之十目皆於初政深致意焉其與十漸之慮五
始之義三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其果無大
相遠歟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施設
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末謹始所以圖終施之宜
先則不可以少後皆治體所關甚大不可以苟焉
者何衆說不能以皆一歟朕奉
大明命嗣承

朕今大統臨御以來[illegible]學[illegible]茲[illegible]任[illegible]大[illegible]
天法
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惟
日孜孜次第舉行取無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語建
號紀元方將體元居正以求儷美詩書所稱帝王
熙明之治特進爾多士于廷咨以慎初之道爾多
士其尚酌古準今稽經訂史明本末之要審先後
之序悉意敷陳用輔朕維新之治
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初考進階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知州所以布德宣令安利生民匪得其人
曷稱斯任爾大名府開州知州朱紈發身賢科兩
守畿郡愛民守己心既切於奉公治劇剸繁才復
優於集事既書最考宜示褒恩茲特進爾階奉直
大夫錫之誥命爾其盡心益懋厥職行當召用欽
哉
嘉靖七年三月十四日
江西管用

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朱紈先該南京戶[illegible]
柯相奏稱國賦重事係於黃冊往年民間攢造多
被里書人等變亂戶籍埋沒軍匠飛灑稅糧詭寄
田地漏報人丁脫免差徭那移里甲以致版圖日
消人民日困兼以紙張粉飾差錯稽遲爲弊多端
玆當十年大造之期乞要定委本布政司官專理
攢造等因今特命爾專一管理攢造黃冊不許別
項差占爾須用心查算刻期編造務將前奏告各
項弊端盡行裁革俾圖籍有據賦役均平以稱朕
均圖足民之意造完之日繳勑奏聞如或因循怠

忽憑信里書仍致有前項奸弊聽南京管黃冊官
指名叅奏重治不饒爾其愼之愼之故勑
嘉靖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威茂兵備

勑整飭威茂等處兵備四川按察司官威茂地接羌
夷實當要害兵糧事繁今特命爾往彼專一整飭
兵備綜理糧儲操練軍馬撫治羌夷凡城堡墩臺
關口棧道器械盔甲等項俱要脩理完好收放糧
斛或有虛出通關剋減斛面等項奸弊務要盡革
地方詞訟該理者卽爲問理其軍中事宜與分守
將官從長計議停當而行仍聽撫按官節制如遇
羌夷出沒阻截道路搶奪糧餉攻打關堡刼掠腹
裏居民財畜擾害地方爾卽與將官同心協力督
兵進勦凡邊方利有可興弊有可革者悉聽爾從
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實奏聞爾受玆委任尤須
公廉自律威惠竝行務使番夷讋服道路開通地
方無虞軍民樂業如或率意任情乖方悞事罪不
輕宥爾其欽承毋忽故
勑
嘉靖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南贛軍門

勑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
布政司交界去處山高嶺峻樹木叢密累有盜賊
生發東進則西竄南捕則北奔且因地連各境事
無統屬彼此推調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
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
及湖廣郴州地方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
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
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其餘民情事務不須干預
爾常在汀贛二府住劄不時往來於原擬各府州

巡視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
巡幷各軍衛有司設法勦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
體訪及僉所在大戶幷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
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
賊徒自相斬摘或聽脅從幷亡命窩主人等自首
免罪仍各嚴加戒約應捕人員務拏真正賊犯不
許妄拏平人及容賊挾讎攀引因而嚇取財物擾
害良善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
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
以下逕自拏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鎮巡計議者

亦須計議而行爾爲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
積弊以副朝廷委任如或處置乖方反致他虞罪
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故勅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

浙江巡撫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浙江瀕海阻山
寧波乃倭夷入貢之路溫處二府礦徒時或竊發
近年福建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
海軍民肆行殘害甚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寧紹
等處亦然雖各設有海道兵備及總督備倭等官
全不舉職且浙江地大錢糧獄訟視他省倍蓰頃
以無巡撫官統理是爲缺典今特命爾前去巡撫
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提督軍
務在杭州省城住劄居常嚴率所屬官員督理槩
省錢糧操練兵馬脩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
如有地方盜賊及海寇生發或倭夷入貢爲亂爾
即調度官員即時勦捕防禦仍一面奏聞其事情
重大者先行具奏請命凡應與巡按御史計議者
須同議處而行遇有用兵各該三司掌印守巡兵
備等官才堪委用者聽爾隨宜調委文職五品以

下武職四品以下如不用命應拏問者逕自拏問
應參究者參究事關軍機重大者許以軍法從事
其福建漳泉等府海寇出沒地方有事爾須往來
督視設法剪除浙江三司各衛府州縣及福建三
司海道守巡幷該管各衛府州縣官員有公廉勤
幹職業修舉者量加旌獎貪酷不才虐害軍民及
違犯軍法者即便拏問黜罰應參劾者指實參劾
凡事有便於地方軍民勅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
從宜處置奏來定奪爾爲風憲大臣領此重寄秉
公守廉殫心竭力務使盜息民安地方寧謐以副

朝廷簡任之重如或處置乖方貽害生民責亦有
歸爾其欽承之故諭

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

再改巡視

勑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浙江瀕海阻山寧紹乃倭夷入貢之路衢處二府礦徒時或竊發近年福建漳泉及寧紹等處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刦掠沿海軍民肆行殘害甚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雖各設有海道兵備總督備倭等官全不舉職先已命爾前去巡撫近該給事中葉鏜監察御史周亮各論奏巡撫兩省事體未便事下該部議奏謂宜查照先年事例暫設巡視相應依擬今特改爾巡視浙江兼管福建沿海地方提督軍務爾宜嚴督前項各該官員操練兵馬如遇地方盜賊及海寇竊發爾即調集官軍隨宜勦捕防禦二省海道守巡并該管各衛府州縣官員如有廉能幹濟及貪殘廢事者聽爾旌舉糾劾其地方未盡事宜亦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爾為風憲大臣受茲重寄須秉公持廉殫心竭力務使盜息民安地方寧謐斯副委任如或怠緩誤事責有所歸事

竣之日具奏回京爾其欽承之故勑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甓餘雜集卷之一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篁仲脩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章疏

四川兵備副使謝　恩

嘉靖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伏蒙
聖恩以茂州北路深溝等番寨克平
賜臣花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內有大紅織金獅
豸一表裏該承差汪漢賫捧到臣除望
闕叩頭領受外伏念深溝不軌諸路動搖人心洶
洶狼顧失措臣於此時已無生入玉關之望矣
仰惟
聖人在上威德無涯廟謨素定智者効謀勇者効力
殲如獮狘不煩六月之師蠢如有苗遂奏七旬
之格臣苟紓罪譴竽濫如昨幸孰大焉重荷覆
盆之照過從部院之推錄及微勞優以上賞琅
函跪捧金幣交輝純質呈文增重雪山之色天
章散彩照同錦里之春寶邊徼之希聞書生之
奇遇也喜誠踰望事本因人鏤骨銘心莫知効
用汗顏浹體殊不勝衣誓懷精白之珍期無損
於表裏永服寵光之被敢有負於錙銖臣不勝
瞻仰感戴激切屏營之至
嘉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廣東左布政使謝　恩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准本司咨該提督
兩廣軍務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題
為捷音事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這獞賊稱亂流毒地方督撫等官乃能調度官
軍征勦平定捷音來聞朕心嘉悅陳圭加太子太
保張岳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各
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程鑒陞一級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裏張烜陞子明武鸞准以功贖罪并
顧中孚王舜卿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朱紈
等各十兩其餘依擬捷音免宣差來人着照例陞
賞欽此欽遵咨據廣東廣州右衛左千戶所正千
戶陶金賫捧欽賞銀十兩頒賜到臣即時叩頭
祗領望
闕謝恩外竊念臣待罪藩司未効涓埃之助綴名
露布叨承曠蕩之恩揣分增慚莫知稱塞撫躬

思奮奚啻若古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陞南贛等處提督軍務都御史謝　恩
臣先任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嘉靖二十五
年十一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節該本
部會題本年九月三十日奉
聖旨朱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
本月二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
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
方提督軍務欽此欽遵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接管提督外切念臣斗筲小器本非任重之材
嶺海名藩方切瘝官之懼叨承今命重沐新榮
仰天高地厚之恩涓埃莫報持氷薄淵深之戒
夙夜敢忘臣不勝感激竦息之至
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八日
明舉劾以飭吏治事
臣惟飭吏之要曰紀綱曰行業舍紀綱而言治

雖有旦夕之功終稍焉耳舍行業而論人雖不
一時之名亦偶焉耳臣待罪地方已閱十月祗
奉
聖明德意惟此二者爲急茲當交代之期率循舉劾
之典偶有未見敢無一言如江西福建廣東湖
廣布按二司等衙門布政使等官文移雖有相
關職掌原非專制謹遵明禁不敢濫舉福寧等
道副使等官張謙等或擅調守備重臣或擅動
府庫銀兩或玩寇養亂怠職曠官潮州等府知
府等官郭春震等文移或不奉行賊情或多隱

蔽是皆因循故習惟以玩愒爲常行提吏書公
然占恡不發已行該司道催究聽候按管衙門
施行未敢遽劾外訪得廣東布政司分守嶺南
道帶管分巡兵備左參政張鏊器識非凡言動
皆正文藻特其餘事政務諸爾留心江西布政
司分守嶺北道左參議張永明志趨端而明達
治體施爲愼而允愜人心按察司整飭贛州兵
備兼分巡嶺北道副使高世彥性資通敏而樹
表克端憲度脩明而除姦尤力贛州府知府林
功懋沉毅安詳任重之器公勤節愛救世之才

汀州府知府王休誠[illegible]節儉吏服民[illegible][illegible]謹
嚴政平訟理潮州府知府陳大綸志不隨時變
於界限治多慕古明於弛張同知胡瑞才識兼
濟所至皆宜年資已深所守益慎贛州府通判
令陞南雄府同知張瑞實心應物衆論攸歸清
譽在人去思未已汀州府推官黃弘綱慕古之
志操持謹嚴適用之才舉止明決潮州府潮陽
縣知縣劉景韶英年銳志操履不群敏性通才
人心翕服已上各官名位雖有不同地方均倚
為重行業得於試驗紀綱賴以維特所當薦舉

以備錄用者也又訪得南雄府始興縣知縣陳
懋性僻而事多任情刑煩而民多切齒任吏門
胡箕等為心腹橫索賴榮鐸之贓銀縱家人陳
景環如虎狼致累譚鳴鳳之軍罪檢屍傷而派
辦紅袍等物牌面公行聞告發而旋取領狀虛
文日期難掩惠州府歸善縣考察聽調知縣陶
情庸懦之資畏汗之志在任則一事不理策勵
莫前應朝則百計科差贓私無算自知不免滿
載而歸未審作何彌縫遂得掩其逃罪南安府
上猶縣問革訴辯知縣侯嘉祐小才不善於作

用貨利是嫌小邑不勝其誅求告言累至繇積
年侵欺穀價委數千石而不追假贛州會審獄
囚科百八兩而入巳年常徵稅先尅收頭之羨
餘身未應朝肆取里甲之葛布贓私偶訐於該
道衆證俱明賄囑遍要於勢家單詞强辯贛州
府信豐縣知縣鄧承寵委靡不振六事皆荒盜
賊橫行一籌莫展委勘漂溺人戶則以淹死豬
一口者加於淹死人毋者之前委督倒塌城工
則自四月計料發銀至閏九月而一瓶不起初
任即騰怨於百姓至今惟聽命於吏書罷輭無

為流輩無比漳州府漳浦縣知縣戴慶鍾本以
柔弱之資勉支要害之地去歲應朝離任明知
禁例之嚴回途枉道還家不顧避難之義據府
申差人催取至今尚在躭延致縣印無官署承
數次轉相推委政事日紊豈勝曠廢經年盜賊
肆行率多隱蔽不報論本官之私計不過坐待
陞遷論朝覲之明條恐難容令復任已上各官
棄行業而不修視紀綱如兒戲所當糾劾以正
官常者也其他任淺有待年深無過或有過能
改或策勵可前者臣宜揚勑命獎勸之戒飭之

不敢煩瀆
聖聽矣如蒙
皇上軫念地方之安危關於吏治之升降乞勑吏部
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鏊等顯擢陳懋
等罷黜則人知勸懲各圖實務不敢苟延僞飾
肆無忌憚而臣亦不至於擁虛位負重寄坐視
紀綱之弛行業之廢矣
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二十一日
薦舉將材乞假事權以濟地方艱危事臣奉
命提督軍務已閱十月深惟將材之艱尤切庸違之

懼如守備湖廣郴桂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指揮僉事張武通達事體加意邊防氣槩偉然
可觀尋常未有所試不敢輕舉外推得守備福
建汀漳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
事俞大猷發身武舉才華既已蔚然奉職武平
時論亦多歸重臣嘗試以言矣其略曰汀漳山
谷地方當預防其變之地有二當先事而備之
機有三漳海地方當預處其變之地有一當先
事而戒之機有四其難爲之端有一皆歷歷有
據鑿鑿可行非其才識過人思慮詳審曷能道

此又嘗試以事矣本年二月十一日據分巡漳
南道呈委本官前去預備詔安縣走馬溪海賊
適遇賊船八十餘隻於非江虎頭山外海洋行
使前來本官調度防禦密將古雷等澳出海雜
船一切禁閉以致姦細無路消息不通賊船所
至敗散連月再聚復退非其熟識兵機先人奪
人曷克致此又查得本官於嘉靖二十五年五
月間亦奉委督率兵船出拒海寇於時海船百
餘隻賊黨數千人登岸行劫逼近詔安縣城僅
三十里折衝禦侮亦賴本官之功似此將材得

於歷試同事武弁蓋鮮其儔及照本官原擬職
事於汀州府武平縣住劄卽今武平內地盜賊
斂跡民視守備若爲冗員而詔安等處無地非
賊無月無警所司務爲隱蔽近來不勝其究且
海船猝至調發後期雖有本官之材不無臨事
之悔本官自二月奉委在彼牽制至今未回武
平雖臣不能遙專進止爭功愉夫反起貪戀之
議是地方之緩急事機之輕重主客之難易不
問可知節據巡海等道副使等官柯喬等稟稱
沿海舊規設有水寨五每寨有把總一名存實

亡反以導寇本職見任漳州嚴行督察要將俞
大猷聽其調度等語臣愚以爲水寨之無實者
險遠無統故也把總之導寇者督責無法故也
海道雖有巡視之責臨賊實非督戰之官有材
如俞大猷與其歲調月委奔走倉皇孰若因能
授任重其事權移住漳州要害地方五水寨把
總以下官軍幷沿海衛所俱聽約束居常則嚴
加操練補偏救敝有警則相機截捕巧發奇中
海寇固不足憂而武平內地萬一有警隨時策
應則巡視等官得盡其職而臣提督之責亦可

少塞矣臣又聞之廉頗古之名將也用趙則效
用楚則否所謂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今俞
大猷累建海防之功用之防海即廉頗之用趙
臣愚敢保其有終若以爲材攺歷別地則非臣
所敢知也如蒙
聖上軫念海濱遐遠連年地方艱危難造者人材易
失者機會乞勑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
講求會通議擬上請將俞大猷量陞職銜勑以
海防重寄仍不妨汀漳原務使久其任則官不
添設兵不借材而山海之備皆有所處矣

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二十一日

辭浙閩謝 [illegible]

臣先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嘉靖
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准吏部咨爲請復巡視
重臣專責任以安地方事節該本部會題本年
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朱紈著以原職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
漳泉等處海道地方提督軍務寫勑與他欽此欽
遵備咨到臣當日望
闕叩頭照例候至本年閏九月二十二日該右副

都御史龔煇前來交代明白具本題知外臣愚
原職移任海濱遐遠因乘未奉勑命之暇於十
月二十七日親到漳州府地方閱視海防講求
厥政十二月初八日節該欽奉
勑諭特命爾前去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
泉等處海道提督軍務欽此欽遵竊以浙閩重地
肇開兼制之司甚哉宏圖協賛中興之治咨由
僉議不冒海隅斷自
宸衷悉治方內文武自今爲憲推轂惟賢遭逢自古
爲難彈冠胥慶豈知竿濫誤辱廷推曾無參伍

之疑首荷
聖明之試細流不擇敢云增積龍門大海無虛容曾
因材節撽伏念臣質同樗櫟本非利濟之材質
愧鼓鑄不免投超之誚臨深知懼茫坂止於望
洋任重思危躩步趨於致遠惟
君臣大義豈敢言難顧徇馬微軀誠何足惜蓋此因
循之後習染成風迨今創建之初紀綱為要伏
願幾先旁燭知威乃望其知恩光及覆盆任事
必期於任怨縱橫渤海理棼遂之亂繩反側中
山定樂年之盈篋仰仗九重成算使事遄奉於

指南誓清萬里妖氛德象會歸於共北臣不勝
感戴
天恩皇竦激切之至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請明職掌以便遵行事

臣欽奉
勅命莊誦深思一則曰凡應與巡按御史計議者須
同議處而行一則曰勅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從
宜處置奏來定奪欽此欽遵切照各省俱有撫臣
事體已定無容講求惟浙江福建素無撫臣止
是巡按御史專制茲遇
聖明首建此官不以臣為不可任而任之臣荷脩簡
命亦不敢以重大且艱而逃避焉體統事權自
今日始將分御史之責任矣譬之一戶兩門各
有主者一旦以伯仲遠房一人入主一門之事
使與舊主共理又兼一門守望之事舊主皆專
且久可以貧人可以富人新主疏外乍入而行
輩稍尊群執事多不便其故常而又百凡倚辦
所謂人生至此雖至親不能不為之動心也其
能平氣協力者鮮矣此勢也亦情也臣今日所

處何以異是將貪昧隱忍委曲苟容則孱
陛下之命無用臣為將振作一二舍舊圖新則不便
者得以相間不平者得以相攻臣蓋無容足之
地後來繼今者益難乎其為力矣茲者巡按福
建御史金城一聞新命先行所司凡關福興漳
泉海道建寧山寇事務錢糧委官等項徑令取
決於臣止是申呈照驗本官和衷奉公如此臣
復以為言者蓋本官一年將滿例非刋定誠恐
甲可乙否或未盡事宜紛紜雜出及今拜命之
初兩省御史未曾面覿之際昧死條陳庶免後

時之悔如蒙乞勑都察院看詳条浙江等道公
議上請明斷永垂典則臣動止皆有法守所司
亦易奉行彼此相維且相安於無事矣
一伏覩
勑命臣在杭州省城住劄居常嚴率所屬官員督理
桀省錢糧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姦
弊欽此欽遵是五者乃撫臣常職也但今日之錢
糧不清兵馬不練城郭不完軍民不安皆以
姦弊之不除也姦弊之不除非病於因循則
奪於勢利間有興革一得之愚與御史同往

一城臣必不敢自用然或出巡相遠機會當
乘亦有不及計議者臣則專之仍行所司申
呈照驗若窒礙難行意見不合御史當正言
導臣使自酌損請勿徑施文移以妨大體蓋
因循所貽勢利所在而臣以身任之臣亦危
矣使臣已見諸行而御史驟聽偏辭徑行中
制則臣何以一朝居也若臣欺公玩法罔上
行私聽御史指實糸奏伏候裁奪
一伏覩
勑命遇有用兵各該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才堪
委用者聽爾隨宜調委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
以下如不用命須拿問者逕自拿問應糸究者糸
究事關軍機重大者許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蓋
提督軍務與巡撫不同軍機貴密大事宜斷
道旁作舍徒成掣肘且一時利鈍古人不能
逆覩他日利害御史亦不能共分顧事機緩
急或好謀寡謀任事不任事耳今既付臣以
軍務許臣以關軍機重大者以軍法從事則
甲兵錢穀操練調度墩臺堡塞廢置增損衙
門官員更移去取貨物貿遷有無化居皆軍

務也警報之遲速防守之勤惰刻期之先後
臨陣之勇怯禁示之從違皆軍機也梟首以
至决杖皆軍法也乞照兩廣幷南贛等處軍
門事體不必御史干預若臣養寇貽亂或妄
殺張功或率意任情損威傷重聽御史指實
糸奏伏候裁奪
一伏覩
勑命福建漳泉等處海寇出没地方有事爾須往來
督視設法剪除欽此欽遵蓋謂之設法則使貪使
詐以功贖罪先擒後縱陽與陰奪或拔其本

根武剖其黨援武舍其既往制其將來皆法也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聞此地事未舉而謗先行勢未見而肘先掣蓋山海淵藪視為表裏衣冠劍戟相為主賓利于此必不利于彼善于始必不善于終此海道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至於守備人員雖未盡賢亦未必盡皆不肖但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于公案故總督備倭官黎秀等有誣詞謗書之處把總指揮王麟等有言出禍隨之恐且各寨查盤點閘本以防姦然委官始則吹毛求疵以獻功能終至假虎作威以行賄賂此風已久日益甚焉把總等官一聞委官到寨神氣皆喪披甲跪拜不暇委官不過推官知縣安然受之不疑少有失體則假嫌羅織之獄已呈充軍降級之禍立至把總如此尚望其任事任怨折衝禦侮耶隨俗則有利而無害犯法亦害遠而利近蓋所謂衣冠劍戟上下可投故山海淵藪盤結不解此各寨歷年

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今沿海地方責成於臣今日不言將來亦疑懼顧忌之不暇矣亦乞將前事體不必御史干預若預臣事則罪譴所在當與臣分是亦無用臣爲也使臣專提其綱海道副使分理其目臣住杭州副使住漳州皆不時往來巡視御史從而監察之有見有聞即付海道羣疑滿腹姑觀其後謗書盈篋姑俟其成查盤點閘姑勿委官吹毛之風息則顧忌之心輕各寨不職責在海道海道不職責在臣身如是而海防不舉海寇不靖臣甘伏欺罔之誅也浙江海道亦然伏候裁奪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閱視海防事

臣自贛州交代行據福建都按二司署都指揮僉事等官路正等會議呈稱今日通番接濟之姦豪在溫州尚少在漳泉爲多漳泉之姦豪絕則番夷不來而溫寧一帶亦可少息等因到臣因思海濱遐遠難以遥制乃入漳州一面候勅一面閱視海防則大壞極弊可駭可憂除極弊之

狀如海道副使等官姚翔鳳等該巡按御史金
城先已奉論劾其大壞之由與夫整頓之艱急
救之法相沿之態臣今日不得
聖明言之則臣今日所行皆拂方濟衆之軍皆虎
傳信贊以損眞臣將來之罪亦自不知所終矣
蓋福建多賢之鄉廷論素所倚重而濱海不理
之口流言亦能動人故官斯土者輕以因循遷
就爲自全計雖有巡按御史除姦革弊然巡歷
不過一年交代則成故紙蓋威福之柄移於鄉
評是非之公亂於野史久矣如軍國之需重務

也徵收違限重法也惟福建則今年秋成始徵
去年額派逋負相繼侵欺莫稽卽此一事有司
之職守可知也如總督備倭官黎秀奉有專勑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海防其職守也臣相見之
初問軍數不知問船數不知及令開報則五水
寨把總官五員尚差職名二員餘謄舊冊而已
稍加較對通不相合總督如此其他可知又如
漳州衛與漳州府同城官軍月糧少派三箇月
至於銅山等所缺支二十箇月泉州高浦等所
缺支一十箇月其餘多寡不等無一衛一所開

稱不缺者又如銅山寨官軍一千八百五十六
員名見在止有二百五十八員名行糧缺支六
箇月玄鍾澳官軍九百一十九員名見在止有
二百二十八員名行糧缺支二十箇月浯嶼寨
官軍三千四百四十一員名見在止有六百五
十五員名行糧缺支兩箇月又如戰哨等船銅
山寨二十隻見在止有一隻玄鍾澳二十隻見
在止有四隻浯嶼寨四十隻見在止有十三隻
見在者俱稱損壞未修其餘則稱未造見犯指
揮袁如珪侵欺船料官銀至九百兩今已三年

又如巡檢司在漳州沿海者九龍鎮等處共一
十三司弓兵九百五十名見在止有二百七十
六名在泉州沿海者苧溪等處共一十七司弓
兵一千五百六十名見在止有六百七十三名
至於居止衙門幷瞭望墩臺俱稱倒塌未修無
一衛一所一巡司開稱完整者卽漳泉兩府如
此其餘可知夫所恃海防者兵也食也船也居
止瞭望也今皆無所恃矣賊船番船則兵利甲
堅乘虛馭風如擁鐵船而來土著之民公然放
縱入海名爲接濟內外合爲一家其不攻劫水

寨衛所巡司者亦幸矣官軍窠首不暇姦狡者
因而交通媒利亦勢也如今年正月內賊虜浯
洲良家之女聲言成親就於十里外高搭戲臺
公然宴樂又八月內佛狼機夷連艘深入發貨
將盡就將船二隻起水於斷嶼洲公然修理此
賊此夷目中豈復知有官府耶夷賊不足怪也
又如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先被海賊虜去一
妹因與聯婣往來家遂大富又如考察閒住僉
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行部
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

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
而惡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
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
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并違禁
貨物今據查報見在者月港八都地方一隻九
都一隻高浦吳灌村一隻劉五店一隻地方畏
勢不報者又不知幾何也本年五月初九日林
希元令巳問發蔡陽輝等運回未獲海賊姚新
老等贓仗一船上將冀查遮蓋被指揮顧喬岳
統兵拏獲解送僉事韓柱審証明白引例招呈

巡按衙門定發九谿衛充軍林希元恃其平素
可援移書該道挾制只得給與原船并冀查領
回其餘贓仗皆入官庫因此痛恨原拏官兵於
本年八月初六日令已問結林守仁蔡英魁等
駕船進港故作倉皇之狀比有兵快陳潤等向
前盤問伊因哄邀上船驗無贓物當時行兇拒
毆各傷輕重不等除脫走外將兵快黃偉蔡忠
陳守三名細縛去訖指揮顧喬岳聞知同濠門
巡檢司官兵追至地名謝蒼奪回呈報僉事韓
柱催行仍被林希元挾詐量問蔡英魁林守仁

等各杖罪發落各有卷照其餘不可枚舉此豈
鄉官乃一方之蠹多賢之玷進思盡忠者之所
憂退思補過者之所恥蓋罷官閑住不惜名檢
招亡納叛廣布爪牙武斷鄉曲把持官府下海
通番之人借其貲本藉其人船動稱其府出入
無忌船貨回還先除原借本利相對其餘贓物
平分蓋不止一年亦不止一家矣惟林希元為
甚耳故推官俞柔兼稱林希元怙勢恃强專通
番國以豺虎之豪奴駕重梳之巨航一號林府
官軍亦置而不問始開大洋剽掠難保其必無

似此橫行遂成巨富又有爲之語者曰橫處士之雄談把持官吏假鄉評之月旦變亂是非此可知其人矣臣入境之初林希元素無一面之識即遣巳閑結家人林和持一紙無名草書稱爲賊人戶詞報帖向臣投送蓋示鄉邦以豪俠且試臣以重輕耳及聞同安被擄之變本與海道無關臣不敢坐視倉卒調兵內該劉伍店鄉兵五十名聽推官陳信等統領該縣開報姓名在官林希元則稱此我家防守之人不容調發陳信示以國法由是鄉兵高德偹等投到者四

十六人其顏汝勝守育守宗世清竟被占據林希元又乘機建議搜檢一城居民分守右叅政吳鵬不從則騰書該道幷該府同知胡文宗等妄稱赤嶺之賊旗幟滿山生與劉南郭俱逃矣南郭者閑住僉事劉汝楠之別號也該道亦不爲之動巳而傳探赤嶺原無賊情則又切齒深恨動稱具奏臣幸賴

陛下威德各官協贊剿除此賊彼始無言然作記作傳又不知其若何也夫所謂鄉官者一鄉之望也乃今肆志狼籍如此目中亦豈知有官府耶

蓋漳泉地方本盜賊之淵藪而鄉官渡船又盜賊之羽翼臣反覆思惟不禁鄉官之渡船則海道不可淸也故不恤怨謗行令禁革以淸弊源

聖諭所謂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刼掠沿海軍民肆行殘害甚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臣伏讀感發仰知天高聽卑明見萬里之外矣臣思所以處之行據福建按察司僉事項喬等建議請重保甲之令謂倭寇番夷佛郎機等賊倚海爲窟出沒不時誠難底詰然此等非藉漳泉之民雖不禁之而亦不來也漳泉之民非能家於

海也孰無父毋兄弟孰無妻子要必有出門之期還家之日也其造通番大船豈能運之以鬼神成之於旦夕乎豈能不依山而立傍海而住乎然則豈無一鄰里鄉黨知而見之者耶顧下之人畏惹禍而甘爲隱瞞上之人貴安靜而不責伺察焉耳正使責其伺察亦不過排家立扁虛應故事而已則誰肯以迂緩之令而犯切近之災耶不然此法行之於閩久矣何浙人歲多漳泉之盜也又據月港士民嚴世顯等條陳海道謂保甲之法甚切濱海之俗舊嘗行之而鮮

有効者以阻於強梁弊於里老且無官府以督
成之宜乎効之不終也又曰泉州之安海漳州
之月港乃閩南之大鎮人貨萃聚出入難辯且
有強宗世獲窩家之利凡一鄉防禦之法皆不
得施今一方士民徒爲此等所累莫不怨之入
髓每聞上司之至皆以爲大有所更化苟有以
慰其望百姓必謳歌於道豈敢從之以作亂也
哉臣以官其地者之言如是居其地者之言如
是而海防大壞又如是曰兵曰食曰船曰衙門
墩臺等項計非歲時所能整頓而夷船賊船乘
風往來瞬息千里又非倉卒所能捍禦臣反覆
思惟不嚴海濱之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也遂自
十月二十八等日督率有司行之蓋即古人比
閭族黨之制孟子鄉田同井之教特後世行之
不善故見其擾而不見其成耳反覆叮嚀示以
臣先任已行之効指以今日行之以不擾守之
以不縱不苛之法申之以操縱在有司不可在
巨室之戒削去繁密科條宣揚
聖明德意徧給告示先之以不追既往繼之以賞罰
利害旬月之間雖月港雲霄詔安梅嶺等處素

稱難制俱就約束府縣各官交口稱便雖知縣
林松先慢其令亦稱今日躬行大有所得泉州
府申稱所示保甲牌格簡易明白永可遵守豈
直沿海地方可以譏察姦弊雖深山窮谷之中
互相保障則盗賊不生風俗可厚焉有如近日
之倡亂者哉福州府申稱古田等縣雖非沿海
亦合推廣而行詔安縣申稱保甲法行廣東潮
陽大夥賊衆黄福生等適入境内首報到官擒
獲二十五人此其驗也本月二十九日據叅政
吳鵬自泉州來謂泉州一路訛言妄傳京軍將
到兩院會同遷徙一方因而驚竄已即遣牌傳
諭安輯等語該臣詳得保甲既行姦豪失恃此
必有勢有力之家素獲下海通番之利乘機倡
禍煽動愚民希圖阻撓憲法亦給告示徧行曉
諭姦計自知不行却又倡説漳州海濱駕船逃
竄或冒風濤而死皆爲保甲之故傳播道路以
致巡按衙門風聞深信案行所司查果難行或
致激變各該衙門執辭其咎等語臣思訛言起
於泉州不起於漳州叅政吳鵬遣牌安輯亦傳
於泉州不傳於漳州是何異深山無援之處兩

入井逐貪遇之虎一人攘臂前搏一人持仗繼
之未及擊虎而誤擊搏者之背豈非天禍之也
再論漳州府縣各官皆稱保甲已定無復驚竄
等語行據泉州府申稱本府所屬人民因流賊
刦虜同安凡附近安溪之民彼此驚惶間有挈
家逃避入城者近奉明文安撫流賊被擒俱各
回還安堵樂業其各縣編保甲雖窮鄉細民亦
皆知悉欣悅止有安海地方頗有一二接濟之
徒驚言下海隨備告示曉諭衆議靖定見今保
甲俱已完備好事流言之興或得於傳聞者之
誤並無駕船逃竄死於風濤之事等因回報到

臣蓋巡按衙門於臣無隙特以地方爲重耳夫
姦豪一倡訛言遂能搖撼至此豈不能傳播京
師是巡按衙門之行查即臣之罪案也又訪得
先年叅政蔡潮亦行保甲之法亦因訛言而止
今二月內有未獲馬奇遇等通番回還被指揮
丁桐等追捕遂於門首豎立激變良民旗幟官
兵因此自沮然亦未聞其變也五月內副使柯
喬接管海道嚴謹海防亦倡訛言以恐之本官
不爲之動陸續擒獲賊黨二百六十餘名亦未

聞其變也臣今方有施行乃又以此搖撼蓋欲
智也此豈愚民所爲哉誠
聖諭所指豪民亦二司所謂姦豪士民所謂强梁者
不然何今年山海之賊横行剽掠之禍甚慘海
濱之民安堵如故獨行保甲乃云驚竄豈理也
哉彼謂臣之奏疏未達九重彼之訛言已動萬
里耳臣今被其脇制稍畏首尾則將來
朝廷之令不復行於閩海矣臣此生惟有皮骨責
任所在死生以之不敢恤私以負公伏覩
聖諭事有便於地方勑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從宜
處置奏來定奪欽此欽遵今革鄉官之渡船嚴海

濱之保甲誠便於海防不便於所謂豪民姦豪
强梁輩也臣至愚至拙舍此無復智術可施矣
除督同海道副使并府縣等官照舊編完及由
福興泉漳等府沿海一體閱視然後居就行事
外敢昧萬死敢犯衆怒以瀆
陛下之聽臣誠知今日言之有禍然不言亦有禍言
之尚賴廷論之公
聖明之照不言則自取失職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矣近年下海之賊被執於朝鮮者九百九十

三名其交通佛郎機日本暹羅彭亨倭夷如朝
鮮所奏教引倭賊屢侵本國誠恐沿海亦將有
虞者蓋又不知其數此地誠何地耶臣誠有不
敢盡言者
陛下今日追究海道副使他日必究及臣身矣如蒙
乞敕兵部會同吏部都察院再加公議如許臣
革鄉官之渡船嚴地方之保甲以救倉卒不能
捍禦之患題請
明旨永爲遵守仍乞

天恩肆赦凡在約束中者即爲良民舊犯過惡一切
不問許其自新庶竭駑駘次第修舉廢墜以復
海防以清海道如臣所陳乖方逆衆有損無益
亦就糸究罷黜別推賢能另立善法以救大壞
極弊以圖久安長治臣不勝恐懼待罪激切煩
瀆之至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請給令旗令牌事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臣在福建漳州
府閱視海防節該欽奉
敕諭浙江瀕海阻山寧波乃倭夷入貢之路衢處二

府礦徒特武竊發近年福建漳泉等府豪民通番
入海因而劫掠沿海軍民肆其殘害甚則潛從外
夷敢行非叛寧紹等處亦然雖各設有海道兵備
及總督備倭等官全不舉職且浙江地大錢糧獄
訟視他省倍繁顧又無巡撫官統理是爲缺典今
特命爾前去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
等處海道提督軍務如有地方盜賊及海寇生發
或倭夷入貢爲亂爾即調度官軍即時剿捕防禦
仍一面奏聞其事情重大者先行具奏請命凡應
與巡按御史計議者須同議處而行遇有用兵各

該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才堪委用者聽爾隨
宜調委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如不用命
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糸究者糸究事關軍機重
大者許以軍法從事敕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從
宜處置奏來定奪欽此欽遵伏念臣先奉
敕命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交承令旗令牌八面
副節准兵部咨稱原擬責任如遇盜賊入境劫
掠即便調兵剿殺若有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
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
示衆等因備咨查照蓋有名必有器有典必有

則欽遵奉行曷敢越志今臣兼管地方視前更
廣闊矣
勅命視前尤重未曾請給旗牌及申明前項軍法舉
止皇惑有礙遵行臣自漳至杭紆遠崎嶇大率
人文一月之上方達漳泉等處居民以下海通
番為生涯以殺人劫財為常事即如臣近日漳
州所見聞者言之自今年五月內巡視海道副
使柯喬到任以來督捕過出海強賊三百六十
餘名十一月內同安山賊復報一百八十餘名
漳平山賊復報二百五十餘名蓋漳州無地非

賊泉州迤北可知惟重典施於始亂戡定然後
撫綏臣草創之初不假明威曷克有濟如蒙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比照南贛汀漳等處提督軍務事
例給發旗牌申明前項軍法使濱海愚民知
天討之無私信有罪之必罰則姦狡者失其智咆哮
者失其勇而臣奉以周旋或免辱
命之罪矣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勦除流賊事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臣在漳州府龍
溪縣候
勅因閱海防據泉州府同安縣報稱本年十月二十
日寅時忽有流賊數百由安溪龍潮地方突至
本縣東門外虜劫鄉官郭貫德吳潛家口并封
官劉恭僉事林希元等家財隨該本縣知縣王
仲玉縣丞萬善督兵交戰斬首二顆奪回旗幟
鄉兵被殺四名即今各賊圍城稍退縣官固守
城池差倉官謝珠等追捕等因申報到臣看得
前項賊徒雖非海道出沒但地方緊急難分彼
此臣不顧擅專之罪一面行分守福寧道右參

政吳鵬等帶領官兵前去督捕一面行委守備
汀漳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俞大猷
沿途雇募鄉夫出長泰等縣地方邀其歸路及
行長泰漳平永定等縣分投把截山隘一面咨
行接管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右副都御史
龔輝會行外隨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金城親
詣泉州督率福寧道僉事余爌帶領官兵由安
溪多卿地方前來會捕據參政吳鵬報稱擒獲
賊犯楊薰卿等九名見問又據漳平等縣報稱
本月十九日有流賊一夥二百五十名由永定

龍巖縣集賢里迷魂嶺而來在本縣地名九龍
上羅坪頭劄聞知各處密路俱有兵夫把截本
日午時向往龍巖縣萬安里地方路獲民劉佛
安戸丁一人去訖等因臣亦委漳南道僉事韓
柱前去截捕陸續據守備官俞大猷報稱本月
初七日至地名宜招鄰村宋坑遇賊對敵殺死
騎馬賊首一名賊從四名奪獲大旗一面馬一
匹兵夫被賊傷死十名時天昏賊入雲霄霞
鼎深林於十二等日督同千戸晏繼芳百戸鄧
城典史黎瀾倉官梁鳳舍人王廷寬等進入霞

鼎佛耳等處前後擒獲賊人蔣尚惟等六十五
名斬獲首級五顆僉事余爌報稱本月十七日
由安溪縣起程親臨白葉坂地方督同指揮張
文昊余昂孫廷槐倫以居千戸侯廷佐陳爵趙
師槩典史芮濟倉官劉昶驛丞鄭應等前後擒
獲賊人陳日輝等一百三十一名又據永定縣
報稱本月二十六日巡捕典史李鏜於苦竹隘
臨陣斬獲賊首八顆生擒官玉鎮等三名奪獲
旗幟五面餘賊竄入苦竹大山去訖審得官玉
鎮等供係漳平龍巖退回賊夥俱上杭平和大

埔等縣地名峰頭小段白砂小靖等處賊首何
鎮等糾集又據詔安縣報稱本月二十三等日
據巡捕典史陸鈇并保甲黃元佑等擒獲賊人
黃福生等二十五名審係本年十月二十一日
打刼廣東潮陽縣鄉官陳𢊍家賊夥俱惠來揭
陽海豐等縣地名三溪村等處賊首許三秀等
糾集又據掌同安縣事泉州府同知胡文宗勘
稱十月三十日前賊殺死吳來福黃循德杜伯
傑杜陽理杜陽華李宜英六名打死郭氏一口
虜去鄉官知縣郭貴德并男婦八口用銀一千

五百兩贖回又虜知縣吳潛家男婦三口用銀
二百七十兩贖回又虜民人郭養素家男婦七
口用銀一千兩贖回又虜郭君學家人子長一
名并張魁仔陳三蕭春仔張汝定李淵仔五名
俱已放回其郭貴德吳潛郭養素郭君學并封
官劉恭僉事林希元民人鄭體仁劉以讓劉以
禮劉君在洪子浩林元德鄭汝鑑黃汝敬各家
財物俱被刼去又據福州府推官俞柔勘報前
賊除與胡文宗相同外所稱將兵夫王德殺死
祭旗又殺死一寡婦及杀各官罪狀尚未的實

駁行按察司覆勘及看得同安縣知縣王侢丕
因病幾事綁官吳濬住居城內賊入刦虜如僅
無人之境妄稱圍城固守并陸續擒獲賊犯俱
行該道該府問招通詳被殺人口從重優恤及
據守巡等官吳鵬余㸅等議稱白葉坂後覆鼎
大珍小珍雙髻前露林白巖大坂龍左佛耳諸
山俱犨峰揷天深林蔽日山後千蹊萬徑皆入
賊之路西路則由白葉坂新村坑口雲嶺而至
宜招以達於龍溪諸處東路亦自白葉坂經佛
耳山麓而至多卿舊寨太湖林感德諸里以達

於安溪又皆迂回險窄騎難成列宜招至多卿
計程一日至太湖林則三日雖宜招之堡鎭巴
設賊潛伏於小珍佛耳諸山乘機竊發自多卿
太湖林以犯安溪宜招之兵不能援也設堡於
多卿矣賊由大小九龍出雲嶺以犯同安龍溪
等處多卿之兵不能援也議欲建堡於東路多
卿西路雲嶺二處目下暫撥千戶侯廷佐督領
泉州府屬民兵一百二十名專住多卿百戶鄧
城督領漳州府屬民兵一百名專住雲嶺各防
捕去餘官兵暫且撤回等因臣與御史金城會

同允行外惟照前賊烏合無常猖獗茲甚皆廣
東福建交界山峒出沒南贛軍門離漳窵遠人
文往來動踰一月且安溪同安又非節制臣適
在地方聞變不敢坐視不敢畏首畏尾擅專調
遣官兵雖守備官俞大猷等用命迎其歸路剉
其銳鋒然入山既深入林既密臣惟以坐困爲
主深入爲戒矣若非御史金城星馳前來督率
僉事余㸅等身先士卒窮搜賊巢直與俞大猷
兵會合勦除殆盡則漳平等縣所報之賊必不
退回若竹而鄙安等縣所擒之賊亦將復聚龜

湖延蔓燎原之勢自非時月可平兵禍殺戮之
慘不止同安受害矣此實
皇上紀綱素振威德無涯而投機巧中發縱指示金
城之力亦不可誣也臣非紀功之官不當推譽
朝廷耳目之官但臣畏忌不言金城必不自言無
可爲
皇上言者矣今臣欽奉
勑命由泉興溫寧等府沿海閱視以達杭州待罪除
經該各官功罪擒獲各賊供招見在金城覈實
會審與具奏請定奪其黨入苦竹大山餘賊與

廣東大埔等縣接境見今右副都御史龔輝區
處另行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難分彼此動調
官兵勦除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奉慰事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臣在福建福州府
地方伏讀禮部謄黃
勑諭朕中宮皇后於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崩逝朕遵奉
祖宗舊制一切喪祭禮儀你部裏開具明白在京文

武衙門各遵行外朕憶后言我去常典皇上聖躬
爲重請勿以我爲念茲朕思后語王府外司進香
道途擾民著便行與各王府及在外文武衙門以
聞喪日爲始哭臨三日成服二十七日而除俱免
進香以慰后意故諭欽此臣伏讀之餘哭臨成服
不敢進香俱欽遵
制命外惟臣海邦遐遠聞見孤陋竊意在京文武官
員服除已久吉禮已行雖葵藿微傾不敢自同
草木而天淵迥隔末由上獻芻蕘内疚徒懷側
身無措茲入杭州近地漸傳邸報新聞玄宮尚
未有攸寧聖衷罔報罷仰窺
陛下惇典厚倫之仁當有餘而奉天濟難之思欿
欿未已臣跡雖疎遠名玷班行在廷皆陳奉慰
之詞在外敢逃後時之罪伏望
皇上因時順變揆命紓情上念
皇天眷命之隆下懷赤子瞻依之重由順保泰由豫
保豐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哨報夷船事
節據浙江都布按三司會呈該左布政使林雲

同右布政使李默按察使張烜署都指揮同知
王國賢會同守巡海道備倭等官左參政沈繼
美右參政廖希顏李徵副使劉忠唐沈瀚陳與
音僉事汴魏一恭左參議鄭世威右參議譚棨僉
事謝體升黃禍俞維屏顧問署都指揮僉事梁
棟梁鳳朱恩會議得日本倭夷雖素稱譎詐緣
一向通貢不缺嘉靖二年夷使宗設等因自爭
貢互相讐殺原非侵犯中國以此嘉靖六年該
禮部題奉
欽依乃令十年一貢遂爲定例至嘉靖十八年該國

差使臣碩鼎等前來本部照例題
准起送赴京進貢一次嘉靖二十三年夷使釋壽光
二十五年夷使清梁等前後稱貢彼時審無正
使表文又與貢期隔遠照例阻回今照使臣
周良等自以勘合表文與正貢期止隔數月比
與釋壽光清梁等不同屢屢求進後雖強令回
國却稱遭逆風秋候不便節據書呈祈哀懇
切況大海茫洋非有關津限隔可以直拒不容
而夷狄羈縻自古亦無已甚之絕今年已係應
貢之期其於國家大信似亦不違若嚴拒絕之
防恐非善策且嘉靖二年宗設事情已經十八
年
准貢不咎既往宋素卿又於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
日監故亦無別項事端可議職等待罪竊謂地
方事務莫大夷情審度機宜須覩利害彼使臣
周良等以稱貢為名卑詞哀請守候如期納之
適以覊縻絕之無以示訓可否較然甚明但其
人數過多合行照例裁削等因及將防守約束
議擬事情會呈到部 案照嘉靖二十七年二月
初六日准都察院咨准禮部咨該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裴紳題前事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看得日本國例該十
年一貢船不過三隻人不過百名今夷使周良
等先期入貢人船過多相應阻回但該彼處巡
按御史奏稱夷船先因海道等官諭以違例之
罪彼即回還為因中流遭風損壞脩泊日久即
今秋高風勁難以前進告乞憑于島限完船固
命以俟貢期情詞懇切則比之蟠結海濱驕蹇
求入者不同又稱本夷貢期實在明年即今秪
隔數月而所賫表者勘合俱各硃墨相同言語
恭順則比之先期太遠印信俱無者情尤足諒
況溟波非坦履之途方舟異安步之便倘乖風
迅易至傾危苟不俯從矜憫一槩阻回不惟夷
人深虞墊溺之憂而來年復有求貢之援似非
所以柔遠之道也合無候命下之日行巡按御
史督令經該官員嚴行譯審如果是實許令分
別去留照例盤驗方物收取兵器起送五十人
到京仍令備倭衙門嚴為防守約束居人不許
私相貿易略賣人口以致泄漏事情等因嘉靖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部題本月十九日

奉

聖旨這倭夷不守貢期又挾帶人船越數三司巡海

等官不遵例阻回乃敢曲詞容留港外潛住引惹

事端且往年宗設之叛尚未正法還著新巡撫官

上緊處分奏來宋素卿曾否處決著一併查奏欽

此欽遵移咨到院備咨到臣時臣在福建閱視

海防一面行浙江都布按三司等衙門經該各

官嚴加防範會同查議一面由福建沿海入溫

台地方趨至寧波府節據巡海備倭副使等官

沈瀚等呈報夷使周良等久泊外洋甲詞哀請

不敢干犯國威及據寧波府定海縣申抄周良

等呈詞相同今據三司會呈前因猶恐不的隨

據把總定海等處備倭指揮僉事潘鼎升寧波

衛府掌印指揮知府等官臧應驥魏良貴等引

送正使周良副使壽文居坐等越等土官正頼

通事吳榮等從人能壹等共六十二員名到臣

公衆親自譯審得周良等頗通文墨誠恐通事

增減情詞臣逐一寫牌諭以

聖旨嚴切本使親筆具揭隨問隨答甲詞哀請果與

各官節呈情節相同及稱原來從伴水夫共六

百三十七人自去年在外洋守候至今染病死

者二十一人見存六百十六名三隻船之外副

軍船一隻要在防賊舟而完貢船而已嘉靖二

十一年以來邊冠指商船爲名不時來國或與

竄島兇賊交通或侵刼邊民剽奪家財不可勝

數國王遠慮設副軍船一隻若先歸國必遭賊

難伏乞憐愍方便講定後次決不援以爲例等

語皆出本使親筆衛府以下各官傳觀稱頌自

非

聖德東漸各夷豈肯於大海茫洋之外經年停泊忍

死以待如是臣照見行別卷爲瞭報海洋船隻

事爲海冦乂肆猖獗等事見調福建福清兵船

行委福建署都指揮僉事盧鏜統領前來松門

海門等處與浙江沿海官兵會合防勦雙嶼等

處出没海賊似此求貢夷船既以防賊爲慮不

可再令外泊萬一疎虞有負

聖朝柔遠之義況守候經年物故居多彼亦自知悔

悟因而與之是卽處分之道臣又體得地方積

弊常年入貢夷人隨帶貨物有等姦人指以交

易爲由誆騙拖延往往貢畢京回守候物價累

年不得歸國官司苟且避事佯爲不知其實察不
能禁遏姦人因此肆志夷人桀驁伸喝侮國
體外啓侮心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及今不早處
分將來必成邊釁臣欽奉
勅命事有便於地方悉聽爾從宜處置奏來定奪欽
此欽遵因照廣東事體凡有夷船飄海入澳報
官譯審驗貨給照召商明白交易責限出洋至
今遵行臣惟周良等入貢有名比之飄海入澳
不同遵奉
勅命從宜處置可以潛消默奪且威德出于

朝廷是尤處分之急務乃宣諭朝廷威德許收兵
器送紹興府庫人貨送寧波府嘉賓館各封收
候臣奏奉若有買賣交易許其明白報官給領
信票塡爲合同照出照入官免抽稅以此示諭
使勿聽人哄弄俱各感戴懽拜而退臣又檢查
嘉靖十八年禮部等衙門會議本夷頗未甚詳
內稱嘉靖二年使臣宋素卿等逞兇搆亂干犯
天紀不許通貢者一十七年此我
皇上絕之之心卽
太祖之心也春秋懲其不恪之義也昨歲使臣碩鼎

等航海遠來卑詞納款禮部題奉欽依照例進
貢此我
皇上容之之心卽
成祖
列聖之心也春秋嘉其自通之義也題奉
明旨通行遵守近該嘉靖二十六年使臣周良等求
貢巡按御史裴紳特與題請不爲無見臣竊億
明旨詰問之故蓋以貢期未及人船越數輕以許之
恐失大信於天下且虞宗設宋素卿之欺耳今
貢期已及矣宋素卿已監故矣宗設雖未正法

在嘉靖十八年已蒙
聖恩准貢矣人船今雖越數彼以防賊爲辭後不援
例爲對納之誠足以廣恩矣三司以下各官詢
謀僉同臣躬親覈實別無可虞臣與三司以下
各官俱切有地方之責豈敢苟且扶同自蹈欺
罔之罪如蒙
皇上軫念遠夷求貢之意經年守候之誠乞勅禮部
再加查議許照嘉靖十八年事例遴選五十人
入貢其餘人數姑容嘉賓館同住船隻關岍貨
物報官給領巡海道信票許其明白互市以慰

[illegible]夷之望以絶姦人私通誆騙之弊無票者以
通番論罪仍將居民等所稱副軍方賊後不拘
例之詞申諭該國以示大信不可輕失之義地
方幸甚臣等幸甚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

瞭報海洋船隻事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據浙江按察司
巡視海道副使沈瀚呈據把總定海指揮潘鼎
呈報外洋朱家尖於本月十五日午時瞭見蓮
花海洋有異樣大船一隻小船一隻望東北行

使哨探消息另報等因至三月初七日又據浙
江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朱恩呈同前事內
開前船遁散等因本日又據副使沈瀚呈報相
同及稱海中地名大麥坑與雙嶼港兩山對峙
番賊盤據二十餘年率難輕動近據原差串綱
船戶沃二十七等哨探雙嶼賊船見移泊大麥
坑山躲避風寒等因陸續呈報到臣據此照得
臣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二十二日自江西贛
州府交代奏繳
[illegible]之後即趨福建漳州府講求海防勦除流賊本

年十二月初八日欽奉
勅諭之後即趨泉州等府沿海閱視及將請給旗牌
請給符驗請明職掌請革勢豪之船隻嚴地方
之保甲貰已就約束之民各項事宜陸續題請
外臣在福建地方首尾三月有餘仰仗
陛下德威海洋警報無聞訪得賊船俱在廣東潮州
幷浙江寧波等處海島潛住節准兵部幷都察
院咨及見邸報一為沿海姦民私通日本敎與
統砲事一為哨報夷船事一為海寇久肆猖獗
專職憲臣漫不省理乞併賜查究以飭官常以

靖民患事一為番寇連年慘殺地方非常大變
乞恩急處邊防以弭國患事臣訪得浙兵素弱
海賊素驕已於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指以防
範倭夷為名通行福建巡視海道副使柯喬選
取福清慣戰兵夫一千餘名船三十隻由海道
專備海戰又行浙江溫處兵備副使曹汴選取
松陽等縣慣戰鄉兵一千名由陸路專備海防
俱委福建都司掌印署都指揮盧鏜統領約在
浙江海門屯劄臣於二月二十六日至溫州二
十八等日方據各官呈報前因臣申明

勑命行副使沈瀚任劄寧波副使曹汴任劄溫州僉
事顧問任劄台州僉事謝體升任劄海寧福建
建寧兵備副使翁學淵任劄福寧州福寧兵備
僉事余爌任劄泉州副使柯喬任劄漳州總督
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黎秀任劄
金門千戶所烽火門把總指揮孫敖任劄流江
各督率沿海守哨官兵地方保甲設邏接濟姦
人遇有海賊奔逸卽便邀截勦捕去後續據署
都指揮盧鏜呈報委官指揮等官張漢等督領
福淸兵船共該一千七十九員名俱於三月十

五日至海門灣泊又據副使沈瀚呈報溫處道
調到松陽景寧遂昌宣平靑田慶元龍泉七縣
鄉兵共一千名逐一挑選堪用分頓各處聽候
盧鏜調用等因回報到臣其餘分委前項各官
勤惰不齊從違不一盧鏜誠恐師老無功賊生
別計聽臣調度於本月二十六日督發福淸兵
船開洋前往雙嶼賊巢相機勦捕間副使沈瀚
奉
旨提問回司臣於四月初一日會同巡按御史裴紳
改委副使魏一恭接管星馳前去會同各道務
與盧鏜協心共謀主客兵船水陸地方互相策
應中間不用
命官員另行查叅外緣係賖報海洋船隻動調官兵
勦捕事理爲此謹具題知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
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
節據委官福建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署都指
揮僉事盧鏜呈稱案照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初
一日奉
欽差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

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案驗
仰職統督見調福淸兵船速趨溫寧地方聽候
軍門進止等因依奉統督委官指揮張漢千戶
劉定夏綱百戶張鏵福淸縣縣丞廖日恒管領
福州府福淸兵船三十隻漳州府龍溪縣報效
義勇唐弘臣劉大員趙光器林長貳余儀廖景
茂等於本月十八日督發開洋前來三月初一
日未時又奉都御史朱紈案開海中雙嶼等島
賊船負固蟠結仰督指揮張漢等兵船指以防
夷爲名俱到溫州松門海門處所灣泊會同浙

江巡視海道副使沈翰查選沿海堪用官兵默
定約束聽候軍門進取等因依奉督發兵船於
本月初三日前至温州府港及盤石衛給領行
糧兵火器械於本月十三日未時又奉都御史
朱統案仰多方爪探前項賊船下落即督兵船
或圍困或邀擊或出不意爲擣穴焚巢等計緩
急相機行事務期萬全等因依奉於本月十五
日齊至海門衛港内灣泊選撥磐山船戶林望
蘇景等松門等衛所并臨海縣船共三十隻劄
委把總指揮俞亨管領隨䑸與福建兵船俱於

本月二十六日督發開洋追勦四月初二日至
爵谿所瞭見伍罩山有大賊船一隻頭向東南
行使本職慮恐兩省人心不齊分撥義勇唐弘
臣余儀王宗善唐弘奇劉大員余奇陳孔成陳
志林國誠等二十名坐駕林望等船薛佑李光
宗余文等二十名坐駕戴景等船各一隻追至
九山大洋與賊對敵閒百戶張鏌奮勇當先督
領酬淸王伯達鄭一顯陳大紀王輝七林豪二
魏德下兵船六隻齊到指揮張漢俞亨千戶劉
定友綖縣丞廖日恒并本職家丁盧宗舜等各

船繼到攻殺番賊落水不計數斬獲首級二顆
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二名賊犯林爛四
等五十三名奪獲本船一隻今量長九丈濶二
丈四尺高深一丈七尺大佛狼機銅銃二架一
架重一百八十五斤一架重一百四十七斤銅
銃三箇重八十四斤鐵銃一箇重二十一斤藤
牌二十面大小倭刀十四把大小長槍三十五
根番鼓二面皮鼓三面銅鑼一面靑段旗一面
賊牌一面藤盔一頂陣亡兵夫王文貴魏管四
魏來助葉王毛四名殺傷兵夫魏興八張尾六

等二十五名本月初五日又據把總指揮潘鼎
張四維擒獲雙嶼港賊首李光頭船内接濟酒
米賊徒徐鵬徐錦并在身番銀七錢空米袋七
隻隨該接管巡視海道副使魏一恭總督備倭
署都指揮僉事朱恩各督兵船火器等項前來
策應本月初六日巳時本職督兵俱至雙嶼賊
巢賊放草撇哨馬船二隻前來誘敵李光守用
鳥銃打死賊徒一人賊船收入港内後任挑戰
不出本夜風雨昏黑次日寅時雙嶼賊船突駕
出港指揮張漢縣丞廖日恒等兵船追敵閒本

職一面督委定海衛縣千戶王守元與[illegible]
帶兵入港搜邏將雙嶼賊建天妃宮十餘間寮
屋二十餘間遺棄大小船二十七隻俱各焚燒
盡絕止留閣塢未完大船一隻長十丈闊二丈
七尺高深二丈二尺一隻長七丈闊一丈三尺
高深二丈一尺一面親督指揮張四維潘鼎劉
隆馬奎義勇葉光等及各隨征家丁盧宗舜潘
昇盧豹劉勇谷盧鹿盧麒等吏余鉞等分撥張
四維原調蒼山等船追至海閘門糊泥頭外洋
及横大洋二處齊放銃砲打破大賊船二隻沉

水賊徒死者不計其數隨有賊徒草撇船一隻
叭喇唬船二隻前來迎敵張四維兵船奮勇當
先鬬敵數合賊船被箭傷落水爬山亦不計數
得獲草撇船一隻長五丈闊一丈四尺銅佛狼
機一架連銃一箇重一百九斤鐵佛狼機一架
連銃二箇重一百四十六斤鐵拴五條番弓七
張番箭十八枝鐵箭十九枝大小鉛彈十八箇
火藥[illegible]一簍藤牌六面番帽三頂倭衣二件隨
有潘鼎劉隆等兵船各獲叭喇唬船一隻所獲
賊[illegible]大總首級一顆本職家丁盧宗[illegible]

盧豹盧麒與潘鼎劉隆等兵船併力生擒哈眉
須國黑番一名法哩須滿咖喇國黑番一名沙
哩馬喇咖味哩國極黑番一名嘛哩丁牛喇哇
許六賊封直庫一名陳四千戶一名楊文輝香
公一名李陸押綱一名蘇鵬賊夥四名邵四一
周文老張三張滿陣亡福清蒼山船兵夫二名
翁天九楊核火瓶燒傷五名沈華姜鸞婁潮蕭
浦沈槐彼時月落天昏賊船三隻脫駕外洋去
訖兵船收集團泊洋中次日四散搜邏無蹤回
至霩衢所審據見獲賊犯陳四等報獲賊犯張

八祝八瞎陳仁三曹保陳十一即周十一解送
副使魏一恭處收審及據魏一恭呈稱賊首許
六等報稱積年造意分贓大窩主倪良貴奚通
世劉奇十四顧良玉并通賊分贓龔十五等推
官張德熹報獲通番蔣虎余通世章養陸蔣十
一陳天貴王萬里王廷玉王順夫邵湖責與許
六陳四面認眞的又據帶管總督備倭署指揮
僉事劉恩至并把總金鄉等處指揮同知楊和
報稱南麂山等處有大賊船十隻又至女兒礁
潭門青嶼門等處流泊審據邏獲賊徒陳瑞言

稱俱是小琉球國開洋不來不知雙嶼已被官兵攻破今去下八山躲泊即今出沒外洋往來不定報請兵船前來追剿等因行據盧鏜魏一恭回稱雙嶼相去南麂山北風順便則十日可到下八山係外境遠洋逼近日本及將原審見獲日本稽天口詞稱係見獲林爛四等糾集多人發船往至本國朝見國王說我大明買賣甚好雙嶼港係通番賊穴向來無有倭人過上國至今船船俱各帶有本國之人前來販番尚有百數倭人在後來船內未到等因又據溫處兵

備副使曹汴并溫州府各報稱盤石衛寧村所港次捕獲雙桅草撇賊船一隻斬獲首級一顆生擒賊犯王文雷御等一十三名藤牌一十一面砍刀四把飛槍一十七根佛狼機銃三箇火藥五斤鉛子五十箇鼓一面又據指揮俞亨報有大賊船一隻草撇船三隻在矛頭洋行使又據定海縣知縣金九成報稱賊哨船二隻賊徒四十餘人在舟山長白港奪船逃去等因又據盧鏜呈稱五月初七日親督兵船追賊至大茅洋陡遇龍起颶風猛作雲雷激烈本職[illegible]頭篷一蓬被風捲損跳伏雨中顧大陳告稱將方息至晚收集舟山港內各哨官兵俱無損失止是蒼山漁船打損一隻沉水人各爬山得命賊亦不知下落連日督兵前去馬墓長白岑港等處海洋哨邏賊船無蹤即今海洋寧靖地方無事又稱前項賊船蟠據雙嶼港二十餘年招引各國番夷聚集四方強寇焚刦鄉村殺虜官軍荼毒生靈至屢

聖慮提究巡海守巡備倭以下失事各官今一旦擒斬元兇蕩平巢穴其餘奉頭鼠竄飄泊外洋雖

前後我兵陣亡六名被傷三十名俱係召募義勇原非衛所軍丁亡者已蒙厚䘏傷者亦俱平復誠數十年之所未有等因陸續捷報到臣據此案照先爲聯報海洋船隻事已於本年四月初七日將先期密計動調官兵剿捕雙嶼賊巢緣由具本差千戶單銓齎奏題

知面行盧鏜魏一恭相機進勦就於雙嶼分兵屯據爲立營戍守之規共圖一勞永逸之計及申明彼據雙嶼則賊處其逸我據雙嶼則賊當其勞之說未據回報一聞九山之捷乎時以海爲

家之徒邪議蠭起揺惑人心沮喪士氣催據魏
一恭因稱植兵俱不願留雙嶼四面大洋勢甚
孤危難以立營戍守只塞港口爲當等因臣亦
扶病至定海縣督察軍中事情慰勞將卒衆復
感奮願留報效五月十六日臣自霩衢所親渡
大海入雙嶼港登陸洪山督同魏一恭劉恩至
并指揮等官馬奎等達觀形勢就留指揮張漢
千戶劉定夏綱百戶張鏵原領兵船在彼分定
中軍并南北二哨各添官兵相兼防守惟立營
之說衆以爲非因念濟大事以人心爲本論地

利以人和爲先姑從衆議行令動支錢糧聚椿
採石塡塞雙港所獲賊犯聽巡按御史裴紳委
官僉事黃福陳善紀驗審問所獲賊船番銃兵
仗等項行該道修整隨軍領用其溫州金鄉等
處所報賊船出沒往來不定卽今正係風迅時
月未宜一日安枕另議防捕并不盡事宜陸續
題
請外惟照福建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署都指揮僉
事盧鏜智勇俱備艱險不辭提素無紀律之客
兵整入他人之境承臨期指麾之片紙深探不

測之區先破九山巨艘以褫羣兇之膽次逆孽
嶼逋賊以傾久據之巢身先出入大洋眞有爲
國捐軀之志賊盡披靡外島不負折衝禦侮之
威又體得各船當交戰之時或有至親呼應先
事有相制之計悉皆奉法成擒及聞不逞之徒
妄鼓不情之舌則又分功退讓將以避謗求全
此豈尋常之戰功其實東南之名將福州左衛
指揮使張漢鎭東衛萬安所正千戶夏綱中所
副千戶劉定福寧衛定海所百戶張鏵浮連艘
於兩月之險紀律旣明出一生於萬死之餘俘

功各奏而九山之戰奮勇當先則張鏵尤當首
論浙江都指揮使司定海衛指揮使劉隆臨山
衛指揮同知馬奎觀海衛指揮僉事張四維潘
鼎海門衛指揮僉事俞亨雖先犯失事之罪輕
重有無不同而今收助陣之功協力同心則一
然橫大洋之戰奮勇當先則張四維尤當首論
福州府福清縣縣丞廖日恒本承選兵散銀之
委原非披堅執銳之流乃與指揮張漢各官並
犯矢石風濤之險首剿九山倭夷諸賊兼收執
俘獻馘之功此皆有用之材實非因人之比再

照漳州府龍溪縣唐弘臣先充海道捕盜之役
向當海防久廢之餘糾衆招賊已定建寧衛充
軍之罪乘時報効倚恃狼機出境之功漳州
府有贖罪之由巡海道有使過之罰今日試之
海戰大彰衝鋒破鏑之能運日打以寧機賊有
出奇制勝之策此非可編行伍之材其實能屈
羣力之勢也已上諸臣貴賤雖云異等功罪亦
自殊科然臣首膺
陛下之簡命首馳海上之捷音仰惟
陛下聖神文武廟筭不遺而諸臣之力亦不可誣也

如蒙
聖明不棄芻蕘俯矜芹曝乞勅兵部議擬上請定立
賞格行臣遵守仍候巡按御史覈實奏報之日
將盧鏜張漢劉定夏綱張鏵廖日恒論功陞賞
張四維俞亨潘鼎劉隆等量其先犯輕重或准
贖或末減唐弘臣所犯終身軍罪特與宥免其
餘人役行臣優賞以為後來報效之勸地方幸
甚臣等幸甚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據浙江按察司帶管巡視海道副使魏一恭呈
據寧波府通判唐樞呈嘉靖二十七年五月
十四等日帶同通事盧鏜等親詣[illegible]館譯審
日本求貢使臣周良等執筆口詞內開占據雙
嶼港專進貢使臣非所敢知想大明海防之所
誘近年大邦衆人來日本者不知其幾多大邦
亦何從知之等語又據副使魏一恭呈抄原審
見獲倭賊稽天口詞內開稽天新四郎二名同
已斬首芝澗等三名俱係日本國東鄉人為因
嘉靖二十五年福建福清等縣通番喇噠見獲

林爛四等糾集多人發船往至本國朝見國王
說我大明買賣甚好國王借與稽天等銀子五
貫計五百兩造船一隻給與番銃二架番弓番
箭倭刀藤牌長槍鏢槍等項利械自三月內在
本國開洋到浙江九山海島思得雙嶼港係日
本等國通番巢穴欲投未獲徽州賊許二等做
地主被官兵來攻傷落溺死餘亂刀鎗狼殺搶
獲稽天等大船一隻幷林爛四等五十三人見
在日本向來無有倭人過上國至今船船俱各
言語不通之人前來販番尚有百數倭人在後

來船內未到等語又據紹興府知府沈啓申稱晉據稽天手書來歷詞多支漫恐係詐僞訪有附近民人周富一能諳夷語拘伊前來委於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內在雙嶼港識認稽天當令打話審抄口詞內開稽天新四郎係日本國薩摩州人因福州人已殺死林陸觀舊年到日本大風破了舟無一物三年居住日本旦暮悲多我主君看之哀哉借用朵錢其外銀子五貫自造舟回還故我五子携來取其貨物我五子之明銀子六貫二百六十目今歲天文二十六年

丁未六月內有倭船一隻到雙嶼港往來二十七年戊申三月二十日京泊港出船風惡四月一日被風打舟遇兵三千殺死船主陸觀殺死其外福州人六千殺死天在頭上公道公道等語又據上虞縣知縣陳大賓申抄黑鬼番三名口詞內開一名沙哩馬喇年三十五歲地名滿咖喇人善能使船觀星象被佛郎機番每年將銀八兩雇用駕船一名法哩須年二十六歲地名哈甘眉須人十歲時被佛郎機番買來在海上長大一名嘛哩丁牛年三十歲咖呋哩人被佛郎機番自幼買來同口稱佛郎機十人與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寧波大小七十餘人駕船在海將胡椒銀子換米布紬段買賣往來日本漳州寧波之間乘機在海打劫今失記的日在雙嶼被不知名客人撐小南船載麪一石進入番船說有綿布綿紬湖絲騙去銀三百兩坐等不來又寧波客人林老魁先與番人將銀二百兩買段子綿布綿紬後將伊男留在番船騙去銀一十八兩又有不知名寧波客人哄稱有湖絲十擔欲賣與番人騙去銀七百兩六擔欲賣與日

本人騙去銀三百兩今在雙嶼被獲六七十人內有漳州一人南京一人寧波三人及漳州一人斬首一人溺水身死其餘逃散等語又據副使魏一恭呈稱據賊首許陸等報獲寧紹積年通番造意分贓倪良貴奚通世顧良玉劉奇十四并番徒龔十五等寧波府推官張德熹申報係奉擊獲通番蔣虎余通世章養六蔣十一陳天貴王萬里王廷王王順夫邵湖責與賊首許陸陳四面認真的等因又據副使魏一恭呈抄續獲海賊陳瑞口詞內稱嘉靖二十五年同山

陰筆飛坊趙朱金世傑紹興白指揮舍人承安
四人俱於七月內到雙嶼港下徽州人方三橋
船主船上去年十二月過日本遇風潮打破修
理不起今年方三橋雇得日本國中船一隻四
月初八日起程十九日徑到烏沙門二十一日
至順洋拏得王家塘船一隻烏沙河條船一隻
使至毛頭洋大佛頭二十三日船上水手王文
益駕王家塘船上岸尋接濟王三寧海地方糴
米十石買酒五罈回下船內五月初二日陳瑞
上山被哨船人拏住其日本船中止有倭夷二

十人有倭刀倭弓火藥二罈小鐵佛郎機四五
座鳥嘴銃四五箇俱是番人先年下日本國相
鬭奪下的內有唐人五十人廣東人六七人漳
州人三四人徽州人十餘人寧波人十餘人紹
興人四人途中不曾相遇許二船隻其趙七所
領本銀山陰縣住倉橋朱近山銀一百兩白舍
人銀一百兩其大船打探得有官兵船藏縣下
八山𡶶內不敢進雙嶼港若再有官兵追勦要
到蘇州淮河等處逃躲等因又據僉事陳善呈
貴番賊招由內擬許陸陳四沙哩馬喇

等九名俱強盜得財稽天林爛四等三十五名
俱罪人拒捕各斬罪鎮良王仮良貴等八名俱
比依出境下海施俊等一十六名俱越度邊
塞因出外境各絞罪曹供等四名俱越度邊塞
徒罪李陸不應杖罪陳文等三名俱供明等因
各申呈到臣案照先為哨報夷船事內將勘處
日本使臣周良等求貢緣由又為瞭報海洋船
隻事內將動調官兵進勦雙嶼賊巢緣由各具
本於四月初七日謹題外續據統兵都指揮盧
鏜呈為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

該臣看得前後獲功數內生擒日本倭賊二名
哈眉須咖喇咖吠哩各黑番一名斬獲倭賊
首級二顆竊詳日本倭夷一面遣使入貢一面
縱賊入寇寧紹等府連年苦於殺掠至廑
聖上南顧之憂追問各官失事之罪今多寧紹姦人
叛出謀聚嚮導劫掠城中有力之家素得通番
之利一聞巢寇之捷如失所恃眾口沸騰危言
相恐統兵官以福部讓功巡海道以禍產引嫌
臣見幾知慎已將稽天等發紹興府法哩須等
發上虞縣各監候分行密切譯審餘賊聽巡按

御史裴紳委官僉事陳善紀問去後今該前因
竊照攘外斯可安內治近斯可服遠古稱夷狄
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入貢則懷之以恩入寇
則震之以威謂之化外至於中華之人動以禮
法繩束固不以夷狄之治治之矣我
朝立法垂訓尤嚴夷夏之防至今海濱父老相傳
國初寸板不許下海歷代承平蓋有由也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
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並入官
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

置知情故縱隱藏者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若謀而未行為首者絞為從者皆杖一
百流三千里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一
欵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
事情者斬通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又見行事
例一條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
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
謀結聚及為嚮道刼掠良民者正犯處以極刑
全家發邊衛充軍通行遵守今照各犯潛從他
國朝見國王皆犯謀叛之律潛通海賊嚮導刼

掠皆違下海之例使臣向日舉事稍有不密都
指揮盧鏜用兵稍有不慎則求貢諸夷在外洋
交通諸姦在城中東南生靈懸於一綫臣自不
知所終矣仰仗
天威擒斬各賊皆在海島之外戰陣之中其交通諸
姦副使魏一恭亦稱憑賊當時口報次日報者
一切不准至於所獲黑番其面如漆見者為之
驚怖往往能為中國人語而失恃之徒背公私
黨藉口脅從被虜之說問官執持不堅泛引強
盜罪人之律不究謀叛嚮導之由衆證無詞者

則從比附以為他日之地稍能展轉者則擬徒
杖供明徑欲釋放乃詳脅從被虜皆指良民今
禁海界限分明不知何由被虜何由脅從若謂
登岸脅虜不知何人知證何人保勘若以入番
導寇為強盜海洋對敵為拒捕不知強盜者何
失主拒捕者何罪人皆臣之所未解也且臨陣
之際生死呼吸非彼即此陣獲之賊輕縱陣亡
之兵何辜連年殺戮之際何以懲創況此海戰
非比陸戰可以貪功妄報當時一一斬首歸而
獻馘誰復議之臣非計功陞級之官惟此議一

搖乃泰阿倒持之漸餘孽復熾誰任其咎歟臣
愚以治近斯可服遠而倭賊亦有天在頭上之
詞朝鮮國先有沿海亦將有事之奏良可察也
蓋中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窩主則
客賊無來蹤今入貢者既稱使臣不知入寇者
又稱吐六[illegible]貢本臣愚以爲遠夷畏服在此一舉
召釁速禍亦在此一舉臣既欽奉提督軍務之
命乞敕兵部議照臣先任南贛軍門事體候駁行三
司從公會問將衆證顯著林爛四許陸陳四倪
良貴奚通世顧良玉劉奇十四等容臣於軍門

梟首示衆餘賊監候轉詳處決其周良等乞
敕禮部議照臣先奏事宜仍容入貢一面移文日本
詰問前賊入寇國王有無知情稱天等係何族
屬凡中國人到彼吐六[illegible]誘引者俱係叛賊徑許
彼國一一行拿具名奏留欲貿中國貨物亦許
入貢之期報官交易稱天等姑容緩死以俟日
本回奏如此施行則恩威並著稱天等苟存一
日足爲奇貨一日而通番之賊城社之徒亦漸
消沮又弛法紀以廢海防亦漸修舉矣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卷二終

甓餘雜集卷之三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篁仲脩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章疏二

冒大議昧大罪以贊成大計事

案照先准兵部咨爲請復巡視重臣專責任以
安地方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內開一應合行
事宜分款開坐上請中間有未盡者候本官履
任之後撫將卽事酌議具奏定奪等因題奉

欽依咨臣欽遵查照外伏念臣至不才且孱弱多病
之軀遭逢
聖明不忍浙閩二省山海數十年荼毒之慘特因廷
議首創巡撫提督之任以臣爲之此東南之大
計也臣拜
命以來撫躬感激至榮至懼謂此乃自古未有之官
華夷聳聽青史流傳使臣少有樹立必須
陛下聖哲功德無窮使臣不稱其任非惟不免
陛下之誅臣亦貽笑四方流穢千載故臣具本謝恩
其末有云知威乃望其知恩任事必期於任怨

縱横渤海理龔遂之亂繩反側中山宠衆羊之
盜篋此非繪藻之詞其實血瀝之誠也至於請
明職掌請給旗牌請嚴保甲之法請革㕘豪之
船請貰已就約束之民皆爲之兆而已使臣守
株候
命無所施爲則日月玩愒倉卒有變言官必糾其違
陛下必罪其慢臣亦不能出一辭祈須臾之命是故
宣揚
救諭策勵羣工遍歷海隅防姦救弊誠有不遑寧處
不知所終之憂在福建布按二司中合干該道

與臣共憂者惟巡視海道副使柯喬而已其餘
因循成性各分彼此凡有施行相率觀望至有
見移文而聚訟者如臣在漳州督捕流賊則有
倡爲賊已盡絶之說不許貪功再捕者臣查理
邊儲則有倡爲災傷停徵之說止徵本年錢糧
者不知累年劇寇逋竄正多福建徵收不在本
年逋盜不捕則養亂復滋錢糧不徵則軍需無
給是欲其擊賊而錮其手足也其他可駭可虞
之狀臣前閲視海防一奏已略陳之矣臣嘗面
諭各官曰海防大壞極撤海賊出沒倏忽

聖明在上近罪海道副使他日必罪提督都御史所
頼者諸賢協力共濟而已又嘗移文各官曰廢
壞成於因循隱忍出於貪昧書生叨冒至此更
復何求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平生見之審
矣今惟正紀綱修廢弛飭内治外期無辱
聖天子之命不知恤身家顧利害逡巡畏縮以貽士
大夫之羞慎勿以貪昧隱忍相望亦不敢不以
挈矩自勉此言至痛至切其他丁寧反覆徒屬
贅辭有司因而玩延姦人因而沮壞入浙以來
益成秦越浙海用兵尤同兒戲分委地方而遷

延不赴或赴地方而警報不傳蓋謂海道失事
陛下自罪海道副使自罪提督都御史不罪及屯糧
兵備等道也如是而求海防振舉海寇肅清豈
臣不才多病之軀所敢任耶彼各官者袖手養
望計日待遷使臣一一叅劾是以各官之禄位
博臣一人之功名也使臣貪昧隱忍是以臣之
身家侔各官之禄位也臣孰籌之惟有二議可
以贊成今日之大計一曰二省各設巡撫一人
一曰一人兼理二省巡撫二者苟從其一則事
體歸一臂指易通觀望者退聽沮壞者潛消矣

此非臣所當議也由前言之則為推諉由後言之則為攬權推諉攬權人臣之大罪也天下之大議也臣冒昧焉臣籌之熟矣亦與二省兩司明告矣臣今日言之獲譴而去別選碩德重望之臣尚未深誤地方之事臣含糊不言他日必遭僨事之誅所謂不能出一辭而須臾之命者此也如蒙
皇上垂念創始之重任事之難乞敕兵部會同九卿科道公議上請二者或不可從乞速將臣罷黜無妨賢路無誤地方之大事臣不勝幸甚謹將

所陳二議條分開款請
旨

一二省各設巡撫一人臣惟浙江江西福建江南之名藩也江西巡撫設自正德年間浙江巡撫設自
今日惟福建闕典耳臣近日巡歷其地乃知百度無緒歲費無經不可一日無巡撫臣前奏所謂巡按止于一年交代遂成故紙者非漫語也如民屯等糧散在衛所府縣徵收不時出納無稽甚矣何謂徵收不時本年額派延至次年開倉月分方纔催徵是也何謂出納無稽軍糧正數不足有司先徵糧剩糧剩可幾多歸於勢豪積猾歲支不繼則委於逃絕虛浮是也臣行查數月司府州縣轉展推託不曰行查未報則曰查明另行謂臣非巡撫官耳
陛下試敕該部將歷年前巡按奏報查盤侵欠之數磨對後巡按奏報查盤之數曾完幾分否耶其他政事一歲一更一府一狀盡巡按乃除姦革弊之官無經理保釐之責且山賊海賊

相倚軍務軍需相資臣提督海道軍務所司乃分彼此是提督官亦一武職而已豈海道之外別有一種軍民一種錢糧一種政事耶故臣請二省各設巡撫一人各提督軍務各整頓海防各盡其材各保其境乃可久之道也論者但知浙閩海道不可中分而不知閩之漳泉廣之潮惠浙之寧波海寧直隷之金山崇明固相為出沒也如去歲臣任漳州漳泉之人稍知避忌則潛入潮州造船下海此又豈臣之所能禁戢者耶雖然臣非請額外

添一巡撫官也臣嘗任南贛等處提督矣此地雖稱要害此官實擁虛名蓋欽奉
敕旨有其餘民情不必干預之命耳夫民情盜情固非二途安民弭盜亦無二術若移此官專任漳州加以巡撫之任右控潮惠等府左控泉興等府前制大海後制汀贛等府盤踞不盡之山彼此道里俱各適均豈非一方之保障耶然此特於原任所部之外添泉州興化福州邵武延平五府而已如
敕命所指衛處二府猶徒爲發臣請以建寧府福寧州盡建寧一道境界屬之浙江巡撫分土既明各無侵越則責任惟均安攘相資無復掣肘之患矣此非臣之臆說也臣嘗任江西參議矣江西巡撫之政不甚達于南贛二府爲其遠而提督近也務寬大者視之如棄專較量者視之如嫌臣又嘗任廣東布政矣兩廣巡撫之政不甚達于惠潮等府亦爲其遠而提督近也侵欺逋負歲月山積勢豪窩主盜賊姦宄爲淵爲藪至於郴州則去湖廣巡撫益遠矣遠者雖有巡撫之責而政不能達近

者雖有巡撫之才而分有所限故任遊以南贛提督爲小轉之階承此任者亦以官居傳舍爲暫庇之地而積弊之不祛隱憂之日深及今不早爲處臣不知地方之所終也況惠潮等四府兩廣軍門提督之贛州軍門提督之是惠潮等府有兩提督矣漳州一府贛州軍門提督之今臣海道軍門又提督之是漳州一府亦兩提督矣有司自成觀望軍民自成煩擾而提督者亦成顧忌此三省巡按所不能周知三省提督所不可自言也臣今利害切身安得不言臣請將南贛惠潮南韶六府及郴州巡撫事委之一人而提督如舊江西兩廣湖廣巡撫皆弗與焉併汀漳泉福興武平七府共計一十三府一州自成一巡撫地方矣責任既專使得展布何憂於山海何憂於勢豪窩主盜賊姦宄何憂於錢糧之不清政事之不舉耶此臣一得之愚亦謀國之微衷也
陛下倘不以臣爲不才或改此任臣當効死則推姦之罪或可追矣不然付之能者亦當以臣言

爲是也伏候
聖明裁奪

一一人兼理二省巡撫臣惟福建之不可無巡撫前已陳其槩矣聞之往事有議及而中沮者有所不便也今臣提督福建海防而無巡撫之任凡有施行輒苦牽制剛必取禍柔必取辱譬之抱關擊柝錙伏不給饑寒無告而重門高枕安居暇食者漠然不加喜戚於中脫警不虞人人得而罪之矣臣所謂非海道之外別有一種軍民一種錢糧一種政事欲

擊賊而錮其手足者此也豈惟手足之錮曰久漸成痿痹矣况臣住劄杭州遥制漳州人文往來必滿兩月海內風帆呼吸卒至緩急無倚臣利害切身安得不言若必以浙閩海道不可中分或暫展行查各省異見作舍道傍坐消歲月臣請比照兩廣事體住劄溫州提督浙閩軍務兼理巡撫則雖不及前議之妥帖而實免今日之掣肘
陛下倘不以臣爲不才或兼此任臣當効死則攬權之罪雖不可贖而誤國之罪或可少逭矣不

然行之能者亦當以臣言爲是也伏候
聖明裁奪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薦舉將材乞假事權以濟地方艱危事

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臣先任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具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奏保守備福建汀漳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俞大猷發身武舉才華既已蔚然奉職武平時論亦

多歸重要將本官量陞職銜敕以海防重寄仍不妨汀漳原務使久其任移住漳州府要害地方五水寨把總以下官幷沿海衛所俱聽約束一節查得俞大猷於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該本部推陞署都指揮僉事銓註廣東都司軍政僉書前項汀漳守備員缺又經推舉署都指揮顧邦重頂補俱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難再別議外其守備衙門應否改移漳州府要害地方及約束五水寨把總幷策應武平地方聽巡海道副使調度有無便益

新任守備顧邦重謀勇堪否付此重任俱應查
勘為此除外合咨前去煩照咨文內事理逐一
再行查勘參酌停當作速具奏
定奪施行備咨到臣案照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二
十一日臣與右副都御史龔輝在贛州交代看
得武平內地盜賊斂跡地方稍緩詔安等處山
海多警地方為急及訪福建海道雖有總督備
倭官有名無實緣非南贛軍門所部難以旁諭
特薦俞大猷移住漳州兼領海防以濟地方艱
危具本題請外臣隨到漳州閱視海防即遇山

賊聚嘯流刼泉州同安縣臣聞變倉卒行委俞
大猷前去地名宜招邀擊本官身先士卒首斬
賊鋒遂收平定之功隨據分守巡海兵備右參
政吳鵬副使柯喬僉事韓柱會呈俞大猷謀勇
素著歷試有功議移本官駐劄漳城居重制輕
庶幾緩急有濟等因行准右副都御史龔輝咨
報相同會案施行外節據俞大猷呈報本職陞
任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新守備顧邦重於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任交代緣由
在卷臣初見總督福建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署都指揮使黎秀問其所部稱皆不能悉
至今開報職掌則五水寨把總指揮五員內開
姓名二員詰問其故則稱把總員缺並無知會
把總如此其餘官軍可知是本官有名無實果
如昔日所聞矣又據福寧州申稱烽火門水寨
軍丁逃回數多備倭官有常例之責子將往來
供給之費本寨既無所出不資軍士不得月糧
將何以辦弊源亂本實在于此等因批行該道
查究未報又黎秀稟發該寨需索常例親批衙
門冷淡紙筆難辦等稱同知翁璨所執一寨

如此其餘四寨可知以故把總以下官員玩狎
全無統紀惟住省城以圖便安而已及臣入浙
用兵於三月初十日行委黎秀住劄金門千戶
所已將職名題
知至今尚無到彼日期回報又漳州有警本官轉呈
既已後時卻將兵夫傷損情節削去謂臣遠隔
可以隱蔽也已行該道住俸查究外似此不職
官員不但有名無實而已查得本官欽奉
諭提督備倭操練軍馬撫安人民修理沿海城池
寨哨戰船遇有倭寇相機勦捕凡大小事務

委與巡海道布按二司官員計議而行事體重大
者且恭處治爾等武臣簡任備倭之寄尤宜夙夜
惟勤持廉秉公以律下人必使軍民得所海道無
虞斯副任使如或肆恣貪縱苑害軍民致生嗟怨
妨廢操守罪有所歸其所統官軍悉聽節制欽此
本官又奉
欽給符驗一道便於給驛關防一道便於行移如此
事權巡海副使未能或之先也而本官貪縱妨
廢皆犯
敕諭之戒是固不可一日留也先據龍溪縣沿海鄉

民李尚遠等三十二名追思俞大猷安戢之功
呈乞保留以安地方臣行副使柯喬查無事例
而止至今鄉民以為觖望臣前奏亦謂用之防
海臣敢保其有終矣至於顧邦重守備汀漳該
都御史龔輝提督臣不敢輕議惟照浙江福建
各有備倭官一員其任一也在浙江則以都指
揮在都司支俸與布按二司頡頏故沿海把總
以下官員尚知體統苟能恪遵
聖諭夙夜惟勤持廉秉公以律下人猶為稱職在福
建則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不得頡頏都司在人

視之已輕而其自視又不自重此亦要
皇言曰辱
君命甚矣及照浙江都司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
梁鳳總督浙江備倭署都指揮僉事朱恩近為
海寇久肆猖獗專職憲臣漫不省理乞併賜查
究以飭官常以靖民患事俱奉
聖旨見行提問臣查勘得梁鳳帶管備倭朱恩到任
接管俱各日淺海道失事其罪差薄論二臣之
優劣朱恩僅稱安靜實非折衝禦侮之才梁鳳
熟識海防衆有謀勇兼資之望其罪未結其價

素定且
國初設立都司其責專其任重故掌印僉書之員
宜備自夫將異勢殊都司官特擁虛名而已在
司者既擁虛名在外者更叨
專敕不亦贅員矣乎此浙江福建一也又建寧既有
行都司官三員管轄汀州等衛復有守備汀漳
都指揮一員尤為贅員凡此皆臣責任切於地
方見聞滋於更涉非敢好為更張也如蒙
皇上軫念海防之大壞歷試人才之難得乞敕兵部
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悖請更俞大猷任福建

都司僉書即領黎秀備倭之職事其梁鳳候勘
問完日萬一荷恩准令復職即領朱恩備倭之
職事其黎秀照例革回或行提問以為不職之
戒朱恩量改緩地以免將來不任之憂福建行
都司僉書有缺即以顧邦重充之守備汀漳如
故其餘贅員皆不必補則地方無濫竽之官
勅符有大車之載而山海之備皆有所處不但如臣
前奏所云而已惟復別有定奪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據浙江寧波府署
印推官張德熹齋呈節該嘉賓館內日本國使
臣周良等呈夜間有書投入本館內開大明黃
道醫拜書嘉靖十八年來貢鎮日酒食來往何
其親密去年六月聞知來貢不想阻住海外半
年既得進又禁之嘉賓館何其艱苦我國都御
史海道何必苦苦隄防我國
皇帝今教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差勇將都司必在五
月十三日起兵圍住嘉賓館放火燒死使臣又
恐汝等走差邊將一人領小船數百圍住定海

關放火燒汝船我與情若兄弟焉不說知可在
夜間先起兵殺都御史海道隨下船而走不可
再殺等語甚無謂也然去月以來門禁加嚴者
倍萬彼此殆違事例於是日本各人抱疑惑者
多則無故而破壞事體也必矣伏乞處斷等情
據此蓋因姦人不得覓利隔墻拋擲書帖扇惑
夷心緣無指實姓名似難追究申請降給明示
撫諭禁革等因具呈到臣該臣先已查得前書
於五月初五日夜拋入夷館上下通同隱匿不
達本月十二日推官張德熹至定海見臣十三
日同領軍前宴會竝不言及前事有見監胡敍
趙榮臣各誆夷館銀兩事發臣差委該府通判
唐時雍到館親審彼誆情由張德熹自知隱匿
不過方纔具呈前因臣對衆面詰張德熹匿不
早達之故初無非理凌虐之言本官初則揚揚
若有德色繼則悻悻遂出怒言答稱若肯將就
方敢申達此實知府之事推官已該三年考滿
離任等語將就者姑息之謂也蓋隱然自謂三
年滿陞非科即道矣臣謂巡撫不顧身家整頓
地方各官乃為姦人作說客耶本官猶嘵嘵不

已臣謂兵食可去信不可去節行條約在於遵
下情戒壅蔽汝但回細視自當得之前後若有
失信巡撫甘運罪米七石本官方纔無言出猶
向人夸示臣行帶管巡視海道副使魏一恭催
據通判唐時雍回報夷使周良等執稱隨帶貨
物各夷出外自行兩平易買是舊例等語回報
到臣案照先爲哨報夷船事該臣親審求貢夷
使周良等議將隨帶貨物官給信票易買勿信
姦人哄弄明示以有言卽便回答不必疑忌周
良親筆回稱決不乖違欽諭感戴等語已經具

本於四月初七日題
請外時因征勦雙嶼賊巢節行巡視海道通行各該
衙門查照禮部原行嚴爲防守約束居人不許
私相貿易泄漏事情及都布按三司原呈使臣
人等盡數送入嘉賓館船隻拖閣上塢晝夜嚴
加防守聽候奏請事理行據該道副使沈瀚遵
照通行回呈及市舶提舉呂朋嚴加防範回申
在卷隨該沈瀚奏
旨提問回司各官通同故縱夷使在外出入無忌引
惹事端以致胡紋等詐銀一百兩見犯如此未

犯可知臣欽奉
敕命遇有用兵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如不
用命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究者參究欽此欽
遵將故違呂朋及巡捕指揮僉事莫隱陸續拏
送監候行查府縣故違巡捕職名未報張德熹
係接管府印官員仍前違縱不肯督率地方官
兵嚴加防範以致趙榮臣又於館內誆銀一十
三兩該通判唐時雍連贓捉獲及查該府承行
吏書見監蔣尚本等將臣先行容令夷使進港
批文藏匿不行以致夷船當時進港官兵逐出

外洋幾誤軍機又軍前急取硝二千斤礦一百
斤臣火牌督催甚嚴該府承行吏書見監陳應
道等止將硝三百五十四斤火藥三百六十四
斤差老人張瑞等不解軍前故解別所以致戰
具不繼傷損兵卒幾乎失事在臣不得不究又
訪得寧紹姦人通同吏書將起解錢糧物料領
出與雙嶼賊船私通交易行查領解未獲批單
卸數未報又訪得往年夷使入貢遨遊各姦之
家飲酒題詩眞同兄弟中有不忍盡言者今日
征勦賊巢防範夷館羣姦囂聚百計沮撓推官

張德熹首倡將就之說公衆抗違夷使因以傳
例挾請各官因以陰縱出入為言臣謂事已叅
請不可中變必欲變者巡撫之頭任其取去再
無他言行該道轉行省諭連日羣議方息又據
紹興府餘姚縣申報本年四月十六日擒獲指
捕黃魚下海通番拒捕犯人陳直盧寧邵華四
徐堪等并二桅大船二隻小船七隻旗號三面
上寫夷府二字翰鎗七把刀斧二十九把木爬
二把叅鑼三面私鹽一千斤黃魚九千四百四
十一斤臣行該縣查照律例從重問解所獲兵

船送定海縣修用魚鹽盡數給賞原首獲功人
役去後五月初五日各犯買求見監魏盛具狀
指臣跟隨人役譜訴義兄先已驚怒縣官遵奉
加意申請中間隱憂不忍陳露幸賴鄉評等語
向臣投訴臣面詰隱憂之故為海賊內應造反
否魏盛直應曰是詞氣脅制肆無忌憚臣查該
縣原申並無魏姓人犯臣每出巡歷隨程挨遞
並無跟隨人役今本犯平空駕詞通與原發情
節無干將本犯拏送監候通行追究未報臣又
訪得不知名人假稱一府鄉官連名囑書向帶

巡海道副使魏一恭處投遞本官比去不受其
宜教人殺誘夷館作亂止殺都御史海道其餘
不可再殺誠張德熹輩背公私黨賣法市恩之
驗也參照浙江都指揮使司寧波衛指揮僉事
莫隱浙江市舶提舉司提舉呂朋奉委嚴防夷
使徒知常例之可貪容情故縱私交不顧軍機
之有誤浙江布政使司寧波府署印推官張德
熹辯才自用恒矜利道之清階流俗苟同不顧
國家之大計防踈夷館自知職守難辭計匿夷書
因挾軍門姑息謂姦人可制撫臣之命明示抗

違謂姦計可操
天子之權陰為扶助已上各官罪干紀綱法當提究
再照臣責重望輕時乏同舟之濟智小謀大勢
如騎虎之危仰承
廟算之成必不死於盜賊之手惟慮妖邪之售誠
當死於筆舌之鋒轉展自疑進退維谷死於盜
賊之手尚存忠義之魂死於筆舌之鋒長作冤
號之鬼所謂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不敢憚
多言之咎匿不以聞也如蒙
聖上垂覆盆之照念履霜之警乞敕都察院看詳會

夷稱兵三部公議如臣愚忠可諒將莫屬
朋張德熹等通行提問以爲縱惡長姦之戒其
挪書教誘姦徒本官知其不得覓利則覓利之
徒自可跟究事干地方夷情傳笑外國比之投
匿名書告言人罪不同合責張德熹追獲本犯
明正典刑方許支俸給由其夷使周良等原無
犯順仍容入貢以明詳內略外治近服遠之義
如臣處置乖方假公營私亦願明正典刑以謝
各官之罪以示欺
君誤國之懲庶官評鄉評皆得其正矣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增設縣治以安地方事
臣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據福建按察司
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議得漳州府龍溪縣月
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負山枕海民居數萬家
方物之珍家貯戶峙而東連日本西接暹球南
通佛郎彭亨諸國其民無不曳繡躡珠者蓋閩
南一大都會也其俗強狠而野故居則尚鬬出
則喜劫如佛郎機日本諸夷阮其寶李大用諸
賊寄船可以利則窩於其家而縱之妻女不恥

焉此何等俗也其東逼近海滄設有安邊館
判一員管理捕務其始也官設八捕以擒盜其
既也八捕賣盜以通官本以禦寇反以導寇本
以安民反以戕民而月港海滄之民以里長則
不應役以徵科則不納以訐告則不對理以接
濟則帶結根連而不可解府縣病其難治而姑
息良善苦其刁頑而退避積習成風積弊成亂
是可不爲之所哉請於月港地方建設縣治月
港有八九都海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都又漳
浦縣之井尾島尾同安縣之沿海都分與月港

毗連者湊割以附共成一縣如此則上下控馭
而姦宄自屏朝夕調撫而良善自生等因開詳
到臣看得本官思慮周詳計處已當但事體重
大又恐龍溪等縣能務必須詢謀僉同方可奏
請施行已經案行福建布按二司并守巡二道各會
議未報及臣欽改今
命巡歷漳州據士民蔡震等呈催前事行據帶管分
守道右參政吳鵬整飭兵備兼分巡漳南道僉
事韓柱會呈行據本府知府盧璧住劄安邊館
委官建寧府同知萬炯龍溪縣知縣林松親詣

月港地方裕召沔將地里黄卓新滸朝信及鄉
老陳弘幹等公同踏看設縣條款明白會議得
月港地方距漳城四十里海滄二十里東連日
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諸國居民聯錯大
約萬數通番出海則醸利有家事露勢窮則逋
逃有主作姦犯科惟利是競故其性頑狠其習
奢淫往往招引邊釁貽害非細先年議於海滄
立安邊館委府佐貳住劄以控制之然更代不
常治體數變以致補盜責緣爲姦官府畏難推
避因循廢弛情僞日滋事若易而可圖患則隱

而未審議不可不爲之處也近該副使柯喬親
歷其地灼見利害之端要於月港添設縣治似
得弭盜安民之計參諸衆論咸稱便益等因備
呈催據布政司呈該左布政使蕭晚會同按察
司署印副使張謙議得人情事體俱屬相應會
案條具呈詳到臣會同按管南贛汀漳等處地
方提督軍務右副都御史龔輝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金城覆議得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月港地
方僻在海隅遼通夷島生聚蕃盛萬有餘家以
下海爲生涯以通番爲常事方且崛强負固租

賦不供健訟搆爭經年不決若不預爲之所處
成化外之風該巡海副使柯喬建議設縣蓋欲
立官師以寢姦宄之謀敷治教以挽奇衰之俗
甚爲有見又該分守參政吳鵬分巡僉事韓柱
知府盧壁同知萬炯知縣林松勘議相同布政
使蕭晚副使張謙等覆勘無異參之人情揆之
事體委屬相應所有應議事務列爲七條開坐
上請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敕下部院再加議覆倘蒙採納則海
隅蒼生得蒙至治之澤島夷異類潛消窺伺之

萌矣
一錫縣名照得先年設立平和等縣俱蒙
欽定縣名今縣立海濱控制夷島較之平和等處尤
爲切要合請
欽命錫以嘉名使海濱之地知所瞻依頑梗之民有
所忌憚恩波之被垂諸萬世而不磨矣
一定城基看得月港灣東畔田土廣饒山水環
遶紫泥烏礁許茂三洲包裹其後泥洲尾下
插港口生生之勢尚猶未已縣治之良無以
易此且舊有水道四圍方整天造地設有待

而然水道之內圍取七百二十丈以為城基
止省疏濬城濠之費衙門學校俱設城內於
見住居民亦無妨碍合候
命下之日委官召買前項田地開拓以充其用務令
價給公平不致虧損民怨
一計工費查得先年設立漳平詔安平和三縣
除漳平縣係正統年間添設用過銀數難查
外詔安縣因詔安所舊城起蓋衙門估銀二
千八百七十四兩零平和縣築城并起蓋衙
門估銀共一萬三百六十七兩零俱動支本

府庫貯并泉州府空閑鹽課等項無碍官銀
奏給應用今查本府庫貯自正德十六年起
至今止見有巡海道贓罰等銀共六千一十
六兩零漳南道贓罰等銀共一萬二千一百
二十六兩零堪以動支及照月港近水木石
脚價築城建置等費頗為省便所用錢糧諒
在平和縣之下其購買民田價直并各項價
料工食等費合候
命下之日委官估計動支前銀給用完日造冊奏報
一稽攷籍查得龍溪縣計三隅十五都共一百

五十二啚今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計
四十六啚海澄縣計一坊九都五十四啚今
割井尾鳥尾二十三都計九啚與江東驛以
南一帶係龍溪縣二十八都第五啚地方皆
沿海接連相應裁而圍之以為新縣當有五
十六啚此其規模不為不廣不必取諸同安
而谷之也其龍溪尚有三隅一十都一百五
啚漳浦尚有一坊八都四十五啚堪以為縣
亦未削弱以上分割都啚已該各道督同知
府等官盧璧等親詣勘審士論僉同民心翕

然別無窒碍合候
命下之日備行督糧道將各縣分割都圖人戶錢糧
丁口逐一會計明定版籍通行司府縣各衙
門查照使錢糧便於徵科丁口不致脫漏其
餘一應軍黃籍冊等項次第經理完日將龍
溪漳浦二縣并新縣分割見存各丁口錢糧
數目造冊奏報
一設官員照得漳州府屬地方素稱民頑訟健
而月港海滄等處為尤甚今既設縣其官員
必須全設庶控馭不致乏人合無設知縣一

員縣丞一員職專巡捕主簿一員職專管糧
典史一員其儒學止設教諭一員訓導一員
候人才充盛之日另議添設其陰陽醫學僧
道會司并各該吏典俱應照例添設其官吏
俸給柴薪馬夫等項就於里甲丁糧內編僉
取辦合候
命下之日該部鑄給印信銓選官員令其前來到任
管事
一設學校照得
國朝建設學校文教覃敷雖遐陬僻壤士知興起

近來月港地方見充府縣廪增附生員四十
七名其童生未曾入學者不可勝計合候
命下之日於新縣內建設儒學一所照額廪增各二
十名附學不拘名數行提學道將新縣該都
圖分人戶見在府縣學者移入仍考選童生
充數作養其不係新縣圖分不許冒籍濫收
一議邊館海滄與月港隔江相去二十里月港
地當要害人煙輳集縣治所宜居而安邊館
亦宜存而不可廢者查得江東驛切近府城
旁有柳營江巡檢司即今驛路無虞防禦似
在所緩合候
命下之日將本司移於安邊館之側改屬新縣統轄
督令官兵晝夜居守巡邏新縣註選巡捕縣
丞一員時時往來稽察庶幾防禦益密姦宄
可弭均乞
聖裁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海洋賊船出沒事
臣惟海防積廢皆由於因循海寇養成皆由於
堊敝臣奉

命之初即行所部期於達寨情廣聞見自今年三月
初旬方入浙境四月初旬襲破雙嶼賊巢所至
講求利弊所司尚有相戒越申及謂瞞上不瞞
下者蓋歷年海上之禍達於
朝廷者百之一二耳臣乃散給軍門飛報小票不
問大小官司使各填寫互相傳報先報得實者
縱有失事明許末減除福建稍遠從違未定外
節據浙江沿海溫台寧紹等衛所府縣巡司等
衙門指揮等官楊和等報五月初三日樂清縣
[illegible]大嶴頭雙桅大賊船二隻快馬船四隻初四

日北監巡檢司賺大小賊船六隻俱在海洋往來行使初五等日永嘉縣民徐魁吳合等自福建收買大木雇船裝至福寧州石澳洋被賊船四十餘隻刼掠漂流木船四隻燒燬一隻打破三隻初七日蒲門所賺水竹外洋草撇賊船四十五隻內二十隻往東北行二十五隻入福建南鎮洋盤石衛賺烏薛嘴洋大船六隻往東南行龜峯巡檢司賺竿山洋大船二十餘隻往東北行初八日沙園所賺南船大小一十四隻往五嶼大洋行盤石衛賺若竹洋南船一隻往西

南行寧村所賺烏薛嘴洋大小船六隻往東南行海安所賺竿山洋大船二十三隻龜峯巡檢司賺大船二十隻俱往東北行平陽賺五嶼洋大小船五隻往東北行初九日舥艚巡檢司賺琵琶山外大小船四隻往南行初十日平陽所賺五嶼洋大船一隻往東北行台州衛賺茨路口大船一隻掛紅旗號往洋嶼門行龜峯巡檢司賺竿山洋大船五隻往南行十一日樂清縣賺大船六隻在霓澳并女礁兒洋往來不定瑞安縣賺鳳凰山洋大船二隻往東南行金鄉衛

賺竿山洋大船七隻俱往北行又大船八隻往南鎮洋在竿山洋行十二日樂縣地方盤獲雙嶼賊首許二弟許四并番銀一擔鐵器一擔花缸二隻土內俱埋銀送縣不申上司私自放去太平縣賺草撇船二隻自南使至海名破帆頭停泊平陽縣賺洋嶼門外大船二隻舥艚門外大船一十隻俱往北行瑞安所賺鳳凰洋大船七隻往來行使十三日仙口巡檢司賺大船二隻往來舥艚上下松門衛賺鹿頭洋白船二隻往東北行小鹿巡檢司賺破帆頭草撇船二隻

往南行十四日蒲岐所賺裏灣清塘前洋南船二隻小船三隻往東北行海安所賺竿山洋大船一十四隻往東北行金鄉衛尖山賺大船四隻洋嶼門大船二隻俱往舥艚門洋行十五日松門衛賺橫門洋大小船四隻往東北行新河所賺里郎洋白船二隻棲止未定盤石衛賺大門洋大小南船六隻往東南行樂清縣賺黃華陡門洋大船三隻烏薛洋南船六隻俱往東南行十六日松門衛指以樵釆為名私縱軍船出洋被賊虜去俞阿九等三十名殺死餘丁汪阿

三一名樂淸縣賊大船五隻在大門洋揚旌鼓
號松門衛牽海崩洋大小白船七隻往東南行
楚門所賊大船一十隻在寨頭洋拋泊十七日
該太平縣典史吳時松門衛千戶陳鳳等各率
兵船追至海名竹兒頭敵傷各賊往東南大洋
去訖金鄉衛賊後坐洋大船一隻往西南行龜
峇巡檢司賊竿山洋大船一隻往南行海門衛
賊桓門洋白船二隻草撇船三隻小船二隻往
東北行十八日海門衛賊桓門洋白船七隻往
東北行十九日松門衛賊鹿頭洋大船一十隻
樂淸縣賊大門橫嶼洋大小南船九隻俱往東
北行北監巡檢司賊大巖頭洋大小南船八隻
隨潮往來不定溫州府通判黃必賢在永嘉縣
龍灣捕獲出海接濟犯人楊換等六名并私船
一隻二十日楚門所賊大船九隻自南來至海
名喇頭拋泊二十一日盤石衛黃華寨賊南船
四隻在大小門大巖頭洋行館頭巡檢司獲有
賊船故回上岸一人係溫州府差押大木船民
廿九齊於洋嶼門洋被虜放回帶有賊票三張
僭稱高元帥海道林副使名色索要贖銀言稱

大小門洋有賊船二十餘隻樣泊在彼平陽縣
賊長腰嶼洋大船三隻向北行海鹽縣澉浦鎮
賊大船一隻自黃塘海洋向金山東北行二十
二日瑞安縣賊鳳凰洋大船五隻往東北行盤
石衛賊大小門洋南船九隻小船四隻白沙頭
洋大小船一十四隻俱往鹿頭洋行金鄉衛蘭
頭烽堠賊竿山洋大小船三隻往東北行寧村
所四壢沙緊閣草撇船一隻官兵追勦賊棄船
并槍二十根硝牛桶碇四桶逃過小快船內脫
走外洋去訖二十三日乍浦所賊西南海洋大
船一隻往西南行金鄉衛後所賊外洋大船五
隻往西南行沙園所賊鳳凰洋南船七隻往東
北行松門衛隘頑所賊驪頭洋大船八隻往南
行昌國衛前後二所報稱金齒門八排門等處
大船一十餘隻探係臨海縣豪民朱金丁十三
陳大明陳大爵趙雲趙信等私船不由禁阻二
十四日海寧衛秦駐山賊大船三隻往西南行
永嘉縣中界山賊草撇船二十隻往霓澳鳳凰
洋等處行太平縣報草撇船七隻賊徒一百五
餘人自洋坑登岸劫去居民黃豪家麥石猪

初九日金鄉衛江口寨瞭五嶼洋大小船四十九隻往南行琵琶山外洋大船四十餘隻往東南行蒲壯二所瞭大小船一艅約二十餘隻自福建南鎮洋來鎮下門洋行小尖山烽堠瞭官澳洋大船一十五隻往來不定高岸臺瞭岸孫洋大船一隻往北行寧村所瞭大衢洋草撇船六隻往東南行初十日金鄉衛蘭頭烽堠瞭竿山洋大船二隻往東北行官澳洋大船一十五隻往來不定舥艚寨瞭大小船二十隻往南麂山行十一日蘭頭烽堠瞭竿山洋大船四隻往

北行十二日金鄉衛莢山猫頭瞭大船七隻往西南行沙園所瞭五嶼洋大船三隻往北行舥艚寨瞭大船七隻往西南行江口寨瞭琵琶洋大小船七隻往南行溫州衛白塔烽堠瞭鳳凰洋大船九隻往東北行店下等烽堠瞭大船一十隻往竿山行蘭頭烽堠瞭竿山洋大船二隻往東北行小尖山烽堠瞭官澳洋大船一十五隻崰崎洋大船六隻俱往來不定岸孫洋大船一隻往北行舥艚寨瞭大船七隻往南麂山行十四日瑞安縣梅頭巡檢司瞭大船五隻內二

隻停泊宋家埭埠下官兵隄備俱往外洋去訖十五日平陽所瞭五嶼洋大[illegible]船一十五隻往北行寧村所瞭陀山洋草撇南船九隻往東北行十六日平陽縣典史何鎗在地名石塘捉獲蘇老賊船內上山取水夥賊葉二劉惟陽等三名蒲岐所瞭烏嶼洋大小船九隻往來不定沙園所瞭鳳凰洋大小船一十四隻往東北行梅頭巡檢司瞭鳳凰洋大船五隻往東北行十七日龜峯巡檢司瞭老翁頭洋大船一十六隻往東北行蒲壯二所瞭岸孫大船一十三隻往北

行海安所瞭大船一十八隻梅頭巡檢司瞭銅盤山洋大船二隻俱往東南行寧村所瞭大衢洋草撇船六隻松門衛瞭鹿頭洋大小白船三隻俱往東北行太平縣瞭箬嶼門大白船二隻小尖船二隻往北行十八日沙園所眉石瞭大船七隻往北行九隻往南行店下烽堠瞭大船一十八隻往東南行復往西北去訖梅頭巡檢司瞭鳳凰洋大船一艅二十八隻往東南行海安所瞭舥艚一十九隻往北行丁田烽堠瞭竿山洋大船一十九隻往東南行盤石衛後所瞭

桃枝洋南船三隻往來不定沙角巡檢司瞭大
船三隻在海名大陸邊拋泊小船二隻在茫溪
下巡探鳴鑼發號俱往北行永嘉縣瞭泥澳洋
草撇船六隻往東北行定海縣報定海衛舍餘
李克賢同縣民湯容盧一朱三等私船出海至
北洋老山遇賊船一隻劫虜盧一朱三去訖李
克賢等奔山迯回十九日舥艚寨瞭大船五隻
往北行奥山烽堠瞭大船一十隻往南行白崎
等烽堠瞭大船一十一隻往西南行沙園所瞭
五嶼洋大船七隻往南行江口巡檢司瞭洋嶼

門外大船七隻往東南行海安所瞭竿山洋大
船五隻往東北行梅頭巡檢司瞭鳳凰洋大船
五隻往北行連盤巡檢司瞭紀青洋大船一䑸
不知的數往北行二十日瑞安所瞭鳳凰洋大
船五隻往來不定平陽所瞭大南船六隻往北
行金鄉衛瞭竿山洋大小船一十八隻拋泊復
有黑色大船六隻併䑸壯士所高洋隘報五更
時分慕有賊船一䑸約三四百人突登上慁地
方殺餘丁包昌馬昂民人林啓正三家虜去男
婦八口該金鄉衛指揮吳川督同蒲壯二所弁

平陽縣官兵追斬賊級三顆生擒三名一名傳
日本夷人連壽和尚二名徐二浦進旺并獲勝
皮牌各一面槍七根短刀三把弓五張箭一十
五枝藤盔一頂紅番衣一件餘賊俱下哨馬船
開洋去訖又有大黑娘船一隻遇風拋纜近山
官兵乘危用鉛銃矢石攻打起舵不及砍斷纜
索偶撞暗礁沉水當有三人浮板招呼同黨賊
船風逆不能接救隨浪飄溺傍山奔走軍兵沈
鑾等追獲一名係雙嶼賊首許二郎許棟一名
許社武一口婦女亞溪二十一日嘉善縣准太

倉衛吳松江所報太船三隻男子多人身穿紅
綠色衣滿裝軍火器械在海口上下往來鑼鼓
放銃言語異樣恐是漳浙流下賊船金鄉衛瞭
太澳洋大船六隻往竿山行等因陸續飛報到
臣除各遠犯失事并有功人員分行該道該府
審勘至日輕者量行勸懲重者奏
請定奪一面推委浙江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
緣事梁鳳行令戴罪前往溫台等處訓練軍兵
候調福建福州左衛指揮使陳言并漳州慣戰
義勇兵船至日相機防捕外惟照前項海船大

小俱二桅以上草撇則使槳如飛攻刼最利此
皆內地叛賊常年於南風迅發時月糾引日本
諸島佛郎機彭亨暹羅諸夷前來寧波雙嶼港
內停泊內地姦人交通接濟習以爲常因而四
散流刼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勝
言臣仰承
聖謨成算克破雙嶼分兵固守外夷尚未傳聞突如
其來已失巢穴故各船飄泊外洋往來行使乘
空則刼警報旁午且臣草創之初凡遇臣者率
多裁抑侮弄肯於有過中求無過設以身處其

地而察其心耶臣誠寢食不遑兼觸炎海瘴毒
外切憂危內負痛楚旦夕不知死所別無謀畫
可陳惟沿海官兵保甲嚴加防範使賊船不得
近港灣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濟賊船在海久當
自困相機追擊乃勝算耳但以海爲家之徒安
居城郭既無剝牀之災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
濟三尺童子亦視海賊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
世代仇讎往往倡爲樵采漁獵之說動稱小民
失利或虞激變鼓惑羣聽加以浮誕之詞雖賢
者深信不疑矣夫談虎色變舉坐一人泰越相

逢不驚肥瘠今海洋日報有如此之船隻則連
年刼虜人家豈止此數而已哉自臣觀之海濱
之利何限小民之計自存近處捕取魚蝦采打
柴木明例人情原自相體但如臣近奏犯人魏
盛之詞不以見獲雙桅旗號爲彼之非乃以黃
魚自古無禁爲臣之罪此可具之狀詞孰不可
騰之口說耶夫雙桅旗號利不在于小民連年
刼虜害實流于比屋臣叨巡撫一方則陸寇海
寇皆責在臣未敢因噎廢食也惟此出洋不禁
是止沸而不去薪澄流而不清源臣與海道等

官雖挨踵受罪固無濟矣近准兵部咨開巡按
浙江御史裴紳條陳海防六事內一事所謂小
民雖失山澤之利地方實免殺戮之苦此議在
臣未曾入浙之先彼老成練達之臣豈漫言者
哉蓋除惡務本之論不得不然也臣不暇旁求
自福建漳泉以至山東登萊皆有備倭海道等
官沿海衛所星羅碁布
國初之制非徒設也今山東海防已廢海警絕聞
豈真無捕取魚蝦采打柴木者哉山東無內叛
通番之人耳使有此輩播弄其間其爲雙嶼爲

石澳等洋者又不知幾何矣伏惟
陛下明見萬里垂念運艘之可畏漏卮之宜戒察臣
累奏情詞乞敕兵部覆議惟以除惡務本之義
主斷于上更不爲他說所搖使臣別無顧忌所
司別無觀望同心所在良圖自出海道或有清
寧之時不然小民未見有利臣且不日有禍臣
不足惜
陛下東南之顧未已也臣不勝激切恐懼之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亟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事

節據福建福寧州衛巡捕判官等官孫綸等報
稱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未時有草撇賊船二十
隻自北而來南鎮沙埕煙墩並無火號隻字走
報突入釣澳被賊牽去新給官哨船一隻卽晚
仍泊對澳沙埕將哨船放火焚燒二十六日卯
時賊船復入流江有拒敵水兵蘇季員被賊鉛
子銃打透腹心身死二十七日賊船七隻進入
本州七都港口梅花山下登岸虜去林山田樓
內男婦二口又有賊船六隻入八都赤嶼地方
刼掠六月初一日賊船六隻自北三沙洋來至
本州四十二都武曲澳後山賊有百餘登岸人
皆驚走上山刼去陳晏林文一家小麥魚簝猪
畜等物初四日賊船一十隻進入寧德縣港又
有賊船一十四隻入四十二都武曲澳各刼掠
內本州民壯阮福江拒敵斬獲賊首一顆高羅
巡檢司弓兵楊倩亦被鎗傷又有賊船二隻入
四十三都高羅澳赶逐捕魚船隻去訖初五日
賊船一十五隻三板船一十三隻入四十三都
積石澳地方賊有百餘人登岸刼掠居民等因
及據分巡建寧道兵備僉事翁學淵總督備倭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使黎秀烽火門把
總指揮同知孫敎等各陸續呈報相同內刼掠
入港等處俱各朦朧不明翁學淵呈內雖參稱
把總守哨巡捕巡司隄備失先罪俱難逭亦不
明開失事某地方某職名又據判官孫綸等報
六月十一日佛郞機夷大船八隻哨船一十隻
徑攻七都沙頭澳人身俱黑各執鉛子銃鐵鏢
弓弩亂放虜灣巡檢司弓兵并鄉夫抵敵不過
陣亡弓兵王朝濟王國興鄭仕禮吳賓王平五
鄉夫林政黃仕禎王阮二吳貴二楊官二王

傑吳魁七名陣傷弓兵丁渭高世昌朱文朗三
名鄉夫王炳王三二林裔陳二王泌王池六名
劫掠居民王德斎劉槃朱杰吳永昌鄭堯等二
十餘家財穀下船往斎山拋泊等因飛報到臣
切照臣奉
命之初自漳泉入温寧等處閱視海防看得漳州與
廣潮接境係山海盜賊淵藪泉州次之建寧道
該管福寧州與浙江接境八年並無上司到彼
百事廢弛盜賊橫行而流江地方尤爲要害建
寧內地稍緩寧波求貢倭夷六百餘人在外洋

又節年嘯聚賊船在雙嶼俱奉
明旨嚴切事勢尤重已於三月初十日案委福建海
道副使柯喬專住漳州分巡福寧道兵備僉事
余爌專住泉州分巡建寧道兵備僉事翁學淵
移住福寧州各將節行議處海防軍兵糧餉船
隻器具衙門墩臺等項哨守保甲事宜一一整
飭先事防範遇有前賊奔遁即便邀截勦捕及
委總督備倭官黎秀住金門千戶所地方把總
官孫敖住流江地方各策應臣因翁學淵凡有
議論推稱海道職掌案內申明欽奉

敕諭一省三司掌印等官俱聽調委該道切有地方
之責不得因循舊習各分彼此萬一失事貽悔
不便及據副使柯喬議行福寧州海防四事臣
謂其經畫周詳流江迤南可賴無憂矣惟副使
柯喬專在漳州上下料理海防有緒近報佛郎
機夷船衆及千餘兩次衝泊大担外嶼俱因有
備開洋遠去夷船既退則其餘海寇不足爲慮
等因呈報前來其流江迤南不得消息止據孫
敖呈開患病乞放回衛查係臨難推避行令住
俸戴罪哨守及分投督查延至五月十二日方

據翁學淵回稱三月二十三日抄奉前案四月
二十二日至福寧州且自陳左官淹抑之意臣
批答云左官淹抑乃玉成之天非養恬之地數
月文移試一檢會當知巡撫苦心各官分住地
方已具職名題知少有疎虞責自有歸勿謂此
海道職掌與我無關浙海賊船報無虛日豈流
江迤南獨無風帆之影以此批行瞥省本官尚
稱在部九年方陞遠方貴州叅議積以科場連
累謫官等語稟報前來臣不知本官志向所在
但答以及今整飭尚收桑榆而已節爲地方事

隱蔽賊情事嚴警報以防壅蔽事申戒壅蔽事
通行三司各府將隱蔽各官住俸及散壇軍門
緊急飛報方據報知前因其六月十一日失事
重大至今未據翁學淵黎秀孫敖呈報臣節該
欽奉
敕諭福建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
軍民肆行殘害甚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寧紹等
處亦然雖各設有海道兵備總督備倭等官全不
舉職欽此欽遵通行宣諭及照浙閩遼遠海洋空
濶所賴者各道同心官兵用命而已臣經歷不

為不徧議處不為不詳分布不為不周告戒不
為不切各官稍能體國効職何廢不舉若一一
盡推海道及臣則雖有一日千里往來遊擊之
力亦未見其有濟也除總督備倭官黎秀先已
參論不敢再瀆及委福建都指揮使司掌印署
都指揮僉事盧鏜督率兵船沿海防禦福建布
政使司帶管分守左參政汪大受前往福寧州
督同翁學淵建寧右衛指揮使張棟督回孫敖
各修廢固圉其失事地方職名逐一勘問外參
照福建提刑按察司分巡建寧道整飭兵備僉

事翁學淵事本糊塗懵官常而不講日惟玩愒
是已見以爲高責任止于一府一州妄分彼此
警傳至于八至九至尚事因循志惟淹抑以尤
人不揣何官可稱事每支吾以飾辯不思失職
爲非參官犯而無職名分巡何事誨夷船而無
籌畫整飭何兵既驅策而不前
敕諭亦如故紙終委靡而不振地方難許濫竽福建
都指揮使司把總烽火門水寨延平衛指揮同
知孫敖虛夸飾詐誤辱臺推緊急用兵量移戍
守惟以避難爲計稱病求安既經住俸示懲怙

終玩法海道親臨經畫一事不肯奉行海濱所
賴干城三哨空稱把總守澳全無隄備致令羣
賊乘虛哨船尚被盜牽豈但數家受害地方失
恃徒叨豢養何爲世代蒙恩欲委艱危誰任既
犯失機之罪難從末減之科已上二臣法應參
究如蒙
皇上念臣草創之初極敝之後分委巽申之重甲從
乙違之艱乞敕吏兵二部看詳將僉事翁學淵
早議調黜別選賢能充任孫敖行臣提問奏請
發落以警羣情以肅紀綱地方幸甚臣不勝負

罪瀆冒之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謝恩事

伏蒙

皇上軫念浙江福建地方連年不靖俯從兵部議題

特准給臣旗牌八面副如遇盜賊入境刼掠調兵勦

殺若有違期逗遛退縮及生擒盜賊鞫問明白

聽以軍法從事該工部咨送到臣欽遵行事者

除望

闕叩頭祇領外竊念天討名歸天吏惟辟作威兵

行古重兵符于今為烈茲

國家之重典豈臣子之敢私伏遇

聖明亟欲懲東南之干紀致勤赫怒將圖密文武之

全功閫外重兵付書生而不貳海涯孼醜示憲

度以無衍臣自揣庸材叨膺重寄用是宣揚威

武庶逃辱

命之誅因而竊弄威權必犯逆

天之罪兢兢知懼蹇蹇思忠臣不勝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謝恩事

准兵部咨該臣題勦除福建同安流賊緣由奉

靖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該本部題本月初五

日奉

聖旨朝廷設官欲其除盜安民這流賊刼虜財物殺

傷民命各官平日不能用心禁戢以致地方受害

今賊既就獲巡撫官姑准贖罪各該失事官員巡

按御史查明提問効勞獲功的着巡撫衙門量加

給賞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伏讀之餘蹶如失措

撫躬之際恍若更生隨即望

闕叩頭外切念臣尸素無裨一飯皆負恩之地支

吾不逮中宵亦待罪之時仰荷

聖明姑從矜宥惟覆盆之兼照洞見秋毫顧弱草之

幾摧頓回春色苟延餘息孰非再造之慈可効

微軀敢昧二心之戒除咨開効勞獲功人員查

明給賞完日回奏外臣不勝恐懼修省感戴

天恩之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右類本略兵十二月二十六日勦除流賊一疏

中有不盡者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執至贛州軍門滋事二十六年閏九月二十二

日都御史龔　來代時境內未聞有警或壅蔽

者尚按而論之十月二十七日紈至漳州候
新命書吏闕防俱未至未有地方之責十一月初一
日得同安山寇之報同安非前任所轄亦非新
命海道所兼念此方張不制之賊將及時撲
滅又成癸未之禍矣因諗參政吳鵬副使柯喬
僉事韓柱令詞推獻於是下令分兵偶中機會
初七日賊至宋坑守備官俞大猷身先士卒幾
喪賊手然首剉賊鋒驅入覆鼎其功不可昧也
紈惟以坐困爲主深入爲戒預書旁午四塞遠
路且激發兵備僉事余爌十七日自安溪至多
卿觀兵二十日指揮張文昊自白葉坂入千戶
陳爵自小陳山入俞大猷自新村入搜捕覆鼎
賊黨略盡二十二日余爌入白葉坂二十四日
巡按御史金城自福州趨至泉州與紈相聞深
以德薄政乖頑梗肆毒自咎以曲賜經畫地方
何幸兼程趨敎至感至望見推紈亦以提督無
狀答之蓋以謙承謙之詞耳二十六日余爌至
宜招二十七日還多卿十二月初一日知縣宋
大勺承金諮訪賛畫之委至多卿初二日至宜
招初三日還多卿畫圖建策大抵俞大猷之始

謀也自非宋坑之戰諸路之塞群賊肯爲釜中
魚而坐待然釁耶漳平龍巖之報永定詔安之
獲可驗矣推官俞承金查勘之委誣俞大猷
易敵而遮戰喪師而輾旋紈駁行按察司會勘
未報初八日紈拜
新命金以同安賊徒捕已足數移文罷補又以紈見
行保甲成激變移文撫安見查遞擢武虞災
傷移文停徵告不知何自也十四日吳鵬余爌
呈詳保障事宜紈以一時應兵自有專職辭之
十九日余爌至漳州紈宴勞有加琉具仍送金
討論之得報二十六日乃上永定繼報獲賊一
百五名與詔安皆歸功保甲既而金據余爌所
問賊犯招情皆云金衛史指揮方晔遂諭紈及
龔繼秉國外之權未靖域中之寇而俞大猷被
論尤重蓋兵部題覆亦平故有是
命嗚呼深矣幸矣向使俞大猷死于宋坑之戰問紈
何職何名固不知死所也或曰山海流叔所司
屏蔽閩中之常爾初聞警佯爲不知而過之則
誰尸

海洋報捷事
節據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署印副使張誌呈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內節據福州府弁小埕澳
水寨各呈據連江縣飛報賊船自北茭入北茭
海洋與巡捕縣丞陳仕弁北茭巡檢司敵傷兵
梢呈乞選調兵船攻捕等因看得保地方重事機
不容緩巡海福寧二道分住漳泉勢不相及查
照軍門原行條約倉卒有警各道徑照節行規
格施行不必一一呈詳以致愆期悞事一面呈
報事理會同都布二司行委福州左衛指揮閔

溶福州府同知張繼曾前去連江縣督同掌印巡
捕巡司等官調集附近民兵及調福清長樂二
縣兵船行委梅花萬安二所千戶田灝王鑾各
帶慣戰軍餘協同小埕水寨把總指揮王麟兵
船相機策應隨該巡海副使柯喬調委永寧衛
指揮張文昊率領玄鍾海滄等澳兵船前來協
捕本年七月初三日哨見賊船俱在福寧州黃
崎等澳行刼民財燒燬房屋初四日寅時賊船
二十六隻與佛狼機番賊合䑸共四十餘隻賊
黨千數各執鉛子銃槍刀等械鑼鼓喊擁迎敵

連戰數合閔溶王麟張文昊從身督率千戶金昂田灝百戶張文欽等兵戰三午時閔溶擒獲賊徒一十九名王麟射倒番賊二名兵夫陳文燦王金勇跳伊船斬獲首級各一顆各賊跳水六十餘名王麟擒獲喇噠胡霖一名賊徒周細等一十一名金昂等兵夫王明楊光亮許廷傑等擒獲賊徒方信等一十名番婦三口各賊勢敗併歸大孤母船三隻各賊開擺放洋二隻下水張傘放銃王麟射死番賊五名賊銃打死王麟梢兵一名軍餘二名打傷梢兵一名張文昊

擒獲賊徒三十餘名賊乘潮駕脫外洋去訖張魯督率捕盜陳仲義吳宗連等擒獲賊徒陳惠吳壽等三名除張文昊等獲功徑解海道外王麟等獲功呈解到司審據賊首胡霖等供稱賊首許二李光頭等因浙江雙嶼巢穴掃除無所歸着又聞軍門調兵勦捕只得駕船會合佛狼機夷船前到泉州大担嶼意圖刼掠又因海道禁嚴不敢停泊復來北茭羅浮一帶四外打刼今被官兵斬獲數多沉水亦衆各賊膽落星散但風迅不便彭亨等國不可投歸只在福寧州

與浙江交界海中結䑸為患今舟中米糧不多火藥亦復將盡正可乘時掃平但夷船高大難於仰攻倘得大船併力攻擊則橫衝直撞賊勢必窮除見獲賊犯另招呈詳外先行捷報等因又據福寧州申稱本州同知楊一揆督率兵夫郭清等斬獲賊首高老首級一顆擒獲賊徒張二等二十八名解赴建寧道審問等因各報到臣案照先為亟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事已將福建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專住漳州料理海防有緒佛狼機夷船兩次衝泊大担嶼俱因有備

遠去建寧兵備僉事翁學淵把總指揮孫敖承委不肯用

命以致福寧州流江等澳節次被刼失事及委官調兵防捕緣由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具本題外七月初一日據副使張謙呈報北茭被刼調委官兵閔溶等防禦緣由前來該臣看得本官一聞警報不分彼此相機策應足仭濟變之略通行委官都指揮盧鏜梁鳳協謀會捕去後今據前因切照浙閩地方叛賊肆行沿海居民違年荼毒并無折衝禦侮之人効謀効勇特以因

襲之久牽制之多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以
賊衆我寡賊強我弱至於損威傷重挫鋭翦理
極之候也
天啓
聖明始宏廟略臣祗奉德意分委各官分任厥責漸
成犄角之勢僉事翁學淵把總指揮孫敖一不
用
命遂爲羣盜之招副使張謙柯喬一無牽制遂收無
前之績其機豈外求哉
陛下所操者約所及者廣[illegible]之道萬古再見矣惟

照副使柯喬乃職專海道之官張謙海道之任
臣錄其功自當有待副使張[illegible]印止於提刑
海道非其職掌一聞地方之急即知休戚之同
調兵委官不分彼此殺焚[illegible]巧中機宜既可
見其經畫之周又可占其忠勇之素此等官員
乃救時之美材非循資之凡器也如蒙
皇上彰念累年之法懦不變士習之因循乞敕兵部
查議將張謙先行優賞以爲體國任事折衝禦
侮之勸其餘獲功指揮等官閔溶等候巡按御
史楊九澤覆奏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海寇久弛[illegible]臣[illegible]
據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呈該本司署印副使
陳與音會同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同知王國
賢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默右布政使張烜會
勘過犯人梁鳳等招由呈解到臣會同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裴紳問得犯人一名梁鳳年四十
二歲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云云嘉靖二十
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軍政僉書狀招浙
江沿海地方額設都指揮一員總督備倭按察

司副使一員巡視海道俱奉
敕書一道各督沿海衛所把總守哨出海巡捕官兵
防禦倭夷海寇節年因另案見問賊首許二即
許棟等違例打造三桅異樣大船并草撇快馬
等船專在海洋橫行劫掠嘉靖二十五年八月
二十六日賊徒駕船二十餘隻登劫寧波府定
海縣地名合澳李[illegible]四李驊等家財物并虜去
李三二等二名口嘉靖二十六年五等月內賊
使又虜去昌國衛軍人林江等四名又劫象山
縣地名南向黃大錦等并石浦陳永春等家財

物燒燬房屋一百二十餘間虜去黃太爵等三名又虜寧海縣二十都居民何標等四名口又刼彼處蔣坤穀麥及赶捉跌死王仲山一名本年六月初三日有原任總督署都指揮僉事錢堂因刼回衛閒住蒙委鳳帶管總督事務督捕間本月初八日賊船登刼象山縣地名公嶼盛思銓家財物及將盛永進殺死本月十一日又虜去倪玄五等四名又至錢倉所城外官兵易正等擒獲監故賊陳小暹等三名本月二十日賊犯松門衛海口官兵張鈇等擒獲監故賊陳

新八一名并船一隻併狼機銃槍刀紅衣等件本月二十四日又刼象山縣石浦地方葛德等家財物放火燒燬房屋一百餘間官兵張四維等擒獲監故賊陳家姓等二名本日在官副使沈瀚到任接管海道巡督防禦間本年七月初一日賊船虜去寧海縣西洞鄉民翁賀等二名次日又刼居民丁王信等家官兵李勇張守等擒獲監故賊人李汝理等三名及殺死不知名賊二名奪回被虜柯討等四名本月初三等日賊船十隻登刼地名沙角古洞柘浦冷坑等處

歐補等家財物燒燬房屋一十八間虜去朱回等六名跌死馬付一名本月初六日賊又登刼地名岳井王惠吳謙等家穀石殺死楊宗等二名燒燬房屋二十間虜去伍恕等八名又刼鄞縣十二都居民王廷等家放火燒燬房屋二十餘間虜去男婦蔡四五等六名口里長舒昇率領鄉兵汪四等拒敵斬獲賊首一顆本月初七日賊船來犯松門地方官兵項廷等擒獲監故賊徒陳亞四等四名本月初九日賊船一百餘隻登刼象山縣地名杉木橡徐䂊徐鏡等家財

物燒燬房屋一百二十餘間殺死徐鐸等七名口殺傷徐德等三名虜去徐景濂一名次日賊船又刼蒲門史拾均駱瑞等家財物殺死史宗德等二名虜去駱宗良等二名本月十三日賊船登刼定海昌國地方被保長林懽等同寶陀巡檢司弓兵梁槐等擒獲監故賊徒陳瑞等一十八名奪回原虜林十三等四名本月十五日賊船停泊沈家門洋官軍擒獲監故賊徒許真秀等二名本月二十日賊船又由路口嶺登刼間被定海縣民壯鄭恭保甲胡鎮等擒獲監故

賊徒林得谷等五名本月二十八日二更時分
賊船十七隻登劫地名金家澳戶金念四家財
物本村率衆砍死賊徒二人退訖次日賊衆復
來殺死楊一等二名戳傷金宗恩等二名劫去
財物燒燬房屋三十餘間本日賊船前近岱山
海岸被串網漁戶徐昂六擒獲監故賊徒張交
一名本年八月初一日賊船又虜去太平縣海
口民馮悔一名初二日賊船二十二隻至定海
縣丘家洋登岸間被保伍王祿十五茂隆等戳
死賊徒一十六名斬獲賊首一顆保甲王壽三

等七名亦被賊傷本月初五日賊船至青山洋
官兵張四維等追殺賊首二顆得獲船一隻藤
牌飛鎗等件本月二十日賊船五十餘隻登定
海縣地名康頭因有民兵防禦退回次早賊衆
復登殺死奮勇義民沈應祥民壯徐順等五名
戳傷李承恩等五名被保伍鄉兵王宗順等負
死格鬭開船去訖本年九月初八日賊船一百
餘隻登劫奉化縣地名應家棚陳良二等家財
物燒燬房屋一十一間殺死陳倫等一十一名
虜去男婦陳三十九等四名口又劫寧海縣燒

頭地方谷萩家豬二口燒燬草房八間虜去胡
後等一十三名殺死徐旺一名赶跌溺死徐保
海等二名本月十二日賊船一艘不知的數突
至長亭鹽場海洋採魚官兵有備往北去訖本
場居民慮賊復來各將財物婦女幷總催蔣臣
馮瑳等徵收本年分未解鹽課銀兩俱搬藏地
名三洋東倉裏村寄住止遺粗重什物幷空房
各令竈丁看守該場官攢秦奉等亦將文卷三
箱搬入三洋王賢家躲住本月十六日各賊仍
到長亭場地方鄉兵敵殺賊徒二十餘人賊衆

殺死邵克孝等四名戳傷張亞全等三名放火
燒燬謝初房屋二十三間王顯專等房屋三百
零五間長亭公廨三間臺門土地堂監房各一
間廂房二間虜去張蘭等八名見監鹽徒鄭利
李轉包二吳三乘亂各不合逃走去訖鳳與沈
瀚布政司分守左參議在官鄭世威各不合失
于呈報鹽法察院知會本月十七等日各賊又
到本縣二十一都地名岳井蔡澳新城大湖等
處殺死胡荀郎胡天秩等二名燒燬王體房屋
三間赶跌死蔣卯等三名虜去胡四等一十三

名又刼尤朝家麥穀稭口折毀柴船一隻前項
海賊猖獗鳳因帶管威令不行顧此失彼沈瀚
係巡海專道亦因海防久廢初任一時不能整
頓不思窩藏接濟實爲盜本事體重大各不合
故違
敕諭事理不行具奏處治止將陸續防禦事宜及大
舉勦捕緣由陸續呈報巡按衙門看得該道爲
地方可謂用心但承上下玩愒武備廢弛之餘
竭力屋略遽難取効若夫大舉勦捕必須蓄力
待時方保萬全尚候巡撫至日公同計處施行

批行在卷本月二十一日在官總督備倭署都
指揮僉事朱恩到任鳳交代回司本月二十六
日賊又登刼寧海縣地名梅澳虜去葉延等四
名本月二十八日二更時分賊又登刼霏衢所
陳愧家財物虜去伊父陳甫即陳富本年閏九
月十九日各賊登刼定海縣康頭海晏梅山地
方林儒屠一沈鉚家財物虜去張德一名本月
二十四日賊又登刼定海縣東鄉謝浦地方童
標鄉安家財物虜去劉五等二名本年十月初
一日定海衛巡捕千戶梁惠不合飲酒帶醉率

兵從地名翁浦岕山邊破口經行遇賊殺死軍
兵周惠等二十名殺傷劉祚等七名梁惠亦被賊
砍傷左臂與虞念一俱被虜去今已贖回本日
賊又登刼楚門所地名酒店山頭官兵俞亨傳
材等追勦斬獲首級四顆生擒監故林五奪獲
槍牌腰刀等件空船一隻弩手馬戌虎等二名
亦被賊傷本月十四日賊又登刼象山縣地名
湖頭渡王電家財物殺死丘氏一口虜去王憲
卿等五名鄉兵陶倫等追獲監故賊周三一名
朱恩係奉

敕總督專官明知事體重大不合故違不行奏處分
巡該道缺官沈瀚帶管與分守鄭世威各不合
因循姑息以致另案見問指揮等官潘鼎等沿
海偷惰不設守備聞警不行策應或私扣軍糧
抵償失主違例隱蔽不報被另案見問指揮臧
銳假捏指揮劉隆職名呈報察院行究問被害
王顯專等亦將情及添捏虛詞告蒙鹽法鄢御
史將馮等失事緣由叅題巡按裴御史亦將沿
海賊情失事見行查叅緣由具題該兵科看得
本幫係海道專官叅行兵部題奉

欽依行新設巡撫衙門將鳳等提發按察司會同都
布二司掌印官逐一查勘前項刼虜起數
月日審取招由呈解撫按衙門覆審得海賊久
肆猖獗非止一年慮自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初
三日帶管備倭共三箇月零十八日沈瀚到任
在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朱恩到任在九月二十
一日各官未任之先已報海賊四散刼虜俱因
內地姦人交通接濟各官督率欠嚴失於奏處
雖有擒獲功不補罪今蒙取問實招罪犯三名
朱恩年三十五歲任浙江總督備倭署都指揮

僉事云云嘉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到任
沈瀚年四十九歲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由進
士任浙江按察司副使鄭世威年四十六歲福
建福州府長樂縣人由進士任浙江布政司左
叅議各招同議得梁鳳沈瀚所犯各除不應輕
罪外與朱恩俱合依凡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各杖一百鄭世威依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俱有
大誥減等梁鳳朱恩沈瀚各杖九十鄭世威杖七
十俱職官各照例納米贖罪照出潘鼎等另行

案照前事准兵部咨節該兵科都給事中齊譽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裴紳鄢懋卿各題該本部
叅稱梁鳳失事及朱恩應該管事之日一併查
提等因題奉
聖旨這沿海地方失事重大沈瀚鄭世威梁鳳本都
當拏問姑依擬着撫按官提了勘問明白奏來處
治其餘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會同巡按御史
裴紳將沈瀚等行提案發該司勘問去後今該
前因除指揮等官潘鼎等見該御史裴紳叅提
另問外叅照浙江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

梁鳳承總督備倭之乏冒僉書帶管之銜明知
海寇連年所關重大空守
敕書數月仍襲故常雖都司沿久已輕事多肘掣而
責任由來本重實少鷹揚總督備倭署都指揮
僉事朱恩任叨專
敕既非帶管之官剝已及膚是豈因循之日乃望洋
而興歎徒束手而壅
閫勢同涸轍枯魚雖云無及材似守株待兎縱克有
終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沈瀚任雖云淺責則
惟專承前人極壞之餘徒治標而遺本當[illegible]

橫行之際欲止沸以揚湯支柬不免傾西是試

拘於時勢大計不知早奏殊有忝於

綸音布政使司分守左叅議鄭世威因有專官輙嫌

疑於職掌雖無

明命共休戚於地方若云事不與聞分何職守縱使

時多牽制尚執承宣弊皆因襲有年責則推辭

無地已上四臣罪狀既明典刑難逭所據前項

罪名臣等依律會擬合無

俯從前議將梁鳳等贖罪完日還職復職惟復别有

定奪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地方多故乞留給由官員事

節據浙江布政使司呈稱紹興府知府沈啓才

猷精練志慮忠純在郡三年殊多惠政目今海

防多事經理尤貴得人杭州府開設省城百責

所萃天時久旱荒歉可憂所屬海寧一帶時有

賊船出沒所據掌印正官係一方倚命知府嚴

寛平素優於撫字若遽准令給由緩急無可委

寄合無俯念地方繁重乞將知府沈啓嚴寛奏

留兵舊管事牌冊應否差人奏繳仍候吏部明

文施行歴繢呈詳到臣案照先據紹興府申開

本府知府沈啓云云歴俸三十六箇月例該給

由等因又據杭州府申稱本府知府嚴寛云云

歴俸三十六箇月例該給由等因各申到臣俱

行該司查勘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浙江沿海地

方賊船出沒報無虛日調度兵糧惟知府是賴

且天時亢旱自四月中旬不雨至六月終六十

餘日祈禱無應田疇近水者車戽艱難遠水者

一望枯槁秋來得雨多不得濟人心憂惶秋成

無望已行查勘未報先事經理隨時安輯亦惟

知府是賴所據沈啓嚴寛該布政司一則推其

精練忠純殊多惠政一則推其平素優於撫字

若准給由離任一時缺人廢事且寧波府見缺

知府連境如虛深為可慮如蒙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適茲多故乞敕吏部查例上請

特准存留容令奏繳牌冊考驗職業則勤勞知

勸承宣有人而臣奉以周旋亦免支吾不前之

患矣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甓餘雜集卷之三

甓餘雜集卷之四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堇仲脩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章疏三

謝　恩事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臣欽奉
敕命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
提督軍務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欽給令旗令牌八面副該工部咨發到臣俱經欽遵

行事外本年十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敕命近該給事中葉鏜監察御史周亮各論奏巡撫
兩省事體未便事下該部議奏謂宜查照先年事
例暫設巡視相應依擬今特改爾巡視浙江兼管
福建沿海地方提督軍務欽此欽遵竊以易師深
倚丈人天下不無稱毒詩雅美歌方叔大邦猶
有爲讎此聖人不得已之心執禽懸象亦聖世
不能忘之戰飛隼昭容臣本不知兵實惟承乏
百年未造首闢草昧之屯數月未周兩拜
敕符之重感茲殊遇奮欲前驅竟東南大海之濱習
多夷變遡文武一方之憲動與時違[illegible]
聖朝曲存大體特以人言不便悉諸廷論惟中
申命自
天寵數已符乎三錫省愆無地壯猷莫展乎一籌負
乘知危淵冰增懼仰
廟算先庚後庚之審正臣工先甲後甲之時體
聖心匪疚匪棘之誠正將士匪安匪舒之日此心或
二需沙苟避有言此亂或滋沔水所憂不蹟勵
匪躬於蹇蹇懷靡及於駪駪庶幾以律之貞不
辱

大君之命尚擬來威之奏竝登玁狁之章臣不勝感
激竦側之至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初十日

三報海洋捷音事

案照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爲捷報擒
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七月二十八日
又爲海洋報捷事俱該臣具題并陸續擒斬賊
數不敢瀆陳外本年八月初九等日據浙江浙
東守巡二道副使曹汴右參議譚棨會呈內稱
六月二十二日金鄉衛指揮吳川等拏獲賊首

許二郎許棟許社武倭夷連壽和尚賊從浦進
旺徐二賊瑞梁亞溪六名口斬獲首級三顆温
州府通判黃必賢拏獲賊首謝洪盛等因又據
浙江都司戴罪委官署都指揮梁鳳呈稱牛頭
大番船賊哨船俱在温州地名大門海洋於八
月初三日分督軍門調到福建福州左衛指揮
使陳言所統福兵馬宗勝唐弘臣等合勢夾攻
賊衆傷死下水不計衝破沉水哨番船一隻生
擒黑番鬼共帥羅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弔
安朵二不禮舍識畢哆囉哆彌來奴八名暹羅

夷剌引利舍利璽三名海賊千種吳如慶車再
一譚明才四名共一十五名斬獲番賊首級五
顆奪獲哨船一隻叭喇唬船一隻飛槍二根陣
亡兵梢魏六明葉二四黃文敎三名陣傷林貴
顯一名行據副使曹汴勘報相同又據福建署
都指揮僉事盧鏜分守建寧道左叅政汪大受
會呈內稱八月初八日督率烽火門把總指揮
同知孫敖百户劉欽朱清齊山張勳幷家丁盧
阿三等兵船由福寧州地名流江追賊至浙江
金鄉衛蒲壯二所地方與賊對敵數合孫敖放

火箭中燒賊蓬引入火藥桶內一時火發燒沉
水死者約有三十餘名生擒在海積年爲患先
該海道懸賞五百兩賊首一名山狗老的名陳
伍倫係龍溪縣人賊封大總頭目三名五新三
係南安縣人許子義龍溪縣人張大潮州人二
總二名馬添係同安縣人汪阿三潮州人千戶
一名孫烏壽玄鍾所餘丁頭矴二名王爵福清
縣人陳春莆田縣人直庫二名徐仕春莆田縣
人曾福連江縣人總舖一名葉四樂清縣人三
總二名陳二龍溪縣人阿真海南人押班二名

阿貴寧波人李尾仔萬安所餘丁斬獲首級七
顆奪回本年六月二十日被虜男婦包養包四
包阿五陳氏包金姚蓮包小弟七名口俱平陽
縣地名上魁寄住餘丁包昌等家人又獲叭喇
唬船一隻衝礁打碎賊船一隻鐵佛狼機銃二
架小脚銃一箇銅喇叭一把椶櫚鏢十五根籐
牌六面竹釘槍二十根鐵槍六根大白旗一面
上寫齊揚二字陣傷兵梢李三仔李亚二名餘
賊爬山登岸該温州府通判黃必賢擒獲五名
黃良鄭應魁俱龍溪縣人王京四魏尾郎俱福

淸縣人温阿長廣東人斬獲賊首新老產級一
顆平陽縣與史何鎚擒獲一名張阿懷樂淸縣
人本月十六日又督指揮陳言陸溶等兵船前
進與浙江都指揮梁鳳會合舊城大小濩地方
適遇風阻連日不能前進九月初六日至地名
鎭下門海澳擒獲草撇船二隻林受保陳榮陳
四郎朱全鄭二陳志安陳根江乞養陳十郎楊
希宗江讚江克厚陳仲機江永逢江克章朱繼
祿江永迷陳安共一十八名俱閩縣人餘船四
隻駕脫外洋無獲復至鳳凰海洋追逐雙桅大

賊船二隻草撇船三隻被各奔駕外洋脫遁去
遠止有在後小草撇船一隻衝礁沉水撈獲一
名陳四係瑞安所餘丁賊封直庫一名武莊係
樂淸縣人賊封艄頭千戶一名賈小三瑞安縣
人供與未獲賈弘慶弘昭弘愛弘一賈尚烈尚
籌潘瑤林伯鵬等將人口潘二潘四林伯廣林
四等質當銀兩并修船釘油苧麻飯米段疋布
絹等物接濟林老賊船往彭亭國去訖會同梁
鳳審報前情將林受保等帶回福州府追問另
詳今照賊船乘風違遁過南浙海漸次寧靖前

項兵船遵奉軍門牌面掣回大擔嶼攻捕佛狼
機夷船等因隨據梁鳳黃必賢各呈報相同又
據梁鳳呈稱九月二十二日把總指揮楊和督
領指揮等官夏光劉堂李勇何鵬陳爵秦杭曹
剛王科義勇林國斌唐弘奇等兵船哨至鳳凰
洋擒獲大船一隻陳仕濟林亨楊秀春陳三郎
陳華陳紳李用陳仕禮胡光隆陳仕漢陳進陳
孟仁陳綬陳八陳十陳晚成鄭十鄭海共一十
八名俱連江羅源龍溪等縣人并鐵頭竹槍二
十三根砍刀一把藤牌五面銅鑼一面鼓一面

紅衣二領鐵提銃一箇火藥一桶長竹牌一面
鐵鏢槍十根望斗衣一件青靛四百斤烏藤四
萬三千一百二十斤等因陸續呈報到臣通行
勘問節該浙江按察司呈問得賊犯胡勝年六
十一歲直隸徽州府歙縣十九都四圖民狀招
勝祖父母父母并二兄俱故娶未到妻潘氏生
未到男胡成年幼未曾娶妻在官族姪胡珏祖
父母亦故伊故父胡佐娶未到母李氏生胡珏
娶未到妻蔡氏生未到幼男胡觀又有見獲廣
東潮州府揭陽縣圖江都吳瞻目郎吳如慶祖

父母俱故未到父吳光明母林氏生伊娶已故
妻王氏生未到男二仔又有見獲浙江紹興府
上虞縣二十二都十里車再一伊祖父母亦故
未到父車欒一母陳氏生未到車傑一并車再
一娶未到妻比氏無子又有見獲福建漳州府
龍溪縣月港八都七圖譚明才伊祖父母亦故
未到父譚舜亮故母高氏生伊未娶妻勝與胡
環吳如慶車再一譚明才同未獲賊首許棟伊
姪許十五即許社武另案先獲監故弟許六見
監紹興府族弟許四各不合與先獲監故林爛

四等故違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
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
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
邊衛充軍事例各造三桅大船節年結夥收買
絲綿紬段磁器等貨并帶軍器越往佛狼機滿
咖喇等國叛投彼處番王別錄佛哩類伐司別
哩西牟不得羅西牟陀客囉等加稱許棟名號
領彼胡椒蘇木象牙香料等物并大小火銃槍
刀等器械及陸續引帶見獲番夷共帥羅放司
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弔安朶二不禮舍識畢哆

羅哆彌來奴連壽和尚利引利舍利鹽先獲見
監沙哩馬喇等倭夷稽天等俱隨同下船勝與
許棟等陸續招集先獲陳四胡霖等今獲謝洪
盛徐二浦進旺千種等并不記姓名千餘人各
不合與已斬首來童陳明安朶二放司琉筒哆
連滿渡喇等已死囉畢利啞司等故違強盜積
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傷人俱梟首示眾事例
盤據浙江霏衢大海雙嶼港內時常調撥快馬
哨船出港劫虜浙江福建沿海居民勒要贖銀
殺人放火不計起數嘉靖二十二年間蒙去任

海道張副使督調官軍船隻出海攻剿勝與許
棟等各不合用大小鉛子火銃拒打本道官船
傷殘官軍不計名數嘉靖二十五年間又將已
問結把總指揮白濬千户周聚虜回港內勒要
銀六百兩鑼一面銅鼓一副并白濬關防私記
一顆稱作印信當銀一百兩贖回仍殺死伊家
人白道助并軍舍吳琥周正施貴等二十七名
財物陸續花費近年愈肆荼毒蒙科道衙門將
失事海道守巡備倭等官參究又蒙九卿衙門
題議

欽差提督軍務兼都御史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內
調委福建盧都司兵船擒獲林爛四許六沙哩
馬喇嗜天等勝與許棟等不能抵敵於本月初
六日五更時分從雙嶼港突出逃到南麂大擔
嶼等處往來停泊本年六月內勝與許棟等又
不合糾合漳州未獲李老賊等三百餘人各不
合故違前項梟首事例乘空登刼福寧州七等
都不在官王德瑜等二十餘家財穀將淸灣巡
檢司弓兵鄉夫殺傷不知數又至平陽縣界停
泊至二十一日早遇風飄壞各船囉畢利啞司

等四十餘人俱溺死勝與胡珏連壽和尙徐二
浦進旺并勝先虜占潮州迷籍今在官婦女梁
亞溪各爬山逃遁陸續被金鄉衛吳指揮等官
兵擒獲及將溺水不辯姓名賊斬首三顆回寨
令連壽和尙徐二識認勝平素稱呼老朝奉勝
又不合妄認是許二胡珏亦不合認是許社武
致蒙准信飛報合干上司及温州府巡捕黃通
判擒獲謝洪盛俱解兵備曹副使發該府審供
勝等仍前妄認許棟許社武姓名解審徐二浦
進旺謝洪盛各不合扶同具招聞許棟與胡霖

等吳如慶干種車再一譚明才共師羅放司等
各又不合結夥於七月初四日打刼福建黃崎
等澳地方被福建官兵擒獲胡霖等去訖許棟
與吳如慶等各船俱逃至浙江海名大門停泊
聞蒙兵備道會同分守道將勝擬作許棟誤扳
胡珏擬作許社武與謝洪盛徐二浦進旺連壽
和尙俱强盜得財各斬罪梁亞溪供明從官嫁
賣招解軍門叅詳福州府近申七月初四日獲
賊胡霖等招稱許棟同夥行刼今六月二十二
日所獲許棟尙似非眞發浙江按察司再問間

本年八月初三日蒙浙江梁都司督委福建陳
指揮等兵船追至大門分哨夾攻許棟等船傷
死賊衆不計許棟與吳如慶干種車再一譚明
才共師羅放司等各又不合與安朶二放司等
拒敵殺傷兵梢四名許棟等脫走當被官兵斬
獲安朶二放司琉𥧌哆連滿渡喇來童陳明首
級五顆生擒吳如慶車再一譚明才共師羅放
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弔安朶二不禮舍識畢
哆囉哆彌來奴利引利舍利璽干種一十五名
并哨船叭喇唬船各一隻飛槍二根解發温州

府解蒙曹副使審出先招許棟不係的名併叅
吳如慶等人招呈解軍門批發按察司查取見
監陳四沙哩馬喇等覿面認出勝等的名與吳
如慶等隔别研審各情明白又蒙審得許社武
係是勝姪壻與許棟見今尚在海洋未獲及審
勝有山三十畝魚塘三畝房屋二間俱坐落本
圖胡珏有屋一間田三畝亦在本圖又有屋一
間在廣東番禺縣高地街吳如慶有瓦屋二間
坐落地名許丁車再一有房屋三間田一十六
畝俱坐落地名車坂譚明才瓦屋二間坐落月

港八都各是實取問罪犯二十名胡珏年三十
六歲係胡勝族姪吳如慶年四十歲揭陽縣圖
江都民車再一年二十七歲上虞縣二十二都
十里人譚明才年二十九歲龍溪縣月港八都
七圖軍籍謝洪盛年五十六歲福建泉州府晉
江縣一都一圖人徐二年六十三歲浙江寧波
府定海縣三都一圖人浦進旺年一十八歲直
隸蘇州府吳縣迷籍人干種年一十八歲廣東
廣州府新會縣人連壽和尚年一十九歲日本
國大隅州人共帥羅放司年三十二歲佛德全
比利司年三十三歲鼻昔弔年二十歲安朶二
年三十二歲不禮舍識年二十四歲畢哆囉年
二十五歲哆彌年二十一歲來奴年二十七歲
俱佛狼機國人利引年五十歲利舍年三十二
歲利璽年五十二歲俱暹羅國人各招同一口
粱亞溪年一十五歲廣東潮州失迷名籍人供
同議得胡勝胡珏吳如慶車再一譚明才所犯
各除强盜得財又與謝洪盛徐二浦進旺干種
各除違
明勝胡珏謝洪盛徐二浦進旺又除不應各罪外

胡勝胡珏吳如慶車再一譚明才俱依謀叛律
謝洪盛徐二浦進旺干種連壽和尚共帥羅放
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弔安朶二不禮舍識畢
哆囉哆彌來奴利引利舍利璽俱依强盜得財
律與胡勝等皆斬決不待時仍各照例梟首示
衆胡勝胡珏吳如慶車再一譚明才妻子給付
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父母兄弟不限籍之
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供明粱亞溪當官嫁賣
照出百獲吳如慶等叭喇唬船哨船各一隻飛
懲一概行溫州府將船估價呈該道編號查發

該寨官軍領哨槍收庫備用嫁賣梁亞溪女銀
行杭州府貯庫聽候軍餉支用取庫收領狀繳
照未到胡勝妻潘氏男胡成山三十畝魚塘三
畝房屋二間胡珏母李氏妻蔡氏男胡觀房屋
共二間田三畝吳如慶父吳光明母林氏男二
仔瓦屋二間車再一父車欒一母陳氏妻比氏
兄車傑一房屋三間田一十六畝譚明才父譚
舜晃瓦屋二間通行各犯原籍官司查將妻妾
子女解發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父母兄弟
發二千里安置未獲許棟許社武李老賊等通

行挨捕招呈到臣　竊詳律例俱合除梁亞溪依
擬當官嫁賣外緣胡勝胡珏吳如慶車再一譚
明才俱叛賊連壽和尚係日本夷賊共師羅放
司佛德全比利司梟昔弔安朵二不禮舍識畢
吻嚟哆彌來奴俱佛狼機夷賊利引利舍利璽
俱暹羅夷賊謝洪盛等俱梟首巨賊罪犯非常
應該奏
請發落及照東南大海四通八達今年五月六月浙
中瞭報賊船一千二百九十四艘臣　責重憂深
所賴者各官用命而已臣　五月渡海殆成病廢

幸而警備無失氣稜稍銼止不敢[illegible]泊馬蹟潭
通船福建大擔嶼夷船二處未報盡絕但以海
爲家之徒衆怒群猜訛言日甚誚臣　臣不謀夕
臣所募兵船固皆平日泛海之徒聞此風聲人
懷二志各官亦且疑信瞻回正在驅策之際茲
雖報功未敢列名推薦內先任烽火門把總指
揮同知孫敖聞臣　論効方效勤勞其擒獲賊犯
陳五倫伍新三等黃良等杯受保等陳四等陳
仕濟等各起共六十一名未據各該衙門開報
有礙定擬伏望

皇上軫念連年海患重大敕下兵部議覆將問完叛
賊胡勝等夷賊連壽和尚等巨賊謝洪盛等共
二十一名即賜處決與先斬賊首一十六顆一
體梟示以警群姦未問各起賊犯六十一名并
各官功次俱行各該巡按御史覈實覆奏施行
以勵群志准復別有定奪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初十日
謝　恩事
准兵部咨該臣　題爲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
以靖海道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朱紈任事效勞賞銀十兩彩段一表裏寫敕獎勵
擬行欽此欽遵咨據紹興府公差吏張九成齎
賜到臣即時望闕叩頭祇領外竊念任事本人臣
之分效勞乃職業之常惟
國家養士何爲未知稱塞別道路浮言昏動方切
憂疑義經所戒羸瓶泰史亦虞投杼顧此涓埃
之細視有如無仰惟日月之明容光必照亦
褒美三軍同挾纊之春金幣煒煌九族慶傳家
之寶感激幾於泣下糜粲奚翅身謀古來嚬笑
之間尚懸輕重今荷生成之下實發華夷式車

豈爲鳴蛙胃骨知求生馬風聲遠樹自然海晏
河清胥澤下施允矣天高地厚臣無任忻忭踴
躍之至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哨報夷船事
據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准浙江按察司
帶管巡視海道副使魏一恭手本據寧波府呈
稱日本夷使周良等船四隻人伴六百有零先
蒙軍門欽奉
聖旨從宜處置諭令進港安插聽候

明旨各夷悅服今蒙禮部題稱明例有違行令過多
人船省令回國一節該本府并署市舶提舉司
印事本府同知顧彥夫本府通判唐時雍寧波
衛指揮臧應𪶒會查嘉靖十八年卷冊倭夷碩
鼎等進貢正副使二十四員名從人水手三百
五十八名自始至終俱支廩給口糧即今天道
向寒風氣峻厲遽還歸國彼必難從蓋夷國遠
居東北非有西南順風實不可行秋冬之際非
其風候夷性無知飽其嗜欲出入頗馴絕其飲
食獷戾難制今賓館不容則百姓恐不能安堵

而有司官吏獲罪者多矣伏惟從長善處使情
法並行華夷胥悅可也又據夷使周良等具揭
開稱三隻船之外附軍船之一艘乃小邦王別
幅內開事理也近年海寇紛擾霧塞雲屯生等
奉使齋將勘合底簿而來但恐中道遭難萬一
有失何以爲符加之進貢方物載在船內如被
掠奪何以朝京附軍船之計非敢違明例也且
弘治年間進貢人員七百餘名正德年間六百
六十餘名去歲纔以數月之差誤肅遵題准事
例苦艱外島以待貢期今年三月內蒙撫臺哀

憐遠來之情容令進港面審親筆真容別無虛
詐遂安心於本館圖報無地今蒙再查餘多人
船之事迷惑何可勝言夫以大恤小者仁也以
小事大者義也大國小邦君臣之道也伏希轉
達
天朝以賜寬恤寵莫寵焉慶莫慶焉恐懼不宣等情
據此參看得夷使周良等欲候貢畢一併還國
緣干夷情關係非輕未敢擅便等因備呈到道
爲查前事在國體固不可以毫髮僭差而司地
方者又不可不深長思也今各夷羈旅館中守

候經年頗循禮法該府會同衛船各官議稱卽
今天道向寒風氣峻厲遽遣歸國彼必難從蓋
夷國遠居東北非有西南順風實不可行及吊
該府正德六年起送夷人文卷前來查得該年
夷使桂悟等六百六十八員名除病故之外起
送五十員名赴京存留六百一十一員名於境
清寺等處安插候各夷貢畢歸國在卷與周良
等揭稱相同況今風候不便遽遣歸國情委弗
堪頗請再議俯念遠來容候周良等貢畢春汛
風順之期着令歸國或另有別處希議從長呈

稟等因到司准此該本司不布政使司浙江
按察司副使陳與首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同知
王國賢會同守巡海道等官左參政沈繼美右
參政高世彥副使譚汁魏一恭左參議譚榮僉
事黃福俞維屏顧問陳善覆議得日本夷使奉
有明例不過百名今周良等人至六百有餘起
送五十名赴京止該存留五十名某餘五百餘
人係越數夷伴俱應省令回還但今風候不便
委難先遣歸國況查有正德六年嘉靖十八年
安插舊規合行巡海守巡等道及寧波府衛市
舶提舉等衙門遵照起送應貢夷使周良等五

十人及將存留越數夷伴姑容賓館暫住比照
上年供給候風使諭遣歸國等因又據副使魏
一恭回稱入貢夷使遵守約束並無往年沿途
驚擾存留夷伴安心在館並無往年出外交通
等因各呈到臣案照前事該臣看得海寇久肆
猖獗見調兵船會勦雙嶼賊巢似此求貢夷船
不可再令外泊遵奉
敕命從宜處置一面宣諭
或俟取具後不援例等詞收入寧波府城賓

館安插聽候
明旨入貢一面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具本
題請外續爲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
道事將勦除雙嶼賊巢緣由又爲議處夷賊以
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將審過賓館夷使周良等
執稱占據雙港使臣非所敢知見獲夷賊稽天
等執稱叛賊朝見國王典騙貲本違夷畏服在
此一舉召釁速禍亦在此一舉合行議處緣由
又爲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將寧波
奸人投書夷館煽惑夷心教誘爲亂已經省諭

安息合行跟究緣由俱於本年五月二十五等
日具本題請外續准都察院咨准禮部咨開覆
議臣四月初六日具題前事內稱本夷自嘉靖
十九年本部申明約束移咨國王知會去後及
今始一再來而周良先期求入人至六百有餘
船復加以副單名色是彼於我明例未嘗一一
遵行況彼東夷素稱狡獪又安知其不故爲是
以覘我中國守法之疏密以爲彼之敬忽耶其
嘉靖十八年入貢夷使數逾百人原非由縱緣
該國自新之初姑崇寬大以示招懷今則事

體已定約束已明止宜畫一守之不可少有踰
越以啓其驕縱之習苟今復事姑容不行裁沮
則不惟廩餼有糜費之煩地方罹騷擾之患亦
恐夷使將來指爲口實後之驗放難以持循是
中國一定之法不信於異域矣所據本夷過多
人船實與明例有違難以別議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撫衙門將
本夷方物船隻人數查照節年題准舊制分別
去留停當然後容其進港起送五十人到京餘
者存留聽賞其過多人船省令回國仍量加犒
賞以慰其心務使懷柔有制馴擾不苛則上不

違
朝廷之法守下不失遠人之懽心邊釁永消而海
防有賴矣等因題奉
聖旨准議行欽此欽遵轉咨到臣備行該司將應貢
人數一面起送應回人船一面會議去後今據
前因爲照海寇勾引各夷占據雙嶼相傳二十
餘年刼擄人財無慮數千百家臣舉事之初求
貢夷人數踰六百外泊經年城府羣奸聲勢相
倚軍機所係間不容髮地方安危國體輕重俱

年一時臣附親單門責任至重業已遵奉
專勅從宜處置之命宜亟安插矣勦除賊巢之後夷
館私通出入又嚴爲禁制矣是臣之宣諭節
朝廷之大信也臣之勦除禁制即中國之大法也
奸人之扇惑教誘臣之不敢姑容也彼之狡猾
所以覘我守法之疎密者正在於此彼之驕縱
所以雖有扇惑教誘之奸而不能終遂而審覘
筆之信者亦在於此彼之遵守約束安心在館
不敢如往年沿途驚擾出外交通者亦在於此
向使機事不密處置失宜雙嶼之巢難傾而衆

夷之亂先作於時師老無功官民荼毒不知糜
費何極騷擾何狀也今撫慰既定乃欲執詞發
回則衆夷必以臣爲不足信其後不援例之詞
亦將反覆而奸人扇惑之計遂行教誘之言遂
動臣且不免誤事之罪雖有畫一之法亦無所
施矣且中華人物尚有通番通賊背公私黨不
守畫一之法如臣所參林希元許福張德熹者
别外夷犬羊欲以中國之治治之臣雖粉骨碎
身無濟也何也六百人之死命易制百餘年之
奸竇難開爾臣奉命勦除海寇禁制夷館而羣

奸聚囂臣節備悉臣以經奏留至今不知悔
禮部數臣之意若稽嘉靖十九年申明知會之
咨堅其今日後不爲例之約是正所謂緊索有
制剔援不苟之道蓋一據彝於緊要攔阻之口
邊釁決不可啓海防決不可賴臣安插已久無
港可進無從奉行臣節該今奉
欽命地方未盡事宜亦聽爾便宜處置欽此欽遵今
據三司各道衛府提舉司合辭交稱發回夷伴
不便臣謹以便宜處置一面催督委官寧波衛
副千户周世賢寧波府照磨蔣文萃知事李實

通事周文苑管送夷使周良等五十員名起程
一面依擬容留賓館暫住候風便諭遣歸國外
緣係哨報夷船該禮部題奉
欽依及臣遵奉
敕命便宜處置事理爲此具本謹具題知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生擒海賊事
案照先爲二報海洋捷音事已於本年十月初
十日備將擒獲叛賊胡勝等夷賊連壽和尚等
起數及衆怒羣猜訛言沮撓緣由具本差千户

方印齋捧謹題外續據海寧等處各報賊船出
沒督捕海賊葉念二等行據杭州府問解葉念
二等三名俱強盜得財紹興府問解王順等二
名俱謀叛但共謀者金正四等九名俱將軍器
下海因而走泄事情者各斬罪申解到臣覆審
無詞參詳律例俱合奉行
欽給旗牌生擒賊犯鞫問明白聽以軍法從事軍令
即於軍門斬首分發爲害地方梟示及行帶管
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督率兵船追
捕各賊方纔遁散緣係生擒海賊奉行旗牌軍

令事理爲此備將各賊名數畧節招由開坐具
本差百戶徐鏜齎捧謹具題知
計開
杭州府問解賊犯三名
葉念二　李義　盛洪
前件招稱見獲寧波府定海縣民葉念二鄞縣
民李義温州府樂清縣民盛洪各不合與就
陣殺死秦四投海死秦十三先獲監故林三
車端一董楓陳二等同夥違禁打造見獲雙
桅大船將帶軍器假以捕魚爲由專一出洋

刼虜人財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內念二等在
海名黃門山下打刼不知名船一隻各不合
故違強盜殺傷人梟首事例亂鎗戳落一人
入海刼得米二十石本年五月內又到海名
七里洋打刼不知名船內米五十石銀二兩
酒十罈又打刼龍山洋不知名船米二石各
分入已七月十九日又到海寧衞澉浦所地
方各又不合持鎗與本所官軍拒敵不過秦
四當陣殺死秦十三等投海淹死念二等擒
獲解送把總官陳鳳處呈解軍門發杭州府

問擬強盜得財斬罪照例梟首示衆解審明
白
紹興府問解海賊二起
一起二名　王順　錢文陸
前件招稱紹興衞三江所軍王順與見獲錢文
陸各不合私自下海投入未獲叛賊馮子貴
船內管事與伊共謀投番導刼常到海寧大
尖山下泊船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內王順將
賣剩蘇木二擔胡椒半擔送已問結軍人王
[illegible]接賣銀二十兩延久不還本年十一月內

王順又不合糾夥盤故海賊趙子仁等在於
錢塘江巫山劫掠已問結東陽縣商人倪三
五等船貨王順又不合故違強盜殺人梟首
事例將同船盧容用鎗戳死得分銀　十五
兩紅織金絹襖段二件素絹白紬各一匹嘉
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王順在臨山外
洋又不合將王雨并已問結軍人徐九等擄
去勒要前銀二十兩八月二十八日王順與
錢文陸至海名發風埭口衝下各不合劫虜
已問結汪五等船又將對敵趙馬殺死已發

落陳雨平十一名砍傷九月十四日王順錢
文陸到西海口被紹興府差兵拏獲送府問
擬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斬決不待
時仍照例梟首示衆解審明白

一起九名金正四　金小光　吳奇　沈歆
詹浦　朱岩　王正從　劉亞相　張三

前件招稱溫州府樂清縣民金正四與見獲族
兄金小光同縣吳奇沈歆詹浦朱岩王正從
台州府黃巖縣民劉亞相太平縣民張三各
不合違例擅造見獲二桅大船結夥下海與
未獲海賊師四老等糾導行劫嘉靖二十七
年四月內蒙軍門調兵征勦海賊金正四等
各又不合置辦違禁刀鎗等項軍器於本月
初十日載送師四老及報知官兵追勦消息
以致各賊先行奔遁本年十月初五日師四
老將銀付與不知名賊搖駕草撇船二隻前
往寧波地方買米初七日又將銀六錢五分
付與金正四等買鹽因向金正四等囑說我
從大洋徑往福建福清後門地方潛泊可報
買米船知多寡趕來等語金正四等又不合

報知買米船由黃大洋經過遇見兵船敵傷
隨往南海洋去訖金正四等到定海關頭五
里牌買得不知名人私鹽一千六百斤并帶
鎗刀從衢山海洋追送間本月初九日被官
兵追至碇礵海洋擒獲該總督備倭官具呈
軍門發紹興府問擬將軍器下海因而走泄
事情各斬罪解審明白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雙嶼塡港工完事

節該浙江按察司帶管海邊副使魏一恭呈稱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奉
欽差巡撫浙江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
牌內開先據巡海道回稱雙嶼不可戍守止可
塡塞港門今本院親臨會視人心可卜仰會同
守巡備倭等官委官度量深廣工料多用椿木
滿港密釘仍採山石亂塡椿內使椿石相制衝
激不動潮至則淤泥漸積賊至則拔掘爲難庶
不託之空言乘此兵船聚集之時限一月內完
報等因奉此會同帶管備倭署都指揮僉事劉
恩至定海把總臨山衛指揮同知馬奎等踏看

議派竹木鐵器船隻夫匠等項呈允起工節據
馬奎告難求哀中止本道不勝驚駭於六月二
十六日與劉恩至同到雙嶼看得北港已築未
完南港尚未興築本道住居港中三日親自督
委指揮王明定海縣典史張賢先打木椿將大
松木做成木欄內貯石簍安置水底爲基上壘
船石塡塞兩港俱完卽今潮長淤泥漸積前工
完固等因及稱定海縣給由知縣金九成實心
料理協助工料事每不勞而辦劉恩至亦多方
措處共濟前工先估合用工料約費千兩今除

福建兵船自有日給塡港之費該本道呈允給
發賊船贓米一百二十石外實用官銀二百二
十五兩等因又稱本道近自昌國沿海回還居
民爭獻茶果齊稱今年安家樂業不似往年刼
虜焚燒流離困苦言甚悽惋等因又據兵部咨
送軍門聽用帶管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劉
恩至呈報雙嶼工完依奉督發官兵張漢等由
金塘海洋至舟山甬東出懸山蓮花碇礵羅嶼
黃大等洋擒獲賊徒進攻兩頭洞直擣馬蹟潭
各賊知風奔潰蕩平巢穴回至高亭馬墓崎頭

橫水等洋捕獲八船陸續解報又至三江所督
發兵船策應海寧八步門等處賊亦遁散無蹤
卽今海洋寧謐等因又據戴罪統兵署都指揮
僉事梁鳳呈報見統兵船於溫州大小黃坎門
等處總要海島伏截分投找探其各該把總等
官俱無警報等因又據紹興府推官王遴稟稱
指揮馬奎先該糧儲道查伊擅扣倉糧二百九
十五石采賣糶銀每石侵銀二錢八分一向埋
沒未結見今查究等因陸續呈稟到　臣案照先
爲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該　臣

題開本年四月初七日先將客計動調官兵勦
捕雙嶼賊巢緣由一面具本題知一面行福建
都指揮盧鏜會同魏一恭相機進勦就於雙嶼
分兵屯據為立營戍守之規共圖一勞永逸之
計及申明賊據雙嶼則賊處其逸我據雙嶼則
賊當其勞之說未據回報一聞九山之捷平時
以海為家之徒邪議蠭起搖惑人心沮喪士氣
催據魏一恭回稱福兵俱不願留雙嶼四面大
洋勢甚孤危難以立營戍守只塞港口為當 臣
亦扶病至定海縣督察軍中事情慰勞將卒衆

復感奮願留報效五月十六日 臣 自霩衢所親
渡大海入雙嶼港登陸洪山督同魏一恭劉恩
至并指揮等官馬奎等達觀形勢就留福建指
揮張漢千戶劉定夏綱百戶張鏵原領兵船在
彼分定中軍并南北二哨各添官兵相兼防守
惟立寨之說衆以為非因念濟大事以人心為
本論地利以人和為先姑從衆議行令動支錢
糧聚椿採石塡塞雙港等因於五月二十五日
具題外本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該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裴紳題為條陳海防事宜以備採擇

以安地方事內一件訪賊巢訪得賊首許二等
糾集黨類甚衆連年盤據雙嶼以為巢穴每歲
秋高風老之時南來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賊
黨不散用哨馬為遊兵脅居民為嚮導體知其
處單弱其家殷富或冒夜竊發或乘間突至肆
行刼虜略無忌憚彼進有必獲之利退有可依
之險正門庭之寇也此賊不去則寧波一帶永
無安枕之期但前項地方懸居海洋之中去定
海縣不六十餘里雖係國家驅遣棄地久絕人
煙住集然訪其形勢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

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闊約二
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各水口賊人晝夜
把守我兵單弱莫敢窺覘 臣 以為必須合閩浙
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而動然後可以驅逐
之去永絕禍本賊除之後卽將此地立為水寨
屯軍聚守勿令空閒復為賊人所據庶外足以
拒賊內足以藩屏伏乞敕下巡撫都御史查勘
議處施行該本部看得蕩覆巢穴永除禍本事
干兵機必須周慮乃出萬全合無咨行都御史
朱紈會同提督南贛汀漳都御史龔輝再行計

議作何用兵攻剿及添立水寨各事宜逐一具
奏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又准巡撫應天等府右副都御史周
延咨為飛報賊情事內稱賊船三隻沿江刦掠
敵傷官軍行據太倉州申解生擒海賊俞細奇
林成等到院審據各賊見解大番船四隻灣泊
馬蹟潭查係浙江地方沿海調兵驅捕等因又
為海洋船隻事節據海寧把總指揮等官陳鳳
等報稱十月二十七等日大步門惹山囊等處
船賊行刦等因各咨報到臣通行催督去後今

據前因為照浙江定海雙嶼港乃海洋天險叛
賊糾引外夷深結巢穴名則市販實則刦虜有
等嗜利無恥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資本
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
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託假借雙
桅三桅連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
運一罇率得厚利馴致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
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不復知華俗之變於夷
矣雖有沿海官兵之設如臣先奏所謂奉公法
必見怒於私黨犯私怒必難逃於公案隨俗則

有利而無害犯法亦遠害而近利非浸言也不
然何近日雙嶼一傾紛議四起防閑夷館之禁
少嚴誅殺撫臣之書遂出此中華何等地耶人
心內險雙嶼外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先該前
巡按御史裴紳議會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
待時驅逐立寨戍守該兵部覆議行臣會同南
贛都御史龔輝計議此誠兵機重務地方至計
也本年四月初七日雙嶼既破臣五月十七日
渡海達觀入港登山凡踰三嶺直見東洋中有
寬平古路四十餘日寸草不生賊徒占據之久

人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官兵屯守既嚴五月
八月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九十
餘艘已經奏報其流入南直隸地方僅三四艘
後成震動是雙嶼之為要害甚大而浮言之為
說聞甚明矣夫變夷猾夏寇賊姦宄堯舜之世
在所不免茲蓋伏遇
聖明在上海嶽效靈不煩會兵待時立寨戍守之勞
而掃穴塞源沿海安堵往年塗炭之民頗有壺
漿迎師者耆老垂涕之風特窮鄉荒遠無勢無力
有情不能上達耳今臣獨蒙

聖恩優賞所據各官勞勣不敢泯沒除御史裴紳先事決機見有明禁不敢推譽指揮王明典史張賢管工效勤臣已獨賞先把總今陞任指揮馬奎平素作姦臨機沮撓海寧把總指揮等官陳鳳等玩寇失事俱另行查叅官兵張漢等節次出洋有功另行查報外惟照浙江按察司帶管海道副使魏一恭五月渡海共成濟險之圖六月再徂三宿危疑之窟工完而費省豈徒一事之勞冦遠而民安實去歷年之患浙江布政司寧波府定海縣給由知縣金九成綜理有方軍

民不擾目前之功既集保障足占任內之惠尤多去思未已再照兵部咨送軍門聽用帶管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協力完工事不辭於任怨督兵禦侮志尤銳於有為賊徒遠爲之驅士卒樂為之用已上各官品秩雖有不同皆裨益海防所當旌舉者也如蒙

皇上擴恩推愛乞敕兵部再行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各官一體優賞內劉恩至係帶管總督備倭如先擬梁鳳有礙即將本官列銜都司更代厥任魏一恭金九成咨行吏部查其年資特加顯擢則各官撫躬奮發將來必有甚焉而沿海觀感之下庶或潛消默奪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海賊登岸殺虜軍民事

據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屯田兼捕盜水利僉事黃福會同浙西守巡道左叅政沈繼美僉事俞維屏呈問得犯人吳宗招係浙江都司海寧衛中所百戶王國鎮下軍撥守澉浦所秦駐山寨防禦海寇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內蒙提督軍門看得海寧沿海地方賊船出沒節行守

巡添撥官軍自海寧赭山總寨起至平湖獨樹林寨止原額并新撥旗軍共二千五百六十二名分布澉浦所地名大步門去秦駐山寨二里委前所百戶吳介管領旗軍彭換受等八十五名應玠等五十名在彼防守又本衛指揮同知米煉管領旗軍楊柟等一百名管陸路指揮使徐行健管領旗軍打手朱正等一百五十名南近澉浦鎮指揮僉事滿朝管領旗軍李龐等一百三名衛鎮撫劉欽管領軍餘打手徐雷等三百八十五名與澉浦鎮巡檢司俱離大步門五

里各協同巡守西有澉浦所東鹽團該所正千
戶楊承勳管領旗軍許惠等五名離大步門十
里東有海寧衛三間寨右所正千戶蔡臣管領
旗軍秦奉等七名離大步門五里各瞭望又乍
浦所地名葱山寨烽堠委該所百戶徐乾管領
瞭望旗甲玉瑛等八名連湯山總等寨共一十
五座俱該徐乾守禦西有海寧衛麥莊涇等寨
亦蔡臣管領旗軍徐杲等七名在彼瞭望東有
出海兼守禦梁獨二寨本衛指揮同知方泰管
領旗軍高淮等一百二十名守禦金塘等寨兼

乍後二所指揮同知彭端管領旗軍徐世乾等
一百一十七名金家灣該所百戶劉應隆管領
旗軍徐奎等七十名乍後二所旗軍五十七名
打手餘丁一百五十名各相去葱山八里協同
巡守已上官軍俱該杭州前衛指揮僉事陳鳳
把總備禦有徐乾不合賣放軍人徐信解恩李
來李銓李本每月通同盜支倉糧各八斗徐乾
得分徐信三斗解恩等四名各四斗俱自本年
七月起至十月止共分七石八斗又不合主令
在官旗甲玉瑛亦不合聽從指以脩寨爲由科

斂軍人焦欒等銅錢一千四百文米二石一斗
內徐乾分錢一千文米一石六斗玉瑛分錢四
百文米五斗各入己十月二十五日卯時秦駐
山寨軍彭換受飛報雙桅賊船二隻脚船一隻
在湖池山東西洋遊泊不常二十六日申時澉
浦所飛報前船停泊南海口二十七日卯時陳
鳳率領滿朝劉欽俱到澉浦地方與采煉徐行
健吳介澉浦鎮未到巡檢辛璋各不合不行哨
探防禦以致本日申時分賊船復來大步門近
岍半里許停泊用脚船渡賊八人登岍楊承勳

蔡臣各不合不行瞭望有省發居民胡清等聞
知陳鳳滿朝劉欽在常川鋪經過慌走報知聞
賊又三次各渡八人仍留二人看守脚船前後
共賊三十名登岍吳介率領宗等先到滿朝劉
欽等次到與賊對敵賊彈打中軍人童欽倒地
當被殺死又傷楊仁郎楊栴耳腮令稍平復陳
鳳滿朝劉欽吳介各不合不行督軍奮戰宗不
合臨陣退怯尋路脫走被賊虜去二十八日午
時賊船停泊在洋將宗綁吊桅杆陳鳳又不合
不行嚴督官軍巡邏致賊當夜插旗二面在岍

上寫蘇啣嗟告示吳宗寄信討要銀米取贖字
樣二十九日申時賊船往東行使經過惹山寨
地方至晚停泊唐家灣當有本寨軍人瞭報陳
鳳與徐乾彭端方泰潘朝劉應隆各又不合不
行防禦比宗不合向賊誘說惹山寨人家好劫
擄於三十日夜四更時分指引賊船回到本寨
近洋尾山頭停泊由周家逕上岸三里至龍王
塘又三里至惹山寨劫虜在官包鏡家米二斗
豆四斗婦女包氏錢氏二口又劫虜李昌幷幼
女阿回二名口銀五錢七分布襖二件雞二隻
赤豆三升又虜潘龍男婦楊氏金氏二口砍傷
潘杯右腿又劫虜龔孟文家黃豆五斗羊一隻
男婦龔鳳曹氏二名口又虜包雷一名賊將李
昌重打十棍放回及宗等得脫外金氏龔鳳二
名口不知存亡下落各家男婦死亡復甦包氏
受驚成病絕食將於當晚賊從西山嘴上隨有
方泰等督軍追勦賊棄藤牌噴筒槍刀各一件
在山拾送乍浦所收庫節蒙軍門行究陳鳳又
不合隱下傷軍楊柟幷劫虜包鏡等家真情捏
稱十月二十七日親率劉欽等前去勦捕彼窺

我軍奮勇揚帆行使過東復泊大步門賊仍追
至彼處日已傍晚適遇劉長又有賊船一隻行
使會合前船賊衆登岸意行劫掠當有吳介領
軍拒賊適職督哨千總湯朝領軍與賊對敵弓
弩齊發射賊落水者二十餘人中傷者不計其
數勢敗下船遁泊在洋本月二十八日午時差
軍吳宗飛報聲息被虜下船所轄地方偏於一
隅城孤軍寡無兵可援具由遍行呈詳未示三
十日丑時據報船泊唐家灣隨督百戶劉應隆
領兵前去協守職帶原選驍勇追至海口巡司
合兵奪回吳宗訪得三十日子時賊登惹山遍
東驚散草舍煎鹽男婦十一月初一日晚賊船
復泊西山嘴當督出海守禦操陸等官軍協力
攻勦賊退得獲藤牌噴筒槍刀等械等項虛情
呈蒙軍門看得陳鳳玩寇失事巧於文飾駁行
捕盜黃僉事會同守巡查勘前情明白取具供
招問擬吳宗臨陣先退斬罪王瑛科斂徒罪照
出辛璋徐乾等另行隨據僉事俞維屏招參徐
乾王瑛等狀相同及稱百戶陳綬已知各寨
軍人名數不足不合不行呈舉明知警報漫襲

致常情雖稍輕責亦難諉等因各呈詳到臣案照先爲海洋賊船出沒事據嘉善縣報准太倉衛吳淞江所報稱大船二隻在海口上下往來鑼鼓放銃等因已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通行浙西守巡道及咨南直隷巡撫操江等衙門各督沿海官兵隄備策應又爲海洋船隻事據海寧把總杭州前衛指揮僉事陳鳳并海鹽縣節次報稱秦駐山大步門賊船停泊開去等因看得太倉等處戒嚴蕭山復有叫呼接濟之賊窮寇乘隙非彼即此秦駐大步往來停泊非有接

濟何見而去又於本月二十七日行浙西分巡道細察愼防咨拏重治又爲請勞官軍以圖後效事據陳鳳呈稱指揮采煉鎭撫林秀共獲海賊葉念二一名百戶吳介繼獲盛洪一名千戶楊承勳蘇霆等往來策應旗軍陳全等獲賊陳寧車端一李義林三陳二董楓等六名斬獲秦四首級一顆等因從重賞勞外又爲飛報賊情事准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周延咨稱賊船在於江海行刼咨行截捕等因又爲俘獲海賊事據帶管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劉

恩至呈稱擒獲漳賊陳大章等供稱賊首師四老大船四隻哨船一十一隻在兩頭洞海洋繫泊專窺錢塘江又分蘇喇嗟一䑸屯上洋窺揚子江等因又准都御史周延咨稱審據太倉州申解擒獲海賊俞細奇等供稱賊船遯泊馬蹟潭咨行驅捕等因又據劉恩至呈稱兵船開洋至舟山候風追捕前賊彼必奔潰乞行各總伏截哨捕等因又爲乞究不職官員以嚴防守事據陳鳳呈稱查點黃灣等寨并赭山巡檢司官兵俱棄離所守等因又爲查處糧餉以備防守

事據陳鳳呈稱添兵防守比照領軍進征事例日給口糧事寧掣回停止等因又爲海賊侵擾緊急本境巡檢不行協備打搶火牌事據守備都司韓璽呈稱白沙灣巡檢司官兵朱友文等圍奪火牌等因又爲急報海洋船隻事據紹興府申報賊船往來行使等因又爲簡驍銳以備地方事據守巡道呈議前把總指揮張鈇呈開防守行糧事宜看得三月二十六日批行至九月初三日方纔議報不知錢糧支數作何起止又爲海洋船隻事據海寧縣申犯人朱汀等招

由看得先究秦駐大步姦細不報今望夫臺責
沙河廟山谷山寨相繼瞭報賊船出沒不知該
道知否又爲海洋船隻事據分巡道呈詳犯人
任陸等招由看得數內高泉造船通賊遠近傳
聞止擬不應無力有礙發落已上各事俱該臣
行僉事俞維屏嚴督防禦查究通若罔聞至十
月二十等日據嘉興府報稱二十八日丑時大
步門下海賊將脚船渡人上岍殺死軍人童欽
彈傷軍人楊仁耳腮後得賊告示二紙上寫虜
去軍人吳宗取得公價銀十兩八錢買辦米酒

猪羊如遲殺死登岍房屋盡行燒燬并吳宗由
語內開拏住在船衆人要米無呀主張送米十
石猪二口作速送來救我性命可信與我妻子
哀告把總官等情案行該道查究又據嘉興府
并平湖縣各報稱十一月初八日海賊登岸搶
虜地名大港口民人朱廷美周倪顧廣沈鳳蔣
文朱方馬琳陳阿朝朱壁金堂等大小一十三
家十三日卯時獨樹營居民趙計口報本日寅
時分被賊登岍搶虜地方男婦人等鳴鑼拒敵
去訖止被打傷趙計妻見在等情又據陳鳳呈

稱十月二十七日親率劉欽等前去勦捕彼賊
我軍奮勇揚帆行使過東復泊大步門瞭仍追
至彼處日已傍晚適遇勦長又有賊船一隻行
使會合前船賊衆登岍意行刼掠當有吳介領
軍拒賊適職督調朵煉滿朝領軍與賊對敵弓
弩齊發射賊落水者二十餘人中傷者不計其
數勢敗下船遯泊在洋本月二十八日午時差
軍吳宗飛報聲息被虜下船所轄地方偏於一
隅城孤軍寡無兵可援具由通行呈詳未示三
十日丑時據報船泊唐家灣隨督百戶劉應隆

領兵前去協守職帶原選驍勇追至海口巡司
合兵等同吳宗訪得三十日子時賊登惹山迤
東驚散草舍煎鹽男婦十一月初一日晚賊船
復泊西山嘴當督出海守禦操陸等官軍協力
攻勦賊退得獲勝牌噴筒槍刀等械等因該臣
看得陳鳳玩寇失事巧於文飾一面調取馬蹟
潭兩頭洞兵船追遶寧靜一面駁行捕盜僉事
黃禍會同該道查勘去後今據前因查得見行
事例賊衆入境虜殺軍民數十人之上不曾虜
去大衆或被賊白晝黃夜突入境內搶掠頭畜

衣糧數多不曾殺虜軍民者俱問守備不設被
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本律發邊遠充軍若是
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搶去頭畜衣糧不
多者亦問前罪通行遵守臣自七月以來隨事
督責亦不爲疏有功賞犒亦不爲薄上下玩愒
但以浮言爲重輕寇亂養成不以生民爲休戚
招稱官軍二千五百六十三名分布不爲不密
賊用渡船四次登岸僅三十人其勢不爲不敵
先呈欺蔽已深今招掩飾尤甚若非料財求贖
則吳宗并各家男婦七名口何自脫回至於大

港口搶虜朱廷美等一十三家逼不招出其獨
樹營打傷趙計妻原報地方男婦人等鳴鑼拒
敵去訖竝不開稱官軍在彼捍禦剿民養軍何
用設官分職何爲除吳宗行令監候會審王瑛
依擬發落辛璋等照提被害有名童欽楊楠包
鏡等分等優恤餘情駁行再勘外參照浙江都
司把總海寧等處地方杭州前衞指揮僉事陳
鳳先勤後怠玩寇殃民欲蓋彌張欺公玩法海
寧衞指揮使徐行健指揮同知采煉方泰彭端
指揮僉事滿朝衞鎮撫劉欽右所正千户蔡臣

瀝所百户吳介澉浦所正千户楊承勳乍浦所
百户徐乾劉應隆陳綬或膺巡哨之寄賊至不
知或領策應之兵氣衰不振或承吏委之重明
知軍數不足不行呈補是責軍盗糧不止徐乾
一處臨陣退縮不止吳宗一人矣欲候駁問至
日併參但玆觀望成風事專姑息若使因循日
久法竟不明人心畧無勸懲海防終於廢弛深
爲未便伏乞
聖明察微知著小懲大誡敕下都察院看詳如果臣
言不悖備行巡按衙門提究明白分別等第奏

請
定奪庶僥倖者無所容玩愒者有所警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四報擒平浙海賊巢事
案照先爲三報海洋捷音事已於本年十月初
十日具題并陸續擒斬零賊不敢瀆陳外本年
十二月初八日據兵部咨送軍門聽用帶管浙
江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呈稱准巡
視海道副使魏一恭手本奉
欽差巡視浙江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

案驗爲飛報賊情事准直隸巡撫衙門咨稱漳
泉徽州等處賊人見駕大番船四隻逃泊馬蹟
潭煩行驅捕以靖海洋備咨案仰查訪馬蹟潭
所在地方患在肘腋不宜輕視行職督率福建
官兵張漢等兵船星夜前去會勦其雙嶼工完
量留彼處官兵哨守等因准此查訪得衢山地
方聯絡兩頭洞有大賊船停泊因見南北發兵
不敢遠出但恐貲糧缺少姦徒接濟先遣哨捕
交通陸續擒獲大小船隻賊人贓仗及發指揮
張漢千戶劉定百戶張鏵等兵船出西北海洋
泊岱山去兩頭洞一潮水程其馬蹟潭尚有三
四潮係老北大洋本職整備哨船委千戶鮑遷
等於東北蓮花洋等處應援張漢等搜捕兩頭
洞馬蹟潭已平二巢俱經呈報外又爲查究地
方失事官員事准魏一恭手本奉軍門案驗行
職分哨定海昌國二總地方進探海寧秦駐山
大步門賊船相機截捕等因准此分布定海一
總該指揮魏英等領兵船六隻專管中中中左
二所地方南哨沈家門蓮花洋北哨兩頭洞馬
墓港碇磡等處指揮李興領兵船八隻專管後

千戶所地方南哨雙嶼康頭湖頭北哨金塘山
指揮耿義領兵船六隻專管定海關南哨横水
洋金塘北哨金家嶴俱聽指揮王明把總其昌
國一總該指揮朱恩領兵船六隻劄守石浦南
哨健跳界北哨錢爵湖頭俱聽指揮張四維把
總本職親至三江臨山等處督集張漢等兵船
前進及據軍門先差漳州義勇林國棫唐弘奇
林志等前去秦駐山一帶海賊聞風先由大洋
往東南遁去無蹤取具海鹽縣并澉乍二所地
方寧息緣由結狀呈奉軍門劄付并將節次擒
獲功次開報到臣隨據該道回報相同據此除
劉恩至勞勣已於雙嶼塡港工完事本內旌舉
浙江指揮等官魏英王守元等兵快陳孟一等
亦已分別等第犒賞外惟照浙海劇冦横行浙
兵累年退怯雙嶼分明在望官軍會莫敢窺乃
今直擣遠洋窮搜深穴破竹之勢所向無前實
惟福兵是賴福兵固皆平時泛海之徒而駕馭
得宜頤指用命經年在海寒暑共之則福建都
司福州左衞指揮使張漢鎮東衞中所副千戶
劉定福寧衞定海所百戶張鏵之力不可誣也

本年五月二十五日爲捷報擒斬元兇蕩
一　以靖海道事已將各官功次奏行兵部
題
欽依轉行　伺明見勘今據各官收此全功相應
通諭　俯賜昭鑒下兵部一併行勘以優獨
賢以彰殊典不勝慶幸之至
計開
八月分二起
一起擒獲海洋賊船事首功百戶張鏵次功千
戶王守元於金塘海洋擒獲賊犯六名

方貝三　宋三十一　樂六　孫小四
趙亞三　汪一　雙桅船一隻　竿船一隻
河條船一隻　南船一隻　線鎗一條
刀頭鎗四根　長芽刀四把　暹羅國鐵胸
甲一副　日本國皮牌一面　銅鑼一面
絹旗一面　火藥一桶　銃藥筩五箇
賊詩一首　佛狼機架一座　鼓一面
丟棄下水撈獲佛狼機鐵銃一座腰刀一把
一起俘獲海賊事百戶張鏵千戶王守元於金
塘海洋擒獲漳賊二名陳大章　林弟

九月分二起
一起海洋船隻事指揮張漢王明千百戶劉定
趙文張鏵於雙嶼海洋擒獲私自下海犯人
一十六名徐四一　余四　李九　胡七
俞五　俞十五　李六　周亞四　畢文七
夏行四　張四　張五　吳拾　俞二
胡三　俞三　雙桅大船一隻　脚船一隻
鈎刀二把　茅刀一十六把　白布旗一面
一起賺報海洋船隻事指揮魏英於舟山甬東
擒獲賊犯七名虞貴　虞十五　虞六

阮得二　虞亞三　虞亞四　虞慶四
船二隻
十月分十二起
一起拏獲海洋番貨事兵快陳孟一等於磨山
海洋擒獲姦細十名王貴　方椭　張得
何森二　葉得陽　吳四　顧一　李阿四
陳四　吳六　船一隻　蘇木一百八十斤
一起拏獲海洋人船事兵快王進才等於蓮花
海洋落伽山邊擒獲姦細一名劉文光
大船一隻　木牌二面　銀八十九兩三錢

米一十石五斗八升　荳一石九斗
茅竿四十把
一起瞭報海洋船隻事千戶袁世揚於碇礵海
洋擒獲賊犯二名厲七　葉四　大船一隻
脚船一隻　刀一把　布旗一面
一起瞭報海洋船隻事指揮李興於羅嶼海洋
擒獲賊犯九名徐念二　周三　周四
周潮　徐完　周五　周洪　周濂　周福
大船一隻
一起敵獲海洋賊船器械事指揮張漢差報信

軍兵王昔等於黃大洋遇漳賊三十餘人黑
番七八人對船交戰賊敗駕走鎗傷軍餘王
昔飛石傷周武朱臣箭傷陳傑今俱平復止
獲賊脚船一隻　番鎗一根　長鎗七根
鐵箭一十一枝
一起飛報賊情事百戶龐桂千戶劉定率領兵
船進兩頭洞賊聞風先已逋走燒燬草廠等
件不計拆毀祠廟一所執照神衣六件檯回
梁柱二十根
一起飛報賊情事指揮張漢千戶劉定百戶張

鏵等兵船直擣馬蹟潭賊亦逋走上山搜捕
止有草房四間燒燬訖
一起飛報賊情事千戶劉定等於高亭追賊至
碇礵擒獲九名金正四　金小光　吳奇
沈歆　詹浦　朱岩　王正從　劉亞相
張三　船一隻　私鹽一千一百斤
鐵頭鎗九根
一起飛報賊情事千戶畢蓬百戶劉夢麟於蓮
花海洋擒獲私自下海犯人一十六名
吳得八　徐三十五　徐七　徐十五

徐十二　徐十三　徐亞一　葉四　陳五
楊二　虞武二　鄭三　王四十　張曾二
李元四　虞五　大船三隻
一起哨獲船隻事鎮撫劉祿於甬東海洋擒獲
賊犯二十名王十四　章六　曹一　盧九
曹念九　王三五　章七　章十一　杜六
顧四　張念四　錢四十　吳良一　周七
李元　陳良四　鍾六　杜十三　李三
王敬十　大船一隻　長刀一十一把
竹槍二十二根　竹桿八根　火藥半瓶

鐵銃一把　藤牌二面　弓一張　鼓一面
箭三十枝　稍盔八頂

一起敵獲海洋船隻事千户鮑遷於馬䑸海洋
陣傷兵夫金林鄭元九周欽三名除脱走外
擒獲賊犯六名朱五　鮑廣二　鄭五一
徐亞一　林安二　何六　大船一隻
梁槽船一隻　河條船四隻　鳥嘴船一隻
鐵佛狼機一座　提銃一箇　鉛彈十箇
藤牌三面　長刀二十四把　短刀槍六把
弓一張　箭五十枝　銅鑼一面　鼓一面
竹盔八頂　雙鐵聯棍一條　木杈一把
火藥半桶

一起敵獲海洋船隻器械事千户鮑遷於崎頭
洋追賊將軍器丢棄下海擒獲一十八名
周德一　張亞一　陳三六　楊文二
厲十三　潘增　張十九　杜康十　臧七
許四六　姚保十　沈捨福　陳四三
張宗　閻得　許六　張四七　表五
大船一隻

十一月分二起

一起哨獲海洋船隻事指揮李典於崎頭洋擒
獲私自下海犯人四名陳一　張才六
王亞四　王六　大船一隻

一起海洋船隻事兵快劉希容等於橫水洋追
賊將器具丢棄下海人奔上山止獲繡鞋船
一隻雙桅船二隻長槍二根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准都察院咨該禮部題奉

欽依行臣將見獲倭夷稽天等牢固監候事完之日
逕自具奏施行咨行到臣案照前事該臣初破
雙嶼泉口沸騰搓奪職掌看得倭夷一面遣使
周良等入貢一面縱賊稽天等入寇林爛四等
潛從他國朝見國王皆犯謀叛之律潛通海賊
嚮導刼掠皆違下海之例其積年通番大窩主
倪良貴奚通世等皆與各賊面認眞的議以中
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窩主則客賊
無來蹤今入貢者既稱使臣不知入寇者又稱
與騙貨本違夷艮服在此一舉召釁速禍亦在
此一舉等因於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題請誠因法度廢弛之久人心反側之多自明
典刑欲以振廢弛之法曰消禍患欲以定反側
之心本爲開設軍門持衡之地耳及照臣先爲
閱視海防事議稱如許臣革鄉官之渡船嚴地
方之保甲仍乞
天恩肆赦凡在約束中者即爲良民舊犯過惡一切
不問許其自新庶竭駑駘以靖海道如臣所陳
乖方逆衆有損無益亦就參究罷黜別選賢能
另立善法緣由先於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具題又備申前議以爲是爲之兆緣由

於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及行各
該衙門謂此議臣以去就決之等語不意福建
沿海奸民訛言我鄉官在京已沮前議由是所
司觀望事每停格而鄉官御史周亮果有各官
趨附擾害生民之奏邸報騰傳皆寫御史周亮
劾都御史朱紈字樣是時
聖意誠不可測而海防正急警報無虛臣恐沿海各
官怠職誤事通行愼守移文內有本院一日未
去不敢輒懷貳心各官一處疎虞不可推辭重
責遇事存同舟共濟之心胸中必有數萬甲兵

之出待人持死者復生之念部下必無五日京
兆之譏等語旣而兵科給事中葉鏜申奏謂牽
制以爲利掣肘以爲安閩中縉紳多不喜撫臣
之建立及撫按軒輊互相嫌隙又將來之隱憂
該吏部覆議謂臣先由福建後到浙江閱視海
道一應防禦事宜不避嫌怨銳意修舉足見盡
心職務可望成功擬照原議題請仰賴
聖仁如天明並日月非惟不罪及臣仍改巡視提督
軍務地方未盡事宜亦聽便宜處置
陛下待臣如此之寬任臣如此之重臣不思所以稱

塞明有國法幽有鬼神不可逃也但訛言旣動
人心已搖初行保甲之法不復遵守海道副使
等官柯喬等謂五澳頑民重利輕生公然泛海
交通接濟夷船巢已獲勢豪之船不復檢束經
年查催柯喬乃謂其船何在分巡僉事等官余
爌等參呈指揮等官盧忠等將船賣放巢已獲
大窩主奚通世等百計延脫行催半年之上該
帶管海道副使魏一恭問招起解今且一門不
知下落浙江按察司亦報稽天等陸續監故矣
伏念臣初議旣已見沮今議又待事完之日徑

自具奏施行則臣在地方典刑無所待循人心無所警飛卒以傳舍視臣有等士夫相見往往問臣何日復

命者盖部中論議固皆成於閩人然一言重輕千里響應尚望臣折衝禦侮肅清海道耶臣未奉

改命之先自陳被人裁抑侮弄兼觸炎海瘴毒外切憂危內負痛楚旦夕不知死所緣由於六月二十七日奏聞然不敢求退者以防海正殷恐重推避之罪耳延至十一月初三日勉支出巡至紹興府復病步履且艱耳目俱損及今浙海報

功之時部文既下之後臣不求退將來必有論臣久病廢事貪戀擾害者矣臣近蒙

陛下憫念特有

任事劬勞之褒

齎金綵段之賜雖粉骨碎身何以圖報但此垂死之軀衆擊之射俯首不前人多按劒或再有言

陛下亦不能不爲之動也伏願

聖明察臣孤立違衆乞

勑吏部早賜罷黜苟全骸骨不爲積毀之銷不惟臣銜結一念不泯於枯槁之餘而

陛下保全之恩覃敷於鼓舞羣動之下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五報海洋捷音事

據委官浙江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梁鳳呈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審據被虜逃回民人王記口稱賊首王老蘇老陳總老三師老共坐大船四隻草撇二隻從馬蹟潭舟山使至松門大陳海山繫泊等情本職躬統兵船於大小門黃坎乾江等處夜渡蝒洋埋伏松門港次瞭有賊船停泊竹嶼適阻颶風至二十七日

夜發大熕二十八日黎明直抵竹嶼大陳擒獲被虜犯人許貴朱三李保應繪萬欽貝應宗應東年應東連應文彩九名審稱賊聞官兵追捕就冒風雨南遁去訖除將各犯收禁軍前回兵南襲十二月十一日至馬碁埋伏進取南麂夜分開洋初二日兵臨官碁賊船正擬其日過番揚篷將發時天未明令福建捕盜林長二誘戰賊見孤軍大肆前來拒敵本職率領親兵梁愷王甫等并捕盜林雍等奮勇衝鋒舉放銃砲首破蘇老大船溺死賊衆次攻偽號彭坑大王三

師老大船連䑸數合本職率領親兵梁禮梁文
鄭觀金賓陳雲龔偉馬金鄭四張養陳明張興
馮楚張桂王煒李義張武曹琪何進等敵獲賊
首黃老才富二總黃連俱漳州府詔安縣人總
管舵工方漢元泉州府同安縣人直庫王記松
門衛右所軍餘從賊吳恕龔奴馮良才馮宗硜
馮倉林得趙攺洪苟俱臨海縣人葉本黃巖縣
人葉茂二許三張六宣三盧滔華堂陳四蔣十
楊八俱寧波府鄞縣人賊婦薛三娘係黃老妻
潮州府潮陽縣人蔡貞娘係黃二老妻林院女

係鍾阿孫妻俱漳州府詔安縣人共二十五名
口林長二林雍同梢兵林五二陳江陳記九林
馬二魏六林夢二陳進實陳淮五何四陳進壽
林經五陳潮貴福建萬安所正千户夏綱家兵
夏盛林希慶林世譽林文等敵獲賊逼事鍾阿
孫廣東廣州府人賊陳良才泉州府同安縣人
周華廣東肇慶府陽江縣人曹參寧村所軍餘
吳良玢施浦林足俱樂清縣人林喜松門衛右
所軍餘楊小潮胡成俱後所軍餘許傑中所軍
餘葉鳳前所軍餘邵大明齊小勿俱海門衛新

河所軍餘郁四吳六陳濱王潮朱望張佳俱台
州府太平縣人任十七蘇福周洪俱寧波府鄞
縣人賊婦龔一姐係賊稽察妻福寧衛大金所
人黃淑女係黃老女共二十五名口并賊船一
隻槓具俱全鐵佛狼機一座鐵提銃三箇藤牌
二面長槍八根鏢槍九根犂頭鏢二把番鏢十
根鐵箭一百八十五枝硫黃四十斤鑼鼓各一
面指南針賊書并簿籍僞牌等件餘賊下划䑧
遯家兵梁守愚梁漢梁龍梁瑞等追獲賊首陳
老林新老俱漳州府詔安縣梅嶺人并斬番夷

首級二顆奪獲番刀二把蒼山捕盜林滂船生
擒二名廉廷福建福寧州水嶴人謝春盤石衛
前所軍餘捕盜林表船生擒二名陳八妻毛俱
台州府太平縣人温州衛指揮使劉堂盤石衛
指揮使劉茂家兵梁賢等率領捕盜周以順船
攻破賊首四師老船一隻沉水溺死賊衆不計
其數劉堂同家兵劉青生擒賊首一名陳新老
漳州府龍溪縣人梢兵林六二林命二魏七親
兵陳銘同擒斬番寇陳總管首級一顆梢兵陳
細三林白七翁白七鄭池四鄭進三鄭南三同

擒斬番冠蒲鮑首級一顆家兵梁賢梁智生擒
暹羅國番冠一名蒲北梢兵鄭朵一周四顯積
七李朵三李二魏一韓進一同擒暹羅國番婦
一口鄭梅菊係陳老妻共獲番刀二把鐵提銃
一箇長鎗四根鐵箭四十枝鼓一面捕盜陳貴
憲梢兵吳福同擒一名楊六梢兵林希隱生擒
一名馬阿四梢兵馮應成林明仔同擒一名齊
禮捕盜葉順生擒一名馬三俱樂清縣人劉茂
家兵劉定生擒一名盧綱一名董得一寧波府
鄞縣人一名吳守鄭温州府樂清縣人捕盜林

得昭生擒總鋪一名丁信松門衛後所軍二名
林六徐三俱永嘉縣人斬獲首級一顆捕盜陳
良琛家兵梁瓚生擒黃老船頭目一名陳三老
梢兵黃時偉生擒黃老船二總一名王二俱漳
州府人梢兵陳周御生擒一名蔣明梢兵陳須
制生擒一名賈應期俱永嘉縣人梢兵陳二郎
生擒一名金三松門衛軍餘梢兵葉松江軍兵
官堅等同擒黃老船頭椗一名楊光台州府黃
巖縣人家兵梁守愚又同捕盜陳舜生擒暹羅
國番冠一名撇鐵捕盜鍾巴船奪獲番刀一把

飛鎗一根釘鎗二根温州衛指揮僉事夏光率
領捕盜黃待清陳良琛周信二吳以成攻獲蘇
老哨船一隻家兵夏進軍兵徐隆陳毛同擒蘇
老船直庫一名劉必黃福寧州人家兵夏三捕
盜黃待清同擒總鋪一名杜亞七廣東潮州府
人軍兵周端吳昇等同擒黃老船柁工一名葉
崇禮温州府永嘉縣人軍兵陳明一鍾長等同
擒一名黃魁寧波府象山縣人梢兵黃惟榮方
居六同擒一名舟山三定海縣人梢兵王在儀
陳福耀軍兵王補同擒一名吳七家兵夏進軍

兵呂文秀同擒一名陳十五俱鄞縣人軍兵閻
山中趙堂等同擒一名徐世欽温州府平陽縣
人梢兵吳在耕陳和賢同擒一名馮厚軍兵倪
乞沈良邦同擒一名周于任軍兵林遇丘培等
同擒一名應倖捕盜郭温栗梢兵鄭廷崙同擒
一名陳伯舜軍兵錢道陳深等同擒一名吳良
玉軍兵林榮林還等同擒一名潘邦梢兵劉廷
夫陳應瑞同擒一名陳路俱台州府臨海縣人
梢兵黃洪仔阮孟安同擒一名任滿梢兵林貴
顯軍兵胡毛弟同擒一名馮三俱太平縣人共

獲鐵佛狼機一座鐵提銃五箇番鏢一百根長
刀鎗四根籐牌三面捕盜吳陽環梢兵朱盛等
軍兵潘升同擒一名陳長一福建莆禧所軍餘
梢兵魏必盛張記等同擒婦女一口許氏係四
師老船大總妻潮州府潮陽縣人捕盜毛士恭
梢兵陳奎等軍兵雷智同擒一名陳毛台州府
黃巖縣人夏光與盤石衛指揮同知王鵬家兵
梁朋蒲岐所百戶何鵬捕盜兵俊振奪獲黃老
大船一隻梁朋同梢兵陳雲共斬首級一顆梁
朋又擒直庫一名陳三溫州府樂清縣人何鵬

家兵何長捕盜吳俊振梢兵梁子欽等同擒一
名陳泉台州府臨海縣人賊婦一口羅阿姐係
新老妻漳州陸鰲所人共獲鐵佛狼機二座鐵
提銃四箇鉛子一十四箇火藥一桶飛槍五根
旗二面捕盜陳雍一軍兵郝靜陳英等同擒四
師老船總管女一口漳州府海滄人指揮王鵬
率領捕盜林子隆梢兵陳良才林希文等家兵
王六同擒三師老船柁工一名曾質高泉州府
晉江縣人奪獲鏢槍一根捕盜周信二船梢兵
陳員瓶毛軍兵陳玘等同擒一名葉尚明溫州

府永嘉縣人奪獲釘鎗一根捕盜吳可孫船軍
兵羅積梢兵鄭鵬等同擒東新老船大總一名
陳煖漳州府海滄人捕盜陳其四梢兵李吉濟
軍兵楊春同斬首級一顆小鏢槍一根捕盜魏
孟壇奪獲籐牌一面槍二根通共生擒番夷賊
犯婦女一百零二名口斬獲首級七顆賊廠淫
祠盡行焚燬台溫海島巢穴俱已蕩平凡可棲
隱去處遍哨無警收兵鳳凰山驗得陣傷夏仁
陳三六陳景七何洪黃孫弟黃志龍周尾六梁
祐馬金張武曹珙林希隱闗昂俱被銃鏢打傷

除撥醫調治見獲船隻暫發瑞安所看守夷賊
并首級器仗被擄許貴等俱發溫州府收候該
道問招通詳外今將前項緣由并賊書偽牌合
先呈報等因捷報到臣據此案照先為塘報海
洋船隻等事該臣奏
欽分委浙江署都指揮僉事梁鳳專理溫台海防劉
恩至專理寧紹海防浙東守巡兵備副使曹汴
右叅議譚棨僉事陳善等分投住劄協謀調度
續爲三報海洋捷音事據梁鳳呈稱牛頭大番
船賊哨船俱在溫州大門海洋於八月初三日

分督軍門調到福建福州左衛指揮使陳言兵
船合勢夾攻賊衆傷死下水不計衝破沉水哨
番船一隻生擒黑番鬼共師羅放司等八名還
羅夷利引等三名海賊千種等四名斬獲番賊
首級五顆奪獲哨船一隻叭喇唬船一隻飛槍
二根及與福建都指揮盧鏜會合舊城大小濩
鎮下門鳳凰洋等處追賊遠遁生擒賊封陳四
等三名九月二十二日督率指揮等官夏光劉
堂等兵船至鳳凰洋擒獲大船一隻陳仕齊等
一十八名槍刀藤牌鑼鼓紅衣火銃等件備呈

為照海邦胥動浮言官兵正在驅策茲雖報功
未敢列名推薦先於十月初十日具題又為飛
報賊情事據劉恩至呈稱依奉摎捕馬蹟潭賊
必勢潰不支東出大洋乘風南遁合無預行梁
鳳伏截哨捕則北兵盡追逐之力而南兵收捕
獲之功誠為勝算等因隨行梁鳳嚴督兵船伏
截鳳凰南麂等處要害地方哨捕前賊以靖海
道去後又為四報擒平浙海賊巢事據劉恩至
呈報分捕寧紹等府海名金塘碇礁兩頭洞等
處賊船擒平賊巢緣由備呈為照本官分委地

方直擣窮摎賊多南遁合論其功又於十二月
十三日具題外今據前因隨行該道勘問有功
兵衆臣宣揚
德意分別等第犒勞激勸不敢踰時推得浙江都司
署都指揮僉事梁鳳貌偉而氣雄負謀勇兼資
之望令嚴而師整持險夷不二之規臣初舉其
熟識海防堪總督備倭之任隨試以分屯南界
當危疑待罪之時八月大門遣弟領船督陣三
冬窮寇親身下海交鋒俘獲獨多賊窩俱盡全
銷氛祲收此桑榆真武弁之白眉將材之出色

也溫州等衛指揮使劉堂劉茂指揮同知王鵬
指揮僉事夏光蒲岐所百戶何鵬品秩雖有崇
卑擒斬雖有多寡皆深入海洋臨敵奮勇所宜
論功行賞以作累年退怯之氣者也福建都司
鎮東衛萬安所正千戶夏綱奉調來征經年浮
海戰九山而守雙嶼勞效既多分福部而控松
門折衝攸賴宜併前功通論以旌客兵敵愾之
威者也再照浙江布按二司浙東道分巡兼兵
備副使曹汴分守右參議譚棨分巡僉事陳善
識趣俱優寅恭無貳承分駐地方之委寒暑不

辭宏肅清海道之圖弛張有道衆皦皦而獨持
公論或泄泄而獨急時艱卒奏膚公共成保障
此皆憂深慮遠有用之材體國奉公不凡之志
所當旌擧以挽回士風者也如蒙
聖明念無辜之赤子戒不障之頽波乞勅兵部看詳
將臣先後開題各官功次併行巡按御史覈實
奏聞照例陞賞使知臣之不負各官由各官之
不負
陛下將不煩金臺之築而所在有金城之固矣
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甓餘雜集卷之五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篁仲修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章疏四

申論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

據浙江按察司呈問得犯人莫隱年三十五歲
浙江都司寧波衛指揮僉事狀招嘉靖二十七
年三月十三日蒙海道案驗奉提督軍門案驗
將日本夷使周良等人貨逐一盤收賓館內行
委隱與市舶提擧司在官提擧吕朋督率軍兵
協同地方人等嚴加防範隱與吕朋各不合不
行嚴範以致別案充軍見監追贓胡紋趙榮臣
各誆騙夷人銀胡紋一百兩趙榮臣一十三兩
蒙本府唐通判挐獲監候本年五月初五日隱
與吕朋在官署府印推官張德熹各不合不行
嚴督軍兵巡邏本日夜被不知名人造揑大明
黃道暨拜書嘉靖十八年來貢鎮日飲酒來往
何其親密去年六月間聞知來貢不想阻住海
外半年既得進又禁之賓館何其艱苦我國都

御史海道何必苦苦隄防我國
皇帝今教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差邊將都司必在五
月十三日起兵圍住賓館放火燒死使臣又恐
汝走差邊將一人領小船數百圍住定海關燒
汝船我與情若兄弟焉不説知可在夜間起兵
殺都御史海道隨下船而走不可再殺等語假
書一紙隔墻抛入館內扇惑夷心次早周良等
拾取看稱甚無謂也然去月以來門禁加嚴者
倍萬彼此殆違事例於是日本各人抱疑惑者
多則無故而破壞事體也必矣伏乞處斷等情

呈送推官張德熹比伊自合隨即轉呈上司查
究爲當却又不合延緩不即申鳴延至本月十
四日方纔參看蓋因奸人不得覓利抛擲書帖
扇惑夷心緣無指實姓名難以追究等情申蒙
軍門查得前書抛入夷館恐有上下通同隱匿
等情參照隱與呂朋奉委嚴防夷使徒知常例
之可貪容情故縱私交不顧軍機之有誤張德
熹辯才自用恒矜科道之清階流俗苟同不顧
國家之大計防踈夷館自知職守難辭討匿夷書
因挾軍門姑息謂奸人可制撫臣之命明示抗
違謂奸計可操
天子之權隂爲扶助已上各官罪干紀綱法當提究
具本題奉
欽依行都察院査得奏内開稱乞勅都察院看詳會
同吏禮兵三部公議就經行准吏禮兵三部各
咨稱並無應議事情隨蒙看得參奏隱與呂朋
張德熹所犯前項事情委俱有違相應提問及
稱擲書教誘奸徒事干地方夷情比之投匿名
文書告言人罪者不同合責張德熹追獲本犯
明正典刑一節爲照前事查據奏稱已行海道

省諭群議俱息緣指揮莫隱提舉呂朋原係行
委嚴防夷使人員與張德熹各防閑欠謹致有
奸邪肆隙欲行扇惑夷心言固無謂事有關係
比之尋常事體不同今地方雖無他虞論法仍
應追究覆題奉
欽依塡給巡按浙江九千三百四十一號勘合備行
巡按衙門轉行按察司即將莫隱呂朋張德熹
行提到官問擬如律具招詳報仍一面責限本
地方府衛縣巡捕人員將原擲書奸犯用心緝
捕務在得獲查照律例從重問擬具招解奪參

司行府緝捕并提隱與呂朋張德熹解司查發
委的失於防範致被拋擲假書扇惑夷心各情
明的除擲書奸犯行該府另行嚴緝外將隱等
取問罪犯二名呂朋年五十一歲直隸常州府
武進縣人由舉人任浙江市舶提舉司提舉張
德熹年三十三歲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由進
士任浙江寧波府推官招同議得莫隱呂朋張
德熹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
律各杖八十有
大誥減等各杖七十俱官照例贖罪完日各還復職

照出莫隱呂朋張德熹俱官紙各一分贖罪稻
穀各一十石五斗取倉庫實收繳照充軍胡敎
等聽該卷歸結其擲書奸犯嚴行該府衛縣巡
捕官兵緝獲另行餘無照呈蒙巡按浙江監察
御史李天寵批莫隱等依擬各贖罪還職取實
收繳胡敎等聽該卷歸結其擲書奸犯嚴行各
該巡捕官兵緝拏問報抄呈照驗到臣據此案
照前事該臣叅照浙江都司寧波衛指揮僉事
莫隱浙江市舶提舉司提舉呂朋奉委嚴防夷
使徒知常例之可貪容情故縱私交不顧軍機

之有誤浙江布政使司寧波府署印推官張德
熹辯不自用恒狃利道之清隨流俗苟同不顧
國家之大計防跡夷館自知職守難辭計匿夷書
因挾軍門姑息謂奸人可制撫臣之命明示抗
違謂奸計可操
天子之權陰為扶助已上各官罪干紀綱法當提究
再照臣責重望輕時乏同舟之濟智小謀大勢
如騎虎之危仰承廟算之成必不死于盜賊之
手惟慮妖邪之售或當死於筆舌之鋒轉展自
疑進退惟谷死於盜賊之手尚存忠義之魂死

於筆舌之鋒長作冤號之鬼所謂死天下事易
成天下事難不敢憚多言之咎匿不以聞也乞
勑都察院看詳會同吏禮兵三部公議如臣愚忠可
諒將莫隱呂朋張德熹等通行提問以為縱惡
長奸之戒其擲書教誘奸徒本官知其不得覓
利則覓利之徒自可根究事干地方夷情傳笑
外國比之投匿名書告言人罪不同合責張德
熹追獲本犯明正典刑方許支俸給由其夷使
周良等原無犯順仍容入貢以明詳內畧外治
近服遠之義如臣處置乖方假公營私亦願明

正典刑以謝各官之罪以示欺
君誤國之懲庶官詐鄉評皆得其正矣具本於嘉靖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題請及據浙江按察
司呈詳犯人邵華四等招叅張德熹有罪合行
提問緣由該臣看得張德熹見係叅究人員肆
無忌憚將軍門肘發囚犯擅自縱放將軍門賞
過有功故入罪名及查雙嶼官兵斬獲賊犯張
珠首級係張德熹叔結夥賊首許棟在海通番
因而行劫常乘小船載入地名桃花渡上岸身
穿青衣頭戴尾楞帽作客人往寧波府城門外

即換方巾進府衙數日徑往奉化縣地名湖頭
渡下船人多認識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內在賊
船與官兵對敵腳腿手臂各傷一刀擒至霸衢
所城門邊口說我姪見任寧波府推官必來救
我等語官兵審出姓名又因本府巡捕通判唐
時雍兵快奪功當將本賊梟首屍骸埋在教場
地方越二日有差人二名來將本屍衣服剝去
口稱海道魏副使分付取衣比辯犯人以此地
方不敢至擧及該道將各賊發府監候凡報倘
賊兵故俱張德熹措辦棺木盛斂上寫姓名挂

埋義塚有親屬者今赴察院訴狀及倡言需索
得銀二萬兩賣港放賊將平人頂扛等語喧傳
道路陰壞軍機連月訪查漸有實跡於本年十
月二十日案行浙江按察司提問及咨報吏部
都察院知會隨據按察司回稱行委台紹二府
推官邊毅王遴前去霸衢所教場桃花渡等處
查勘緣由在卷臣近見推官邊毅亦據稟稱會
同王遴親詣霸衢教場埋處掘驗果有無頭無
衣死屍一軀及審取桃花渡湖頭渡地方并寧
波府司獄官禁結報俱各是實惟剝衣差人二
名究無名姓等語今據該司呈招前因叅照犯
人張德熹職任外京七品不係應叅官員臣特

本叅奉
特旨提問人不之異者誠以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之
故惟奸人詐傳
聖旨扇惑夷人謀殺都御史是即往年大同等邊之
漸一推官得以乘機抗拒是犯憲綱挾私沮壞
之禁若臣處置乖方假公營私是犯律例非禮
陵虐自取陵辱之禁故臣不敢自用特請
勑下都察院會同吏兵等部公議該部各稱並無應

議事情者或以臣別無欺
君誤國之心都察院亦稱事有關係比之尋常事體
不同者或以事干扇惑夷情傳笑外國之故耳
且臣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之論明有常例可貪
故縱私交奸人可制撫臣之命奸計可操
天子之權等語特府治官衙窩賊倡亂等情風聞可
疑未敢輕論而專合推理固非事外撫拾今臣
已有明案該司已委勘官勘官已見下落寧紹
之人亦有恨臣舉發不早者且二罪俱發以重
者論擲書奸犯未獲則勘合未便完銷按察司

重事不論而先論輕罪何哉況招罪與臣原參
情節無一字同臣參奏不實自有挾私彈劾故
勘之罪未應止于是而已若謂剝去屍衣之人
纔有姓名可以捲銜要見此屍何姓何名因何
無頭無衣所謂張等者何在也該地方人員特
以海道同鄉之故未敢顯言該司按察使游居
敬亦以同鄉之故曲為之地招內既無一字云
及前案事情照出亦無另行字樣徑擬復職乘
臣與巡按御史出巡各邊朦朧呈允呈臣照驗
直意不過欺臣病廢且不謀久衙門亦係暫設

明示勘官含糊了事而已雖稱擲書奸犯嚴行
緝問今臣見在地方奉公嚴緝者誰歟巡按衙
門止批還職不批復職或亦風聞有疑之故歟
按察司外臺總憲也欺公賣法縱惡長奸乃爾
是
陛下專敕大臣可殺可辱不及一推官也臣至是不
得不去事關背公私黨廢壞紀綱又不得不論
也且海道副使等官沈瀚等止為海賊失事
陛下既正其罪矣臣舉發大奸大賊其罪不正是可
以懲創乎或言張德熹閩人御史周亮張驊總

撫亦閩人今撫諭不已雖公亦私耳且謂豪勢
此也通夷通賊如林希元許福俱閩人臣奏之
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間事違禁海船非艱
號則官對勘無其事以數十計臣論之欵十二
等月間事張德熹不職臣奏之係嘉靖二十七
年五月間事周亮奏革巡撫謂御史按之有餘
凡軍馬錢糧刑名賢否利弊臣皆不得與聞係
六月間事臣固不因周亮之奏以讎閩人而周
亮張德熹之有所挾亦已明矣此干及臣身者
如禮科給事中黃宗槩躬拜夷館交通賄物爲

廠衛所參
陛下間發爲民此亦閩人也十二月初一日福建鹽
運分司盤驗上水戶部主事宋日仁座船二隻
楨船四隻搜出私鹽二千四百斤象牙五十斤
胡椒蘇木等項番貨參申到臣見行按察司查
究宋日仁亦閩人也一犯在廠衛一犯在運司
亦謂臣私可乎但閩人上爲
朝廷耳目之官中爲司徒司課之官下爲海郡明
刑之官而通夷通賊絡繹顯犯其風俗可知矣
又如林懋和任禮部主客司郎中與臣素昧平

生特以同鄉朋比凡臣奏請機宜事下該司無
不深文巧詆將撫慰既定之倭夷行令先遣回
國致夷使有藉口仁義之侮將議處待報之典
刑行令事完徑自具奏致地方有何日復
命之問臣專職海防專禁夷賊治亂安危呼吸變幻
而閩人結黨相傾至于動搖國是盡費國法此
亦可以爲訓乎臣既以不得不去亦不得不論
也臣一日得去亦知身後之禍難免耳臣不暇
遠引臣蘇州府長洲縣人也任長洲縣知縣者
臣見二人一郭波以致仕尚書劉纓小隙一經

其家糧長七名復以誣罪爲辭逮其歷遞刑二
十餘拜既出門則不平泉日我欲拜死老賊耳
劉纓時年八十餘受此大挫旋疽而殁子孫不
能承役逃移四方家爲之破長洲非無人才之
地孰敢有訟之者乎郭波固閩人也一黃大廉
以經歷顧乾小隙貢禀致死皆至其告巡按察
院提問隨因侵盜庫銀事發問革爲民發營巡
按者以同鄉之故力辨復職亦孰敢有訟之者
乎黃大廉亦閩人也上而尚書老臣下而經歷
職官皆死于知縣之手如孤雛腐鼠莫敢出氣

臣先任廣東亦見廣中官民疾惡閩人如狼如
虎如蛇蠍至有縣丞小官得以敺布政司之首
領縣丞下僚得以陵本管之知府閩人氣焰可
畏止據臣前後目擊數事言之在家鄉則能把
持官司在京內外則能接管縉紳
朝廷是非之公不止臣所論移於鄉評亂於野史
而已臣嘗見閩之賢者老者往往自謂閩中近
來風俗薄惡至有移書及臣鳴其不平者是又
不止外省疾惡而已臣奉

陛下提督軍務之命以風憲大臣整頓海防正不次
第而周亮一言足以奪臣軍馬錢糧刑名賢否
刑獄之職掌雖臣應該節制之官遂不用命至
今閩海多事師老財匱不可究詰是
陛下專勅大臣不及閩産一知縣一縣丞驛丞小臣
也大臣不及小臣則
陛下威令不行于閩周亮乃謂一御史按之而有餘
何哉
陛下試勅部院近查按閩御史保全聲譽者誰歟是
不可謂按閩者皆不職御史也如臣累次所陳

閩中海防之弊不關海防者未之敢及亦不可
謂御史按之而有餘也閩之賢者老者自疾惡
之閩之多賢固無損于其舊然此一種人壞之
亦有餘也閩人自壞閩俗已爲閩惜官任外臺
總憲乃壞
陛下之紀綱可不重爲世道惜耶夫背公私黨非
朝廷之福違衆任怨非人臣之利此誠國是所在
國是不明則固臣貪昧隱忍成之蓋不貪與不
昧不昧則不敢隱忍隱忍之風盛而直言[illegible]

陛下孤立于上矣臣叨冐至此臣父未霑
一命之榮此當隱忍之大者然今日有大焉又昔
人述諸葛亮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不使廪有
餘粟庫有餘財誦爲美談臣無八百株之桑十
五頃之田臣死之日必不使家有餘粟囊有餘
財以負
陛下然一日未死必以紀綱爲重國是爲憂雖尚書
劉纓經歷顧乾之鑒在臣在子孫者甚著而不
敢以隱忍自全爲私計者感
陛下作養任用之恩切有地方之責世道之責寧烈

烈而死不泯泯而生也乞
勅部院查臣先後奏詞別無挾私欺罔將張德熹等
窩賊倡亂背公私黨廢壞紀綱情弊追究詐傳
聖旨扇惑夷情謀殺撫臣根因明正其罪以示大姦
大賊不可姑息大亂大禍不可養成
大經大法不可假借其餘通夷通賊朋比結黨犯
陛下之憲章擅
陛下之威福亂
朝廷之是非者逐一懲治痛加禁遏以明國是以
正風俗以崇泰運朋下之義以勵人臣履正奉

公之節地方幸甚世道幸甚是臣雖受[illegible]之
誣極條之禍舉世之非所得多矣
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購官遣衆乞殘喘以存大體獻末議以圖久安
事
臣聞之臣之告君不可不盡不盡則欺欺則不
忠莫大焉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在
紹興已將事勢疑懼久病乞骸緣由具本奏
請一面支持巡歷至台州益困臣之精神所謂再鼓
而衰三鼓而竭僅存殘喘無能爲也臣血肉之

軀可死忠赤之心不可死臣今日不爲
陛下盡言之則將來任事之臣欲去地方之蠹挾私
者皆得以沮壞欺公者皆得以脅制天下之事
去矣臣兩拜
勑命一則曰風憲大臣二則曰風憲大臣夫冠豸冠
服豸服觸邪去害激揚振肅風憲之體也提綱
挈領節宣鎮重集思廣忠群工効職大臣之體
也地方靜謐斯副委任怠緩誤事責有所歸
陛下之命也失憲臣之體辱
陛下之命巽懦苟容載胥及溺縱竊高位將焉用之

伏自廷議之初臣聞
簡命之報是時也人人爲臣難之相與諜者曰大[illegible]
戰船曰大聚兵糧曰添設參將曰截留鹽課其
餘瑣瑣兼難塞臆臣不知手足何措身家何在
夫豈從容月日勉徇人情之候耶稍從容則賊
船卒至徇人情則犯國法殺及其身臣計之熟
矣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贛州得代十月二十
七日入漳州十一月初一日即聞同安被劫之
報時賊勢方張人心慴懼謂癸未之變復作臣
擁座衛將[illegible]大難十二月初八日拜

勑命歷閩海防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聞倭寇[illegible]
不得起貢之報三月初七日入[illegible]
夷在外洋者六百二十餘名[illegible]
二十餘年海島城府聲勢[illegible]九月[illegible]引
貢夷撫諭發倭經出杭嘉四月初二日兵[illegible]九
山[illegible]平湖泥頭[illegible]大洋於是
[illegible]吳淞江大担嶼等處遠近[illegible]細[illegible]
主陸續成擒港泉驚疑神奸側目此豈臣之所
能哉
[illegible]紀綱肅定威令嚴行也自夫閩海之說一言一倡

而巡按御史金城激變之案行勢豪之私船不
逞而鄉官御史周亮攪害之奏下寧波通夷之
計不遂而使臣周良謀殺撫臣之書出官軍賣
港之謗不行而推官張德熹抗拒軍門之亂作
其餘掣肘不可枚舉由是譸張爲幻侮弄日滋
沿海頑民浮言胥動曰我鄉官進本矣曰軍門
已革矣曰
詔獄巳下矣巳發落海南道差人鄧明福建行都司
差官黃承祖齎文向臣皆至中途而返福建文
移三月不通各官觀望相視不赴謂臣果中傷

也八月初三日浙海大門之戰所募福兵見賊
不捕熟視脫走謂臣不足恃也聽臣定海把總
指揮馬奎倡言軍人勞苦欲罷雙嶼工役三江
掌印千戶孫勳抗言軍政考案不服委官更替
昌國把總指揮張四維擅離信地遂報瘋疾海
寧把總指揮陳鳳玩寇失事更加巧飾南日山
把總指揮盧濟澄不報海警不服往棒批行都
司查參延捱半年謂臣旦不謀夕也小埕等寨
各賣[illegible]官協餉已發者百計支吾行查者催
不報五澳等處頑民出洋接濟夷船海道不能

復制謂臣禁革海船編立保甲之奏我鄉官在
京巳計沮不行也甚至福建統兵官承驅捕夷
船之委徑自回司掌印巡按御史楊九澤督之
乃行浙江海道員缺擬委一官專管竟莫之從
帶管僉事陳善辭之不得推官張德熹不職臣
先論其背公私黨廢壞紀綱奉
旨提問繼查其通叔張珠往來賊嶼出入府衙斬首
屏衣滅跡等事既經咨報部院按察司委官體
勘俱實徒以同鄉之故朦朧先問不應復職呈
臣照驗既與原奏私黨不同亦無照出另行守

樣意令勘官含糊掩飾而已其餘衙門委勘事
情發問人犯申明禁約動爲豪家劫持遷延姑
息釀成地方之患如大步門大担嶼等處至有
不受節制回文相抵明言衆人遇我我固衆人
報之國士遇我我固國士報之者玩肆至此則
督責不得不嚴督責稍嚴則怨讟愈甚軍門至
是蓋如兒戲臣至是蓋如贅疣如仇嫌前奏固
未之盡也臣拜命之初逆知有此嘉靖二十六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謝
恩一本曰因循之後習染成風創建之初紀綱爲要

曰知威乃望其知恩任事必期於任怨縱橫勍
海猖獗逐之亂絕反側中山定樂羊之盈篋請
明職掌一本曰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于治窩
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
豪俠把持之寇事未舉而謗先行效未見而肘
先掣山海淵藪相爲表裏衣冠劍戟相爲主賓
臣將來亦疑懼顧忌之不暇矣罔視海防一本
曰威福之柄移於鄉評是非之公亂於野史曰
臣今日不明言之則臣所行皆乖方違衆之事
市虎傳信費以損眞臣將來之罪亦自不知所

終朝廷之令不復行於閩海矣請乞旗牌一本
曰重典施於治亂勘定然後撫綏嘉靖二十七
年五月二十六日議處夷賊一本曰中國無叛
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窩主則客賊無來蹤
不職官員一本曰臣責重望輕時乏同舟之濟
智小謀大勢如騎虎之危死于盜賊之手尚存
忠義之魂死於筆舌之鋒長作寃號之鬼六月
二十七日海洋賊船出沒一本曰小民未見有
利臣且不日有禍臣不足惜
陛下東南之觀未已也謝賜旗牌一本曰宣揚威武

庶逃辱命之誅竊弄威權必犯逆天之罪臣言
之非不豫也慮之非不周也今不幸言而多中
然亦幸而不至僨事耳案查已發落犯人梁鳳
等招開嘉靖二十六年海賊殺戮軍民甚慘燒
燬房屋無算此亦止據呈告叅奏之數耳嘉靖
二十七年四月既破雙嶼之後五月六月賊報
外洋賊船出沒計一千二百九十餘艘已形
奏牘使一船殺一人即一千二百九十餘人矣劫
一家即一千二百九十餘家矣使臣從容顧忌
海防僨事或如上年之半
陛下能曲法宥臣乎以

陛下不宥之法而孤臣支極難之勢旁觀者可以亮
矣況臣奉命討賊不奉命開市彼捷捷幡幡沮
臣毀臣者誠不知乃所訟也夫大方人材甲天
下而官其地者又極一時之選苟犯衆怒不於
其身必於其子孫臣非喪心病狂全不知此論
者曰欲禁制小民先不得罪於巨室欲禁制巨
室先不得罪于同事群工臣亦非冥然悍然全
不知此但救焚拯溺之際自非雍容揖遜之時
解酖除㿉之方自非參耆粱肉之療憲臣之體

不可失

陛下之命不可辱臣之所知如是而已若欲外攘海賊內通海利上不違國法下不失私情則非臣之所知也今事勢如此病勢如此彼此嫌隙雖公亦私人或乘之寡不勝衆損閫外大臣之體傷大方多士之風抓

陛下簡命之恩爲避事藉口之地無一可者茲計海洋五次報捷比之先死鏞襟者僥倖已多馬革雖裹屍之具軍門非養病之坊臣亦計之熟矣近查巡撫雲南都御史吳章在任患病奏奉

欽依致仕臣竊比例陳情懇乞殘喘所有未議六事條陳于後庶乎海嶽涓涘之助臣之所能止於如此

陛下行臣之言猶夫用臣也如不可行雖用臣無益也伏望

聖明憫念微勞重惜大體察免死狗烹之喻垂破被不棄之慈再下吏部查照吳章事體容臣致仕浙東末議該衙門覆議上請定奪地方果安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計開

一明國是夫東南一帶濱海盜徼非若西北各邊有關塞限隔兹海濱即中華下海即外境矣國初海患極重條于近年邊患故海防極密海禁極嚴律法違禁下海與私出外境同科不如是不足以貽百數十年之安也邇來海防大壞海寇充斥民夷膠結知利而不知害豈惟愚民有等名爲士夫者日用而不知矣豈惟不知又有一等爲之招納爲之嚮導爲之把持官司變亂黑白者矣近見浮論不行臣蒙

恩賞則又曰須爲善後之計不然復命之後難免身後之罪臣問其計不過曰開市舶耳臣經年陳奏固皆善後之計多爲群議所奪言既不行臣自當退然求退有時不俟人激既激臣退又以身後之罪恐之豈歷年海患自臣始耶不能制人反受人制此誠國是所關官斯土者及今不思反正臣恐西北近年之患轉於東南矣臣見嘉靖二十一年山東臨清擒獲北虜奸細招稱打聽太師利害不利害等語太師者都御史之謂也利害者威令之謂

也都御史職名不在其集處輕將侍郎而奪
爲士大者百計[illegible]臣不知其何說也
一明憲體國初之制先設御史後設都御史以
總憲也在外行部先遣侍郎後改都御史至
今官雖尚書仍兼憲職以便于行事也總憲
之體重矣陵夷至今無復原意近年各處都
御史以不職得罪者接踵是乃歷試群推之
才數十年作養之士豈昔賢而今皆不肖耶
彧亦牽掣顧忌威令不行之故耳如御史周
亮之奏城池軍馬倉庫錢糧刑名獄訟與夫

官吏之賢否利弊之興革臣皆不得與聞至
爲征斂困苦擾害危亡之激論給事中葉鏜
固辯之矣臣又
命之初深惟地方海患當務爲急雖浙江巡撫之事
尚多受成于巡按亦何暇福建之與耶條約
甚明布在府縣即如供應一事福建布政司
先派所屬銀六百五十兩協濟福州臣至一
切罷之凡縣驛科斂等弊各衙門迎送差遣
等項常痛加裁革乃謂擾害危亡亦獨何
哉臣不足道惟此憲體不明動受人制城池

軍馬錢糧刑名賢否利弊等項一切不與則
都御史何名兼憲職何用提督軍務何爲名
之不正紀綱之不立人固指之曰此亦一都
御史也是雖過化存神之聖莫收綏來動和
之功亦不止三月之謗而已
陛下納諫如流特革巡撫命臣便宜行事事寧即便
回奏一切政務巡按御史照舊規行仰知
大聖人作爲出於尋常萬萬孔子所謂陽一陰二君
子之道孟子所謂定于一其理一也然請復
巡視重臣者巡按御史也譬之良田久荒臣

不過芟除蕪穢而已如是而播種如是而耕
耘如是而灌溉其功自須次第其道自須悠
久使巡按御史嚴督各官分舉厥職海不揚
波至矣盡矣萬一御史自言非提督保釐之
官更須一人代臣旁求遠舉恐不及事見任
浙江左布政使張烜福建右參政王積其選
也二臣皆任重道遠之器亦臣深知素服之
人宋蘇洵論管夷吾曰必代己有賢者而後
可以死臣竊附此義然必申明憲體不間不
參而後臣非妄舉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

一日臣爲冒大識昧大罪以贊成大計事固
已陳之纔聞周亮之奏竊自咎遲疑後時不
得早附廷議之末又自咎輕率昧時秪重增
茲多口之嗟是在
聖朝稱量之耳
一定法守
聖朝設官各有職掌布政司如六部按察司如都察
院分巡僉事如各道御史特內外大小之差
耳其政專其勢一其責重官不多而民不擾
不任者考課之法繩之故其事理後添分守

官如今之府佐行縣耳分巡分憲分守分布
政之職守而御史出按之皆執要御繁事先
有司
聖諭方乃是清何其簡也自夫添設糧儲道而糧儲
不舉添設屯田道而屯田不舉添設巡海等
道而海防等務不舉夫有專官宜有成效而
事反不舉者官多而民擾也政似專而實分
勢似一而實二責似重而實分所謂多門耳
即以府縣言之府縣一而已矣添一道則添
一文移添數道則添數文移民一而已矣一
文移則添一政數文移則添數政又况民心
者少爭衡者多以一道而治一省則巡歷不
能周徧而守巡反以侵越爲嫌以一民而屬
數道則奸宄可以出入而府縣特以依違爲
事故各道率坐省城不出而守巡惟爲撫按
侍從若問分巡所巡何事分守所守何事則
多不能答也豈惟守巡問府縣孰爲本管上
司孰非本管上司問上司孰爲屬官孰非屬
官亦多不能答也加之遷轉無常缺官日報
帶管恒多東塗西抹如是而求無十羊九牧

議論多而成功少之誚得乎即以專道言之
浙閩各有巡視海道兼理邊儲副使一員屯
田僉事一員以海道副使言之註選同奉
勅同沿海軍需歲入歲支之數問浙江海道尚知一
二問福建海道則曰此糧道屯道職掌問其
理何邊儲則不能答也問該府縣某衞所該
分民糧若干屯糧若干某年已派完欠若干
原額少派若干行查數月亦不能答也問屯
道糧道某衞所歲派各若干完欠各若干屯
道延過半年糧道延至新任參政王積方纔

通計福興建寧漳泉五府福寧州并沿
海衛所民屯二糧除嘉靖二十年以前難查
嘉靖二十六年延至二十七年方纔催徵外
可查者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內減徵
二年全徵三年計五年總徵民糧本色九十
萬一千餘石折色二十八萬七千餘兩却拖
欠本色一十二萬餘石折色八萬一千餘兩
五年總徵屯糧本色二十三萬一百餘石折
色八萬四百餘兩却拖欠本色八萬五千六
百餘石折色一萬三千三百餘兩夫福建本
色既無起運徵收又遲一年而拖欠乃爾宜
乎銅山等所缺粮二十箇月臣一行查而周
亮遂有錢糧不得與聞之奏也給事中葉鏜
所論閩中縉紳不喜巡撫之建立豈無謂哉
以屯田僉事言之在福建既如彼矣在浙江
則奉
勅管蘇松水利兼捕盜問其蘇松之事則曰已歸太
倉兵備副使矣先經巡按衙門具奏而
勅[illegible]故蘇松實無與也問其見管何事則曰通省
[illegible]盜招撫皆由本道批詳日不暇給分巡

亦無與也大分巡既不與民屯海道等務而
盜招又歸之捕盜官誠不知分巡所巡何事
矣民安得而不擾奸宄安得而不出入事又
安得而舉耶故任事者秖見其坎坷而隨時
者秖見其順利也各道添設已非一朝一夕
之故然因時推移亦有調停會通之術臣入
境之初行據二省查報分委福建海道副使
住劄漳州分巡福寧兼兵備僉事住劄泉州
分巡建寧兼兵備僉事後改分守叅政住劄
福寧州浙東溫處兵備帶管分巡副使住劄
温州分守溫處叅議住劄處州分巡寧紹台
僉事住劄台州海道副使住劄寧波分守寧
紹台叅政住劄紹興浙西分巡杭嚴僉事住
劄海寧各照分定地方行事海防因而有賴
惟建寧僉事驅策不前遂有釣澳等處失事
嘉湖僉事僻處湖州遂有大步門等處失事
此近日之明鑑也臣愚計之巡撫雖革各道
住劄該地方如故在省專道如糧儲叅政屯
田僉事等官各以其職呈請巡按分行該地
方各道分理其事如守巡住劄某府凡該府

糧儲屯田海道兵備清軍驛傳等務悉以委之專道惟理其緒稽其成而已一道不治其事專道方詰該府縣躬督之如海道住劄其府凡該府糧儲屯田守巡兵備清軍驛傳等務悉以委之專道惟理其緒稽其成而已一道不治其事專道方詰該府縣躬督之法守既定慎勿更代一道缺官則委在省專道往代缺官或多則分巡即帶該道分守分守即帶該道分巡御史所至按其勤惰第其賢否總司有事一體取足若專道不能自理其緒

不能自稽其成則其勤惰其賢否亦自莫逃而舉刺行焉如是則各道不病於缺官府縣不病於多門民自不擾奸宄自不得出入同寅協恭庶務畢舉不但海防一事而已

一定要害浙之要害莫甚于雙嶼兩頭洞南鹿鳳凰竹嶼等山今已次第擣平然皆四面大洋勤兵遠略不可為常但沿海官兵嚴守堠絕內應可矣閩之要害不同曰福寧州之桐山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海滄詔安之梅嶺皆沿海而居負海而固緊聚反側淪染驕

恣狡之則寧家急之則下海尾大不掉之勢也非立縣設官以鎮定化導之無策矣月港立縣臣已據議陳請所當急也然安海立縣尤不可緩惜無議及者耳蓋亦彼劄此副經費不便之故臣惟安海地方雖磁晉江同安二縣而離縣太遠政令不行南安一縣逼近府郊又無城池人不數姓不成縣治同安離府亦遠氣勢不接不成輻員若以南安官司移置安海而以南安附近晉江同安都圖割附該縣以安海都圖割入南安不過轉移之

勞營建之費而一府之經畫偉矣或以安溪離府太遠不可無南安然有南安安溪固自遠也南安數姓惟黃族為巨為守望謀亦不過移一腹裏冗設巡司使該府巡捕通判在彼住劄則南安安溪等處皆有控制矣近來建議有遷詔安千戶所者有陞福寧州為府者甚不得已之論也桐山界連浙江梅嶺界連廣東此皆福建盡境官司罕到雖謂之化外亦可也二處立縣或難惟漳州添設通判一員專在梅嶺住劄福寧州添設同知一員

專在桐山往劄皆不許營幹别委佐貳既[illegible]
政令自行不必遙所陸府而詔安福寧如臂
如指廣東浙江血脈皆通矣或謂詔安既有
所縣梅嶺但可添設主簿一員此不知梅嶺
之要害者也設通判猶懼庸才弗任設主簿
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不若仍舊之爲愈
也或又謂月港立縣則海滄安邊館之府佐
可以無委此亦不知月港海滄之要害者也
新縣草創惟懼初官弗立正須擇委府佐之
賢者能者住安邊館左右之監制之新縣未

成而府館先廢亦不若仍舊之爲愈也蓋仍
舊不過積習因循耳易新則關中華之重輕
外夷之觀望可不慎與

一除惡本臣先題閱視海防事議革勢豪之海
船嚴地方之保甲繼題海洋賊船出沒事議
小船不得出港接濟賊船不得近港灣泊此
惡本也然又有本之本焉過盜通番人知衛
所之縱奸而不知有司之恩奸也見犯寧波
府推官張德熹身爲窩主嵊縣知縣鍾天瑞
賣放巨寇特其著耳夫奸盜肆然横行由府
縣關節可通上下左右黨與之盛也指鹿爲
馬而上司不知以眞爲贋而旁人不覺犯者
未必罪罪者未必犯上司文移雖密封未啓
而先知改易住址差訛姓名或云查無名氏
或云里隣保結縣申府府申司動延累月及
王駁查則曲爲回護或以姓名偶同者充數
或雇能受刑憲者應名或買原竊罪人認虛
招回上司文移雖切而眞正罪犯則日與吏
書公差飲啜歌舞莫敢誰何也又有黠編鄉
兵科索紙價海濵之民既受賊害復爲官害

控訴無門飲恨莫[illegible]而賊黨方且自[illegible]盛服
逍遥通衢或有一二首告則佯示之曰某鄉
官爲之主某豪家爲之輔某上司乃其鄉里
爾弗言也不旋踵而中以奇禍矣又有一種
倚法而恩官兵獲賊眞正而多方開釋地方
失事重大而多方掩護或且爲之遊說者此
皆所謂本之本也如紹興府知府沈啓餘姚
縣知縣胡宗憲持廉秉公不畏强禦當海賊
公行之時獲奸數輩而四境帖然賊莫敢犯
其驗矣此等官員上司尚有忌嫉之者甚矣

惡本之難除也宋儒程頤曰賊盗至爲不道必相聽順不然則畔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盗也朱熹曰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説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同讀聖賢之書同食

朝廷之祿而識趣不同如此是治盗者不如爲盗之専惠民者不如惠奸之厚也臣愚以爲今後地方失事府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一體叅究事未發而覺舉者原之則庶乎欺公賣法者警矣

一重決斷夫國是明憲體明而後可以論法守法守定而後可以論要害論惡本論海防海防之論重大者臣奏瀆經年其餘行移往往不合于時不怒則笑之矣浙江猶能力行一二功効亦收一二福建則多自阻爲高掩飾爲智臣禁海船而以通商爲便臣禁通夷而以濟貧爲恩臣治奸宄激庸懦而以休休爲度臣督侵欠裁冒濫而以泄泄爲圖臣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臣提督贛州軍務未嘗建白一言今在浙閩便便不已者非惟所遇不同亦一斃忠赤死不可泯耳議論多而成功少識者知非治體臣至是不敢復言敢曰重決斷

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一設專職以控要害事

據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奉

欽差巡視浙江兼管福建沿海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　案驗據漳州府申准本府同知龍遂關稱設官凡以爲民變通所以盡利無故而濫設固爲贅員因勢以宜民實爲通變

福建一省惟漳州居極南襟山帶海接壤嶺表民多倚險負固蔑視憲紀若詔安一縣則隸乎漳郡而盡閩之分土焉者也夫詔安八閩之窮而梅嶺又詔安之窮其地濵海切隣走馬溪下灣二澳由走馬溪而南則潮州之南澳山矣蓋閩廣襟喉之衝賊夷出沒之所視龍溪縣之海滄均爲要害而其民頑梗不法則或過之蓋詔安去漳郡二日之程而梅嶺去縣治四十餘里地僻則化益阻化阻則俗益惡賊船集泊每于走馬溪下灣者則以此地兩山壁立風濤不驚

若天成一賊藪然又有梅嶺群惡以濟之耳如
田如林如何如傅如蘇等姓延聚數里許人戶
不下千餘兇頑積習險狠成風或出本販番或
造船下海或勾引賊黨或接濟夷船先年引賊
肆劫合縣生靈受其荼毒慘不可言其他強姦
奪娶占產騙租視爲尋常細故官府差人不敢
一及其門苟一追攝輙肆抗拒甚則聚衆持械
毆打奪放莫敢誰何節經察院訪拏未獲一二
此等地方已同化外職嘗署掌縣事數月頗得
其詳間有要緊事情行委典史陸鉷親拘牲

告難問之則曰彼且殘視官法緩則閉門不理
急則攘臂抗拒近雖有軍門保甲之設初若稍
就約束尋復視爲故紙矣該日該縣申稱蘇天
爵等聚毆公館木匠又透田氏將入官門扇徑
自拆去知縣李尚理親詣拘查竟不能獲僅於
其戶長責令尋獲原搬門扇而已未幾典史陸
鉷爲拏獲搶奪銀兩兇徒林大松又被案惡林
樓鳳集黨打奪民快吳大謨被其兇打即本官
且被陵辱有不忍對人言者又爲拘提逃軍蘇
三成等原差里長吳濤被其砍傷左手本官僅
獲犯婦徐氏暫押同縣中途被蘇三成集衆持
器兇趕將民快江旋貫打倒本官亦遭打辱徐
氏搶奪去訖似此兇頑相扇成風失今不爲之
所恐積漸之極將來不知其所終也議者謂宜
創建公館令安邊館通判往來住劄夫公館之
建是矣職於署縣時嘗奉浙江軍門案委經理
公館即今相地拓基鳩匠與工專委典史陸鉷
督造次第就緒但此地此民舊染已深積習成
風上司經年不到縣治相去頗遠昔人所謂亂
民也若令安邊館通判兼董其事竊恐道里遼

遠顧此失彼緩急難恃終非得計爾或又謂近
奉
欽依添設主簿一員若令就彼住劄可省他員之設
殊不知此等地方玩肆已甚與夷狄禽獸相去
無幾即臨以府官一員坐鎮其地尚須持以歲
月操縱張弛經理有方庶幾可以控馭羣兇奪
其狂悖之念洗其舊染之汙爾苟得其人則走
馬溪一帶可貼席而臥也若以主簿任之恐力
小任重未必有濟甚則猶鼠同賊徒滋其惡此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職愚以爲須照安邊館事

例添設通判一員列銜本府專一住劄梅嶺公
館申嚴保甲舉行鄉約略其既往之愆導以維
新之化如此而復有梗頑負固怙惡不悛者節
繩以法輕則徑自問理重則申呈究治仍不時
閱視玄鍾澚所官軍船隻稽查洪淡巡司募兵
不許賣放作弊如此則先聲所被賊夷不敢窺
伺集泊奸徒不敢濟惡橫行亦保境安民一大
機括也關府轉申施行地方幸甚等因備申案
行本司卷查為朝
覲官員開到地方利弊伏乞

聖明采擇以蘇民困以隆治理事嘉靖二十七年九
月十八日蒙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楊九澤案驗
奉都察院巡按福建二千二百七號勘合劄付
前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金城題
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金城題稱據都布按三司
會議得漳州府所屬南靖詔安二縣阻山濱海
盜賊不時竊發禦捕不可乏人乞要各添設主

簿一員職專巡捕一節為照添設巡捕官員無
非弭盜安民之意既該三司會議明白又經撫
按官覆議相同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託籍於南靖詔安二縣各銓選主簿專管
巡捕其俸給祇候馬夫等項悉照原擬施行等
因未敢擅便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本部
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劄行本司抄案遵照外今奉
前因合就呈報等因備呈到臣案照先為曠官
違衆乞殘喘以存大體獻末議以圖久安事該

臣議
奏內一件定要害福寧州之桐山泉州之安海漳
州之月港海滄詔安之梅嶺皆沿海而居負海
而固繁聚反側淪染驕恣緩之則寧家急之則
下海尾大不掉之勢也非立縣設官以鎮定化
導之無策矣月港立縣臣已據議陳
請所當急也然安海立縣尤不可緩惜無議及者耳
蓋亦彼割此削經費不便之故臣惟安海地方
雖屬晉江同安二縣而離縣太遠政令不行南
安一縣迫近府郊又無城池人不數姓不成縣

治同安離府亦遠氣勢不接不成幅員若以南
安官可移置安海而以南安附近晉江同安都
圖割附該縣以安海都圖割入南安不過轉移
之勞營建之費而一府之經畫偉矣或以安海
離府太遠不可無南安然有南安安溪固自遠
也南安數姓惟黃族為巨為守望謀亦不過移
一腹裏冗設巡司使該府巡捕通判在彼住劄
則南安安溪等處皆有控制矣近來建議有遷
詔安千戶所者有將福寧州為府者甚不得已
之論也桐山界連浙江梅嶺界連廣東此皆福

建盡境官司罕到雖謂之化外亦可也二處立
縣或難惟漳州添設通判一員專在梅嶺住劄
福寧州添設同知一員專在桐山住劄皆不許
管幹別委住劄既定政令自行不必遷所歷府
而詔安福寧如臂如指廣東浙江血脉皆通矣
或謂詔安既有所縣梅嶺但可添設主簿一員
此不知梅嶺之要害者也設通判猶懼庸才弗
任設主簿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無不若仍舊
之為愈也或又謂月港立縣則海滄安邊館之
府佐可以無委此亦不知月港海滄之要害者

也新縣草創惟懼初官弗正須選委府佐之
賢者能者住安邊館左右之監制之新縣未成
而府館先廢亦不若仍舊之為愈也蓋仍舊不
過積習因循耳易新則關中華之重輕外夷之
觀望可不慎與已於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初八
日具
奏外隨據漳州府申前因又經行查去後今據前
因為照漳州府詔安縣梅嶺地方添設主簿巡
捕先該前巡按福建御史金城奏行吏部覆題
奉有

成命本難容喙但該司未曾呈臣知會致有未議之
瀆臣先事經理公館專備府官住劄業已就緒
漳州府同知龍遂署掌縣事親歷變故熟知梅
嶺之難處決非主簿之可任申請添設通判與
臣前奏相同中間論議則有出臣意見之外者
若不再為申
奏誠恐銓選主簿到彼力小任重猫鼠同眠果如
龍遂所慮雖有明法問革一官代者未必遂至
至者未必果賢關中華之重輕外夷之觀望如
臣所陳是徒有損無益而已說者又謂主簿之

設始而三司終而撫按會議明白豈有餘蘊臣
謂近來司府會議大率一人主之衆之從違視
王者之輕重而已甚或雷同連署而不知其中
梗槩者如月港立縣之議倡自海道副使柯喬
係嘉靖二十六年七月間事臣在南贛軍門已
行三司會議臣欽改令
命巡歷漳州該士民蔡震等呈催前事方據守巡勘
報又經節次案催方據三司會呈臣提兵浙海
未遑舉行前巡按御史金城親屬會題本稿送
臣於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具

題未幾金城陞任一事三年道謀築室萬一變起
倉卒不知損傷之害比之立縣之費何如也伏
望
皇上離明繼照深情事機乞
勅吏部查議如果臣言可采無拘成案即將原擬梅
嶺巡捕王霈改選通判務擇才力有餘者任之
本官職掌盡如同知龍遂所擬兼閱玄鍾澳所
官軍船隻稽查洪淡巡檢司募兵不許賣放作
弊其月港立縣并續陳安海桐山海滄事理早
催該衙門施行使海隅蒼生早沐維新之化海

外蠻夷漸消猾夏之謀地方幸甚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六報閩海捷音事
據委官福建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署都指揮
僉事盧鏜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各
呈稱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等日舊浯嶼
夾板尖艚叭喇唬等項賊船同佛狼機國夷王
船陸續追逐出境內有夷船於二月十一日復
回至詔安縣洪淡巡檢司地方靈宮澳下灣拋
泊盧鏜柯喬會同分布軍門原委中軍福州左

衛指揮使陳言領福清海滄兵浯嶼水寨把總
指揮僉事李希賢領浯嶼兵銅山西門澳水寨
把總指揮同知侯熙領銅山兵守備玄鍾澳指
揮同知張文昊領玄鍾兵各督千戶陳爵常江
吳鎮百戶周應晨鄧城吳大器張綬劉欽趙祚
并捕盜石廷器唐弘臣等家丁盧宗舜陳福寧
等分哨盧鏜懸示千金重賞離間夷心柯喬委
詔安典史陸鉄撫諭梅嶺田傳巨姓俱各効順
出兵埋伏賊夷所泊山頂本月二十日兵船發
走馬溪次日賊夷各持鳥銃上山被梅嶺伏兵

亂石打傷跑走下船盧鏜親自擂鼓督陣將夷
王船二隻哨船一隻叭喇唬船四隻圍住賊夷
對敵不過除銃鏢矢石落水及連船飄沉不計
外生擒佛狼機國王三名一名矮王番名浪沙
囉的嗶咧係麻六甲國王子一名小王番名佛
南波二者係蒲喇甲國王孫一名二王番名兀
咒咧咧係麻六甲國王嫡弟白番鴦必牛義堤
不力疾文會遮尾鐃利弗蘭利是滿咖喇哆尼
叱哩細格十叭不咧咖石板雷使彌祿沙哩咧
方叔擺軟袁哩堤喏哩堤咈蘭讓弗蘭卜的喇

卜的共一十六名黑番鬼亦石哆閭弗蘭世世
哥鐃哩妲安哆彌密須調滔哥三婆羅沙哩堤
味味唵哆呢盧猥須柔阿尼哈眉須喏哩堤柔
阿尼亦篤呀十八蒲喇彎喏哩堤吶師必相可
喏唵哆尼軟尼卜哩世世哥呵哥叭蘆密相味
味二嘹哥咈哩堤咈喇滅堤咧堤哩閭誨阿喇
十明咖喇沙蘭馬沙喇馬卜喇世沙列堤閭來
的哩木撒阿冬華十叭唵哆尼咧斯華哩共四
十六名俱名白黑異形身材長大賊首喇噠賊
封大總千戶等項名色李光頭的名李貴李文

瑞陳子良林伯寬曾三林二劉祿陳二王安李
昇王二林文黃三仔李王德方興仔阿郎戴旭
阿三沈光宇郭克備陳機朱邦助陳敏薛天表
柯六鄭七許伯弼葉清弟李四鄧祖仔黃經陳
大省蔡弘戒李四金元黃孫弟林志高志鄭忠
泰郭明謝成仔陳榮許國暢沈二鄭詔陳喬遷
高尾魏元伏張五仔林孫高亮張潮章四王大
王三仔林克泰張通仔鄭家收許文仲林阿吾
紀鳳李弘宥郭七仔林五陳貴馬學仔金得章
阿亦林齊陳栢鍾三陳二張三林錫傳五林淵

蔡全林能林大趙希春徐佑王國陳益鍾品林
文汪春莊孫王儀蔡世文陳弟仔林富二林四
謝元信林孫鄭三傳達李一陳子龍盧四馮進
才郭七仔方來成金啞三柯潮許元王祥來成
柯舜咨啞九鍾五仔啞九陳二明林大共一百
一十二名番賊婦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斬獲番
賊首級三十三顆通計擒斬二百三十九名口
顆陣亡柁工陳九兵夫游君顯陳懷禮共三名
陣傷兵夫潘六仔等七十三名奪獲佛狼機大
銅銃二門每門約重一千三百餘斤中號銅鐵

銃一十架每架約重二百斤﨟銃一十二箇銅
鐵瑣子甲二副鐵渾甲三副紵絲表鐵甲一領
鐵盔四頂黄漆臺一張槍刀牌箭一百六十四
件前項賊夷去者遠遁而留者無遺死者落水
而生者就縛全閩海防千里清肅等因具報到
臣及節據柯喬等禀稱佛狼機夷船先次衝泊
担嶼皆浙海雙嶼驅逐南下無五澳人在內故
兵一動而即去後來者皆五澳人也五澳之人
見利輕死加以夷王統束人心堅一於是乎誘
之不動撓之不出且佛狼機銃雄視夷夏先年

破哈容虜王奪印一時羣英莫决撫勦之議廣
東雖嘗以計擒之亦未得其王屬去歲潮州以
烏尾船追逐徒殺官兵而不能勝其一即此船
也今獲夷王并子弟妻妾皆容貌俊偉不類庸
常海上兵威氣雄百倍等因據此案照嘉靖二
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該臣具題一本為捷報
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內開委官都
指揮盧鏜督兵剿平浙江雙嶼賊巢功次本年
七月二十八日一本為海洋報捷事內開福寧
州黄崎流江等處賊夷嘯聚委官盧鏜等會捕

未到該海道副使柯喬與該司署印副使張謙
各督兵擒斬賊首胡霖等及照柯喬乃職專海
道之官臣錄其功自當有待乞將張謙先行
優賞以為體國任事之勸十月初十日一本為三
報海洋捷音事內開委官指揮陳言於八月初
三日在浙海大門擒獲牛頭票番鬼盧鏜於初
八日至浙海蒲壯等處擒賊陳五倫等及照以
海為家之徒衆怒羣猜各官疑信瞻回正在驅
策之際未敢列名推薦十二月十三日一本為
四報擒平浙海賊巢事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初

八日一本為五報海洋捷音事各開委官都指
揮等官梁鳳劉恩至等先後勦平浙海功次緣
由陸續題奏伏念臣自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
初八日拜
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出閩入浙征勦雙嶼行
委柯喬住劄漳州分巡福寧道兵備僉事余爌
住劄泉州先任建寧兵備今參調僉事翁學淵
住劄福寧州總督備倭今參革指揮黎秀任劄
金門分投備禦漳州府知府盧璧福州府知府
吳應奎專理糧餉同知龍遂掌詔安縣事控制

潮界龍溪縣知縣林松福清縣知縣陸從大專
理兵船南安縣知縣唐愛專備東石等澳節據
各官報稱該年三月二十日龍溪縣井尾海洋
賊船二十餘隻劫虜海商船貨去訖四月初三
等日柯喬督率指揮張文昊擒獲強賊林天秩
等二名帶管漳潮分界巡檢司陰陽訓術王偉
擒獲徐五仔一名島尾巡檢王術擒獲張安八
黃邦達等六名知縣林松擒獲王九等七名同
知龍遂擒獲毛邦禮等七名本月二十六日賊
船一十四隻突入井尾港賊銃打死居民林朝

漢妻吳氏及傷鄉夫王啟尚等二名帶管井尾
巡檢倉官胡律擒獲接濟奸人吳世規張天麟
等五名指揮侯熙擒獲強賊鄭三公等三名五
月初二等日侯熙同典史陸鈇擒獲吳繼傳等
一十五名各賊退遯彭湖復入泉州府晉江縣
祥芝澳該縣典史易大經擒獲洪朝龍陳魁仔
等一十二名僉事宗濼督率福州府巡捕通判
劉廷表擒獲船戶在海劫財殺人賊犯謝必紹
等二十二名比因盧鏜攻破雙嶼賊夷四散奔
逸有大夷船五隻中哨船四隻內夷船用竹板

釘縫牛皮外裹四面俱架佛狼機銃勢非常
拋泊浯嶼外洋大担與柯喬督率指揮李希賢
等兵船四路把截及訪拏夷船嚮導魏體敬王
聯王林乾林等家屬魏民望王朝錫林琥等監
併又擒獲接濟賊犯曾慶行等五名各夷因見
官兵有備開洋去訖本月十八日又有新到佛
狼機夷船一隻來泊担嶼李希賢督兵進攻夷
船被傷遁去陣亡兵夫林遜一名該臣在浙聞
報面與盧鏜定議行委同兵與柯喬相機審勢
不拘明陣暗謀不限月日久近務要萬全一應

兵船器械糧賞等項會同從宜調度並不中制
及將夷多內應難爲堂堂之陣須戒官兵不可
輕爲角力以墮其計緣由不次申明軍法嚴揆
接濟仍行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姜恩調取
鹽船備用去後各官內多牽制黎秀翁學淵與
先參指揮孫敖各不用命以致草撇賊船二十
隻於本月二十五日突入福寧州鈞澳燒燬新
給官哨船一隻二十六日復入流江鉛銃打死
水兵蘇季員一名二十七日賊船七隻進入本
州七都港口梅花山下虜去居民林山田樓內

男婦二口又有賊船六隻入赤嶼地方二十九
日入水澳地方六月初一日賊船六隻入武曲
澳劫去居民陳晏林文一家麥穀豬畜等物六
月初四日賊船一十隻入寧德縣港又一十四
隻入武曲澳槍傷高羅巡司弓兵楊倩一名又
有賊船二隻入高羅澳趕逐捕魚船去訖初五
日賊船一十五隻三板船一十三隻入積石澳
登劫十一日佛狼機夷大船八隻哨船一十隻
攻沙頭澳人身俱黑劫掠居民王德齋劉槩林
杰吳永昌鄭義等二十餘家財物銃鏢打死清

瀾巡司捕兵王朝濟等五名鄉夫林政等七名
打傷兵夫王渭王炳等九名該臣將黎秀等叅
奏　面改委該道分守左叅政汪大受住劄福寧
州未到柯喬在漳州劄報調委指揮等官張文
昊常江吳大器周應晨等兵船與小埕等寨指
揮王麟等官兵會捕適遇副使張謙調委福州
左衛指揮閔溶千戶金昴福州府同知張著等
兵船至彼哨得賊船於七月初三日燒劫青崎
澳居民初四日寅時賊船二十六隻與夷船合
腙共四十餘隻拒敵官兵張文昊常江吳大器

周應晨等奮勇衝鋒擒獲夷賊呵哩唵陀呢寺
阿哩低寺喝斯班陀彌吉林啲哪班哩吻啊多
泥佛郎頭婆㕘周哪文唵密寺沙叺遏呂哪日
本和尚一十六名海賊陳本榮王自勉沈華三
穆四畬六秦富宋葉周貴許明林文六吳來安
孫八清郭澗仔郭忠汪龍吳天進蔣潭陸宗成
阮鑑毛阿三周四鄭七莊平李四張四姚十四
周七莊禎蔣賜鄭公爵鄭四陳忠林邦舉薛贊
林進祿翁仲齊秦四金武吳三許文楊名質許
經譚阿壽鄭新大陳四王仰王朋王四十七名

斬獲夷賊首級三顆漳州反獄賊林尾仔雷顯
保首級二顆奪回被虜男婦盧子光李周仔謝
二姐等八名口奪獲銅鼓一副佛狼機銅鐵大
銃各一門閔溶金昴張曾等兵船擒獲夷賊胡
馬丁蘇滿二名賊徒孫阿七梅四王玷劉小余
文秀余得王擔五董靜張阿佑戴啓十名賊女
阿妹真娘二口斬獲夷賊首級三顆奪回被虜
男女林阿貴等二名口奪獲倭刀旗槍等項八
十三件王麟兵船擒獲喇噠胡霖并賊徒周細
方銃吳啞汪孫喜葉世祿李五朱阿四陳善李

昇曹阿五方信一十二名殺死夷賊一名奪回被虜男婦曾道繼楊浩等七名口福州府知事徐𣊓連江縣縣丞陳仕擒獲賊徒陳恵奪回被虜徐進吳壽二名其餘火箭燒沉彭坑國大船一隻哨馬船二隻佛狼機中船一隻審出有名賊吳伯羽吳麟畬五等二百餘徒俱淹死賓計海道一哨張文昊等擒斬夷賊六十八名顆奪回男婦八名口彼時隨潮駕回徑解海道閔溶等不相查照回報按察司止開張文昊等擒獲三十餘名通判翁璪在安邊館擒獲反獄賊林糞掃并强賊李來益二名千戶曹魁梧擒獲許朝順等五名又有佛狼機夷船三隻由廣東徑入海門嶼中港灣泊翁璪等擒獲接濟賊犯林堯洞等八名指揮顧喬岳典史蔡洲等擒獲徐國昭吳友德等五名本月十二日夷船退泊舊浯嶼十三日李希賢親督兵船進襲被銃打并淹死捕盜林瑞林朝兵夫林鳳等共一十四名陣傷程宜一名次日夷船移入破竈洋沿海警報猖獗十六日晚截虜不知名漁船二隻十七日截虜不知名穀船二隻去訖柯喬將李希賢

失事參呈到臣看得兵家勝負自古無常李希賢雖違軍門夷多勿應之戒亦非退縮失事之比行令戴罪報効又有尖底大夷船一隻帶哨二隻於十八日自南洋來黃崎敵敗折桅大夾板船一隻於十九日自北洋來俱至舊浯嶼與前夷合䑸八月初九日有雙桅賊船二十餘隻入同安料羅澳該帶管峯上巡檢司倉官龐讓擒獲穆佛生等二名初十日晚有廣東潮州雙桅大船三十餘隻結䑸突入銅山西門澳海洋鳴鑼放銃指揮侯熙率百戶羅清張霖等擒獲辛用石大等九名䑸尾船一隻滿載稻穀佛狼機銃一門鐵銃二門刀槍藤牌火藥鑼鼓等件十二日夷哨船二隻入浯坑社登岸劫掠漳浦縣典史潘雲督兵敵退銃傷兵夫陳大秀郭大拱二名十四日李希賢兵船進攻夷嶼被夷伏山旁銃傷鄉兵高綮一名十七日夷哨二隻甲閩二隻入島尾澳潘雲同巡檢王術督兵敵退夷銃打死兵夫蔡漢藍七仔二名打傷陳大遜陳勉章等五名又有三桅大船一隻二桅中船二隻用五色布帆掛起暹邏國三字入古雷海

[illegible]陳熙督百戶李興等兵船攻敵傷[illegible]賊不
計番船破尾慌走陣獲銃[illegible]鼓旗等件十傷兵
大黃用能等五名又有鄭明等帶大船四十餘
隻結腙駕使北上復被督百戶[illegible]等兵船前
去古雷海洋阻截餘船駕回內有二隻放銃執
械拒捕擒獲周義何朝光等一十三名大船二
隻各滿載稻穀并佛狼機銃四門鐵銃一十二
箇刀槍藤牌鑼鼓等項彼時盧鏜會同汪大受
督率孫敖等兵船由福寧州流江追賊至浙江
蒲壯地方擒獲陳五倫等一十六名斬獲首級

七顆奪回被虜男婦七名口并叭喇唬船一隻
夷船槍刀等項又有興化烏尾雙桅大船二隻
從北洋於二十五日駕至同安縣料羅澳灣泊
僉事余爟督率官兵敵退賊銃打死募兵湯汝
岳一名本船南下銅山該侯熙擒獲郭弘道潘
巖仔二名又下玄鍾海洋該典史陸鈇擒獲羅
二等一十一名二十九日有大小船二隻衝泊
銅山界洪淡巡檢司靈宮前澳本晚又有大小
船六隻前來合腙本夜李希賢翁璨謀備火船
[illegible]攻夷嶼被賊知覺止燒伊哨船一隻九月初

二日夷嶼夾板番哨四隻駕入曾家澳燒劫民
船初六等日盧鏜兵船進至鎮下鳳凰等汀與
浙江都指揮梁鳳會捕各賊遯散該臣行催盧
鏜回與柯喬合勢未到賊首許棟許岐黃大清
柯三仔等番船二隻在浙海大門遇梁鳳兵船
敵敗奔投夷嶼柯喬督指揮李希賢張文昊侯
熙汪有臨百戶鄧城周應晨通判翁璨等於十
八日夜會集兵船邀截鄧城射死番船放銃手
二名各兵衝破夷船一隻沉水淹死不計擒獲
番賊乜寺低哩[illegible]三馬低寺祁[illegible]寺多牟[illegible]多
尼嘻[illegible]乜[illegible]佛藍寺秘多羅秘寺馬郎寺釋用

葛臘寺佛哪箇啓吻郎唵哪寺共一十三名口
喇嗟柯岳賊首許岐黃大清賊徒林明李明童
陳堅李治劉奇王大厦張余添尤世美楊有勤
陳仁政劉鱗高仁守鍐來進王生仔王色劉四
吳平仔賜仔陳阿二林仔[illegible]恭元仔賊婦陳氏
黃氏王瑞女許三娘施奴共三十名口斬獲首
級三顆通計擒斬四十六名口顆陣亡兵夫林
朝佐陳榮二周以興三名陣傷兵夫方活許艮
才陳召二等一十九名許棟一船脫走投入夷

嶼合䑸二十日又有佛狼機國王船續到勢益
猖獗十月初五日百户鄧城哨至月港海洋追
獲大船一隻內裝接濟夷船釘油麻鐵等物人
犯浮水脫走比因沿海妄傳軍門已革上下觀
望俱爲夷船志在貿易貨物因缺糧食遂欲行
劫之說該臣看得前巡按御史金城奏行夷船
出境勘合原爲何事今年擒獲雙嶼黃崎等寇
又屬何夷駁行按察司通行各道勿爲姦人遊
說所惑及查盧鏜惑於浮言已回都司掌印移
文督責該司呈請巡按御史楊九澤批允於本

月十一日至漳州與柯喬會合二十六日盧鏜
親督兵船出洋分布曾家灣深澳等處及登島
尾山探望夷嶼背倚東北面向西南北口用大
木柵港巨纜牽絆南口亂礁戟列止通西面一
港流急路險兵船在外挑戰不出又望見外洋
潮州安海接濟快船南北往來不絕哨追不及
二十八日五更時分盧鏜督率指揮陳言等敵
獲接濟拒捕劉公正劉典林天明張賴進玄鍾
等所正軍鄭望沈賴進曾治仔林什益郭明仔
翟餘曾子順孫友德王一鑾陳德仔林霸仔蔡

二仔林友忠李赤仔等一十二名幷瑇瑁番罽
水牛角硍霜飽藤檳榔蘇枋等貨其餘槍刀器
械鉛錫等項拋棄下水陣傷兵夫陳曰賢一名
十一月初七日夜盧鏜募兵砍去賊巢柵索幷
獲番旗一名賊人知覺幾被追獲初八日早兵
船前向攻捕夷船不動如故適遇無風順潮退
回初九日早大夾板船齊鳴鑼鼓發喊放大銃
三十餘個中小鳥銃不計又山嶺上放大銃一
箇石砲如碗二十日夜盧鏜督李希賢等兵船
衝入夷嶼前船舉火又因風息夷哨各來截敵

陣亡募兵李志德石祥七王景五李宗哲四名
陣傷林潛武王三郭潤三名該臣看得賊首許
棟與夷合勢兵機萬變豈宜執一若今日火攻
明日火攻賊夷必曰技止此耳爲今之計離其
腹心陽與而陰廹之如陳平之間范增岳飛之
間劉豫若執一速攻不惟自損抑且堅其拒我
之心固其內外之交將有不忍言者行令相機
行事盧鏜密募廣東柘林兵船約爲外援二十
四等日通判翁璨擒獲原在揚子江等處行劫
非殺官兵回澳強賊蔡容明薛章義洪舉周鎮

虜選李竹許墨仔薛璣薛愷陳二包蔡三郭烏
治魏廷張四仔林忠李貴陳志祿林二二春高引
治林纘理蔡浮仔林六仔林元林朝用林二毛
林三毛陳啟黃鉞康榮輔江哲林六洪天應魏
傑溫謨鄭四仔林朝權王珠仔高二仔薛聰陳
太文周安李三望周虎李籌林朝賢林遠仔方
景仔林國達黃大魏隆五十名并知情分贓林
纘雅等三名二十五等日小埕澳水寨把總指
揮使郭杰督率百戶莫鑾等擒獲雙桅賊船二
隻陳五十陳天祿洪猫三陳洞詹羊陳乙仔李

治仔李孫仔莊朝珠陳聰郭友志陳三呆游每
七方吉仔一十四名十二月初六日有大孤毋
賊船一隻並撒船四隻突至竿塘海洋追虜澳
民林二漁船郭杰督率百戶程桂等兵船追至
南茭白樵洋於初七日早對陣擒獲賊首自稱
天王大喇噠周月波賊封頭目林來法蔡欽陽
四劉德黃邦固杜旋〻范熹陳子用潘富戴三
馬秋林世顯張四仔賊徒梁三陳遠余選林澗
鄭佩趙繼宗畢濟吳世祥李啞三啞引張谷程
四吳滔共二十六名斬獲首級一顆通番針書

一本大船一隻奪回被虜陳欽陳文英王子厚
林福四名又獲接濟賊犯翁魁陸一名嘉靖二
十八年正月初八日臣因浙海以次剿平閩海
老師費財不可究詰一面奏
聞一面奉揚
天威先聲興疾前進節據報稱舊浯嶼賊夷於二十
五等日分艘陸續開洋兵船隨蹤跟隨陡遇颶
風飄打四散幾致覆溺內海滄兵夫陳遇一名
淹死餘幸無虞有夷王船并尖艚等船復回投
鎮海鴻江澳潭泊差人登岸揷掛紙牌開稱各

貨未完不得開洋如客商不來完帳欲去浯嶼
如催客帳完備即時開洋等語盧鏜親往銅山
督整兵船二月十一日夷船駕至靈宮澳拋泊
十三日柯喬親往詔安會捕臣至福寧州據報
前提該臣看得閩中衣食父母盡在此中一時
姦宄切齒稍遲必貽後悔況漳州反獄入海寧
波敎夷作亂俱有明鑑兵機所繫間不容髮先
人奪人事早當計隨即差官齎捧
欽給旗牌前去行令盧鏜柯喬會同軍衛有司各官
審認見獲賊首李光頭等并有交通內應賊犯

就便斬首連陣前後級分發節年爲害地方梟
示候報另奏餘賊俱竝囚車解送按察司收問
以銷不軌其夷王以下行福州府連親屬安置
別室聽候
明旨外臣嘗訪問捕盜唐弘臣等俱稱佛狼機船由
西北外海駕來凡四月餘始達閩海先年專在
廣東作耗該前海道副使汪鋐設計行戮一時
噍類無遺以此不敢入廣只來閩中等語據此
則柯喬破哈密奪王印之說互相發明矣伏念
蠢茲醜夷干犯

天紀皆由內地姦人勾引嚮導夸張遊說之徒布滿
遠近沮撓牽制之術搖動賢愚故老費經年收
功最晚前代勤兵絕塞虜其名王以歸紀爲盛
事今所謂夷王者羣舉其族自送死來我
皇上聖神功化之極海嶽効靈萬古一見分天河之
清氣洗閩浙之腥羶臣何幸遭逢得紓萬死望
闕鼓舞稽首頓首敢爲今日海晏河清頌惟照福建
都司軍政掌印署都指揮僉事盧鏜福建按察
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文武同心艱難苦志識
立機於萬變破黠虜於三驅八九月成歲之兵

一朝盡殄數十年必潰之勢一網兼收如盧達
首建蕩平浙海之功身蒙大勳繼承驅擒夷船
之委心切危疑恭形聲百吠之淆眾無定見惟
羽檄數言之激奮不顧身默定遠交厚募以羅
其俊嚴援內應多方以誤其謀舊嶼分艘信先
聲之可奪驕夷失險知機會之當乘出海一麾
齊心齊力援桴一鼓擒賊擒王似此如虎如羆
臣初舉爲東南之名將乃今如鬼如蜮自當知
我中國有
聖人矣如柯喬鎮壓邪淵數之交當易起風波之地

弛張有道關節不通到任半年擒賊已踰數百
備夷二載討謀屢折羣衝調玄鍾援福寧夾于
里運籌之勝攻靈澳制梅嶺宣隻輪不返之威
排山倒海之才先見推于同道掣肘扼腕之嘆
卒共濟於同舟似此俊英不惟可以代臣之任
將來建立是誠所謂惟國之楨者矣福建布政
司分守建寧道左參政汪大受按察司分巡福
寧道僉事余爌不辭分駐之勞協贊攝氛之績
而余爌先值同安之變親援覆鼎之巢所謂隱
然虎豹在山之勢也福州左等衛指揮陳言張

千戶吳華蔡憲儀戚閔洛郭杰王麟汪有齡千戶
陳顯常仁吳鎮金昴百戶周應晨鄧城吳大器
張經劉欽趙祚攻堅陷陣出死入生內陳言從
征浙海六門擒獲牛頭番鬼張文昊李希賢侯
熙常江鄧城吳大器周應晨或破阿哩諸賊或
擒乜寺諸番而李希賢侯熙捍禦經年勤勞尤
著是皆所謂干城之將也福建都轉運鹽使司
運使姜恩漳州等府知府盧璧吳應奎同知龍
遂張曾通判俞璞劉廷表龍溪等縣知縣林松
陞從大唐愛典[illegible]易大經曾恭柏澤參鈞

均彰內盧璧坐制機務克端政本中懷詳慎共
急時艱翁璞盡心盡力除兇尤見謀猷林松不
激不隨撫亂亦參務順是皆所謂忠勤之士也
其餘旦夕之勞尺寸之功并陣亡陣傷臣親奉
聖意隨時獎勵優恤不敢一一煩瀆矣再照巡按福
建御史楊九澤方按部初臨之日適人心渙散
之時知臣倚用之人必能破虜卻衆紛紜之議
首為發蹤謀國之忠無分彼此和衷之美有出
尋常向使片語乖違必致羣心解體英雄無用
武之地氛祲無全銷之期臣不知地方之所終

也惟
明例有不許推舉之條在今日有不可掩蔽之實臣
敢冒禁言之伏願
陛下俯垂鑒察大昭勸懲乞
勅兵部議擬將臣所舉盧鏜柯喬等不次陞賞以勵
世磨鈍楊九澤特加旌異以勸忠表賢見獲夷
王夷賊早賜處分以驚遠懼邇以示萬世順逆
之義幸甚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申論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先據委官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呈稱
會同巡海道副使柯喬訪得長嶼等處慣通番
國林恭林乾才林參田林弘仲李文瑞林石林
以正馬杙工魏體敬鍾傅黃敦實陳宗成梁慶
梁大受柯篤旋曾乾大李聲鄭良異鄭必器黃
景純黃尚業張捌仔蘇大椿蔣蘭鄭總管郎板
尾參等各號為喇噠總管杙工水梢等項名色
句引夷船賊船前來大擔嶼舊浯嶼作耗姦徒
姚光瑞姚廣素洪舜經洪舜祥洪伯音李子承
陳子良鍾應林欽沛陳嘉任陳惟愛蔡光彥黃

伯直陳希陽洪貴陳陸郭林孫欽墨盧漢長沈
持扶魏汝興林坤固林坤爵何以郭奇翁振許
伯爾詹成洪勇許敦信李弘道林應長林應春
林天業郭遵仕黃岳陳碩琛柯國忠林新强林
統能林廷貴陳春祥林喬秀李御林邦溥宋十
一沈必鷹許世川張道行徐七陳餘祥張英任
楊魁鎮許國珍林君燦洪丕樸林坤祥林鳴梧
林鳴皐吳文泮吳可薦林欽美林體嘉劉榮運
王廉魏司環曾子大劉元謨溫如理溫六麥成
許寧厚鄭永立陳餘仁沈克順陳甫愛林喬芳

陳廷梧陳餘烈許道結張鍾興林公盛林公爵
楊龍承黃昆福陳舜美等各駕船往來接濟就
經緝拏數內家屬數名到官遵照憲牌權變之
處內將陳嘉任林欽沛并鍾應林乾才魏體敬
家屬鍾連球林希春魏體純責令前去夷船離
間因此陸續番徒解散逃回夷船亦於正月二
十五等日出港當即督率指揮陳言李希賢等
隨賊所向追捕另報外惟照前項奸賊積年勾
引夷船來港交通接濟得利肥家致使動兵費
財情罪深重前項醜夷蠢爾禽獸若非此輩教

誘豈能據險盤結爲禍地方今欲止遏將來之
患必須拔本塞源且如操刃殺人不歸罪於刃
而歸罪於所操之人蓄蠱毒人不歸罪於蠱而
歸罪於所蓄之人今夷刃也蠱也而番徒接濟
則皆操蓄之人夷賊雖則脫遁而接濟奸徒尚
存其鍾應林欽沛陳嘉任雖各罪不容誅但被
獲之後尚能設計間誘離散出港情稍不同合
無量爲分別未獲餘犯行海道查究真確明正
典刑庶使奸徒有所警畏而接濟禍源可絕矣
備呈行間隨據報到捷音又據福建按察司整

視海道副使柯喬呈稟夷船之攻其難有三彼
據海嶼之險我兵有進而無退路一也進必乘
風乘潮欲舉則無風有風則未舉或舉而風息
二也無潮則水流外海有潮則水流嶼內每月
大潮不過數日而又聽風之便三也然此非難
也其尤難者不在夷人而在地方不在番徒而
在巨室不在勾引嚮導而在窮詰不得其詳之
人此其所以爲難必至誘之使出而後可圖也
今夷王子被擒矣彼何知識皆吾地奸人誘之
誘合首論並夷人者或明正典刑以彰

國法或待之不死以全天地好生之仁或責之効
順以爲守在四夷之許
朝廷斷處等因呈稟到臣案照先爲議處夷賊以
明典刑以消禍患事該臣題稱據外斯可安内
治近斯可服遠浙海九山雙嶼見獲倭夷稽天
有哄騙背本天在頭上之詞朝鮮國先有沿海
亦將有事之奏葢中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
本地無窩主則客賊無來蹤遠夷畏服在此一
舉召釁速禍亦在此一舉彼時未奉
欽給旗牌議將衆證明白者林爛四許六陳四倪良貴

等通世觀良王劉奇十四等容臣於軍門梟首
示衆餘賊監候詳夾一面移文日本詰問前賊
入寇國王有無知情稽天等係何族屬凡中國
人到彼哄誘者俱係叛賊經許彼國一一行誅
具名奏聞稽天等姑容緩死以俟日本回奏等
因於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奏
請臣奏所開稽天等夷也林爛四等賊也移文日本
許誅叛賊術也處貢夷該禮部議處叛賊該法
司議處夷賊機宜以安地方該兵部議曰明典
刑曰消禍患皆爲開設軍門持循之地守候數

月得禮部事完徑自具奏之報臣驚懼罔地止
祈罷黜而已今該前因除鍾應林恭姚光瑞等
行海道議擬得揃外查得福建鎮海澳岸先得
夷船插掛紙帖内開各貨未完不得開岸如客
商不來完帳欲去浯嶼等語所謂完帳者即倭
夷稽天哄騙背本之說也担嶼浯嶼之據即九
山雙嶼之險也林恭等之勾引姚光瑞等之接
濟即林爛四倪良貴之流也事當議處與臣先
奏事體相同但佛狼機夷素稱桀驁比之日本通
貢夷人不同見獲浪沙羅的啤咧等番稱矮王小

王二王名色比之稽天等未知族屬不同奸徒
外倡訛言勢豪内爲沮壞師老財費幾損
天威比之九山雙嶼銼刃新發於硎疾雷不及掩耳
不同勢如鬼方僅免三年之憊驕如孟獲未輸
七縱之心此盧鏜所以有操刃蓄蠱之喻而柯
喬建白則以攻之之難有三處之之道亦有三
晉臣羊祜所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者自古然
也臣病廢不保之時僥倖塞責之地仰惟
皇上聖神文武雲雷經綸自有鼎運化機之妙無俟
管窺蠡測之愚矣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敢申論先奏乞
勑兵部會同法司議處施行一新東南之耳目革夷

辛巳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明激勸以振海防事

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稱賊夷桀黠一旦成擒海上兵威氣雄百倍切照人心思奮而事功可成者激勸明也人心思懈而法紀漸廢者激勸不明也正德以前擒賊之兵猶有賞賚官屬之賢猶有拔擢數十年來各寨把

總不以罪罷則以賕敗保全已難而陞拜蓋絶無矣近時把總不惟不求推委而且稱病求退雖自立在人亦以激勸未明故耳卷查洪武二十九年金門所軍士王二八先從百戶張關住獲賊解京得賞鈔一十錠繼從千戶王斌獲賊首一名徐總管陞授百戶仍賞銀五十兩夫軍人非顯也獲賊首一名非多也陞賞如此則當時所以激勸可知矣今日軍門之事無待職贅

議[illegible]儀立兵得

[illegible]一二則月後說以募兵兵忘其死說

以用官官忘其勞緊急有可使之勢地方無難成之功而職亦藉是得免罪譴等因備呈到臣據此除捷音另報外案照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該臣題一本為請明職掌以便遵行事內開海道歷年養亂守備人員雖未盡賢亦未必盡皆不肖但奉公法必見怨於私黨犯私怒必難逃於公案隨俗則有利而無害犯法亦害遠而利近盍衣冠劍戟上下可投故山海淵藪盤結不解又一本為閲視海防事內開海防一無所恃賊船番船乘虛馭風如擁鐵船而

來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為接濟內外合為一家其不攻劫水寨衛所巡司者亦幸矣官軍寡首不暇旁狡者因而交通謀利此亦勢也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本為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內開臣首膺
陛下之簡命首馳海上之捷音仰惟
陛下聖神文武廟筭不遺而諸臣之力亦不可誣乞
勑該部擬立賞格行臣遵守以為後來報效之勸等

因蒞續題

詞照愚本為振舉海防不意事干眾怒私議亂真以

致部院難于題覆不惜之舌平地揚波臣且不
知浙福所在尚望指揮等官履正奉公獨立不
懼即無怪乎把總不求推委而且稱病求退也
豈惟稱病求退稱病不許買人告訐甘心罪廢
者閩浙往往有之國家養士養兵良法美意至
是盡孤矣副使柯喬經年苦心特建此議惟臣
前言果驗不誣天之生物雨露霜霰四時推移
無偏廢也海道歷年養亂
陛下一怒而副使姚翔鳳指揮丁桐俱詣
部獄由是當事諸臣莫不震恐捐軀遂平大難霜霰

之後正雨露長養之時陰霾之久正欣日照臨
之地
聖其合德臣履冰霜披雲霧竊有望焉乞
勅兵部查照軍士王二八陞賞事例議擬上
請先將臣所舉表表出類福州左等衛指揮陳言李
希賢侯熙張文吳百戶鄧城五員特加拔擢其
餘官兵功次候巡按御史勘報之日以次陞賞
所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槁旱之苗勃然興
之矣臣無任憂時祈請之至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委除累年礦患地方寧謐事
節據浙江布按二司整飭兵備兼分巡浙東道
副使曹汴分守溫處道右參議譚棨會呈問得
犯人葉鳳道係處州府松陽縣八都民招稱鳳
道素性頑獷刁潑遇事敢為有討善能鼓衆不
合糾合流徒盜掘礦銀四散打劫財物殺人放
火屢犯不悛同縣見獲葉浣不合倚山豪橫專
招聚坑賊資助油糧坐分礦利舉放私債出入
四轎及窩藏歇案強盜姦徒作為羽翼起滅詞
訟浸潤官府先問革布政司吏葉壽德與黃巖

縣先黜退今未到生員章盈臺俱口筆利便慣
寫詞狀各不合投託葉浣援置害人俱未事發
嘉靖十五年正月內鳳道不合糾衆打劫失主
徐葉僧家財事發本縣問擬強盜得財斬罪招
申巡按衙門批府朦朧妄供竊盜改擬徒罪遇
宥釋放嘉靖十七年六月內見獲葉大陳不合與先
獲監故王毛郎等打劫衢州府開化縣失主胡
壯等家及故違強盜殺傷人姧汙人妻女梟首
示衆事例殺死該縣捕兵劉岳胡宗禮等八命
流劫官清等村財物姦汙後故婦女伊氏徐氏

等該縣甲獲王毛厥等問擬强盜斬罪犯提葉
六陳歐寀逃回葉浣不合窩藏在家彼因兵備
道催拏緊急伊又不合計將同名瘋疾葉大陳
解發麗水縣監故嘉靖二十年十月內葉浣葉
壽德各不合故違盜掘銀礦聚至三十人以上
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不分初犯再犯問發邊
衛充軍事例與鳳道并見獲葉尚華劉良德吳
洪軒周大聰葉功麻等各不合招集已問發陳
良桂劉徐滔等并失記姓名八百餘人盜採官
封箬寮等銀坑葉浣葉壽德圍置礦局碓磨烹

煎每年約計實採五個月得淨礦二十八萬三
千餘斤每三十斤烹銀五錢共烹銀四千七百
餘兩雜銅多寡不計除日逐資費外葉浣得銀
三千五百兩葉壽德得銀三十五兩各入已葉
浣又恐地方覺舉不合嘗充本坑保長節蒙上
司禁治不散嘉靖二十七年二等月內兵備道
行提管坑典史朱學賢等審贓問葉陳良桂劉
徐滔等發浙江嶺店等驛擺站鳳道等照提未
結葉浣因得前利家私巨萬已問結伊男葉松
生子周歲將錠銀般出堂堦列砌成橋扶孫上

橋行過誇示親族本年九月內鳳道思縣葉
人犯與葉壽德章盈臺各不合計同糾黨草
雲和等縣山徒盜礦貽害松民被劫反使姦惡
將有雖或私債之人呈爲礦徒害逃邦縱姦梟
販糧接濟并款開先案照提名數悉爲免提招
撫復業等詞令未到葉壽海洪子良等列名各
不合假以建言爲由朦朧投告巡按分守衙門
批府議處問本縣管坑王簿劉範蒙兵備道行
府催拏鳳道等緊急于十月二十七日差皂隸
金欽等將鳳道已發落妻項氏緝獲有已格殺

周玄糾聚不識姓名五十餘人追至中途打奪
致傷護解兵夫王張滔毛小德陳林三人周玄
被兵衆戳死餘黨退散十一月十一日鳳道與
葉尚華劉良德吳洪軒周大聰葉助麻并見獲
葉宗正季徐郎季佛恭程德歡楊陳僧李潭潘
尚節符正岳周三開陳積慶葉郎陳小邦徐伯
清葉老個徐神開葉觀八陳得名陳禮徐法顯
徐明堂添才徐克信周觀置符壽置毛良翁明
徐五高十俗瓚劉明毛蝶未獲同縣葉仲仁周
二秀季佛鑑龍游縣徐三遂昌縣潘藏青田縣

李皆毛老逹永康縣令一四宦平縣陳其蘭谿
縣老方見寧縣老李雲和縣王寄龍泉縣李浦
開化縣銀二等各不合與已殺死楊鎖俱到龍
泉縣界紅山寺聚齊共推鳳道爲總管頭目葉
尚華爲第一甲頭劉良德爲第二甲頭葉仲仁
爲第三甲頭吳洪軒爲第四甲頭周大聰爲第
五甲頭周二秀爲第六甲頭分領葉助麻等各
持鐵拳刀槍等器又砍寺竹爲槍兇俱紅布褁
頭身穿紙甲由龍泉縣十九都入遂昌縣界三
十日至上洋十二月初一日至二十都楊巔下

黃沙要初二日鳳道等各又不合故違前項強
盜殺傷人放火燒人房屋梟首事例與楊鎖打
劫二十二都失主周祿家殺傷伊家人周佛進
右脚踝王四耳邊各一處劫得高脚銀鍾項圈
首飾并銀共重七十九兩青白布二百一十疋
銀鑲筯十把紵絲并尾楞帽共一十五頂紵絲
紗布衣被等物共一百五十餘件及錫器銀剪
零碎紗段等物本晚到西坑失主葉廣願家將
伊倉屋燒燬初三等日夜到西安縣九都二圖
登埠地方失主童亭劉本志家各宰豬二口食費

及到上湖地方屯歇初五日早打劫失主余敦
余天真余文進余舍方家放火燒燬房屋九間
劫得首飾銀八兩彼有一二五圖鄉兵鳴鑼追
捕將楊鎖殺死高十殺傷鳳道等各又不合拒
捕殺死鄉兵陳大朱巧朱洪紫進四名及將陳
太朱巧砍頭挑掛兇頭鳳道自寫戰書一紙内
開本處山多田少國課無辦今吾梟首在此你
處可即備銀二千餘兩送來以保身家今晚如
無銀到明早定動于太踹山岡爲平地變清世
爲烟塵等語因而打劫失主陳柏喜家男女衣

被共一百八十件布十疋銀盞一個重一兩三
錢金四錢三分并零碎紗帽布帽等物放火燒
燬樓屋六座計一十八間殺傷陳京驚死產婦
王氏初六日至地名下埠鄉兵追捕緊急於初
七日回遂昌縣界地名坑里分贓各散西安縣
板固巡司將礦徒擾害地方緣由申報衢州府
通行申呈蒙巡按衙門并兵備道巡歷在彼委
官通判陳爾正親詣被劫地方查勘督捕間節
蒙軍門批仰處州府嚴究來歷或地方大姓窩
隱或嚴州通賊結聚責限追捕及案行守巡二

道督併本府通判劉紹丙本縣王簿劉範挨捕
高十徐瓚人贓到官招出鳳道等名籍在案備
將各賊潛散地方寧息緣由申報軍門看得礦
賊肆行生民蒙害難以潛散寧息便為無事批
行兵備道通查名籍將該縣掌印巡捕等官住
俸責限保甲將鳳道葉助麻等人贓陸續拏獲
吳洪軒又不合執槍登屋拒傷捕兵宋泰左手
當時連贓挐獲送府審究葉助麻等因將葉浣
等招集根因訴出責與鳳道等審證相同失主
周祿等認贓明白具招解蒙兵備道會同分守

道覆審無詞問擬葉鳳道葉大陳葉尚華劉良
德吳洪軒周大聰徐伯清葉助麻葉宗正季徐
郎季佛恭程德歡李潭潘尚節楊陳僧符正岳
周叁開陳積慶葉郎陳禮陳小邦葉老惱徐神
開葉觀捌陳得名徐法顯徐明堂添才徐克信
周觀置符壽置毛良翁明徐五高十徐瓚劉明
毛蝶俱強盜得財斬罪決不待時各照例梟首
葉完葉壽德俱常人盜官物絞罪雜犯各照例
充軍照出葉浣贓銀三千五百兩葉壽德贓銀
三十五兩俱追還官未獲松陽縣葉仲仁周二

乔季佛鑑葉壽海洪子良遂昌縣潘凱青田縣
李酉毛老達景寧縣老李永康縣金二高宣平
縣陳其龍泉縣季涛蘭谿縣老方雲和縣王寄
開化縣銀三龍游縣徐三黃巖縣章盈亭等俱
另行及稱累年礦賊大姓窩主一日芟除殆盡
即今地方寧謐等因會呈到臣案照嘉靖二十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據衢州府申并金衢嚴守
巡道呈各稱處州礦徒在於本縣九都十都地
方經過擄害居民等因節行該道該府督捕及
據該府知府董穗明雲和縣知縣丁世隆各承

委督指揮陸續討獲黃鼎等坑累年礦徒巨惡
朱陳五劉魁趙琪周恩劉趙珊王鎬連八沈吳龍
潘斌吳大眼吳小王吳批等解詳問發去後今
該前因參詳律例俱合行將重犯葉鳳道等牢
固監候會審葉浣葉壽德等追贓發遣未獲葉
仲仁等抄招坐縣挨捕失事各官提問外為照
礦徒聚必資大姓油糧窩主肆行皆恃坑官
賄賂深根固蒂養亂遺殃所謂上慢而殘下非
一日矣兵備副使曾汁首治贓官繼明保甲分
守參議譚棨經年任劄協力防閑處州府知府

龍德明方祛積弊象獲元兇雲和縣知縣
登正本清源出謀發慮上下相濟遠近戒嚴既
邑之徒一旦咆哮橫起投機之會羣兇大小咸
擒已獲者悉正典刑尼成不軌未獲者各挨名
籍其勢自巳累年之禍除根四境之民帖席之
四臣者勢分雖難並論規模亦自殊科然皆有
益地方無愧名器者也臣於五報海洋捷音
奏內已將曹汴譚棨旌舉効既兼收功當併論董
德明丁世隆奉以周旋乃言底績臣奉
天語丁寧真如桴鼓影響之捷而臣藉以塞責不覺

挾山超海之難矣乞
勑兵部看詳窮兇極惡之狀查舉勸賢賞功之典以
爲官守修職者之勸幸甚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地方事寧乞
天恩垂憐病廢容令休致事
臣節該欽奉
勑令巡浙江沿海阻山寧紹乃倭夷入貢之路衢處二
府礦徒時或竊發近年福建漳泉及寧紹等處豪
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軍民肆行殘害甚則
潛從外夷敢行作叛雖各設有海道兵備總督備
倭等官全不舉職先已命爾前去巡撫近該給事
中葉鏜監察御史周亮各論奏巡撫兩省事體未
便事下該部議奏請宜查照先年事例暫設巡視
相應依擬今特改爾巡視浙江兼管福建沿海地
方提督軍務使盜息民安地方靜謐斯副委任如
或怠緩誤事責有所歸事寧之日具奏回京欽此
欽遵除節次捷音陸續奏
聞外照得浙閩海氛掃除已靖衢處礦賊復報剿平
非

聖化雷動風行臣不及此而地方翻雲覆雨百方搆
陷臣不能一朝居矣臣自上年五月渡海觸冒
炎瘴六月渡曹娥江大嘔瀕危繼成艮限薰心
之疾十二月十三日一本爲議處夷賊以明典
刑以消禍患事將事勢疑懼久病乞骸緣由具
奏正月初八日一本爲曠官違衆乞殘喘以存大
體獻末議以圖久安事將比例陳情懇乞殘喘
緣由具奏事雖有激病實難支夜不能寐晝不
能出行不能數步立不能拜起夙自耳由無聲
自鳴白事者稍遠輒成憒憒今已半年所以奇

延至此者實

聖人在上

天厭禍亂逭臣旦夕之命見此桑榆之成耳折屐之

喜不塞銷骨之悲憂後之樂更深定後之痛今

暖地感寒一汗而雙耳無聞人因嫉之天因廢

之漢臣黃霸所謂老能拜起重聽何傷者臣不

能援以自解矣臣遭逢

聖明狗馬之心乃止於此臣之命也臣在漳州恭謝

初命一本曰理龔遂之亂繩定樂羊之盈篋仰伏

九重成筭使車遙奉于指南誓清萬里妖氛

德意會歸于共北在杭州恭謝

令命一本曰勵匪躬于蹇蹇懷靡及于詵詵庶幾以

律之貞不辱

大君之命尚擬來威之奏並登獮狁之章自今觀之

臣無一言敢欺而狗馬啚盡努力不前所謂破

被不棄破帳不棄者竊有望于

聖慈也謹遵事寧回奏之

命乞下吏部錄臣前後情詞容令休致或得生還不

勝感戴銜結之至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卷之五　畢

甓餘雜集卷之六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𡌴仲修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章疏五

奉行

軍令軍法以安地方事

據福建都按二司統兵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巡

視海道副使柯喬會呈本年二月二十一日以

來賊夷旣擒遠近聚觀者日不知幾萬人又有

不知名義人假捏指揮等官李希賢等連名僞

呈一紙由漳浦縣舖遞送本道扇動人心沿海

洶洶各携家屬沙中聚語不知幾千家漳州府

知府盧璧驗出賊肘暗地解脫夜坐公堂達旦

不寐職等嚴加防範未敢懈弛隨蒙軍門差千

戶劉鉉等齎捧令旗令牌前來案仰會同守巡

各官將見獲賊首李光頭等弁有交通內應賊

犯督率衛府等官審訊明白遵照軍令即於軍

前斬首連陣前獲級分發節年爲害地方梟示

呈報巡按衙門知會若守巡不在徑自處分不

必遲疑生變其餘俱寘因車護解按察司收問
每完數十車即解一次不必候齊每因露頭車
上使可容及每車露及二人夾道而行車前揭
一牌示上書軍門號令衆欲近前者許登時斬
首十四字以銷不軌其夷王以下既稱儀容俊
偉果非凡類未審
朝廷作何處置連親屬安置別室優其食用慰其
憂疑候
旨施行倘致疎虞責自有歸各官須及是時修船整
兵特吾有待有議陸續開呈等因到職依蒙督

同漳州衛府掌印等官汪有臨盧壁等審認積
年爲盜歃案謀叛中國夥合外夷各有封號喇
噠夥長謀主總管千戶直庫繚公押綱等項名
色李光頭即李貴李文瑞陳大省陳子良朱邦
助鄭忠泰黃三仔即黃紹柯六鄧祖仔柯舜咨
即楊舜咨張伍仔林阿吾鄭七陳貴張潮林淵
鍾品鄭三林四方來成劉祿薛天表陳子龍盧
四馬進才陳二明即陳虞阿亦即阿興李一即
李宜祿李四鄭家妝陳二林大戴旭啞九標文
阿冬金得章即金得辛柯潮汪春即江春紀鳳

陳益方喚仔傅伍黃孫弟張三即張以立傅遊
鍾三即鍾題儼曾三即曾勤王大即王器高志
王二陳二即陳光奇鍾五仔即鍾三仔謝成仔
許伯璐金啞三王三仔即王二仔李正德王安
林伯寬陳弟仔李弘宥林富二陳栢林伍即林
觀林能金元即金念三林錫林志王儀蔡全蔡
世文李四即李智鄭詔林齊莊孫郭克備許國
暢黃經陳機陳敏陳二即陳端深林二林文林
孫沈光宇沈二高尾謝元信郭七仔許文仲陳
榮王國徐佑章四即張喬章李昇共九十六名

衆證交通有內應俱各輸服無詞即於軍前斬
首連對陣斬獲并續故許元即陳才郭明張通
仔各首級分發節年爲害地方梟示其餘俱解
按察司收問即今驚疑者息反側者安
天威大震海道肅清等因會呈到臣據此案照先爲
六報閩海捷音事該臣看得閩中衣食父母盡
在此中一時姦宄切齒稍遲必貽後悔漳州反
獄入海寧波教夷作亂俱有明鑑兵機所繫間
不容髮先人奪人事當早計一面差官齎捧
欽給旗牌馳赴軍前行事一面具本於本年三月十

八日題

請外今據前因伏念海患縱橫兵機呼吸仰賴

丸畫成算萬里如指假臣以軍令旗牌

敕臣以便宜行事臣不顧身家毅然任之遵奉

天語丁寧殫心竭力務使地方靜謐斯副委任如或

怠緩誤事責有所歸之誅不敢少懷觀望之心以

貽國家之戚且臣奉

命之初已有職掌所在死生以之及軍機貴密大事

宜斷之奏矣蓋賊夷未平則惟內應是憂賊夷

既擒又惟內變是懼故一時背公私黨之論斁

陳不敢不明而

聖朝義刑義殺之令事行不數不譁惟私黨之氣奪

而後軍中之氣揚惟渠魁之首既殲而後反側之

心息然地方定而臣之身實危矣此吾纍纍匪

躬之愚殫心竭力之誠也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不勝竦息待罪之

至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

被劾大臣事

巡撫浙江兼管福建地方據泉州府并晉江縣各

申稱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致仕顧珀於嘉靖

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在家病故年八十有六

等因查訪得本官歷官淸介久重縉紳歸老安

閑益惇典禮後進尊爲楷範乖謬必繩有司信

若蓍龜謙虛尤著豈但八閩之特出實惟一代

之名賢臣一歲之前躬執摳趨之禮一人之力

未昭觀感之風乃今壽考令終在閭里嘗爲罷

市自古耆英凋謝在天文必象非常若待伊妻

伊男援例陳乞則雖有典有則循故普施而已

臣待罪地方叨司風紀惟此爲激揚之大其餘

皆措撫之微敢昧疎狂特申愚悃乞

敕該部查覈本官履歷諮詢天下公許如果臣言不

謬凡應得

恩典議擬上

請加隆推贈以彰

聖朝敬老尊賢之義以示天下蓋棺事定之榮世道

幸甚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

謝恩事

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准吏部咨爲曠官

違衆乞殘喘以存大體獻末議以圖久安事該
臣兵奏臣例陳情懇乞殘喘緣由該本部看得
本官自膺
簡命勉圖報効不避嫌怨不辭寒暑銳意任事往來
巡歷督兵勦捕海寇已經五次報捷可望收功
但稱患病益困奏乞休致情詞懇切必非得已
況年力未衰志操特立遽准致仕似爲可惜合
無俯從所請容令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有司具
奏起用其巡視官員應否再差及本官條陳善後
事宜俱聽兵部一併查議具奏

請惟復別有定奪等因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朱紈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有司奏來起用
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當時望
闕焚香嵩呼稽首外伏念臣樗材無用濫膺先零自
惟傾覆之甘豈復欣榮之望
天無棄物茲息以時
聖[illegible][illegible]仁弛張以道萌蘖未成濯濯
機緘猶許生生
大德保全遠風霜於旦夕餘年知幾渥
雨露於春秋一飯或安尚效美芹之義九原有覺
敢忘結草之誠臣不勝生死骨肉之懷感謝
天恩之至
嘉靖二十[illegible]年五月初十日
都察院一本爲夷船出境事據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金城呈解犯人丁桐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裴紳呈解犯人姚翔鳳各到院案照先准兵部
咨巡按福建御史金城奏據漳州府報稱佛郎
機夷人先於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內入境剽掠
去來無常本年九月內又復入境剽掠該臣巡
歷本府地方督發海道副使柯喬等勦捕官兵

擒獲夷人已經奏報外前項夷人仍復恃險負
固不服續該副使柯喬等設法火攻始覺力屈
詐稱投降於閏九月初二日漸遁去訖地方少
寧具報到臣查訪得佛郎機國本名蘇文達喇
國原係暹邏國附庸恃其崛強橫行海外諸島
夷人並苦畏之先年侵軼廣東居民力拒乃不
復至近年連至福建地方甚遭陵轢去年處得
鄉紳義支解剖腹食其肺肝略取童男童女烹
而食之今雖暫去難保不來合無行令新任海
道都御史朱紈嚴加隄備俟其再來痛加挫衂

以在其所統之[?]臣又訪得夷人初入境內本敢肆然直入者皆接濟之徒上下打點方敢入境臣開浯嶼水寨把總指揮僉事丁桐受伊買港砂金一千兩見被洪惟純告發按察司提問及訪得先任海道副使姚翔鳳貪殘無厭法紀蕩廢得受把總王鐵等并賣放番徒田瑞器等金銀已該前巡按御史趙應祥糾劾似此上下通同惟財是競通番之徒遂公然出入而不知禁似難輕縱等因奉

聖旨夷寇入境地方官交通納賄好生不畏國法丁

桐并姚翔鳳着各該巡按御史提解來京究治防禁事宜兵部詳議了來說欽此欽遵備咨准此

通行將犯人丁桐姚翔鳳拏解前來題奉

聖旨丁桐等都察院究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內除姚翔鳳係先經被劾考察罷黜人數具由題奉

欽依[?]議擬具奏發落外問得犯人丁桐招云

嘉靖[?]不合縱容土俗[?]通番變受報水分銀不啻幾百交通佛郎夷賊入境聽賄貫路砂金遂已及千海寇乘此縱橫居民數被剽掠所據本犯情重律輕不足以嚴儆戒查得問刑條例一款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借貸誆騙財物引惹邊釁及占住苗寨教誘為亂貽患地方者俱問發邊衛永遠充軍為照例稱漢人不過腹裏軍民無有職官責守其稱借貸誆騙亦止於結交買賣等情若有引惹邊釁貽患地方者尚擬邊衛永遠嚴譴示懲今丁桐身為海寨防守之官肆行受財枉法之私迴異於結交誆貸其引寇貽患情犯尤重合無比照前例定發邊衛永遠充軍子孫不許承襲庶昭姦貪不法之戒再照近年以來東南番賊海寇如浙江福

建沿海等處所在騷然為患凡以例處極刑并邊衛充軍者止嚴於下海通番之人而守禦等官有犯交通接引者未有定法以故禁防先弛於有職人員無以鎮壓於內外姦宄海道之不靖實由於此近日巡視都御史朱紈并前巡按御史金城屢有陳奏者亦欲以振海防於玩廢之餘而豫為之圖耳若不嚴加處治將來禍患叵測合無自今以後凡係海防官員有犯除真犯死罪外有如丁桐贓犯深重者悉照前例擬斷總督海道等官不能查究縱容者事發一體

從重參奏罷黜等因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六
日本院左都御史屠僑等奏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丁桐定發邊衛充軍議處海防事宜都依擬行
欽此
兵部一本爲六報閩海捷音事職方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視浙江兼管福建福
海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題
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云云 合無備行巡按福建御史
查照本官奏內事理逐一勘訪覆見賊船的在

舊浯嶼地方及逐出復回靈宮海丁灣曾否登
岸及在海打刼殺人所開紙帖有據是否居民
勾引接買啓釁該地方官員曾否爲其追理及
查往年夷船突至沿海刼掠及止作買賣未曾
刼掠者各應得何罪該省相沿舊規作何處分
應否即行擒殺再照前項夷賊雖稱敵獲被傷
兵夫有無隱匿失事重情斬獲賊犯首級是否
眞正生擒夷王黨類作何審處交通內應賊犯
是否情眞有無枉誤各官功次應否陞賞務究
的確根因明白徑自議擬具奏施行本年六月

初二日本部侍郎詹榮等奏本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
巡按福建御史楊九澤奏捷降調本報無抄
福建道掌道事廣東道御史陳九德一本殘橫
撫臣不俟
明旨專擅刑殺乞賜究治以昭國法事六月十二日
該巡視浙江兼管福建右副都御史朱紈送到
揭帖內開案行福建都按二司統兵署都指揮
盧鏜巡視海道副使柯喬會同漳州府衞等官
將見獲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名審認明白遵

照令旗令牌即於軍前斬首連對陣斬獲并續
故許充等各首級分發節年爲害地方梟示等
因到臣查得先爲六報閩海捷音事該本官具
題內開委官盧鏜柯喬等生擒佛狼機國倭王
等大總千戶等項名色李光頭等并斬獲首級
通計二百三十九名口顆及稱盧鏜等效勞緣
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隨該議復題奉
欽依轉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查勘問今據前因爲
照臣無有作福作威書云大戒死囚復奏待報

律有明條蓋生殺之權在朝廷非臣下所敢專
者自古及今此理甚昭昭也今都御史朱紈巡
視海洋悉心效力擒斬前項賊黨數多臣不敢
謂其無功然九十六人者未必盡皆夷寇也同
中國姓名者非沿海居民乎又恐未必盡皆謀
叛者也如有通番等項豈無應分別首從者乎
自當牢固監候奏奉
明旨及巡按御史審勘明白擬議停當奏請出自
聖斷然後施行今乃不待月日不究根因不查某人
曾交某賊劫某處人已合某律犯某罪而槩以

軍法從事中間在與不在當與不當今皆不可
得而知臣不知紈何心而乃殘忍如此也且其
一面具題一面行事是不暇候命而已自獨斷
之矣臣又不知紈何人而乃專殺如此也臣料
紈之意不過謂奉有令旗令牌可以徑行殺戮
然旗牌恐爲督陣而設將以厲軍士之臨陣退
縮者非所以用於既擒之賊可以待命之日也
又不過謂奉有
敕書可以便宜行事恐爲隨時防守相機勦捕一應
事務而言非謂生殺之權得以自由也紈之無

年一至此哉况其平日殘暴乖方大率類此如
凌辱知府邢埠知縣及再枷死齊村人兩腿傷
死人命數多兩省士民怨入骨髓則其忍心害
理豈是
聖世之所宜有者哉本職巡視浙江兼管福建沿海
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本以
憸夫殘忍成性繆膺重寄任意妄行六次報捷
雖不無勞勣百十人犯一時刈如草菅既經題
請而不行少候是曰擅殺既干人衆而不行覆
審是曰濫殺不禁上干天和所宜律以常憲者

也再照統兵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巡視海道副
使柯喬督同府衛等官亟行處決重事分雖有
制未聞諫阻之言功雖亦多難掩同殺之罪亦
應併究以示懲戒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敕下該衙門將朱紈重加究治盧鏜
等行令督究其未報見獲夷犯并功罪人員查
照先奉
欽依速行查勘明實具奏施行庶國法正人心服而
死者亦得以安其魄于地下矣等因奉
旨兵部會同三法司看議了來說欽此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翁萬達等一本為發撫
撫臣不候
明旨專擅刑殺等事該福建道御史陳九德題前事
奉
聖旨兵部會同三法司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看得
御史陳九德參劾都御史朱紈統兵都指揮盧
鏜海道副使柯喬敢同府衛等官輒行處決
事一節切照國家制律一應獄囚鞫問明白備
錄無冤猶必轉詳待報而後處決者慎刑之至
也提督軍務官奉有

敕諭及令旗令牌如遇賊盜聽其擒斬報功者[illegible]
之權也都御史朱紈奏報原對陣生擒海賊等
光頭等雖與尋常獄囚不同原領
敕諭及令旗令牌雖許有便宜處置及生擒賊盜亦
聽斬首示眾事理然斬於臨陣之時及雖非臨
陣而變在倉卒處或有他斬梟以狥似非得已
今前賊既於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擒
獲本年三月十八日方行一面奏題一面差官
齎捧
令旗令牌馳赴行事則是巳經旬月似非臨陣縱

係應死之人自宜併發所司再三鞫審奏
請施行乃輒便行殺委屬有違況九十六人之中未
必皆渠魁而所云內幾是懼必殺之後反側之
心息者亦未必可為斷案也至於盧鏜柯喬等
始既議呈終復監斬原其本意豈特不行執阻
抑且以為當然所以本兵近因朱紈六奏捷音
慮恐所殺之人或有枉誤所償勞勩難遽甄錄
以故題奉
欽依備行查勘與今御史陳九德所論大略相同事
在彼中未據回報遙難懸擬伏望

皇上特差風力給事中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將
御史陳九德參劾前項情節從公查勘除都御
史朱紈已經奉有
欽依養病回籍勘明之日另行外都指揮盧鏜副使
柯喬并事內有干人犯通行提究要見前項所
斬賊首李光頭等并交通內應賊犯九十六名
是否俱在夷船拒敵曾否駕使雙桅大船流劫
邊海勾引外夷等項應否斬首示眾處斬之時
果否在於軍前如已擒獲日久因何不行奏
聞今會否覆審有無擅殺未殺之先人心有無扇動既

殺之後反側是否妥妥彼時盧鏜等緣何不行
執阻逐一査勘明白并將兵部原行査勘事理
互加詳覈査照律例從重擬議及分別功罪議
擬上
請施行其差去給事中仍須預發告示沿海居民使
知律設大法止於禁奸决不濫及毋得驚疑自
處不靖如此庶人心安而地方亦賴矣奉
聖旨這事情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從實
査勘具奏沿海居民着各該有司安緝不許殃及
無辜朱紈不待奏請輒便行殺革了職聽勘盧鏜
柯喬等差去官提了究問欽此

甓餘雜集卷之七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箕仲修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公移

江西分守行（此事有說乃當時奉承當軸之意為此紛更耳排衆論經三載始克歸一任事之難如此奔走支吾未曾留稿越十有三年始於撫州府抄得之）

一為奸民避重投輕揑情奏擾翻亂節年成案乞
恩追究以均勞逸拯救殘民等事蒙巡按江西監察
御史王　批該本道呈會問過撫州府東鄉縣饒
州府安仁縣各犯張爵十祭相十二等招由蒙批
前議適中民無間言依擬行取庫收收管繳蒙此
合就發落通行為此除外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
官吏照依案驗并抄招事理將犯人張爵十等名
下紙米贓銀并節年糧差等銀俱追完紙價聽候
類解買紙米銀糴穀備賑贓銀并十三年分均徭
銀作正支銷其嘉靖十等年糧差等銀發安仁縣
起解給散公用張爵十等十五都十九都三啚黃
冊行令安仁縣發回東鄉縣仍作二十九都三十
都攢造起解通取庫收收管一樣四本申報安仁

[illegible]歲派弓箭弦條軍器淺船料銀二百三十三兩
已行本司除豁每年徑自坐派東鄉縣二十九都
三十都徵解辦納以抵協濟安仁之數未到張璽
等嚴提到官審實正身星馳解道施行俱毋違錯
不便
計發招由一紙
一問得一名張洪卽張爵十年四十五歲撫州府
東鄉縣二十九都民狀招爵十與在官馮忠十
四李傑等原係饒州府安仁縣十五都一等啚
在官陳清等原係安仁縣十九都第三啚軍民

匠籍正德年間姚源等處賊亂蒙
欽差總制軍務都御史陳　征勦初平因見張爵十
等住居地方空曠人心反側不安行令守巡徐
叅議高僉事督同知府陳言知縣龍誥於爵十
等隣近長林地方度地議立縣治以繫屬人心
正德七年十二月內撫州府抄蒙守巡道案驗
俱蒙總制都御史陳　案驗准戶部咨該本院
題爲設州縣以圖永安事內開撫州府臨川縣
地方廣濶人民衆多其東鄉接連金谿貴溪安
仁餘干進賢等五縣相去隔遠人心玩法歎公

拒頑償得稅糧不納差役不當勾攝則聚衆打
詭催徵則恃強拒抗人戶積遭擄害官司莫敢
誰何歲久因循兇強膠固釀成巨惡比年以來
賊首徐仰四等糾聚羣兇動成千萬縱橫猖獗
延歷多年殺死人命燒毀房屋姦淫婦女捉擄
人口至於刳心剖腹壓胎碎屍等項人所不忍
聞者皆肆意爲之罪大惡極人神共怒已將元
兇殄滅巢穴蕩平顧惟目前之害雖除切慮將
來之害難保所據前項地方決應設立州縣況
山川已鍾秀於長林則縣治當決建於此地合

無行令於所擇地方建立一縣隷屬撫州府臨
川縣分割五十五等都二十箇都分餘干縣分
割二十一等都三箇都分進賢縣分割十九等
都三箇都分金谿縣分割四十等都二箇都分
安仁縣分割十五都十八都十九都三箇都分
堪成一大縣等因該戶部議擬相同於本年八
月二十四日題奉
欽依定縣名東鄉備行本院轉行到府督工完備選
官到任訖止因餘干安仁等縣占恡人民弁守
巡等道持議不同以致籍冊未曾奏繳正德十

年四月內本縣奉司府劄帖爲賦役黃冊事奉
巡撫都御史俞　案驗准戶部咨奉本部題內
開江西分守九江道參政吳廷舉奏稱安仁縣
餘干縣衝要勞苦地方臨川人民六倍於安仁
四倍於餘干就使不割而以三分之一建立新
縣當有三百餘里何謂奪寡以益多既以安仁
十五十八十九三都附近新縣不得不割爲辭
則臨川之七十一都去安仁縣僅二十五里七十
二都去安仁縣四十餘里何不割以附益等因
又該整飭東鄉兵備副使胡世寧奏稱進賢餘

干二縣各都民心願歸東鄉俱被官府占悋不
發安仁三都人民雖赴東鄉當差猶被該縣邏
捉不已其餘人民節赴臣告理難與擅准然過
水不便事情累曾經過親驗是實等因看得各
官所奏各執一見前項縣治奏
准設立到今二年之上未見造冊完報人民無所歸
着事務難以施行巡撫等官不能斷處令若又
行彼處勘議恐往復耽延遲誤合無斟酌定擬
除臨川金谿二縣都啚俱已割附無議外餘干
縣二十五都十啚准令分割二十一都二十四
都不必分割進賢縣二都俱照原議分割安仁
縣十五都十九都准令分割十八都不必分割
等因本年二月二十六日題奉
欽依備行本院轉行到縣遵行造冊間正德十二等
年正等月本縣節奉司府劄帖併奉巡撫都御
史孫　案驗准戶部幷都察院各咨節據已問
結餘干縣民張昶等奏一爲刁民詐冒書手沮
慢黃冊事一爲乞恩憐憫殘害預防靠損貧民
致生他變事東鄉縣韓昇等奏一爲市豪違法
綁打委官强奪劄定都啚鋼死人命急救禍亂

以安民心事一爲懇乞
天恩俯從民便以安地方事一爲市豪光棍打點衙
門激阻便民歸縣乞恩殄盜安民便人心以安
地方事安仁縣奏爲乞
聖斷合分論以均封疆等事里老張麟奏爲乞恩體
悉民隱復版籍以均勞逸事節行分守程參政
楊參議分巡王僉事督同撫州饒州二府知府
林戎等餘干等縣知縣謝汝儀等勘得爵十等
十五都一等都六箇啚分陳淸等十九都第三
啚一箇啚分幷餘干縣三都五啚俱近東鄉相

憑割附其餘各歸本縣當差會同布按二司粲
銜政林廉使查議明白呈報本院具題該戶部
復議相同於正德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題奉
欽依備行到縣欽遵將爵十等七箇啚分編入東鄉
作二十九都三十都造冊繳報訖有安仁餘干
縣不記姓名人民因思斷歸伊縣不得附在東
鄉俱各執稱連年徵糧未納欠租未還若歸原
籍未免死於非命等語聚衆拒傷官兵不肯歸
服節奉司府明文行令知縣黃鏜出給告示曉
諭免其前欠糧差釋去疑心往復再四方就撫

恤訖俱有卷証爵十等在東鄉除納糧外每年
出辦差銀二百餘兩一向不缺嘉靖元年大造
黃冊無異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蒙巡按江
西御史儲　憲牌爲查處地方偏累事行令安
仁縣去任知縣錢某條陳因革事宜却有已故
里老鄭銓湯渭清等妄將爵十等版籍已定人
民捏稱正德十二年四月内巡按衙門責令東
鄉撥還都啚奸民李祿一等貪賄占悋不還虛
稟乞要取回以均苦樂等因以致本官聽信申
報本院於本年八月内案行會同[illegible]江道林副

使會同分守鍾參議轉行安仁縣查勘明白案
不合不查節年卷冊就行開取爵十等七箇啚
分在官里老張環倪宗全憲陳廣鉅將遂石建
寺張泰安郎張瓊四張啓福郎張賀十二張傑
三陳天祥先在今未到張宏吳紳張鐵張謹張
熒張輿尅馮史智張熒劉璜到官向伊誘稱你
若歸我安仁減免糧差十年等語彼時張輿尅
爲首與張謹等各不合投輕遵名認供在官錢
某又不合朦朧捏稱分縣民情不便令張輿尅
等都啚人民附籍東鄉頗久一旦來作伊縣人

心尚有未安要比流民事例優免差役十年至
嘉靖十七年以後照常應當等因回報各道會
呈本院具題該戶部議得先年立縣分啚奉有
成命本難更改但稱民情不便相應再行查勘別無
違碍將人戶張輿尅等照舊退還嘉靖七年以
前逋負糧差暫爲蠲免其在東鄉有新置田糧
照舊在彼寄庄在安仁者照前年限撥派存留
十分折布三分一應差徭俱照夏秋稅糧分數
輕則僉派等因於嘉靖八年二月初三日題奉
欽依備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儲　再行查勘歸復北

奏府帖將爵十等四箇啚分仍作安仁縣十五
都十九都於本年五月十二日造册繳報訖各
戶節年稅糧除照原擬輕則派徵外自復縣至
嘉靖十年終止該編機兵三十一名半計工食
銀八百三十一兩六錢均平銀三十一兩五錢
均徭銀六十八兩八錢排遞夫銀五百兩皂隷
工食銀九十八兩支應銀一百六兩二錢紅船
水馬夫銀二百一十五兩五錢共銀一千八百
五十一兩四錢該縣違奉優郵未徵在官李洪
王厚祿王習軒陳傑陳文盛陳珣張鐸王梁周

浩張翰倪囊周茂初桂璉陳甫張挺先在官今
未到張林已故吳瑞未到洪祥飢馮祥黃衍馮
循吳楨張天祥馮奇等各啚人民俱因隔離安
仁縣窵遠過水不便各懷恨張輿勀等妄認歸
復要得奏訴爵十與張瓊四張賀十二張傑三
馮忠十四李傑陳淸并在官一般里長熊昇熊
浩十一甲首張賀二張標一周茂二史英七寄
庄安仁二熊旺已故李祿一未到男李享一余
魁二各甲各戶內應納稅糧各不合倚恃窵遠
每年違限不完安仁縣節次批差在官機兵李

福董淸毛祿蔡益等拘拿方幾鄧訖爵十與又
合與馮忠十四李傑李享一商說今日衆心不
願歸復安仁我今出頭進本與你衆機討些財
物分用却不是好等語馮忠十四李傑李享一
各不合聽從齊向李洪等幷張瓊四等說知前
情索要各啚人戶津貼奏本盤纏在官蔡相十
二李憲聽聞各用言阻當李傑等懷恨在心李
洪張瓊四等約計三百餘戶被爵十等分投索
銀不等共七十兩內除三十兩爵十赴京往來
盤費外餘銀四十兩爵十李傑李享一馮忠十

四各不合均分入己爵十就將前項衆情不便
緣由幷不合詐稱蔡相十二李憲李福董淸毛
祿蔡益等暗集奸黨假作本都人民捏情𧦅告
復央薰天埶官情囑各官不拘眞正里老審勘
輒將臣都仍還安仁時常差兵邏捉不敢泊家
等項虛情捏作激變重大殊語以戶名張洪具
本於嘉靖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行巡按奏
案發布政司黃册道令參議行委東鄉縣縣
丞吳熏安仁縣縣丞馮楷會勘問安仁縣知縣
吳榮賀因思本縣衙要恐怕爵十等仍歸東鄉

并見偏累與在官耆老吳受一丁酉發彭甫巖大
旦倪仲莊阜喻賓陳璜劉守約黃景用不在官
詹九霄周受徐顯英吳世宏陳鎮倪時康董太
胡大周永寧李順秀王大民洪儒已故余乾各
將奸民避重投輕妄奏等項情詞申呈撫按衙
門批管冊分守道行勘間爵十仍以張洪姓名
及與陳清各不合揑稱安仁縣暗使奸計捏申
打罵老人虛情與知縣吳榮賀各申告都御史
高　批行分守道改委撫州府通判顧聽饒州
府通判胡寧道會勘未報李亨一被另案已發

落趙挺奏提在府監候安仁縣在官徐廷佑亦
將前項避重投輕情詞及不合隱下節經部院
勘議題
准分割東鄉已經大造真情却詐稱具奏連年不絕
直至嘉靖七年李蒙巡按儲　公勘奏還照舊
納糧差等項虛情具本於本年七月二十三
日奏行巡按李　案行分守朱叅議併勘比因
兩府委官俱有差占改行東鄉縣新任知縣雍
世賢與知縣吳榮賀會議知縣吳榮賀備開本
縣累情由前項優恤未派銀兩數目知縣雍

十九都備開各圖分割在縣册經兩界□
□□經額勘及去安仁縣實有七十餘里據本縣
只一十五里等情各呈稟到道兩詞未會歸一
爵十等該嘉靖十年分京庫折銀生漆鹽
鈔共銀一百五十八兩七錢五分係糧長吳紳
張宏經收吳紳又該巡攔銀五兩四錢五分爵
十等又該嘉靖十一年分夏稅米二百一十七
石三斗一升九合八勺內派京庫折銀三十九
兩三錢五分七釐饒州府倉米銀三十五兩九
錢三分三釐秋糧民米五百四十九石四斗二

升五合八勺內派兌軍淮安倉南京倉南京庫
綿布四項共銀三百三十九兩六錢七分六釐
京庫折銀二十一兩七分四釐生漆米銀二兩
五錢一分二釐縣倉米銀九兩六錢五分四釐
縣學倉米銀八兩七分九釐鉛山倉米銀一十
兩二錢一分四釐正王米銀五兩七錢九分七
釐各府祿米銀一十一兩一錢三分九釐官米
七百一十石六斗五升六合三勺派京庫折銀
一百八十兩一錢六分四釐鹽鈔銀八兩俱係
陳清經收又各差役除機兵表編外倪京該齋

夫銀四兩張鐸追償紗銀五兩三錢五分夫甲
里長張貴十二張環李旺洪共該支應銀二
十四兩止納七兩二錢欠一十六兩八錢又夫
價銀六十四兩八錢止納三箇牛月該銀一十
八兩九錢欠四十五兩九錢又均平銀二十八
兩四錢五分皂隸銀七兩二錢共計嘉靖十年
分糧差銀一百六十四兩二錢嘉靖十一年分
糧差銀七百七十九兩三錢一分爵十等各不
令混賴不行完納比因兌軍淮安倉南京倉南
京庫棉布四項錢糧緊急致累安仁縣不在官

糧長于標陳堯吳[illegible]劉章陳九舟等代賠銀
三百三十九兩六錢七分六釐起解訖蒙朱參
議親詣該縣看得爵十等都啚去東鄉不及二
十里去安仁却有七十里委於東鄉爲便但安
仁衝要疲弊東鄉偏僻富庶論里分安仁七十
三里東鄉一百二十里論接遞安仁水陸交通
東鄉縣止通陸路論夫隸安仁每里夫三名皂
隸一名東鄉每里夫一名皂隸通縣止二十名
亦在該年均徭銀內編僉論均徭嘉靖十年分
東鄉銀力二差止有九百九十三兩零又加歲

辦弓箭弦條料銀一百一十三兩軍器民七銀
五十兩淺船料銀七十兩共銀二百三十三兩
委於東鄉爲輕安仁爲重相應酌處督令兩知
縣在於適中白玕地方會議間爵十與馮忠十
四李傑陳清各不商同要行脅制官司主使前
項千審有名張環李洪等各不合聽從故違通
無一人赴官致使各官無從審處具由回報到
道通提爵十等人卷冊籍逐一查審明白問擬
爵十并馮忠十四李傑俱求索財物減等各杖
一百徒三年徐廷佑奏事不實減等杖九十徒

二年半張瓊四張貿十二張傑三陳清熊昇張
貿二張標一周茂二史英七熊旺俱秋糧違限
減等各杖九十張璽張環倪京余憲張宏陳廣
鉅馮連張謹吳紳張榮石建寺張挺李洪王厚
祿王習軒陳傑陳文盛陳珣張鐸王梁周浩張
林張翰倪䫒周茂初桂璉吳瑞陳甫俱不應事
重減等各杖七十照出爵十等追贓納米陳天
祥另行參照知縣錢某以私民之小智沽來遠
之虛名妄將正額糧差市輕徭薄賦之惠不思
前人經畫備分啚立縣之難希覬施行朦朧申

取遂匿先年

成令再變版圖卒起今日爭端徒傷恩信上不得其實用下不得以寧居推情固有餘辜論法當原去任爵十等習見兇民無狀抗違官府有年竟得全安更蒙優恤不思當時典刑未正覆幬如天遂謂上官威令不行伸縮由我始圖十年輕省勉就歸從未供一日差徭又思反復動稱激變脅制官司似此亂法之民豈止投輕之罪雖盡遷之於化外亦何謂之過中但罪坐所由而事起有自況東鄉新創即已分畫雖該道相持

自非定論累年不決之事會勘非止一官各都中割之民題

准已經二次冊籍既定永久當遵若安仁今日一詞遂容更變則餘干明日一本宜與施行異府如進賢各官自須比例同府雖金川二縣抑豈其心必廢新縣之成乃為充類之盡事須典則法戒更張雖近年再奉

欽依實該縣一時蒙蔽況

明旨行令再勘無碍乃從今頑民援引為辭無言可折若盡從其所欲一切縱之使歸東鄉以得地

為業安仁以失地為辱丁長奸民欺公玩法之志上失本院補偏救獘之心深為未便相應酌處查得爵十等該安仁縣優恤未及四年雜辦已幾二千兩而減輕稅糧又不在數今既不願歸復則原蒙優恤糧差盡當輸之于官以為反覆背公之戒又查安仁縣前項弓張弦條軍器淺船料銀共二百三十三兩因衝要偏累遞年辦納不前雖退爵十等有限之財難救該縣不貲之費議將爵十等歸還東鄉免追優恤之數將前項料銀并派爵十等四箇啚分內徵辦歲

以為常以[illegible]安仁久累之民等因會案間朱參議改委嶺北徃例備將前項緣由呈請再行接管該道勘議蒙都御史高　批看得該道查議詳盡處分已當但稱歷年之事欲行再勘又慎重謙虛之意依擬仰分守湖東九江二道官即便會同勘處議定通行呈奪呈繳巡按御史李

批分守九江湖東二道再行勘議解院審奪

此繳比蒙接管汪參議仍行撫饒二府再勘未結爵十等前項有名人戸又該嘉靖十二年糧差除機兵未編外夏稅秋糧銀六百六十三兩

六錢一分監鈔銀八兩燒造土夫銀四十五兩
零八分俱係爵十并陳清張環倪京周浩李洪
各名下催徵又陳天祥馮循張與尅張榮該均
徭銀八十四兩八錢張癸王厚祿馮祥黃衍該
均平銀三十二兩支應銀二十四兩共該糧差
銀八百五十七兩四錢九分爵十等各又不合
混賴不行完納前罪俱遇蒙本年八月二十五
日
赦宥爵十等與徐廷佑各不合不行首正歸結吳瑞
在家病故後汪萊議陞任仍委宋萊議帶管本

道查得前事遷延歲久有誤黃冊進呈弔提爵
十等人卷公同知縣羅世賢吳榮賀重覆查審
與前議相同吳榮賀又將嘉靖十二年分應派
上清仙源搬木夫銀四十兩接遞夫銀六十四
兩八錢皂隸銀七兩二錢共銀一百一十一兩
開報到道看係安仁縣雜辦因爵十等奏告未
曾派出今已過役相應免追止有嘉靖十三年
分均徭係張傑三吳棟馮奇張天祥各甲輪年
正役內該民米七十四石八斗二升三合八丁
六十三丁每三丁折米一石共米一百零五石

八斗一升一合每石折銀七錢六分九釐共銀
八十一兩二錢七分七釐兩縣俱未編僉係是
輪年正役相應追收入官作正取具歸一供詞
在卷尤恐意見或偏區處未盡具由呈請會同
三司戴布政陸廉使柴副使曹都司覆審得正
德七年原因地方殘破人心叵側蒙總制衙門
摘撥度地割都立縣以繫屬人心爵十等四箇
圖分原在分割之數曾經會勘題
准並無退還安仁等項緣由版籍既定人心寧帖一
向糧差不缺止因錢粟一時貪申以致建議收

回安仁比戶部題
准勘合明開先年奏有
成命本難更改還行再勘亦係未定之詞以致爵十
等執稱窵遠不便雖經連年優恤奏告不已槩
差有誤相應照舊斷歸東鄉從便當差又蒙查
得嘉靖七年原因安仁衝要蒙巡按察院查審
偏累將爵十等四箇圖分收回協濟爵十等在
東鄉止辦差銀三百餘兩在安仁却該差銀四
百六十餘兩實有避重就輕之心不止道里遠
近之故今爵十等誠恐不得斷歸東鄉情願查

照安仁則例每年解銀協濟徐廷佑等誠恐日
後徵解不時有名無實欲於別項糧差撥派又
係每年通融坐派不常恐官吏更改復起爭端
止有前項弓箭弦條軍器淺船銀二百三十三
兩係是常年定數相應改派東鄉於爵十等四
箇啚分內徵解以抵協濟之數其節年糧差除
優恤過銀一千八百五十一兩四錢幷嘉靖十
一年十二年未編機兵三十一名嘉靖十二年
未派夫隷銀一百二十一兩俱不追外嘉靖十
年分糧差銀一百六十四兩二錢嘉靖十一年

分糧差銀七百七十九兩三錢一分嘉靖十二
年分糧差銀八百五十七兩四錢九分嘉靖十
三年均徭銀八十一兩三錢七分七釐俱係本
等糧差相應照數輸納各無異詞今蒙取問實
招罪犯
一議得張爵十馮忠十四李傑徐廷佑張瓊四張
賓十二張傑三陳天祥陳清熊浩十一張賀二
張標一周茂二史英七熊旺張環倪京余寔陳
廣鉅馮連石建寺張挺李洪王厚祿王習軒陳
傑陳文盛陳循張鐸王梁周浩張瀚倪環周茂

例性連陳甫所犯各除革前罪名外俱合依
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
大誥減等各杖七十但軍民官籍審俱有力納贖張
爵十等仍還東鄉縣官差徐廷佑與告人吳受
供明彭祚嚴大昱吳從石倪中莊昇鄭濱陳廣
劉守約黃昇用徐洪董清李福毛祿蔡益蔡柏
十二李寔各發安仁縣着役寧家
一照出張爵十徐廷佑陳清吳受各告紙折銀二
錢馮忠十四等三十三名各民紙折銀一錢馮
忠十四等又與張爵十徐廷佑陳清各贖罪米

七石折銀三兩五錢張爵十馮忠十四李傑各
贓銀一十兩係三百餘戶朋出多無見在難以
給主張傑三等該編嘉靖十三年分年例均徭
銀八十一兩三錢七分七釐係輸年正役俱各
追入官紙價聽候類解買紙米銀糴穀備賑贓
銀徭銀作正支銷張爵十等該嘉靖十年分京
庫折銀折布生漆鹽鈔共銀一百五十八兩七
錢五分係糧長吳紳張宏經收吳紳又該巡攔
鈔銀五兩四錢五分張爵十等又該嘉靖十一
年分夏稅米二百一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八

勺內派京庫折銀二十九兩三錢五分七釐饒
州府倉米折銀三十五兩九錢三分三釐秋糧
民米五百四十九石四斗二升五合八勺內派
兌軍淮安倉南京倉南京庫棉布四項共銀三
百三十九兩六錢七分六釐京庫折銀二十一
兩七分四釐生漆米銀二兩五錢一分三釐縣
倉米銀九兩六錢五分四釐學倉米銀八兩七
分九釐鉛山倉米銀一十兩二錢二分四釐正
王米銀五兩七錢九分七釐各府祿米銀一十
一兩一錢三分九釐官米七百二十石六斗五

升六合三勺派京庫折銀一百八十兩一錢六
分四釐曆日鈔銀八兩俱係陳淸經收倪褒該齋
夫銀四兩張鐸讀巡攔鈔銀五兩三錢五分該
甲里長張賀十二張環周浩李洪共該支應銀
二十四兩止納七兩二錢欠一十六兩八錢又
夫價銀六十四兩八錢止納三箇半月該銀一
十八兩九錢欠四十五兩九錢又均平銀二十
八兩四錢五分皂隸銀七兩三錢共計嘉靖十
年分糧差銀一百六十四兩二錢嘉靖十一年
分糧差銀七百七十九兩三錢一分又該嘉靖

十二年夏稅秋糧銀六百六十三兩六錢一分
燒造土夫銀四十五兩八分鹽鈔銀八兩俱係
張爵十并陳淸張環倪京周浩李洪各名下催
徵又陳天祥馮循張輿尅張燚該均徭銀八十
四兩八錢張榮王厚祿洪祥黃衍該均平銀三
十二兩支應銀二十四兩共糧差銀八百五十
七兩四錢九分俱行東鄉縣嚴追完足解發安
仁縣起解給散公用張爵十等十五都并十九
都三啚黃冊行令安仁縣解回東鄉縣仍作二
十九都三十都攢造起解取庫收管繳照

仁縣歲派弓箭弦條軍器淺船料銀二百三十
三兩行布政司除豁每年徑自坐派東鄉縣二
十九都三十都辦納以抵協濟安仁縣之數其
嘉靖八等年優免過差銀一千八百五十一兩
四錢嘉靖十一年十二年各機兵三十一名半
嘉靖十二年未派上淸仙源拽木夫接遞夫隸
銀一百一十一兩幷去任知縣錢某並免追提
未到李享一張宏張璽張謹張榮張輿尅馮史
福張燚劉璜張霖洪祥黃衍馮循吳棟張天祥
馮奇余魁人贓俱另行

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據案布文行
一關支俸粮事節據廣州府按月申繳廣州四衛
粮單文冊到司看得文冊繁多且散亂易失雖有
盜支冒支情弊無從究詰駁查結報亦屬虛文至
於造冊科擾之弊又不知其紀極也茲求經常簡
易之方莫如循環倒換之法爲此本司自備紙張
置立綢殻循環文簿每衛十二扇每扇二百葉用
印鈐記并定立格式發來外照會本衛着落當該
官吏照依照會內事理即將二扇填寫本衛所官

吏舍婦上班征調舍餘及達官旗目舍婦每所辦
二扇填寫十百戶旗軍各支過嘉靖二十四年十
二月分俸月粮類總作爲舊管次填二十五年正
月分新收并開除各名數次填本月實在務要總
撒明白未開年月承行官吏職名二扇一樣填寫
限二月初送司查驗環簿存照循簿送都司并廣
州府查對關支此後按月倒換如前更不必另造
小冊冒盜科擾自有明法决不輕恕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一查理派徵稅粮事戶房倉科准本房金科付爲

鹽課事照得海北鹽課提舉司遞年徵完所屬白
沙等場額辦鹽課銀兩俱解本司劄發廣豐庫收
貯折得一半起解戶部交納一半存留本司以備
提督府軍餉支用今據廉州府議稱本府歲該差
官赴本司領銀四千五百兩支放府衛官吏師生
旗軍折銀本司呈請撫按衙門允日差官解發查
得海北提舉司歲解鹽課銀二千七百五十兩有
零其火耗扛解之費取之竈丁不下五十餘兩且
府衛撥民快達軍護解亦爲勞擾及本司發銀前
來俱經稽得等處亦有差官干累之慮要將海北

提舉司課銀徑解本府作爲折銀支放尚餘一千
七百餘兩照舊請發其提舉司一應扛解火耗之
費給示禁革庶錢粮無往返道路之虞等因緣該
戶房倉科掌行隨查海北鹽課提舉司所屬白沙
白石官寨西鹽茂暉博茂武郎東海蠶村九場嘉
靖二十三年分額辦鹽課銀二千七百五十兩九
錢二分五釐一毫二絲五忽尚未解到合付該科
查照施行等因備付准此查得廉州府每年額該
折俸銀四千五百兩嘉靖十六年以前派行肇高
等府徵解該府收備廉州衛并各千戶所及府縣

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正七九十一月折粮支用嘉靖十七年將前銀改回本司行令廉州府按季出給印信領狀差人赴司領回給散嘉靖十九年行令廉州府每年一次造冊差官領解赴關應付出給批文行令經過州縣巡司哨堡等衙門撥兵逐程防護送至該府交割取領繳查節年施行在卷今准前因看得廉州府所議折俸銀四千五百兩要將海北鹽課提舉司歲解鹽課銀二千七百五十兩九錢二分五釐一毫二絲五忽徑解本府支放餘欠銀數照舊請發一節委的節年解領兩處

須難往來不便中間該府或有難以顯言者以彼准此深爲簡易但查該府折俸銀四千五百兩嘉靖二十四年以前俱已支發無欠海北鹽課提舉司嘉靖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共五千五百零一兩八錢五分二毫五絲尚未解司又查廉州府會計嘉靖二十四年粮數開報本府廣儲倉尚有折色粮銀七千七百五十餘兩通該議處合無候呈詳允日一面行催海北鹽課提舉司未解嘉靖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分鹽課共銀五千五百零一兩八錢五分二毫五絲作急解司照舊一半起解戶部

一半存留軍餉支用其二十五年以後每年鹽課銀二千七百五十兩九錢二分五釐一毫二絲五忽照數徑解廉州府貯庫件作該府衛縣所官吏師生旗軍正七九十一月折俸支放仍將提舉司一應耗費之需出示禁革毋致科擾其不足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七分四釐八毫七絲五忽就於該府見貯廣儲倉折色粮銀七千七百五十餘兩內逐年照數支給該府衛縣所每支折色將各官吏師生旗軍員名數目逐月分別舊管收除實在塡造本司印信循環冊內就近呈送海北分巡兵

備道倒換查對無差徑行該道明文方許動支該道仍移文本司查照日後廣儲倉折色粮銀支銷盡絕先期呈報該道并本司查明於肇慶府所屬派餘米石每年照數撥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七分四釐八毫七絲五忽解發該府支給其鹽課每年應該折半解京與軍餉銀兩仍照前數於本司庫貯各屬解到粮銀數內動支充補前項銀兩止是彼此交兌以免解領煩難往來不便之虞其提舉司歲解并該府歲領各照原行硃語原額銀數仍起批史前赴本司倒文開說明白以防日改月

化官吏吏代埋没影射之弊推復別有定奪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給由事查得廉州府冊報欽州永豐倉大使黃
希賓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蒙分巡海北道
牌查本官陰奪巡捕之權實取查稅之利考滿因
何不行起送等情案查勘結久申本司未蒙詳示
以致本官得以藉口戀留茲地等因又據欽州冊
報本官已經查盤而給由忽爾得病而離任據此
弔查本司吏房南科原卷大使黃希賓申請給由
到今一年四箇月之上戀任營差事發脫走欲究

吏弊先從本司除將本司承行吏葉蓁劄發理問
所究問外若非呈請定規終難經久合無通行所
屬今後給由官員先期三箇月關牒本衙門預申
合干上司除本司行查外其按察司所守巡等道
各查本官有無提問公私罪名已未完結及經手
錢粮有無拖欠等項違碍徑自批發該衙門將奉
到批語及官吏勘報供結備云申報本司仍將奉
到批申一同封送查驗隨便發回本司據此呈請
起送不必再行司道查報以致彼此推延本官任
滿即便照例截日住俸吏不許戀任支俸及朦朧

管事果有差占應合存留亦要明白具申本司呈
詳本院奉有許令照舊支俸管事明文方許復任
違者以盜支錢粮論本司仍立格眼文簿將預申
查勘任滿結報月日隨時填註查比該吏役滿執
此交代則一目之下瞭然可見吏書不敢陰執其
機其各屬奉文勘報遲違者從重處治如此庶幾
源潔流清弊可漸除矣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明法守以專責成事照得本司每房科額設令
史一名典吏二名令總其綱典分其事顧名思義

當知法守近來黨同成習巧抵爲智每一事則連
三名中間勤惰不齊勤者反爲惰者之役以致彼
此推調非利不前一遇究詰則互相牽引謂法之
不能盡而亦有時濫及甚至令史混同撥道不復
知何爲令何爲典矣茲欲修舉廢墜必先申明法
守爲此案發通吏分付各房科查照今後令史不
許撥道凡承行上下文移典吏二人輪分事件各
任其責違悞者令史查稟通同欺蔽者先究令史
若有不得已事情給假者稟撥一吏帶辦假回明
白交割過限不銷及奸懶節次給假者截出另參

載立者以候缺盡月日多寡爲差不以截役先
後爲序補參之時照原役繁難今次分撥繁難者
仍補繁難令次者仍補令次庶杜規避紛爭之漸
奸者逞而懦者習猾者免而勤者苦矣其輪分前
件之法以註銷堂簿爲序若一事承行在先不拘
續到十件二三十件㑹語異同勘合多寡衙門雜
出俱歸本吏一人總作一卷歸結若一事分行各
衙門待勘待報頭緒多端月報季報等項節行不
絕者則付分行衙門一卷各自歸結總一吏承行
若一紙內開數事件不同官吏軍匠等項者數不
同行移各别頭緒多端者則付分一款一卷或一
員名一卷各吏輪分歸結各自回付總卷完銷案
內開載不盡議擬不一者稟堂定奪每卷一宗各
立印欄核裝卷面俱每月於兵房北科所收紙銀
內付支堂上有註銷簿各吏亦自分置註銷簿務
要開寫明白以憑弔查每早註銷令史登答承行
吏聽候查問每件有所施行承行吏隨即於堂簿
前件下開註明白施行緣由遲錯者令史查舉改
正違者先究令史如此遵行數月之後不惟卷簿
清理政務修明而人人皆習吏事將來皆有樹立

矣俱毋狃常故違自取罪悔不便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給由事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據經歷司呈蒙巡
按御史陳　批據潮州衛經歷司呈准經歷羅誇
關稱本職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三年考
滿例應給由見奉廣東布政司呈委部運潮州府
海潮揭饒程惠大七縣嘉靖二十二年分京庫糧
銀赴京交納未免程途往迴遲悞依期給由合關
轉達等因備呈蒙批布政司查行此繳依蒙備呈
到司查得戶房僉科一件爲處置總部錢糧官員
事該本司議委經歷羅誇部解潮州府嘉靖二十
二年分起運京庫粮銀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
衙門批允於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備行潮
州府催取本官赴司領解節催未到今蒙前因爲
照給由官員順帶公差於法有碍近該本司節查
所屬各官承委差解往往捱至任滿朦朧申請給
由本司事分各科不相查照據文呈允本官方纔
赴司領批比因解戶守候日久業已呈允只得容
忍給文既獲給由潛回私家延住倖遇陞遷差解
多無下落積案相仍無從完結緣此承委官員遂

以爲例公然移文申請若不申明嚴禁誠恐部中查出累及本司未便合無備行經歷羅諤照舊支俸遵照部解餞糧務依批限完事批單候六年滿日給由一面通行所屬各官但奉差解過違三箇月不到者住俸糸究仍不改差其領解之後潛回私家延住過違批限月久者照依到任文憑限外水程四箇月事例一體住俸糸究施行庶法度漸明人心稍警公務得以早完矣

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

一吏承逃曠節提不到事查得本司舊規候缺吏承差卯四箇月放假二箇月近又分別原籍遠近寬立限外水程亦已體悉但各役往往不循規矩一遇假回或差遣緣事俱各在家延住展轉捏故不肯還役如陳鶴楊國賓俱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鄭敏二十二年九月姚濂林盤道俱二十三年十二月各放假盧大勛蔡敏俱二十四年三月許廷欽何大寧丘思上俱本年四月謝表唐憲中羅奇緩俱五月楊正貴一初蕭璉黃繼轅李科俱六月何孟參鄭以信俱七月廖繼張八月翟世恩丘玿俱九月張南敎十月謝大第十一月各差假等

項俱違限不回內許廷欽何大寧盧大勛楊正貴一初蔡敏蕭璉唐憲中丘思上李科俱係假回小差却攬各房科牌面多者六七道少亦不減三四道假以守催未完爲名在外凌虐所屬索要財物如已問革吏謝琦爲廉州府所申又楊國賓係聲息科見役吏假回曠役本司節行該籍查提申同吏書匿案任催不理又如已問結麥俊邵材等借以爲事爲名曠役一年有餘不過供明還役即今班滿該放人數絡繹不絕其不該放班者又多捏事故告給短假不准則搭人借一牌則肆然不復以致見在人少差撥不敷本司不能整飭此輩何以督率有司合無通將逃曠并承行匿案吏書行提到司除問罪外如陳鶴等曠役年久及許廷欽等因假攬差楊國賓見役逃曠者俱革役黃繼轅等違限半年之上者降撥遠方衛所或冷淡久無人糸補雜職衙門未及半年者還役仍紀錄候挨糸之日計其違限日期每違一月壓撥一次其不該放班者果有不得已事情聽其願將已前盡過卯酉不算一體給假放回違者照前施行永爲定規以分勤惰以爲欺公玩法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嘉靖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illegible]不職歷見各處官司定立官價抑買人

物[illegible]衛民利勢之所劫使民敢怒而不敢言心竊

痛之自到任即已通行禁約又思革弊先從身始

已經置立私衙門簿一扇弁預發俸銀輪委吏農

一人收掌如遇日用物件本衙隨日開寫簿內付

本役指引輪直防夫齋簿前去市肆照依時價兩

平易買如漿洗衣帛等項亦照民間給價當將給

過銀錢數目填註于下連簿送入簿內明開不許

指以官價為由抑勒尅減及賒欠分文如使銀不

便將銀先付換錢鋪內亦照時價議定錢數隨日

隨數支給不必挑選頭錢送入衙內銀錢將盡先

期告領各役隨班更換就便結算明白交付接管

敢有簿外私將一物出入者重治不恕似此防範

已嚴節次丁寧甚切各役公然故違不肯遵守又

將節犯防夫蕭清羅明林茂等痛治枷號自謂前

弊已革信義已孚今閱簿內三月二十七日防夫

梁言買過白米一石止給價銀四錢二分訪得時

價甚貴令喚鋪戶進審各役串同延躲務在朦蔽

一事如此餘事可知擬合通行曉諭為此除犯人

梁言枷號與直簿吏葉榛各痛治外示仰各行鋪

戶人匠知悉但有指稱本職名目在外誆取貨物

役使工匠未曾給價或給價不敷不拘分銀箇錢

俱許隨牌或沿途稟告以憑究治追給本衙日用

物件一菜一絲俱以門簿為信其公堂合用物件

俱付硃標花欄小票不拘日期赴堂領價虧累尅

減者儘容稟告不必聽人恐嚇隱忍事發一體究

罪不恕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

一年例事工房南科准戶房金科付報催解過料

銀數目到案卷查先據經歷司案呈抄蒙巡按御

史陳　案驗奉都察院巡按廣東二千四百十號

勘合劄付准工部咨前事坐派嘉靖二十三年分

麂皮等料銀二千五百兩到司已經查照均一料

派以便徵納以節民財事理通行徵解去後今准

付到相應起解隨查得別卷為部解京庫錢糧事

嘉靖十四年二月內該本司議將遞年坐派料物

分別最重料如銀硃每解戶一名解銀二百兩頗

重料如麂皮二硃等項每解戶一名解銀四百兩

頗輕料如木耳烏梅等項每解戶一名解銀八百

兩最輕料如姜黃藤黃折色皮張胖襖等項每解
戶一名解銀一千兩又爲遵照舊制坐派錢粮事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該本司查議今後點撥
解戶如遇最重銀硃料物必與頗輕次輕二項料
物對半相兼搭解每役領解最重銀硃料銀一百
兩頗輕木耳等料銀四百兩或折色水牛底皮等
料價銀與最輕姜黃藤黃胖襖等料銀五百兩彼
此通融各搭一半領解其餘頗重料價仍照原議
施行又爲追勢要侵奪之官田以足國課以正國
法以蘇民苦事嘉靖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該本

司查議起解寺田贓罰等銀每解戶一名領銀二
千五百四十九兩五錢零給水脚銀六十兩俱經
呈允遵行在卷今計解銀二千五百餘兩比之解
重料一百兩輕料五百兩止于六百兩輕重太懸
徒滋規避之奸通查二十四年以前頗重頗輕最
輕等料搭解已盡獨剩銀硃重料該銀四千八百
五十三兩一錢六分未解及照嘉靖二十三年分
麂皮等料價銀二千五百兩止是折色別無買料
賠費比之戶部解納折色不同若照前議折色皮
[illegible]輕事例解銀五百兩兼搭銀硃料銀一

一[illegible]屬不均相應議處合無候呈允之日[illegible]
解戶每名解折色銀一千兩兼搭銀硃料銀二百
兩計解嘉靖二十三年分麂皮等料共該銀二千
五百兩兼搭戶房倉科本色銀硃料銀五百兩點
撥解戶二名半領解順搭委解工部寺田銀高州
府照磨趙蒙總部前赴工部交納其解戶水脚每
名給銀六十兩領爲沿途雇賃舟車之用此後起
解折色料價俱照此搭解若折色本色有餘不足
臨期斟酌增減定擬呈詳務使輕重適均其戶部
折色仍照原議每名解銀二千五百餘兩通行各

科守爲定規惟復別有定奪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一清查缺吏事查得本司舊規各屬按月按季開
報吏缺本司每月逢五逢十照缺撥補法本簡易
事當率由但吏弊多端人心玩愒有連年不報一
缺者有一缺屢報數年不撥者又有已經撥補不
行着役展轉求改者所司缺人書辦謂本司爲奸
弊淵藪未免申撥察院至甌考案坐撥願者赴司
投批不願者覬望遷延百方規避甚至通同原驗
衙門故不勘報以圖日後朦朧改撥近該本[illegible]

加查究置立格眼文簿隨缺填撥然以考察所拘
之數加之觀覦規避之奸以投批有限之人加之
查報不齊之弊坐是有缺不能隨時撥補或撥去
又稱挨次不前若不申明遍處吏弊終於不清為
此今將報到缺吏大小衙門劄付經歷司呈詳施
行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一查處折俸椒木價值事據廣州府申准同知程
鐸關稱拘得賣椒木鋪行馮祐汪時英國貞等審
稱胡椒一百斤時價銀七兩五錢蘇木一百斤銀

一兩三錢烏木一百斤銀七錢訪得時值相同切
照胡椒蘇木烏木價無一定因時高下往昔商賈
大通貿易無滯雖以折俸之椒木取諸鋪戶之價
值執票出關猶有餘貲是以鋪戶樂於承領而官
府亦得以養其廉邇來椒木冗積凡各市埠決之
不流如蘇木之價數十年以來未有若是其輕者
由是取盈則鋪戶有賠敗之苦由是減價則官府
失養廉之資又照見貯蘇木多於胡椒烏木折俸
支給亦當均處仍以舊例折色俸米二十一石折
蘇木一百斤取銀三兩為則大約以十分為率蘇

木五分烏木三分胡椒二分每折色米十石五斗
折蘇木七十五斤加之俸票取銀一兩五錢米六
石三斗折烏木一百二十斤取銀九錢米四石二
斗折胡椒六斤十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加
之俸票取銀六錢通融奏取價銀三兩則勢無俱
損之理亦可以免獨累之患等因據此案照先據
鋪戶程汝卿等告稱各衙門發賣折俸蘇木每百
斤納銀三兩近年木價輕賤賠敗負累等情到司
查得嘉靖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據經歷司呈抄蒙
巡按御史洪　憲牌為乞除宿患以甦民困事該

本司會同按察司查議得先年各衙門折俸蘇木
召集鋪行領賣送納銀兩價無定規至嘉靖十一
年每担照依時價定銀三兩續因番船罕至木價
騰貴每百斤增至五兩五錢後價值稍平減至五
兩今各鋪戶告要查復舊規緣照前項價值多寡
不一今後各官折俸蘇木俱令鋪戶領賣每百斤
價銀三兩庶不虧損等因會呈批允在卷為照三
司并省城合屬各官俸鈔俱係本司廣豐庫折支
椒木發令鋪戶領賣每胡椒一百斤定價銀九兩
一錢蘇木一百斤定價銀三兩歷查卷領支椒支

烏木甚少庫內積貯數多蓋因椒折較輕烏木尤
輕蘇木較重之故積多日久必然腐爛今各舖戶
告稱賠累欲議減輕緣舊價五兩五錢減至三兩
各官養廉所賴又非一人一時之事自難擅議欲
照舊追納誠恐時價果輕舖戶果累又非所以養
廉之意也經備行廣州府拘取舖戶牙行人等查
照時價爭差彰平明白開報以憑會議呈請去後
今據前因會同都按二司各官議照三司并所屬
省城各官俸鈔折支椒木先年議有定規俱於廣
豐庫貯抽分椒木折支出給印信票帖發舖戶領

賣辦銀送納向來多支蘇木近來價賤虧累以致
舖戶程汝卿等累次告鳴至有到任經年無人支
領者若依時價減輕則各官俸給頓損大半誠如
所謂各官養廉所賴又非一人一時之事自難擅
議欲照舊追納則以各官俸給之故使舖戶賠販
取盈大非寧忘已財不忍傷民之意亦於養廉之
道有泯也今以木折三兩之數通計三司堂上月
支之數布政使一月折蘇木一百八十三斤十三
兩三錢該銀五兩五錢一分五釐按察使一月折
蘇木一百三十四斤四兩九錢該銀四兩零二分

九釐叅政一月折蘇木一百斤零三錢該銀三兩
零五毫四絲副使一月折蘇木九十二斤六兩四
錢該銀二兩七錢七分二釐叅議一月折蘇木八
十斤一十五兩六錢該銀二兩四錢二分九釐僉
事一月折蘇木六十一斤一十四兩八錢該銀一
兩八錢五分七釐署都指揮僉事一月折蘇木一
百三十三斤五兩三錢該銀三兩九錢九分九釐
此下府縣合屬各官品秩漸卑月支漸輕官卑祿
薄且無舖戶承買尤宜體悉查得布政司廣豐庫
見貯蘇木一百零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一斤胡椒

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七斤烏木八萬七千七百五
十八斤積多日久必然壞爛與其積於無用孰若
推以利人同知程鐸審處價值及三項兼支通融
給領即以原價三兩計之布按二司堂上各官固
無加損於舊然舖戶去害受利則各官不致再損
自有不加之加矣至於卑官受益自當倍蓰傳之
永久似為可行他日物價稍貴另行議減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一號支俸鈔事案照先奉巡撫都御史蔡　案驗
為修政務以安地方事內開兩廣文武大小官員

俸粮除本色外其折色鈔貫亦係折銀支給近據
各府州縣有申支須項獨申一員者有申支數月
者其武職有支四五年者有俱支完者有欠六七
年不得支者此蓋奸吏得財則爲先申不得財則
故爲遲壓且久近前後難於查考相應議處庶得
均齊今後司府州縣各官并都司官俱一年分爲
兩次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於十二月終其衛
所并各雜職司吏俱每年終一次通查明白造冊
申呈支給不得仍前申呈一員或支數月其武職
歲自十五年爲始毋得將遠年未支一槩混擬等

因依奉憲行凡遇繳到前冊一面呈詳支給一面
行各司道查有爲事參提住俸朦朧盜支等弊行
行參呈追扣往往遷延歲月不肯還官又有規避
查理故違期限積至一二年卷簿埋沒方纔造冊
開支本司無如之何先行各司道查明然後呈請
支給但文移往復或巡歷隔遠或交代不常一處
一官未有回文通衙門各官卽不敢呈請支給以
此各衙門差人往來守候動稱數月又有公差事
故官員一時不得關支槩謂本司刁難雖吏弊難
保必無然應得俸粮本折一體略於本色而詳於

折色則本司失於申明區處之故也卽近犯清遠
衛指揮楊勣韶州所指揮吳謙海朗所千戶張宏
各於嘉靖二十年九月二十日韶州所千戶袁鎧
於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各奉參提公然盜支
月俸近因冊支折色方纔查出其餘未犯者蓋不
知其幾何也夫俸可盜支則奉提可以無出各衙
門勘合何由得完非特本司錢粮不清而已近爲
查理派徵稅粮事該本司呈允將廉州府衛所屬
俱置循環文簿按月塡造分巡兵備該道倒換請
案關支俸粮廉州碣石衛所循環行惠州府倒換

廣州四衛循環本司倒換舊管收除前後明白一
覽可見上下維制難於埋沒惟各衛所散在四方
恐非一道可覩然凡事俱在該府就近可以分理
合無候呈允之日通行都按二司清軍糧儲屯海
守巡兵備等道各將本司道嘉靖二十四年正月
起至今一應行提住俸立功還職等項起止月日
硃語略節緣由開報本司塡註該科近置格眼簿
內此後凡有行提住俸等項一體開塡以備關支
對磨其各衛所除廉州惠州碣石衛外通行各府
查照廣州四衛規則各置循環二扇每扇定堅厚

紙二百葉外用絹殼夾板完固俱自嘉靖二十五
年七月初一日為始各填舊管收除實在名數二
扇一樣填完送府用印鈐蓋保留本府查對明白
若有行提住俸等項即與扣出移文該倉庫委官
支給環發該衛所臨倉臨庫於委官處關領下月
照前填換若該衛所未經填換該府即不與移文
該府未經移文該倉庫即不准支給此後照刷文
卷或各道按臨憑此查理若本月分銀米缺之該
府查明徑申本司查處呈給不許將以前拖欠月
分一槩混申以致影射難查至於關支俸折或半

年或一年亦由該府查明備開應支應住名數徑
申本司查簿呈給中有公差事故者本司就便查
支以候類呈其嘉靖二十三年以前久不造冊關
支者即係規避違礙一切立案不行庶錢糧無侵
盜之虞勘合無久滯之案各官應得之數亦不因
人連累積月累年轉滋奸弊矣呈蒙巡按御史陳
批廣屬武職官員奉勘合參提支俸管事如故
彼何所忌而不為不善耶所立格眼稽查最是係
擬看實舉行此繳又奉巡撫都御史張　批依擬
行繳奉此續查出一件為清理軍職貼黃改限事

該巡按廣東御史戴　奏行都察院看得廣東各
衛軍職累提不服欲要照依不出年限罰俸一節
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仍劄行本官將李璜等提問如律如有仍前冥
頑不服提問者照依不出年限罰俸如一年不出
者罰俸一年二年不出者罰俸二年若年數多者
一體罰俸永不許管軍管事嘉靖十四年二月十
二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　等具題本月十四日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司已經通行欽遵到今年

久官更吏代前奉
欽依事例埋沒不行仍前玩法盜支俸糧抗違不出
所據前例合併申明遵守為此除外今抄廣州四
衛簿格二通粘連劄付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
劄付內事理轉行各衛所查照廣州四衛規則各
置循環二扇每扇定堅厚紙二百葉外用絹殼夾
板完固俱自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為始各
填舊管收除實在名數二扇一樣填完送府用印
鈐蓋循留本府查對明白若有行提住俸即與扣
出移文該倉庫委官支給環發該衛所臨倉臨庫

於委官處關領下月照前填換若該衛所未經填
換該府即不與移文該府未經移文該倉庫即不
準支給此後照刷文卷或各道按臨憑此查理若
本月分銀米缺乏該府查明徑申本司查處呈給
不許將以前拖欠月分一槩混申以致影射難查
至於關支俸折或半年或一年該府查明備開應
支應住名數徑申本司查簿呈給其嘉靖二十三
年以前久不造冊關支者即係規避違礙一切立
案不行其緣事官員如有冥頑不服提問者遵照

都察院題
準事例照依不出年限罰俸施行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十九日
一徵收嘉靖二十五年秋糧事照得本省派徵秋
糧常年延至年終或次年正二月方纔行屬蓋因
各屬開報會計倉糧數目不齊之故及查本司節
年各卷嘉靖十六年以前俱係糧儲道管派稅糧
十七年本道缺官本司右布政使楊　帶管本道
管派　次緣此相沿遂爲成規本司掌印官百責
所萃口難親理未免假手吏書吏書執簿稟白中
間數目浩繁頭目錯亂勢惟領之而已本職歷見

別處司府派糧之時各州縣該吏總書爭先納賄
買求輕糧派簿既定布政司則延請按察司名曰
會派不過會飲一番標一行字而已因此呈允撫
按衙門發屬催徵文具似公而實吏書陰執其機
也派單一下衆論喧騰府縣各官明知出入增減
之弊然以明文既定不敢申鳴萬一有言上司亦
惟顧惜體面苟且抵塞莫有正之以法者此風蓋
非一處一時矣此本職自任布司以歷藩省所親
見聞者甚至同寅忠告一時面從退而吏書執稱
不便則盡變初議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嘉靖二

十四年本職自廣東入[illegible]月十二月入境所在諸
詢利害買輕之事未有告者惟以派徵不時慢令
致期爲最苦事及至到任查檢秋糧文簿該吏執
以行催各屬會計未到爲辭備將前因質之提督
糧儲左參議顧　徵以職掌雖專主在掌印爲辭
本職反覆開辨謂此一司重務
中朝添設糧儲道者亦以掌印官不能兼理之故也
與其信任吏書不若專倚本道因將吏書看卷簿盡
數吊送前去更無他議搖奪本官悉心查算除美
分衛補偏救弊將派過二十四年分總撤數目及

國華事宜開咨本司呈允至嘉靖二十五年二月
十三日方纔劄屬派徵事雖明允然亦不免慢令
之恨矣伏覩我
朝設官分職纖悉備具專敕一道自當倚重至於府
官責任亦不爲輕府官不能除奸革弊耳目有所
未周思慮有所不及布政司方乃是清此
聖訓也未有逆料府官之不可任而侵攬於一司又
逆料該道之不可任而聽命于吏書如近時所見
所聞者即如直隸府分原無布政司則亦將侵攬
於戶部耶今如本職一得之見布政司糧儲道止

定十府之總分之各府各府乃定州縣之總分之
州縣州縣乃因都里之總分之各戶里書有弊州
縣清之州縣有弊府官清之府官有弊糧儲道清
之守巡道清之該道有所未至布按二司救正之
而其機總執于本院庶幾綱舉目張不勞而辦無
復前日之恨矣本職叨掌司印帶管本道始可盡
言嘉靖二十五年秋粮已於六月初二日通行各
府催取本年會計之數戒令毋蹈往年之轍止據
南雄一府開報前來其餘玩慢如故即今試事方
殷事畢即當應朝交代帶管旬月即未有緒若不

及時查處又恐延至次年徵派矣爲此今將嘉靖
二十四年十府總數移咨本司呈奪施行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申飭吏胥等事照得本司百責所萃奸弊淵藪
盡一人一日之力尚或不足况雜事浮於正事歲
月更代不常作輟因仍漫無統紀每事須當問吏
吏多不知轉問書手書手陰爲操縱輒行所屬查
報小則待取回文大則責令造冊每冊動稱一樣
幾本所屬府縣亦不過轉展行查取辦吏書而已
回文造冊既至了此一案旬日之間因循推尋則

前項文冊不知所在又當行查矣如是則府縣自
足辦事何以布政司爲哉又府縣遠近不同官吏
賢愚不一壅腫痿痺血脈不通積案如山吏書滑
執其柄亦勢之所必至也本職尸素不覺一年深
惟簿書期會之地別無易簡清淨之術陸續講求
芟繁擇要置立各房科格眼簿稽考簿所屬循環
簿又置兩櫃立於堂之左右各簿盡歸其中擇最
無事者勘合科吏收掌隨日隨事該吏稟請填註
送堂惟日隨即歸櫃夜則封固凡有檢查據爲手
鏡呼吏弔卷什得七八而所屬血脈因以漸通付

亦四五又恐故簿日久廢格將合用紙劄等費除
估處外呈允動支過庫銀一十五兩一錢零欸繫
該吏之心耳但各吏勤謹者僅一二怠肆者常八
九隨時糾策不勝其煩各吏亦不勝其怨誠以立
法之初不得不然行之漸久庶幾簡易清淨或寓
其中然未能也蓋飭吏治必謹簿書乃今時之制
謹簿書必須手鏡眼前文簿雖多勝於日月造冊
之費日常披閱雖煩勝於聽命吏書之恥亦本職
一得之愚耳即今呈請交代若非奉有明文各立
文案則經年苦心垂成而廢所謂害己之籍坐策

其亡深爲可惜合無候呈詳允示申飭該吏勤謹
者各加勉勵怠肆者痛革舊習務與印信一同交
代可備須知斟酌損益則屬裁條非本職庸瑣所
敢專擅也爲此開各本司備云呈請施行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一交盤庫藏事查得本司舊規收放銀兩原無定
則放有餘銀自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起至二十四
年八月終止上次登報共該一百三十九兩九錢
五分大抵外議流傳收入則加放出則損此蓋各
吏得以交庫官攢輕重低昂得以登報餘銀藉口

掌印官亦以不報餘銀爲形跡然出入加損之間
豈掌印官所能知而秤頭之名掌印官當之聽考
莫執簿書與較也本職自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二
十日到任九月初五日交代接管之後深懲此弊
凡收放銀兩則令納領人員親赴天平前與官攢
較驗務令其平續以此意明開銀封及文移之內
至於解京銀兩蒸見部中加耗之重解官解戶陪
賠之累則令照號照單倒箱查點盡數領去並無
存留分毫餘耗除小數不計外據委官本司照磨
張標開報放過解部備邊銀兩通判陳欽章領解

正銀一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兩零餘銀二百五
十一兩零推官徐元春正銀九萬九千七百七兩
零餘銀三百六兩零推官劉偉正銀九萬七千三
百五十六兩零餘銀二百七兩零推官鄭公明正
銀一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四兩零餘銀二百四十
五兩零推官李仁正銀六萬九千七百八十六兩
零餘銀一百一十一兩零推官何森正銀二萬三
千五百九兩零餘銀五十九兩零共放過正銀四
十九萬七千三百一十八兩零餘銀一千一百八
十一兩四錢各官正餘多寡不等審據庫吏蔡桐

等執稱曾經科道查盤者已將餘銀作正故餘銀少未經科道查盤者餘銀未報支餘銀多此雖可據然亦有不盡然者甚至原封不動原數不足以別號餘銀補之又據該庫開報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起至二十五年七月終止陸續支放銀兩所有餘銀除正支外見在三十七兩九錢九分審據蔡相等執稱前官收銀多信納戶苦告分付將就不計餘銀以此餘銀不多等語本職切謂不計餘銀可以革弊可以絕嫌匯而行之近日蔡相等通同納戶在外鑿剪錠邊改傾錠數則又本司

不計餘銀之所致也又據肇慶府知府胡純稟稱該府所屬從來定規解司備用銀兩每五十兩加耗銀三錢解京銀兩加耗五錢等語據此歷驗清遠保昌等縣解到銀數大率相同亦有備用銀兩每五十兩加至五錢者緣此出給告示令各解戶解京銀兩每五十兩明加五錢備用銀兩明加三錢自本年七月初為始明白記堂簿庫簿一月之間行之無滯以此例之則該庫歷年積弊不問可知蓋計餘銀則本司有秤頭之名在官無羨餘之資不計餘銀則本司羨餘益減於舊小民加耗

追納如初二者利歸於庫吏害義於官民誠可痛也及照廣東民間天平私法與本司官法往往較勘相同至有重於官法者惟秤對之間高下其手輕重乃分耳所據見犯蔡相等大為衙門之玷然亦幸其發覺不敢曲為衙門惜也除問招另詳外即今呈請委官查盤交代及時早處庶免後艱合無行令委官將見在新舊銀兩公同官攢逐一秤對要見某號箱某封正銀若干有耗若干某封無耗某封正銀不足若干一一開報明白此後放支係解京者連耗給領以紓解戶之累係本處支用

者就令支領人員親自秤驗務足正數剩有耗銀方作正支此後收銀一體明加每五十兩解京者收耗五錢備用者收耗三錢若秤收之際正耗之外仍稱不足許其自將民間私法當堂較勘庶官攢不得高下其手正耗不得那移其則卷簿分明收支有定宿弊為之一清矣再照

見犯蔡相等止據見犯推問招詳誠恐庫內別有隱下重大奸弊合候委官查盤明白取有接管官攢結領方許發遣庶目前無朦朧影射之狀日後無展轉推調之辭為此移咨本司備云呈奪施行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提督南贛等處軍務行
一巡江哨船事查得接管卷內節經前院案行所
轄軍衛有司倘門各具巡哨過各該地方河道有
無盜劫緣由按月開報去後中間從違不一率多
欺蔽除另究外今據贛州府同知朱德徵稱帖開
稱本府河道通章貢二水東抵雩都信豐西接南
康北抵萬安縣界有下流天柱皇恐等處灘石險
巇經過船隻間有遭風看淺多被漁渡并無蓬八
八網小船乘機搶奪客貨夜深又假以打魚爲由

乘機劫掠及至捕挨互相推搪難辨真僞以致賊
情横肆商民受害乞委能幹官一員親詣前項沿
河埠頭嚴令各該地方里老人等將漁渡并無蓬
八人網小船盡數查出供報年甲貫址每船給與
小牌一面釘懸船稍仍造各姓名籍冊繳查省令
各依埠界河道網魚如遇經過客船遭風看淺即
便救護盜賊劫發併力追捕所在縣官量功給賞
若有怠玩不行救捕告發先拘失事埠界地方追
究則河道可保無虞而商民有賴等因據此看得
河道不止贛州地方盜劫實因小船爲害擬合通

行爲此仰抄案回道云云即行所屬有行該縣但
有河道去處不拘大小通將漁渡并無蓬八人網
等項小船盡數查出供報年甲貫址每船給與小
牌一面釘懸船稍船多者分作三四班船少者分
作兩班各以十日爲期令各認守埠界互相譏察
追捕盜賊救護被害船隻有功者輕則該縣量行
犒賞重則申報本院施行若十日內有一船被害
或一盜事發即將該班船戶通拘到官問罪招詳
仍責限緝捕本盜獲日方許疏放船稍無牌及越
境潛藏者拏解重治船隻拆卸入官一一曉諭明

白仍行巡哨委官照依地方督理按月開報本院
查比該縣先將查過船隻分過班次并委官職名
備造方冊一本冊首將該地方埠界四至畫圖貼
說明白作急申繳即此一事可占本官才識優劣
志行真僞毋得仍前玩違及虛應故事自取罪悔
不便若該縣署印官不稱委任該道徑自委官分
理先具抄行過日時呈來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一查處公費事行據贛縣開報舊規每五日供送
本院心紅筆墨香麪共該銀一錢七分二釐俱支

本院紙贖柴炭蠟燭本院該銀四錢八分五釐書吏該銀三錢九分一釐皂隸本房并內班門皂柴米該銀四錢零九釐俱支均平又積算過節次退回物件該存銀數開報到院據此爲照均平之徵本華里甲科擾之弊訪得各屬既徵均平在官仍令里甲供應是重里甲之累也卽以本院所費計之除紙張外每五日該用均平銀一兩二錢八分五釐一月卽該七兩七錢一分一年卽該九十二兩五錢二分本院如此其他可推以有限之均平備不貲之供應如之何免於科擾也再照本院撫臨

七十餘日每次撙節有餘卽退回不收但挑擔往來亦增煩擾該縣復積算銀數開報意將何爲擬合通行查處爲此除置立文簿發縣外仰抄案回府云云卽查贛縣原徵二十六年分均平銀兩若干自某月日起至今支過若干見剩若干若用有不敷重派里甲供應應該作何區處逐一詳報今後凡本院公用不拘柴炭蠟燭一切動支官銀先期將合用起數塡寫在簿送院批出用免字様用者支銀辦送免者不許記存其均平銀兩留縣作正以節里甲之累本院若有別費一體塡報此簿既立之後敢指本院名目仍支分毫均平仍以[illegible]里甲供辦者官吏從重究治決不再恕仍備行各[illegible]

巡道知會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

一裁省相沿公費以杜末流事照得本院交代之初卽行守巡該道通行所屬凡慶賀問安等禮一切報罷去後惟廣東舊屬未行內南雄潮州二府既不查照本院前任禁約又不體訪南贛近日事體輒具重禮批差首領等官龍瑞等齎賀又福建備倭指揮黎秀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名色亦具賀

禮批差百戶萬楹起關掛號給驛前來與三司頡頏投送關文明開本院賀禮一槓撥夫扛擡批文或開計齎禮帖一封全無顧忌又如湖廣正月二十五日批差指揮陳俸亦齎禮帖一封起關給驛不知作何躭延至三月十五日方纔投到本院查批稍有較量之色本官下階連作悄惋之聲重念投鼠及烏借爲不聞而出卽此舉動可占在外憑陵之狀矣已前數事不惟彼此交損抑且勞費無算惟藩臬有體本難約以文移而府衛從風所期[illegible]以爲訓卽今端陽在邇訪有送節常規本院不

止於先諭司道處其薄爲此仰抄案回司云云將
年常輸送本院節禮及問賀等禮一切停止以爲
衛府等官之先以節驛傳往來之費毋執舊規毋
嫌從薄凡節年分移及將完報凡本院承謗盡言
救正是所惠於本院者甚厚且遠矣本院乍離藩
司寅恭和協豈有町畦矯枉不情素所畏忌事在
得已何苦犯此深嫌各宜體悉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 至期尚有來餽者中途阻不應付乃絕

一查處公費事照得本院行嶺北道合用紙劄等
項近俱查處畫一費出有經雖卷簿登記之數似

覺頻繁而里甲科擾之端則已滅省惟有司紙劄
所費不貲不開其源而徒節其流是徒苦廉謹奉
法之人而不救貪肆玩法之弊查得詞訟之收紙
價載在令典內外通行正爲紙劄公用後來侵漁
事發倉廩空虛以故改行二八本折之例有司果
公果勤二分固有餘也惟本院職專軍務凡有行
紙贖皆作軍餉支用而二八之法遂置不講馴致
有司自理詞訟或別上司有行一切擬作軍餉則
其勢自不免於他求矣況紙上之登報有限而法
之侵盜等弊在官之正支有常而在下之科擾

無算若不申明查處終非會通可行爲此仰[illegible]
抄案回府云云不拘正佐首領各官自文書到後
問理詞訟照出分紙俱照舊例二分收本色即聽
問官支用外八分係本院有行者仍擬軍餉係自
理者俱擬備賑照出明白庫收止記八分其造冊
支應公費等項原有均平開載者支均平均平不
足或原無開載者許臨時申請處給隨即登報循
環以免日後查盤疑信之累並不許分毫科派里
甲庶幾寧忘己財不忍傷民之義再照修理買辦
等項近來相染成風率以減估節費爲能而不知

不能齊者物情不可盡者民財紙上之減節可觀
人間之賠貱無極由是苟且了事官無經久之工
濫惡相欺市多巧僞之物一時似省計費實多暴
殄既滋虛耗不救所謂不在官又不在民此傷財
害民之由雖高明之士日用而不知也至於私衙
買物抑以官價侵奪民財尤爲可惡如市價本值
一兩官價折以七錢此外三錢非贓私而何凡我
有司各宜講求推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共體節
愛均平之訓違者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定行拿
問決不食言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節省繁文事節據所部軍衛有司大小衙門申
呈季報月報十日五日等報公文一爲嚴督捕以
便遵行事一爲處置地方以弭盜安民事一爲巡
江哨船事一爲巡河哨船事一爲巡邏地方事一
爲軍務地方事一爲明示禁革奸商等事一爲矜
恤獄囚事一爲地方事一爲軍餉事一爲盤禁私
鹽事一爲趂時催徵粮儲事一爲區處地方事宜
事一爲查理旗軍事俱係前院節年交代有行要
皆急務但中間官吏更代甲從乙違有一事一處

兩三行者有一處全不奉行者本院初則隨到隨
記以俟類究漸久則漸覺虛文無益擬合通行停
止爲此除外仰抄案回府 云云 通行所屬大小衙
門并境內衛所巡哨巡捕各官將前項節年有行
季報月報十日等報執結申呈一切停止如有盜
賊奸宄私鹽詐僞豪強聚衆等項違法或隣境動
調兵馬但干地方重情或捉獲新舊強盜俱用地
方盜息民安硃語急則差人緩則入遞又有本衛
門陞遷公差事故離任到任回任等項官員用行
査新舊官員硃語俱即時申報違者本院先知即

行提究不容文飭自本院文代以來申明各事俱
切時務不得因而解弛若於地方不宜人情不便
亦聽開陳酌處本院發去[illegible]文封皆隨到隨繳以
憑稽查不許停留三日封[illegible]年月者不拘封筒揭
冊照驗照詳公文等項止是混開計幾件不許明
開內招由揭帖并原𥫱批申封筒字樣以啓奸人
窺伺之端亦不許似寧都翁源等縣妄將申粘原
批結狀等妄分二件以致影射駁究該府抄案具
行過日時申來其轉行各衙門不必雜具依准回
文反增繁擾不便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明禮法以杜科擾事照得本院撫臨之初即將
所司參見慶賀問安送節等禮一切禁革近據大
庾縣民陳登庸告發本縣指稱本院新任賀禮科
銀入已等情見行南安府查究未報今本院已蒙
欽改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即報既至
誠恐所司相傳仍指舊規爲名科取民財瀆禮犯
法深爲未便擬合通行禁約爲此仰抄案回府 云
云 通行所屬縣官使知本院總憲一方非爲媒利
說不以道秪自取輕各宜以禮自處以禮處人上

[illegible]貧窮民不許輒以求文案騙打花費[illegible]
[illegible]科[illegible]分毫罪責亦不許稽離職守拘來
[illegible]送自取侮各本院未行一日且盡一日之心凡
有應行公務合報簿書未完事件作速追行所司
能完一事亦塞一事之責各毋玩違不便
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申飭久廢紀綱事案照先爲嚴委巡捕官員以
保地方事查得詔安龍溪漳浦等縣居民被賊劫
殺擄掠俱各違例隱匿不報府官巡捕或改或留
軍餉銀兩徑自支銷通不關白本院已於本年五

月二十九日案行福建按察司查究去後止據漳
州府申請各道從宜動支軍餉銀兩本府不敢背
違恐誤軍機等因該本院詳得軍馬錢粮自有職
掌所轄各省各道未有徑行有司動支錢粮者節
戒已明又有此請豈該道專敕該載特許不然該
府守掌錢粮乃稱不敢背違是爲失職若以軍機
爲辭正不知本院提督何事貪昧隱忍在本院失
職尤大駁行未報又據漳南道僉事韓柱呈報詔
安縣教諭姚熙乞休緣由詳得盜賊猖獗如此豈
但署縣教官當任隱蔽之咎本院尚未深求該道

務爲姑息姚熙既係提究人犯乃朦朧乞休又欲
補支元年終事月日俸米該縣亦無一字申達本
院事體有無相應駁行查究又爲乞除強盜以安
地方事查得汀漳守備官俞大猷先該本院行委
防禦詔安縣走馬溪等澳地方未奉本院進止福
寧道分巡官擅自調遣勅捕安溪縣賊去訖並無
一字知會本院又於七月二十日案行該司查提
該道故違吏書問招解審去後又據漳州府申報
夷船停泊海門澳緣由查得先據海道呈稱山海
寧戢守備俞大猷合回供職等因到院已經批允

及申明不可擅調之意該道又稱夷船猖獗徑留
本官在彼大擧舟師大費軍餉皆先自施行後方
入遞呈詳今申事體重大如此漳南兵備道切有
地方之責見駐該府通無一字見及行令不許自
分彼此寡謀貽患去後俱各玩違不報務照各道
界有尊敬不該本院節制自須明言若該司別有
意見是以吏書爲重紀綱爲輕通合查究爲此除
外[illegible]云即查本院五月二十九日并
[illegible]司查究違犯緣由俱係本院
[illegible]廢紀綱案行不爲不明因何停

沮不行以致各邊玩愒亦故平日如此縱親臨時何事不誤所白回報以憑施行慎毋再違取罪不便

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初九日

山東叅政行 續得

一廣集議以禦虜患事據兗州府同知李應時東昌府同知孫悌呈稱河南涉縣地方西三十里地名吾兒峪逼近山西黎城澤潞等處通行之衢吾兒峪之西南則有香爐峧迤東則有同兒峪迤北則有趺脚峪其山岡領派原係一帶出此入彼宜竝防之要其會則莫若於吾兒峪之西二十里許

黎城縣地方故關者也關當兩縣之衝包括四峪之路關之左右前後深溝大壑嚴險錯迤川原廣濶水草便利村舍羅列居民稠密以之把守則賊將無路而入所謂吾兒峪等四處皆不足言矣此急可守者一也趺脚峪而北則有廿土嶺爲黎城武鄉等處之路北轉而西則有毛嶺口爲遼州黎城等處之路再西北則有高歡堂爲榆社等處之路此急可守者二也自高歡堂迤北而東則又有天井峧十八盤摩天嶺三處皆山西遼州等處之會適者此急可守者三也今日要害之處當先切近之方人馬之來不無主客之辨以山東則遠於直隷以直隷則遠於河南以摩天嶺等處則近於毛嶺以毛嶺口等處則近於故關合無比照地里之遠近分配人馬山東於摩天嶺十八盤天井峧守之直隷於高歡堂毛嶺廿土嶺守之河南於故關吾兒峪趺脚峪香爐峧守之若以今日之事專爲涉縣而行則又當以涉縣地方要害之所而別爲之處也山東則於廿土嶺守之直隷則於毛嶺守之河南則於故關等處守之務俾醜虜無隙犯

之處而我兵獲萬全之策等因及據各官并彰德府同知隆文良稟稱元奉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面諭河南整兵已有三萬除二萬防守新舊碗子城等處外一萬防守涉縣此係主兵不可自擇便利先儘客兵守據隘口其餘主兵分守等語其客兵行粮草料該彰德府議稱本兵原行內開應用錢粮動支官庫該客兵自備與本府無干必不得已與銀數千兩令各自糴買等語又據廣平府委官同知陳欽稟稱大名府出兵三千廣平府一千已足

四千之數等語各到職案照先蒙
欽差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　案驗
前事仰職親詣涉縣會同併定河南各省該道候
本院至日以憑會案施行等因依蒙已於四月初
十等日前到涉縣徧歷隘口逐一查勘及將各官
呈稟前因案候外又蒙本院案驗仰職一面將應
議事宜作速計議務在周詳一無所遺具由呈報
等因蒙此會勘得高歡堂天井峽十八盤摩天嶺
俱非涉縣地方不在原議之數似難泛論其所議
山東分守甘土嶺直隷分守毛嶺河南分守故關

等處一節地利既宜主客亦順相應依擬但所稱
客兵自備行糧草料一節該府但知河南則用可
借而不知山東遠來防守主客當明主兵既賴客
兵之助客兵則無自賫糧料之理況山東調兵遠
則一二千里近亦不減數百里方及境上出境又
數百里盡直隷地界方入河南之武安縣武安南
巒溝衛或起或伏崎嶇盤折小車亦無轍迹名曰
一百四十里實則幾二百里方及涉縣涉縣山谷
峻又五十餘里方至甘土嶺口險遠如是雖有糧
料不能轉輸却與之銀於萬人屯聚之地主客混

雜之時不知何處糴買或分撥附近地方不知何
人搬運及聽本兵題奉
欽依原行請令甚是圓融一則民運用銀糧即便動
支官庫見貯或另行議處二則曰本部事宜酌
停當查照便宜事理徑自施行並無執令各賫糧
料到彼防守等語所謂動支官庫者山東大兵啓
行所費不貲除快手民壯自有本等役銀外義勇
鎗手俱各出銀雇募既役其身復卹其家方可盡
其死力住劄日久營中之用犒賞之需自無紀極
非止糧料之費而已山東守誰地方該府迺分彼
此如是耶若曰山東調發非爲河南爲臨清爾不

知臨清已奉
明旨築有新城可守矣中間尚有廣平大名二府之
隔何至舍可守之近城齎不可繼之糧草勤不可
必之遠略耶若曰山東與直隷皆爲畿輔涉縣迺
畿輔之衝故不可不守以職計之在直隷則可在
山東則不可盡直隷調兵止於廣平大名二府與
涉縣府屬接境二府總一兵備所轄而兵備則河
南副使也磁州涉縣素在兼制之下文移禁約自
有上下體統涉縣不守兵備首當其憂是守涉者

非一□過河南副使兼山東何爲者哉若曰河南則
涉縣諸隘北與井陘諸關守之分是皆河南所不無
憂則亦已矣萬一虜情叵測如去歲山西不由鴈
門等關有人之路而由平日所不講所不守之地
踉蹌徑入則雖株守涉縣亦何救乎山東之兵豈
不反在敵後自虛其境以延大寇乎或如去歲虜
中訛言欲犯盧溝橋等處或京師肘腋朝河川密
雲等處山東自無坐視之理而武定德州等處又
當其衝矣則又將反涉縣之兵千里赴援自犯兵
家之大忌乎若曰

聖世萬無是理然虜患不息則守涉不休年復一年
必至竭山東之力而後已是虜騎未必殘害山東
而山東先自疲於奔命矣古稱山東盜起天下大
亂去歲臨洺磁州之調公私費耗人已不堪幸而
不久報罷今日調益多守益遠加以自齎粮草之
困能保守隘之衆盡不知將之兵不生疾疫不生
死譁小則潰大則劫乎又能保山東境內不勝誅
求之民束手就死不爲乘機煽禍之黨乎山東一
動則又將反河南直隷之兵以救腹心之禍乎是
山東未必能捍涉縣而畿輔先爲之震驚矣職非

敢私於山東故曰
國家大計也誠恐
國家大計借也大名兵備道初進守涉之說特以身
切剝床之憂欲山東分任其責而非謂河南之力
不能守一涉縣也觀河南守巡各道不言而大名
兵備言之可知矣直隷撫按衙門採其謀本兵從
其請者亦謂去歲臨洺磁州之調不止山東如遼
薊宣大策應三關策應盧溝橋皆去歲事也當時
倉卒聞警主兵者不暇遠謀爲此不得已之計爾
然亦危矣前人既誤今日豈容再誤耶在山東名

曰進兵在□□□□□曰退保在山西名曰棄肩山西
兩年毅然之□□以公私追併之苦此時如救焚
拯溺猶恐其之遲今山東守涉明示以棄之之意
何以鎮服山西之心耶無山西畿輔可安枕耶必
如涉縣借守山東之議則山西必借守於河南直
隷然後可爾雖然職亦非以涉縣不必守也河南
主兵萬人大名兵備復爲協助統紀歸一自足以
守而設官分職各保封疆自是正法惟山東之調
屆駭人耳目爾今言之如果虜騎充斥即入山
西則山東奉有

館從自不可緩彰德府當急其遠來應援之難加意
經營[illegible]舉[illegible]之擾上[illegible]雅變使至如歸主客協
和自保[illegible]乃然此可[illegible]為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南皆非
所利也山東出兵則身家可憫河南出財則脂膏
可惜乘今閒暇之際姑為兩利之謀討山東募兵
四千之費約以合守月日照數解送河南為主兵
守隘之助令一而不二事靜而不擾土著之民各
顧身家以守自固以戰自力即主兵一萬之助可
省四千之費矣山東免千里徵調之煩無主客相
形之嫌牽制觀望之失疾疫逃潰之虞有藩籬外

捍之固亦兩利也然亦暫為之可也若屢為之歲
輸不窮山東坐困而河南防守日甚一日亦當並
疲與其擾擾內地以犯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之戒
孰若早為陳請專意西北收錄名將削去纏墨鼓
之舞之使山西人人樂於為兵天下人人樂於出
財而使漁僥倖忌刻偏私者不得雜揉其間則何
虜患之足憂何畿輔之足慮哉蓋今日之事非兵
之不足而財用之不足也非財用之不足而侵耗
之不禁賞罰之不明也財用既足賞罰又明則自
有忠義豪傑奮出其間勝於內地調發萬萬矣職

等委無求與其因循顧忌緘默不言俾日甚為失
計不若今日以言得罪或庶幾可以補救萬
一爾

嘉靖某年月日

公移因吏事然非今日所謂吏事也爲大傳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實公移之大宗也知此則尋章摘
句舉經揭子珠玉襦要之辯腐儒俗吏之評可
以悟矣秋箕仕以來恥為吏制漸習則漸能制
吏而政亦漸達時時纂之與也歲苦奔走莫要

其成時時之意殆有見哉稿惟
昭代之制
聖人鼓舞萬民之術舍乎此則結繩而已矣乃親為
不屑一切委之吏書此政事所以日紊上下所
以日多事也孔子曰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
以為又曰吾不試故藝今之君子藝故試試乃
專藝政或不達鄙見往往不合於人此也篋中
殘稿偶存因萃為卷無大關係者不錄

麗餘雜集卷之七

甓餘雜集卷之八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箕仲脩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公移二

福建浙江提督軍務行

一示仰有司驛遞衙門知悉本院綱紀一方自治爲急並無家人親識在各處寄住商販往來亦無差人訪事買貨及妄起關文牌票照送一人一物其公差出境人員塡給新印

符驗勘合不出境者塡給格眼牌號驗此二項明文眞僞易辯違限月久者亦不准信其買抄舊關舊牌及指稱本院一家至親鄉里故舊等項索討脚力下程或潛蹤訪事恐嚇誆騙投書投帖傳送言語有所求爲者不分眞僞即便拿問輕則取供遞回重則監候申奪乃見愛人以德蓋家鄉接境人習不類即有直者亦官中不幸遭逢有人心者所共惡也若以容縱爲奉承餽送爲交結其人品志趣可占遞程跟究提問不恕

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十二日

一閱視海防事訪得漳州等府龍溪等縣沿海月港等地方無處不造船下海無船不登岸行劫外通番夷內藉巨室勾引接濟積習成風官兵受其釣餌遠近受其荼毒若非修明保甲之法爲收漁防徼之計雖月易把總日梟犯人莫之禁也而況充軍充徒其所蔑視者哉惟照龍溪知縣某藉甲科而用罔急職業而不修連月督催視明文如兒戲臨期僞飾掩衆目其誰欺已經提問示懲外所據泉州興化福州三府所屬州縣沿海地方合行一體舉行俾知法守爲此仰抄案回道云云即將

見行保甲牌格并告示轉發福興泉三府但係沿海州縣照式翻刻責付掌印官親自沿門逐巷挨次查塡每十家一紙即成一甲不許越過一家亦不許設立牌頭及容隱優免以滋多弊每紙各要甲頭甲尾聯絡明白用印鈐蓋付本甲人戶用板裱裝完固面則牌格背則告示照依分定日期輪流承管譏察甲內造船通番勾引接濟一應不法事情未行則勸諭從改不從則送官懲治通同不舉者十家連坐以罪作急編完聽候本院臨驗施行如掌印官不稱任使聽委該府佐貳或別縣正

官代編此雖各有牌之責皆許督率則在府官所
有編塡考驗之法條列于後
一十家編作一甲牌格十行每行坐定日期每
月一家輪直三日第一家輪初一十一二十一
日以次分去第十家輪初十二十三十日互相
譏察輪日者懸牌于門
一挨門編甲之法如自東巷門起則於牌格內
左甲尾下塡註東巷門字樣從西順挨一趙甲
二錢乙三孫丙四李丁五周戊六吳巳七鄭庚
八王辛九馮壬十陳癸各塡註明白即於右甲

頭下塡註褚子姓名是爲第一甲其第二甲牌
格內左甲尾下塡註陳癸姓名亦從順挨一褚
子二衛丑三蔣寅四沈卯五韓辰六楊巳七朱
午八秦未九尤申十許酉各塡註明白即於右
甲頭下塡註何戌姓名是爲第二甲其第三甲
牌格內左甲尾下塡註許酉姓名亦從順挨一
何戌二呂亥三施天四張地五孔玄六曹黃七
嚴宇八華宙九金洪十魏荒各塡註明白即於
右甲頭下塡註嚴宇姓名是爲第三甲其餘四
五等甲南西北等巷門俱倣此如本村計一百

零九家該編十一甲則十甲十家完全末甲少
一家酌量九家內一家有人力者直塡牌內一
行八家每月各輪三日此一家從輪六日務足
十家之數其一百零七八家以下俱倣此如本
村計一百零一家該編十甲則九甲十家完滿
末甲多一家酌量十一家內人力寡弱者兩家
共塡牌內一行九家每月各輪三日此兩家共
輪三日亦足十家之數其一百零二三家以上
亦倣此又如此村孤庄止有二三家或一家則
附於鄰近四五里村內即十里二十里亦不可

已遺漏者問治
一十家牌不立牌頭新建伯云一立牌頭即給
制各家或有侵擾此不易之論也各該地方原
有保長約長總甲小甲應捕等項俱仍其舊不
必另立名色其人不足用者易之此雖有督率
各甲之責然須挨列本甲牌內一體輪直亦聽
九家譏察
一官吏生儒軍匠人等雖有見行優免事例惟
此與差徭不同不許容情優免其有職役人氏
以家丁報名一體輪直蓋論優免則假託寄占

之勢作不如不立保甲之爲愈也
一填牌但照今式勿增報事産等項使人驚疑
一填牌每一甲一樣二張一張付本甲人戶用
板裱裝輪日承管一張照依甲頭甲尾挨次類
聚釘成手册用印鈐縫存留本州縣收候有事
揭查或上司不時吊取稽考不必另造文册繳
報合干上司虗文無用
一牌內人戶遷移將牌送本州縣換給一紙仍
前裱裝違者連罪州縣底册對同改正
一此法不但禁制通番一事有司知務者推廣

行之則奸宄何從而匿事變何從而起不惟彌
患百廢亦興不惟興廢民俗亦厚病在有司忽
而不講耳新建伯云其法甚約其治甚廣凡有
司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餘民情土
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
治可不勞而致新建伯一代人豪也猶爲此言
矧不及新建伯萬萬者可自棄耶
一甲內每人各置鋒利器械一二件各自隨身
防護每一村一巷共置銅鑼一面付保長或總
小甲應捕收掌居常無事則用以巡夜照依更

數徐鳴一遇有警則急鳴爲號隣村隣巷一以
傳十十以傳百遠近響應各執器械併力擒拿
不許自分彼此故縱取罪
一牌甲既成官司不用差人查點亦不用月報
執結每出沿途隨意抽驗一二損污者罪之每
日莅事但遇一人違犯同甲不舉者即揭前册
查係某地方某甲某日某人連牌通拘到官治
以不舉之罪或寇至不救或人逃不追等項責
限挨拿必獲乃止如此施行不縱不苛不過數
月聲聞流傳人人懷警家家奉法乃不查點之

查點不結報之結報也上而府再上而道以類
推求所屬官吏亦不敢怠肆苟且養成地方之
患矣
一編甲雖以十家爲率然須略較强弱爲之節
制如九家单丁獨門或貧難傭賤一家共戶分
門或共門分爨或富盛勢豪若槩編一甲則牌
雖輪㡳九家決不敢譏察此一家此一家足以
奴隸此九家矣必查共戶分門者每門填入牌
內一行共門分爨者每爨填入牌內一行富盛
勢豪者雖無分門分爨亦照依門面間數分派

承男子姪與人牌內幾行此西漢分王諸侯子弟之遺意也是在有司斟酌體行耳不然何新建伯行於南贛至今稱便行於江西眾口不一也

一保甲之法操縱在有司則可操縱在巨室則不可近見聞一等豪談力行者此不過為番植武斷之地耳非真欲厚俗也高則僅為杜保下則流為郭解矣有識者審之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查革勢豪船隻以清弊源事訪得沿海地方多

有奸人假託鄉官名色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或稱裝載木石或稱糴買米穀或稱雇兵防賊或稱其處渡船此等名目不一其實通番販貨導賊行劫旦真士夫所為或係家人朦蔽一家朦蔽百奸藉口今欲斷絕違式海船先從勢豪名色為始為此仰本寨把總官抄案前去即將本地方見在二桅以上船隻但假鄉官裝載木石糴買米穀雇兵渡人等項名目者不分真偽不論有無貨物在內一體收入本寨將高廣丈尺并物件數目開報本院施行有人在船附鎖解審此等船隻本院查

訪有數若容情欺隱受財故縱把總以下從重處治決不輕宥官兵不畏國法而畏勢豪豈自有由本院亦自有處毋懷二心自取後悔不便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一告示近來潛通海賊嚮導劫掠潛入番國販賣貨物等項重犯在海者已伏天誅見獲者各正典刑訖其餘改過復業但在本院未臨之前者許各自新通不追究自今申明保甲既受約束之後再有私造違式雙桅以上船隻或糾眾集貨私自下海或勾引番賊私駕小船出海接濟走泄事情或

私賣火藥軍器私鑄銅錢者不拘遠近住民俱許擒送所在官司銀貨不拘多寡盡數當時充賞內火藥軍器銅錢船隻即於庫貯贓罰銀內支給徑自取領申報本院不許進留其不能自擒但能赴官首告指引官兵擒獲者依律給賞三分其倚藉鄉官名色希圖挾制者即係渠魁怙終窮治先令嚮導走泄等弊又有拿獲强盜番夷及接濟窩主人等若係渠魁首惡每名賞銀十兩其次有名首惡賞銀五兩又次賞銀二兩若泛常賊盜番徒每名賞銀一兩竊盜五錢已上受賞之人官給印信

帖文執照以防日後誓害其前果有[illegible]
許赴院首訴准與辨理或原犯情真能捕捐等以
上人贓者亦准贖免仍行賞勞其見販火藥軍器
等項違禁貨物能自送官首服不惟免罪亦估價
給與十分之三本院方以誠信示人决不誘入法
網貪圖近小之功坐失遠大之策其水寨衛所巡
司等官并管事應捕人役敢有接受報水買渡并
指稱常例科尅軍兵糧銀工食等項情弊亦許諸
人訪拿首告盡其贓數追賞若與官被本管官索
要財物亦許容具稟帖送院以憑拿問决不虛示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一巡撫地方事據漳州府申將查過節年縣驛支
應巡按衙門廩糧柴燭紙劄等項并吏書門隸等
役廩食銀數開報到院據此案照先為請復巡視
重臣專責任以安地方事已經通行查照巡按衙
門規則支應去後今撫臨漳州府行據申稱布政
司見行劄付派取福與泉延建六府每府銀一百
兩福寧州銀五十兩俱解司轉發閩侯懷三縣協
濟支應等因為照本院沿海閱視海防不惜月日
惟會城并久駐之地不該派斂類解至於延平一
府原非勘合有行一槩派徵尤為無謂又經批查
去後今據前因擬合就行為此除外仰抄案回司
云云通將派取興泉漳延建五府并福寧州銀兩
即便停止聽從所至府州縣驛支應隨日銷筭至
於京差盤纏等項候明文查照部院會題浙閩四
六事體坐取不在此數今將詳定過規則逐一開
列于後此外並無別項求備本院所至期於安靜
不擾民間不知有供應之名行移所至期於深信
决行官吏不復有疑忽之念是本院則為稱職所
司則為寅恭亦經常簡易之道正大公平之體也

前途縣驛不遵禁約妄傳虛言故為非禮奉承以
求不以道之說雖微一二重懲矣通行查照毋得
違錯不便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查理邊儲事照得海防久廢邊儲為急糧儲屯
田等道事本專而力有不周守巡兵備等道力可
周而勢有所分故巡視海道兼理邊儲註選有定
銜委任有　專勅凡所轄軍衛有司衙門民兵等
項俸月行糧工食各倉庫民屯等糧[illegible]引均
徭里甲等銀俱其職掌盈虧先見然後可以通有

減原數有拖欠者即便照依律例立限住俸革
去冠帶提問係降充軍或就近移文守巡道一
體究治各呈本院詳奪

一水寨額設戰哨等船銅山寨原額二十隻今
損壞閣隖一隻拆卸未造一十九隻浯嶼寨原
額四十二隻今損壞閣隖堪修四隻不堪修五
隻估價未賣一隻拆卸未造三十二隻二寨如
此餘寨可知又據海道叅呈指揮袁如珪侵欺
船料銀九百餘兩已及三年見犯者如此未犯
者可知仰通查各寨某船何年閣壞曾否呈報

因何堪修者不行修理不堪修并拆卸未造者
因何不行區處估價者因何不行變賣凡侵匿
人員問招叅詳該寨船料三五等年小修大修
拆造原該何項官銀取辦即今久無修造前銀
見貯何處若干或別項支用若干該司該道并
府州縣分投查明作急回報此項銀兩專聽海
道查理凡遇條造船隻具數呈支不許別項那
移有侵借者海道照依律例問招叅呈本院詳
奪

一各衛所官軍俸糧各寨擻官軍行糧募兵工
食故支不時稽考無法□造□冊散亂易於作
奸雖有溢支冒支情弊無從究詰駁查結報亦
屬虛文至於造冊回文常例科擾之弊又不知
其紀極也歷來經常簡易之方莫如循環倒換
之法然循正環二循春環夏或紙葉短少疎行
大書一簿止塡二三箇月旋復更置此皆易於
影射有不如無除定立格式發海道刻板印行
外仰道行漳州府動支無礙官銀收買堅厚紙
張印格裝綪每扇限二三百葉殼用綾絹完固
簿頭該道塡給簡明由語關防鈐記分發各衛

所水寨近者自本年十二月爲始遠者自次年
正月爲始各塡報明白關支應得俸月行糧無
此簿者不准支給如一衛五所則發一十二本
本衛止塡衛所官吏舍婦等項俸月糧一樣二
本各所止塡千百戶旗軍餘丁月糧亦一樣二
本若在外守禦所并塡官吏旗軍等項俸月糧
亦一樣二本水寨塡官軍廪給行糧并募兵工
食亦一樣二本近者以十一月終實在總數立
爲舊管次塡十二月分收除總撒并實在總數
後寫年月承行官吏姓名用該衛所印信二扇

完備限本月初五日以前具公文送該府州縣
就該倉庫將循簿點名放支臨期事故者照舊
內明註扣除放畢於循環二扇年月後俱批定
放過本月分銀米若干字樣循留本府州縣收
照環發該衛所寨挨塡以十二月終爲舊管次
年正月分收除實在照依前式總撒明白正月
不開倉庫許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具公文送
該府州縣將所塡環簿照前點名放支批註環
留本府縣收照循發該衛所寨先塡正月與環
簿同後以正月終爲舊管二月收除實在亦依

前式總撒明白限二月初五日以前具公文送
該府州縣將所塡循簿照前點名放支批註循
留本府州縣收照環發該衛所寨先塡二月與
循簿同後以二月終爲舊管三月收除實在亦
依前式總撒明白限三月初五日以前具公文
送該府州縣放支批註倒換如前循環不窮年
月相繼彼此維制可爲便覽遠者以十二月終
爲舊管正月收除實在亦依前式二三月以後
一體倒換若該衛所寨分塡簿未到該府州縣
並不許容情支給致以月遲至中旬或連次月

一併塡給者提究若塡簿已到該府州縣故意
留難延至中旬許官軍申告本院提究每倉庫
按月將舊管收除實在總數開申海道海道按
季似申開呈本院各查考此後官吏交代合于
上司照刷查盤清理俱憑此簿爲准但不可坐
遠吊去使惡其害已者得以藉口一應小冊俱
各停免塡簿衙門自立草簿則可各衙門別不
許另出意見添造一簿沮壞前法所謂兩相與
則專三則雜而亂明者當自得之各官就簿批
註字樣但求端的不求十分楷書即此亦辦眞

僞耳若該倉庫銀米缺乏該府州縣先於兩三
月前申呈海道催撥若海道無從催撥即呈本
院施行見在錢糧先儘今簿按月放支若有餘
剩方纔查補以前拖欠月分不許先補拖欠前
盈後虧以致循環停滯違者該吏坐贓究問其
京差等項呈有明文預支俸糧者即於本月新
收實在內塡寫明白下月開除候月分滿日仍
作新收實在此乃防詐冒杜侵欠至要良法驟
觀似涉繁瑣愈久愈見其益該道先置格眼總
部一扇隨時登記提綱挈領督責軍衛有司著

實舉行但有不遵及出許自用者提問擬參
勿輕恕先具置過循環用過官鈔分發過衛所
將分日期起數呈司查考

一民屯等糧散在各府州縣徵收不時出納無
稽拖欠者不追侵欺者不究糧剩可緩多歸於
勢豪積慣實支不繼則委於逃絕虛浮自非分
投督責則糧儲屯田二道雖有生殺之權未見
其有濟也即今各道分守員缺仰行各分巡道
查照海道循環簿式分發所部府州縣各置堅
厚二扇以嘉靖二十六年十月終為舊管將本

倉庫節年應收民屯等項本折糧銀逐年登報
要見某年坐派某年民糧若干本色若干折色
若干某處屯糧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某處
完納若干有無批收可據未完若干係某人戶
拖欠或某解戶侵欺某項支銷若干或支剩見
在若干某項全未徵派若干先本年次上年又
次前年挨次逆查至遇革年止提綱分目逐一
開填明白次以十一月初為新收要見某倉收
過某年分民糧若干某年分屯糧若干某庫收
過某年分某項折色若干次開除要見十一月

分某年放過某處官軍并本府州縣官吏師生
祇候等項某人分俸月行糧若干某庫放過某
項折色若干次實在要見某倉某項若干某庫
某項若干近者限十二月遠者限正月俱初五
日以前二扇一樣填寫明白送道查驗相同循
留本道環發該府州縣照前挨填逐月倒換違
者提究每兩月該道具倉庫節年完欠總數開
呈本院并移關海道各查考侵欠作弊人犯究
問招詳

一民快弓兵等役非均徭編僉即官銀雇募一

省公私費耗無慮萬金然包占賣放冒濫無實
故近年有減半徵銀之法至今人銀俱無下落
除行海道吊提吏卷逐一查究候報施行外仰
道通行沿海府州縣衙門凡民快弓兵俱令挑
選驍勇可用之人弓兵於附近巡司村店人戶
內選充民快於要害地方內選充如漳州以梅
嶺白葉海滄大坂衝等處為患即於梅嶺白葉
海滄大坂內挑選其尤者充民快大約什中挑
選七八量存二三守城聽差足矣如泉州府以
浯州陳坑官澳田浦等司為遠即於浯州本嶼

內挑選其尤者充弓兵以上二役既經挑選每名每月各定工食銀九錢該州縣給與印信由帖將原役并貼戶名數住址開寫明白本役按月取給拖欠者呈告追治或另編就近貼戶或候察從類編更不許寫遠老弱充數民快則與約束有警聽調無事不許指以操練為由拘留在縣雜差違者照依節奉題

准事例以私役軍人論罪則不必另議募兵而隨在取足矣弓兵俱聽巡檢管束無事則寧家生理有事則一呼立集為其近也輪年不必更編弓

兵不必買閑巡檢雖欲賣放勢豪雖欲包占不可得矣膂力巧慧孰非人材有材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明者當自得之各府州縣各將挑選過起數姓名年貌兩鄰住址造冊限文到一月內徑自送院查考過限提究海道并守巡兵備各分投查驗但有虛應故事提問參治

一海道兵備道俱有防禦之責倉卒有警呼吸應變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古之名將不能外也疑忌牽制萬事瓦裂今後二道各[illegible]將本院并本道有行一應贓罰工料撫賞銀貨各自查明若干數目具募諜賞恤造作等項大小兵糧俱照節行規格行該府州縣動支隨日附填每季終分別舊管收除實在總撒明白送院倒換查考不必一一呈詳以致愆期悞事其創始更端或事在稍緩者照舊通詳施行循環亦照衛所原式一樣填寫彼此易於查照勿容吏書仍蹈故習循春秋環夏冬虛文無益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告示本院久駐漳州專為查覈海防講求廢政

且因同安被劫漳平警報督剿覆捕等處諸賊察院近臨泉州亦為督勘同安賊情彼此俱為地方俱以禁亂安民為務況十一月初七日告示甚明不追既往近多告訐不法事情俱不准理正宜洗心向化各務生理遵守保甲約束共為良民今訪得海邊訛言妄稱京軍將到兩院會同遷徙一方以致遠近驚疑奔走逃竄此必有勢有力之家素獲下海通番之利乘機倡禍煽動愚民希圖沮撓撓憲法若不嚴行訪捕則將來

朝廷之令不復行於閩海矣為此再給告示仰沿海

方民知悉今後但有妄傳訛言及無故搬移者不
問有無職役人氏不拘是否應捕人員即便拿送
所在官司監候申呈本院施行仍照近行捕賊賞
格從重給賞若有司不行禁治妄轉及停滯保甲
或因而生事擾亂者從重問治大抵遷徙方民更
張法令乃
國初未定之制今承平日久
聖天子在上輯柔遠人豈復有更張遷徙之事流言
止於智者若名為士夫故作搬移之狀以為民望
是其平素可知除家屬拿問外仍指名參

奏決不輕恕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一閱視海防事訪得委官知縣謝明德查拘玄鍾
陸鰲等處違式海船封收在官數多未據開報誠
恐府縣意見不一日久生奸及據晉江縣知縣宋
大勺開稱福州等處來潮賣穀民船丈尺則數到
院且稱先年經官編號民船止是往來裝載米穀
難以出海通番等因據此擬合併行查處為此除
外仰抄案回道云云即查知縣謝明德封收在官
海船若干隻其船長廣高深丈尺若干其船長廣

高深丈尺若干其船裝載貨物違禁或係盜贓即
便報數連船入官人犯問報其船裝載食米不係
盜贓接濟等贓亦不係假借鄉官名目既係違式
雙桅以上自難枉法輕縱但事干人衆法禁久弛
亦難一槩施行姑免問罪量其船隻高下估價官
買給與官銀分給急缺戰哨官船寨澳巡司編號
公用先具起數回報其福州等處原編民間買穀
船隻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
以平底三百石為率用今裁縫小尺計量長不過
四丈闊不過一丈二尺深不過六尺者許其自便

惟不許假借鄉官名目亦不許官與編號如丈尺
過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內報官一體免罪估價
官買充戰哨公用其尖底者雖不及一丈二尺一
體入官俱要定編字號大書深刻桅下橫木以防
那換以備點驗是在官既省造船之費民間亦免
混拏之擾而海洋亦絕通番之弊矣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一巡撫地方事照得士夫居鄉與居官不同居官
與過客不同尚志養重居鄉之體敬老尊賢居官
之體交際酬酢過客之體近見各處居官者較主

宗族之分妄責先施居鄉者避簡亢之嫌率多有止
馴至公務方殷傳報迎賀之禮辭交來已煩勞鄉
餞之邀在衙門則多不便在途次則難關防蓋有
不得已暫施亦有不得已而受者矣又其甚者下
人揣摩意向妄行沮遏彼此交損亦何益本院
十二月二十二日自漳州發牌內開境內有鄉宦
在家掌印官先道禮房吏典告知免勞先顧若有
赴任赴京遠行或喪葬大事臨時禀報是亦不欲
以過客自待也近駐泉州有自莆田來顧者此實
有司玩違不能達意之過惟以先施爲敬則必以

養重爲簡事關大體合再申明爲此除莆田縣玩
違該吏臨究外仰抄案回府云云即行屬縣差遣
禮房該吏敬告鄉士大夫各全尊重之體勿以過
客相待一切先施舊規免勞介意公務少間自當
趨候求益來而不往不以爲簡拜而不答不以爲
亢使一方之人知賢士大夫有賓師之義本院有
敬老尊賢之心未必無補於世教也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一月糧事漳州府申詳逐月放支漳州衛官軍俸
糧年分不同緣由批仰令致期則民必病量入爲

出則用自舒徵收不時費出無經軍民交困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今立此法乃不得已而救時之弊
也本院久駐守催僅補十二月而已正月無糧又
何以處漳州衛歲糧三月猶可言也銅山等所缺
二十月不可言也徒知補之于前而不知欠之于
後無所不補則無所不欠卷無一宗完結矣年分
不同之失小軍民交困之憂大補給舊欠之惠小
其弊多月支不乏之惠大其弊少仰巡海道行令
查照前案施行明立文案明註循環但添軍門案
行係某年某項糧銀撥給數字何得查盤照刷本

院欽奉
勅命特許從宜處置正爲法久弊生補偏救弊耳銅
山等所作急查催一體贍給如某衛所歲支乙千
止坐其處民糧五百其處屯糧二百不足三百即
行布政司撥補內民糧欠則究有司屯糧欠則究
衛所布政司不補則呈本院督催各府縣各立格
眼填註月分倉口明白按月扣筭常存銀米三月
源源放支則官軍雖歉于先實充于後三月之外
果有贏餘方行補給舊欠亦立文案填循環庶爲
無弊舍此定無法矣仍備由行布政司并屯糧該

道沿海府州各知會繳申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一巡撫地方事近該本院遍閱福建海防大抵居
斯地者惟勢利是趨蔑視
國法官斯地者惟因循是尚苟避人言有等罷軟凡
庸禁示亦不目與言亦不信徒勞因事詰責之方
或成難事求備之名今入浙有期地方益廣若非
先示趨向誠恐傳疑損眞爲此除事關興革陸續
訪求施行外仰抄案回司云云即將後開條約各
行所屬衙門查照不必今敷回文徒增案牘不便

該司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呈來
一本院初臨知人爲要除倉官陰醫等官例不
考覈外該府州縣各將僚屬及境內衛所各官
考語備細開塡如親見其人各府俱用綿殼方
冊每員一葉員缺亦空一葉各縣止用揭帖其
府佐各官或州縣佐貳有發身科目者亦具揭
帖俱作急差人徑自送院各考語內明開一年
力如何一操守如何一才幹如何一見管何事
一任內有無旌奬參劾緣事住俸等項每員各
分五款務要眞切詳盡一人短長各不相掩不

必牽合對偶及用含糊兩可之詞或止以一二
字塞白自取駁究該司該道亦將所隸大小文
武各官職名考語塡報不必分款亦不必開造
脚色
一地方利弊及本院智慮有所未及施行有所
未當不拘貴賤遠近俱望明白指陳自當敬受
一本院綱紀一方自治爲急書辦叅隨並不能
撥置事情輕重在外亦無暗令體訪之人有等
官吏不務職業專以打點上司左右爲能甚則
明白丁寧忽而不信專信細人私傳妄語節外

生枝不知此等狀態正本院之所深惡也其指
稱本院家人鄉里親識等項已有告示徧行茲
不重瀆
一各衙門官員相見各宜以禮自處以禮處人
不許如吏卒稱呼及行四拜禮卑官亦不許作
扣頭之狀及妄稱爺爺字様本院取人惟以節
愛勤愼實心奉公爲賢不以靡費誇張非禮奉
承爲敬古云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觀其所
以處人即知其所以自處矣懷紅帖送禮物明
知不受故瀆憲體者尤可惡也

一今日之患在於情意不通因循廢弛此後凡
有行移近則面白遠則移文或事體有礙難以
文移者則明具揭帖言之本院自當酌處蓋人
有不及除損德外皆可情原勢有不行除害理
外皆可權變本院亦不敢求備於一人所重者
相欺相怨耳此後雖巡司等小衙門有事亦許
徑自申達
一知覺運動喜怒哀樂人不相遠惟福建所經
舍簡靜而故爲繁擾舍平易而故爲險怪舍誠
信而故爲欺弊舍禁示而故爲沮撓舍人情而

故爲不情舍禮法而故爲不法至於福州尤甚
大可驚懼稍加詰問動稱不敢或併當行者廢
之徒以海濱愚民爲辭不知官吏非海濱愚民
也此奸詐之尤漸中敢效此風者雖微必然重
究其出巡接遞事宜在福建節發開款牌示明
白今亦瑣瀆相期彼此寡過而已但能遵行及
臨期聽信發放言語即無事矣屢見各處迎接
上司探未的實先至中途伺候連宵達旦妨廢
職業至有賓祭大禮因而失悞者下馬一揖之
後不回衙門辦事專在門外把路阻塞事情此

固上官不能預戒之過今日戒而故犯責將誰
歸
一古人之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故令不煩而
民不擾今也不然言者未必由中聽者未必入
耳往往意外相猜此所以日增多事也本院素
無藏機之言言則期于必信若害事害理之言
面陳可否足占愛人以德苟無所害言至再三
則皇恐無地矣蓋重其人則重其言未有重其
人而輕其言者本院察言觀色以此自考
一文移所以代言所以達政本院片紙隻字皆

經心目不敢輕行行則期于必信中有差錯或
窒礙難行或於公文內夾帶字紙有所求爲即
時開陳舉正尤見奉公之誼其照詳公文日久
未見批答者申呈查催再三不以爲瀆即此足
以觀政而待本院重輕亦自可占屢見各處凡
奉上司有行視爲文具有經年累月不報者且
如下司照詳公文無不批答而上司發行公文
獨遭棄置試如平交相問一語不答非傲惰而
僻即聾聵無聞者矣此本院第一計較事也
一本院係是創建衙門百無舊規可因惟巡故

衙門事同一體撫按者一方之綱紀也紀綱土
於維制惡維制而縱寬縱人之常情也撫按協
和則百司効職群邪退聽稍有參商則徼失得
以投間抵隙瀆官得以避難就易矣今後本院
有行即便申呈察院知會察院有行即便申呈
本院知會庶有查照不至矛盾違者本院先知
即時提究

一巡按衙門係是
朝廷耳目伸理糾察與本院職掌徵有不同況本院
提督軍務兼制兩省才力固云不逮地勢亦自

難周今後事關官員職守軍機海防錢糧出納
民情重務及本院有行者俱照詳本院其餘公
務不干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者徑自申呈巡按衙門照詳仍備云緣由
批語申呈本院照驗

一守巡等道飭有勘合分定地方携家住劄此
累奉
明旨各處多未遵行皆卒有警如近日福建同安等
縣賊寇幾致蔓延使分駐有人防範有素未必
至此又見一二處巡撫出巡守巡等官逐程迎
接一道妨占則本司別借一員以行下人相借
因謂之打前站所止之處早晚作揖一答之後
隨又謝顧至有越境先參連宵馳逐人馬俱斃
者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巡撫以爲出巡之體如
此因分敬簡輕重至於分巡所巡何事分守所
守何事更無一言相問巡撫下親有司之事守
巡雖欲有爲日不暇給是守巡職業巡撫奪之
也況沿途夫馬供餽之費追呼答應之煩所在
雞犬不寧尚望民安其業故當時有巡撫不出
巡即是賑濟之誚亦可悲矣如本院之見各道

各駐各該地方隨時巡歷官民俱便緩急有備
巡撫所至考其職業如一縣貪酷橫行豪强肆
志詞訟不理刑獄冤濫即分巡之責錢糧不明
侵欠相繼吏典多缺簿書無稽即分守之責盜
賊充斥人民塗炭武官不才武事不飭軍士無
糧海洋多警即兵備巡海等道之責以此持衡
必有振舉況巡撫與巡按會審事體不同行雖
數程不相隨止雖數日不相見何害巡撫之體
惟各道之責行則有司之事治一方之民安而
巡撫之體大矣如事事由於巡撫則巡撫亦一

有司而各道不爲蠹貴矣乎布按二司各將原
分各道住劄地方呈來
一今之有司論廉必曰操守而不知浪費民財
與無操守同論貪必曰賍私而不知抑減市價
與賍私同何謂浪費民財里甲之供應是也何
謂抑減市價鋪行之包陪是也納賄止害有事
之家里甲則編一縣之戶里甲猶或十年一輪
鋪行則年年里甲盖里甲之供應于官者一而
科歛于下者十等及雞豚蔬及男女供應公堂
供應入務猶可言也供應上司供應私衙供應

縣官之出入不可言也定立官價侵奪民財如
市價本值一兩官價抑以七錢此外三錢不知
科作何賍用之于公猶可言也用之于私不
可言也甚如上司供應本費一錢止報五分或
有詰問則云不敢多開其觀上司何如人也又
如倅理採辦等項近來習染成風率以減估節
費爲能而不知不能齊者物情不可盡者民財
紙上之減節可觀人間之包陪無算有官尚貧
俸給一民豈肯傾家上以是行下以是効由是
苟且了事官無經久之工濫惡相欺市多巧僞

之物一歲雖省計費寔多鼎移既滋虛耗不散之
所謂不在官不在民此害民傷財之由雖高明
之士因而不知也不然彼寧忘己之財而不
忍傷民之力豈在許耶今惟節里甲之供應禁
鋪戶之包陪革減估之習染而後有司之貪廉
可論也
一人有恒言皆曰吏畏民懷吏畏則民懷吏懷
則民畏律法以吏典爲首良有以也
國初之制官九年吏三年官爲主吏爲客正德以來
三年之官少矣主客之分既異衆寡正邪之勢

不敵若曰吏不我欺我能制吏是自誣也近來
習染成風不知官乃
朝廷之官吏乃
朝廷之吏多以吏爲私人每上司提究或下人告發
則曲爲辯説以身回護高者謂辱衙門下者寧
代譴責不知吏乃倚我爲重欺上罔下肆無忌
憚往往損壞敗官而吏亦不保本院盖仕有司
歷諸布政未嘗回護一吏而吏多保全盖吏畏
上司則於我有事多矣百凡吏態本院知之甚
悉但不欲察見秋毫耳自今有司各宜警省勿

取悔各再照吏起網鈒罕習吏事一切衙辦不
書手是吏書主客之分又不同也書手乃上下
衙門通用人役苟無作弊不在積年之例若必
以年科罪則供事者必生疎村野之人稍習典
故又成積年矣但所司不善駕馭使出入鼠竄
往來虎視誤事作弊率皆由之比較提問惟吏
是承吏黠者尚與分利吏騃者則供欵所求之
不暇以至居官者明知故縱亦多矣彼又何所
忌憚耶今後軍衛有司申呈背書不拘堂行職
行俱開該吏名姓在前書手名姓在後以備稽

考若稱並無書手吏某自寫字様或詭名抵塞
者提究吏或事故則開帶辦姓名不擬帶辦者
連吏房提究其小衙門獨吏無人帶辦者開書
手姓名一面申達布政司擬補仍每月催申一
次申及三次不補者徑申本院施行
一本院准行詞訟事情干對必發原告聽理除
家屬抱告外若係光棍替身即將原詞原人解
繳吏勿理論其合問事情但宜虛心平處常存
明刑弼教之意不得偏惡越訴亦不得偏向原
告移情就獄以致再詞

各衙門照詳公文字行並幅式字行雖少而
事體重大者俱用連四摺帖躰行謄寫不用殼
面色簽及格條書册蓋揭帖簡省而亦便於附
卷其餘常行手本亦用連四紙半張摺成足矣
即如
奏啟至重何有殼面色簽若有倒換循環特行造報
等册則不可苟簡俱依發去册式印格謄寫用
絹裱裝殼面展耐久遠近來造册書手多擡頭
多空白至於申文動粘依准結狀俱可厭惡今
後造册子行不許低過三字非奉明文開取依

准結狀不許粘繳凡奉本院有行回文俱開奉
到日時以憑稽考文册縫印俱鈐中間以便檢
閱
一文移有體書官書名乃國初防奸至意如今
申呈內於本院職銜書姓空名者非尊也衙門
之體也本院前任廣東布政有所建白於南贛
軍門後遷南贛軍門而惠州府申云前事直書
姓名不以為諱蓋論衙門不論人此體猶在屢
見福建各衙門申呈本院內云所部各官一切
書姓空名至有不敢空名又不敢書名如所稱

黎備倭陸通判者失愈遠矣此關政體勿謂小
事試閱舊案知其官爲誰耶
一各處遞到公文封面雖有印行原格多空不
塡或塡一二亦多模糊難辨汗漫難查爲照各
鋪設有司兵各縣設有鋪長一省之費不知幾
何而虛應故事有司不以爲意事稍重大則專
差人以爲鋪遞不足恃也不知差人之費又幾
何矣費猶小事惟上下血脉所關况本院軍機
重務絡繹不絕豈容忽視今後各衙門俱依本
院封格推類刊行一格止塡一縣格內塡鋪長

吏幷總鋪司兵姓名發行日期其餘各鋪不許
亂塡止是登記赤曆明白無鋪者一縣差人徑
送一縣縣遠有驛者一驛差人徑送一驛各塡
所差姓名日期若有遲滯或拆動原封或損汚
者不許推囘亦塡赤曆一面加本衙門封筒塡
註發遞一面挨拿問報不係所屬者許達該管
上司提問違者罪坐鋪長其封筒年月旁不拘
照詳照驗揭册等項止是混開內幾件不許明
開內招由揭册幷原蒙批申字樣以啟奸人窺
伺之端三司及在省各道果有重大緊要事情

輸差一人齎送其餘不必拘泥差人舊規隨事
隨時一體發遞分守等道府州縣佐貳守備把
總等官無印信者將公文照常封完發所在府
縣衛所巡司等衙門另加印信封筒入遞但於
年月旁註明白裏封則註外用其衙門印信護
封外封則註內封其道或其官公文一角幾件
字樣以憑辨驗
一廢壞成於因循隱忍由於貪昧先甲後甲治
蠱之道也治蠱而復以巽止爲主則將焉用本
院耶本院叨昌至此更復何求有進必有退有

存必有亡平生見之審矣自今惟知正紀綱修
廢弛飭內治外期無辱
聖天子之命不復知恤身家顧利害逡巡畏縮以貽
賢士大夫之羞凡在所部內者愼勿以貪昧隱
忍四字相望本院亦不敢不以絜矩二字自勉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竊有志也
一本院先在贛州未曾交代即將合用廩糧柴
燭紙劄等項通行兩省布政司悉照彼中巡按
衙門規則去後及入福建汀漳地方有司驛站
遞不知有前行爭爲非禮奉承以求不以道之

說却劄各府汎取支應本院銀六百五十兩俱
令解司看係違犯即時絫行停止絫開本院所
至期於安靜不擾民明不知有供應之名行移
所至期於深信決行官吏不復有疑忽之念是
本院則爲稱職所司則爲寅恭亦經常簡易之
道正大公平之體也信義不浮所至遭侮浙中
定無此態亦附及之示苦心也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一議處海防事建寧道呈議福寧州驛傳緣由批
近據布政司呈爲乞憐下情建復舊驛等事議照

原貼站銀存留支應緣由已允行外今本院自寧
德到州止該兩程福安縣官吏夫馬出至中站黃
崎鎮接遞已行一百三十餘里矣以遠濟近事體
云何實因上司年久不臨失處至此前至桐山其
難可知據呈與布政司議大率相同即依擬行姑
濟目前公差絡繹之急各照軍門定式印發黃崎
桐山二公館循環仍定廩糧夫馬等項規則置立
長单二紙一發羅源一發平陽各將應付人員塡
定數目黃崎桐山并該州但照原塡應付對款登
報循環內各按季送道對单查驗倒換仍開報本

院知會福安縣官吏夫馬更不許似前遠出如此
既杜强索冒破之奸亦免查盤責嘗之累不特可
甦民困而已州縣原貼福州府站銀多係浮費不
經此後不必再解惟該道嚴稽完欠出納之數庶
無後艱一面行溫處道一體查議呈奪一面查該
州縣實徵并今存的數呈繳長单式送驗刊發餘
候會同巡按衙門議奏施行繳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
一詎騙打點事訪得各處軍衛有司驛遞衙門積
弊凡遇上司經臨先以打點左右爲事情狀不一

未可枚舉本院入閩節因下人厚貌深情且語言
不通故漳州起馬帶門子一名至泉州少習發回
泉州起馬又帶一名至興化少習發回興化起馬
又帶一名至福州乃萬不得已爲此亦待節次禁
示而已近經大田驛親將各門驗視封閉宿歇該
驛積年孫富等自外排墻入通館厨夫魏三等并
興化門子劉服五更私開厨房後門指稱左右名
色誆銀七兩當時覺發將各犯拿送該府究問又
經寧德縣亦已封門該縣先將銀二封段鞋三雙
今門子陳朝等藏於耳房內打點左右當亦覺發

將知縣李裕拿送該道究問外前犯誆騙後犯打
點所幸耳目未壅隨時覺發因念先經汀漳泉與
地方必有此弊事關地方積弊及點汚本院大體
擬合通查爲此牌仰府縣各官密切查訪沿途衛
所縣驛本院經臨實用過銀若干某項人役若干
某項人役若干將指名巡送人犯擒拿監候具招
詳報施行此自本院舉究不在鈐束不嚴之例況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古人所重而今人習尚率
多掩耳盜鈴之態殊不知傳言損眞蹈害多矣承
委官員務須愛人以德明正罪犯不惟洗滌本院

之汚亦占將來自立之卓若以隱諱爲忠厚以文
飾爲保全本院另有耳目舉平生而盡棄之矣欲
治海洋之盜先嚴堂奧之奸毋得遲違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義處海防以安地方事餘姚縣申詳建立營房
圖本緣由批仰巡海道再查無礙行令依擬施行
原議三巡檢司輪撥弓兵在彼防守恐成虛文即
於泗門鋪地方居民内挑選精勇六十名屋募應
役每司選退二十名以充此數縣給由帖人各一
張將選退役銀貼戶名數住址開寫明令本役按

月自行取給拖欠者呈告追治蓋附近應役亦似
羅壯士之一道人自爲守之一策無事則寧家生
理有事則一呼立集官司無輪年更番之煩弓兵
無出錢買閑之弊巡檢雖欲責校積年雖欲包占
亦不可得是不失建議之意也但此爲地方要害
則可爲謝姓保障則不可盡謝姓往時被劫亦其
招納有素侵侮有由此來正須禁治以清盜源萬
一建議者假此濟彼則弓兵皆爲門下厮役役銀
皆爲囊中固有自有不得辭其責者議事欲盡其
酌施行具由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公務事浙江督屯道呈議海鹽工食夫銀永作
修築海塘支用緣由批海塘夫銀累年侵欠至於
別項那移誠以原編數多積餘不用之故該道先
議停編三年亦以積餘數多支銷不盡之故也此
銀出自均徭逐年徵[illegible]若有人戶與匠罷永充事
體不同若謂停編三年專徵屢年未完是徵甲而
免乙亦與用一緩二之意不同該道必欲停編三
年則該甲徭戶有幸免三年者矣幸免之利必歸
奸人此外不免之徭固無算也海防固該道職掌

均徑則布政司職掌彼稟此取原不相妨期於均
徑得均而已築堤募兵均爲海防之計以彼之有
餘濟此之不足亦與織造等項那移不同織造等
項那移則與停編之數不甚遠矣及今不追則此
銀漫無下落查追無下落之銀以濟海防不能卒
辦之需是皆經理之要非謂該道停編本院仍要
編後也該道能清累年侵欠之數乃知夫銀爲重
者侵欠如果追完築堤或有巨費於時呈取原濟
募兵之數本院自能撥補不至前項漫無下落而
已原批自明該道或未能盡悉仰布政司再行知
會此繳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

一軍務事浙江海道呈漁船照舊納稅編號緣由
批此爲小民衣食之計則可若爲勢家罔利之計
則不可勢家船隻乃海盜羽翼也本院已奏請禁
革奏内明以去就决之該部院自有定議該府縣
地方爲海賊辨説者多動以計窮生變挾制該道
編號票結之法果能流行無碍不爲奸人所乘則
善矣但須慮終不必再詳具由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一隱蔽賊情事據福建按察司呈報副使[illegible]
該巡按衙門批委齊進
萬壽表文内云批詳有近日警報交馳各道俱有地
方之責字樣據此看得警報交馳若非山寇縱横
必係海船出没各該地方官員仍襲故態並無一
字申呈本院知會合行查究爲此除外仰抄案回
司云云即查本院出境以來某山某洞某澳某寨
於某月日流劫某處地方係某官某該管失事輕
重因何隱蔽不報從實開具作速回呈施行毋得
遲錯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軍務事浙江海道呈紀驗功罪緣由批賊徒盤
踞雙嶼二十餘年流劫地方荼毒日甚未聞浙中
官兵運一籌力窺視港口今福兵取捷雙嶼巢空
圖惟立營戍守之計亦未聞浙中官兵肯費一詞
劾寸忠徒鼓浮言造巧謗恐嚇當事之人故建軍
門不許浙兵爭功之戒統兵官以福部議功巡海
官以福産引嫌賞罰是非一失其眞萬事瓦裂矣
除本院親自泛海達觀定計外仰紀功官從實紀
驗以服人心先推雙嶼新營堪委把總哨守職名

以定勇怯具由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申戒壅蔽事案照先爲巡撫地方事通行條約
內開今後一應事件雖巡司等小衙門亦許徑自
申達本院至於本院有行許即申報察院察院有
行亦即申報本院各知會此心甚虛此意甚廣通
行已久軍衛有司大小衙門並無一處申達申報
前來訪得有等上司嗔嫌下司越申撫按謂此申
我自足區處不知地方盜賊奸宄肆行無忌各官
貪酷罷軟流害無窮其初皆起於壅蔽各官自能

飭治何用撫按爲哉關係匪輕合行申戒爲此除
外仰抄案回司云云即將本院原行條約逐一閱
視凡有職掌相關及耳目所接意見所到利害所
伏不拘事情緩急徑自申呈本院應通詳者通詳
應照驗者照驗若以申乞轉達爲辭通同壅蔽爲
念本院先知必然追究從重處治不恕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嚴警報以防壅蔽事本月二十四日戌時據溫
州府申爲海洋船隻事云云到院據此照得本院
於本月二十三日行經上虞縣地方據溫處兵備

道呈同前事已經批行巡視海道速會統兵官防
備非常及將沿海隱蔽不報官兵通行查究去後
今據前因看得把總官楊和呈內不開福建備倭
官王瓊嚮報日期王瓊亦無一字呈報本院且四
月十二日酉時出海官吳川據蒲壯二所官旗瞭
報前船了開瞭報日期延至十五日戌時方報楊
和又至十六日戌時方報平陽縣又至十七日酉
時方報溫州府及至報到本院已離原報十日之
上若非本院向往日近不知遲至何日也又溫州
金鄉盤石蒲壯平陽等衛所掌印巡捕備禦等官

溫州府出海通判黃必賢沿海永嘉樂清瑞安三
縣掌印巡捕各官仙口江口舥艚鑑峯四巡檢司
官兵切有地方之責俱各隱蔽不報即今海上用
兵申嚴號令尚爾玩違無忌平時交通縱肆不問
可知合就查究通行爲此除外仰抄案回道云云
一面跟究前項雙桅大船七隻或指稱勢豪或番
徒盜賊見今何處窩藏將沿海經該隱蔽人員作
速查參回報一面將發去票式翻刻印刷分行把
總以下并出海哨望大小官旗人等收執但遇水
陸賊情或勢豪窩引接濟等項即將此票填寫入

遞飛報本院該道并隣近衙門協力剿捕機密者
釘封遞發先報者縱有失事亦從末減但有隱蔽
遲延及商同文飾以重作輕或推調轉達者即以
違誤軍機論以軍法決不輕恕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事官查催拖欠錢糧事准戶部咨云云到院為
照浙江拖欠起解戶部銀三十一萬八千八十五
兩有零其餘未開衙門可知本院開創之初欲候
一一吊查未免勞敝無緒擬合通行查理為此除
外仰抄案回府云云即將發去規格翻刻印刷裝

成綃面厚冊一樣二本通將該府各年錢糧物料
不拘額辦雜辦不開某衙門坐派某房科承行盡
數查出填寫格內第一行以某房某項總數徵派
緣由為綱第二等行以屬縣分數為目俱橫列于
後第一行直下第二格填嘉靖二十七年字樣第
三格填嘉靖二十六年第四第五等格填二十五
二十四等年逆至遇革年止一項完備方及第二
項第三項數十百項皆依此式各項下將某年分
某縣完過數目并差解過月日回銷過批單或已
解未銷或截解未完緣由細註本縣本年格內完
若干欠若干數者空半格全未徵解者全空不填若
一縣之內[illegible][illegible]數不同就於各年格內各自開明通
填完備限文到二十日內固封差人送驗一留本
院稽考一發該府收候陸續查填若一本已足二
百葉之上難寫不盡則裝第二本或第三本務使
該府職掌無遺方為一勞永逸不必更煩別造此
經常簡要之法亦吏書宿弊之籍遍行屬縣照式
推類自造一本亦從仕者操約寡過之道也文到
但有遲違即提吏書重治不恕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一軍務事寧波府申解承行悞解硝磺吏書陳應
道沈忠緣由批火藥乃軍中緊用三月三十日次
牌督催甚嚴奸人故違以致海戰無具賊多遁逸
至今出沒無常師老財費本院坐此追究尚以收
虜聽候明文為辭不知一種火藥須煩幾度明文
也巧申文吾又恐詰駁却以為事吏章松出名承
行不知此申何人主文也賊缺火藥則爭先運出
接濟官兵用火藥則推稱土無出產蓋今日用兵
寧波之人若攻其父兄若奪其背產故百計沮撓
以為賊地擒賊騰謗果有由也署印官接管亦爲

奸人舞弄如此除姑記外仰巡海道會照四月初六日批申事理併提沈棕捲得慶章松等責與陳應道等對問何人主謀以致失悞軍機依律問罪解審粘去原行火牌一面自當動意繳申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

一擒斬巨冦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節據軍門統兵官福建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呈報寧波雙嶼等處海洋捷音到院隨據浙江按察司帶管巡視海道副使魏一恭呈報官兵功次前來該本院看得雙嶼賊船盤踞二十餘年四散流劫海

道漁運俱絶一旦巢穴蕩平擒斬數多非統兵官謀勇素備龍溪福清各兵兼制爭先何以及此軍門賞格衆所㕘聞若計首功施行則奮勇衝鋒者無功可紀因人成事非攙取虛名不厭衆心必成解體且副使沈瀚不受節制棄軍輙回魏一恭倉卒承委星馳策應設法擒獲窩主巨奸海道永賴又有一等府縣各官一聞軍門調度陸續各効勤勞比之平時養亂臨事玩違者賢否不同勸懲宜別連日公同統兵巡海分守軍衛有司各官㕘伍勘酌已得其槩利口莫昧是非之鑑羣心已無顧忌之嫌所據軍門賞罰不可偏廢其苦不可異施且各道胥會合實請平共行宴勞之禮以作奮厲之氣爲此除班師飲至紀功行賞自有職掌衙門議擬外仰抄案行定海縣動支無碍官銀備辦宴勞禮物擇取寬敞去處陳設完備盛張鼓樂聽候本院親臨舉行以彰

聖朝開創軍門盛事其見劄雙嶼有功兵船賞需隨候本院臨被分給縣庫官銀不敷徑申寧波府查支完日具動支過項數備辦過品物通行申報查考毋得遲悞不便

堂上

正席一統兵官都指揮盧鏜銀花二朶重四兩大紅金段一端價十兩天青金段一端價五兩綵帳一幅價六兩綵旗十對價二兩看席十張價銀八兩

副席一巡視海道副使魏一恭銀花二朶重二兩金段二端每端價五兩看席八張價銀六兩

陪席六本院分守浙東二道分巡浙東二道永利道每席銀花一朶重一兩看席七張價銀五兩

臺上

西正席十四各席掛紅紗一疋

指揮張漢銀花二朶重二兩銀牌一面重十兩看席七張價銀五兩[illegible]

十兩

指揮張四維 銀花二朵重二兩銀牌一面重一八兩看席價五兩與潘鼎爲戶徐升六共收王江獲功銀四兩

指揮三員潘鼎 劉隆 馬奎 每員銀花一朵重一兩銀牌一面重六兩看席銀五兩潘鼎獲功銀十兩劉隆獲功銀八兩馬奎獲功銀二兩

指揮俞亨 先該海道參呈任倩戴罪殺賊今有功准賜量賞銀花一朵重八錢銀牌一面重一兩看席價二兩獲功銀六兩

千戶二員劉定 夏綱 每員銀花一朵重二兩銀牌一面重六兩看席價五兩獲功銀十兩

千戶紀文解顒 銀花一朵重八錢同獲功銀十八兩

千戶王守元 銀花一朵重八錢折席銀二兩

百戶張鋒 銀花二朵重二兩銀牌一面重八兩看席價五兩獲功銀十五兩

百戶張佶 銀花一朵重五錢獲功銀四兩

百戶張韜 銀花一朵重五錢獲功銀二兩

百戶焦檄 銀花一朵重五錢獲功銀二兩

陪席一 總督備倭都指揮僉事劉思至 銀花一朵重一兩看席銀二兩

東正席十二

紹興府知府沈啓 加表禮銀八兩酬拏獲大窩主顧良玉之功

台州府知府楊萬程 通判董𥫗

推官邊毅 寧波府推官張德熹

定海縣知縣金九成 加表禮銀十六兩酬拏獲大窩主倪良貴劉奇十四之功

臨海縣知縣葛壁 太平縣知縣魏濠

黃巖縣知縣楊完 鄞縣知縣徐易

餘姚縣知縣胡宗憲 福清縣縣丞廖日恒 加銀牌一面重六兩獲功銀十五兩

已上十一員 每員銀花一朵重一兩看席銀五兩

定海縣典史一員張賢 銀花一朵重八錢紅紗一疋席銀二兩

臺下兩廊奮勇衝鋒分給食卓共一百卓 每卓果五標殽五盤菜五標酒一瓶紙花一朵紅焦一疋

盧宗舜獲功銀二十兩 唐弘臣獲功銀十兩

已上二名 每名加銀花二朵重二兩銀牌一面重十兩

余儀 王宗善 與余儀共獲功銀十兩

陳志 金奇 余文 與劉隆劉勇共獲功銀六兩

李光守 唐弘奇 劉大員 與余奇共獲功銀五兩

陳孔成 與陳志林國斌共獲功銀五兩

林國斌 薛佑 與李光守共獲功銀五兩

李光守 林望 戴景 林希乾

已上十五名 每名加銀花一朵重八錢銀牌一面重六兩

王輝七(獲功銀五兩) 王伯達(獲功銀五兩)
鄭一顯(獲功銀五兩) 陳大紀(獲功銀七兩)
林豪二(獲功銀五兩) 魏德平(獲功銀五兩)
余鉞(獲功銀五兩) 林德威 陳大紀 薛真六
已上十名(每名加銀花一朵重五錢銀牌一面重五兩)
盧鹿生(與劉隆共獲功銀十兩)
盧豹 王廷付(共獲功銀十兩)
盧麒(獲功銀八兩) 葉光(與潘禺潘昂共獲功銀七兩又自獲功銀二兩)
陳思成(船戶) 許象(船戶)
已上七名(每名銀花一朵重五錢銀牌一面重二兩)

其餘獲功三十二名林灶一 吳保仔等
郭瑄等 魏邦才等 魏廷亮等
林薙林長二等 林希容等 王明等
游汝得等 林紅一等 陳汝元等
林希慶等 楊秋九等 郭細五等
林元成等 趙宗器等 吳繼元等
必勝可福仔 林克義等 林志古等
王龍等 林邦器等 魏子道等
林德威等 魏茂八等 施烏眼等
已上二十六功(每功銀五兩)

曾彥齊等(獲功銀三兩)
未開人員姓名獲通賊陳仁三陳十一龔十
五三功(每功銀二兩候臨宴查給)
臨陣被傷二十七名林灶一 魏興八 林八
張尾六 林演四 翁奇旺 董公孫(七名每名
銀十兩) 魏三二 楊二仔 林佳六 周八仔
李節弟 林尚五 郭福一(七名每名銀六兩)
郭五一 吳相仔 魏茂八 郭孔靖
郭夢十 潘六八 王矮一 周每五(八名每名
銀三兩) 沈華 姜黥 婁朝 蕭槐 沈槐(五名每名

銀二兩)
海道報効一名彭應時(獲大窩主吳過世銀花一朵重八錢銀八兩)
陣亡六名魏管四 魏來助 翁天九 楊核
王文貴 葉王毛(每名埋葬銀十兩)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
一違禁私通夷情事浙江海道呈詳犯人胡紋等
招由批海上用兵見獲番賊俱有倭夷恐有別情
仰將本犯解審近犯趙祭臣亦得館內銀兩蓋不
止此二犯矣衛府縣巡捕并市舶提舉枉法故縱
誰不得贓不敢信也本院三月初十日面示夷使

周良等云但有官賣交易明給印信官票塡寫合
同使奸人不得誆騙財本不致坑陷有言即便回
答不必疑忌切勿聽人哄弄周良答云謹逐一聞
尊命矣決不乖違鈞諭感戴親筆見存緣何又與
奸人私通有何情故見獲稽天新四郎是否該國
同屬緣何一面求貢一面占據雙嶼肆行刦掠何
人誘引令通判唐時雍親審端的取本使親筆回
詞繳報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一哨報夷船事寧波府申解藏匿軍門批文犯人

蔣尚本等緣由批大冦在雙嶼夷人在外洋本院
行令進港安泊自有深機吏書匿案幾敗乃事使
夷人知吏書作弊必笑本院罷軟無爲不知吏書
作弊必謂本院變詐反覆不惟關係軍機呼吸抑
具關係　國體重輕各道不得視爲細故仰追究
情弊從重問擬具招解詳先批呈同繳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夷情事寧波府申抄夷使周良等書乞示撫諭
緣由批據申不開夷使周良等呈書日期所稱昨
役不知的係何日胡紋騙銀一百兩趙榮臣騙銀

十三兩已遣通判唐時雍到館親審正恐奸人哄
弄爾唐時雍不行此申必不達也三月初十日本
院親自審慰甚明甚信何勞今日再示撫諭禮部
原行明開嚴爲防守約束居人不許私相貿易泄
漏事情三司各道會呈明開夷使人等盡數送入
嘉賓館船隻拖閣上塢晝夜嚴加防守聽候奏請
本院開創之初明法度正紀綱自今日始有何別
項事體提舉巡捕等官故違故縱即已拏問有何
人情假借使臣在館安心候
命又許官票交易各官倘肯用命有何浮言可乘此

乃奸人哄弄無門故造此釁以圖脅制軍門廢壞
紀綱沮撓法度彼自以爲甚巧不知其拙甚矣仰
巡海道併行唐時雍審明一一回報仍委府衛掌
上官一員嚴督地方居民看守船隻勿令損壞日
後夷使回還聽其自驗小有損壞即責官民一一
陪補若欲乘機出入决不可也具行過日時先繳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軍務事浙江海道回報雙嶼緣由批先據該道
呈稱雙嶼不可戍守止可砌塞港門今本院親臨
會視其將謂何本院能料敵制勝於數月之前于

里之外而不能收渙定疑於身到之地面語之時
稍持前議則執拗任情之誚起矣蓋濟大事以人
心爲本論地利以人和爲先人心如此人和可卜
姑從無策贊成下策仰會同守巡備倭等官倭官
度量二港深廣各若干合用裝石沉水船若干護
船大樁若干出辦何處若爲堅久之計須多用樁
木滿港密釘仍採山石亂塡樁內使樁石相制衝
激不動潮至則淤泥漸積賊至則拔掘爲難庶不
託之空言耳合用樁木若干採石夫匠若干作速
開詳不恤財力俯就此舉亦本院之所能也乘此

兵船聚集之時限一月內完工本院尚須督視不
俾艱險若惑浮言轉成觀望或築塞不堅致賊再
據不知誰任其咎也仍將當日不奉進止擅主海
船出港沮撓情由明白開報抄牌依准先繳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一違禁私通夷情事浙江海道呈追原呈夷書緣
由批陳傑藏匿夷書故懷二心仰提問解審一面
行寧波衛府省諭各夷遵守原約以候
明旨乃外國修貢之禮三月初十日本院親審明示
以有言即便回答不必疑忌周良親筆回稱決不
乖違鈞諭等語隨已奏聞今日決不可變如被前
日奸人之書必欲變者則巡撫之頭任其取去再
無他言具由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照得福建都
司掌印都指揮盧鏜征剿浙海雙嶼二十餘年盤
踞之賊海道肅靖厥功非細即今班師回閩合行
境上迎勞爲此除捷音奏
聞外案仰建寧府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三十兩備辦
銀花一對重二兩金叚一對定價一十兩席面十

張定價六兩綵旗十對定價二兩家兵十名每名
花紅酒食定價一兩掌印官率領僚屬師生盛張
鼓樂以禮迎勞以旌功能仍備云案驗速發去另
案公文呈送本官知會具動支過項數奉行過日
期申來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
一擒斬巨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案照前事已
行定海縣動支官銀備辦禮物於五月十三日本
院親臨宴勞有功將士犒勞官員以彰
聖朝開創軍門盛事外惟照福兵用命豈可忘荅所

據原調兵船措處糧賞各官相應分宴以昭所賞
擬合再行爲此案仰定海縣動支官銀二十一兩
依後開職名分作三封印鈐完備備具福州府申
一道給與差人齎送該府徑自開宴其賞清平通
將先今案內動支過項數開申查考毋得遲錯不
便

福建巡海道副使柯喬
福州府知府吳應奎　福清縣知縣陸從大
三員每員銀花二朶共重二兩宴席一具定銀五兩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一夷人病故事寧波府申議夷使嘉賓館并繳夷
書緣由批既查節年舊事並無奉有
明旨誰敢稱例本院新創衙門止准禮部咨開求貢
夷人嚴爲防守約束居人不許私相貿易販賣人
口泄漏事情此百夷入貢定例豈容日本一國又
據都布按三司呈開使臣人等盡數送入嘉賓館
船隻拖閣上塢晝夜嚴加防守此各官會議公法
豈爲寧波數豪今不奉
聖旨誰敢私縱出入近年貪官汚吏盜賊奸宄肆行
無忌
聖朝特設本院專除舊弊豈特防守夷館一事夷使
初無異心皆此輩教誘挾制以[illegible]行事耳五
月[illegible]日批行海道轉行各官省諭各夷之言
盡之矣背公私黨國有常憲通將前後批詳申呈
兩司該道各知會具由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一夷人病故事寧波府申日本夷使尚政伏病故
緣由批二十日前已見餽中天熱不便行令分散
各處昨既回稱不願今又告稱溽暑相攻此奸人
乘機教誘必縱出入各奸之家以遂交通之計耳

寧波敢抗朝命蓋自此始仰巡海道行令府衛掌
印官省諭各夷令自分撥杭州府館一百五十名
嘉興府一百名湖州府一百名紹興府一百名各
擬伴送官員赴院領牌各自穩便安插各帶隨身
貨物就彼給票交易以絕寧波奸人之念其餘且
從應貢人數俱存寧波館內候
旨起送施行張德熹能爲奸人作說客不能爲國家
處一事否具行過日時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

一軍務事分巡建寧道呈詳犯人吳伯亮等招由

批將軍器下海者致此正律也鎗牌謂非軍器殊不
可今謂牌破一面鎗頭生誘何也季應斗等被傷
輕重則有之經月平復反罪其誣照出功過相準
何也昔有投番龍鳳傘盤獲送官途中以神傘抵
換遂得末減海禁之壞禍亂之滋自此類始今日
尚忍踵襲前弊邪凡下海大船皆有勢豪爲之主
所恃者持憲衙門而已再問招報船內所獲魚斤
盡數給賞獲功人役仍估船價呈奪領狀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一處置巡司弓兵事太平縣申徑戶正身充當緣

由批既查司側居民數多選募常川應役該司一
卯之外無事則安家生理有事則舉家出護失事
則問罪追銀犯法則隨事究革官吏雖欲賣放奸
豪雖欲包占自不可得極良法也但原擬解府查
給之法徒知侵費多索之過防不知徵解出納之
多弊莫如給帖自取之簡便易制也仰浙江布政
司通行分守道各行所屬府縣遵照批議事理着
實舉行選募非人罪在縣官若定期打卯取結及
不時差人查點又增一番繁擾唯隨時警示隨事
跟究則善矣各縣將選募名數住址并給帖日期

徑自開申本院以憑稽驗不必造冊室礙者徑由
定奪具行過緣由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一地方事據邸報節該京畿道御史周亮一本明
職掌以定衆志事奉
聖旨吏部看議來說欽此又兵科給事中葉鏜一本
懇乞
天恩議處增設撫臣以一政體以靖地方事奉
聖旨這設巡撫官既稱不便吏部便看停當來說欽
此據報未審吏部作何議覆惟照本院叨茲重任

實切憂危苟全骸骨生還自是身家私幸但目下
海防正急連旬警報無虛先委浙江巡海道專住
寧波分巡寧紹台道專住台州分巡溫處兵備道
專住溫州分巡嘉湖道專住海寧福建巡海道專
住漳州分巡福寧兵備道專住泉州分巡建寧兵
備道專住福寧州總督備倭官專住金門千戶所
烽火門把總官移住流江各分投防禦續委浙江
都指揮梁鳳統領福建官兵陳言等福建都司盧
鏜統領官兵閔瑤等分守建寧道前往福寧州更
督兵備官指揮張棟前往流江更替把總官各協

誅捕剿先後開具職名地方題
知外本院一日未去不敢輒懷二心各官一處疎虞
不可推辭重責誠恐流言動聽擬合再行知悉爲
此除外仰抄案回司云云備云云通行各道各官各
將本院原行條約并節行地方事宜嚴督軍衛有
司着實修舉日愼一日各圖効忠塞責遇事存同
舟共濟之心胸中必有數萬甲兵之出待人持死
者復生之念吏輩必無五日京兆之識不得隨時
觀望因人重輕少有違悞自取後悔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

一查處船隻事據福建巡視海道呈稱估買各船
分給寨澳巡司係奉本院明案但查各寨併沿海
巡司見在陸續挐獲船隻俱已估修分撥領駕況
有見在未修者亦有分撥而告稱無人看守者似
頗足用今將前船復欲承買大約每隻用銀多至
八十兩少或四五十兩必動費數千餘金非惟枉
費無益抑且無人看守動至損壞輒有修理之費
若遇警報又須雇募舵工水稍方敢應敵況玄鍾
各澳居民全賴魚鹽爲生一旦革絕亦似未便且
寨澳有警旨此調用人亦能勇敢所畏怯合無將
徐渡仙塘玄鍾等澳見在船隻大者量給銀五兩
次者量給三四兩准與承買盡數編號在官責令
自行領駕看守無事之時分作兩班一班在澳聽
守備官約束防禦一班聽其營生不許遠出外境
遇有寇盜生發二班俱出攻捕合用口糧火藥照
例於本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若係自備照數給
還有功查照原議賞格給賞遠近聞之俱各樂從
其他各澳亦照此承買其不聽量驗編號船隻嚴
行府縣寨澳衛所官兵拿獲燒燬沒官人犯綁拿
究治盡數承買之間以示寓兵於農之意責官之

銀少而得船之利大既無看守修理之煩而且以
銷彼桀傲不法之心官民似爲兩便等因併將知
縣謝明德開報及典史陸鈇丈驗過船隻數目開
詳到院據此照得本院自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
巡歷漳州等處節與該道面論海船編號利害非
不明切案查節爲閱視海防事查革勢豪船隻以
清弊源事須知事急缺戰船呈備調用事查理邊
儲事增置巡船以固海防事拿獲違禁船隻事地
方事海洋賊情事私造大船事乞憐分豁開支俸
糧事違禁造船詭言漏人不法事走報海洋賊船

再定議地方荼毒以貽軍民危苦事俱行該道查
取人官編號船隻起數內有一殊語而數行者至
於行府行寨不一而足惟批唐濟澄呈揭轉報詞
語尤爲懇至延今月久並不知見有船隻若干如
孫敖失事輒又推稱無船以制軍門是軍門止擁
空名吏書緣以爲市已將漳州府故違吏書提問
外今據前因看得該道所議固自有見但各處船
數本院亦當與聞數且不知有礙詳答且各船既
稱不服丈量何由分班聽用以銷其桀驁不法之
心即今浙海日報南船出沒兩月之間及千百艘

往來上下乘空則刼又據福寧等衛并太倉衛吳
松江等所陸續警報前來是豈從天而降即如本
院先在泉州定過平底玄鍾樣船每船許載三百
石何害商旅貿易今乃廢格不行事體關係重大
擬合併行查議爲此仰抄案回道云云即將修理
過官船幷沒入過私船不拘大小盡數查明要見
編過某字幾號若干某字幾號丈尺若干分給某
寨若干某澳若干某巡司若干某處過多某處尚
少逐一開報以憑推調影射之口以備調遣策應
之用各寨各澳各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浙寨

估買估買有餘方如所擬分班約束中間若有不
遵約束如令假商旅之名見在浙海上下嘯聚作
何區畫惟燒燬之說絶不可形諸紙筆徒開奸人
騙局而已作急查議同報施行毋再遲誤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

一海洋賊船事分巡建寧道呈獲賊張廷傑等究
問前後賊船浙人爲多緣由批浙人專指閩人刼
擄孰知浙人雖三尺童子亦視海賊如衣食父母
爲之接濟爲之嚮導官兵擒獲動以被擄爲辭輒
從輕放此海賊所以多內應也該道所見良是仰

浙江巡海道通行守巡兵備道并福建巡海守巡
兵備道各查照今後但獲海賊稱言被擄者俱發
各該府州縣勘問不拘浙閩監候徑自申詳本院
若係廣東人申詳南贛軍門各定奪擅縱者以枉
法論繳呈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故違禁約事照得本院奉
命之初即日刊行禁約發布政司分屬告示內開公
差出境人員塡給新印
行驗勘合不出境者塡給格眼牌號驗此二項明文

眞僞易辨凡指稱本院索討脚力下程等項即有
眞者亦官中不幸遭逢有人心者所惡若以容縱
爲奉承餽送爲交結其人品志趣可占逐程究問
禁止懇切及至入境又將前示印板分發仁和崇
德嘉秀等縣添刷廣布後因該吏遲誤又行嘉興
府提問示戒本院門首見懸牌示內開家鄉切近
戒人往來沿途禁示明白若來投見者須驗本院
原給照身批牌明文方許稟進違者連巡捕官兵
通究如此丁寧縱無人心苟有人目亦當遵照本
月二十四日家人來自蘇州沿途有司不奉明文

公然應付夫皂杭州遞運所并吳山驛公然應付
夫轎入城巡捕官兵亦不查驗有無照身明文縱
容徑入爲照本院約束不嚴固難委罪而各官一
令不遵亦難姑息爲此除家人自以家法懲治及
將俸廪餘銀照依罪米七石則例發杭州府收庫
自罰自省外仰抄案回司一面行杭州府將本院
先發去自罰罪米折銀貯庫不許別項支銷以昭
居官約束不嚴之典其故違門示衛縣巡風官吏
并應付轎夫驛遞官吏夫甲應付夫隸崇德嘉秀
等縣承行官吏夫甲逐一查提到官陸續問招解

審仍查沿途各驛有無餽送下程及折乾等項明
白回報一面全云案驗通行分巡各道轉行有司
驛遞等衙門申戒知悉他人爲謀徒知掩耳盜鈴
爲至計本院自謀則以日月之食爲名言此官可
休此志難奪具行過日期回報查考俱毋違錯不
便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地方事分巡建寧道呈稱奉本院批仰查福安
知縣笪佩緣事下落若支俸管事知故則故縱之
責誰任若住俸聽問不決則曠官之責難辭二者

無皆是之理也奉此查得問刑條例內開文職犯
贓行令住俸聽提今笪佩止犯不應公罪以此不
曾住俸緣由批此係五品以上應該
奏提官員事例提刑官如此摘用令人大駭十二月
初九日行道提問笪佩二月中本院臨彼該縣公
文開註笪佩緣事五月終不見招呈乃有此批後
招詳允至今未繳贖罪實收是未贖之前即未復
職應否支俸仰福建按察司查究明白議擬詳報
續據該道自問吏書嚴世良等不應杖罪招詳到
院批該道既知其非吏書亦何足尤仰按察司行

令兇罪復役併繳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此類皆見開剿衙門之難耳

甓餘雜集卷之八

甓餘雜集　卷八

甓餘雜集卷之九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堂仲脩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公移三 亦提督浙閩軍務事

一明職掌以定衆志事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京畿道監察御史周亮題前事臣竊見浙江福建向無巡撫近以其濱海府縣數稱有警特差都御史一員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漳泉等處海道地方此其職掌甚明而福建之無巡撫猶舊也近聞自有此官以來福建之官無分大小無論遠近一應事宜俱照浙江事體施行如此是福建亦係巡撫之地矣夫巡撫原無兼省之例惟總督則有之若閩浙得兼巡撫是謂總督非巡撫也今既曰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漳泉等處海道則福建海防之外凡城池軍馬倉庫錢糧刑名獄訟與夫官吏之賢否利弊之興革三司及軍衛有司自然照舊與巡按御史計議舉行固不當濫聞於浙江之巡撫而浙江巡撫亦不得而與聞

境上矣兩省奔命而江西之界乎中者又焉能免
夫供億迎送之勞哉且文移往來動經旬月彼此
遥制事分兩難即以近日事體之不便者言之如
浙江倭夷求貢一事奉有
明旨着令彼處巡撫朱　作速處分具奏事至急也
而朱　尚在福建巡按既不敢專擅其事而倭夷
貢船數百移入海港呼吸之間恐生他變彼中三
司等官束手傍觀以候新巡撫之至迎候之使紛
紛于道催促文移絡繹于閩而朱　又以道遠卒
不可至萬一叵測如上年宋素卿之變將誰諉乎

此於事體誠未便也臣初聞之止以為朱　或在
福建料理海道諸務或阻於道路之脩遠也不意
又有惠安等縣流賊猖獗劫掠良民以為地方之
害彼既曰巡撫矣則又不得坐視門庭之寇而竟
然往浙也固必俟事勢之定而後可行詎知浙江
已引領處分又復有雲霓之望矣萬一有警事當
關白於巡撫者亦必待巡撫之至而後行乎抑將
待文移之往來而後行乎抑亦巡按徑自處分不
待巡撫而即行乎且海寇出沒乘風據島倏往倏
來撫臣定奪若事分彼此時係緩急不知將何以

為處也况盜賊之變無處無之惟在有司撫[illegible]
有道禁戢之有方爾臣聞福建海道之弊祗因巡
海文武等官開納賄之門擅漏番之利上下和同
玩寇自資其弊不在下而在上也浙江惟有寧波
與倭相近向雖有爭貢讎殺之事仰仗
皇上德威遠被今皆效貢以時帖然弭服矣况其樂
漢關市貪漢財物夷素心也若非土人為之根腳
後安能以為變哉且海道之官既有兵備憲臣專
勑以領其事又有巡海備倭武職督捕以分其勞
而巡按御史又從而糾察之誠使各舉其職雖一

憲臣而足矣苟非其人雖百都御史無益也但近
日以來法度廢弛人心玩愒上下有苟且之意政
事無核實之法其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况南贛
汀漳既有巡撫以治之矣而漳州又有浙江之兼
管是一郡而奉二巡撫之約束矣其何以為理耶
如周亮所陳職掌不明而地方之官不免怵勢而
從諛此又勢所必至者也彼既曰巡撫矣又曰兼
管矣則官吏之賢否地方之休戚寧漠然不為之
介意乎既有兼管之權則又不可為無巡撫之責
[illegible]興革之權兵馬詞訟之類使其一毫無與

[illegible]可得也使下之有司望風承旨一毫無有[illegible]
之心亦不可得也臣聞朱　之在福建也既設開
府以駐劄矣而杭州又開新府以候其來即一公
所之建而兩省之費已數倍矣他能保其無費乎
若謂事勢緊急必不可已則固不嘗惜小費而妨
大謀以今日事勢言之臣愚以爲可無所事也必
曰閩浙二省各有魚鹽之利豪强易專擅以開釁
均有海島之夷賊寇或挾皷以爲奸而一應刑名
詞訟錢穀甲兵必得重臣以爲彈壓處置則兩省
各設一員可也何必牽制以爲利掣肘以爲安耶

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惟當計其利害之輕重時勢
之緩急事體之當否使利什九而害什一舍害而
就利可也使利什一而害什九又豈可以小利而
買大害哉臣愚以爲事惟其當而已如蒙乞將臣
議
勑下該部議擬當否或兩省各設一員或漳泉附入
南贛汀漳兼管而浙江照舊設立或俯念兩省地
方財力凋敝或可裁革以省冗費斟酌恊衷以求
至當不可以一人之言而與之亦不可以一人之
言而廢之務求事理之極以觀會通之歸可也臣

因此事亦嘗悉心採訪或謂閩中縉紳多不喜於
撫臣之建立而浙江瀕海諸縣又多苦于海寇之
頻仍以故持議無定甲可乙否莫能相下要在持
國是者權其輕重以爲之裁决爾若謂巡撫巡按
各有職掌彼此軒輊互相嫌隙此又將來之隱憂
是又不可以不深長思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則臣愚幸甚地方幸甚等因奉
聖旨這添設巡撫官地方既稱不便吏部便看議停
當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查先准兵部
咨爲請復巡視重臣專責任以安地方事該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楊九澤題前事該本部會同吏部
等衙門尚書等官聞　等議得浙江寧紹溫台福
建福興漳泉地濱海洋番貨互市及建寧處州礦
徒嘯集伺機竊發雖有海道兵備副使總督備倭
守備各官然而文武之事權不一彼此之勢分相
軋中間人品不同示人不廣者以鄰國爲壑存心
弗臧者又養虎貽患御史楊九澤目擊時艱議援
前例請設巡視重臣節制三省肅法貞度用以殄
殲寇賊救寧地方合無俯從所請推舉素有才望
諳曉兵畧官二員請

旨簡命一員令其巡視浙江寧波紹興温台處州府
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酌量賊勢
緩急隨地駐劄不可以執一槩論聽巡視官相時
而行候地方無事之日許具奏回京等因奉
聖旨浙江天下首省又當倭夷入貢之路著設巡撫
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地方提
督軍務永為定規其餘依擬行欽此欽遵於嘉靖
二十六年七月內該本部照例會同推舉巡撫南
贛汀漳都御史朱　巡撫河南都御史丁　俱堪
任等因題奉

聖旨朱紈著以原職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
漳泉等處海道地方提督軍務寫敕與他欽此欽
遵已經咨行本官到任管事去後今該前因查得
嘉靖八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為請設文武重臣勦
除兇悖以宣國威以靖地方事奉
欽依添設巡視浙江等處兼制鄰境福建沿海地方
都御史一員該本部照例推用巡撫山東都御史
王堯封隨該本官告病闕任本年十二月復題奉
欽依將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胡璉陞授前職接管
行事至十四年四月內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廷赦具奏事寧將本官改任江西巡撫[illegible]
呈到部看得京畿道監察御史周亮題稱巡按浙
江都御史兼管福建海道閩浙往返文移不便欲
要行令都御史朱　遵照本等職業行事福建司
府州縣官員不得妄自趨附以擾害地方又該兵
科給事中葉鏜題稱添設浙江巡撫兩省勞費事
體不一欲要酌議裁革或兩省各設一員各一節
為照浙江地方自　國初以來百數十年並無設
立巡撫或遇有事奏　請差官巡視事寧即止近
因海寇猖獗出沒閩浙地方先該巡按浙江御史

楊九澤建議請復巡視重臣兼制兩省以靖海寇
以安地方續該兵部會議依擬覆題奉有
欽依添設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已經本部會官
推選奉
旨簡用都御史朱　前去到任管事訖及至本官奏
稱先由福建後到浙江閱視海道一應防禦事宜
不避嫌怨銳意脩舉足見盡心職務可望成功今
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論奏巡撫之職地方大小
事情俱得管理不止海道一事但閩浙道路遙遠
文移往返動經數月誠恐下司凡百事宜一一申

請定奪未免遲延誤事妄於地方未便各官所言
不為無見合無查照兵部原議及先年事例將巡
撫都御史朱
欽改巡視職銜專管閩浙二省海寇往來提督相機
勦捕若遇倭夷入貢礦徒竊發俱聽隨宜處置務
俾盜賊殄滅海道肅清方許具奏回京其餘別項
政務各該巡按御史照依舊規施行如此庶幾法
制不至於紛更而諸司亦易於遵守矣嘉靖二十
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
具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浙江原無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會議諸臣
依違議覆以致政體紛更昨撫按官亦互相奏稱
行事不便周亮葉鏜目擊兩省地方騷擾有此論
列你每既看議停當依擬革去巡撫朱紈著改巡
視換敕行事地方事寧即便具奏回京其一切政
務各該巡按御史都照舊規行欽此欽遵咨部送
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該部
覆奏
欽依內事理查照欽遵行事其原領
勑書徑自奏繳施行隨准都察院咨相同准此照得

本院節行條約并督責事件俱係海防倭礦切務
并紀綱體要若非准到部院咨文並無槩及巡撫
一事不知該省因何指此擾害地方擬合就行為
此除外仰福建三司抄案云云各行所屬衙門一
體知悉自文書到日為始俱從本院今定職銜行
移凡奉本院舊行批申呈詞牌案但於海防倭礦
并紀綱體要無干者不拘已未完結一一具由回
繳原無有行者亦須明白聲說若承行吏書乘機
埋沒先行事件或將事干軍機公文錢粮等項一
槩影射遲誤從重究治其清軍偵備等道一體知

會俱毋違錯不便　仰浙江三司抄案云云各行
所屬衙門一體知悉凡奉本院批申呈詞牌案但
於海防事宜倭夷礦賊無干者不拘已未完結一
一具由回繳以憑斟酌應立案者立案應轉行者
轉行應催結者催結此後不必再詳已到者亦不
批發若承行吏書乘機埋沒先行事件或將事干
軍機公文錢糧等項一槩影射違誤從重究治本
院初行條約一十九項并沿海府縣保甲查革勢
豪船隻不補沿海衛所官軍俸月糧舊欠專備每
月放支俱係本院紀綱體要始終堅守不視巡撫

爲有無惟係約款内第九項察院有行下添事關
海防倭飛者七字第十項去錢糧出納民情重務
八字其死罪充軍以下不干海防倭礦刑獄亦不
必拘招照驗餘皆照舊其清軍糧儲等道一體知
會毋得違錯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

一嚴警報以防壅蔽事據浙江總督備倭官劉恩
至揭帖開稱八月二十九日據把總指揮張四維
稟稱據逃回犯人陳本良等說稱五月内出洋被
擄過船開往蘇州太倉海洋繫泊被賊糾合賊衆

將大船住泊海口小船進入洋子江於路刼船倒
船直抵儀眞南京往回一路官軍俱被殺傷今見
分草撇船三隻彭坑國船九隻拋泊兩頭洞又南
尖船二隻大漳船二隻哨船三隻繫泊洋山殿前
日本船三隻漳州快馬一十七隻回南洋去訖又
彭坑國船十隻自南洋徑往東北蘇州洋洋山殿
前住泊上多寧波人在内賊言浙江定海地方嚴
謹不得侵犯等語本良等於八月十五夜乘衆船
主賞月飲酒醉臥將小船斷纜逃回等情雖未委
虛的然各犯在船目擊似爲不謬差人稟乞等因

據此爲照本職自蒙責委專駐霸衢雙嶼統束兵
船南北哨邏封禁海港晝夜不遑寧處嚴斥烽燧
治兵禦侮雖金松海寧三總報有賊船往來多加
督備及差官料理俱少登犯地方今據前情詢得
洋山殿屬蘇州府乃金山之界日本彭坑二國漳
寧兩府番夷民賊雜處結夥熟知水脉探聽虛實
今見浙福官兵設守周密故不敢犯由外大洋越
入揚子江標掠近於本月十九日據定海衛後千
戶所申報有草撇沙船南船七隻前至大猫海洋
又經督發官兵前去哨捕未報今據稟稱前船叅

看不殊必係前賊來探虛實候我兵冬散則乘西
北風瞬聰至南以襲無備固出傳言情狀不爲無
據先事之防益當預處等因備稟到院據此查得
張四維呈詳陳本良等逃回緣由並無一字云及
前情官任把總事干軍機視軍門節次申戒壅蔽
明文至今尚如兒戲且賊船流入直隷地方遠近
騷動見今巡撫操江巡江三院會捕緊急乘此風
便勢必南來所據故違張四維本當綁解軍門處
治但用人之際姑記申戒通行爲此除外案仰浙
江福建巡海守巡道二云嚴督沿海軍衛有司各

該官兵晝夜哨探巨細虛實不拘大小俱即撥臺
人役徑自飛報軍門緊急者塡票機密者固封入
遞但有海船出洋不拘大小不問樵採漁商被擄
逃回等項互相傳警協心會捕毋得怠緩隱蔽自
取重罪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初七日

一俘獲海賊事據浙江總督備倭官劉恩至呈稱
九月初四日午時據領兵千戶王守元百戶張鏜
揭開統領兵船哨至金塘海洋捕獲賊船各賊棄
船奔山逃命連日督兵上山搜捕又獲賊犯二名

審稱陳大章係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林弟係福寧
州十二都水澳人餘賊四散奔走有小哨馬船在
於金塘山北烈港停泊奔往附船逃命今將賊犯
批差捕盜陳大紀可福仔解送餘船前往烈港追
捕等因據此隨將解到賊犯陳大章林弟審得賊
首師四老係漳州人有大船四隻哨船一十一隻
陳大章封爲櫓頭千戶於七月十三日打刼福寧
州水澳漁船并米麥豬畜百數衣服等項殺死彼
地二十餘人擄拏下船三丁餘人一帶沿途失記
日子地方擄有婦女七口又至鳳凰海洋刼福清

大船一隻殺死六人因聞定海官兵嚴密由大洋
潛伏錢塘江外師四老撥發快馬前進杭州江側
打刼被風高飄駕金塘意圖摽掠就艕驀被兵船
追剿只得各奔上山見有師四老大船并佛狼機
大船二隻在兩頭洞海洋繫泊又分蘇喇噠賊船
一䑸進入揚子江各要擄刼財物豐多方回往彭
坑等國等語再三研審無異本職當將押解捕盜
稍兵照前花紅酒肉犒勵及據捕盜稟稱各官兵
見在金塘烈港搜捕就行傳授方畧督發密示委
官進止及親統兵船應援爲照陳大章口吐師四

老蘇喇噠一䑸分䑸揚子錢塘二江爲害其勢頗
熾但恐彼非久居之地必往南道所擄獲到賊犯
二名欲行解審緣因兵船未回候有再獲併解等
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爲此除批迴將賊犯陳大
章林弟送定海縣問招解審外案仰巡海浙西道
云云即便會同總督官劉恩至擬撥主客兵船相
機剿捕前賊仍支軍餉銀一百兩送劉恩至處聽
其隨軍給賞花紅酒肉等項完日銷筭一面嚴行
把總張四維王明潘鳥陳鳳俞亨楊和并軍衛有
司巡捕等官分投防禦凡有出海船隻不拘大小

徑自擒拏解院施行再照兩頭洞海洋兩山峙立
中有一港藏風可以泊船舟山到彼不遠賊首師
四老見屯兩頭洞見撥快馬哨船二隻專窺錢塘
又訪得蘇喇噠見屯上洋窺揚子江南北聲勢相
應毋得視爲細故怠緩失機取罪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一急報海洋賊船事分守建寧道呈犯人張二等
招由批張二等牢固監候會審賞數依擬支給楊
一撥節報巡警勤勞支銀三兩買辦花紅羊酒以
禮奬勸能景玉王得義既有賊封名號即在不分

首從之數再問招詳沿海奸盜軍民雖三尺童子
亦知接濟得利巡哨官旗亦多故縱事發輒稱被
擄賊口亦從開釋此海患所以日滋也盧十等分
發各該府縣查審如被擄在岸不在海洋有先報
先詞可據方可准信知海洋從賊非叛即盜各具
招徑申本院定奪不可故縱獲熊玉等二賊每名
一體賞銀二兩盧十等十六名姑每名賞五錢取
管領狀繳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一擒獲海賊事分巡寧紹台道呈犯人葉尚等招
由并獲功人員賞格批海賊警報尚未寧息失事
海道等官尚未發落見獲通番海賊縣招尚未盡
法府官妄爲出脫不知何心飛鎗長鎗大小銃噴
筒火藥滚刀等項此軍器不知下海何用謂非海賊
竟不知海賊何狀仰親問具招解審獲功戴景等
依等第動支官銀給賞取領併繳故出問官姑記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軍務事分巡福寧道呈詳起程緣由批此分委
責成之意非謂株守一隅全無他事也本院責成
於該道該道必然責成於軍衛有司如備倭官執

以信地爲詞遇警不肯策應建寧兵備官惜以住
劄爲名凡事不肯體行是分委亦徒然耳有事往
來固無拘泥仰按察司通行沿海該道知會具行
過日期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初二日

一夷船結綜深入事據漳州府飛報安邊館火攻
夷船緣由批事關冦警則塡飛報露傳使人人知
愼事關機密則固封不使人知先行傾炤亦不待
智者能察也今火攻之計方萌露傳之票四達該
館機事不密固爲可訝而該府塡報吏書謂非夷

賊內應不敢信也仰巡海道查照究問
綸燦等慎遵施行具由先繳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初四日
一曆日事據浙江布政使司開報年常合造曆日
起數并本院新增緣由到院批行查照察院規則
施行去後近准部院咨開御史周亮論奏巡撫擾
害地方等因爲照本院提督海防軍務整頓久廢
紀綱查革勢豪船隻禁制叛賊交通身家不能自
顧何暇泛顧人情今閩浙失利之徒百計沮撓喧
謗盈路寧波謀殺未遂恭

奏未報閩中復騰流言以動臺諫之聽行查侵管巡
撫何項擾害地方何事亦未報因念造曆一事乃
似擾害合行禁止爲此除外案仰浙江福建二布
政司云云將備送本院年例曆日即刻停止如已
動支工料銀兩扣數還官亦不得差人量解一二
以致沿途騷擾再起人言重傷
國體其餘但有擾害事情逐一開詳以憑省改本院
先此題奏有此生惟有皮骨職掌所在死生以之
之語今惟行法俟命不敢委曲求全賢達者自能
相諒怨嫉者雖送曆書數十冊不足挽回人心惟

爲職掌害亦自足以垂不朽如斯而已矣可愛
以德通行各府轉行所屬知悉示意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
一夷船結艅深入事牌仰都指揮盧鏜將發去興
化福寧原解佛郎機銃二架隨軍應用其福建都
司原來七十三架該指揮張漢等帶回又九山等
處原獲四架三架見在梁鳳營中一架見在定海
備用今佛郎機夷船在大担嶼非回兵與海道夾
攻不可八月十八日已批行三十日又行分守建
寧道轉行作急查照勿致誤會兵船糧賞逐一查

補決不以兩三次功併作一次行賞省諭陳賢并
唐弘臣等知悉
嘉靖二十七年初五日
一賊報海洋船隻事據紹興府申據本府巡捕照
磨李純夫呈送原被賊擄去逃回犯人汪五到府
審據本犯供稱八月二十八日被草撇賊船三隻
暗泊發風埭口五更時分候漁船沈珊等四船提
動即被殺死趙馬砍傷陳雨擄去沈一王六傳七
童十丁三并五共六人賊船計有賊六十餘人內
有黑色及白面大鼻番賊七八人番婆二口將五

等搶擄到船使過王濟山寨停泊十日逼要引領乘潮進入鱉子門錢塘江內搶擄各稱不識前海水路因而遷延十日又見沿海各處防守嚴急未得劫虜初八日說娘船三隻哨馬船四隻泊兩頭洞各賊且回計議再來等語至九月初九日將船駕至龍山地方各賊飲酒醉卧五即探水約有七尺乘機赴水脫逃上岸奔回等情本府除將失事隱蔽人員見在問招中詳外緣係逃回被虜人犯供說前情參照前項叛賊原無番貨爲背止靠刼虜爲活觀其言語日夜不忘錢塘今雖暫回兩頭

洞地方不能不保其不來則所以待其來者益不容不加嚴密也白洋龕山皆錢塘之門戶除行嚴加防守外合先申報等因到院案照先爲海洋賊船出沒事急報海洋賊船事飛報賊情事地方等事已經不次行分巡浙西道住劄海寧防禦至九月初二日爲急報海洋船隻事初七日爲嚴警報以防壅蔽事初十日爲俘獲海賊事陸續分行該道并巡海道都司各督沿海官兵防範錢塘江外洋上下兩頭洞等處賊船未據一處查報前來至十九日又爲飛報賊情事案行該道并都司查訪

防範去後今該前因擬合再行爲此除寧紹地方另行外案仰浙江按察司云云一面行分巡浙西道將海寧上下沿海鱉子門等處嚴督官兵保明緝捕賊船并交通接濟小船勿容乘間爲害若有隱蔽蹤虞責自有歸一面行水利兼捕盜該道會同都司掌印官將驛傳道造完軍門巡哨船八隻分撥過府衛縣軍兵名數定與約程責令晝夜往來巡哨至鱉子門止遇賊斬獲功次照依軍門賞格給賞違期逗遛退怯者照依軍法斬首示衆決不輕恕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賊盜生發事建寧府申詳賊犯周寄政等招由

批周寄政四名牢固監候會審童四既知强盜贓而寄藏却招不詢來歷似有隱奸黃二妹係在監重犯何據擅自解出致令打奪經該取與官吏俱有情弊今招俱爲隱諱且二妹未獲呂眞等未到輒將葉惠福等出脫亦未審何據向來應捕官兵俱受賊人常例此賊黨所以不禁也仰府再問另招詳奪本院巡歷已遠姑免解審繳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乞發匠作鑄造利器以備應用事福建都指揮
盧鏜呈請銅匠賓光鑄銃緣由批仰浙江都司行
取海上近獲銅鐵佛郎機銃并工匠賓光等到杭
委官監督鑄造足用方行福建一體鑄造仍行按
察司查取見監黑鬼番嶌駁與工此番頗得妙訣
工料議處回繳七月十一日浙江都司呈議工料
緣由批仰候原樣至日對同黑鬼番置造合用料
價先行布政司議支繳十五日據浙江巡海道回
呈批仰再查驗果係原物將三架發金盤等處統
兵都指揮梁鳳收用一架留定海縣備急候撤兵

俱送軍門驗發都司鑄造取各收管回繳八月初
四日浙江都司呈報鑄驗緣由批仰布政司試驗
如果堪用動支堪動官銀給發鑄造一面催行海
道取數回繳續據浙江布政司呈詳堪動官銀數
目委官知事周時美等鑄造緣由批屢見各處鑄
造佛郎機銃俱不得法今多得之賊中蓋天厭禍
亂耳依擬作速動支催造每架鑄嘉靖戊申軍門
风發其衛所字樣以防交通作弊每完十架掌印
官驗報一次其法鍊銅為第一要訣原估不足行
令徑自呈詳不可愛惜小費行過日期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

一違法事浙江巡海道呈犯人劉奇十四等招由
一批查得該道先報本犯與倪良貴奚通世顧良玉
積年通番造意行刼分贓憑據當時口報次日報
者一切不准欲本院即於軍門斬首示衆何其壯
也時以未奉令牌軍法因有土豪百計求脫之判
延今將及半年停獄長姦問擬此律蓋主文出脫
之地耳竊詳律意謀叛事發既獲釋去謂之故縱
在彼捜獲謂之隱藏今招乃似知而不首耳招內
既稱交通則許二謀叛即有共謀正律許二刼掠

即有謀結明例且倪良貴等不見下落余通世等
分作另招不知是否奚通世一人俱礙詳允仰再
問詳報繳呈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一搞賞有功官兵以勵人心事據福建巡視海道
呈本月二十一日據玄鍾澳守備指揮張文昊千
百戶常江周應晨吳大器等擒解佛郎機暹羅諸
番夷賊一十六人首級三顆反獄賊犯雷顯保林
尾仔首級二顆賊徒陳文榮等四十九名婦女四
口各到道先據福寧州寨巡司等衙門各報稱夷

船八隻哨船十隻於六月十一等日刧掠沙頭等
澳王德瑜等家財及殺死弓兵鄉夫王朝濟等永
寨杜門不出州官付之不聞已該本道調委張文
昊等選統兵船二十餘隻兵夫六百名直抵福寧
地方追捕去後今據呈稱本月初三日晚探得夷
賊船隻在於黃崎海攻刧燒毁房屋次早賊衆又
去行刧不料官兵卒至彼此互相攻打得勝生擒
番賊一十八人斬獲番首級一顆反獄賊犯雷顯
保林尾仔賊徒陳文榮等四十九名婦女四口追
趕殺死在海百餘人燒毁併打破賊船各二隻內

反獄賊二名及番賊三名俱因對敵殺傷押解在
船身故斬取首級解來賊首許二即駕大船脫逃
蘇松地方去訖等因隨審得陳文榮等積年通番
夥合外夷先由雙嶼繼來漳泉後因官兵追逐遂
於福寧地方沿村打刧殺人如艾擄掠子女燒毁
房屋濱海爲之繹騷遠近被其荼毒神人共憤罪
不容誅及審諸番各賊俱凹目黑膚不類華人其
餘賊徒各精壯便捷及辯驗首級委係反獄番賊
當即發府監候具招首級發沿海地方懸掛外爲
照張文昊等遠涉督捕事不避難往來兩月費兵

糧僅二百餘金損傷一卒擒賊黨至七十餘衆除
得全軍全旅又能執訊獲醜固其機會可乘亦
官兵用命雖王麟閔溶相繼有獲亦張文昊等先
挫其鋒故也查得本院賞格拏獲有名首賊賞銀
十兩其次二兩今除殺死在海無憑驗實外見在
番夷十六人首級三顆反獄二顆相應首論共該
賞銀二百一十兩賊犯陳文榮等四十九名共該
賞銀九十八兩指揮張文昊用銀花段疋折銀十
兩千百戸常江周應晨吳大器銀花絹疋各折銀
六兩俱於漳州府庫貯軍餉銀內動支及照舊浯

嶼見今夷船九隻盤據海面擄財殺人所據玄鍾
兵夫乘其勝氣相應留用隨令龍溪縣具備酒筵
先將各官宴待兵夫每名賞酒一瓶肉二斤花二
枝仍責令張文昊等統領前去會合把總李希賢
等計處前項夷船候有功効另行呈報等因備呈
到院據此案照先爲急報海洋賊情事案行福建
按察司并巡海道查將閔溶張文昊等各獲功陣
亡陣傷被害人數分別等第開報去後案候按察
司未報今照該道呈詳日久賞戒踰時擬合先行
爲此仰漳州府抄案云云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

兩分賞指揮張文昊銀花二朶金段一疋綵段一
疋羊酒一具該一十二兩千百戶常江周應晨吳
大器三員每員銀花二朶綵段一疋綵紗一疋羊
酒一具該銀八兩共三十六兩見獲番夷一十六
名首級三顆反獄二顆每名顆該賞功銀一十兩
共二百一十兩其餘賊犯陳文榮等四十九名俱
係海洋對敵合照雙嶼賞格每名該賞功銀五兩
共二百四十五兩開送該道逐一分賞所稱損傷
二卒查係陣亡給埋葬銀十兩陣傷重則五兩輕
則二兩給與醫治具姓名開報再照前項海賊夷

賊分委建寧道見桼僉事俞學淵坐視不肯用
命以致乘空聚刼荼毒一方巡視海道副使柯喬遠
駐漳州一聞警報星夜調度官兵策應泛海千里
成此大功自古逐殺走獸之功必歸發縱指示之
力合備銀花二朶每朶重二兩金段二疋每疋定
價五兩羊二牽酒二罈定價三兩禮宴一筵定價
五兩徑自辦送該道開宴用彰本院優禮之意抄
案具行過日期支過銀數申來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一軍務事浙江巡海道呈寧波府奉案造完山東

長槍貯庫係是白桿難以解用合無再加油漆等
因批槍無油漆則無頭無鐏可知雖造猶無造也
除誤事劉紒唐時雍候臨另究外仰督造完備仍
於槍頭下五寸許彩漆嘉靖戊申軍門造一樣五
百桿十二字以防他弊繳呈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
一哨報夷船事七月初六日據浙江巡海道呈爲
夷人病故事據寧波府申據日本夷使周良等回
稱情願安居嘉賓館束衆無敢有違法禁乞免分
撥各府等因批既稱願居束衆無違法禁姑從其

便繳呈八月十六日准禮部咨題奉
欽依桼行起送周良等五十人入貢九月二十一日
行據布政司呈解寧波府吏書徐元梧等違誤招
由批三月內該道督同府司等官驗過方物并報
應貢名數俱有囘文市買物件又有官票何至今
日又爾推調若伸縮進止俱由夷人是府官乃奸
人奴隸而已仰將署印同知顧彦夫住俸徐元梧
等監候起送夷人至日另呈定奪十月十四日據
布政司呈詳夷人起送已到徐元梧等贖罪顧彦
夫開俸等因批依擬發落開支實收繳

本自丑月初五日寧波奸人投書夷館[illegible]
十四日批行袁諭之後上下洶洶謂夷人旣在[illegible]
冬該道屢請陰地夷館之禁任其出入毋[illegible]禁不
可弛但可加嚴不然此後侮弄不已一事不可行
矣臣安坐定海不動二十三日該道堅為之請愚
諭之曰但安心夷人決不敢反昔韓[illegible]在西中
本官相公之頭以獻西人者公延頸示之臣大事
決大疑須要此等氣象因有巡撫之頭往其取法
之批群議果息既數日該府連報夷人病故夷使
以屍暑相攻不勝監禁之苦為詞是又生一奸計
矣因有分撥各府安插之批其夜始窮為之遊說
者屢言夷使不願分撥之意愚答云張德熹屢以
難題目難我我亦以難題目反難之乃稱夷人願
居東衆無違法禁因有姑從其便之批既得
請夷人復以冬寒為詞候來春起程因有奸人奴隷
之批而海道回稱入貢夷使遵守約束並無往年
沿途騖擾存留夷件安心在館並無往年出外交
通矣閩人林懋和司主客深文巧詆行令發回夷
件謂可未消邊釁嗚呼還降戎以沮李德裕易國
書以沮宮寮有代無賢此特未居禮讓夷簡之位
耳不然何不職官員背公私黨之
奏廷議以省諭俱息為幸耶若以幸息為姑息悖矣

一申明沿海禁約事據錢塘縣總鋪遞到福建按
察司八月二十五日申時發遞公文一角五件到
院拆視止有四件二件係本院原發封筒二個二
件俱繳九月初二日批呈一為巡撫地方事批建
寧道呈一為軍務事批福寧道呈外少一件及照
外封下縫係盜拆旋粘內護封開破一邊并下一
截計無外封不損獨損護封之理若少一件必係
抽減無疑為照遞鋪公文本院節已有行蓋為軍
機重情不容不慎中間從違不一亦以訛言懷二
之故今浙閩奸豪百計沮壞所據前項盜拆抽減
情弊合就查究為此一仰福建按察司抄案云云
一面檢查八月二十五日申時發遞本院公文一
角五件內少某件差人挨究何處盜拆抽減從重
追問招詳一面通行合干分巡兵備道轉行所轄
軍衛有司今後申呈本院公文俱依原發印格封
固仍用紙釘外粘片紙兩面印鈐其無印信衙門
許送所在官司一體釘護印發若奉到本院公文
先驗釘封但有損動一面申報一面挨究招詳俱
毋違錯不便

一仰都布二司并浙江三司抄案同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

一擒斬夷寇事分巡溫處道呈福建指揮陳言等
獲功等第緣由批此戰已有定筭不意浮言妄傳
漳兵懷貳觀望以致大船倖脫有愧於九山雙嶼
多矣既報徼功勘取等第姑依名數動支軍餉銀
二百八十八兩分賞內有盧鏜帶回人員即封送
本官徑自給散餘候另究具動支過項數賞過名
數繳報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一捕獲海洋賊犯事分巡建寧道呈犯人吳加一等招由批海賊橫行皆此違禁之徒强則吞弱非有一種良民下海也强盜得財律文但字甚明非謂同夥未分爲不得財也此等招情徒爲吏書舞文奸賊藉口之地仰分守建寧道就近再審另招詳奪虜賍不曾飛報犯時旋捏虛文王恒恭黃永錫趙伯金併問繳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一閱視海防事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等日陸續據烽

火浯嶼等寨并漳州等府各造報原額及承買拏獲沒官船數到道卷查本年正月十七日辰時奉本院案驗備仰本道即查知縣謝明德封收在官海船若干隻其船長廣高深丈尺若干某船裝載貨物違禁或係盜賊即便報數連船入官人犯問報其船裝載食米不係盜賊接濟等賊亦不係假借鄉官名目既係違式雙桅以上自難枉法輕縱但事干人衆法禁久弛亦難一槩施行姑免問罪量其船隻高下估價官買給與官銀分給急缺戰哨官船寨澳巡司編號公用先具起數回報其福

州等處原編民間雙桅船隻一面行查奉行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爲率長不過四丈濶不過一丈二尺深不過六尺者許其自便惟不許假借鄉官名目亦不許官與編號如丈尺過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內報官一體免罪估價官買充戰哨公用俱要編立字號大書深刻桅下橫木以防那換以備點驗等因依奉備行各府轉行寨澳巡司各遵照奉行續據漳州府呈報玄鍾徐渡仙塘等澳船隻數目到道議將各澳船隻量給官銀盡與承買編號在官聽其自行領駕看守平

時則分班防守有警則俱聽調用等因具由於五月二十五日呈詳外七月十九日未時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買玄鍾等澳船戶吳加盛林國備吳國忠許仁柯孔恩任居道韓厚明陳子愛林良材莊宗顯等大船十隻緣由奉批仰福建巡海道查明行令依擬動支給領其餘駕䑸十五隻於常江周應晨吳大器名下追問買放情弊招詳本院節行分撥各寨船數未據開報近孫敖又以無船爲辭漳州又以船多爲慮併議回繳依奉備行該府查驗前船堅固可用即支官銀承買刻號分撥

領駕原脫各船查照追問賣放情弊招詳節次拿
獲分撥過船隻屢催查編字號丈量尺寸又查原
奉批發南日山水寨開報册內後山等澳船戶陳
貴意等大船行令興化府估價承買俱未回報又
據泉州府造繳所屬晋江等縣石菌等澳各船戶
王復洪尚實黃初黃新五洪長遜陳仲賢洪宗王
端嗣等大船亦照前議承買編號在官責令自行
領駕有警聽用具由於七月十六日呈詳外八月
初九日酉時又奉本院案驗據本道前議漳州玄
鍾等澳船隻緣由備仰本道查照節行事理即將

修理過官船并没入過私船不拘大小盡數查明
要見編過某字幾號若干某字幾號丈尺若干分
給某寨若干某澳若干某巡司若干某處過多某
處尚少逐一開報以憑推調影射之口以備調遣
策應之用各寨各澳各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
浙寨估買有餘方如所擬分班約束中間若有不
遵約束如今假商旅之名見在浙海上下嘯聚作
何區畫惟僥倖之說絕不可形諸紙筆徒開奸人
騙局而已作急查議回報施行依奉因查數目不
□經通行各屬查報去後本月三十日辰時又

奉本院批據本道前呈泉州石菌等澳船隻緣由
奉批本院槩定船式亦集衆議而後行行後復申
明尖平底裁縫尺之說今必欲本院更改失信則
勢豪之謗遂行而軍門一切禁約皆廢矣一日未
去且守比信一日節行已明茲不再瀆若欲隨方
逐圓以避執拘之譏明者知其不可具由回繳又
於本年九月初三日辰時奉本院批據南日山水
寨把總指揮唐濟澄呈為戰船損壞事奉批漳州
府縱船數多各寨往往乏船如此仰巡海道查照
節行事理逐一開報繳呈依奉通行與泉二府將

各澳大船用裁縫尺丈量濶一丈二尺以上俱與
估價承買入官給發充用戰船損壞查照原估作
速修理去後俱未回報今據漳州府開報查得原
買分發過吳加盛等船十隻又玄鍾船戶洪君相
等陸續駕到船一十五隻係指揮張文昊千戶常
江等統領前去福寧捕獲夷賊解報今俱估價編
號呈詳見在承買又續查出陳榮一隻及銅山把
總侯熙原獲陸鰲澳丈量估價未買林三仔等船
一十五隻見今都司盧鏜各調用通判陸體仁查
過海滄等澳船戶嚴伯等船九隻知縣林松查過

月港張仕船一隻未經估價又發過鎮海衛并海
門等巡司各衙門没官船堪駕九隻及爾千戶常
江等見在攻捕夷船候事寧之日問報又據任劄
安邊館通判翁燦開報没官船見堪駕一十七隻
缺少槓椇見充火船十隻堪修二隻泉州府開報
船見修發陳坑高浦二巡司料羅澳共三隻銅山
水寨把總侯熈開報船見堪駕十隻玄鍾澳守備
指揮張文昊開報船見堪駕五隻見修三隻浯嶼
水寨把總李希賢開報船見駕一十五隻見修九
隻南日山水寨把總指揮唐濟潑開報船見駕四

隻見修七隻小埕水寨把總指揮郭杰開報船見
駕六隻續發一隻見堪修二隻烽火門水寨把總
指揮張棟開報船見駕十隻已修完給發未到三
隻見修四隻儘其修完亦足駕捕類報閒十月二
十五日酉時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詳分撥過
前買吳加盛等十船充哨并估過續到船戶洪君
相羅勿卿黃敦才許正潘清陳惟孝六船銀兩數
目緣由奉批仰巡海道查照先案事理一併問報
夷船久泊奸人接濟無忌此或不禁海船之驗也
及今整頓尚可補塞繳申奉此查得玄鍾澳原駕

船戶吳宗繼林邦任蔡汝學楊朝才楊積成曾惟
新李繼祖柯孔俊鄭適齊等船九隻俱已駕到丈
量估價明白內除楊積成陳惟孝二隻損壞不堪
駕用退還其洪君相吳繼宗等船一十三隻俱行
令該府照估給銀承買分撥缺船寨澳巡司充哨
漳州海滄烏嶼等澳未到船戶嚴伯等泉州石茵
等澳船戶王復等興化後山等澳船戶陳貴憲等
各違式船隻嚴催估價與都司盧鏜見調陸鰲澳
林三仔等船候夷船寧日各承買另報外為照原
設各寨皆有原額戰船歷歲漸久朽壞殆盡其閒

雖有修者造者大抵亦紙冊之虛名耳而其弊豈
一二十年之故哉近該本職接管幸遇本院撫臨
在上各處拿獲没官船隻因而修改發哨數亦頗
多今據各屬回報除損甚不堪拆卸不開外安邊
館實有船一十七隻浯嶼一十五隻銅山一十隻
玄鍾澳五隻南日山四隻小埕澳六隻烽火門一
十隻加以修理未完者日逐完報則其足用亦明
矣而把總等官一遇稍警輙以無船為辭不知其
船何在乎抑縱與之極大之船而能駕捕衝敵否
乎故寨澳之軍不可用而必募鄉兵者以其孱弱

也寨澳之船亦不可用而必募民船者以其多有
損也新造新買之船何至於壞然旬月之間非其
蓬舵之破則必繩椗之缺一有不具不可出洋而
况人與船又非其所素操者乎故雖有官船不若
民船之完也雖造船買船不若民船之可久也卷
查嘉靖二十三年嘗議打造戰船矣銅山玄鍾發
銀一千二百餘兩至今銀船皆無下落浯嶼用銀
九百兩造快船二隻哨船三隻未一二年而船已
壞南日亦用銀八百餘兩造大官船二隻快船三
隻而槓椇亦不堪用夫費非不多也侵欺者未能

造完造完者輒至損壞是其可見者乎昨因修完
没官船與買玄鍾船各兩發之於寨寨不肯領發
之巡司巡司亦不肯領備陪矣蓋添大船一隻
必得四五十人看守船身槓椇雖全必得時加灰
艌檢拾然在官之物孰肯視爲己物而愛護之乎
且又有蟲蠹之食有燒洗之功有盜賣抵換如戴
道張性聰者欲其速壞而假衝礁風破如孫敎者
且夫有寨則有軍有軍則有船寨得十船可以充
哨矣稍有羸餘海濱僻遠官府不到其弊必至於
此是又其可見者乎然而本院深思邊計加惠地

方見謝明德星報封鎖在澳船七十隻通行該府
估價夫不責其違禁而令其估買不以入官而與
之價值是其所憂者何深而所惠者何傳也本職
當即行府逐一估買係思可查者玄鍾等澳一百
餘船也然各澳之船豈止一百餘隻而已乎估買
者二十三船也而其當買者豈止於二十三隻而
已乎夫官府之價三四十兩民間之造必費八九
十兩見在者買不在者置故買之爲行法置之則
幸脫既盡其數而買之似爲無用買一而置十或
又爲不均故職推廣本院之意以爲通買前船二

十三隻約該用銀數百兩今以數百兩之銀通前
在澳違式之船大者五六兩中者三四兩皆盡買
而編之號與泉福清亦皆如此各令輪班在官聽
用人得雇募工食船得雇募船價彼亦樂聽無詞
故今春調往浙江者福清大船也都指揮盧鏜調
往溫州者陸鰲大船也張文昊調往福寧州成功
者即今續到估買玄鍾洪君相等船也夫寧不可
用故取之鄉夫官船不可用故取之民船無事一
班聽用二三班許附近生理二班聽用一三班許
附近生理遇有警急各班俱在聽用在船驍勇之

人即我之兵各人堅緻之船即我之船官帑銀數
百兩可以盡繫澳港之船而有所稽考各船得銀
數兩可以盡報於官而不敢妄自非爲况自挾其
違禁之罪而知在官者以是寬處之亦將自樂於
聽束而勇於赴公之不暇又無撥人看守之勞無
灰艌檢拾之費無虫蠹燒洗之憂無盜賣抵換之
患而又無假稱衝礁風破之虞其不聽丈量編號
船隻嚴行府縣拏獲沒官人犯究治夫盡數承買
之間而示寓兵於農之意先經具由呈請已蒙本
院駁批到道隨即遵依通行各府一體估買未報

惟據漳州府估買二十三隻今蒙批仰查照前案
事理一併開報夫以本院之憂地方者如此其深
其督誨本道者如此其至自夷船初入海門節次
嚴行各屬外船一隻不許其進內船一隻不許其
出而敢姑息容隱聽其來而不之禁哉而職復言
此者亦以備采擇云耳不敢自以爲是也又蒙案
開各寨澳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浙寨估買夫
戰船利於衝突民船利於行使其爲用不同見在
之船外若可觀而中實不堪其爲用要亦易壞在
閩如此度之在浙亦如此也查得廣東東莞有烏
尾船者其打造以鐵梨木其板厚七寸其長十丈
其横闊三丈有奇其硬如鐵觸之無不碎衝之無
不破遠可支六七十年近亦可耐五十年是佛郎
機所望而畏焉者也如蒙本院查處差官移咨廣
東軍門轉行東莞縣將民間烏尾大船加價收買
或費七八百兩可得一隻如福建浯嶼得二隻銅
山烽火各一隻浙江亦量買二三隻就雇驍勇兵
夫撑駕無事之時許附近一二日內程途生理在
船什物先以官給後責令自備自修繫名水寨不
時查考如此庶幾木堅可以經久廣大可以壯威

衝擊可以必勝又此船海上所無可以免意外之
患閩浙之所當買未有切於此者亦以備采擇云
耳亦不敢以爲是也合就呈詳施行等因到院批
本院前言已盡該道復申是說盖懼本院之不悟
耳海船横肆極矣本院之意買船如買馬骨欲使
諸消默奪此盛彼衰其事難其費傳該道之意帶
牛佩犢伏至險於大順取之左右逢其原其事易
其費約非不悟也夫保甲之法不行於士着之民
輪班之法欲行於航海之衆本院在南贛時已有
此論[illegible]也者該道相持經歲故行在[illegible]而不行

至今尚稱未報且各寨藉口無船查船之數今日始得尚多欺隱該道亦稱數目不對入官編號者該道也按察各寨者該道也在官者今日乃問其船何在在民者安能使之大順使之逢原俊欺影射者未能御之以法不聽丈量編號者安能嚴行府縣拏獲究治但以百數聽調爲詞不以千數嘯聚爲對但知近寨聽調之便不知遠寨應變之難但知聽調者之爲功不知幸脫者之爲罪但知羅俊之得策不知漏卮之非計此本院所以終於不悟耳如本院初意凡違禁者皆入官入官者皆編

號則聽調者自有收羅區處之術嘯聚者幸脫者自有公私順逆之分操之既嚴利之乃惠泰阿之柄在我虎豹之威在山原與該道之意不背馳特先後着之間耳向使同心力行經歲軍衛有司誰敢不報誰敢藉口海防亦畧有緒矣乎本院初

命乃永爲定規今

命乃事寧向奏在該道度之而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富文忠尚有追思范六丈之時本院亦未敢執以爲是也具由回繳

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急報海洋賊船事據台州府通判董翕報猫頭洋快馬船隻等因批據太平縣報小鹿頭賊船十七隻出沒已行分巡道查督防範去後今照溫州有梁鳳臨山有劉恩至台州獨若空缺賊人間知必然嘯聚誠恐備守官兵亦如海寧把總陳鳳之怠弛昌國把總張四維之擅離稍有失事經年捍禦皆成虛文矣仰分巡道將粘去通判董翕飛報事理親詣該地方督率查勘候臨開詳其象山地方先行海道委官唐時雍等防守有無潛回一併查報繳

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地方事據浙江按察司副使魏一恭呈稱本職近往昌國衛經過地方俱係依山負海民居不相聯絡及至象山縣一都地方地名海頭門前即係海港詢問居民告稱本地連年被虜男離女散今蒙軍門覆庇安生樂業萬幸等語隨查本地去象山六十餘里去昌國六十里地曠人稀民居星散賊船突至勢無所逃今雖安堵將來猶有可慮昌國象山適中處所見有小庵名曰臨江庵前海港[illegible]來必由之處去昌國與象山各五六十里

合無募取本縣虎匠二十名驍勇四十名或五六十名屯居本庵地方以斷絕賊船來路仍往來巡緝遇有警報合力攻剿非惟可以保障海頭地方亦與象山爵谿等巡司聲勢相倚庶幾賊船不敢輕犯地方或以少盜等因備呈到院據此看係地方事理議處切當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道云云即於昌國象山適中處所臨江庵地方募取虎匠二十名驍勇五六十名在彼屯守擇委相應人員帶領常川巡邏但遇賊船或接濟奸人出沒即便捕送府縣問罪通詳如賊勢重大飛報象山爵

谿巡司并昌國把總協力擒捕以保永安其所募虎匠驍勇即於本處或附近選充具名回報毋得遲錯不便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一軍務事據溫州府通判黃必賢呈稱查審海賊搜得賊示一幅開稱巡海大王蘇林二老示仰沿海居民有職役的及寧村所守禦官王千戶杜潤鄭糧沈鑑吳圭等吾輩在海三十餘年本多利少每每被人計騙林番狗代張公合賒去椒三担且設言獨被永嘉場三都張小四張小三騙去極甚

上年吾船遭風檣柁俱打壞舊交張麻四男子張小四小三來船誑言假檣大木地方絕無可先用白三十兩吾願到處州府龍泉縣代買二根當時聽允將義兄進才抵當在船檣到湊白十兩魚網屢次相謝堅檣日蒙送紅綠段二隻羊酒下船掛紅當又送椒三担魚膠三担相酬替我取一娼婦下船一月又得我白廿兩節次相待無差奈何後來我要描金果盒二對黃羅傘四把描金牀四張紗帽十頂靴十雙顏色絨段四十隻藍紬三十隻絲二担硝一千斤黃四百斤張小三小四推無餘

項難計三面斷寫交帳作白五百兩吾輩意拖不過小三小四言稱我有姐夫項副使官親有田地屋宇即將我船管事總管蘇一清潛地誘上看家當置酒踏戲令父麻四請隣及伯三老人兄大眼三官相倍將妻妹通領出拜見夜送溪邊新樓上宿將毋四娘子送陪宿三日此婦極淫潑不畏官法用船送下先領去白三百兩餘銀見貨湊完柰奸徒恃熟起謀一去不來今將二年使吾輩日夜在海守等致使有勞官兵騷動地方近曾差人上[illegible]五月送下五月已過又不[illegible]銀

打造溪海河船七隻將小三謀充府吏買囙義家
有此天理今無奈設立木牌紙牌差人四路扦插
粘貼着寧村所各官要安靖的齊到他家替我催
取船泊鹿頭山下守候不然乞移文着太守吳鄒
知縣彭應倫拘追或銀或貨送下如果恃頑仍前
不思天理七月終聚會兇兵逾壞城池竟到三都
捉出張麻四一家子女燒燬房屋殺死軍民七月
不來八月秋涼或水或陸來無定期或早或夜去
無定跡經過地方毋得抵敵取禍你官府莫得視
爲故紙我下番用急事到頭來不自由等情覽該

職參看得海賊前示開稱張麻四張小四等領銀
三百兩代買黃傘硝黃等物一節俱難憑信但實
係張麻四等專一交通接濟地鄰糧者里總人等
皆所週知各思懼禍不敢舉究以致漏網得計肆
行無忌就經容拏張麻四張小三張小四大眼三
官張公合等及里長王漢還姜富超黃九鄰佑夏
起等到官審究得衆稱張麻四等委果久通海寇
代買艙檣併各項器物等情以致富甲一鄉威嚇
呂海等因據此擬合就行爲此案仰溫處兵備道
云即將見獲賊犯張麻四張小三張小四大眼

三官張公合等及里長王漢還姜富超黃九鄰佑
夏起等從重問招候臨解審其通判黃必賢因拿
獲奸擒獲通番重犯功有可嘉行令該府動支軍
餉銀八兩買辦花紅羊酒盛張鼓樂迎送本官公
所以禮行奬具動支過項數先行呈來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一捕獲海洋賊犯事寧波府申詳犯人胡亞三等
招由批海賊被獲輒稱漁樵被虜此浙中故智也
本院先行巳明吏書公然故違增減該道原供情
節以爲出脫之地即如今招何謂强盜得財連年

冒領官銀在海爲市皆吏書之爲也挽文盜印妄
申海道而顧彥夫不知亦吏書之爲也縱叔張珠
弟張德鄰出入賊港往來府衙乃府官之爲也寧
波不法久矣你府新任掌印官再問招詳吏書周
天祿吳信候臨解審沈文源依擬發落洪珊發雙
溪水驛陳漢發雙溪馬驛陳泮發雙溪遞運所各
擺站二年半滿放收管庫收領狀繳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瞭獲海洋船隻事定海縣申賊犯厲七等拜解
人鍾虎賣放緣由批受財故縱與囚同罪今先供

得銀三錢以爲市法之地又延玩四月方纔發詭
及查劉恩至原報大船值銀四十五兩脚船值銀
三兩却稱損壞不堪此等情狀謂非該所作弊不
信也仰巡海道查提各犯從實追究問招解詳該
所作弊官參呈定奪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海洋船隻事分守建寧道呈犯人張廷偉等招
由批捕魚乃下海之媒下海乃姦盜之資節行已
明分巡道欲問違禁之罪尚知有律令付該州錐
文吏書併律棄之矣下海無名則稱無田耕種捕

魚無網則稱棄網在海規避下海之罪則稱本處
澳口既在澳口遇賊則當走回何乃走出浙上又
稱棄船登岸此等招由何情何法仰通提吏書并
扶同里老一併具招候臨解審繳
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一報獲賊械事據寧波府通判唐時雍二月十一
日飛報據鄞縣民人供均祿呈報舊年十二月初
七日蒙軍門發放回家聽候剿賊哨汛依蒙帶領
坤字號李澄船兵潘三等前往馬跡潭等處哨探
消息至本年正月二十九日遇有賊船三隻當率

部眾奮勇對敵犁沉賊船一隻賊衆飛水截殺二
十餘人餘船脫逃獲有賊械十件等因呈蒙海道
批本官收審合報施行等因填票飛報到院據此
查得洪均祿先赴紹興軍門禀請出海報効因詢
海道副使魏一恭回稱本役先在該道誆領寧波
府船價銀六百兩發府監追未報今不知何故脫
監此來不過借此銷釋前銀等語據此看係該道
有行人犯既以報効爲名不忍直斥其奸省回聽
候今不知奉何明文擅自出海定海關禁通不查
詰分哨兵船通不禁捕既稱犁沉賊船一隻戳殺

二十餘人緣何不擒一名不斬一級止獲器械一
十件似此奸欺不究將來海禁益踈再照軍門飛
報各官當時塡發今延一十二日直至海道批行
唐時雍旋補飛報塞白似有容縱情弊合行查究
爲此除外仰抄案回道云云即查原犯洪均祿誆
領船價銀六百兩有無追收還官因何脫監在外
與李澄潘三等奉何明文擅自駕船出海該關該
哨官兵因何不行盤詰與唐時雍俱不飛報所稱
得獲賊械一十件何處得來各犯在海假公何等
營私問招解審該關官兵會同總督備倭官查取

職名緣呈施行毋得遲錯不便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一軍務事溫處兵備道呈詳犯人張麻四等招由批各犯代賊買婦置桅通販惹禍既有則賊者餘情未必皆虛賊既僭號稱王則同謀結黨罪坐刦掠當坐所由況將人口下海亦其輕罪耳今擬越度不知禁海有何關塞可越所稱妻妹拜賊四娘陪宿副使官親當爲刷耻似此礙允仰再問明白侯臨解審繳呈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拏獲海船事把總官裘祖貽呈詳拏獲竹山海洋船一隻犯人八名稱係勢家緣由批勢豪巨室原無容令下海事例雙桅鐵鎗私鹽刦奪亦無勢家不在此例之

古官軍何懼焉仰巡海道查照律例問解所獲貨物盡數給賞哨捕人役船隻刻號發哨領狀繳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計處海防鹽船事溫州府申詳鹽法察院明文許造桅船載土煎鹽本府巡捕官編號定界緣由批海邊柴滷原無禁約但恐以海爲家之徒借此爲名出洋通賊耳編號定界有地方之責者好爲之不必請詳繳申又據總督都指揮劉恩呈稟前因批鹽課海禁皆

聖祖之制原不相妨海利廣而鹽利微

聖祖所以嚴於海禁而專於鹽課者至深至遠之慮也鹽課勤則鹽利廣海禁嚴則海賊遠而鹽利興鹽法舉自夫陰晴之圖廢而鹽課漸踈擾害之側行而海禁漸弛馴致竈戶舍其本業競趨海利名曰取柴滷曰補鹽課實則與賊爲市利歸勢豪害叢官民而鹽法亦廢二十六年長亭鹽場之禍兵

燹一空可鑒矣夫外海大洋非砍柴取滷之地軍門禁捕非沿海近處之船海禁鹽法固並行不悖也惟一等人鼓侵奪鹽法職掌之說以濟其出海之私耳海洋交鋒止論强弱官兵獻俘執分民竈必擇竈戶而縱之則將來勢豪之家皆投爲竈戶矣設有登岸刦虜復如長亭其咎誰歸仰巡海道通行沿海衙門知會或有相妨不嫌申處具行過緣由繳報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官船夾帶私鹽番貨事福建按察司擬呈巡按

閩門詳允犯人宋徐福等招由招繳本院批呈到
院批此事已經論奏該司但知衣冠同類不知招
賊招夷之非類但知此輩氣焰可畏不知海防廢
壞之可憂前海道副使已請
詔獄謂非同類不可也近來夷船據險閩海多事老
師費財不可究詰雖各官不受節制之故謂非此
輩爲之把持爲之窩引不可也使番貨不行則海
賊不熾而夷船亦招之不來矣上年二月該關亦
曾盤詰一起未曾申報本院不知作何發落海賊
通貨衣冠運貨縣驛夫船爲之駈使試査水口至

建寧水路夫船支費日該若干豈皆供應上司耶
至扵鄉打夫甲追倍折乾又不在數該路止通該
省其費若此常山至杭州八省通衢則日費該八
倍矣外臺總憲執法袪奸豈出運鹽委官之下仰
候勘合施行具由先繳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爲議處海防事據福建福寧州知州孫勳烽火
門水寨把總指揮使張棟會呈嘉靖二十八年三
月初五日辰時奉本院批據福建分守建寧道左
叅政汪大受呈稱洊覓船隻僱募水兵再批海道

議報緣由奉此近據把總官張棟呈慕外塘浹沿
兵即行依奉開報募與等澳兵船計或有動行
會該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分作一總添官
分領以備顧此失彼之虞未據回報今如該道所
呈再批海道益遠益悞矣仰州將掌印官孫勳之
議依擬施行一面會同張棟將先批事理作速議
報不盡事宜不嫌面盡此繳依奉案査先准把總
指揮使張棟牒奉本院批據本寨呈前事奉批外
塘沙洊兵依期加募不必再議募與等澳兵船應
否更番調用即會福寧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

哨分作一總添官分領未知孰便作速會同呈申
定奪備牒議報准此査議間本月初六日奉本院
親發圖志面諭隨該知州孫勳査得舊烽火門水
寨原在本州五六都三沙海邊後以風濤不便泊
船徙一都地名松山爲今烽火門南跨官井洋一
百二十里北距沙埕澳一百六十里節因倭夷寇
擾議抽福州左中衛并福寧衛大金所官軍添守
分撥沙埕澳爲北哨官井洋爲南哨本寨實居中
兼制之後以會哨不常兵船遂廢以致沙埕失守
海寇內侵流江等都數被兵燹愁苦莫甚嘉靖二

十七年二月內幸蒙軍門遠見特將該寨移於流
江控制咽喉腹裏地方始得安枕但流江山勢峻
峭地逼嚴崖民遭兵燹之餘城當創立之始或者
私議以為難守然而制勝以險任事在人流江原
撥官軍已有三百員名又蒙議准捕盜鄭明等哨
船四隻兵夫一百四十名存留專一防守風迅時
月又准仍覔外塘船兵六十餘名是我兵不為寡
弱外侮亦難乘虛矣惟流江以南自沙埕而外如
黃崎水澳碁與三沙迄于松山各處地方居民逕
與大海外洋相連草撇乘便風潮頃刻帆檣可至

小則男婦為其擄掠甚則房屋被其焚燒倉卒支
吾實難為力若碁與居民頗衆尚能抗禦其餘各
都人烟既少勢已不敵足恃自己門戶幸矣安有
餘力可以資人若將各澳再撥流江更番是舍其
田而耘人之田所以為流江則善矣如門庭之患
何以故本州近奉勘議小春事情畧將地方緩急
大槩議於水澳烽火各添覔兵船二隻互相哨守
以為流江應援之助已蒙詳允流江似亦可以無
虞矣為把總計正宜急烽火嚴斥堠謹瞭望使警
報得以相聞呼吸可以立至而又率領兵船教演

水戰不時出巡水澳等處互相會哨使兵勢聯合
不至渙散舟師常練不至生疎則勝筭有餘而操
縱在我臨事不撓而地方可安矣不然今日覔兵
船明日調兵船徒為區區保守一隅之計沿海姑
置度外則亦將焉用彼寨守為哉至於南哨官軍
專為防守官井洋而設蓋以其地海中伏出淡泉
賊船乏水往往經此潛泊汲取因而劫掠為害先
年官軍在於苔崎古鎮門地方住坐去官井洋不
遠賊猶不敢深入後以因循日久官軍退聚黃崎
鎮下賊遂得以內侵乃今又住在鹽田渡頭是我

兵愈退愈近而賊船漸進漸深矣事勢若此何補
地方查得烽火門南四十里至高羅巡司又二十
里至大金千戶所又十里至羅浮澳又十里至延
亭巡司延亭又二十里為本州五十三都地名大
箬頭此內不十餘里即官井洋淡水之處本地與
羅源縣鑑江澳對港名為門夾乃官井洋喉舌之
衝內包沙洽竹與文崎武崎漁洋武曲等處一港
通福安白石巡司一港通寧德縣雲淡門各地方
草撇賊船常由此處進入劫擄官軍又遠在黃崎
鎮澳隔越二百餘里一時有警策應豈能及前竊

以大勢觀之大箬頭實與流江相似亦一方要害之區懸計以爲南哨宜遷置此使與流江犄峙中分烽火爲界南屬官井北屬流江彼此交持首尾相制則大金沿海一路外地既有援應官井洋腹裏一帶內地亦有藩維矣第計南哨官軍數少止百名大箬頭居民又少止蓬茅數屋而已一旦驅之任守必須添撥官軍創造營宇然後人心始安查得大金所軍士四百八十名除老弱幷出海等差外見在二百七十名原撥烽火門出海餘丁二百二十五名除該寨存留六十名外更一百六十

五名奉革空閑定海千戶所去此只隔一潮亦不甚遠況又原隸福寧衛屬本所官軍六百八十餘名餘丁亦應稱是若將二所各撥軍士六十名餘丁各六十名各委千百戶各一員管領比照出海事例屬大金者行大金倉屬定海者行連江縣各就近支給行糧奏南哨原額官軍共三百四十員名定委寨官一員爲官井洋水寨總領專在大箬頭信地哨守仍照流江事例添覔外塘大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捕盜二名領之專一巡哨本轄地方如此則海賊南自福州小埕而來者見有官

兵既不敢進泊於官井洋而得以竊其水米之路北自浙江鎮下門南下者縱有援應亦不致深入於流江海面可以絕其糧食之資似此亦於地方頗得兩全而亦庶乎可免顧此失彼之虞矣秦嶼等澳兵船免其更番調用留預於本處地方并將南哨官軍遷置大箬頭地名行撥大金定海二所官軍照數催覔外塘兵船委官總領專一防守以免流江顧此失彼之慮其軍兵口糧工食等用軍餉不足聽於本州糧剩銀內動支惟復別有定奪伏乞照詳奉批仰州掌印官會同把總官親詣地

方相勘歸一區畫停當會呈繳報依奉除添覔船隻顧募兵夫已奉批允及將秦嶼等澳兵船更番調用有碍施行難以再議外隨該知州孫勳會同指揮張棟則於本月十三日由本州沙洽澳乘船歷覽官井洋并寧德縣界溪福安縣古鎮門羅源縣鑑江澳濂澳門等處大勢行至地名韓庄日暮就彼經宿次早循韓山踰北碑山二十里爲東冲五十三都地方又二里許即爲大箬頭隨登本山至頂坪空地環顧左右惟左邊海澳一處面臨濂澳背倚東峯左抱尾崎右襟大箬外控大洋海次

內制五港咽喉一本澳迴四面環合風潮不露氣
脉亦完且前係泥既可以容泊船隻後連岡嶺
又不至肩背受侵誠要害會一方之絕區形勝曠
百年而有待者也乃由本山降觀其地委果風氣
完聚實非一時偶然隨丈量得本地海沙長計七
十丈闊以築砌城牆東峰山下有田一片闊計九
丈三尺稅計四畝三分審係本都里長鄭惟清戶
田時價值銀每畝四兩堪以官買起蓋寨宇又有
荒埔一所長計四十丈闊計一十七丈堪以起造
軍營并演武較場左右澳尾二山上有頂屏各堪

竪立望臺撥軍瞭望有警張旗放銃立刻即知聲
息可以先事預防且兵船不必迎敵但鳴鑼為號
各船齊執鋒利器械出列本澳門前賊亦自將畏
忌不敢輕犯我鋒而入萬一不測分布步軍兩山
排伏一時臨警矢石交攻賊處其下我臨其上彼
將何技可以敢當似此新寨一舉五港可以高枕
無虞縱有小寇時發自能尋踪追捕可以立獲何
者外無從入之寇則內無乘寇之端也然則分設
新寨豈唯可防外洋之盜抑亦潛消內寇之機乎
僉謀既同乃由故道回至東冲鄭家又訪得本處

先於嘉靖二十四年曾被海賊登岸攻劫彼因衆
禦不下賊乃潛從東冲前澳進入放火燒焚乃又
親行到彼看得面有海沙空地儘亦平濶上有荒
枯田地一帶亦甚夷坦似可建立巡司遂由此處
轉歷官赤二崎長沙下埔等閱視外海形勢經延
亭舊巡司廢城盡為荊蓁所蔓乃令弓兵斫闢一
路入見基址尚存但本地多山民居隔遠止有海
民鄭瀚等一二人告願置復本司緣看大遏海濱
勢實孤懸難以獨立乃又乘舟由海洋至羅浮澳
即南畔中哨之地烽火門原撥官軍兩十員名遞

亭高羅二巡司近撥弓兵各十五名在彼守把不
十里即為閭峽澳閭各官軍往多退即此澳住坐
不在羅浮以致去年黃祿等家遂為夷船抵岸海
牆亦被攻破今亦應於羅浮澳內分撥哨船二隻
以為信地使彼各有棲止不得擅離而後可以責
其專守耳本澳又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二十里
踰積石即為高羅巡檢司原有舊城視延亭尤頗
完固附近亦有人家以上二司近議遷改延亭於
北港高羅於閭峽各地方置立俱各見在興工然
北港則僻在裏洋閭峽則人烟稠密且習與海賊

所敵人各知兵官軍置此實為虛冗延亭似應於
東沖前灣設立以與官井洋水寨互相為依高羅
似當修復舊城以衛該都百姓已令一面搬運見
買木植等料於今擬地方興作候詳允日竪蓋完
功外踰此又歷虎蝠古縣黃沙等處四十里即為
本州并烽火門切看地形譬則一人之身舊寨處
於腹脅之中流江正當左臂官井洋乃其右臂也
臂能運動始可自衛若一受敵豈能制人流江今
有水寨左臂既無患矣官井洋不為區處則流江
遙隔三百餘里之外風潮不便動經數日之程右

腕為人所握剝膚之勢豈不殆哉此福寧南哨另
分一總恐竊以為此又軍門明見遠慮高出尋常
萬萬者也況烽火門之至流江與黃崎鎮之至烽
火道里正適相半官井洋立寨與流江南北角峙
則東連鎮下南接小埕會哨可以及期應援又為
甚便握要聯勢孰善於此但寨守新立人心尚懷
危懼必須多撥官軍防守以先創始然後可以圖
惟厥終隨查得流江官軍見在任衛一百九十名
分撥哨守一百四十名俱福州左中二衛并大金
千軍數已有限難以改撥惟存留守禦舊寨福寧
衛軍二百一十三名各軍去寨不遠內多替回住
坐仍查原撥官井洋南哨軍五十名俱福州中左
二衛官軍今已分設寨官亦難復令在彼應在存
留福寧衛軍內照數撥抵事體得相安而哨南畔
官軍亦應割附官井洋寨添撥軍士十名湊原撥
四十共五十員名照舊守把及查大金所見在操
軍二百零四名原選出海今華閟住備丁一百七
十餘名定海所在操軍士三百一十五名餘丁一
百九十名俱堪量行於內派撥大金所軍士五十
名餘丁五十名定海所軍一百名餘丁一百名湊

福寧衛今撥抵南中二哨軍各五十名共四百名
專在官井洋新寨哨守仍俱准照出海事例福寧
衛并大金所於本州定海所於連江縣各倉庫按
月關給行糧四斗以慰其勞更照流江近議聽其
請給軍餉亦於外塘沙洽顧募大船四隻水兵各
六十名該地土官各一人帶領以協守之并於烽
火修完哨船十四隻內分撥六隻添充官軍出哨
之用管領軍職合用千百戶官各三員衛總指揮
官二員應於該衛所官內差委其把總官推選隔
別衛分賢能指揮一員定委責其總領庶幾付托

得人而又定畫二寨界限分烽火門以北自一都
至十二都沙埕等澳為流江管轄自烽火門以南
黃沙古縣至福安黃崎鎮等澳為官井洋新寨所
轄地方流江仍分水澳為北哨自南鎮而外至十
都綦嶼而止烽火門為南哨自一都以迄于七都
一帶地方官井洋寨則改羅浮中哨為東哨分管
舊延亭以東至附州黃沙等處地方改黃崎鎮南
哨於古鎮門為西哨分管寧德縣青山灣以西迄
于福安官外南三塘等處各港門四哨官軍各分
領哨船二隻移照今定信地專一在彼巡哨不得

潛住人家以生侵擾二寨把總居中兼制仍責流
江常於沙埕南鎮海口官洋常於官赤二崎各處
不時督駕兵船往來巡哨因以習演水戰之法但
遇一方有警即行飛報來攻敢有逗遛不前致失
機事逐程跟究罪坐所由如此則沿海常有兵船
舟師操駕可得習熟官軍不為虛設遇警防禦乃
為無虞至於修建工程則把總廳應創一座三間
前為署事公所後為寢息私居外設門屋三間以
壯表觀傍設耳房四間以備厨爨仍另設官廳一
所上列三間為衛總官住止傍分四間為千百戶

官所居并建營房四十間分撥軍士以為棲身之
地其後空地應結石城一路南北接附兩山城牆
務高一丈二尺平濶四尺中留一門以便出入上
建譙樓一座晨昏啟閉以謹關防更餘空地亦應
竪一小廳三間以便官軍演武計其工費則木植
乃寧德地方所產相去不遠又有船隻可通價值
人工大率頗省磚瓦則令寬匠就在本地燒造亦
免搬運之難約計築砌城牆每丈工食六錢用銀
可四十兩城牆約銀三兩抵買民田四畝三分每
畝四兩該銀一十七兩二錢起蓋把總廳廨約銀

三十兩衛總等官公廳二十兩營房三十兩演武
廳五兩除小工量於軍士撥助外各項總計共銀
一百四十五兩二錢并查新設官軍兵船等費內
計軍士四百名每名月支行糧四斗折銀二錢歲
計用銀九百六十兩水兵一百二十名工食風迅
時月每日三分自三月起至十月終止共八個月
計明銀八百六十四兩不係風迅每日二分自十
一月起至二月終止共四個月計用銀二百八十
八兩土官二名每日口糧四分歲用銀二十八兩
八錢大船四隻稅銀每月四兩歲用銀四十八兩

更把總官廪給每月銀七錢五分歲用銀九兩軍
伴口糧四名每月銀九錢歲用銀十兩八錢衛總
二員并千百戶六員每員月支行糧八斗折銀四
錢共該銀三兩二錢歲用銀二十五兩六錢各項
共用銀二千三百七十九兩四錢更合流江水寨
又倍前數及計前項工料支費實多隨查得本州
庫見貯軍餉銀止有八百餘兩內除烽火門水寨
原寄貯一件撫委把總官員事又一件出巡事支
剩各項圭剎成色不等共有銀一百二兩七錢零
又一件撫按軍民禁革奸弊事存休息料銀六十八

兩七錢堪以動支買辦各料使用外更存銀數尚
不敷官軍兩個月之用若非查處別項銀兩何以
措給隨又查得本州支剩折價米銀自嘉靖十六
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廣盈倉共計一萬九千九百
二十餘兩大金倉共計七千九百八十餘兩俱應
於內支用以贍軍需又查得福安縣原奉議立寧
把古鎮門土官一名水兵一百名內着班五十名
與土官每名各日支口糧一分五厘歲共計費銀
一百八十兩八錢先年官井洋無備把港官兵似
係添設新寨已定則前港已屬內地前項名役應

合停止工食銀兩應合存留貳准各軍行糧支消
免兵支用庶乎兵食不乏而費出有經再照福安
長崎地方原設鹽運分司在彼掣課鹽引鹽船俱
由本地與販往來船隻必經新寨之前若與本寨
置一驗引官司委官坐掣鹽船文引務由此處投
驗不係詐冒掛給號記方許進港則新寨又得商
船為伴官軍聲勢因而可張且私鹽亦因可革似
此亦係一策其新寨軍器一時遽難修置合於流
江量分一半充用候事定之日另行措處發添并
照二寨官軍出力衛民固當體念其苦然百凡供

億皆出小民膏血亦應常加點閱使兵皆強壯毋
致閒曠廢幾地方有賴不至浪費錢糧若非委官
時加稽考未免人心懈弛易於怠忽合無候詳允
日將寨與等澳兵船免其流江調用專留本地防
守將烽火門以北分屬流江水寨查照先奉批允
事理分哨舉行自烽火門以南分屬官井洋添設
把總官一員衛總二員千百戶各三員俯從今議
大箬頭東沖山信地照價給銀官買前田起建廨
舍另為一水寨總領分撥羅浮古鎮官軍巡哨僱
覓什塘沙冶兵船協守并將延亭巡司改建東沖

前澳以與新寨相依高羅援□復舊司以衛該都百
姓照前本工頗比失彼之[illegible]于寨應建城墻廨宇
并添設批驗分司等項工役另行委官定估查支
銀兩刻期興造完工應添官軍行福寧衛并大金
定海二所照數差撥刻日到寨以捍地方應給口
行等糧按月於本州并連江縣各庫倉關支倘遇
軍餉不敷聽於各年支剩糧價銀內湊給并照流
江置立循環文簿登記以便查考使事無掣肘錢
穀可清并乞將福安把港官兵裁革以汰冗費准
備召募兵船之用其鹽司批引船隻亦乞委官就

於本寨澳內掣驗掛號方許放進使商船往來出
入必經本寨灣泊亦可借其夥伴以助軍聲合用
器具行流江分撥一半充用候另行措置添發仍
乞准行本州巡捕官員時親詣二寨四哨鞫閘中
間如有買閉賣放等弊聽其參申究治庶幾官軍
不至空曠錢糧不至虛糜新立之寨守可安久矣
之地方可固矣緣係會勘事理伏乞詳奪施行會
呈到院批議處周悉一方之民自是帖席矣仰分
巡道就近轉行海道依擬施行一面行催福州左
衛指揮使閔滐前來充官井洋把總就令督工督

哨刻期完報浙江先添呂岡臨觀二把總浙海遊
等救援拯溺事須如此具行過日期先繳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一稽查軍餉銀兩事福州府申報嘉靖二十七年
二月內奉調兵船赴浙共用過募勝器械物料銀
三千一百三十一兩一錢三分緣由批募福兵平
浙賊無仰給于福久假不歸之理除福寧原銀發
回福寧外仰浙江布政司於二十八年嘉興海塘
夫改撥募兵銀內催取照數補還福州取庫收銷
照仍行海道分巡各知會尚有漳州府借支銀數

候查明另行抄申具行過日期先繳又據福州府
申報定海縣解到委官縣丞廖日恒支剩原封銀
二百七十二兩五錢三分五厘係福寧州庫銀緣
由批仰府將廖日恒原封銀發福寧州還官該府
原用過銀三千一百三十一兩一錢三分已行浙
江布政司照數筭還如兩個月內解銀不到徑自
差人賫文查催先申本布政司并守巡海道知會
具由繳此又據漳州府申報浙江募兵用過銀七
百九十八兩六錢緣由案行浙江海道解補又據
浙江布政司呈報追完杭州府節年原借海塘夫

銀一千七百三十三兩四錢二分已差官[illegible]領
解寧波府交割其嘉興府二十八年攺派募兵銀
依數解福州府還官緣由批仰浙江巡海道查照
漳州府代募浙江兵費七百九十八兩六錢倘無
別處即於謝瓊解來數內支補可也具由繳又據
福建巡海道呈同前事批已行浙江海道撥補仰
查照完銷繳呈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為脩整兵船以便征調事據浙江巡海道呈據
寧波府呈准本府通判唐時雍把總定海指揮王

明回稱查得原議留用施德茂等木船二十三隻
督派在於舟山等處哨邏近據指揮李興呈開二
次遭風打壞郭世泰王道言船二隻止存二十一
隻又蒙總督都指揮劉恩至添撥周材等草撇木
船二隻共二十三隻見在哨守南至湖頭渡北至
蓮花烈港等處行據千戶李應明看驗得各船船
身損具委各遭風損壞合照先調吳繼源等兵船
給稅事體施德茂王端嗣二隻月給脩稅銀各一
十二兩鄭成林晏成二隻月給脩稅銀各一十一
兩五錢陳文珂陳潮吳寧五謝俊允四隻各給脩
稅銀各一十兩吳國用吳可偉陳季平何喬林體
明月給脩稅銀各九兩李斌一隻月給脩稅銀八
錢五分王明三王保王儀魏子敬王美五五隻月
給脩稅銀各八兩楊德清陳五周材何榮芳四隻
月給脩稅銀各陸兩共月該給銀二百四兩五錢
錢等因牒該本府知府孫宏軾議得施德茂等各
船見在哨守既勘損壞相應准數脩理但欲按月
給銀未必旬日即壞況今軍餉告乏區處尤難各
口糧不敷俱未支給等因備呈到道爲查施德茂
等自上年八月運木來浙該帶管本道副使魏一

恭議估買用審據各兵不願領價呈奉本院詳示
將各船隻刻騙明油駕發定海港次督委把總王
明拘留每兵日給口糧銀三分聽候調用繼今在
海已及半年雖無獲功頗賴哨守據稱帆纜損具
損壞似應官給脩置但欲比照先調兵船每月給
稅一節意雖出於恤兵事實涉於妄費且船隻損
具久之未必不壞壞之不可不脩而脩葺之法要
在工料不虛監督得人則船隻不憂於無用錢糧
得免於欺蔽使其出沒自由稽考無法而價銀祇
爲各兵之私船隻亦無完固之日告擾不息而錢

糧難繼矣今施德茂等自有月給口糧以資齋裹
况比之先調兵船事體不同若爲一槩給稅委爲
妄費無益相應酌處合無行令該府查照前估各
船應修等第價數於無碍銀內動支給與通判唐
時雍會同把總王明將各船損壞槓具并合用灰
蔴釘油召令匠作與施德茂等買料如法修置務
使逐件堅完不許私將價銀分花入己虛應故事
完日取具修置過件數緣由報道查考仍督各兵
駕哨獲有功次呈請軍門重賞不許每月濫給稅
銀及再援告擾仍令該府將各兵未給并今該給

月分口糧務要依期給領毋致缺乏如此庶兵船
得修葺之實錢糧無妄費之弊矣呈乞照詳施行
備呈到院批先調兵船破九山平雙嶼有大功于
浙時海洋之報正殷防守之謀多奪故每船議加
口糧人定五分以慰其久戍思歸之心該統兵官
盧鏜議稱各船有主有梢槩給五分似重而修船
月費無資即於人該五分數內扣出一分五厘總
給船主爲修船費盖船有大小人有多寡故給有
輕重耳詩張之幻動人雙嶼之工曠日故兵船之
嚴不解留本船所以節勞佚別公私也而遊說之

徒以不願領價爲詞坐索高價該本院看詳此皆
違式私船既稱不願領價難容回途橫行批行海
道發把總官連人拘留聽用人給口糧銀三分故
毀者治以軍法取收管繳報外今據議呈足破唐
時雍之奸適合依擬但劉恩至有揀退不堪弱軍
兊募兵船節省口糧之議亦已允行再會查明果
無重冒即便施行具由繳報又據劉恩至呈爲軍
務事內開留用本船俱係客兵况今會呈催募兵
船不可一日無備似應定處緣由到院批四月初
九日批呈爲修整兵船以便征調事顛末畧備今

本院已解戎務則事體又合變而通之矣仰巡海
道再行選取堅厚久遠及堪修者估價收買即以
年例造船之費給之不堪者給照放回中間不盡
事宜徑自斟酌施行具由回繳又據海道并溫處
守巡道呈爲乞留海上統兵官員以安地方事內
開乞給明文行福建海道顧募莆田縣捕盜陳周
御等十名梢兵三百名聽把總楊和福清林長二
等十名梢兵三百名聽把總劉鏜各撥哨每名給
安家銀兩緣由批依擬行取一面動支軍餉銀定
每名安家銀二兩印封發去庶無推悞具動支項

數緞

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甕餘雜集卷之十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篁仲修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海道紀言

戊申三月十五日自蕭山渡浙江時沙長西阜數十里潮汐甚微

三日杭潮去不回陸沉南宋有餘哀會須真主中天立獻出先朝故土來厲揭不煩靈隱呪朝宗何忌海門雷書上蒸之關弓力傳語錢塘莫浪猜

端午題定海院壁時年五十五新平雙嶼

重五驚重五蒲觴定海天漢雄波一色賊首嶼雙懸亂息居人愁辰良惡况牽何年傳角黍對此意茫然

五月十七日自霩衢渡海贈盧都閫南征

旌旗輝日月金鼓駕風雷梅渡雙龍伏桃洋一斧開濡毫天影動醒酒浪頭來送子圖南溟雲中起將臺

曉發陸洪山下遲魏憲副

陸洪猶未飯遲子故淹留東望天垂與[illegible]
浮閭舟忽共濟借箸籌前籌到[illegible]險須當定
海樓

六月十一日過西明驛

宦跡甚與半西戎亦自孚茲來往客思幾笑阮生
途海蜃樓回市城孤欲敗塗孤忠持獨往應有鬼
神俱

八月十八日浙江候潮不至望鱉子門用前韻

休問愁腸日幾回江聲如訴復如哀但存砥柱中
流在任汝排山倒海來飛羽遠從京口驛時海賊逸出鎮江者三四艘一時震動捷音先起浪頭雷近陸洪舟人指點文
山路慎莫輕傳起衆猜

臘日升

賜銀幣錄雙嶼之勞也作銀瓶銘

東南開府文武總憲海鱷既驅城狐胥慭愛饒畏
畿衆志贏瓶任事効勞
王言錫銘
聖恩如海優金彰彩臣心如金百鍊不改良工器之
流彩交羗子孫守之一飲毋忘

紹興官舫題壁

潰癰曾聽醫師說亦過屠門問解牛刀斧不煩髖
髀情砭針秖為腹心誅眼前泄泄身闊是吁畔翩
翩
國是憂獨對山陰飛夜雪興來無處覓輕舟

己酉二月十日象浦祭海文

嗟乎海天茫茫氛祲冥冥鰍鱔為舞冠裳為腥不
知幾何年矣統欽承
上命千里提兵馮虛馭風掃穴犁庭九山授首雙嶼
成㓝黃崎黃洋大陳大門竿山舟山相繼蕩平桑
榆南麂宿霧為清風聲浯嶼倏忽奔竄此我

中國有聖人海嶽効靈之驗而天助者順神害者盈
其理固自昭明也不然何震風排山檣摧檣傾賊
屢當之汩沒飄零我兵往來波瀾不驚五月芧洋
阽危以寧既歷窮陰既服炎蒸經歲如家如干如
城謂非天意非神力不可也敢率羣工敢陳潔牲
式昭神貺稽首滄溟尚啟予恩尚翼予行固邦之
本保國之楨

三月二十六日烽火門祭海文

頃者浙氛既銷閩波未靖旌旗南指浯嶼解嚴二
月庚戌陳牲醴于象浦之濱翼日辛亥送腥饘于

雲宮之海幾覆之舟胥會于井尾已老之師再振
于銅山久叛之民効順于梅嶺內應之賊束手于
五海自非我神褫賊夷之魄鼓將士之氣何以致
此是月庚申觀兵于走馬翼日辛酉大戰于下灣
賊之長技四發四喑我之先鋒百發百中鯨鯢出
沒犬豕悲號擒賊擒王恢網不漏爲鬼爲蜮噍類
不遺乃知助順否盈之詞啟恩襲行之祝二篇之
享一念之通十日之間千里之應昔以九地之秘
一炬之奇數月圖之而不足今以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一旦收之而有餘果人謀耶抑人力耶赫赫

明明維神之威烈烈轟轟維神之功邇之臨甲之
聽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紲獨立于群疑之地
徇行于衆嫉之時所恃者神所自信者心茲當奏
凱之期將舉飲至之禮載陳潔牲載致清詞祭告
于烽火之門爰收急流之楫爰植中流之柱保國
之楨固邦之本維神昭格尚終惠之

題福寧院壁二絕時大海六奏捷音陳情三乞
骸骨矣

常訝威寧歸去來丹心如火忽成灰邊烽本是燒
丹竈鍊來西風徹夜催心因烽火銷成丹一夜西風化作灰皆王威寧詩也

[illegible]是乃知其味非悻悻耳

海濶天高風定時急流如此更何之我家正在江
東住纔見西風去便遲

得歸九首

望洋觀海聞人說今駕長風破浪來吳越一天南
斗正縣閩萬里瘴煙開
聖明獨爲徵勞恤故舊胥驚老瘦回報道莊樗幾涓
沒商舟須用傅巖材

乘槎驅石聞人說萬里無如此急流飛鷁漫誇天
上坐縱鱗眞見釜中遊玉關遠送紅兜族銅柱高

懸黑眚頭殆鼓聲徐歸棹穩洗天風雨片帆收

紅兜本是西夷種金印曾攘哈密王天入暗洋無
日月路穿交阯幾星霜佛郎機夷由暗洋出交阯入廣入閩斗鉛流
火雄荒服夾寨翔雲擾漢疆走馬溪前眞送死越
裳驚仰
聖明皇

黑眚本來魑魅種皮膚如漆髮如卷蹻跳搏獸生
能啖戰鬭嘗熊死亦前野性感誰恩豢養賊兵得
爾價腰纏此類善鬬羅者得之養馴以貨賊船價百兩數十兩此來盡入三
驅網腷落人間畫像傳

兵家興勝古來難大海何人奏凱還兀朮竟逋天
蕩竹楊幺只在洞庭間鯨奔蚪駭尋常事狗吠雞
鳴變詐關

堯日正中氛祲破百神森衛儼　胡班

西陲東海方輿極兩遇甫年兩用兵初定三溝威
茂靖丙申一傾雙嶼浙閩清戊申苦心前後知天造曠

典優閒感

聖情漫道急流中勇退四時常序在功成
生還今日事如何公道神明耿不磨寸草未酬親
亦喜九泉相見鬼無呵義方早歲漸涵久

聖化長春作養多況是考亭流澤在剖棺折檻亦餘
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中庸誰得聖門傳胡虜生延五百年狂狷清和俱
落第君厨俊極敢隨鞭轉移樞軸三光欲混沌乾
坤四德偏萬古不磨惟正氣仕途鄉原若爲賢時有
論事不非以中庸見排者考其細則鄉原之家法耳此關世道非細故云

結繩忠信久沉淪曾見西陲俗尚存家有征徭年
判目官無名籍祖貽孫深山犵狢猶知義此輩波州人呼
爲土豪猺獠中土鴟梟毋負
恩威慨去兵寧去食新翻羌吹曲中論

七月卧病蕭寺得邸報二絶

秋天漠漠翠屏開長揖高車駟馬回我貴知希聊
卒歲諸君休送好題來
流芳遺莫自分明一死何難萬古生獨念
九重猶旰食紛紛機阱豈干城

西風二絶

早避西風席未安黃埃忽起黑雲漫堂堂烏兔乾
坤眼莫作人間鷹犬看
西風障眼爾何爲萬里縱横海寇宜昏黑便吹來
屋破太陽須有照臨時

俟命辭

萬劫群兇獨立孤蹤入疏軍功十疏愚忠一官早
辭一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
宵旰之緩急誰庸蓋以海爲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
是爲非之口充塞鴻蒙披腹經年正懼多讒之險
乞骸請老敢干不韙之公日月在天雲霾在地
便宜敕旨遂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雖誰開
黨同伐異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
事以常情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
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

累年冠履之倒置知坐計以償月不念先奏云云
得報云云相去漳州千里知遙制以文墨不念先
奏先人奪人云云實為
天閣萬里變虞倉卒孰非督陣之時事緊機宜未奉
班師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醜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
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何據而止茲幸楫擢粗
定大鬻報復之門向使反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
報復尚爾公行激變固當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吞
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為
壅蔽屠府朝貢夷國謂非叛臣寧波謀殺巡撫謂

非怙勢鄭世威朱奉復職之
旨布置陞遷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願指營衛惟功
惟忠為佐為厲作福作威孰大孰細且內外錄囚
懸死尚多擴拾之詞今薦紳為賊前驅孰無迎合
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刪原奏之
要全為佑賊之計既非賊黨慮不靖既行勘曷煩
告示既慮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曷不早
寢開府之議軍門未撤占風之日無波勘使未來
偽府之船已熾鬪刀至於開腹豈法所許殺人至
於殺官何謂可誘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抑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奏
九重固曰不戮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
俟命為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
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
成吾是

答友人書

承命使遠臨開緘如面憂念之情溢於言表感此
當入骨矣如僕所值是任大責重之時入寇賊姦
宄之叢一時相與怠忌相乘前後所聞械繫相望

僕嘗憂者有三貪昧隱忍茹柔吐剛上不能塞責
下不能取容一也軍捷既傳賊徒驚動一時航海
者數千家城中聚觀者日以萬數倉卒禍起必坐
激變二也身不知退被論逐回三也此三者責在
我今皆幸免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既退而設阱將陷而下石
其責在人其命在天諸君以時中過激見尤此世
道之所以日降也僕素不能講道惟時中則孔子
已恐狂狷矣明哲保身固曰中而蹇蹇匪躬亦曰
[illegible]千[illegible]一物也不然則居易行法無命可俟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亦過激乎其日去官其日乃死此命也命之所在匪躬固去官固死有躬亦去官亦死也豈有不知命之時中耶僕幼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不覺感動奮發辛巳廷對有云諸名士連誅猶壯東都之氣一侍郎死節秖為南朝之羞丁未初疏有云職掌所在死生以之此身許

國久矣今日乃篤信桑榆之地也鄙見如此高明以為何如其其將來建立不凡初復

命時相愛者以不必舉劾見教既而責本人見當軸果有舉劾本不必下之戒滿因財賄僕實有之然舉一人則累一人劾一人則患一人此固相愛者初教之意也勿異勿異楊蒲池奏捷且謫官矣占一時相慰書劄皆不敢錄恐累諸賢也

甓餘雜集卷之十一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篁仲修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茂邊紀事

初諸君之徵詞為茂州叅將周繼勲贈也紈以邊陲學者不知四六之體乃戲為此而感時叙事不覺盡吐所懷內翰王壘王子見之節去首尾為全勝樓記入威茂誌愚意記體非似且不欲泯其顛末因稍增定為茂邊紀事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茂州驛名）之北來遠（疊溪所驛名）之南長寧古驛之墟（長寧驛今廢為堡有提督官戍守）穆肅兩河之會（穆肅堡名兩河會其下極險隘南北糧運必經之地）有戎不軌倡自三溝（深溝茂溝渾水溝皆番寨名）羣醜弗威陰連二姓（大姓小姓）稔兇殘于殺越肆睥睨于轉輸神矣梟傷作慝惟窺日入秘如鬼蜮欺人至擬天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犄比安危引一髮之鈞天意伐謀地鄰告變（時報三溝糾大小旗山水磨兒立賴子高黃春魚凡十寨夜伏渤河口上下埋伏以來朝劫運）周郎分閫（叅將周繼勲）夜傳銅虎之符襲尉名家（長寧提督指揮龔銳）早試金蒲之鏃羣饕大沮一芥不遺兇

出柳而猖狂豕負塗而躑躅嬰此方張之寇四路
撫憊勦皆以律之師三城有恃賊既失望則反攻長寧執力主戰守
深戒撫和襲銳一日三戰皆捷警聞飛府建節星馳周繼勳令下岳
希刻期雲合岳希蓬長官司坤元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勳
獨將遊兵杜諸公之敵愾松州遣騎臨翼移屯時總
兵何卿守松潘遣方和何禮華援長寧參擊將軍杜欽自疊溪移壓穆肅乃挫上游互
為策應蜀山吠日百爾隨聲周轍驚霆紛如怒臂
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河西巴猪黑水曆日諸寨助賊攻長寧內
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闥茂州山後羅多魏唐白若羅打古得失嘡才王核桃
溝諸寨攻茂州積威攸劫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追咎

轅門惜賞各寨歲賞長寧路費銀一萬三千[illegible]路八千以為常癸巳歲大中丞南溪楊
公率總兵何卿平五寨乘威盡革之止循故事存銀一千七百有奇量犒酒肉而已至是賊以為辭
傳者從而和之所賴
九重神筭柄在琅函時惟兩院英名茂流錦里才兼
將相河陽潘岳之孫大中丞方塘潘公風樹紀綱吳郡陸
機之裔巡按玉洲陸公勿羌並採臂指相通遂收漁而定
疑聿勸忠而鼓銳三溪設險可塹可城三溪自東路流出至
茂城非山前合流西入岷江六哨分工且矛且鍾臺因山澤圖
永逸於暫勞陣寄鳥雲鎮大勞於至靜山後諸酋頻年犯茂
城官軍閉門講路而已至是相地於三溪出師分撩之衆無固志命即地為流西起岷江東接山麓

東臺名之曰烏雲山墩西臺名之曰烏雲摩墩中為烏雲亭應兵龍李一戰梏
摧梟傻黑擒羣奔兕解城僅起數人夜至象犄為固瓏木長官司坤兒卜
郎率誅賊首哭卓羣賊奔據北山三日乃退核桃再嶽逵觀花水之遊
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獸奪原宗潛遁賊屏
退志甚大聚于核桃溝誓衆謀隊將再入寇時新賊勦高乃分兵進據北山各守要害與賊至於燕
兒崖擊之賊謀知時賊不敢進半月自散伺間道於夜泅坐收要害窖斜
五寨為亂獲夜泅誅之乃定獲細奸於時出巧中機宜旌旗與
白日交輝號令為雪山增重縱橫應敵三軍不損
一人遠近執俘一月豈惟三捷腰金貴介獨馳不
測之巔手乃元兇兩奪壘攻之具膚公尤烈脅從

皆降初賊犯我[illegible]四月三日長寧亦[illegible][illegible]目受敵幾陷冀銳身先士卒[illegible]手仞巖崖斬獲甚[illegible]
奪其七栅砲而還如走者再曆日乃降餘賊皆解惟彼深溝猶茲跋扈千
仞翔而弗下藺石為驅萬夫蔥爾莫前常山阻絕
深溝特險惟據高下石長寧去穆肅僅十里不相聞矣泛師非計密使與權
昭物采以犒軍侈壺漿而屬道狼貪可笑甘心葛
伯之邀鴆毒脅懷駢首中山之臥荆棘介然成路
叱咤生風桑榆藉此收功講張彪賁四月二十四日遣使齎牲
酒盛張鼓吹聲言穆肅犒軍出深溝寨下賊爭奪歷羣飲之尋中毒死傷無數官道逆通將率襲銳
並擒其巢穴焉從勤力且焉羌韜巨闕舌戟爭銛敵樹蕭墻筆
[illegible]時內外皆主撫賞之議有以私憾媒糵執[illegible]學海[illegible]言與之辨且促何卿來會公移私詞往

磐莫究折衝之志蒙茸北郭牧唱吞聲戊城北門外田數千
畝不敢牧放馬牛愚天西橋鬼門騰號戊城西門外橋西橋號鬼門關狗
號貫於人命長寧堡嘗襲賊大衆賊來攻得人命錢乃散猊猻賊若草
營卓壓稔兇神人共憤賊帥者十餘年從難于獄要
日數死者日月爲昏長寧堡百戶作數爲賊支解
下高陽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鑿開混沌之天
其丁亦未時命帥用兵之備調合宿兵數萬罪惡貫盈宜俾根株
悉殄徽膺起信乃惟旦夕邇圖猩血猶爭虞旌倏
下倉卒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
之矜徒見解體髦士弛擔乙未秋執承兵備之之之承殊類

杞憂環視漠如越瘠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
起之塵夫豈一朝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
長流將何紀極彼其之子東高閣乎幾年亦獨何
心壞長城乎鵲里塞胸諸難未聞決策銷人銷骨
巧詞祇見辛災樂禍身如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
已度河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算肯斂手以推碁
六月之師但篤言於揮扇看山欲厭腹劍反攻太
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論猶存
嗟乎內有饞夫外多勍敵厥高難合息壤無盟府
論[illegible]加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遄沮人見田鼠厲氣

遼瘼三月之功孰知
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竪儒幾敗乃事炎德方隆
蔡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益
忠良不病於扼腕斯夷虜無憂於猾夏天覆地履
自循萬古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
鏡賞罰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宜威之地
嗟予室家安枕所重藩籬七劍奏功寧[illegible]聽弦靡
臨莫非王事匪躬乃見王臣紫塞歸驂若[illegible]垂漢
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令報
王之身栢府持衡宏敞清平之宴兩院開宴名日清平玉堂秉

筆大書全勝之樓玉壘王子元立白面何能躬逆盛事彤
弓載咏共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感自折不回
之義有痛更深于定惟亡乃保其存及謫[illegible]難再
中[illegible]韻
誰將全勝揮高樓大史毫端走素虹五十餘年無
此捷[illegible]兩[illegible]合大江流
兩穴新魚來入餌山椒歸馬賦平蕪綠野色動三
城成笳鼓心蘇百戰場
當[illegible]片紙活千人藩屏三川護百國回紇未傳單
于至[illegible]奴已識漢兵神金所部周郎銅虎之符龔尉漸之鉞也此後二十六

首俱紀兵興以來事

獨守孤城抗賊衝連旬血戰爾何雄他時掃蕩妖
氛淨首論睢陽保障功慰冀鋭所謂嬰此方張之寇動皆以律之師也
河東復構河西賊小姓兼為大姓謀銀鏍紛紛俱
散盡又傳木刻到松州番寨糾黨以銀鏍為質以木刻為信
漢關周道盡狼烟猛將提兵去未旋白日洶洶文
武地黃埃滾滾犬羊天時周繼勳駐長安茂城聞山後諸酋入寇上下震怖
馬渡三溪宿霧開雲中指點破羣猜高山有險無
人守城下長年縱賊來所謂三溪設險六哨分工也
犒士長安策馬回即看羣賊敵山來揮鞭列陣須
臾定匣劍韜弓次第開賊至棟旗寨統自長安馳回拒守已而繼勳亦至營于法保寨

黑橋不省鴉兵至點虜輕趨細柳營結綠寒鋩封
賊首縷金明甲獻新城賊趨周繼勳營坤兒卜伏兵黑橋邀斬賊首哭卓獲其甲皆縷金為飾賊衆遂潰所謂一戰枯摧羣犇瓦解也
道酋折趾怒橫戈再煽腥風出魏磨虎帥營中看
制變燕兒崖下好張羅所謂核桃再熾進阨燕崖也
核桃溝裡數千羣半月逡巡竟不聞郝誑往年由
下路遊戎曾此覆三軍遊擊張傑先年陷沒于核桃溝茂軍損三之二所謂十氣至今不振也

千仞巔崖起七梢雙龍飛度斬天驕若非風送雲
中鳥應是神驅海上橋慰冀鋭所謂獨馳不測之巔兩撐攀攻之具也
復道長寧收曆日兼聞實大殺巴豬今朝叱咤千
人廢前日將軍一紙書
賊技初窮秪據高一夫驅石萬夫遭解圍贈有平
城計取醉何如公瑾醪所謂狼貪可笑酖毒胥慶也
黃昏連寨死傷餘鳴劍長驅定釜魚百尺竿頭難
進步鴻溝養虎計何如詰周繼勳
羣疑錯認武陵曾投筆凋傷猛士顏馬革便須圖
死報玉門何必問生還

元戎監隊下松州兩將雲從萬壑道虎翼翩翩旗
幟動狼心乙乙網羅收時叅遊以下知內外不協者欲觀望何鄉既至怯者兔而勇者奮矣
神溪溝入刀溪口青草山連黃草坪面語才賢須
耀武目知奇正好論兵論李高輩
征戍常年悲巷哭今朝出塞引見嬉鎮西橋外三
軍氣兵未交鋒勝負知慰藉啓輩
烏雲山擇自透迤從此諸番不敢窺便有橫磨兵
十萬城中供億了無期師出望新城自尉
春來烏合動盈千左右支撐竟帖然千慮本無韜

略在孤忠或有鬼神憐

西山西望更無天雪嶺參差六月寒莫謂浮雲能蔽日馬頭旗影是長安（望長安堡）

韓胡正控諸蠻會堅臥煩君一枕當赤壁孫黃俱俊偉詩家千載頌周郎（是夜固留周繼勳于韓胡堡）

穆肅山高雲棧開奇兵須驟疾如雷當年王濬收歸命為有江陵杜預來（寄杜欽）

韓胡減火肅宵征峽影星光水暗明軍校相逢問車騎勿云馬上有書生（是夜別周繼勳潛行二十里甚或免冠下馬混衆李中綠崖步行達長寧）

北來神使速精兵珍重將軍許馬迎與報鴛駘筋力健長寧早已駐新營（報何卿）

夜半營中傳令發平明礮彩化為烽深山不識搶戎計驚問天門下幾重（所謂分部蟻登連礮一炮也）

先鋒一劍斬樓蘭遂定盤雲虎豹關天子征邊功首級何如三箭定天山

最險深溝一夕平參軍連夜自相驚將軍只共三軍宿火滿前山赤幟明（所謂懷張擒縱之規也）

斬甲輸牛未許降渠魁斬首伏鈇鑕羣山萬落魂[illegible]讋始信

朝廷有憲章（所謂輸心歸罪爭持早死也）

當年此地見蠻酋三日天兵不敢收郡尉急傳犀角陣中丞親上北城樓（此後追思歷年之難及近日任事之艱耳往時茂城拒賊列陣北郭賊散山其方布卒數十人矢無虛發名曰滿天星官軍露宿三日有獻計者作犀角陣一向北門一向西門俟虜前鋒僅獲入城）

山頭亂水背村流血染平原草木愁城下咆哮需退甲江邊濯洗開椎牛（賊常分攻茂城棄退甲財物謂之退甲錢財釋甲浴于江頭宰牛酒財物謂之洗澡錢）

種菜為園尚有墩可憐孤汗祠壇村深山狐跡蒔當道斜日人家早閉門（茂城北郭外有社壇村土民君之高壘自固東郭外有官民菜園數頃築菜園墩分軍守之）

群兇忽犯邊城戍話我曾傷賊一人壯士伏誅圍不解祥蒼來坐棄屍辱（領戎舊事有軍人射殺一賊翌日羣賊圍堡乃四掌至言及本軍賂而謝之賊不退遂斃本軍于城令賊妻入視坐屍唇驗之始解圍）

一年贏卻羝羊角一死猶輸人命錢獨有我軍如土芥幾千溝壑更誰憐（堡軍常與賊爭一年後死仍索人命錢）

天欲神功巨斧開何人喚取大棺材江聲入夜如雷吼應是山靈怒氣來（漢關墩北有大壑常年軍死悉委其中人呼曰大棺材）

塀因何築作何年何人一費萬三千草黃山瘦森

無色應是民膏歲月滾 當時賞番惟班 後每兆極恢撫甚
羊腸鳥道一絲懸路並江聲入汶川天險不殊風
敎與諸君惟問賞番錢 白疊茂盡汶川境逶迤千里皆高丁急此僅通一綫
之路耳汶民最淳格共
賦役北路要賞無厭
長寧來遠舊征徭剝盡軍儲禍未銷當局好論先
後着江山隨處有楊么 要賞諸寨舊皆大寧來遠二縣尤甚
常言投拜本相愚薦屨轅門入壯圖獨有宋家金
帛賤盡將蜀廣侍强胡
驅石如神賊技長騰雲流火亦相當欲紓戎禍惟
威信何事臨危議撫降 邊軍火箭利于攻遠

從來作舍道旁難抗論孤危血淚殷今日論功誰
第一都臺霜斧重於山 所謂斷案得中丞之斧鉞失儀奉也
克國哥成惟魏相樂羊功就屬文侯誰將一死酬
知己曾毋當年杼亦投
重賞眞看有勇夫何如廝養避吹竽絕憐三月經
戎費不及供邊半月需 戎邊月給該銀九千有奇
此意參差竟未如荊州木屑總堪儲君看百費今
狼籍盡是年來節省餘 初意欲大簡邊軍易以邊服衆議不協而止
山肴旋覺臨邊重肉眼相看亦外輕休詫
君門違萬里會城翹首即春明

兵神妙說邊情易入險何如習逆難塞外將軍猶
草食櫪間嘶馬自雕鞍
何事功成將亦疑羽書初定尺書馳古來文士多
高論不向軍前賦一詩
萬丈雲蘿孤絕地一宵風雨再生天邊關呼吸無
人見惟有空山瀑布懸
椎基誰爲羊都督褒詔空憐恐恒謀不獨平吳煩
聖慮西戎自古動堂憂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奉
勑整飭威茂兵備兼理糧儲長洲朱紈撰

靖汞篇

維皇祀十有五年春三月維州迤西長寧穆蕭弗
靖諸番肆毒將校有警邊鄙再變虜情叵測我兵
應敵崔公以監司整飭爲至慮勤勞謀畫調度
則敵於是按險隘以嚴斥堠誓介冑以精技射處
錢穀以備給餉詰攻守以定奇正懸賞格以速鬭
志乃總戎栢村何公以松城至遊戎杜公以疊溪
至而參戎周公則朝夕從事惟謹者也于是督四
路之兵與六月之師掩襲誘伏攀捫躡士各用
命諸酋震恐縱炬焚淺深之溝血刃殲渾水之寨

豺狼宵遁草木皆兵羸孽遁拜稽顙授首遂全師
以歸長寧侯擧鼬而來故頃是役也以其師旅
兵則寡不費官帑不煩有司振旅靖寇我秋崖公
之力其可少哉是故愼雲中之調者其敵遏討先
零之宜者其圉固資瑩繹之將者其梲成𨭆才以
御衆氣以宣力智以濟變威以佐德我公之偉績
盍亟聞於
上哉栢村公輩將奏報勒銘而遠屬五石子以爲言
五石子曰謀貴獨斷兵貴萬全昔者庸蠻叛楚阪
高之役勢將徙遷獨大夫蔿賈謀以決戰當時潘

尫感奮師會臨品闘椒至自石谿子貝至自仞道
羣蠻就盟庸見滅焉是故秋崖公之筭蔿賈之善
也諸公戮力揚三子之恪命也敢不欣躍以申義
而爲之歌曰芭鳳鳴岧兮海内龢靈法星應會兮
西土胃臨公當鎖鑰兮　王心載寧維州告急兮
番酋煽腥憲度嚴明兮壘堞先聲將校鼓勇兮士
卒銳精蹄角爽攻兮石莽崩騰氣奮膽張兮雷掣
雷轟兮橫戈揮兮兇逸鯢奔寨碉烈熖兮霧散星
分俘獲克捷兮檣穴犂庭公速下令兮納欵全生
戎心讋逞兮聶威稱神玉壘增光兮樹績策勳汝
水澄波兮飲馬洗兵嗟公談笑兮樽俎干城伊公
熟籌兮萬世法程陋彼漢唐兮徒務縱橫願紓
主憂兮克廣德心
嘉靖丙申歲六月望後二日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成都五石李
鳳翔頓首書于青羊少室

朱憲使平三溝蠻或問

或問曰夫朱憲使何以克三溝蠻也山人曰夫朱
憲使得所以克蠻之道惟時而已者也夫雲行雨
施萬物育焉嚴霜厲風萬物剝焉天時也夫夷狄

順我則恩以撫之逆我則威以勦之人時也是故
取諸天時以察其變取諸人時以究其成時撫則
撫時勦則勦恩威以時道其不煜君子之能事也
尚其明不疑于所慮持其剛不怵于所之是故以
整諸邇則不棼以禦諸遠則不疚以理諸天下國
家之大則無不利匪明則疑其征凶也匪剛則阻
不可以大事也惟明惟剛與時偕行憲使其善學
君子者乎哉其蒞茂也以諸克蠻之道詢諸守令
爲詢諸將領焉詢諸鄉士君子焉其告者不曰撫
則曰勦不曰勦則曰撫又有曰在不撫不勦之間

于是仰觀俯察按其圖籍審其地險究其夷陸紆
其底言變而通之其㪚撤化而裁之其偏舉曰我
有所取之矣其惟時乎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予嘗受諸易矣且
龍勑在函誥告惟明憲臺百尺臯峻而疑濟濟三軍
如羆如熊氧氧小民云胡不寧蠢蠢蠻酋肝腦雷
霆是故有備無患先事也難而苟違曠厥責也功
則歸巳虞則推人匪我志也時惟蠻衆伏戎于莽
突如躍如其來紛如嬌虔攘奪自于天殛憲使赫
怒時哉不可失矣是故童牛之角時宜牿之高墉

之隼時宜射之播令于衆徵兵于土珉綴其行伍
簡其犀銳合羣離而一之不以勞遠益取諸渙申
朽鋒折曷以赴敵除其戎器無有不善益取諸萃
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常罰諄諄然命之益取諸
巽築邪于郊北所謂設險以守其國益取諸坎騰
檄于中丞所謂外比于賢以從上也益取諸比抗
言于三將軍誓諸神明示以肺腑益取諸同人出
以律行以糧從殪蠻于黑橋殄于長寧收長子之
說輿輿尸之虞益取諸師蠻泣降于野懍懍若[illegible]
汝過宥罪邪有常典從之益取諸[illegible]夫惟明
以通其時夫惟剛以乘其時通則其業新矣乘剛
其譽遠矣君子之能事備于憲使矣或曰明之失
察剛之失厲亦能永業而終譽乎山人曰明可貴
也而懸爲難剛可貴也而克爲難是故憲使能以
永終也益取諸謙觀其班師而還告諸人曰主持
擬議是惟中丞潘公之力張弛有方左右得宜是
惟都督何公之力捶阨批亢無縮氣有毅聲是惟
周杜二將軍之力某何功焉易曰勞而不伐有功
而不德厚之至也又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
子之終也是故可以迓晉接是故可以衍泰祉是

故憲使能以永終也于是乎知時易之道也剛而
明易之德也謙德之柄也受易之益大矣適庠文
學暨諸鄉士君子至謂山人曰憲使克三溝蠻也
雲雷經綸擊蒙禦寇旅無一矢之亡力鮮三年之
憊道路康衢我民枕席憲使之賜弘矣凡我編珉
受而諼乎惟需言以彰羣志山人遂以答或人之
言書諸軸以獻諸憲使而曰或問

嘉靖丙申孟秋中旬日玉壘山人王元正撰

平番詩序

嘉靖十有五年六月憲伯朱公平番夷于深溝八

月拜送巡撫潘公于敘過嘉時司　諫彭子汝寔方
任閑鳳部亦謫下僚公以同年故招之燕于凌雲
禮意獨至君子曰古道不在茲乎彭子因出平番
詩數章美朱公也鳳部讀而歎曰美哉茲功不獨
在一方在
社稷也夫番夷之為　國患也寔常襟喉非若北虜
生長草地無預中國可以置之度外者也然連年
以來恩褻于歲賞威損于撫和馴至今日殺擄我
人民阻截我糧運攻襲我城堡望我贖取挾我賞
賜勢將不戢公問其策武人曰撫乎公曰已誤不
可再也于是乎舉兵然則撫中寓勦乎公曰不信
何以任人于是乎一於勦然則遂進乎公曰不守
則不戰于是乎砌城垣然則何以勦乎公曰不困
則不下于是乎焚其碉寨取其田禾然則盡勦乎
公曰獻其馘斯止矣于是乎誅首惡而什脇從一
十餘寨望風底平然則厚賞乎公曰厚賞將不繼
禍之始也于是乎節歲賞君子是以推公之善謀
也不損威不褻恩不失信不傷仁不惑危言不急
近功故曰不獨在一方在社稷也昔申伯崇德宜
力四方為周藩翰尹吉甫作詩以為頌彭子之意

原缺第十九葉

生重不數瓦山早掛弓丁封二大夫皆有遺功在邊時以擬先生者
賓翎新彈雕鶚光照人寒色曉飛霜諸番已落當
時膽嚙指于今敢架梁架梁番人守隘乘高之語
霜風夜襲鐵衣寒鼓吹鐃歌擁隊還消得年年洗
兵馬深溝淺壑助潺湲
臘雪不嚴春不暄軍威無素賞無恩誰知緩帶輕
裘者談笑猶能却吹番先生力勦不和威是用服
蠻巫繩卜巧占年是處夷方是鬼方設教肯神君
莫訝岐山從此日焚香事平里中有神賽先生大祠之以華人心因俗美云
不逝來奔不拾遺先生自是丈人師廟謨已足酬
西顧敢獻元和聖德詩先生軍中誓戒士人德之
嘉靖丙申秋嘉定彭汝寔拜書
平三溝蠻十曲奉揚盛美
鎮西橋北路白日望昏昏兩河飛毒矢五寨是遊
魂虎臣鳴畫角豸憲駕丹輭蠻兒崩厥角絕嶂出
降旛
孔明擒孟獲狄帥得儂高崑崙驚電炬洱海怖龍
韜千載留英蹟三城伏俊髦眼看行道允簞食豈
徒勞
雉堞長寧堡虎隅來遠樓如何嵐氣掩不盡野人

秋金繒悲賈策肉食愧唐籌東吳一伎繼撫鬱獨

澄流

萬仞探彪穴三營結豹幬遠開雲鳥陣不見淺深
溝崩角奔遺孽繫纍泣老酋莫支積麥盡性命借

淹留

幷幕連松鎮江沱下汶關須才爲保障此地屬難
艱氣倡三軍壯師迎六月還道傷舞衰白布褐有

餘懽

雹擣烏蠻窟雲開青草岑干戈看倒刃負戴莫驚
心溜索狐踪滅猺苦犇火侵康韭明月滿疋馬漢

關深

羣寨還周服彌山藝禹田何年吞噬便裂作犬羊
天驛撤虛星使墩明有晝烟從今肅殺後

王道頌平平

何武遺英冑朱雲更好孫杜周皆俊偉義氣溢櫜
鞬勇捷揮星劍謀深運海源荒陬藉鎖鑰山躍水

騰掀

不死窮泉布而能定狗羌一從遭血刃誰敢復猖
狂杕杜歌罰士饑寒仰漢疆晝茅綯夜索乘屋哭
聲長

王靈濯江漢戎誓戒春秋奇語臨邊將須爲報
國謀廪祿思先世簪纓慕遠修秋崖亦儒者抗志節

戈矛

玉壘山人王元正

平三溝謠

嘉靖歲丙申季春日初九三溝蠻跳梁烏合崇岡
阜架彼七稍砲遑彼山桑柘矢石若雨注人心若
熏炙糧運渾不通商貨任其掊長寧堡危哉籌策
煩官守武弁圖暫安招撫意云厚或論持兩端令
人事掣肘智者握其機征勦議爲首亟築北子城

先事防不偶突如四月三羣蠻來相毆仗此城半
成可當萬夫赳一戰纔交鋒頭落我軍手魚散而
鳥驚喪氣投林藪樓扁全勝樓北揭昭星斗城號
小金城志載垂不朽夫何犬羊性詭計日相誘糾
合犯猪蠻攘奪兩河口奇計自此去多命死藥酒
怪哉蠻見命自視若雞狗跳梁日益滋攘奪仍依
舊道梗幾三月我備專事有躬率三軍行三將聽
指授將維五月終直上深溝陡擣彼巢穴空蹤彼
穢麥畝始識我軍威且哭且奔走老幼盡呼天乞
我饒罪咎混淺兩溝蠻望風崩角叩爭獻惡酋頭

眞我歸斯受不害我一矢不費我糧糗取敉呼威
閫右嘉獲匪醜
國威益張大蠻性收咆吼勦撫茲較之孰左而孰右
我聞禦戎方幾定無可否彼既犯中華我勦奚可
後彼若安夷分我撫未爲杻勦撫二字明文武才
堪數厥功繼五寨厥謀靡讓其全師收全功責任
良不負今齊丁王名古與德裕友桓桓六月師詠
來大史叟嘖嘖羣懽聲踴若獲珺致軍只我長城
民曰我父母日升而月恒令譽同其久汶水而岷
山奇勳並其壽但願繼繼推轂皆若人威茂風清

紓我
皇王西顧恤

汶川李延芳

克平番寨疏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鑑題
爲克平番寨事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三日行據四
川按察司威茂兵備副使朱紈分守松潘副總兵
署都督僉事何卿協守松潘南路右叅將署都指
揮僉事周繼勳疊茂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杜
欽會呈督兵克平深溝等寨勦撫獲功緣由各稱
云云提報到臣案照本年三月十八日據副使朱
紈等呈報深淺渾水等寨逆番突出截搶糧運緣
由前來臣即與巡按御史盧琳各行兵總叅遊等
官統兵分布緊關墩堡相機撫勦間又據各官報
稱各番占架山嘴不退乞發軍火器械策應臣等
又嚴行都司解發及行都布按三司掌印等官集
議兵糧四月初十日又據副使朱紈報稱各番糾
合千餘去打長寧堡一半來犯茂州城官軍迎敵
斬獲身穿描金甲番首一人餘賊多被殘傷奔劄
山寨聲言定要添賞方退等因到臣當差武舉千

戶孔仁前去賫畫并齎執火牌及巡按御史盧琳
案行各着落叅將周繼勳住劄長寧堡遊擊杜欽
住劄穆肅堡各整搠兵馬副使朱紈居守茂城與
副總兵何卿計議調度仍相機撫勦及嚴督修築
茂州北門外城備禦去後隨據朱紈等揭帖禀稱
各番不時突出幸我兵糧有備死守封疆緣由前
來除嚴督該邊兵馬奮拒堅守毋開賞議致貽後
艱若果有梗道路有犯墩堡容臣等調兵集糧相
機撲勦俱經會本於本月十三日具題外續據四
川按察司呈該本司署印副使龔亨會同布政司

左布政使陸深右布政使衛道都司都指揮劉[illegible]
昌守巡道右參政張大輪副使歐陽必進計議兵
粮行該道相機勦撫務使渠魁就擒餘黨解散及
發官銀二千兩前去支用又據朱紈呈稱長寧一
帶路通疊溪粮運難進乞折價銀暫收茂庫解發
等因允行外該臣與巡按御史陸琳看得前項逆
番事始在于深溝各行兵總等官相機將該寨發
兵除勦餘寨撫降認守地方容其往來買賣生理
仍聽卯以存約束及看各番北抵松潘南通威灌
又行松潘兵備等官南北遏截臣節差千戶丘璽
等齎執旗牌督勦深溝餘寨招撫不許故殺降黨
及該御史陸琳移住灌縣一體督振軍威調度行
勦又據三司議調叙瀘大雅等處漢土軍兵四千
八百名調取間續准兵部咨該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又經通行各官相機勦撫去後今據
前因除參獲將節次解到番級俱發按察司驗明
發爲害地方梟示擒獲番婦收候查處并投獻牛
羊等項發茂州變價入官番器貯邊備用被傷軍
兵給銀醫治死者置買棺木尋屍給埋用過錢粮
行兵備道查明造冊繳報查考原議調叙瀘等處

軍兵停止及會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陸琳外該
臣議照疊溪北拒松潘南抵威茂守疊所以保蜀
實爲
朝廷緊關邊城但其地孤懸羣番之中賊寨星羅俯
瞰關堡以相殺爲撕打以戰死爲善終一有變動
疊先受厄在昔西番盛時官軍莫之敢攖假賞羈
縻今夕狠殘來日悖德公和私賂歲費萬餘朘生
民膏血銷國家元氣歷歷邊事言之可悲嘉靖十
二年仰伏
天威克平五寨裁抑賞需邊事稍振歷今二十歲嘗報
絕聞迺者深溝恃其雄黠無故搆逆失出阻運近
邀洩溝渾水岐山水磨以借聲勢遠結賴子兒立
高黃春魚巴豬黑水曆日白若羅打古羅多大小
各姓寨番助釁猖狂敢肆虐毒恣橫殺軍窺城曾
莫忌畏而又邀奪兵機公文以致傳報不通運道
爲塞粮餉折銀貯茂關堡忍餓待蘇施恩招降梗
不服命蓋以五寨近挫饕餮失圖深溝獨雄姑試
一逞少得遂利舊焰再張不知阻運挾賞詞屬要
求事既犯順罪實滔天茲幸仰伏
皇上德威之重卿相謀筭之成假臣等督處之便諸

將一呼羣情嚮付不俟徵師之至即收焚巢之效
巢穴既傾兇醜隨潰卒之輸情納欵全師以旋其
餘助𤉢寨番獻甲不可獻牛羊不可直至獻馘而
後待以不死若擒縱之由我者砍𤝱剁牛固彼常
事斷指割耳實前罕聞此則勦不窮兵而撫寓於
勦之中撫不用賞而勦行於撫之內蓋非得已之
勦亦非不得已之撫也即今道路廓清關堡寧謐
粮運長驅蜀天歡慶又況州縣得免賦車耤馬之
勞市壓亦無行齎居送之擾較之五寨之捷尤收
全功蓋非先有十二年之捷亦不能成今日平定

之功非有今日平定之功亦不能有光于十二年
之捷也再試失利彼復何謀自今而後諸番知有
朝廷矣及照分守松潘副總兵署都督僉事何卿四
川按察司整飭威茂兵備副使朱紈腹滿經略動
合機宜文武同心艱難共濟卿也戰伐久親威名
素著前日克五寨今日克深溝所謂投之所嚮無
不如意者也紈則運籌之妙主議之堅到邊一年
省錢粮幾及萬數行兵三月用軍餉未滿五千所
謂盤根錯節方別利器者也協守松潘南路右叅
將署都指揮僉事周繼勲疊茂遊擊將軍署都指

揮僉事杜欽驍勇俱雄威武各奮艱險不避矢石
爭先提督長寧堡松潘衛指揮僉事龔鉞嬰方張
不制之賊率素練敢死之兵血戰十餘軍無一損
始則周繼勲星馳救援之力繼則何卿日添精兵
之功幾仆而立卒獲渠魁瀕死不回以需大舉論
今日分兵取捷勞與衆同而連月抗敵保全功為
獨著成都後衛指揮同知曹克新茂州衛指揮僉
事蔣敔松潘衛千戶張昊武舉舍人何希亮隴水
頭長官司土官坤兒卜岳希蓬長官司土官坤元
靜州長官司土官法保均有率衆先登之勞實關

出死得生之地茂州掌印知州吳潮茂州衛掌印
指揮使曾元忠威川千戶所掌印指揮僉事宋璉
寧川衛武舉千戶孔仁隨分經畫各效勤勞又照
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陸深右布政使衛道按察
司副使龔亨右叅政張大輪副使歐陽必進都司
署都指揮同知劉永昌或殫思討議兵糧或同心
慎嚴封守群策並行均有勞績再照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陸琳警報一聞心懷忠憤諮諏廣集志切
除兇大秉肅清之威屢馳約誓之檄慰勞軍士以
作其勇敢親駐邊城以助其威聲以致諸軍用命

羣醜消魂厥功不可不錄如臣所奏
朝廷重祿濫膺地方重寄百凡邊務皆其常職固未
嘗有分外之勞爲可報稱也惟邊腹效力各官不
加量奬難勸將來除指揮等官曹克新蔣敵張昊
坤兒卜坤元法保吳潮曹元忠宋璁孔仁舍人何
希亮并有功軍兵人等俱臣等犒賞外伏乞
皇上軫念萬里邊患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將有功人
員量加奬勵內指揮龔鋭行臣等賞勸惟復別有
定奪緣係克平番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李廷金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議將何卿朱紈厚加
賞賚以旌首功潘鑑陸琳等特加賞賚以嘉其功
等因奉
聖旨這番寨克平斬首俘獲數多各官效勞可嘉何
卿朱紈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潘鑑陸琳并
周繼勲杜欽龔鋭各二十兩一表裏陸深等各五
兩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
右藏篋中十二年矣未嘗敢以聞於人茲奉
聖天子俯命開府浙閩任至重也而苦心掣肘憂讒
畏譏眞有中夜遶床之嘆葢不若于處事而苦
於處人回思前事大小一轍乃萃爲卷錄原行
文移足之惜散帙殘編不盡當時辯論耳
呈撫按衙門公文（自灌口奔喪故牘盡失越八年得于滇南分巡毛瑞卿所遺也）
一嘉靖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未時據北路提督指
揮龔鋭報稱本月該哨忽有長寧後墩瞭見哨風
人役躧出番蠻埋伏本職領軍前去至地名兩河
口長沙灣等處不知何寨番蠻約有六七百餘各
般赶塘一半登山掀放擂石往穆肅堡去訖一半

見劄長寧山嘴等情飛報到道據此卽刻會同叅
將周繼勲督率官軍士兵前去策應外續據吏目
徐宗報稱初十日指揮龔鋭百戶張騰霄與番對
敵至巳時不退用火箭打傷二番擡回復戰至午
稍退官軍往來與番迎敵不避死難目視可憫乞
發軍兵早來策應等因又據龔鋭報稱初十日稟
報後官軍連陣戰敵至未時各番被傷登山稍退
本職隨帶單馬三十餘人奔去穆肅哨探安諭設
備仍往實大關將一隊取貼穆肅堡至酉時復回
長寧堡屯守至戌時探得前項番賊係是深淺渥

水溝三寨大小旗山二寨水磨蠻子兒立三寨高
黃茶魚二寨共十寨分占山嘴并在深溝住劄不
知爲因何事即今未散等因又據領軍指揮蔣啟
報稱跟隨周參將十一日丑時到於長寧堡寅時
杜遊擊從疊溪來穆肅堡會合將糧運人等約有
一千餘名護送疊溪明白隨據長安堡千戶張愨
報稱水磨等寨番賊要出來東路爲害等因又據
龔銳報稱十一日申時長寧墩哨見各番在山頂
見身原未潰散俱在深溝寨住劄等因十二日巳
時據竹木坎番牌波能小彩子一名在深溝寨討

錢回報說深溝等幾寨蠻子吩那一日端端來搶
大哨糧運不想軍家知道了如今不散說已是齊
心出來一遭十四日大哨還要來搶只爲這幾年
架不得嘴捉不得人討不得贖錢纔是調齊壞事
等因陸續禀報到道看得前項番寨無故糾聚惡
黨騷擾地方希圖搶劫糧運若非指揮龔銳躧探
得人盡日死戰參遊策應及時振揚威武不免大
失事機除行參將周繼勳住劄長寧遊擊將軍杜
欽住劄穆肅相機勦捕及嚴督東路提督指揮劉
棨所屬關堡并靜州等三長官司各加意防範本

道仍量調鄰近軍兵分投按伏控禦外緣係[illegible]賊
作耗事情擬合通行呈報

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一節據指揮龔銳蔣啟并百戶張勝霄等各報稱
本月十五日午時突從渾水水磨旗山等寨番賊
聚衆突出各穿牌甲占架山嘴周參將督領職等
并土官坤元等軍即出下門登占半山分布上下
門山嘴迎敵數陣至未時又一彩番賊於非山嶺
兩處夾攻放石敵至酉時官軍得火步箭傷番數
多扶扯上山去訖比因天晚山險不能仰敵斬首

將軍擊回驗得軍兵陳元保馮童兒龔猪子王阿
同趙保俱箭石微傷手足夜不收易受二黃必通
王興七被石輕傷岳希蓬長官司土兵一名稍重
傷等因又據長安堡千戶張愨報稱本月十六日
申時分據窖溪溝熟番阿呼兒報說白若羅打的
蠻子謫量小姓伍寨殺牛泡酒齊心不知那一日
暗暗出來壞事一場先打了靜州長官司寨子分
一半打土地嶺堡等因又據椒園堡百戶馬啟報
稱本月十七日辰時窖溪溝熟番來堡報說旗山
水磨二寨蠻子十六夜要去撲社壇村因雨阻今

晚明日一定去了等因又准叅將周尚勳手本本
月十六日戌時據實大關百戶劉鍭票稱十三日
據如骨寨執番手麻太另令小㸃子來堡覔說如
今深淺軍水大小與上等寨殺十要來本關壞事
十五日又據雙馬寨番人麻子力報前番傳遞木
刻與高黃春的十留寨又傳木刻與巴猪寨打索
條糾合果水蠻子過河　刼搶粮運票討隊五火
器防範等情隨據疊溪新堡子官旗姚綱楊春報
稱本日據巴猪寨骨別族番蠻敗敗思兒結前來
報稱本寨四族番蠻糾合黑水曆日要來馬路斷

堡實大地方壞事等情各報到職看係番情聲勢
重大不可不備除本職所統城操兵應軍兵內摘
撥旗軍韋仕印等前去實大關相兼該堡軍士貼
守堤備外今照新堡馬路二堡缺人防守已會遊
擊杜欽將部下遊兵分撥二堡防範等因各到道
據此案照前事已于本月十三日批差舍人梁時
賚文馬上呈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前項番賊俱
因青黃不接糾聚大衆始圖搶劫粮運繼圖攻撲
村寨所幸官軍用命防禦頗嚴不致失事但賊勢
未散合用火步箭等項器械連日支用將盡一時

置造不敷事在急缺擬合就行呈請
嘉靖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一本月十八日據指揮龔銳報稱本月十七日大
哨邏探地方稍緩至午時護送至穆肅堡無事杜
遊擊統軍徑往疊溪新堡子訖又報各番約于十
八日出職本職已奉本道指授不敢上山仰攻除
後另報等因十九日又據龔銳報稱十八日巳時
有長寧墩瞭見各蠻約有七八百餘一半占長寧
堡山嘴撒放擂石一半分去占兩河口山嘴阻路
內有四百餘名攻撲長寧上門舉火官軍以佚待

勞各番跳噉數陣見番困勞鼓噪急出迎敵當用
火箭銃打傷五六番各軍步箭齊發傷重一二十
番拖拽上山追至山脚亦被占山放石如雨難以
獲功一陣輕傷松軍三名王昌福陳林胡伏其番
稍退半山至午時分又突來攻敵官軍用銃子火
箭傷重二番擡去步箭中傷數十餘番奔番占險
集石撒放利害不敢違命仰追二陣驗得被番箭
石輕傷松軍四名王阿同王蠻子梁珠龔來定至
未時番聚至五百餘衆一猛仍來撲敵官軍用命
抵敵人器步箭又傷二十餘番彼時周叅將督陣

親射中一番本職同指揮蔣啟百戶張騰霄連陣
各射中七八番各番稍退半山三匝驗得被番箭
石輕傷松茂軍人四名王天付鄭三兒李阿興易
受二至申時分各番一齊撲戰各軍奮命抵殺用
火器步箭傷中二三十番追至山脚各番登去放
石不能斬級四陣驗得番箭重傷椒園民兵一名
何亨富至酉時被先占兩河口一夥知穆肅有備
復回至地名長沙灣故意拆挖邊墻路道職等知
是番計向不輕追有番連陣傷多即時分股登山
潛遁官軍候戌時方掣回堡傷重數多回寨難保

不死數十本日得蒙解到火器步箭濟用不惜射
放方傷番衆但又將盡官軍奉有本道勵示無不
敢勇用命乞將火器步箭隨時賜發以便應用等
因又據把總蔣啟吏目徐宗百戶張騰霄等各報
稱□二十日准參將周繼勳手本內開本職十一
日□□到下長寧堡分布軍兵茂州衛提督二隊
旗軍楊阿羊兒等五十名接送上哨糧運經行林
逢□等四十七名接送下哨糧運該堡原守茂州
衛官軍張騰霄何官保等內除舊撥常哨上下官
道夜不收易受二等撥貼守後墩羅呂保等撥貼

下門橋西付允安等撥貼橋東王所兒等應帶茂
城官軍內摘撥旗軍陳二等貼上門二道又撥旗
軍章仕印等貼守實大關王阿計等相兼刹州衛
守備旗軍馮伏二徐貴二等護守城堡夜巡所有
揀選次等官軍舍餘王神等應合發回止存精銳
官軍士兵蔣啟等松潘衛官軍龔銳高小二等原
堡官軍張騰霄等本堡隨征出戰老幼王吳啟等
并指揮龔銳調到椒園民兵李卜勺等共三百七
十五名係統領出征戰陣之數開具姓名煩請查
照施行等因二十一日准遊擊杜欽手本二件一

稱據實大關百戶陶鎔新堡子千戶姚綱各禀稱
前番傳遞木刻與高黃春魚小留巴豬寨打索三
條糾合黑水曆日過河劫搶糧運等情除將遊兵
吳冊冊一隊撥新堡子孫天民一隊撥實大關城
操官軍一隊貼馬路堡另選一百名跟隨指揮曹
克新護哨等因一稱據千戶張樾禀稱窄溪溝熟
番報說白若羅打鐵子滴量小姓五寨要來壞事
一場看得聲勢浩大詭詐多端慮恐聲東擊西不
可不備除本職所統遊兵四百名分布巡貼待報
殺賊外煩將城操官軍分發防範等因又據長安

堡千戶張懋報稱據熟番米堡報說十八日水[illegible]
岐山賴子各番前去長寧堡被官軍火鎗箭傷多
多的淺溝旗山寨好漢幾個阨寨死了如今商量
上邊還不得雙要浮水過河來下面幾堡殺人還
讐等因二十二日又據龔銳等報稱本月二十日
瞭探各番不見恐有詐計未送糧運至二十一日
午時分哨出長寧東山約有二百餘番二處起身
上山去訖當稟周參將會合杜遊擊將糧運人衆
護送明白本日巳時蒙何總兵差委百戶方梧舍
人何禮允等疊溪路指揮曹克新等二百二十五

員名單馬四十餘疋前來防範等因各到道據此
案照前事先于本月十三日批差舍人梁時十八
日批差舍人張時等各馬上齎文呈報及請給器
械去後今據前因除防禦事宜公同總兵參遊衙
門陸續舉行并宣布本院恩威感激官軍奮力報
效仍嚴戒各不得貪利徼功以剉鋒銳講舊姑息
以開釁孽及督曹克新恩守信地外爲照前項番
寨雖盤踞山箐深不可入然西有長寧疊溪二路
關堡上下聯絡東有桃坪土門等關堡并隴木頭
長官司土兵首尾控馭又東則行安綿所屬地方

唇齒隄備南有茂州衛城屯軍民并靜州長官司
土兵表裏鎮壓惟在各官慎終如始不[illegible][illegible]設
哨之日先選慣戰者分劄山嘴隘口四顧無伏方
以精兵伴送商運又重購賊首厲行間諜似此青
黃不接之時賊不宿飽買賣不通搶劫無獲我有
餘糧持久戒嚴亦坐困之道其年例大賞給發各
堡區別黑白分投領惠以安反側之心參遊衙門
往來屯劄隨機制敵在于臨時其本寨自能擒縛
首惡獻送前來方准投拜仍許重賞如此則賊不
攻而自破不逐而自散其他旁視竊聽者亦或潛

消默奪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據指揮曾元忠李嵩厲振高智呈稱河東大小
二姓白若羅打羅多得勝嗟才主水磨岐山等寨
番族繁盛寨分聯絡俱在茂城大山之後始則鼠
竊狗偷趕截牲畜芟割田禾漸至捉擄人口勒要
贖錢正德嘉靖年來聚衆劫掠城北社壇村須索
本村年例充喠挾要官軍退甲錢牛酒銀布以爲
常例嘉靖十二年糾合一千餘衆直逼茂州城下
城外民田千頃俱被蹂踐各賊滿地分撒呼爲滿

天星官軍四面受敵雖有弓矢什無一中其靜州
長官司土官法保不過欲避自守莫嬰其鋒即今
深淺渾水水磨等寨番賊攻打北路長寧等堡不
遂糾引前賊仍欲來茂爲害雖蒙分布官軍晝夜
防守但賊衆據高跳躍而下誠恐我軍立站不住
反遭其毒況今露坐草宿未有限期防之或不來
掣回或卒至合無依據山溪溝水道沿邊修砌墻
垣西至魏磨江口東至法保寨東嶽廟山嶺首尾
連亘墻外山溪溝就如濠塹仍于東西中三處各
設一墩官軍阻此爲限賊人自不敢越此長驅偷

一下山易於截捕平居無事則輪撥軍人數名守
墩瞭望不惟社壇一村民田千頃可以保護而賊
計自然默奪等因并畫圖具呈到道案照先爲番
情事分遣各官統兵前去社壇村魏磨墩東嶽廟
山等處屯劄防禦去後今據前因本道親詣後山
并三溪溝等處相度形勢委於各官圖說相同及
照見守軍兵無事則曠日可惜有警則無險可恃
詢之衆口俱各樂從合無依其所擬就將各官分
布地方定與界至起取砌匠每日給與工食銀二
分各官部下軍兵于三溪溝內分投搬運土石隨

其地形曲折高下併工修砌但起一尺則有一尺
之益且築且守足爲障蔽墻成西於魏江口東於
東嶽廟山中於社壇相對去處各立墩臺一座東
西二墩各置門二扇早晚啟閉工成之日不論賊
勢緩急官軍就可掣回等墩止留軍兵數名守哨
其社壇教場江瀆祠菜園墩等處守墩軍人皆可
量減目今所謂勞費正等日後所謂一勞永逸似
爲可行擬合就行呈請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一日
一本月初二日本道巡歷長安堡據該堡千戶張

懋引領窖溪溝熟番前來報稱深溝水磨等寨番
蠻糾合白若羅打古羅多大小各姓番蠻倒巢前
來一半攻打長寧堡一半攻圍茂州城等因又據
東路提督指揮劉榮并守備神溪堡百戶李桂各
報據熟番報稱前項番蠻分作三股一股前去茂
州攻城一股出神溪溝一股出刀溪溝俱要攻打
土門桃坪等堡等因又據椒園堡守備百戶馬縣
報稱隔河瞭見番蠻各穿甲持兵及千餘人順山
下來等因各到道當時會同參將周繼勳統領指
揮蘇榮等兵往劄鎮戎堡候賊來近於對河隘口

地名龍嘴用火步箭邀截又令百戶楊貴[illegible][illegible]之
劄北定墩候賊來近于對河臨口地名放羊坪亦
用火步箭邀截本道隨督原分定茂城北門外指
揮等官李高等領兵劄東嶽廟山指揮等官龐振
等領兵劄杜壇村指揮等官高智等領兵劄魏磨
墩靜州長官司土官法保劄本寨各聲勢聯絡阻
截大山依據三溪溝新築墻垣爲險本月初三日
有隴木頭長官司土官坤兒卜統領土兵前來策
應就劄東嶽廟山嘴與李嵩合又據魏磨關熟番
賀結等赴道報稱番賊數千就到等語本道看得

本番所住寨分係是各賊必由之路誠恐透漏軍
機將伊慰勞羈留在城本日巳時據魏磨墩瞭見
各賊由河東魏磨關花水墩一路蔽山前來被叅
將周繼勳隔河邀截各賊不得平路俱從山嶺穿
出雙碉徑於地名插旗寨正對茂州北門屯住良
久隨有周繼勳領兵由鎮西橋徑駐法保寨內與
指揮等官曹元忠康智等控馭東西各隊軍兵各
賊見得官軍阻險爲陣乃由東南山嘴於未時分
擁衆徑趨稍平曠處所官軍土兵迎敵土官坤兒
卜爲衆當先被賊射中右邊胸項處所一矢其部

下土兵奮勇就斬身穿描金甲賊首一人各賊多
被火步箭傷殘隨即奔上山嘴放石即截官軍一
矢不遺本道就陣驗功的係寨首查照嘉靖十二
年征勦五寨賞格犒賞銀五十兩仍將銀牌一
面慰賞坤兒卜以激其他土官反側之志官軍攙
臂爭奮各賊仍回插旗寨屯住相持至晚不辨形
似初四日初五日俱見各賊逡巡出沒於雙碉之
間本道隨引前項報信熟番賀結等辨問首級認
係雜谷寨首哭卓是實且稱各賊因連年減去賞
賜若肯告添連人命也不說起了等語本道諭以

本院恩威且稱各賊既已犯順連舊賞俱已革去
倉庫錢糧無限惟犒賞官軍勦殺惡賊豈有分毫
飼彼犬羊若要賞賜何不自斬幾顆首級獻送前
來今不問何寨何番穿甲持兵即係爲惡必要擒
斬若脫去兵甲背負柴草即係爲良並不究問我
今亦怪官軍臨陣輕進獲功不多早能容賊深入
必然勦滅無遺矣一首級何足道哉本番詞塞乃
縱之去節據鎮戎堡千戶謝爵報稱初三日戌亥
時分瞭見前賊移在本堡對河花水墩劄下次日
[illegible]踰塘番蠻余恩前來報說各賊埋怨魏磨寨蠻

子你哄我們出來你又不穿軍器又要為白各賊
要回寨去死了蠻子係是羅多寨首哭卓本寨的
若王在前面路口攔住他說再死幾個也罷原要
去與官軍厮打等語今本堡瞭見各番打發無軍
器的一百有零回取飯米去訖又據本道差去策
應長寧堡百戶萬三官保報稱初四日行至地名
大圩口紅崖子邊河東番賊五百餘衆在彼壘發
誓願卑職督軍用火步箭對河射傷番十餘名當
時扶擡去訖番箭輕傷疊溪所馬軍党亨左臉一
處卑職馬左頸傷一處等因又據松溪堡鎮撫羅

俊報初五日據夜不收報稱下哨千工崖欄杆不
知何寨番蠻前來拆挖等因又據謝爵報稱初五
日午時分本道公差舍人張表到堡瞭見對河花
水墩徇下番賊吶喊起身回去行至燕兒崖不知
何寨番蠻用棍攔當一半徇下燕兒崖一半在于
花水墩打石射箭當有本堡旗軍鄧文斌放火箭
射傷一番扶去又據本官報稱本日未時前賊各
將軍器順河回去自古茂州北門並無對陣斬級
感截軍威大振等因各到道會同參將周繼勳隨
於本日酉時分起營前往長安堡住劄去訖節據

茂州鄉官任禮等各稱茂城常被前項番蠻擁衆
前來徑逼城下索要退甲牛酒銀布以為常例嘉
靖十二年前賊千餘來犯茂城殺傷軍兵七八人
吏目徐宗癸歿賊手我輩自少至老未見今日臨
陣斬馘賊人奪氣如此竊照本道備員地方相將
十月不能撫馭番夷振揚威武以致各賊煽亂肆
行無忌今仗本院恩威素行將士用命特假支費
錢粮量調官軍之便雖獲功不多而士氣甚銳所
據斬獲賊首并前項緣由合就差人解報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一節據指揮龔鋭并穆肅堡百戶阮璧各報稱三
月二十三日辰時分穆肅堡後溝山嶺大路三處
俱有番賊約有四百餘衆一猛突出當蒙杜遊擊
督率職等并松茂旗軍陳來住等戰至午時火步
箭傷番數多登山占架去訖至申時分瞭探各番
回寨當將大哨糧運會送明白等因及准遊擊杜
欽等報相同內稱被番矢傷家丁杜喜受軍人劉
得一名扶回調治等因又准分守副總兵署都督
僉事何卿手本內稱長寧地方番寨隣近有深溝
石坎有渾水等溝種類雖善惡不同但五寨殘破

之後少露踪跡逆者本職督令官軍入境探取城據
木科亦見向順任從砍伐今屢報前因若非嘯聚
惡黨挾讐倡動必有窮迫抱憤不平事萌此釁端
雖行防範撫諭但訪彼中番蠻在在缺食而穆肅
實大地方又有小留路花等惡寨環恃其險切恐
職守人員防禦失策或因而長怯縱惡長奸潛彼
突此又從而漸滋邊釁誠可過憂然事在一方遽
難遙度虛實又專慣戰冠帶舍人何禮家丁何允
量帶旗軍蕭三保等前去查探事因緩急何如本
職當暫棄防虜另行會圖并行各路指揮曹克新

劉榮靜州長官司土官法保坤兒卜坤元各整率
官軍土兵嚴防範策應等因二十五日又據指揮
龔銳百戶張騰霄報稱本日卯時長寧墩瞭見東
山淺溝坡有番六七十餘衆各穿牌甲一半拆挖
自行番路至辰時前項番賊順山前來至半山吶
喊當蒙周參將督令職等官軍前去迎敵用火步
箭傷中數番敗退上山稍時瞭見酋賊趕馬騾二
隻將射重二番扶馱去訖等因又准參將周繼勳
手本開報相同又據龔銳張騰霄報稱二十六日
更時分據長寧堡通事王來住引領長寧安撫

司差番兵來堡報說有華水等寨番蠻轉通番錁
借調大曆日番蠻出來兩河口答卦索過來架嚐
你嗨防他二十七卯時差夜不收探得聚調各番
約有百十餘衆見在兩河口見身答索過河午時
長寧後墩瞭見東南山淺溝坡忽有番蠻一百餘
衆順山下撒石射箭當蒙周參將分布松潘官舍
何禮萬三官保鄭彥昇坤元周遷蔣敬等迎敵用
火箭神鎗交鋒數陣傷重番蠻二十餘衆扶拽上
山至申時又見深溝坡有蠻七八十順嶺下來本
職帶病隨諭原分防上門松茂百戶方梧宋廷張

騰霄何允高小二楊阿羊等迎敵傷重數番扶扯
回去驗得松茂軍兵故付黃道安韋慶生張奬遮
梭遮力若血七名各被箭石輕傷腳手及照先次
傷者蒙行撫恤稍可亦在出征戰陣其火器箭矢
連日又將放盡乞賜速發應用等因又據蔣敬龔
銳張騰霄報稱本日午時據長寧堡哨風人役報
稱有曆日寨番蠻一百三十餘衆在于地名兩河
口順馬路前來隨蒙周參將分布原劄官軍出門
禦敵隨被番一猛前來官軍各用火步箭傷中番
賊戳至未時分又有深溝等寨番蠻二百餘衆一來

半山與前番合成一股對敵數陣亦被火步箭射
打傷番數多至申時各賊方退半山當被軍人秦
總牌用火箭打死一番擡扯上山不能斬級各番
方纔遁散去訖軍人秦總牌羅八兒二名被番箭
輕傷膊脚等因及准叅將周繼勳手本開報相同
又據指揮龔銳報稱本月二十七八日原報曆日
寨番蠻於二十八日因我官軍砍斷溜索絕其歸
路一半遁潛深溝寨去訖本月散後行令長寧堡
百戶張騰霄着令通事撫拘長寧安撫司頭目人
等到職宣諭

朝廷恩威你乃小姓番寨各有分異豈與大姓結搆
若不悔過請兵一例勦除不饒去後二十九日據
安撫妻差頭目通事人等來堡容報稱我每夜來
回司拘叫曆日寨牌老幾個一一傳與他知道被
曆日寨爲頭老的夥說深淺等寨那番錁來借我
每要將他當的銀錁賺來吃了暗將他的人或捉
或殺幾個來獻討賞那時纔來跟官軍發願夜來
先着些小夥子每哄他些粮食吃我每自有計較
不要疑我等語暗報到職中間未委虛實當稟周
叅將分付將本道見行賞格諭令各番有功照官

軍一體重賞除將行各番計同真假得實另行飛
報等因又准[illegible]遊擊杜欽手本開報本年三月
二十八日辰時分差[illegible]抵探夜不收李華甫
蒲文秀等前去地名[illegible]口瞭見大[illegible]自二寨
番蠻二百餘名扯留[illegible]各賊[illegible]口大
路殺牛發願據稟到職當[illegible]官合[illegible]馬朋周岐
霍盛陳來住黃勝并親信家丁杜九住等到於扯
塔索橋處所與賊戰敵數陣各番見得官軍衝鋒
勇戰火步箭重傷番多遁散山頂使令軍人余倉
兒王黑頭等將溜索二條砍斷等因又據指揮龔

銳稟稱其番先年官軍縱慣故此生釁但今仰仗
做王巳有戰守兵食莫過朝出暮入架嘴放石先
不得賣柴草食用比本月十八日交戰路窄止用
松軍五十名坤元二十餘名連陣追送登山所禁
擂石傷軍難以斬級若論七十八追五百皆伏上
司威光職等委重不敢苟且番賊無故犯邉首賊
未破不敢擅和遵照節行指授務處將來貼服庶
地方得以久安等因各到道據此案照前事節經
馬上差人賫文呈報去後隨奉
欽差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

案驗據本道呈前事仰會同參遊等官帶領所部
官軍分布緊關墩堡住劄不時撫探各番若果出
沒就便會合相機勦殺不敷軍兵聽該道并副總
兵會合調取策應合用賞需該道於茂庫從宜支
給如果各番不退即令作何處置并將緩急緣由
馬上差人呈報以憑籌畫定處施行各墩地方以
憑獎賞仍嚴督部下官軍加謹防範毋得貪功不
審寡謀失事有誤地方身家難保未便等因又奉
批坐困之論深為有見仰依議嚴督仍查照原批
案併行繳呈奉此又蒙巡按御史陸　批同前事

蒙批醜惡聚衆擾害地方該道嚴行參遊守堡等
官相機防捕務在得策此繳蒙此遵依案驗批呈
內事理備行總兵參遊衙門并各官遵照外今據
陸續報到前因看得前項番賊糾衆各寨擾亂地
方不過踵襲故態挾要添賞若堅壁清野使無所
得來則奮拒去則勿追賊利於速戰我利於持久
持久一日則賊困一日困之極靜之機也賊既犯
順恐不宜更問其故緣係節報番情事理擬合再
行呈報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一本月初四日據松溪等堡飛報據北路指揮龔
銳報稱初三日有東山淺溝坡忽有[illegible]蠻六七百
撤邏抓七稍砲架并遮牌板前來攻打長寧後墩
乞發精兵并火步箭前來策應等因初五日又據
龔銳報稱初三日未時各番分劄上險放石分圍
長寧後墩安立遮牌板竪立砲架打墩官軍避險
擂石大害難以逼近遠布火器步箭傷番數十戰
至戌時見因天晚掣軍守堡當有[illegible][illegible]撥旗軍余鑑
帶領松軍陳元傑等護守後墩一夜不得休息與
番鏖射至初四日寅時被番七稍砲石利害攻打

墩墻難以存身當被原撥護墩旗軍余鑑陳元保
王胡子李來倖等各捨命齊舉火步箭打倒遮牌
板本職乘勢同舍人何禮何允鄭彥昇帶領旗軍
高二李受顏鸞兒等六十一名一股登嶺近殺又
令土官坤元旗軍楊阿羊等一百名邀中長寧安
撫司頭目通事波腊趙雄張貴等番兵一百餘名
分發必死用命之計三股奮進守墩旗軍余鑑陳
元保舍軍何禮劉小一何允等當先射重數番又
敢勇松潘舍軍李受翟林余卜與李伏初劉小一
李嵩宋壽三保沈彥章韓友李阿興張文友等三

十餘名各奪獲七稍砲架一座弓四張番鋤三把
鎗頭一個土官坤元頭目波脂走保赵雄等各射
傷二十餘番俱因放石如雨難以獲級午時各番
見得各陣被傷甚重失去大砲架登嶺敗羞四散
遁去爲照兇番費財暗請抓七稍砲輪番意欲攻
克我墩其前項有名舍軍何禮等各用命於懸崖
峭嶺敵退番衆此實仗威厲得剉其鋒我軍中不
失一矢內二日被番箭石輕重傷松茂舍軍兵番
翟林劉小一等六七十名長寧墩軍一名盧閏生
因放銃失腳跌傷俱各無害等因同得獲七稍砲

架一座番弓四張番鋤三把鎗頭一箇禀解到道
初七日又據本官呈報初六日子時忽有長寧後
墩放火箭噭叫有番七八百又來竪立遮笆安立
七稍砲架攻打本墩天暗恐番有計止撥松軍快
箭手陳元保等十名前去兼護一面行松溪羅俊
轉差人飛報至丑時分據本墩又叫被番七稍砲
石打墩震動難存墩墻將漏本職思料事勢委急
先蒙何總兵撥發冠帶舍人何禮等已於初五日
巳時帶單馬四十餘人前去茂州策應止存百戶
方梧劉小一等官軍數十餘名本職親信軍丁除

連日被傷外僅出陣者不過四十五六名各項堪
用命軍兵止有七八十名至寅時差哨風四瞭各
有埋伏番衆又見打墩甚急本職發出上門與軍
誓飲生血示以用命殺賊彼係仰攻不許返顧當
分官軍方梧劉小一等一十二名本職親信四十
八名又見事急借令疊溪點馬回軍二十名合爲
一股登嶺仰擊挑選土兵番一百五十名百戶萬
三官保坤元領敵下門上山其餘官軍分上下門
責令百戶張騰霄宋廷領率防固城堡分布停當
本職并百戶方梧監督各軍一陣對敵火步箭傷

中四番其番恃高占險不退當被松潘旗軍余鑑
破敵將一番鎖喉射中即死拖扯去訖番左陣稍
退本職見路寡嶮勢無退步示爲各軍奮命當前
急擊有松潘軍余卜與陳元保羅孝兒龔受等衝
鋒賊陣立斬番級一顆番見各軍不顧死命鎗箭
殺中十二三番坤元方梧萬三官保亦射傷數番
不能措敵各遮顧死番拖扯爬山放石我軍死戰
力久難以窮追就將七稍砲遮殃笆等器搶獲至
巳時番敗潰盡全勝掣回內止被番箭石輕傷松
潘軍人王昌祖等一十六名番級令熟番辯認係

溝寨首賊柴竹[illegible]照本路[illegible]
小二姓者寨但惟激動在此一戰軍勝則番服番
勝與隨各叛有此聲息似此天銷殺敗究番壁壘
斬獲番級邊墩無虞實仗累行鼓舞賞勵故我官
軍仰賴用命各番講誘寨多連日效累難保不出
復讐請賜慣戰官兵防範等因并將斬獲番級一
顆摘金甲一領番器二件呈解前來據此看得余
卜興龔受等斬獲首級相應就陣給賞其効勞人
員龔鈗余鑑等相應從重慰勞以勵人心合無將
余卜興等比照嘉靖十二年征勦五寨賞規斬獲

寨首一名賞銀五十兩例動支官銀照數給賞其
余鑑等分別等第各賞花紅銀牌以圖後効合就
呈解請詳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一准四川都指揮使司手本會議得各番作梗已
非一年近緣削平五寨之後稍爾寧帖而各番賞
需亦多革罷其積恨益亦久矣今因青黃不接搶
刧糧運勢所未哉誠宜急處但兵難遥度倫貫有
[illegible]合無[illegible]詳分行備行該道會行總兵參遊等官
[illegible]近行各該地方官兵嚴加防範把截應用狼

諭多爲計處備禦其鼓舞將官激作軍士應用狼
賞及委用調遣等項與賊相機從宜施行及勸前
項各番設心不靖就便會同總兵等官一面斟酌
應否宣諭撫處徑自施行一面從長計處攻守事
宜星夜呈報本院務在計出萬全功收不戰等因
呈允備行到道准此爲照深溝漩水水磨岐山等
寨番賊本因糧運絡繹陰爲搶刼之謀自知恩信
背違公爲挾賞之計蓋緣往年故事攻圍堡城則
明講退甲捉擄人口則坐索贖錢朝聚衆則操刃
相戕暮講和則入堡相狎今日一聚既無所得每

戰輒有所傷羞忿相生桀驁構作傳散木刻以招
其黨質當銀錁以固其心立砲架以攻長寧之墩
懸溜索以度河西之賊攻長寧不勝則聚白若等
寨以逼茂城攻穆肅不勝則引巴猫等寨以犯實
大至于魏磨墩之伏桃坪堡之窺長安椒園之泗
無所不用其極蓋必挾賞而後已如茂城之戰渠
魁已殲賊氣已奪而來閗者尚有人命且不說起
之論則其平日輕侮之心驕悍之狀積習益已素
矣自今計之惟賊無所得我無所失乃爲萬全乃
敢不戰本道非不知安靖之無禍撫處之爲便也

但詢故老之言鑒往年之轍皆起微細漸成屈陷
始則飫酒混肉後與千菓疋布洗鼻開門之例打
壁究匝之需賞費年增一年賊氣日甚一日鬪至
竟暫之助豈五寨之流殃實番蠻蔑計萬千俄頃月
報數百支解百戶繫縛指揮冠纓俯懸碑人切齒
非有嘉靖十二年之克捷邊關非邊關矣今
國威初復官追初通副總兵何卿乘大功之餘修舉
廢墜整頓邊防裁定賞需宣布恩信巨細畢圖正
有次第治亂動靜之機視此一舉及今虎豹在山
之勢青黃不接之時鼓銳揚威堅壁清野以困賊

黨以銷賊志以舒本院西顧之憂是將士職分之
當然或邊關可久之計也本道議賊愈困則索戰
愈急號召愈多號召愈多則供費愈繁而賊愈困
若非遠徙必有內變此議相同持之以久于時以
攻則取以撫則降而反側之徒將來知戒自不敢
輕侮驕悍如前所云矣蓋自古無不困之降無不
撫之勦而今日無不賞之撫賞之所出費于上者
有限剝於下者無窮賞之于未叛之前則曰恩賞
之于既叛之後則曰買況五寨之役血刃朝濡招
旗暮發至今何卿言之以爲扼腕今日之舉未如
五寨之役今日之師未如大兵之衆今日之老未
如空運轉輸之多若以宣諭撫處爲計正恐徒亂
心懷耳緣係從長計處呈報施行事理擬合就行
呈請
嘉靖十五年四月十九日
一節據守備實大關百戶陶鎔報稱本月初八日
巳時分有巴豬寨五族糾合黑水番蠻三百餘衆
攻撲門禁督率旗軍周保三等後溝對敵用火步
箭傷番退散等因又准遊擊杜欽手本開報相同
又據該路提督指揮龔鋭報稱本月十二日本職

同松潘舍人何禮督領軍旗高小二等前去兩河
口濫柴灣長沙灣等處修砌路道有白卜列角等
寨番蠻聚有一二百在兩河口迤上喳口石等處
搬運土石堆砌石圈躲身射箭打石攔阻經行有
碍對敵迤下路道令軍修理等因又據百戶陶鎔
報稱十四日午時穆肅堡護送經行粮運到關卽
發軍人王海明齊海等前去踏探行至地名丁大
夫忽有巴豬寨番蠻五十餘衆一猛起塘將軍人
王海明追至老虎石上哨齊海等走報卑職同舍
人蔣倫當發本關旗軍周保三等前去救敵閙松

番官舍何仁馬鵬等前去策應各番遁散各軍挖
山將邏塘軍人王海明救回等因又據貼守壘溪
路新堡子千戶姚綱鎮撫張爵報稱十四日據西
塘夜不收吳丑兒走報實大關地名長沙灣被不
知何寨番蠻在于地名長沙灣丁大夫拆毀邊墻
有千戶姚綱等護守城堡鎮撫張爵管領旗軍楊
春等前去截殺聞只見各番登老虎石山放石當
遇松潘官軍顏珠等用火箭攻打及蒙總府統兵
亦到當夜任劄本堡分布舍人周琦管領旗軍楊
春雷寬各領二十名至三更時密切分發地名觀

音堂鷹歌嘴三處埋伏又令舍人張三任劄實大
關管領旗軍吳冊冊等埋伏老虎石丁大夫後溝
又差旗軍黃遇先等協同馬路堡官軍埋伏排柵
營寨烟衝隘口各賊知我有備藏躲絕頂高山近
高黃脊魚寨族去訖訪係巴豬雙馬列夠番賊十
五日酉時將拆毀邊墻補修等因又據指揮龔銳
報稱相同又據長安堡千戶張樾報稱十七日午
時分據熟番白說兒子來堡報說如今羅打鼓的
大小二姓蠻子嗨都齊在兩河口核桃溝寨只在
十八二十日出去茂州城一半去東路壞事又放

當頭木刻與深溝蠻子同去長寧堡壞事等因又
據壘溪路指揮曹亮新呈報本月十四日未時蒙
何總兵差夜不收梁中信帶箭一矢傳諭巴豬等
寨番蠻出來實大地方老虎石丁大夫觀音堂裝
塘巳追敵登山蒙令舍人馬鵬領軍隨杜遊擊顧
防穆肅地方及戒責本職會同都察院贊畫孔千
戶分布松壘千戶聶諫等官軍于馬路小關等堡
地方排柵堡烟衝金欽花等處日則出哨假以運
上造瓦搬灰爲由防禦夜則埋伏伺其過河遏截
何總兵任劄新堡子修補番毀邊墻督發千戶張

旻百戶顏珠杜文昌舍人馬瑞等于實大關新堡
子地方埋伏十六日卯時據千戶姚綱張爵稟稱
十五日戌時前番見總兵起程仍復下山阻路有
鎮撫張爵隨領松壘旗軍仲留住郭成等過截當
被防禦實大關舍旗馬瑞鄭彥昇等亦領軍上截
火箭打死二番追近斬獲首級一顆奪獲挨牌一
面哈吶一個紫弓一張大刀一把番鞋一雙餘番
被傷數多奔走占險遇晚不能窮追看得巴豬雙
馬等寨番蠻頻年索賞爲患近因渾水深淺等寨
爲患乘風妄動當審馬路寨番人白石大兒逼事

巴古歹認係巴猪紅谷族素惡久叛寨首猝猞兒
子每當出沒恃力前敵等因并將斬獲首級奪獲
番器呈解到道隨據賛畫千戶孔仁驗報見獲首
級的係巴猪寨首猝猞兒子河西極惡番賊節年
爲害今又帶領惡番八十餘衆懸索過河連日助
惡被何總兵設謀抽取懸索分兵遏截歸路當日
鄭彥昇爲首馬瑞爲從就陣斬獲傳示隔河只見
男婦人衆俱各號哭願將牛馬等項贖取屍骸官
軍遵奉約束並不准許卽今餘黨潛入高黃昝魚
等寨不得過河等情到道據此審驗相同所據獲

功人役合無查照斬獲賊寨首給銀五十兩賞觀一
體給賞擬合解報呈詳
嘉靖十五年四月十九日
一節據長安堡千戶張懋報稱本月十七日午時
據隸番白說兒子戈哲來堡報說如今白若羅打
鼓大小二姓蠻子嗨都齊在核桃溝只在十八二
十日出去茂州一年去東路壞事又放當頭木刻
與溪淺溝的蠻子同去長寧堡壞事等因又據長
寧堡百戶張騰霄吏目徐宗各報稱十九日該長
寧哨送經行商運瞭見對河兩河口山頂約有番

蠻一百二三十餘順山下來遏有襲指揮同何總
兵分布松番各八何禮在彼迎敵本日未時據夜
不收王興七到堡報稱兩河口以上有番賊埋伏
河東山溝一猛二處起塘約有二百餘名占險何
禮等三十四名前哨迎敵間被番賊登高放石將
客販牛一隻騾子一隻打死搶去其原阻河西巴
猪寨番衆乘機浮水過河去訖官軍見得天色已
晚將近戌時漸掣護送糧運回堡並無獲功被傷
官軍止有前哨夜不收易受二冉子才飛走穆肅
隔留彼堡各番戶稱與官軍廝打不過只是占據

山險不容往來等因又據指揮龔銳續報相同又
據指揮蔣政千戶張懋報稱二十一日卯時據長
安堡哨風軍人朱仕才報稱窄溪溝索橋頭對河
有羅多寨番蠻三十餘衆在堡埋伏當禀周叅將
分布官兵出堡對敵間又據李川保亦報前番在
彼見身約有六七十餘隔河射箭等情本職督率
隨征并本堡官旗張懋宋廷麗拜兒等前去與番
射打至未時傷中十餘番賊內二番擡回其餘扶
扯上山去訖餘賊各敗散回寨等因又據椒園堡
百戶馬棨報稱二十二日酉時本堡瞭見對河白

若羅打併失羅多隆才主等寨蠻子約有五六百餘衆各穿牌甲出溝俱在魏磨寨跳甲言說下去茂州等因又據張懋報稱二十三日戌時據熟番張保報說有水磨溝寨蠻子嗨如今在寨泡酒謫量齊心要浮水過河來你堡地方上虎頭崖亂石窖壞事等因又據百戶馬棨報稱本日接送粮運經行被河東白若羅打得失羅多隆才主等寨番蠻內有弓箭四五十餘衆前來老鷹窩磊砌石圈射箭打石卑職當督旗軍余郎等用火步箭傷四番各番退遠將粮運送至長安堡續家周淼將隨

發旗牌指揮蔣敵等督兵前來應援見得各番聚有五六百餘衆俱在魏磨寨坪壩劄住各官舍旗督發軍兵遠近各用神鎗火步箭于老鷹窩登高射敵傷番數多上山去訖等因又據指揮龔銳百戶張騰霄吏目徐宗并本道原差人張表陸續報稱二十三日辰時會哨明張鼓樂迎護本道發到綵樓綵旗官銀一匣猪二口酒四十罈行至兩河口忽被深淺灘水番蠻五六百餘在于半山一猛突來分占兩河口濫柴灣騾屎坡三處山嘴撇放擂石官軍丢棄猪酒綵樓各番一猛下山盡將猪

酒等項搶搬去訖就在半山分飲仍將空罈[illegible]至申時分望見半山酒醉入九番拖扱上去至亥時躧探賊散擊回驗得軍兵何官保陳貴華白什兒子三名各被箭石輕傷二十四日大雨只見番婦并孩子二十餘衆順山下至狗跑崖搬運石塊堆塞隘口其兩河口等處無人占阻即今穆肅路通等因又准遊擊杜欽手本報二十一日午時據夜不收李華甫等前去張口石哨風瞭見各賊三處埋伏裝塘當就統率官軍馬鵬周岐陳來任等到彼被番一猛突出交戰一半順路攻敵一半登

高山放石如雨約有四百餘衆當陣被我官軍火步箭中傷數多二十三日辰時哨送旗軍姜弘遠等到于張口石被前賊潛伏一猛起塘本職速令官軍用力奮勇交戰被番一股登高嶺放石阻截一股半山對敵亦有官舍旗軍周岐杜喜生等用步箭射傷三番火銃箭傷番數多路窄狹山勢孤懸似難追趕獲級等因又據百戶阮壁報稱相同又據千戶張懋報稱據熟番白什兒子等來堡報說官兵二十一日在索橋頭跟羅多寨蠻子隔河厮打將他牌頭何葉太兒麻子兒子兩個用箭射

初九日回稱似有降意深虜似恐五寨講說之間
打他兵半要得嘗容不殺消息還請安撫司縣虎
寨波能羅得七族及客中作中人保無打寨方得
來降等因具稟到道案照先為番情事節奉本院
批呈案驗會同總兵參遊衙門嚴督各該漢土官
兵謹守關堡來則奮拒去則勿追務使賊無所得
我無所失以杜將來無窮之患隨據各處斬獲賊
級前來呈解本院批示將有功人員登時重賞外
本道看得深虜等溝近在長寧肘腋若不熟計重
處將來何以自立行令龔銳乘此賊氣沮喪軍士

畢集之時密圖進取之策去後本官四月十八日
回稱未奉之先常懷此舉查得深溝寨穆肅堡當
門有上路直抵該寨山頂便敵長寧後溝有東山
二路至半總合一路通至寨下係上攻深溝寨長
寧下門有二路險至半山亦合為一路但深溝渾
水溝兩耳相通有路且高險處俱已挖去計料得
宜務遵進處等因本月二十六等日據龔銳等并
原差舍人張表報據深溝寨女婿答花寨番報稱
各賊搶酒吃了二三十死也不知道夜來四五個
燒了等語又准遊擊杜欽報據熟番色兒結報稱

深溝寨上見今醉倒四五十個等語又據指揮曾
元忠稟帖據羌番羊保報稱各番搶的酒六七十
吃了醉死三十來個又有一半睡倒不好等因該
本道看得總兵何卿防虜事重遠守松潘遊擊杜
欽穆肅阻隔聲息亦遠恐失機會隨于本月二十
八日密取龔銳到道示議乘機本官尚以先取深
溝為對及出良久本道密會參將周繼勳指揮曾
元忠鎮撫蘇時與龔銳面議前事不知何人恐以
利害遂不相協問計所出則以撫和為詞該本道
詳得賊人見今據險阻路及節次攻打墩堡本道

與總參等衙門欽奉
勑書內事理各有勦捕殄滅字樣屢奉撫按衙門明
文並無一字主撫況今事體與先年撫和不同先
年我軍受挫番賊得利故賊意滿盈一投拜之後
往來相狎送哨無虞非賊果降順也留我堡為供
應之地耳今自三月初十日作耗以來屢戰皆敗
既無所得反有所損羞忿相生謂我軍無復利之
雖稱賊寨空虛多受饑困彼且倚險為耗我今未
能制其死命彼何所為而就撫我何所恃而聽從
熟番回稱長寧安撫司與三姐寨講信可恃遂皆

附和以爲得得三年無事本道又詳得番賊父子
不保何有于長寧三妲設使外聽撫和內懷狡詐
俟兩三月後往來不疑探我緊要人員入哨自高
而下四占險阻我軍前不得鬬退不得還河西舊
賊乘勢夾攻此時長寧三妲不知何在又可遠期
三年衆雖詞塞殊覺心非本道又惟今日之賊久
遭困挫又爾傷殘深溝最據諸山之巔上平下絶
若夜深人静卷甲疾趨分道而上士兵當前民兵
衝後官軍遙爲聲勢不圖斬獲止據空寨因爲墩
堡則淺渾等寨皆當退聽而兩河喳口濫柴驢溺

等處永無阻路之患失此不圖誠恐賊怨愈深他
日病者復饑者飽謀者衆我軍玩寇必損威重必
煩大擧諸君無税駕之地矣且去歲諸寨効順之
時每對諸君議欲比照東西二路事體分糧撫處
以結其心時惟龔鋭不預聞耳齒舌幾敝無一人
以爲可行而止早從愚見豈有今日衆聞乃以爲
悔本道則反詰之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如何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長寧初戰仰攻遠追本道皆
以爲戒今日豈至謬王如此但養亂既久流禍當
於他日大動兵糧雖有豪傑不出此計比今可乘

之勢利害孰多莫謂本道今日不曾說來衆惟唯
唯乃以且退再計爲詞遂各散去本道可容者喙
不可用者力隨具機宜通行總兵叅遊衙門會議
前因續准叅將周繼動手本內開未家總兵衙門
示諭整搠所部官軍聽候截殺等因回報前來叅
候在卷五月初九日巳時據委官緣事吏目徐宗
禀帖開稱訪得實大關差小留寨熟番三兒加于
初七日午時到長寧堡說稱疊溪大姓八寨西番
要來與淺淺三溝番賊作了當人講和等情本日
酉時又據徐宗禀帖開稱初八日午時准穆肅堡

差大姓西番送會帖到長寧堡說稱何總府差人
急要下來你堡隊伍作急回帖對哨交接有大姓
西番作中人說過了隨該龔指揮領軍出哨至兩
河口良久據夜不收易受二報說淺淺溝空身番
賊一名手拏官箭一枝傳說扯遊府教空人先行
隊伍隨跟快些上來在哨等候隨該龔鋭說遊府
巳去疊溪因何傳箭下來一定是詐官軍不可前
進有河西夜不收瞭見番賊二百餘名起塘隔河
叫軍馬暫止掣軍回堡等因該本道看得講撫未
定計慮先踈穆肅輕出會帖長寧輕出哨軍呼吸

之間幾墮賊網猶幸賊計不深禍機早發足爲
信寇詐之戒又經嚴切告戒及行總兵衙門從議
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官軍但以投降爲上策本
道則以後患爲深慮本刻央請之事未審果出賊
寨抑亦隔壁好聽之說設使實心投降候三五月
無事尚當呈請本院厚加撫恤豈有打寨誘殺之
理服夷之道惟威與信可恃以久今日若殺已降
不惟干明法傷天理亦教人以離心啟別寨以有
詞也本道既無披堅執銳之任又非量功陞秩之
官今何所利而爲之但爲邊疆爲國家爲本院推

心倚任之重耳兩月番寨蜂起無處不動今日潛
消默奪止此一處未靖敢昧各官禦侮之功但見
各官面議之言向撫降則津津有味向他圖則柄
鑿不入或有以撫中寓勦爲計者夫撫中寓勦在
昔征克五寨乃可偶一爲之至今諸番指爲口實
今日之事既撫決不可勦但恐撫不可恃耳本道
處此已無同心協力督兵進勦之應將來必有率
意任情乖方悮事之尤既經龔銳開禀前因本道
豈敢執一合無備行總兵參遊各官督同龔銳等
從長計議如果無降可恃能保三五月後必無失
事之虞本道具由呈請厚加賞賚或分與月糧以
定其疑以周其困若因撫懈弛反中賊計或剿軍
買和再開昔年五寨之端聽本道參呈重處庶推
避者無所容其術覬覦者或不敢肆其侮而本道
任情悮事之咎亦可少白于本院矣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一節奉撫按衙門案驗該本道看得深溝一寨最
據山巔長寧穆肅二堡往來必由其下自三月初
十日作梗以來明陣暗伏累被官軍挫敗自知力
屈計窮却乃占險放石阻遏官路以致驛遞不通

若不乘困剿平將來禍患非細已于五月十七日
親詣長寧堡會同副總兵何卿參將周繼勳遊擊
杜欽連日計議申明各官職掌該本道欽奉
勑諭內開如遇羌夷出沒阻截道路搶奪糧餉攻打
關堡刼掠財畜擾害地方爾卽與將官同心協力
督兵進勦凡邊方利有可興弊有可革者悉聽爾
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實奏聞如或率意任情
[illegible]悮事罪不輕宥欽此副總兵何卿欽奉
[illegible]號令[illegible]身先士卒相機勦捕俾糧道疏
[illegible]如或地方不靖苟且因循貪圖賄利

生事擾亂致生他變罪不爾宥欽此欽遵又照糸
遵二將官俱聽總兵官節制本道與總兵官俱聽
本院節制職掌分明利害詳盡是用議論歸一及
據隴木頭岳希達靜州三長官司土官坤兒卜坤
元法保并通事書手楊敖劉偉張本元羅現等俱
各誓以報效別無疑貳情詞共計精徤土兵六百
名民兵四百名松疊官軍五百名威茂官兵五百
名長寧安撫司土兵五百名俱可分布責成特以
進取合用一應軍需等費約該用銀二千兩又該
副總兵何卿議得鼓作人心收其效力難恤小費
必須預先行犒隨用大小銀牌六十七面並重一

百一十八兩銀一百六十三兩一錢五分收機綾
四十疋每疋該銀五錢絹二十五疋每疋該銀三
錢七分次等綾絹二十七疋每疋該銀二錢五分
又次等絹三十四疋每疋該銀一錢牛一頭猪八
口酒一百罈綵紙花彩將松疊驍勇官兵各土官
兵頭目公衆分賞激勸約期舉事外所據合用軍
需先該副總兵何卿開議條款數目已經呈詳未
行今據約用銀二千兩必須布政司查發方克有
濟且本職議已極簡省係必不可少之費委官分

管事寧另報支銷若有糜費本道亦不敢容合再
呈詳定奪

嘉靖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甓餘雜集卷之十一

長洲朱　紈子純甫著
嫡孫朱堂仲修甫訂
曾孫朱質野臣重梓

永感錄

紈餘生有大歲曰生辰猶忌辰也雖同胞兄弟不可同日語云癸卯九月一日紈奉按察滇南之
命經吾吳之做廬時虛度五十矣婣里中知為賤辰也多挈榼來洗盞為壽紈不勝悲感固辭或曰道遠日昃高賓滿座勉留一飯不可乎時倉卒無謀

至撤家廟之祀以供具禮極草草皆不樂而罷竊歎曰是誠愛我然謂之知我則未也旣而念諸同志者無一至焉則又自慰知我者固多也雖然犬馬之齒日增或未即死愛我者將多於知我者矣至於慶門徵贈無歲無之不得已往往祈代于人多訝之者立談之間無庸痛哭謹錄舊志一通洎諸公之作傷不孝之情者八首彙為一帙錄終附
先君傳題曰永感代一喙爾古人以知我者與生我者並論蓋有說也伏惟仁人君子矜而亮之

不孝子朱紈頓首拜啓

志太宜人訓

戊子歲紈守官南曹太宜人就養官邸臘月二十三日紈夜歸省太宜人寢所時微雨弄寒燈青熒寂太宜人猶擁衾坐愀然有憂色紈請其故太宜人太息曰此吾與汝出獄之夕也吾懷之三十五年矣汝豈盡知之耶紈曰願卒聞之太宜人曰汝父辛勤四十餘年僅以儒官創立門戶辛亥歲買園孔顏巷之間將老焉時汝嫡母生汝兄衣冠綬吾生紹未免于懷汝父嗃嗃持家分命衣綬治生產教冠讀書為郡學生衣性不順有妻父鈕讓者

復間之讓世吏也譎詐多術數其季壻王元無嗣衣挾紹以請汝父不得已割吾愛以絕其猜一日冠有過汝父訓之冠弗率繞廬以走又明日弗見汝父訴於學官咎之冠由是與衣一矣甲寅歲五月二十日讓置酒及門請為衣分異汝父不聽明日讓舉家羣至詬有毀其陰私者以詰汝父汝父茫然則出避之數日乃已六月十四日汝父方病熱臥帳中讓羣忽至見床頭懸刀執以刺忽傷其僕鈕富頷血纔及頰讓號於里曰朱某殺人遂以刀去衣舉室叛入鈕氏居焉富學愈見郡推邁公

所役有犯被笞汝父聞知之曰無害矣乃訴衣于前詞連讓不法事衣與讓懼夜偕王元謀[illegible]宿至室醉之酒裴麥三十壓其口鼻死遂以所執刀剖其額時七月十六日也法刃傷越三十日不坐讓乃前其期以誣汝父時綏年十九尚未娶有戒之者曰勿告汝父毋將繫其頸錮于死者之足綏容言之汝父歎曰吾豈能辱此奴隸手耶遂出亡綏從之先是有家僮來佑者忽不知所在謂其逃也至是乃縊于別室腐矣時吾娠汝方八月外侮內侵室如被籍者左右前後皆衣黨也數被逮吾僅

以娠免七月一日方寅汝乃生湯沐無具有飈言戶外者曰父且不知死所養此何爲吾恐汝之及於禍也坐臥寘于懷吾尋中毒大泄甫三月逮者紛至吾驚且汗泄遂止乃與汝俱就長洲縣獄久之日益寒吾剪綮被爲襖以蔽汝一日冠使其所親王倫以餉至忽攜汝以出時汝伯父孟輝洎汝伯兄清皆在禁闈之大譁守獄者懼徑返數四信宿乃還汝冠復諭餉者絕吾餉汝伯父兄大詬之由是諸餉皆絕仰給于肆冠復戒諸肆曰償汝之值吾弗與也時獄庭內外無一人不爲吾不[illegible]

吾日結巾綢以糊口居百有十日有司歲暮閱獄乃縱歸節今夕也數有隣婦來慰勞且告以汝父所在呼與俱去吾泣曰死則死耳去將何之時汝父絕不相聞者五閱月矣衣冠輩方且揚揚閭里間或問衣曰脫知汝父所在汝將生還之耶衣答曰是當置之百里之外耳正勿聽其還也問者曰還則何如衣曰今日縱飲高歌誰則與我故憲副冷菴陳公傷汝父之冤也數爲郡守史公言之史曰此非死獄第須出耳陳公求汝父弗得乃召衣問富死狀對曰吾父殺之耳公曰合抵命耶曰公

法官也殺人者不死乎公怒曰此爾妻家奴非耶爾欲爾父抵家奴之命爾夫妻先寘極刑然後徐議之耳叱使出他日復召冠諭之曰父死非命爾遊學校得乎且爾兄賊也爾讀何書顧黨賊耶冠感悟乃訴于郡以自縊之佑當殺富之辜初汝父之亡也投友人蔡惟中匿非城灣俞震家每欲自裁綏覺之坐臥與俱乃已捕者日急變姓名走郡州食盡始返臘月二十八日夜入城望冷菴公之門投焉公大喜延之供帳甚盛冠至則歷毀吾子[illegible]曰訟事易了必出此婦耳公曰第努力讓

知公之白于郡也適吏公爲郡人楊璞所誣乃縱反間曰楊璞之誣朱某之力也附會世切吏爲之動一日見陳公言之公曰此必鈕讓之計也公不聞讓乃猾吏乎反覆巾辨不解公乃指其子𤣥爲誓且曰吾老矣止此幼子耳所恨猾吏欺公爲明府累也史稚敬重公由是不疑汝父乙卯正月七日衣復忤汝嫡母綱之仆地訴于官衣夫妻匿不敢出越六日汝父就長洲獄相遇者日訟吾母子受抑之狀有司驗富厥忤者曰刃傷入骨非青則紫今此潔白無瑕異哉益謂其非生前之傷也讓

隣馬豎者素與讓不睦來言曰予我十金吾首鈕富死狀汝父疑之弗從訊者竟據冠詞以佑當之汝父僅得末減迴佑之死先富三日讓以辜限自易其期本以誣汝父而適爲汝父之地衣之造亂本爲縱飲高歌耳而汝父竟還衣夫妻先以罪匿不然汝父之獄必多坎坷冠不遊學校必不能爲汝父伸吾不振汝必不免于刑辱後非久禁恐汝父未及生還吾母子皆爲虀粉矣弛禁之後五日而亡者還九日而亂者匿自今觀之皆若有鬼神者主張其間而非人所能爲也今衣冠死其妻若子觸皆死讓家漸盡死王元梃死讓僅存其孫臣亦以吏弊戍邊而吾與汝得有今日嗟且有子獨無恙天道昭昭毫釐不爽惟富之死不累于人汝父至死疑之迹有禍受者讓故僕也爲援傭作乃備言之而汝父已矣生死殊途憂樂異時因念汝父常誦人能勝天天定勝人之論謂其曲盡天人之際汝惟無以得于天者爲幸而以未盡于人者爲憂則庶乎無負于天無負于人于父母矣時漏下四十刻紞與太宜人相對沾衣諸兒在壁方酣聲雷動一侍者張目熟視良久則垂首合睫太

宜人曰謹書吾言示爾後人紞乃退拭淚爲志

壽朱母太宜人施氏六十序

太宜人朱母施氏者江西叅議長洲朱君子純之母圭菴先生宇顒甫者之次室今年七月十日六十之初度辰也子純方任考功郎中有江西之命瀕行拜謁予曰紞母之劬勞通鬼神貫金石紞何以能使其壽至數百歲乎予訝而問之對曰昔者紞嫡母生三子曰衣冠綬衣之妻父鈕讓者故諸吏也數唆衣以間於家君家君昇又爲衣求析居家君堅不許乃率羣鈕攻家君至臥所持懸刀傷其僕

鈕富領衣舉室叛入于鈕氏越二月鈕及衣黨參
歷富鼻口死誣家君家君由亡于鄧州時太宜人
生紈甫三日被逮抱紈裙襖中以入長洲獄衣黨
多計行害至斷餉時伯父孟輝伯兄清亦在禁數
呵護居百日得不死後有冷菴陳憲副公者明其
冤於郡守于是獄始結及紈長太宜人課以書史
時出問難小有過必白家君懲誅不少借故紈自
幼至弱冠未嘗從師行業亦粗植心寡放嚮微太
宜人紈虀粉狗馬久矣予曰子純亦嘗聞晉趙姬
之危乎昔屠岸賈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盡

滅其族趙姬者趙朔夫人晉成公之姊也有遺腹
走公宮匿生兒武屠岸賈聞之索于公宮趙姬置
兒袴中不號免他日再索朔客公孫杵臼衣他兒
以文褓匿山中朔友程嬰僞導賈將殺他兒及杵
臼以爲眞趙孤也于是嬰匿眞趙孤十五年後景
公因韓厥之衆立趙武武遂滅屠岸賈族至悼平
之世武位正卿相晉國爲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
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國家不罷民無
怨讟然而武也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
出諸其口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趙族
于是滋大至簡襄之世遂爲列侯然皆成公姊一
婦人基之也今且千餘年讀史者孝子義婦未嘗
不仰成公姊之爲人太宜人之事將無亦似之乎
當其爲壽豈特可傳數百載而已哉雖然微文子
趙姬亦不能永有令名至今日也然則致太宜人
之壽于無窮者又在子純矣況子純學博而行良
志遠而識端兩爲郡守政稱循良三任南曹懋著
明信茲任也繼圭菴先生之志述太宜人之事行
義於
聖明之世而不阿守道于卿相之日而不渝上以臻

壽于太宜人者雖數千載可也區區趙文子不足
爲子純望矣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夏四月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前翰林院修
撰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高陵呂柟撰

祭朱母太宜人文 錄此者非敢自衒也時在灌口遣喪道林追至林之故曲爲相慰之詞所重絕域倚門數語耳述兩兒道林退輒揮涕云

於乎宜人淑愼令儀棣棣在室棣棣在室信胡由
述越惟人母賢以子徵令子使君南國之英黃甲
蜚聲銓部擅名伊誰不驚世猶與倫惟自滯貳來

秉憲鉞載陟岷源載控茂疊肅肅天紀靡張自昔
首足倒懸于斯爲極五寨微戢深溝再熾猛將猶
豫督府岐惑使君撫鉞義氣桓桓我謀我斷脆卒
奮先白日迅雷夷巢遽覆再月旋師靡遺一鏃威
靈既宣首足乃正爰殫心力式釐庶政大綱小紀
百爾經綸自躬導之疇敢不貞秉鉞幾何三載于
茲茂烈昌徵桑麻翳而哀彼邊氓旦不謀夕纍纍
疲卒忍死贍敵今也優游使君則錫於乎宜人克
生令子武戡文輯長城萬里泝流極源乃徵母賢
匪母徽音于何令聞嗟嗟令子尚恨徹天絕域一

官倚門涕漣鞠育孔艱口莫能言奈何易簀弗親
弗先於乎胡不覽夫世之備溫極旨白首顧養其
親於戶庭者何限然如朽株腐草然于世無尺寸
之補仰視使君事業福邊陲能使邊人生而爭祠
之其爲孝豈不高萬萬其爲太宜人之壽豈不與
山川同一不朽也哉信于令子同寅日淺契誼交
淏聆東來之訃實感切膚之痛睇西陲之重寧不
益仰戡輯之勳而羨太宜人之誠爲未死耶

𣴓信（號道林嘉靖壬辰進士時任四川按察司僉事）

太宜人施氏墓誌銘

太宜人施氏蘇之長洲人爲故景寧教諭圭菴朱
公顒甫之側室今四川按察副使統之母以嘉靖
丁酉九月二十九日卒憲副君在官聞訃號慟幾
絕即日馳歸守制既卜塋有日乃自爲狀請銘于
予備述其母之艱苦而有不勝其悲痛者焉蓋圭
菴之嫡長子曰衣素不順于父其婦翁鈕讓嘗爲
求析居圭菴不許遂以言語之傷積成釁隙讓乃
自殺其奴誣圭菴殺之以訟于官圭菴義不受辱
于是避之遠方而捕者日急憲副生甫三日太宜
人被逮遂携子入獄衣弟冠復絕其餉乃仰給于

食肆而日事緘縷以償其直兒寒無衣至剪絮被
以衣之居百餘日有司歲暮閱獄得縱歸有隣婦
給以圭菴所在欲令俱往太宜人泣曰吾寧死耳
去將安之未幾圭菴自遠歸事竟得白後圭菴既
老病卧床褥者累年太宜人竭力調護日具甘旨
兼理家事備極勞苦暨圭菴卒喪塟之具皆身任
之無弗備者憲副之少也父教甚嚴太宜人實相
之小有過必自于父未嘗掩覆夜讀必與共燈火
治女事以伴之每聽其所讀輒爲問難或夜久恐
睡則垂涕泣而勉勵焉後其子登進士歷守景開

二州擢南京郎署至江西布政司叅議太宜人皆
就養于官恒以守身盡職無玷乃父爲訓及四川
之行以險遠不能從然貽書不忘訓誡頃西戎寇
邊其勢孔熾憲副以職司兵備乃帥師討平之
朝廷嘉其功有金幣之
賜遣使歸報太宜人喜甚爲加一餐且傳命曰吾康
强如昔無以我爲念第勤于職事可也初憲副以
州守考最
封母爲太宜人而圭菴昔嘗遭誣落職法不得贈太
宜人太慟曰乃父以老病教子至于成立生既不

逮祿養没又不獲追封吾忍獨受
寵榮耶爲之廢食者累日蓋終身有怏怏焉太宜人
生成化癸巳七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又
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圭菴墓左其地曰射瀆
鄉子男四人長紹次卽紘次紳次紱孫男十六人
長貞一次貞觀邑庠生次貞元貞肅貞明貞介貞
亮貞則貞固貞度貞孚貞勝貞訓貞榦貞惠貞咸
女四人曾孫男三人曰箓曰笥曰符女一人其子
孫之盛如此天之報德信不爽矣憲副君既守制
歸葬擢貴州布政司左叅政其爲太宜人身後之
榮謚有加而無已也
今制爲京朝官者其父雖嘗落職亦得移其子之封
君方以才德聞望顯庸于時行且入爲臺省圭菴
之贈固將有待亦可慰太宜人于地下矣銘曰

天定勝人　古亦有言　福善之報
允矣罔愆　嗟太宜人　淑愼厥德
婦道母儀　靡不法式　險阻艱難
亦既備嘗　自天佑之　乃終有慶
祿養惟豐　封號惟貴　有孫有曾
濟濟列侍　踰六望七　孰云非壽

煢煢孝子　獨恨不久　尚有贈恩
賁于九原　嗟太宜人　雖没猶存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
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睢陽朱希周撰

讀太宜人遺事有感

雀橋龍巷元同里咫尺能傳母子芳太史傳嗟慈
行若翟翟令羡孝思光情追在祢堪銷嘗語記殘
燈合斷腸漢氏一經吾欲著願擇彤管爲揄揚

黄省曾 號五嶽山人蘇州辛卯鄉舉

又

予昔卜居孔聖坊內二十年正值今憲副秋崖朱
先生舊宅之左正德乙亥春有隣翁邀予過一林
亭南北抵孔顏巷東西亘百步修廣約二十畝竹
木交映池館相藉其中詢其自來翁曰昔為景寧
教諭圭菴朱先生歸老地也未幾家人遘難竟至
蕩產去此尋又曰圭菴遘難時深賴其次室者匍
匐事夫主力窮不已仍褓負一嬰子入囹圄中艱
楚萬狀母子二口瀕死得生言及深為戚容是子
今充郡學生矣名紈即秋崖也至正德己卯秋崖

中鄉試庚辰中會試辛巳中
廷試而故隣之翁嫗紛然聚言秋崖母子昔日被楚
之狀一如鄉之云云且曰不虞是子有今日也嘉
靖乙酉秋太宜人長子百愚先生携仲子貞觀來
遊予門貞觀時述其祖父母庭訓之肅與仲父幼
学之敏今居官蒞事之善夫前時外內人言皆出
不意無甚關涉而今按秋崖狀并太宜人家訓語
稍加詳其實不謀同辭矣又按方伯沈先生傳圭
菴先生卒于正德乙亥享年七十有九則圭菴生

按垩野先生叙太宜人六十壽文

於嘉靖壬辰則太宜人生當在成化癸巳癸巳之
去丁巳三十有六載方遘難于弘治甲寅圭菴年
已五十八而太宜人年纔二十二夫女妻之於老
夫世之恒情常態總無異心幸不相順於室況又
遭家多難若毒交至者乎而太宜人非止於無違
夫子而已也其貞志血力益堅鐵石曾不以匪匪
女子自視亦惟盡其在己而已安知子後顯榮若
是乎又安知今日表暴若是乎一無所為而為之
也先儒有言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
誠人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若太宜人

若其善與忠可謂誠且盡矣其與古之仁人義士
異世而同符矣即今秋崖作止語默罔弗率道忠
孝友信執執不釋亦不立奇以自著明其實闇然
而日章也其有補于家國天下之風化也可淺淺
論哉至是益驗太宜人貞性至德之所肖似嚴訓
之所造就也予竊珍仰非一日矣秋崖亦未之知
也顧言不成章不達吾意不足為太宜人之重輕
然秉彝好德之心耿耿不能自已聊紓憤切耳為
之歌曰

[illegible]哉太宜人貞性貫金石賢婦古有之如茲幾能

得家人遘殊難飲楚泯聲色極力事夫子殫夜學
見怠夫子目甚哀丌音未嘗失兒長教之學尤勤
伴燈績夫殂贍祭塋兒成贍配匹門衰數頻踣志
操愈凜溧嗟哉太宜人聞者罔弗盡德耀昔齊眉
不聞伍夫厄陵母伏劍歿不聞教兒德孟母雖三
遷云是居常日趙姬存孤甚似之當時猶賴程嬰
匿嗟哉宜人艱倍嘗旻天酬德夫嗣昌兒今移孝
忠
明皇芝蘭玉立衍書香圭菴先生果有知于今泉壤
增幽光人間孝子義婦知有知此心當爲宜人傷

秉筆太史如有知汗青當爲宜人揚當今
天子表賢良急表宜人墓上章

顧愁 號破硎偏士

又

內難空懷懸力意夫親寧遂覆盂裹幾虞海國三
年早曾振齊臺一夜風存趙有心知舐鹿報韓無
地但允能古今慈節誰能繼存歿
恩褒自不窮

皇甫錄 號近峰弘治丙辰進士

昨歲秋崖君踵我郊外居素車被衰麻手執一卷
書書中何所道母氏殲褓初遭罹極慘酷神明至
相於稽顙願褒揚色沮言不舒君去吾觀書覼縷
千百餘衒哀訴衷曲孝德良昭如嗟人孰無母先
慈昔生子源流大中公教我亦不踈弱冠忝鄉薦
幸已參朝裾如何志不廣惟務歸其廬一旦萱草
萎號天涕恒滑方圖肖像事立我于門宁隱約雖
一節豈是大道歟秋崖廊廟器早建州里旟名藩
既議政憲府尋遷除孜孜樹功業氷櫱多名譽迄
茲來居夜面壁日飯蔬百行此爲大固已光鄉閭

及聞談理術洞悉非崇虛臺省苟求賢當道其舍
諸以此供非堂不在雙鯉魚圭菴固含笑地下樂
只且顧我潦倒徒家靡儋石儲無從報罔極老朽
同山樗終然媿君子仰慨長欷歔

楊循吉 號南峯成化甲辰進士

寄秋崖

深山何事久盤桓憔悴容顏不忍看秋雨幾驚原
木落春風偏到墓廬寒孤眠五夜惟苦塊茹素三
年只菜盤大節古來忠與孝舊琴如在試新彈

盛恩 號近溪居士

右以所得先後爲次耳諸公壽贈奠輓諸作別有榮哀錄云

圭菴朱先生傳

圭菴朱先生者蘇之長洲人也故景寧學諭諱昂字顒甫嘗與吳文定公寬文定扁其號曰圭菴故世稱圭菴先生曾大父谷潤大父振父泰母褚氏先生質實沉靜不事表暴少遊郡庠攻苦食淡肆力于學嘗受易于施膚菴盡得其蘊爲文尚典則務究聖賢大旨不爲奇詭險怪浮詞藻語以夸世媚俗屢不利于場屋識者惜之家貧受徒孝養二

親禮極豐腆天順壬午母遘疾劇醫弗効先生憂形于色每夜焚香扣天求以身代忽夢神挾一烏巾白衣人授以藥厥明延醫周孟規衣冠肖貌一如夢所接者不數劑即愈又十餘年父母相繼下世先生哀毀骨立幾不能生比葬一時縉紳會送富氏莫及歲時伏臘必竭誠致祭哀慕不忘至老益篤平生取與不苟與人交始終一致事兄友弟怡怡無間言成化壬辰以貢授固安學訓導固安久乏科適學諭員缺先生署學事乃曰何地無才顧作之者何如耳遍閱諸生中可教者日課月試無間寒暑貧者或資以衣糧自是爭相濯磨以决科自期待始大比得雋三人繼得一人乃自咎益策勵諸生後乃得五人凡九載學諭竟不補益當軸者器先生耳門人躋顯仕者今工部侍郎劉君永杭州守李君達其最也邑地苦寒嘗有僵死於道者每隆冬寒甚貯酒于門以餉貧者丙午人饑且病乃出粟分給近村居民明年大稔相率倍償之先生曰吾周爾急豈責償耶悉卻不受任滿居民門生攀泣不能舍懇留其屨以寓去思弘治庚戌陞景寧學諭邑處深山自有學來未聞有第者

先生教一如固安時得雋潘瑗一人景寧有科第亦自先生始邑有巨溪當道民病于涉先生言于有司有司難之乃自捐俸募工築斜隄數道以殺水勢民甚利之辛亥大旱有司禱雨久不應輒已之先生以疾在告病間曰吾雖職文事而師生仰給俱藉于民可坐視耶乃齋戒沐浴率諸生遍扣諸神祠未幾陰雲四合雨大至踰時始霽禱凡三日雨皆如期應焉居久之所值有不相能者遂棄官歸家人遘難蕩其產教授鄉閭溫故知新誘以無法所交皆海內名士人有過必規之正文過飾

非者必面折之不少貸好爲人排難解紛尤多德
之布政使沈杰及其弟
太子諭德熹少嘗師事之後杰兄弟先後登甲科官
内外每便道過家問起居必拳拳諭以忠孝大節
未嘗一言及私家事劉工侍嘗銜其恩免有司厚
郎其家先生未嘗一輕往劉在選部時有懷厚賂
乞薦者先生曰吾豈可以私撓吾門人選法耶卒
不受亦不與言晚年目昏耳聵猶不忘教誡故諸
幼子森森秀發以文學名有將繼而顯者乙亥三
月丁丑年七十九而卒乙酉葬射賓鄉合先配馬

氏兆先生舊所營壽藏也
論曰世固有坐廟堂享榮名僭厚爵能舉其職者
幾何視先生亦少愧哉家貧而能孝養祿薄而多
造就至於濟民物感鬼神壽考令終可謂無負于
人
國者矣使乘時際遇以究竟其學則事功所就豈止
若是而已哉古有所謂孝廉先生無忝焉因爲之
立傳
正德乙亥夏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
布政使同邑門人沈杰謹著
續增 [illegible]
王元正頓首啓伴閣執事罹内艱之苦長泣東[illegible]
勢孰老成易勝驚悼第念道路綿邈苦攔多瘁[illegible]
體久抱羸病天將又值寒沍望以周襄大事爲重
無甚毀瘠也夫自顏色睽違屈指四月不意竟成
分岐遐想景景在疚素稱中流走懇無力我心孔
悲且吳門東南蜀艮西北聚會無期重增慇慇耳
茲因人便裁此奉弔漠漠霄漢言不盡情舍人同
蒙惠教輸敢不佩服高懷詢其發書時知爲未聞

訃前一日也展讀之餘益感益悽外五絕申悰
遥聞金母會瑤仙灌口衆衆設主筵月白霜高香
燭暗冷猿相伴泣終天
一棹東吳萬里爐巫山巫峽氣凄然從知純孝窮
天地白兒慈烏侯墓田
風逐孝廉船子還雪山忽訝減屛顏道傍父老嗟
公去何日重來重雪山
臺端月激復潺湲塞上雲開古漢關斧鉞可憐朱
輔去寒雲慘淡月無顏
對燭思君更寄詩天涯寂寞幾襟期非闢朝夕溫

青眼白首難忘鮑子知

季冬八日王元正頓首拜

讀秋崖方伯所志太宜人訓有感

君才已試鈞衡日君世誰知襁褓時社稷有盟文在掌鬼神長護夙藏龜貞慈臘日悲園土純孝郎官慰玉堀駟馬柢今閭巷廣漢臣陰德報寧遲 方伯沈公作圭菴先生傳有陰德數事故云

游居敬 號可齋嘉靖壬辰進士時任廣東副使

題永感錄

每談家難倍傷心天定方知慶澤深霜雪傲殘惟古栢泌泥漾盡出精金濟時才望真豪傑就日丹衷任照臨海內交游傾蓋少敢論士價益明簪

董天錫 號璜溪成化丙辰進士大理卿

讀永感錄題語

秋崖朱侯子純莅吾邑丈田之役有偉績焉邑之父老僉思俎豆以永勿諼逾十有五載侯陟中丞于虔臺益命兒善爲父老稱謝侯緘永感錄以示惻惻然有終身之慕終卷而嘆曰是錄也見民彝之昭焉見天道之顯焉見孝思之篤焉是可以垂世軌矣夫太宜人事圭菴翁于歸年年纔二十有二而家難外侮夫君出亡抱三日孩以入獄中寄弗顧絕餉弗怯至剪敗絮以蔽孩紉巾網以糊口凡百有十日始得釋室如懸罄矣而憐媪誘之羣奸毀之忍九死而不奪卒同夫君調護床褥身任喪葬間關訓子以光朱氏之宗當是時非聞往烈有歆慕非圖後福有覬何也良知良能貞志血力買金石通鬼神凜凜烈丈夫之風矧列冠裳博古今其可自諉弗能以玷秉彝乎鈕讓世吏也譎詐多術數濟之以王元及亥二壻之狠囊麥殺僕執

刀剖額以誣姻家而冠復爲之地圭菴儒官易與耳匿城灣走下邳非叔子綏守之幾自裁客邸矣終而王元梃死讓家漸盡死僅存一孫亦以吏弊戍邊衣與冠皆死無後而綏且有子獨無恙敗絮紉巾母子乃綰金紫而享翟茀殃慶之報若觀火不爽而謂無天道可乎以侯之對泣夜讀力致科名牧守稱愛郎署稱慎慷慨者猶能之至于覈田安福督兵茂疊寧捐其官而不忍倒懸吾貧困寧喪其元而不忍瘡痍填豺狼之口視毋氏壁立萬仞歸然克肖矣絕域奔計蔬塊三載五十稱慶矣

悲感若忌辰歷潘臯長走滇南嶺東之域以陟虞
臺猶蓼莪抱泣若夜讀時惕然有生汝猶無生之
誠執此以往履氷臨淵其弗可學乎嗚呼觀斯錄
者翕然感觸其良心可以納軌物而不肎遠于邪慝
矣抑圭菴翁之罹誣也姑蘇士大夫何限而冷菴
陳憲副獨究之諭衣以法誘冠以衷至以幼子豸
自誓郡守雖忤羣囂弗卹也是匪特覆冒朱氏將
風化有大維焉世顧有賄以下石娟以貝錦眩玉
石玷衡鑑曾無狐兎之情視冷菴愧死矣吾友涇
野呂仲木爲侯壽言以讓與衣比岸貫以趙姬覩

施宜人以文子祝子純而過之其指物切類犁然
協千古也冷菴其于韓厥有光哉盍於是有感復
闡而出之

嘉靖丁未閏九月旣朔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寺
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歸耕石屋二洞鄒守益拜書

永感錄後序

先是客有頌朱太宜人身嬰家禍被逮于獄擁絮
保公獲免于難以成德學謝隣媼之言而守死不
去者喬齡聞而嘆曰處患難人所至危之中貞德
不變而又克成胤嗣以垂令名此古賢母之蹟豈
今世之所易見哉去年丁未秋獲觀公所集永感
錄則有公之志與名公鉅儒所論次者閱之旣畢
則見其蹈之艱處之當守之恪貽之遠也葢有弘
于前聞者矣夫敗絮自擁何態兒子此孺仲賢妻
之事而太宜人剪絮襁褓得無似乎符節不至守
死漸臺楚姜氏之貞也謝隣婦之言守死不去感
其意而嘆其不諒吾心其揆同矣晉成公之姊存
孤兒以昌趙後太宜人脫公於虎口之難及其

成爲世醇儒非其智之同歟彼各有其美足以光
著簡册而太宜人兼之豈不爲尤難哉是故理氣
之相勝天人判焉不可誣也圭翁正人也責衣持
家正舉也一惑於利則婦翁之譏入而父子之天
逡焉理不勝氣者也太宜人驚汗可懼而毒以解
易限入罪而適爲之地楊璞之誣難察也有冷菴
之誠信孰爲之惑冠毀易入也而圭翁益信太宜
人之賢氣不勝理者也圭菴不勝窘迫輒欲自裁
公在襁褓爲倫携出其迹危矣及至事白而翁享
遐壽公以復還而無禍此必有陰護之者豈人力

能及哉竊嘗觀夫隆冬冱寒積陰深谷天日晦冥
雨雪交集萬象剝落而梅亦至矣而標梅孤芳結根
鐵石皎出崖穴蕊實成焉知其香之遠不知其根
之固也知其味之長不知其蘊之久也秋崖公之
德之學蜚聲賢科秉哲銓部假州麾而屢有遺愛
鎮邊徼而罔不革心開府內外民夷樂業如百煉
之金千仞之壁解紛鎮衝茹辛納汙守道不渝行
義獨往常
聖明之世施康濟之術可以調元可以贊化孰爲之
哉太宜人苦心之所自來也夫以鈕讓之猾黠朱

遜於外人事變故有至難者太宜人一身耳苦心
自德之外靡他及其久也天命亦且隨之改焉危
者安傾者定離者合微者著惑者解不唯其身而
且昌大其後益開其來此公之所以生日不爲樂
而永感所由錄乎噫五十而感則永感可知矣時
嘉靖戊申季春吉旦
賜進士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餘姚王喬齡拜
書
雞餘雜集卷之十二終

雞餘集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朱紈撰紈有茂邊紀事已著錄是集九卷以前
皆其在官時章疏公移十卷曰海道紀言其巡撫
閩浙時所著詩文十一卷即茂邊紀事其整飭威
茂兵備時所著平寇始末并詩數十首末卷曰永
感錄則其先人行述誌銘及諸人贈言也

李徵伯存稿十一卷東行稿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兆先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徵伯存稿十三卷》提要

李徵伯存稿目　序　喬宇　嘉慶三年戊午秋月若庵中寒露抄
卷一　感興三首　古意　雜言二首　遊仙詞　莫秋感遇　讀
史有感　秋夜懷李貽教　雪中東友人　歲暮有述　責陽
苦雨　交友行　琴樂　南山有桑藤　露坐二首　秋夜
有感呈同志二首　奉送華容劉老先生時倘歸還　書日懷
遠　登瀛圖　擬題亭送京口劉希載賦　元宵有感　郭贄
送行子元　有會而作　執齋　太原喬君本大以前年同年
徵詩賦此以答寶邊窮先生而定也　夜坐偶成　雪偶題　題
畫　陳提學德修定後歸疊聯句韻　再疊前韻　題畫
陳提學德修兩行　貧交行　相逢行　東風別　關山月
七夕詞　搗衣曲　苦寒行　白紵辭　陸孝子割股愈其母疾
紀之以詩　寒蛩　漫興　山水圖　壽部國賢母　題喬前峯
所藏樓居圖　題扇　古篆歌為陳元介作　蘭蕙同芳圖
為謝吏部于吉作于吉木齋宮保老先生弟也　題山水圖
讀史　題趙訓夫扇　雨竹圖　李白問月圖為趙爾錫題
別閻元中長句　題杏花圖壽部國賢母太宜人　送郭子
藩赴英山縣　壽海鈞當老先生八秩次齋字　奉送遂菴先
生赴南京太常　與楊承家約遊西湖不果賦此二首贈別
卷三　早春見雪　步月二首　春陰二首答國賢地官時予
借居城西　遇氏別西橋假山疊春陰韻二首　種竹　書庭
竹交翠卷　中山雜詠王德爾墓前景四首　送吳指揮　夜
思　題松石卷　初雪次韻二首　聽雪　立雪用前韻　踏雪
用前韻　對雪用前韻　送宋嚴文進士初度安　次王維德
韻二首　寄弟伯岐二首　同本大訪秋坡軒有作　湘水硯
雪送徐地官南歸　海洲為吳侍御賦用秦國賢地官韻　雨
送族伯存德司訓之揚州

卷四 宦析 无題 失鶴次韻 秋試以病不終卷東本大
此和東坡雪詩韻三首 夜坐与蕭伯岐話別次擣衣聯句
韻二首 夜坐有懷趙爾錫 苦雨 八月十五夜 送人
除夜 劉阮再到天台擬廣人韻一首 九日登高不果 仲
祠郭与成乃子詩以賀之 壽白谷府知 秋日早起 避暑
題扇 題望雲思親卷 秋晚 夜坐晚烟 翰林渡亭東
周海碣 詹前紅白葵花同開 送許宗儒北征 擬和內閣
賞芍藥三首 寄汪析之兩韻 秋盡 无題和廣人李義山
韻三首 遊西山登望湖亭 登華嚴洞 次伯岐韻送研
与之判海寧 与清景宜送于脩德小酌漫興首 城東別楊
國安 題五雲庵送視卷 題慈恩寺連五人壁 送人 送李世綸
南還 漫興 遊慈恩寺 答喬本大限韻二首 遊西山三首
郭行次韻 惜春次韻 送徐大行使交趾 予岳武穆詩首

重九日登城西坡城奉次曾撥先生韻二首 九日出城值風不果
登高國賢地官乃能併興而歸見示一詩用韻戲答 賀嵩本
大生子用王應韶韻 呈某先達 寄海狗老先生用韻
壽錢夜胡千戶母七十 送丁戶部應韶使清源便道歸覲
雜興 姚氏園亭留題次喬穡勤本大據四韻二首 中
允楊先生介夫以憂歸書扇奉別一首 別崔蘊德 出城
謝國賢送鏡 送葛時茂貢士用韻 西湖漫行 上玉泉
亭 宿香山寺 山行 上陳光寺十八磴 再宿香山 早起別
主僧 上望湖亭 馬上望湖嚴洞 泛舟 限韻別扇允中与
希大同賦 永嘉單時巖府移桃詩 還余庠上人韻送寓捨
本惟臣使代府二首 和周太史与汪吳二太史謁文丞相祠賡唱
韻四首 國賢聞禎送酒之作不能見招雪中援例戲作榜尊
紫體咏雪 郭行和伯岐韻 外舅南序先生席上和韻四

聯句韻四首 郭行二首 華嚴洞聽琴次韻 香山次韻 雪
中送酒与友人用韻 答國賢雪中見招之作用來韻 餞吳太
史完雪中夜歸用韻奉柬 送許貳尹某考績還治澤潞人
也 送京口某司刑之山東千戶子也 送浙人陳某湖廣看春
限韻送人 奉和方石老先生歸來園韻二首 山中次韻送郭
于蕃以于字 遊西山奉次愈庵老師韻四首 留謝主僧
餞別承宗席上得二首 無錫鄒處士挽詩 送內翰毛維之先
生歸省 七月十四日會餞承宗次聯句韻 秋山序京口隱君
章大年賦 松軒爲族兄惟行賦 病中与吳子玉
卷五 清用昭將赴試陝藩賦得絕句十首贈別今存四首 生
菜園 江淹夢筆圖 絕句四首 七夕 開石 題畫 題扇
二首 明妃詞二首 雨行圖 爲王德昭題墨梅 爲友人題
白頭翁鶯鳥 無題二首 便面 題扇三首 七夕 出塞行

題畫 竹枝花 送許宗儒小序留畫一枝 香扇便面
題畫二首 題扇 梅雪圖 題扇 西風 題畫二首 題
扇四絕 磻溪圖 題扇 畫松 畫梅二絕 山夜聞雨
題扇 題陶成畫二首 雜畫四首 病中与吳子玉二首
卷六 雪後夜坐聯句 陳玉德行願得士庄汪後析之汪 嚴子廟
韻聯句 王守仁伯安 燭聯句 偉器之高守平大李元先啟伯 雪假山聯句 宗賢和風 雪板聯句 畫梔
聯句在士廉第作壽黃文可同先生 壽寒聯句 同韻 哀花
同聯句二首 王雲鳳應韶 西山聯句三首 毛紀維之 張且和 介夫 石柱 鄧彥清 伯 九日
城西聯句四首 王灣口清蒿 喬宇希大 壽白諸君過先壠聯句用舊韻
三首 海印寺西灣聯句 歸自爾錫席上聯句 元夕
有會聯句 遊山歸馬上聯句 送蒙先生令作二首 小酌餞別承家席
上聯句二首 劉濟樾 吾宗本大 牡丹聯句 吳爭 顏子玉 趙永 爾揚 升晉 宋儒 蓮花聯句
東山圖賦得小雪山 念奴嬌題扇 題美人 柳梢青題

李微伯存稿目下 兆先領菴

體齋先生哭亞先韻二首　用亞先病中韻答方石體齋二先生二首　李宇董司空寄扇亞先欲共之柩前以代掛劍且侑以詩因感其義次韻奉答二首　次陳德脩提學哭亞先韻二首　次王古直韻三首　和葉載道監士韻葉嘗與亞先館書朝房時同病　次顧士廉編修韻二首　次韻答鄉國賢提學五首　次韻答錢與權見慰之作　次韻答錢潘時用與權二首并謝惠藥　李宗開侍郎屠元勳都憲有詩弔亞先次韻奉答　次石檢討邦彥哭亞先韻三首　次何昌孫子元韻三首　次許啓衷給事韻　次喬太常希大韻

跋　潘辰

李徵伯存稿序

嗚呼此吾亡友李徵伯遺稿也徵伯既殁余恐其舊作散失乃與二三同志圖所以爲不朽者顧其情興所至隨應疾書多不存稿羣裒衆稡自詩賦以至序論諸作僅得若干篇而舉業程試之文

間有存者亦不忍棄吾兄中書舍人本大與趙君訓夫手錄成帙將鋟梓以行余嘗謂文章與世道關其在人雖有窮達顯晦之不同要其可傳於後世者則一也自有文章以來天下之攻詞翰者孰不欲托姓名於縹囊緗帙之間哉然

惑學與道乖才不識遠顛毛種種訖無所成揮毫染紙徒累百千數之多復何益也徵伯生纔二十有七年其所為文已雄深崛奇卓然成一家言是雖家庭之訓有所自而其高才絕識得於天者固殊於人人也使充其所為雖在古人

猶當擇以為對而止於此豈不為天下惜哉宋蘇文忠公文章高一代其子過亦早有詞賦行於世今徵伯以我西涯先生為之父比之蘇氏文名家學豈有異乎特其往進之階雖若歉於過者然百代之下指其文而稱之曰是父是子則未始不同也彼脩短夭也之不齊又奚足較邪

國朝文章名大家若其其者館閣山林固各有其人至若窮而不壽與李長吉邢惇夫比者余獨傷徵伯之當之也昔人謂抉摘破裂冥搜物態以戕天巧為

造物所忌者理信有之哉夫使其不朽者存則雖造物亦不得而奪也然則謂之關於世非邪集既成余為題其首簡以見徵伯之文必傳於後無疑也徵伯名兆先自號曰領菴其履歷之詳則有我先生所為誌茲不復贅

弘治乙丑冬十二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太
原喬宇序

李徵伯存稿卷之一

感興三首

鼎湖起織雲朗耀已四遯軒轅吸流景飛飛凌彩霞
長辭萬乘居忽上層霄車泥途困飛步態聲動宮娃
攀龍得殘甲至今爲蟲沙末世遠秦漢迷仙問靈槎
向時騰蹈身更來帝王誇得志苟無厭失意安足嗟

其二

武皇厭人世恰值來青鳥方朔本仙謫偷桃脫林杪
來來知幾時箇事却逋曉走報君王懽云是王母到
須臾駐雲軿殿上即蓬島霞裳敞一袖出物隨所禱
指示飛昇途歷歷皆可了不知吸露人衰容得秋早
盤摧莖亦折銷骨不待老空使後人癡念之還懆懆

其三

明妃入漢宮置身君王邊自矜一垂盼承幸如拾錢
千門梧桐月萬戶楊柳烟鳴輿杳不聞此地豈閻壓
丹青幹化機去留別媸妍君王重憐惜離別只今年
悔恨相逢時棄置未見前翻使眼中人感恩向胡天
至今白草地青塚秋綿綿若將比顏色久暫太不然

古意

青門沒白草春花怨王孫草碧空悵望草白更銷魂

昔時羅襦裳酒汙不足論即今夫容粧衰紅泣空尊
葉落永辭樹零露如流痕君恩雖斷絕妾心詎無言
妾心似明月君迹如行雲明月秖長在行雲蕩無根
新語不可接寄聲那忍聞誰云戍邊惡猶得望休軍

雜言二首

大塊結我形五行賦我德日月睛眸明百川咳唾濕
婆娑鬚共縈衡嶽骨雙立盃竭東海流盤空太倉粒
朝駕千頭蛟暮遊大莫國國君乃儒生約縛多禮則
猛勇本所羞逢之更匍匐

其二

仙人邀我往凌風渺何之瞬息歷異境體輕不可支
玉樓高嶙峋飛雲躡層梯奇香蕩清氛開門晝遲遲
青童拱手立延我我不辭氷壺瀉瑤漿酌我以玉巵
飲之頭目森充然已忘饑向下問人世答云都不知

遊仙詞

高飛際天末俯首瞰大荒噴唾翻雨師睜目掣電光
電光十萬丈東日隱扶桑銀潢一夕多欲駕浮漢航
奔流決四堤陸蕩烟雲將蒼穹忽瞑晦咫尺不可望
后土忽震搖林木號豺狼百神忽戰慄威重非故常
萬象忽騰躍出入散空茫而我不忍前走鬼分周章

于時揭高蓬坐視奔夫忙直遡萬餘里揖力已不揚
大唱停我舟蘇之待其强問茲何處所憑雲振衣裳
怒扶萬星急遺落天帝旁因之欵天關中吏峻路長
扳援閽者辭但見屋瓦黃悲歌發深喟壯士死不忘
我僊雖則然中途厭倀倀願將螻蝗技來試冥搜方
眷茲衡祈勞探輿不及堂去此得指示猶能勉趨蹌
愚質倘可教請以質君王雄呼紫殿裂天帝嗔其狂
疾風一飄忽持吾歸故鄉外搦一覺寐天路空翱翔

莫秋感遇

行行朔風來倏忽不可避浮生有感傷懼此歲月積

皇皇十九年既冠亦已字言念將及婚甘旨有餘忮
中夜摧心肝戚戚不得睡

讀史有感

白日久兀坐時還讀古書讀之發孤歎起步階前除
問君亦何歎善惡苟不虛寥寥百千載緣髮權度如
端禮門前碑姦黨終成譽廟祀托宣聖儼若同襟裾
名姓諒何異乃復羞蟲蛆孰謂蘇武拙正氣伸驕奴
孰謂李陵狡志士唾腐儒人生重名節金玉真土苴
勸君早樹立胡不惜居諸

秋夜懷李貽教

高卧不成寐展轉將及晨寒柝迴不起入聽忽已新
青燈照短榻憶我同鄉人緬懷鷄壇約咫尺迷闠壁
旦夕懶出戶負此千金隣豪興發深夜談咲不可親
空堦合苔蘚獨步憐吟身圖書半狼藉頗覺白屋貧
慷慨對秋雨淅瀝起酸辛

雪中柬友人

遠山入孤眺驚此千尋潮寒力砭肌骨欺我狐黑貂
飢烏雜庭樹噪躍依危條纏細不可絕迴旋隨輕飆
紙窓隔庭瓦光映明飄蕭微吟領不發豪興忽已銷
江南有梅地懸憶多高標而我坐京國矮屋堆白茅
波濤洞庭迴岐路阻且遥況非党家富豈慕羊羔燒
甘泉淪佳茗聊以娛清宵

歲暮有述

我生苦愚拙聞道恨不早弱齡屬對律似識醜與好
嬉遊胃童稚聲勢出襁褓稍長讀父書離床解探討
賊莠雖則多或可辨嘉稻跂望期聖賢此氣良浩浩
寅搜力頗健破卷如振槁豈不畏汩沒我心怒如擣
末世夸詞章我亦事文藻質直慚雕龍淺渴比行潦
膚說造豈深弱矢過魯縞出客恒汗顔憎嫌幾焚稿
逮今二十年志業總草草又復此終歲青陽啓蒼昊

舉酒娛高堂開筵襍梨棗笑語華屋喧楸梧野霜老
中夜繁憂思令人悲懷抱揚名固所欲歲月去如掃

責蝎

大塊生物繁所貴不可缺旨牛與蹴馬猶爲結毛血
嗟尔竟何事一尾利如鐵緣墻伺扶抹着肉如火熱
流毒遠濯田有力不可掣我夕忽尔遭亦罔有區別
哉指載扛筆揮洒固非拙或偶爲文章江海泣空竭
柰何不顧忌況望爲容悅且彼天地間草木貴蘭茁
云胡棄非類自作物中桀直欲訴真宰爲尔申告訐

苦雨

苦雨日復日沮濡步不前深秋望高爽歲序亦胡然
虛堂振幽響驚溜跳潺湲腐儒不自謀窮愁坐彫顔
似聞委巷中十室九無烟力役官府併苦辛兒女憐
豈獨怨暑雨饑寒自常年

交友行

契合重夙昔海內今何人志氣非笑談高情諒誰真
老禍富所賤危卑貴所親末俗苟如此吾生甘怒嗔

琴樂

梧桐千歲枝裁作三尺琴泠泠冰絃上點點太古音
月明風亦清危坐整我襟興到偶一調幽韻動棲禽

世人絃管娛而汝獨何心試言果何樂問之已學瘖愛此愼勿瀆雅調聖所欽

南山有柔藤

南山有柔藤托根向喬木造化胡不仁喬木日已踣柔藤日已長動立似脩竹秋風寒露零似亦解悲哭

露坐二首

初月皦皦白照我短短床田風亂書帙幽人起徬徨寒爐半明滅良夜迥以長出門視宇宙靄靄生輝光驚葉響淅瀝墮我空庭黃宿鳥蹈寒樹落地還高翔迢迢忽不見悄悄過東墻

其二

露坐北窓下秋色何凄清凄清雖則然而我入氣平微風自西至颯颯排爽蒸草蟲俯欲碎河漢仰欲傾百卉半凋落佳菊芳前楹對此成宿契聊以怡我情徘徊步明月足謂得此生

秋夜有感呈同志二首

微吟發長嘆迢迢夜何其天宇高且闊羣籟亦寂而憶我同學友兀坐煩吾私霜草忽已沒驚此流電馳黑頭豈足恃雲髮旋若絲高明與汙下得失還自知矯矣難自昧吾心竟誰欺勉旃乘少壯老大非其時

弱翮後百鳥俛仰將徒悲願言告同志念玆須在玆

其二

聖人戒自逸罔念終作狂所以夕惕者乾乾乃其常矧我非特質謂可遊徜徉飽食戲終日玩此流電光爲力不思磬追悟徒悵悵吾道迥以深高[illegible][illegible]且長登山復航海卽之何茫茫微言托萬卷若讀千金方高秋忽已暮着我寒衣裳願君重惜此磋切毋相忘

奉送華容劉老先生督餉北邊

凌晨動輪蹄遠使赴北疆尊酒雖別筵賊子在客堂拏盃起再拜有辭懸莫揚豈足告公卿所懷亦愚狂先生試辱聽賊子舌不僵祖宗置邊鎭所慮亦久長屯田徧四埏緩急皆有望公田罷力作私壠旋已荒富民慕冠服既得各有償今時豈不然所患歸强梁十金買草票百金充納糧草輸秖空堆糧納秖空倉邊軍事鞍馬菜色荷刀鎗天子提宏綱不暇問其詳簿組不解憂但聞歌時康今年驕虜橫雜遝來侵攘北浸霸四境紛若犬[illegible]羊朝廷念吾民忍使罹禍殃官軍三萬衆較獵出長楊延咨徧百辟心膂託貞良望望起羣弊藥萊被陽光顧思非致身思患乃預防平生謀國心臨事眞慨慷

行矣出國門馳車向周行
天王神所佑忠順福是將鑽餉古重寄蕭公有明章

春日懷遠

木葉展新綠疎林生薄陰桃李有代謝來復亦已沉
纖草叢玉砌縈曲如愁心東皇行且辭此去難招尋
但願對醇醪不飲還空斟人生幾春日莫受霜毛侵
咄此九十朝歲月何駸駸黃昏捲層簾起拂枯桐琴
溶溶下華月洒照幽人襟有懷阻河山逸響空餘音
和風動輕幙新試柔羅衾何當縮天字使我聯商參

登瀛圖

狂隋事宮室枉作千文楹窮奢未成居花綺旋凋零
想當肆虐時四海同沸羹神堯赫斯怒指顧息紛爭
秦王偉功閥開府羅羣英天策本禁地瀛洲亦佳名
謀謨著武烈藻繪昭文明流傳徧朝野賛頌詩升平
長星夜亘天鋒刃交門庭衣冠委血肉宇宙遺羶腥
天下豈無目舉為房杜驚瀛洲二公在何暇責許生
披圖重興慨千載難為情

撚鬚亭為京口劉希載賦

撚鬚復撚鬚斷鬚今幾莖鬚斷不再續詩成妙無聲
苦心落蟬蛻游絲曳虛清有句莫太精太精苦難賡

貴尓自得意勿近世上名

元宵有感

街燈共暖焰絲繩動簷楹綺袖照夜色華月赴閒行
風力春已緩陌塵晚逾輕賜假逐物性為懽樂時清
似聞窮簷下猶未識升平

郊望

屢居汙人目馬足紅塵飛舉頭望山色與願常相違
春兹古城外縱步隨輕騑及午天氣佳四野開林霏
遥山接齊魯遠郡連京畿
文皇迥莫攀形勝餘神威薄言發孤眺感歎以忘歸

送何子元

吾愛李太白摛毫煥文章當其奮袂時日月韜精光
筆力破混沌詞源墮蒼茫造化苦亦勞繡此文纚腸
吾愛賈太傅經畧乃其長世計何屢屢許國虞與唐
溢為文字豪氣焰亦莫當何哉吾湘彥才擅二子場
少齡挺奇質早入鴛鷺行蜀錦出貢篚下壁登明堂
規制肆崢嶸見者雙目揚聲名欣士類使命窮遐荒
我
皇重武備居守在邉疆司馬統羣屬整飭須精强君
才思用世此志獨未償甘凉古荒戍關塞今城隍勿

匆歲年晚鞍馬迎晨霜還家慰慈母顧戀成徬徨爲
言今日兒許身
天子傍豈不念骨肉王事誠靡遑從此趣歸棹無爲
滯江鄉

有會而作

倏忽慕古人反覆觀其詩入眼頗會意俯仰俱得之
古人亦已死志行今若茲南里亦陋巷潛也仁不違
縱步腰不折屢空庶幾斯嗟哉死岩穴使我潛然悲
我生幸有托造化如可期孰謂陶靖節獨往無攢眉
至道寓其體天公諒何知我身有栖地豈啻無貧羈
高堂坐閒敞聊復解我顧羊綿愛庭草露光明陸離
清秋天宇闊炎暑爽無遺進退百慮足靜言澄我思
讀書頗知道不樂復奚爲

鈍齋

疾脚畏險巇華質易凋瘁重囊穎始脫銛鋒折初試
所以天壤間往復無利器嗤彼作僞徒營營役私智
鈍齋者維誰嘉名乃天畀我亦豈能愚但不爲巧累
讀書二十載退默求自遂譬捷豈不便所得旋成棄
至理解偏頗末代極同異我思太古時一一會予意
持此足永年因君得珍賜

太原喬君本大以前峯自號徵詩賦此此名
實邃翁先生所定也

古晉多奇勝太行根其中中條演靈派嶙嶙無終窮
實爲第二枝矯矣茲峯雄喬氏歷百年世業非今逢
君子得佳築託栖壓外蹤青螺遠排闥翻壁還相衝
過雲聽絕響侵曉聞高舂溪澗紅白花歷歷呈纖穠
巖稜倚天末瞻之吾適從豈爲自恣圖而爲此垣墉
嘉名領賢傳千載欽高風

夜坐偶成

耿耿坐無寐腕交足垂床短燭炯相對秋影落不長
寒爐夜輟撥烹茶試新嘗一啜蘇吻渴清風襲枯腸
展卷竹素俱盲人愧終箴探索或會意對語時抑揚
觸起秪成慨喜極翻欲狂悄悄靜夜思幽閒倦衣裳
令人忽深省久與馳逐忘

雨中偶題

小圃隱深綠春畦漾微波輕陰乍垂幕爽覺涼風多
瀟瀟竹葉間密雨滋枯荷點點閉層林漠漠迷遠坡
幽窓斂芳跡旦夕惟長哦久伸偶出戶庭除蔭叢莎
萬物有生意不爲陽亢虐潤忽降澤大地四融和
因之發幽歎歲月其謂何辭寒未爲遠倏忽春已過

荏苒實堪惜登高勿蹉跎

題畫

小亭蔭白茅深樹失飛鳥地僻人跡稀天高月華曉澄空零露下鈌岸流澌少虛寒夜共寂逸響雲俱杳山空宿火微林闊長風早幽人隔棲息景象極微渺方綃出汗漫古色潤不掃筆力縮地靈墨本補天巧披圖起遐思疇能棄温飽

陳提學德卿宅飲歸疊聯句韻

幽懽賀兹逢笑語畢殘夜起坐互莫知天地相枕藉中山愁不毛澄心駭騰價氣盛脅萬牛才高蹴三華

冰澌墮虛簷曙色明遠樹家近却閉廬被冷應沉麝論僕來晨參行孟及詩𤍞冰纏凍樹僵風駛驚鴻下心逸天君勞神醒睡魔罷賁雪餐瓊英凌空想雲駕德星愧我聚堂扁當誰寫主僊如欲眠客健不相亞吟長侍童慴餁屢爨姍詫羊羔鼎肉冷榾柮爐灰化披奇得人憐苦極翻自訝重來頗覺難再約敢言暇孱軀若為禁寒漏急如瀉猶聞少棲榻欲向東鄰借

再疊前韻

憶昔高會時跡鐘動初夜燈明四牖近雪瑩重堦藉欣來接觴詠敢此眩文價泰山撫喬嶽或可列嵩華春囬謝池草月傍庾樓樹醉意不在酒幽香諒非麝託交虵不羞鈹句石能𤍞但恐梁上塵不肯為予下心期分已投主客禮當罷瘦馬饑齧雪疲童凍催駕令嚴瀝孟罰章就移燈寫高歌我方酣博辯誰能亞依稀鬼神泣眊矂兒童詫轉筆脆毫折呵硯凝水化夜候何微茫晨光恍疑訝倉皇過歲景倏忽失良暇錯落敗楮間咫尺驚濤瀉歸來有所思茲亭夢中借

李徵伯存稿卷之一

李徵伯存稿卷之二

前有樽酒行

前有樽酒流觴若飛青燈落短照涼月流清輝美人所思渺不及當時意氣今還非前有尊酒綠生微波壯士鯨飲煩憂實多世事浮雲共流水今古于今幾悲喜轗軻如君我不平險阻於人竟誰使前有樽酒浩然忘歸祖鞭稱驅馬牛山徒沾衣逃名恐失東陵瓜栖幽不久西山薇君不見日月無情覆盆臨鵬鵬有翼垂雲低一朝得志厭粱肉眼前失意思蔡蔡不如當歌得美酒大家醉倒頹如泥

貧交行

昔年我賤君亦如猶能挽君紈布裾一朝脫去衣錦綉鷄犬走避當長途長途坦坦豈云隘忍使沾泥拜車盖機上糟糠伴不知君今未必思當時

相逢行

相逢未識姓與名翩翩白馬驕不行金鞭舉手拂楊柳春日倘佯陌上情五陵管絃沸猶急紅綃不爲纏頭惜岸幘揮觴樂事多欲挽餘暉駐春色千金遊俠恨不早明日驅車北邙道

東城別

東風滿地但揚沙作惡欲別臨溪花花飛不歸春可惜紅墜芳林碧無色天涯柳綿瑤草深明月不懸春夜陰夜陰燭短不得曙東風忽去愁人心

關山月

關山月關山月鐵甲光寒令不發沙中百戰天地昏月輪獨照關山缺戍樓塵起壯士哭年年戍役羸到骨將軍部伍隨指揮幾下榆關更羌谷營門流血霜草萎軍中按劍人頭飛枕戈對月慘無語共見月高還月低關山月關山月自從對月經年別君不聞漢家羽檄疾若流長安直北無城闕

七夕詞

人家女兒拜七夕星疎月淡立曉鷄歸來針線猶在手仰看銀河當屋西人人自言乞得巧從今兩手百可了須臾闔戶家家眠拙女不巧待明年

擣衣曲

人生棲處各有托妾身托君爲征夫君戍蕭關妾在室良夜有思風吹裾風吹妾裾薄仰面啼碧空兩袖龍鍾不勝挹妾還自念君際安得無此風空閨奮起膂力健擣練製衣思寄遠錯雜歷亂不可聞解弁離愁盡孤悶擣君之衣兮須臾杵聲入千萬柔腸縱使

鐵石成此時還應斷如寸即今官家惘戍兒賜君有
衣妾亦知殷勤且要卜歸候衣不寄君應報歸

苦哉行

五月禾黍多離離今年雨足挤不饑官家秋課豈不
急不食可以無鞭笞禾熟不在場苦哉非所望咄此
旬日間淫雨恒淋浪狂風摧折萬項伏有穗欲腐不
得将濃家黄犢非所有亦須屬彼屠牛郎苦哉欲何
言揮涕官道傍

白苧辭

江南白苧白於雪儂郎粉肌如玉白呉剛剪刀新製
裳誰其製此新嫁娘機頭織就一丈闊絳雪紗厨月
初落寄郎白苧郎試著問郎曽有歸装莫歸来看取
白苧裳千愁萬恨如線脚

陸孝子封股愈其母疾紀之以詩

母身在床兒在側寢食焉能使兒懌以人補人兒所
聞徒向人間覔金石兒身有肉是母遺一臠之微安
足惜手揮白刃血横流倉皇賴有神為謀涙迸如泉
非為痛全歸却恐為親羞作羹飲母病如迻語兒此
藥功何速兒心雖喜口不言莫使聞知是兒肉

寒菊

寒菊開自芳孤根溉奇石平生附石心相看婉而適
十年姿韻老愈好何限髙懐盡傾倒金英碧蓧重復
重歳歳餘香被瑤草

漫興

長風捲沙天冥冥障面出門還不行東鄰之子嘆睽
隔有酒不共空髙情蓬莱神仙在何處層樓复宇迷
歸路秖應塵土生凡胎悵望消魂坐無語閉門小屋
愁思深枯桐冷澁無知音但教許有飛騰約去住寧
勞彼此心

山水圖

生綃妙繪塵氛空千蹊萬壑烟嵐通危峯恠石何龍
從山頭曲路横復縦指點疑是蓬莱宫川原芳草迷
西東微茫遠望無終窮柳綿花蕚韶光濃澄江桂楫
揺東風浩波萬項天冥濛誰其揖者山林蹤定携酒
榼還詩筒兩脚不踏紅塵紅我家遥在湖湘中有眼
未識雲陽峯髙堂見此疑與同中夜想像心忡忡此
身不及南飛鴻

壽邵國賢母

呉江迢迢不異泒阿母童顔注東海呉山青青色不
改阿母来容鎮常在有兒可教節可持五十八朞如

一載章封誥錫時爭睹健出樓孀衆稱武天下空閫
有軾才人間未必無湯毋頷將此意嘱天公常奉阿
翼如乃翁

題喬前峯所藏桂花圖

珮環乘虛下天風紛紛桂蕚飄琳宮清秋細雨烟塵
空雖金拾玉開榏叢青衫有客來密中步疑仙躅遥
相通沉中枝葉何蔚翁嫩黃妖白還嬌紅寒暉呵擁
花朦朧十年想像今辰逢眼前皎皎心匆匆恍如夢
寐非盲聾鶯飃入耳睜雙瞳此身輕逐雙翮鴻來赴
花朶隨西東仙娥司花坐錦幪少年相憐顔色同開
言指點非壓蹤雙脚躡雲朝天公高探一枝香霧濃
放歌不作呻吟窮側挂烏紗雙鬓蓬

題扇

東郊野色平原草高樹低枝閣昏曉山根起屋當波
心舍北開花及春早輕雲不雨散作陰青林曲曲烟
霏深深山大谷良可樂没得心情遲足音足音不來
居更僻人世軒車是壓跡何似孤立一壑翁窓前流
水床頭易雙樹迴溪一逕開瑶英絳雪參差堆問君
拾句得幾許夕陽驢背獨歸來

古篆歌為陳元介作

古來妙篆能幾家蒼頡臺空生野花後來榛蕪作者
少周衰孔筆拙不華遂令闊別到秦漢中間俗子紛
如麻秦斯漢邕獨二子繼者曠世無垠涯昌黎作詩
悼石鼓至今學者猶咨嗟陳君好古事臺素縑有風
神出規度玉硯池翻碧海濤錦箋筆落珊瑚樹少年
古畫稱奕奇禮曹供職真相宜勞心秪恐古道没指
點妙與人不知柔藤屈鐵柔復剛縉紳鑒此名譽揚
千金獎藉出鄉相銀銷大扁懸中堂吁嗟乎自君之
前吾不聞逢人但說程南雲

蘭蕙同芳圖為謝吏部于吉作于吉木齋宮
保老先生弟也

江南蘭蕙生絶奇同芳並植真相宜山根谷竇霜白
時纖草折伏濃花萎此時二美堅不移坐遣青皇歸
去遲六丁携來種玉墀一天雨露培深基即今採佩
香不遺要使四海同春熙蕙也美非巖壑姿已從職
貢相追隨風鬟飄蕭來
帝司直以寸赤希丹葵家山見說多孫枝繽紛坐待
天風吹吁嗟此圖圖者誰瑶箋爍日光陸離逢人見
畫兩不疑就中想像如羊儀清朝有琴調不猗芳叢
次第來透迤我今操觚竟何知不須更續離騷辭丹

青之徒徒爾為

題山水畫

曲曲欄干對回渚姥絶匡哥渺何許故人零落同晨星見畫令人慘無語層峯削壁飛碧嵐綠樹紅花夜來雨晴波萬頃青琉璃剛回桂楫山日低玉橋驄馬着誰子佇望重門路不迷春宵華月照雙鬢寒影落地知人歸歸家未減恣遊樂胡不知足走雙脚君不見上山有虎水有濤孰如花底眠晏朝村夫不識一寸景日日纏頭脫錦袍

讀史

史哉史哉誰所為使我怒罵還欣嬉我苦多情抛未得關心展蹙憑雙眉有時掩卷成嘆息或者涕泗橫沾頤中間幾許不堪說終夜苦心甘自知緣皆羨人吾所怯看來識字真呆癡

題趙訓夫扇

蔵舟缺岸山日陰行雲處處窺閒心此中有家不關世楓林茅屋還幽深高天微茫目力短一曲桓伊篴聲遠誰送長風吹鬢毛回首驚鴻歲將晚

雨竹圖

長風蕭蕭起林麓遠近寒聲應溪谷野雲垂濕烟雨生十里空濛亂人目獰龍塵土暍秋陽梳沐煩襟片時足恍疑彩鳳飛半空忽訝神駒騤平陸高原非海鵞揚沙曲徑無車馬鳴轂頃刻變態不可名却歛方絹眩華屋生意同歸點染中筆端直與天爭功醉眼摩挲坐逗眺吟魂遠涉淇園東憑誰酹酒呼明月盡捲層霾照晴壁踈林陰裏一酣歌喚起風流晉人物

李白問月圖為趙爾錫題

水風蕭蕭山月凉林木仆影千尺長山堂夜靜墮葉響有人對此論清光清光紛紛露華白奕氣凌虛透紗幘丹桂琳宮誰所都青蓮老子仙之謫高歌去天

繞一尺咳唾隨風到天陌耳邊隱語若有聞醉袖翻盃眼雙碧我昔見月照屋壁欲往問之杳難覓歌聲未竟酒復醒河漢無言素娥寂

別閭兒中長句

子之大兄老少叅去蜀不道蜀道難十年遷官不得意過家暫留居隴山飛梯失脚墮雲展子在京華還旅食我覩子才豈易得欲子坐蓄當場力長較化子須作龍露桃種核終成實問子抱藝凡幾默老大曾不怒顏色客堂寥落土滿床子能尋樂無悲傷昨日傳來乃翁訃使子旦夕摧肝腸子兄易席承治命子

能乞文顯遺行文成笑馬哭入隴遥心直與歸雲競
子今去我非樂別有酒不敢持相贈出門語盡兩袂
空歸來却恨成匆匆天寒維馬定何處道上衰楊多
晚風

題杏花圖壽邵國賢母太宜人

長安勝士杜古狂彩筆一落千丈長繽紛落英滿家
廓彷彿坐我紅雲旁滄溟停波珊樹碧搏桑送日鵜
翎亦苔徑深藏雨護持風林不動春收拾麗景爭教
百世先靈根擬作千年植天上空開王母桃人間不
結瑶池實君家此圖開北堂雲裳月袖相輝光歲歲
逢生拜人意預辭青帝臨初陽願從大冶鑄花頰長
見酡顏照玉觴

送郭子藩赴英山縣

春夜沉沉燭花落送君明發青林薄思君展轉不得
眠坐辦離觴為君酌東風拏舟不載李黃金築臺還
姓郭巳從世業見箕裘恠底分邦有規矱棠樹曾留
去後思蘭紉尚憶歸時槖鵰鶚心猶碧漢低蛟龍吻
欲長江涸今之飃綂無乃是百里之邑那可著清時
未必枉奇才肯使銛鋩困盤錯

壽海釣蕭老先生分韻得齊字

海山老子長眉齊鐵屐穿雲閒杖藜入間塵土驅夢
想回看宦轍真塗泥眼前歲月漫經過膝下兒孫還
抱携曾將短牘叫天聽甘被降謫辭金閨歸來野興
付長釣亦有吟情隨小奚晚揄堂深好雲卧園春地
僻非壓棲書曽看紉得神妙詩到遷夔超徑蹊少時
白戰老無敵豪氣尚欲凌雲霓我從通家得世講恨
不追逐西涯西東望重波接瑶水釀酒不必分刀圭
年年寄祝願公壽我意不在篇章題

奉送遯菴先生赴南京太常

關西夫子文章宗驄馬蹈過三秦中四方多士藹雲
集我家舊與龍門通執經負笈方苦晚巳覺少壯非
兒童深煩良藥起多病馳以末技工雕蟲洪河一飲
不滿腹別意直與長流東仙曹清切帝居近指點上
界遺塵踪百年禮重漢官制千載詩傳周國風誰云
職不在經濟神人之義將無同卑微未敢與國論赤
也豈獨非章逢太學齋郎倘可代願執羽籥隨歌鐘
雲霓終擬起謝傳梁棟亦合先胡公詩成歛衽復再
拜仰睇北斗橫高空

與楊承家約遊西湖不果賦得一首贈別

西湖水寒多落荷西湖草碧多晴莎清秋客子惜離

別水面風来鬧棹歌歌聲不長湖日晩蘆荻青青水
天遠當風把酒送飛觴短髮蕭蕭不容綰西湖西来
渺不極共愛春波好澄碧明年江南二三月我来君
去更相憶相憶何遥遥遥遥望烟樹相携可共君此
行總有清遊不知處千錢若觧買湖舟愛君不留共
君去

李徵伯存稿卷之二

李徵伯存稿卷之三

早春見雪

一冬無片雪剛見立春餘暖色堆猶淺晴光舞更虛
物情聊入眼風力漫侵裾却憶三冏白前年此不如

歩月二首

水精宮闕在飛思欲神遊碧樹和烟晩涼颸過雨秋
月華天遠近雲影夜沉浮小立蒼苔冷孤吟一棹頭

其二

萬里此華月清輝戀歩遅鳥飛煙暝外霜落夜分時
短景如晴晝空林散晩颸孤吟亦豪興適與此宵期

春陰二首　答閩賢地官時予借屋城西

漠漠宵連曙青田大地春輕陰巧垂幕微雨細沾塵
地僻耽幽思心閒健病身永懷不相見危坐久凝神

其二

閒雲但垂濕好雨却無多晻靄日如此幽閒心柰何
短簾揭高牖空砌長叢莎遅爾相尋者城西未肯過

舅氏劉西橋假山疊春陰韻二首

何年築此屋草碧又經春片石如千里迴溪隔斷塵
地非忙裏路仙有幻中身到此澄幽思孤吟覺澹神

其二

窓外向可拾相看逸興多樹高日長晦苔碧雨如何
雲起猿崖洞春深鳥道莎但餘供筆硯一日幾回過

種竹

種竹南軒下翛然學舞風殷勤望霖雨辛苦費培封
小院陰將滿塵區慮欲空月明偶來此短屐幾從容

書庭草交翠卷

只尺庭前地微茫地底春天教人共得吾與汝同新
物理滋含性玄機妙入神東風解相惜長為掃浮塵

中山雜詠王隱翁墓前景

曲徑生雲氣莓苔雨後封根盤疑有蟄枝聳欲無空

風籟應千里林霏定幾重龐公吟屐遠跬步想遺踪

其二

緑染溪雲徧翛然雨後枝籜龍鱗甲動巢鳳羽毛奇
老節三冬在高寒六月知此中淇澳地誰續衛風詩

其三

小亭天際立高檻倚嶙峋片鳥浮空小千山入畫新
煙嵐開望眼風景逼吟身不盡登臨興當時意味真

其四

片石平如掌乾坤看老癡行藏終異轍榮辱總無期
官路誰開口幽棲獨解頤服然人不見芳草徧天涯

送某指揮

去去青袍舊重來討著緋風塵馳鐵騎弓劍拂戎衣
夜冷胡霜重秋高宿草肥丈夫元有志無地不雄飛

夜思

習靜翻成拙偷閑且避忙歲華驚過眼詩卷任攤床
孤燭和詩瘦殘更與坐長出門偶投步風葉斷堦黃

題松石卷

何人愛松石開卷動幽思炎熱心無競堅貞操不移
雨深還着色苔碧又經時若見山中客煩君問紫芝

初雪次韻二首

天際雲凝凍風前霰作花點稀梅萼玉寒薄牖檽紗
落地輕猶委隨風密不譁令人憶煙浦安得便乘槎

其二

歲晏冰初結天空雪正花積驗隨屋溜留響到牕紗
玉樹僵疑折饑烏凍不譁鄭郎堪畫處江憶釣魚槎

晴雪

樹訝風廻絮山疑地湧潮今年應稔熟昨夜厭飄蕭
遠意天高迥浮光日動搖奇觀留不住一日恨全消

烹雪用前韻

冰花溶熾炭玉碗泛甘潮妾恐誇羔酒家貧稱緯蕭

墮堦勞悅惜樓樹貲招摇嘗記炎蒸恨憑將一啜消

踏雪用前韻

頃刻天呈巧飄零我踏花遠山迷鳥道別院碎蟬紗
久立笻枝白羣行屐齒譁但能吟謝句何必泛王槎

對雪用前韻

殘雪籠新照晴波上暗潮酒盃供冷冽茅屋閉清蕭
積素留鷹住乘虛落更摇遺蝗如却避盡日亦那消

送宗嚴文進士知慶雲

迢迢江北路落落眼中人民社諸侯寄文章進士身
袂連秋鴈影城接晚車塵識得東風意桃花滿縣春

次王維德韻二首

靜中看倚伏貧裏竟誰何問疾醫常入乘閒我一過
鄉山更世遠幽夢及春多亦有棲遲客因風和短歌

其二

高才人共惜天獨謂君何角俊千人廢論年半百過
詞源遡更溢精識晚逾多爲有登樓興春風聽倚歌

寄蕭伯岐二首

向來携手地壇杏小亭陰聯筆短箋句對床長夜心
滄洲回鴈影青海帶魚音却掩柴扃晚相思深更深

其二

有懷千里隔孤坐小堂幽短刺人空遠長風鴈不留
蒼蒼月華夜瑟瑟雨聲秋無限停雲意韓築相伴愁

同本大訪秋坡新軒有作

閒人有生事結屋破雲深東壁移黄卷西隣借緑陰
卧遊疑地縮醒眼避塵侵我有敲棊興時來解俗襟

湘水飛雲送徐地官南歸

思親兼戀闕雲去欲如何鴈字春前寄鵬搏客裏過
涷連湘水濕晴見楚山多爲報歸將近無勞聽玉珂

海洲爲吴侍御賦用泰國聲地官韻

怒浪一千里中停百尺洲天低雲共濕鯨急水爭流
冷浸層霄月虛涵萬古秋有人親著眼不向畫中求

雨

淫雨苦不絶瀟瀟散作愁晚春遲入爨簷滴漸成流
怯葛已重著耽詩殢再投明晨欲閒步何地有晴洲

送族伯芹隱司訓之揚州

少小知鄉國風塵久帝城楚山雲樹合燕榻夢魂驚
譜系中州里家傳應奉名吾宗老忠樸羣族共推評
髩自居山改身隨學道輕官途今落落心事轉怦怦
郡博雖寒館儒師亦遠程應須振木鐸已勝老荆衡
吾祖歸泉日西郊執紼情往還皆逆旅存歿盡平生

遠道停秋楫青編守夜藜誼深歸不挽別數會相縈
素月雷公峽秋風筒木坪迢迢短亭下歸約幾時成

李徵伯存稿卷之三

李徵伯存稿卷之四

官柳

官柳低垂落照前斷絲牽惹玉驄鞭西風淅淅啼涼雨寒食青青舞瑞烟隋苑路迷田華地楚城宮憶闘腰年五陵過客知多少總解相留一點然

無題

江燕飛飛江草生碧蓮香裏棹歌聲船頭密雨融成瀑池面輕雷散作晴翡翠花鈿粘得穩芙蓉裙衩著来輕長眉女伴同顰蹙總是湘筠楚夢情

失鶴次韻

讀書窓下失知音縞羽玄裳夢裏尋盈食院巢成昨幻海天山月是初心仙家愛有烟霞地人世嫌無草樹林惆悵東君不相見料渠傷別也長吟

秋試以病不終卷束本大

獨閉東窓午夢殘病軀辭葛尚欺寒徑苔抹綠雨初過庭葉飛紅秋又闌燕市金多才合駕曲江花好病妨看也須穩折蟾宮桂只恐高圓不易攀

追和東坡雪詩韻

點髩星星覺太纖片時飛撲勢加嚴地銷浮白真非玉茗嘬餘甘不是鹽無力舞風来綺席有聲隨竹到

虛簷揮毫欲寫陽春調未怯寒威上指尖

其二

漫漫彤雲不過鴉城門無軌未經車趂來盃酒寒爭力落去溪梅色妬花應有廉人如党尉豈無賢令覓袁家窮吟漸覺枯腸澁却向溫郎羨八乂

夜坐與蕭伯岐話别次諸友聯句韻二首

纔喜相逢又惜離夜深庭院月來遲忽驚此去真成别試擬重來定可期對酒我猶能共酌論文誰復是相知平生剩有登雲志為報流年莫見欺

其二

强褓知君已十年多情常得荷君憐但教蓬牖同清話絕勝豪家醉綺筵京國重來惟舊主故園今去有殘編西堂燈火陳徐在且更追陪一夜眠

夜坐有懷趙爾錫

一榻蕭然坐不眠竹鑪湯沸火初然高城急柝催寒漏别院清砧搗暮天雨雨霜華空自愛娟娟明月向誰圓南溪釣伴應相憶賦得停雲第幾篇

苦雨

破屋新愁連曙陰雨鳩何事久占林官街處處通泥徑鄰寺微微落梵音夢覺小園風樹晚坐來寒潦水聲深煩囂錯與淫淋博不是思秋向夜心

八月十五夜

萬里寒輝碧落長望遙華月運東墻已從合節看如昨共向精神說倍常河曲夜晴還散影桂花宮敞合飄香秪應天上圓如許疏莫人間有底忙

送人

驥乘高軒不易攀清時無地可投閒千村朗月迎金戟一夜秋風報玉關好擬劒鋩開國裔更生詩句破天慳行裝卷快風流在馬首晴嵐次第山

除夜

過隙光陰坐裏天黑頭功業在誰邊要知庸劣今如許定是聰明不及前花柳雪霜爭貿易悲歡離合幾更遷人生不滿一百歲屈指蹉跎十九年

劉阮再到天台擬唐人韻一首

曾向天台識玉真碧桃深處挹香塵鏡中金翠思前日夢裏笙歌憶舊鄰石洞空餘三峽路長安不見一分春澗邊流水聲猶在還似多情戀故人

九日登高不果

景屬重陽雨氣淡滿城蕭索不勝秋非才不作登高賦雅興真慚載酒遊無地山空容客騎有花緣薄負

詩籌歸来紫陌紅塵滿沒箇茱萸徧挿頭

仲祠部與成得子詩以賀之

莫笑床頭襁褓難忽傳芳信滿長安幾囬羆夢終成兆十載官曹始抱看占相骨奇鸞玉樹弄啼聲好隔雕欄重闗見慣孫還子八袠從容不盡懽

春日答所知

草堂無事起常遲閒愛逢春靜愛詩十日濃陰常帶雨一池空碧漫生漪青囬院柳鶯猶澁開到園花蝶未知三尺短墻君共我韶光如此合分誰

秋日早起

南樓在望正凝神苔蘚侵堦入曉新瘦怯西風能到骨病嫌秋色解欺人幽閒院落黃花冷狼籍詩書白屋貧獨立搔頭殘月下滿窓寒影凈無塵

避暑

逢人隘世眼雙青妙計驅煩醉復醒詩有可人揮彩筆坐隨涼月到空亭若教片雨拖雲過更得秋聲隔坐聽都讓楚山湘水上緩尋脩竹步迴汀

題扇

山勢迢迢近接城隔溪野色曙分明江鄉雨罷青苔滿洲渚春囬碧草生鄰叟貧憐孤坐足水天涼愛一

舩輕日長小閣無餘事卧聽寒楓葉底聲

題望雲思親卷

線痕遊子手中衣鄉國迢迢舊路微華髮綵堂雙掩映楚雲燕思兩依稀北来秖合終朝憶南望翻成隔歲歸得似江鴻無繫著沅湘秋早背人飛

秋晚

落木翛然一葉無籬根黃菊也荒蕪病驚欺我長風急清愛隨人片月孤單葛未能忘雨後重綿早已怯冬初曉来極目霏微處晴雪佳山入畫圖

花徑曉烟

十里林霏曲徑通小園烟靄欲浮空朦朧曙色微微雨黯淡春香細細風路入濃花無遠近望疑高樹失西東平原蔓草迷芳躅幾度芒鞋濕露叢

翰林後亭東周汝礪

獨向空亭坐對書雨餘苔色上堦除靜聞幽鳥當窓亂懶覺閒身與世踈一榻好眠耽午夢半甌新茗出齋廬朝来無限山林趣秖愧詞林僭卜居

堦前紅白葵花間開

生意年年任物華多情開遍蜀葵花青苔蔓襍籠深雪綠玉扶踈隔絳紗試與栽培同雨露誰能攀折到

浣沙夜来見月如相妬白自無言紅自誇

過許宗儒小飲

綠楊陰下水平橋徑竹盆榴亦自嬌一路好花行處滿幾年塵夢尘来消烟開僧剎中天近浪打漁船入望遥惆悵舊鄰遺老盡薰風門巷轉蕭條

擬和內閣賞芍藥二首

香霧騰騰閣道陰露華凉沁蘸紅深似将綽約分雲朵不作遅疑望雨心空向品題誇藻繪秪於寬夢許追尋紫薇句好清風遠别有名花可伴吟

其二

肴花人自廣陵歸盡道靈根似此稀晴雨散来陰淡淡煖香浮處草菲菲脂鉛幻色真疑染雨露分叢不受闔未許一枝人世得内園風物半扃扉

寄汪抑之内翰

仙郎第宅五雲東水國音書七月中南去夢寬無定所北來關塞有歸鴻湘流不盡楚山碧燕客相思楓葉紅料得新凉蕭索意弋陽溪上也秋風

秋盡

燉人南國住烟蘿秋盡長安夢屢過日下蕪田周甸服月明空戍漢山河楓林客葉知寒盡湘鴈新聲拂

曙多囬首楚天無限思雲山何處洞庭波

無題和唐人李義山韻

桂枝雙楫木蘭舟暫别無音此日猶歌扇飄零金縷斷舞衣凋弊翠盤留夢囬巫峽雲長夜淚遍蒼梧竹更秋人世紅顏如可鑄肯教愁鬢入烏頭

其二

象床冰簟卧當風紫殿西来御苑東樂事不教歌舞歇愁人剛得夢寬通香空寶鴨餘灰白臉脫臙脂片枕紅那得君王翻悟却春風還與逐飄蓬

其三

銀河迢遞達書難囬首冬深歲又殘春事忽随人共散酒盃常與淚俱乾雲中紫極朱門曉月下青鸞彩袖寒恨殺會踈緣更薄弄来不作向来看

遊西山登望湖亭

徙倚闌干欲盡頭萬峯深處不勝秋山前野犬驚風吠洞口寒溪傍石流出寺僧茶迎客坐到亭山影帶雲浮留詩須更題名字也當林園一度遊

登華嚴洞

約伴登山秋日淡洞門深鎖欝岩嶤寒溪倒咽通幽峽山木重陰覆斷橋極目水田平漠漠着霜楓葉下

蕭蕭不堪曲徑苺苔滑吟屐迴攀路轉遲

次伯岐韻送仲與立判汝寧

少年京路惜離羣南國風光又屬君別意暫隨芳草遠宦情爭似落花紛身辭要職非關罪論說道家豈獨文留得詩壇終日坐更燒銀燭繼斜曛

與張景宜過王惟德小酌漫興一首

五尺踈櫺日影多硯池晴色靜無波書簽夜夜圖球露詩草時時動墨蘇爲問市城還遠近向來塵土更如何相逢笑語重開口酒半醺時一放歌

城東別楊國安

短日城東立馬時憐君須卜更來期今宵鄉國歸時夢明日江天盡處思花鳥有情知送客關山無地不堪詩西風眼底飛狂葉多少秋光管別離

題五雲遙祝卷

薜蘿深隱地中仙靜愛山居事事便短杖每求栽竹處喬林還信種松年青雲別興烏紗改白首詩名綵筆傳千里佳辰繪圖意有人京邸夢江天

題慈恩寺連上人壁

塵世逢人笑口難偶過僧舍一彈冠松風撼雨時時落石牖憑雲面面看脩竹院墻多爽氣曲房書畫有清懽餘暉不許遊人挽歸路飆驂水西寒

送人

南國驂人憶薜蘿每逢尊酒一酣歌隔年鄉信春前至入夜歸心夢裏過舊路漸隨燕樹遠故山偏傍越溪多陽和到處流澌盡時送東風與碧波

送李士綸南還

碧水長杉映黑頭歸時還及洞庭秋家山別後無鄉信霄漢從來有壯遊慚我屋廬占上國送君魂夢繞中洲東園甘旨堪供養正值西風白稻秋

漫興

小園散步暫徘徊細顆露隂雲去復來深樹欲秋黃落葉斷堦經雨碧生苔頻搔短髮和愁亂靜掩蓬門待客開無限幽懷酣睡裏日華亭午夢初回

遊慈恩寺

背闕堤行遠見山月橋東下水聲閒舊隣院落西風裏古寺烟霏夕照間十里夢魂仍彷彿百年宮殿此躋攀多情父老携遊地碧藻紅花處處殷

答喬本大限韻一首

暑溽煩憂亂比麻偶過亭館便忘家相尋短榻幽人夢到處秋風野菜花好鳥度陰來苑近古苔分綠上

皆斜坐來忽漫疑仙境祇少青童為點茶

遊西山二首

市城田首隔紅塵勝地清遊負一春湖島水遊荷作
盖野人林卧草為茵依稀遠望山頭寺聊復閒行夢
裏身寄語山靈應識汝舊時風骨尚嶙峋

其二

世路逢迎笑口難舊遊踪跡半湖山恐人西日城門
遠隨意東流澗水閒三載歲華驚閲歷幾家臺榭愛
躋攀已從暝色窺纖月猶自尋詩恨早還

郊行次韻

悔向芳塵負好風春風尚在古城東疎林愛客陰將
滿急酒催詩罰未公山鳥語長情亦樂野人歌短調
還終奚囊莫恠真寥落有句能佳未是窮

惜春次韻

眼前芳草不東風春在輕烟淡雨中濃綠斷連墻遠
近亂紅狼籍樹西東閒關野鳥聲相和咫尺青山路
未通閑道西湖還可踏追遊何惜一朝同

送徐大行使交趾

三月彤廷使命新帽紗官綵一時春華夷地識車書
徧島嶼天教雨露均海國王臣諮健節楚山鄉信滯

雕輪如君兄弟飛騰盡未數蘇家第一人

吊岳武穆詩二首

凱勝長驅萬騎風忽傳飛詔罷霜鋒驚霜馬足山河
碎突竈狼烟社稷空破宋老天終有意報金姦相已
成功興亡往事休勞問大笑車書萬國同

其二

辛苦論兵父子同孤臣徒死愧無功半生血戰遊魂
遠一敗穹廬王氣空南渡舟航真失計北來烟火避
頹鋒英雄已矣嗟何及慟哭匡山萬里風

冬日登城西故城奉次篁墩先生韻

舊時風景十齡強構立心驚歲月忙寒日野塘人影
散晚秋風樹葉聲長文章稚子慚先達蔬茗村僧託
近鄉何幸餘歡承齒頰敢辭盃酒更淋浪

其二

鴉背寒暉帶夕陽酒酣來踏故城荒溪流漱石稜層
見山勢排雲晻靄長衰柳院墻愁故壠晚禾村落見
空場微吟不用羞咕嗶前輩風流此布裳

九日出城值風不果登高國賢地官乃能終
興而歸見示一詩用韻戲答

知是重陽故故風天教送客古城東寒欺酩酊真無

酒壓隅登臨獨後公林鳥翻飛栖不定野雲迢遞望
難終羨君能賦須逢此却笑詩窮我更窮

賀喬希大生子周王應詔韻

久耕㧞轄賓筵醉欲試英聲出晝簾相骨皎如看玉
樹蓄書端可付牙籤綵衣總卝非無夢白鵠靈翰定
有占荀氏八龍君莫羨不須多得已能兼

呈某先達

病衰心情好是閒不勝幽嘆强開顏龍門好在慚非
比短褐猶存敢重攀浮世塵蹤紛似奕古人友道重
如山遥知燈下中宵夢多在周公吐哺閒

寄海釣老先生用韻

夢違宮闕阻山河天上歸來鬓已皤杜老詩名真蓋
世晋人書法本同科宦遊無地非塵土雲卧何人住
薜蘿聞道幽栖新得所輞川圖畫近如何

壽錦衣胡千户母八十

極知天與重闈樂未信人生八十難綵製萊衣還兩
世 誥裁宮錦見雙鸞箕裘事業侵尋盛文字科名
次第看從此直教仙骨健不須青鳥報平安

送丁户部應詔使清源便道省親

忽報仙郎信宿歸都人爭此羨光輝青雲好在將歸
容白髮猶存舊賜衣晝省冠裳隨曉夢紫堂花竹遲
春暉風流一日無雙美色養賢勞共不違

雜興

剛出紅塵遠市廛客中清興轉依然虛堂燈火微茫
夜上苑樓臺縹緲天敢憶有家騎馬去未妨無枕束
書眠披襟坐納空堦晚不必秋風已可憐

姚氏園亭留題次喬稽勳希大諸公韻

偶從仙侶得名園塵屐穿林破蘚痕竹砌好風晴入
座柳塘明月夜窺門家因寄僻蕭條住句許裁新取
次論芳卉奇葩閒地在好看移種桂花根

其二

閒情我欲釣潛鱗到此吾人眼界新勝地軒窓塵作
少野塘花柳意還真原頭日出林霏遠水際風恬樹
影匀一歲春光餘幾在不妨四月有佳辰

中允楊先生介夫以憂歸書扇奉別一首

婁氏文章久並芳我生何以被輝光才於勝地驚華
錦别爲多情夢玉堂雲外新聲隨鴈遠容邊江路望
秋長茲行漫洒臨風淚已向劬勞報顯揚

别焦蘊德

十年侍養追隨地恭局詩篇爛漫行楚鴈秋風關塞

遠蜀江春水夢魂驚中州亦是鄉邦樂京國能無里
巷情爲問祥符舊知己幾回蕭寺聽鐘聲

出城

一上孤亭事事幽小山叢桂老盤虬夕陽影淡林霏
薄落木聲深石砌秋夢苦渴心飴啜茗坐停多酌駛
分閣紅塵力撥三千丈剛得旬朝兩度遊

謝國賢送鏡

客鬢髯鬆亂抵絲閉門真與拙相宜夜驚覆幔留燈
久曉覺梳頭動手遲佳物古應無歲月不才慚爲省
妍媸故人却幸能心照肯謂投瓊秪報詩

送葛時茂貢士用韻

衣袖香餘月桂陰壯懐尋處豁幽襟林英着兩三春
色老鶴凌秋萬里心天上風雲雙翮遠人間岐路曲
江深憑君莫作歸山操好把冰弦待賞音

西湖堤行

水頭鷗鳥莫相猜曾是經行不用媒霜染紅林深更
淺雨籠斜日散還來招提短壁遮空翠欵段輕蹄印
紫苔生眼不逢今數載玉泉西望碧成堆

上玉泉亭

先皇遊樂此銜盃遺跡分明客往來漠漠野烟歸暝
樹離離霜草上荒臺宸遊已恨龍旌遠仙夢猶聞鶴
馭回頭白山僧渾解說至今光彩被蒿萊

宿香山寺

薄暮尋僧逕叩關百年未得千往還驚秋木葉墮寒
雨初夜梵音来半山色日憑誰巨眼識雪頭輸此高
僧閒癡人自小解忘物不待茲行已破顏

山行

茸茸到處草無媒容樹縈藤結不開短屐舊遊窮杳
渺青山何處羅崔嵬稀踈木葉蕭條下宛轉溪流躑
躅回從此漫勞尋得喪相逢盡道且銜盃

上洪光寺十八磴

縈紆岐路幾周遭屐齒粘苔曲曲高綠野儘容吾輩
老浮生真覺此心勞山城過雨聞寒瀑風力經秋怯
弊袍踞坐笑歌無一事眼看楓葉下空壕

再宿香山

兩度尋僧四客皆一宵魂夢借空齋終便水寺容高
枕不受京塵入壯懷性野總拋甘白首家貧猶可辦
青鞋山靈莫厭頻来此酒癖詩狂是我儕

早起別主僧

同遊多是舊論文把手芳尊日日醺瑶草上堦圍白

露青山随意過行雲歸飛毛羽猜疑濕到處林霏晴
不分野宿頻令多病健相逢何地更思君

上望湖亭

四牖高寒面面風纖塵飛去此亭空北来漁艇芳溪
曲南下琳宮古樹同天外世家人不住眼前丘壑路
還通重来歲月成今昔山自岩嶤水自東

馬上望華嚴洞

兩封苔鎖石重重馬上相逢指顧中青峽水流山兩
過碧簫仙去彩雲空緣巖築室僧多占絕頂凌秋路
可通遊客望吟登未得洞門斜日下霜楓

泛舟

舟楫半生勞夢寐城中塵土竟誰堪暫從水寺棲吟
癖更借篙師載酒酣手掬清泠過港北眼經風味想
江南蓮房摘得霜根實嚼向西風兩鬢鬖

限韻別閣允中與希大同賦

一家英秀許平分伯氏成名獨後君長吹有時欺短
鬢碧天何力破重氛思親淚盡晨悲露報德心勞夜
乞文無限傷離無憶遠盡將尊酒付微醺

永嘉單竹巖存穆輓詩

向来塵土儘堪愁短褐誰能此外求桐底夢魂常寂
寂眼前岐路信悠悠凍雲老幹餘高節細雨荒苔憶
舊遊贏得杖藜歸去後斷巖蕭瑟幾經秋

遂翁席上分韻送甯給事惟臣使　代府二
首

聖代分封偏八埏　代藩人遣侍臣賢行看使節如
山重歸擬春風讓客先兩袖天香隨去住　九重恩
語待敷宣星軺此去無多路莫道秋堂是別筵

其二

日侍春風坐屢興夜堂論別共秋燈皇華載咏看如
昨畫錦登堂記已曾玉節遠頒　宗國重丹符親畀

近臣能歸途定及專科命不向人間夢卜徵

和周太史與汪吳二太史謁文丞相祠賡唱
韻

玉龍閒說委田塘滿挟孤雲入建康坐散贏餘酬感
激起扶忠義爲綱常風前南海舟車徧兵裏胡塵日
月長長慟攀髯同志在月明霜白夜波涼

其二

烽火臨江照夜明相臣籌畧舊知名中原夷夏皆天
意嶺海金湯豈帝京失國二王非拙計關心老母是
餘生丘墟尚憶神龍窟淚盡荒原野老聲

其三

虜騎南飛戰伐新有誰經畧共王臣空嗟畫地江無險不信擎天夢有人海底波濤龍寂寞嶺頭宮殿石嶙峋英豪已向胡風盡回首驚沙落宋巾

其四

力輓英魂魏老詩崖山遺恨幾追思可憐帷幄論經意得似舟航避難時四海一朝非宋壤孤臣千古有今祠楚囚莫作臨風泣丞相貞心比素絲

國賢閒誦送酒之作不能見想雪中援例改作侑尊

眼看人世變晴陰從事幽懷異俗襟爛醉豈須沾夜榻淺斟聊可識春心詩從客底吟偏早雪向城東落較深誰道灞橋縱會得玉河今亦是知音

禁體詠雪

閒門幽響暗相期靜裏蕭蕭晚更宜巧逐年光催鬢短倦隨風力點衣遲千山改色江流在萬木無聲竹葉知應有凍雲驢背客幾人蹤跡絕天涯

郊行和伯岐韻

與君携手下燕臺分付當歌酒一盃雲路暫違芳桂約西風還挾素秋來清溪淺水魚低遡高樹重陰日

倒回剩有登臨舊時興好懷非是爲詩開

外舅南屏先生席上和諸公聯句韻四首

落落豪談擁夜屏一尊華月此堂清擬將軒過誇高客敢向冰清託後生座裏芳詩非謝句城南好景是韓盟遥知酒力憑鞍健遠道輕寒任短更

其二

逸興留連苦被催夜分霜積小牆隈若爲短日仍遲到儘有餘懽付後來十里夢魂慚獨卧一時冠蓋許叨陪豪吟別去如相憶小檻空亭面面開

其三

佳地何妨亦市居市中幽僻更憐渠東風草色團如織秋雨疏畦土半淤十里酒香揚子客幾人情重戴公廬清宵盛事諸賢在腰帶高懸盡佩魚

其四

妙句驚人五大家彩箋堆墨字如鴉向來賡和詩頻就一任搔吟帽幾斜驄馬散歸晴有月小燈留宿夜生花諸公蹊徑真難及空望行塵走使車

郊行二首

落木千家兩醉眸知音誰與賦登樓身閒載憶山中假興在空懸夢裏舟遠寺入林西照晚高風下葉碧

溪秋幽懷慣與歸心角不盡生平浩蕩遊

其二

盡日閒行不出林路傍雲竇石門深荒園閟在空凋榭鏤佛年多有剥金到時酩酊真扶醉高處空寒好弄琴我亦棲禪老蘇軾但無清夜夢觀音

華嚴洞聽琴次韻

坐來虛洞已神醒石籟差差意轉泠流水暗聲浮別澗斷雲孤影落空庭幽沉古調還堪弄賞識山靈亦解聽醉裏曲終聞下葉夕陽湖外數峯青

香山次韻

眼界憑凌睥睨豪獵心窮險未輸勞疎林漏月紛紛白疊磴緣雲曲曲高追逐敢忘吾輩忝品題深賀此山遭棲禪借得僧房榻洗盡京塵愧彼曹

雪中送酒與友人用韻

昨夜長遊水晶殿平淩失却玉堦深輕花宛轉隨風勢亂絮翻飛惱客心携到玉壺雲液滿訪回瓊樹貝臺陰一尊預作明朝計乘興還來對雪吟

答國賢雪中見招之作用來韻

小院晴窓玉樹陰短筒今喜到同襟茗盃雲液消詩渴紙帳冰梅動賞心新釋晚叢鄉夢早素鱗層瓦夜

堂深城東佇望幽尋約如聽空山谷裏音

飲吴太史宅雪中夜歸用韻奉柬

太史家如玉署陰人間遊客乍開襟長風送雪隨歸路瘦馬淩寒動獵心半夜月沉霜魄在九霄星隱凍雲深因過僧寺茶烟地正及詩成得梵音

送許貳尹某考績還治渾後人也

才子詩名遠故橋遺風到此未全消盟尋白社應曾識住近青山不用招三載宦遊因獻績一江鄉信好通潮憑君携得陽春去莫道窮簷遠 聖朝

送京口某司訓之山東千戶子也

絳帳新開魯邑東京江回望晚波空成名業在箕裘外許國身猶筆硯中少日穿楊誇妙手去時鳴鐸領春風烟霄別路應千里莫向儒官嘆道窮

送浙人陳某湖廣省幕

青衫博得宦中遊雲路功名正黑頭湖省有官方入幕越江何地更維舟幾人鄉誼重驚別一夜林聲忽報秋却恠相逢不相送為君詩罷月當樓

限韻送人

秦地多才子更才好懷終遣對花開棲遲客路驚重別窈窕秋娥約再來短騎有時頻過隴黃金無日不

登臺因君剩有飛騰意且付相逢酒一杯
奉和方石老先生歸來園韻
買得天台數畝園兩山風物共長存　清朝道許歸
還出白髮天教子又孫世路總煩頻夢寐鄉關應待
幾寒温平生至意知音少猶喜青山不負恩
其二
兩山樓畔接芳園少歇齋名幽居此地存老向功名
逃姓字閒將詩酒對兒孫歸時綠竹節能健到日青
綾被尚温不獨重身[illegible]知已　朝廷實有未酬恩
山中分韻送郭于藩得于字

又向離筵話友于送君踪跡半東吳看花白面猶遲
暮作官青衫是故吾尋勝不須嗟舊雨分邦仍喜隸
留都殷勤千里師門義不獨徵書憮壯圖
遊西山奉次遂菴老師韻六首
望中風景夢中思移檄分明歲歲期雨洗渴塵先避
客雪消新漲已多時春殘草色初回燒日出山行不
費詩解識昔來舊桃李花開應恠看來遲
其二
兒時從足愛登山此度重來已壯顏望極樓臺容客
到醒餘花柳覺春還橋邊岸側風泉響雲外天高月
殿閒二十年来隨筆硯最榮今日共躋攀
其三
亭上虛窗納太湖碧天東下鳥行孤千山曲路穿林
遠十里鶯聲近水無嶽麓山高勞望眼洞庭春盡遲
歸吾間行亦有忘言處錯把吟情賦舞雩
其四
策馬東風舞柳前沿堤芳景愛留連斜陽倒影沉幽
壑斷港驚波漾小船湖外碧天春老矣原南短草意
萋然兹行臢有從師樂應待他時感昔年
留謝主僧

借宿空山幾夢思老僧京國有先期丹梯着屐苔生
處石砌聽琴月上時秪爲江山尋舊社不將風景負
新詩留名愧向春殘後只恐山靈說到遲
餞別承家席上得二首
雞壇眼底客中盟踪跡年来水上萍故里園亭遥野
望晚舟風雨更江城空庭把酒驪歌壯新月留人露
坐清別後依依隴頭思小窗殘暑夢初成
其二
晚風華月共清尊無那離愁坐掩門遙道江湖多歲
月幽期京國幾晨昏風翻客樹驚林鳥露下閒庭息

晝喧此夜與君拚一醉相思無地叩重關

無錫鄒處士挽詩

名姓江南野史收此翁高致舊儒流營家直遣無餘利處世還應付拙謀老去不拋詩券債興來常作畫圖遊憑君問訊烟波上何處蘋風冷釣舟

送內翰毛維之先生歸省

仲荀杯酒聚賢星醉入離筵夜轉醒惜為客牽亭下捐骨因詩瘦鶴窺形鸞書　御墨多新寵閬苑仙丘亦飽經明去玉堂回首處古槐依舊第三廳

七月十四日會飲承家次聯句韻

仙郎襟袍一塵空共愛詞章錦繡叢遠客不堪驚別苦清才真藉慰予窮驚鵬忽落千林鳥逸鶴輕搏萬里風兩月佳晨一尊酒世間岐路又西東

秋山為京口隱君韋大年賦

江南有客避軒肥散步空林木葉稀憑崦未須愁突兀看花元不愛芳菲清憐詩骨如山瘦淡覺秋光與世違只恐畫圖摹未得向來標格是還非

松軒為族兄惟衍賦

南國層軒指點間幽棲今在幾松關清音老鶴時高下短髮枯筇任往還吟罷翠濤生几席夢回靈籟隔鄉山吾家亦有風軒在還共清霜與歲寒

病中與吳子玉

半月藤床老裹頭此身真與我為仇愁中竹葉難成醉病裏槐花不當秋方藥幾人稱妙手夢魂千里逐虛舟壯心歇罷無餘事日暮翻思汗漫遊

[illegible]徵伯存稿卷之四

李徵伯存稿卷之五

張用昭將赴試陝藩賦得絕句十首贈別今
存四首

寒窗眠夜月夢得桂花真誰道蟾宮裏君非第一人

其二

祗爲槐花別槐花尚未黃回思昨宵話離思正徬徨

其三

留君數盃酒強醉不成歡欲道匆匆話臨岐一句難

其四

判袂徘徊處高城日易低回看故鄉路不在白雲西

生菜圖

旁觀將入神作者乃爲戲君看筆底春物物皆生意

江淹夢筆圖

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

絕句四首

王母開尊玉液新絳桃方熟已千春彩雲忽駐朝霞
殿弄玉新聲到紫宸

其二

紅粉冰肌薄命多古來塵土半笙歌玉樓月夜空珠
翠野驛風沙盡綺羅

其三

若耶溪頭紅白花花開綠玉半欹斜纖纖膩腕扶輕
棹笑入青溪即是家

其四

閤道停處弱不禁路逢豺虎託同心歸尋錦瑟鸞銷
骨卻比從前險更深

七夕

莫把金梭織盡愁只教今夕會牽牛休言天上相逢
少猶勝人間易白頭

聞砧

夜月寒砧客夢醒無愁亦自不堪聽江湖多少思歸
者敲斷柔腸是此聲

題畫

恠底虛窗夜不眠石間踈竹澗邊泉山僮不識詩翁
興剛道秋聲在樹顛

題扇二首

烟景平分各駕舟碧絲雙落任沉浮秋江淨洗青山
瘦不許紅塵上白頭

其二

紅樹酣霜秋正遲柴門斜日度橫枝瀟瀟暗響驚寒

雨江上西風落葉時

明妃詞二首

虜騎長驅夾漢城虎臣誰復一麾平王嫱不是宮中物觧為君王息戰爭

其二

未冬胡地雪先飛裂盡君王舊賜衣自恨人生不如鴈南川雨雨故鄉歸

雨竹國

稜層瘦竹碧窓西家在湘江第一蹊春雨夜來蹊上過泠泠寒露壓枝低

為王德明題墨梅

老枝寒影落溪前獨向千花占得先有酒便須尋踏去朔風明日雪漫漫

為友人題白頭翁鷺鷥

白鷺團秋立曉霜羽衣容與應方塘高飛不礙騰雙翼萬里霜衢碧落長

無題二首

秦中淫火亘愁天三月咸陽爐更然記得當年行樂地桂薪椒柱總堪憐

其二

巫山峯削拄行雲臺榭朝辭夕閉門千古風流成往事不如斑竹記湘君

便面

遥山霽雪和雲凍老榦凝寒削鐵裁蒼林有約白日晚頽恠空亭人未來

題扇三首

博帶盤桓藉草深水風涼入野人心空山莫送登高目孤負虚囊太古音

其二

嘉樹清陰到碧堂忽驚閒地有冠裳枯桐珎重奚奴

手莫放鳴鸞出錦囊

其三

樓閣攢雲瓦起鱗綺羅花樹總回春碧窓深鎖門重掩何似溪頭騁目人

七夕

問君此夕是何時只許天邊牛女知却恐相逢言不盡鵲橋欲上故遲遲

出塞行

脫甲那知何日歸朔風吹雪故飛飛家書字字無他語只道冬寒未有衣

題畫

碧落秋長夜思空淡烟微斂月當中踈篁不是閒花草管領千山萬壑風

草蟲二絶

雨過芳原草色新野蟲飛躍意相親夜來重到瀟溪上添得東風一種春

其二

草色蟲聲滿地秋眼前詩畫滿芳洲色堪畫處詩難盡聲在詩中畫得不

過許宗儒小齋留坐一絶

海日晴酣雨氣收水頭凉思入高秋鸕鷀鸛鶴年年事重向薰風憶故丘

香扇便面

夜深寒月滿晴空拍拍天香細細風凡骨恠来禁不得美人家在水晶宮

題畫二首

寒竹驚風亂欲欹小舟分水旋成漪世人莫笑甘丘壑釣得鰲時出未遲

其二

紅玉夭桃十里香碧波新漲小池塘夜來雨沐風梳後別是繁華一様粧

題扇

江南暝色隱樓臺西鴈峯頭見鴈回雲路欲窮千里扵任教風雨一齊來

梅雪圖

雪滿空山臘盡時野人春信未曾知推窓忽訝寒梅影始見東風第一枝

題扇

竹屋霜楓遠近閒黃茅扉掩日微曛幽棲車馬經過少秪向空山禮白雲

西風

露氣清時下碧空歸來何處舊西風無端落葉真堪笑也向桃花學辨紅

題畫二首

白雲黃草野人廬山有歸樵水有漁獨坐矮窓無一事滿林風雨坐看書

其二

東風拍水人家繞斷岸寒溪生碧草茅屋山人白日閒無端却被春光惱

題扇四絶

幾椽茅屋古江村僻處林扉隔市喧一覺短床風雨
夢滿天涼思夜開門

其二

山青水碧雨無期小屋黃茅過短籬簑笠在魚竿有
樂打頭風雨坐垂絲

其三

別是人間富貴春亂紅深綠見精神翠禽一夜醒毛
羽喚起東風色色新

其四

一亭孤出亂峯前野徑無人草自烟莫恠寺僧甘寂

寞中流猶有使風船

磻溪圖

渭水空寒照鬢毛古心上與日同高浮生八十偷閒
慣秪見隨征一度勞

題扇

十里平堤爛熳春昨宵小雨斷香塵東風似解遊人
意不放殘英到綠茵

畫松

咫尺煙雲起薜蘿一天髯鬣舞風過月明昨夜穿苔
徑得似蒼龍卧綠波

畫梅二絕

古色生綃玉瓣花夜來風雪半欹斜仙裳不入清尊
夢莫把吟魂托當家

其二

羅浮山下嘆多岐寒怯猶疑傍玉肌一覺夢醒纔雪
霽夜深零霰〃高枝

山夜聞雨

卧爐秋雨太無端明滅山燈夜欲闌心事醒來渾襞
積隔窗風響葉聲寒

題扇

為尋幽僻步寒更樹入窮岩半臂橫長笑一聲山月
白落溪孤影不分明

題陶成畫二首

寒花媚石臉欲醉瘦石盤花影不孤造物近來都不
管西風分付與雲湖（陶號）

其二

詩神無攝畫中仙一落天衢五十年生意忽來香墨
亂人間真偽兩茫然

雜畫

堤邊楊柳萬絲飛剛道春風昨夜歸日午山禽不聞

語碧波相對浴紅衣

其二

一徑莓苔雨過天亂山高處鴻鳴泉長江暝色生烟樹疑有中流採芰船

其三

春日高原鴈北飛武陵遊客正思歸東流若解家園去紅葉題詩興不違

其四

古寺中峯落梵音月寒林影夜沉沉天風吹醒羅浮夢門掩空山深更深

病中與吳子玉二首

滿眼槐花感慨多文園孤病任相魔交游今日無安道消得吳郎冒雨過

其二

王猷返棹中宵興范式登堂隔歲期若也相思心未了敢將浪迹負深知

李徵伯存稿卷之五

李徵伯存稿卷之六

雪後夜坐聯句

陳玉倚卿　顧清士廉　江俊抑之　汪偉器之　喬宇希大　李兆先徵伯

乘醉呼凍毫羣爭閒良夜 宇 高吟入冥搜欵語得深籍 清 氣豪誰貫餘思苦句增價 俊 瓊蕚散刀剪冰山突嵩華 兆先 小火擁深爐橫參度虛榭 偉 杯翻月海濤香返春山爵 玉 玉振踈琮琤冠才慙森罅 宇 茶餘石鼎寒坐久燈花下 清 餅盈罍未恥跋見燭可罷 俊 移更稀漏聲棄轄恐吾駕 兆先 誰當五言城我解八分寫 偉 韻落昌黎嚴句捷東野亞 玉 玄談叩何來烏有託虛詫 宇 濡殘凍雪滋妙入春冰化 清 倚墻僕夫顛撼壁鄰家訝 俊 會勝欣叨陪官清仗休暇 兆先 短衷敞自温小槽凍猶瀉 偉 何當為重來背城還一借 玉

骰子閣韻聯句

王守仁伯安

象骨譜龍圖蝌書函鳥篆 守仁 磨礱沒觚稜棄擲蝕苔蘚 俊 采從唐宮借數倣羲文演 清 投雙越手纖呼六闕舌綫 玉 畫形附尊罍制器恥瑚璉 宇 未投語先祝欲定呼還轉 偉 幺呈點落英三見斜春繭 兆先 鳥變天機微龜負人文顯 守仁 縱博僕未能行杯我初

免俊遮數分偶奇羣爭看仰俛清脫帽與歡呼答䖍
待少選玉應負勝九迴角先指一撚守飢空付此擲
盌窄不容展偉半模着色暗偏多斲兆先偶勝
亦或然屢却且復勉守仁翻覆勞悲欣顚狂成袒跣
俊氣豪千金注心驚一子輾清日惕卒猶賢聲落聽
清雋玉骨鯁資切磋號諱鑒荒腴守勢旋髮欲豎響
決齒應軟偉揚眉意頗奮戟手望不淺兆先吼亂江
海翻志奪雌雄辯守仁奇正無端倪變化有驅遣俊
懽餘感陽遊勝記吴門餞清局走翻雉犢樗梵戒豚
犬玉始諱席屢移終戒囊可卷守酒餘堆餅罌燭暗

命刀剪偉詩成新譜就誰與定訛舛兆先

燭聯句

雙燭照深更寒光不盈咫俊高擎得青衣相對接珠
履清明慳借隙容詩遊刻痕佚玉映夜供校書察幽
穪直指守爭榮綴春葩涵暈空秋水偉欹風飄玉灰
印采銷華被兆先剩席徹尊罍幽窓足經史守仁焚
膏為誰勤見跋一何駛俊旌影懸微茫院步歸迤邐
清火齊受盤堆珊瑚驚海徙守歲但咸陽懽夜遊古
人以偉韓蘂防棄隅蘇帽礙隱几兆先金蓮出孤標
玉剔盤高壓守仁窮年淚不收春宴心難死俊踈簾

漏寒芒高掛寄餘晷清落剪良已勤融紫未能起玉
病目深苦予沃膏方籍子守出拈燈細字析屯
蟻偉雪笑孫康寒廁愧寇公侈兆先脂膏不自惜臙
脂敢同齒守仁未燼續新枝乍驚謝殘蕋俊不知危
坐長翻訝遠歸喜清籠紗風力迥壁影毛髮視玉良
材出楚林光價動燕市守臍然焱已敗鬚燎僕重委
偉嬌艷花不眠癡怔鐵就靡兆先晴烟破昏黑殘煤
墮寒紫守仁焰逼苦相欺質幻懼難恃俊引窓榮遭
逢揣籥迷指擬清風簷給才賢晚績競女士玉深黯
積書幃淺絳揉宮紙偉射覆技亦奇絕纓法還弛兆

先傳蠟尚懷昔調玉頻看兩守仁微軀敢自憐盛會
方渠倚俊中熱漸剥膚旁溺欲補髓清搜恠犀有神
化懶魚亦恥守鼎熒春館深依微月窓邇玉韜明惡
脩剔惜景愁銷毀偉問夜復何其違曙斯已矣兆先
漏稀燭亦盡豪吟未能止守仁

雪假山聯句 邵國賢

蒼雲壓重城玉疊巘點飛雪高寒棲崚嶒清絕頂露
飄髾蜀山壯士移俊秦嶺詩人說偶失摩空青偉猶
憐迸泉冽太白名始誰守冰柱句應絕裝綴助寒工
偉魁琚仰人傑陰巖含凍姿兆先峭壁厲晚節迷漫

頒逼真玉幽恠且藏拙崖松立疑僵清淵竹静閒折
覆簣積瓊壓俊滴溜懸乳穴宵視眼猶明實晨凌心
欲凸海驅詫神鞭宇泥乘妨禹橇雙餘馬耳尖偉九
轉羊腸結遠意互鈎連兆先靈輝闘光潔玉龍蜿西
來玉珙樹儼前列危攀重屐痕清仰睇亂眼纈巖巖
具瞻新俊皎皎孤標揭入畫謝烟霞實為高恥丘垤
磷緇兩不受宇堅白一無別勢如潮怒翻偉形類地
險設吾生慕瑰奇兆先有志恥磨滅勝槩軋平泉玉
異境分石碣何須瑶臺遊清誰鼓剡溪棹卷石可袖
籠俊六花非手掌堆藍長盪胥實茹淡欲試盈意匠

經營勞宇文士模擬切詩成若增雄偉談劇駭飛屑
狂歌忽欹袵兆先仰止慚薄劣玉

雲板聯句

空簷繫團雲兆先堅朴足貽永冶鑄藉良工偉絙盤
仰脩綆貢悰梁品精宇節送羲馭頃重門閟深嚴玉
涼夜發清磬規模鳴球餘清制作縣鍾省急叩代傳
呼俊誤觸破孤静鈎金逐風遥兆先躍鐵出波冷霜
寒聲更悲偉牖曙影生問錚錚伊誰能宇磽磽為渠
辛庭實候餘撞玉闍吏促晨省崑山片玉碎清陰谷
斷冰瑩紫芝瑞前楹俊玄礪淬禎礦響答近寺鈴宇

跡限中門屏低垣露處停兆先尺捶試微打五音中
商律偉百刻閒晝景有時激詩鳴宇落月吐音哽薄
質愧驚人玉鈍根辭脱穎何當和靈璈清此樂非人
境俊

畫桃聯句在士廉第作壽其父可閒先生

綵纈拂華風幻出西崑種宇瀼瀼露團新的的霞色
重玉根蟠托層霄臉暈醉流汞俊為圓藉天規問碧
開林孔兆先仙源誰與濟奇實不受籠偉其顛繁星
懸其下醴泉涌清巖姿爭秀發地脉結深鞏宇金母
培華精青禽報靈寵玉貽甘勞遠心獻瑞附歸踵俊

捫疑宿霧濕撲訝香塵擁兆先傳神借丹鉛報德合
瑤珙偉移栽玉堂近睽舞春衫動清渥顏駐擬彭纖
手送宜董宇遺核成蕃延攀條幾傾竦偉質同松柏
堅意比瓜瓞唪宇目光驚火齊函液勝玉蛹玉沾嘗
馥猶賸許鸞價當踊俊玄都漫凋零度索空龍從兆
先詩成極摹象裝解先持奉偉珍重白頭親應作明
珠拱清

春寒聯句作鬮韻

入春風力尚虛堂幾送輕寒過短墻兆先曉起似嫌
衣袂薄玉夜遊仍藉酒杯長俊綠顰隋苑欺楊柳清

紅試唐宮怯海棠宇冰濁晚簷閒小滴石門晴際愛
微光玉巾車肯厭郊原興玉呵筆聊供翰墨場宇宿
火向人情未薄棲鳥繞樹恨難忘兆先遲來我馬因
逢雪散步誰家可來芳主為催詩燃漏滋寶官緣賜
假免身忙霜華乍失溶溶月草色初回淺淺塘俊燕
憶舊巢飛更却清梅憐新萼露還蔵寶看山怕遣簾
鈎控玉蹈遲虛疑屐齒香蠶冷破窓愁織婦清被空
華省怨齋郎宇裁成嫩竹開封未兆先夢起嬌鶯弄
舌將宇生意秖應温室早俊惱花空作少陵狂宇分
萸尘覺宮盤凍避暑吟思殿閣凉偉拭目上林新彩

鳳兆先碧梧枝上待鳴陽偉

哀兆同聯句王雲鳳應部

訛傳飛語到東曹雲鳳十載傷心泣共胞已覺掉頭
孱影隻兆先不堪揮淚濕痕交汪童殤是人難比雲
鳳李賀死應天錯教多少機心吟剪製兆先同十歲繪畫剪製甚
巧空勞慈母為緘包雲鳳

其二

吾宗兩世哭三郎兆先此日那堪又送殤曾道鍾靈
生不偶雲鳳便教垂白老何妨多情未得同長被兆
先別夢猶疑對短床我最傷心趨墓道雲鳳望中斜
日九回腸兆先

西山聯句六首毛紀維之楊廷和介夫石珤邦彥儲巏靜夫顧伯謙德諧

北來生眼看青山伯謙隔歲相逢似夢間宇老樹向
來曾繫馬巏塵籠此去欲歸鷳珤閒心逐野何曾繫
雲鳳逸興臨池甚不慳紀幾欲凭高遺景外兆先嚴
城勿趣鼓聲關廷和

其二

近湖山色愛蘢葱宇雲影孤峯又幾重珤聽愛泉聲
歸碧澗雲鳳坐憐人影傍青松巏草侵馳道宸遊遠
伯謙蘚合穹碑御篆封兆先到此塵心渾洗却紀誤

疑瑶水躡仙蹤宇

其三

舊遊無意得追陪兆先端為青山跨馬來紀十里漫
堤隨步遠兆先一泓晴碧向人開伯謙稻畦綠遍秧
初出伯謙藥圃紅稀葉半摧紀閒道林深春尚在巏
不妨談笑了餘杯珤

其四

晚山留客變巖姿巏正及松陰上馬時兆先十里野
風吹酒醒伯謙一川斜日共詩遲紀形骸已放乾坤
外宇談笑不知今古誰珤良會有緣歌有調兆先入

秋應續采蓮期 宇

其五

庚老高情絶代希 宇 王猷初興不教違 廷和 斜暉已爲揮毫駐 瑞 勝事翻懸折簡非 宇 歸愛林霏還殢蓋 崔 醉看嵐氣欲侵衣 紀 此行未覺春光盡 廷和 有約重來坐石磯 雲鳳

其六

野寺鐘聲客到時 宇 過門松影晝參差 紀 高僧掃石安詩座 瑞 朝士看山挂醉顔 宇 不爲參禪聊解帶 廷和 却因紀勝更題詩 雲鳳 馬頭晴月相留晩 兆先 更郭春城皷角遲 宇

九日城西聯句四首 王溥公濟 蕭鳴鳳伯岐

郊園秋色滿詩襟 溥 接地輕陰小坐深滿避野寒濃不敵 兆先 地當天巧勝難尋孤村遶抱湖西曲 宇 短笛偏驚客底心 鳴鳳 總爲多情成勝賞 溥 百年相對此家吟 鳴鳳

其二

輕陰閑雨妬重陽 鳴鳳 坐愛林[illegible]帶晩芳[illegible] 宇 沙新鴈少 溥 村深鄰巷艷歌長 兆先 [illegible]里[illegible]路 鳴鳳 綠蟻千巡内苑觴 宇 醉後豪吟[illegible]樹[illegible]

知風露洒衣裳 兆先

其三

勝遊踪跡記重尋 溥 老樹參差擁翠岑 宇 朝散西郊追落帽 溥 詩成此日慨沾襟 兆先 洞中舊事壺天遠 鳴鳳 月裏空寒貝闕深我欲高飛振衣袂 兆先 清商吹遍泬寥音 宇

其四

上馬辭仙月在樓 兆先 磬聲清墮碧雲頭 溥 夜闌不極幽人興 鳴鳳 駕枉誰渝俗士羞 宇 亂樹入空盤霧隱 兆先 琳經回鶴趁鍾收 溥 奚囊剩得風光在 鳴鳳 肯惜明珠是暗投 宇

春日諸君過先壠聯句用舊韻三首

柳條新試碧溪風 宇 村落迴環一徑東馬鬣有封常此地 王 鳥聲無意和諸公舊堂燈火曹棲息 兆先 勝日琴尊竟始終欲上荒阡重吊古 宇 南樓東郡興何窮 王

其二

勝遊還接舞雩風 王 岡勢西來水繞東幾欲問防尋故老 宇 長因掛劒枉群公他山宰木春能徧 兆先 盛代豐碑澤未終瞻戀不知歸去晩 王 薦餘蘋藻意何

窮宇

其三

鴿原淚眼怯啼風兆先玉樹曾傷瘞兆東屈指歲年如昨日宇驚心花鳥自天公牙籤緗帙標題在玉宿草長雲感慨終斜日一鞭回首處兆先為渠幽詠正難窮宇

海印寺西灣聯句

桃花墻外柳絲垂兆先幽徑緣溪晚正宜生色畫如江上景宇醉迷章就馬頭詩入城勝地今能幾兆先曠世高情更許誰安得一廛還共卜宇水邊籬落坐

敲棋兆先

歸自兩錫席上聯句

灝氣隨風下夜寒兆先泝空銀漢激高湍才驚險句知仙謫宇醉忘清歡作夢看邏吏見人繁警柝兆先疲童催客整歸鞍秋來樂事君須記宇閒道相逢笑口難兆先

元夕有會聯句

坐深飛雪徧層臺宇萬户花燈黯不開風力未隨殘臘減兆先春聲先逐可人來鰲山滑憶登高路宇冰柱清憐賦句才猶有明宵晴月在兆先當歌還對詠

仙杯宇

遊山歸馬上聯句遂菴先生令作

馬首東來一鑑懸遂菴隔林晴景正無邊舊山野色兼天暝兆先遠道歸心與夢牽幽興未忘醒亦醉遂菴勝遊真以日為年西湖不是花鈿路兆先猶自逢人一覼然遂菴

其二

松關月色照華韉兆先野興臨城亦自便廣陌風塵當夜盡遂菴小囊詩句鬪春妍逢人問訊如生面兆先撫景招邀是隔年卻笑可人喬吏部遂菴定應歌

首碧燈前兆先

小酌餞別衆家席上聯句二首劉劍德機喬宗本大

幸接清姿慰夙盟劍十年南北感雲萍玉堂對酒花圍坐宗碧樹翻風雨過城涼入斷蟬秋更遠兆先夢閒歸鴈夜還清臨岐不盡追陪意劍興繞西樓賦未成宗

其二

小堂茶裊爐殘尊兆先明日軒車候過門望極海天烟樹遠宗路迷江寺雨鐘昏松醪滿酌休辭醉劍草閣清吟不近喧此去思君何處見兆先琅玕應待叶

天閣 宗

牡丹聯句 吳夢麟子玉 趙永錫爾 許曾宗濂

名花幻雕刻絳衣當錦園 兆先 國香散庭宇乘月飄
欲飛 夢麟 桃李競鮮妍疇能挽春暉 永 四月出顏色
好雨隨霏微 曾 纖肌膩紅玉較比西施肥 兆先 香魂
馬嵬遠猶疑清夢歸 夢麟 解語非所欲恐受多情譏
永 高標得相似臨風重歔欷 曾

蓮花聯句

寒塘水清淺綠雲攢水仙 兆先 薰風帶晴雨擁蓋如
朝天 夢麟 紅動訝新粧凌波步蹁躚 永 睠彼三湘女
清歌時扣舷 曾 載憶五陵客遊治紛花鞴 兆先 豈若
道州叟一盼垂千年 夢麟 奇絕足幽賞陶社非吾憐
永 芳筒重把酒對花成醉眠 曾

東山圖賦得小重山

雨洗東山錦繡春偶來携秀質試羅巾綠烟芳草暗
香塵追逐處絲竹亂輕顰 經國是何人多情應只
欠到來頻安閒妙筭豈通神淝水捷棋罷屐聲新

念奴嬌題扇

秋色澄江缺岸漾一番新綠步屧蘚涔入青鞋瘦如
詩骨回首不知雲起處邊崖忽送雙遊目愛冰紈輕

逐野風高人如玉 苦欲去尋芳躅定只在山中[illegible]
多是隔林茅屋樹底裹琴扶坐起過飛聲猶自聞遺
曲見畫堂芸閣不須揮宜空谷

題美人

粉污纔銷玉脂暗淄澄波淺等閒逸步款塵香過處
芳風轉冰肌江綃着慣碧草晚玉堦留盻似曾窺見
猶記依稀夜堂華豔 寶履鸞纖翠鈿零散春衫短
月涼清沁雪肌寒回首飄鴻遠那更玉珠輕汗絲霄
空瑤臺望眼精神夢醒笑驚嬌鬢鬖雲亂

柳橋青題畫

綺閣紗窗翠簾朱幌無限風光綠樹攢陰野花如織
水面生香 見說無雙春醉醒薄試羅裳千尺雲梯
一杯輕颭高處清涼

題扇

巧將冰素奪秋還誰寫碧波寒耳畔鷺蘆夢餘新爽
天外層山 當時恨不護欄干散逸拾詩難兩過輕
舟風回墜葉好起彈冠

李徵伯存稿卷之六

李徵伯存稿卷之七

擇交賦

家君有擇交之戒篆二大字扁于菴中兆先不敏謹識諸韻語庶幾時獲諷詠以示不忘勝已者亦必有以諒我也其辭曰蘊余懷之莫宣兮諒誰何其可語披余襟而旁接兮見中心之呈露交雜遝而相歡兮謂茲新之逾故既淹留而持久兮終莫我乎一助情闊遠而不怡兮望迢遞而遐遡嗤彼翻覆之不可恃兮洒余心之若瘏夫何末代之泯泯兮方苟合而營營慨擾擾之既雜兮均謂余交廣而類盈攬宇宙之

宏博兮疇或可乎余懵擴余心而與善兮掩丈瑕而莫之忍攖徒倀倀以竟歲兮又閔閔其抱窮駕擢車而脫軏兮逝迷途之西東悵閶道之不蚤兮永咤交于非朋何使余之多乖兮殆安所遭而余從澆薄俗而漓其醇兮紛喜誇而務矜黷余識其莫辨兮誓將畢余求之匆匆嗟余不及古人兮雖無文王其猶興或爽居兮猶行抑窮邑兮荒城上胡師之是依兮下胡友之足憑統絕學于千端兮紹百聖于萬齡咄余劣質之不逹兮罔或不因人而有成惟茲碌碌之莫於窗兮守良止而遑寧居悒悒之無聊兮悼茲期之不遇日月遞其易逝兮倏春花而秋露少壯忽其冉冉兮懼初心之不固形寥寥而無羣兮志偃蹇而遲暮俯塊壤而與歎兮恐多岐兮長路雖麗澤之莫沾兮尚馳心而永慕恒招尤而速悔兮步盤桓而不能去求余心而既得兮乃惡濕而遷喬詠靖節之高辭兮請息游而絕交豈交游之可息絕兮誠有激於所遭匪獨善之不仁兮實懼夫多言之嘵嘵竭精思而蠹蝕之餘兮寧索居而獨處整屋漏于不愧兮艱德輶之莫舉仰先哲之景行兮服嚴父之訓語恐高者之或我抗兮何卑士之屑與貽哲命于厥初兮爰湔

滌于既汚頗輔德之有其人兮比余鄰而不孤藻可鑑而媸可掩兮守余心之楷模期後行之可踐兮庶乎余言之不誣

自廣賦

年踰二旬聞道不早冬日之夕撫膺悵然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渺乾坤之浩浩兮肆遊遨之磅礴歷九霄而覲闕兮闖重閽之未鑰紛進拜而起舞兮愁閶闔其難伸抱忠誠而中咽兮嗟夢魄之非真集宏辭而填臆兮哀獨蠲而莫陳苦卑濡之莫余伍兮趨樂地而亡羊何均賦而獨遺牖兮乃使余晦處而不揚

余非韋蘿之是厭兮實懼夫阻脩之病名惟茲居佚
而需足兮寧謂余之不屑恒歙歙以自失兮獨區區
之能悅仰日月之孔明兮晦重陰之未揭嫩芙蕖之
呈艷兮藻既雜而花歇聖者貴人而下物兮余何物
之相緣謂自舉于迥類兮誠彼盲者之不憐覯夫履
顯而陟要兮固無所用乎奇鮮嗟余生之無故兮羌
忽忽其焉託承上帝之良畀兮性既淑而才博余知
明夫道而行自利兮將奚有乎悲樂惟茲背余之世
轍兮杳不吾與紛鵷鷟之振迅兮鸞鳳僻處吁嗟乎
世之人兮方棼絲而競緒栽薪以爲香兮薄蘭茝而

溷植畫墁以爲彩兮焚雕鏤之不飾雖末世之有定
評兮悵訾錄之焉及訾將俯隘世而改度兮實負余
之初期軾桂衡以四顧兮冒險巇而回轡歷古墟之
無人兮杳長岐之不際撫絕壑之幽沉兮怖狼狸之
與居旁求之無不之兮步遲回而蹉跎上紫極兮下
太河東搏桑兮西流沙囊毳裘兮春置匣玉箑兮秋
捐念營脩之或未兮絕抑欝之貪緣嘅鄧生之何爲
兮實余所欽老余年之幾同兮羞望道之無因臨千
岐而有擇兮返余旆而奄逝服衡遂之知非兮爰止
躁而息亟持其故而無尤兮自極騁於賢域求古道

而固守兮期縷心而盡力胡邇之能泄兮胡遠之能
棄胡厚之不鑽兮胡深之不即沐
聖明之厚澤兮余胡爲惜夫窮居歌明良之遭逢兮
廁比屋於封餘余每志道而忘貧兮不知此身之可
貴夫何執心之不堅兮顧復爲余形之累雖處中之
無不泰兮亦蹶踣而增喟邃重辟之深藏兮坐藜燈
於良夜脫余心而永釋兮驅萬感於一謝始憎糲而
厭黍兮終便甘而樂蔗斯時也但覺心廣而神怡兮
悅庭空而戶閴塞區地而步長兮悵寸天其望窒抽
秘思以繹辭兮發咏嘆而三作乃歌曰南山之木弱

不植兮維獸澤澤芻牧息兮維枝夭夭斧斤折兮喬
林千尺交翼翼兮干雲鼓濤靈羽集兮嗚呼時兮將
不可易兮

竹居辭

有竹兮葳蕤山顛兮水涯曉蒼蒼兮旭日晞華月夜
兮留清輝風蕭蕭兮雨霏霏綠冉冉兮溪雲飛我築
我屋兮拂我衣終朝夕兮爲憑依危機脫兮孰是與
非樂以徜徉兮不聞歔欷浩歌發兮和者稀微此君
兮吾誰與歸中有筍兮生釣磯我采而食兮亦甘且
肥吁嗟乎饔飧之莫求兮又何羨乎西山之薇兮

雪夜辭

領雈子夜半而起振袂下榻銜盃坐爐求古道于塵編得往聖之遺跡而浩浩乎有志于君子之儒摩挲檢索若有感兮復長嘯而仰吁於是衰徊兮壯牖之下風飄飄而襲袴窺䟽綺之隙光驚屋瓦之爛如余乃褰幣貂以出户躡毳履兮墻東之隅執藜燈以為照兮戴霏霏而蕭疎濶雲路以奔迅兮復邅洛而踟躕疑古井之不足兮謂丘垤之有餘嗟銀海之炫赫兮怪神幻於頃更渺千里於一色兮何明月之不輸盻庭柯之危巢兮踏瓊屑之飢烏迷東西於不可辨

兮尚何殺衆之能圖於是載俯載仰以戚以傷念吾人之適樂兮恰悅而倘徉抑胡天之不仁乃於物類而見戕徒悵悵以莫叩委造物者於茫茫聞有告余者曰連雲宿麥入地遺蝗腹膏漸騰乎地脉靈霰遥降于沃漢使天下之人耕者食充千萬斯倉桑者衣足于萬斯箱振吾人不至於溝壑尚何惜乎彼物之傍徨余複悄然而立悚然而返杳乎其不可望也反室就榻顛僵絶力悵告我者之莫追徒撫膺而太息

慰離

李子貽教久客于京取進士幾閱歲而弗得恐其逆志而傷離作慰離以遺之

望乾坤之浩蕩兮余何適而非家日月逝其迭升兮挹窮天而莫遮慨人生之倏忽兮曾歲年之幾何眷躋顯而陟要兮悵百齡之蹉跎緑髮凝兮紗碧紅顏飛兮鬢華悵清世之錦章發春融之芳葩及茲晨兮帝側挽吾夢兮天涯巳巳乎楚天碧兮湘雲白鄉可憶兮時可惜坐高燭以幽沉發孤吟之啾唧剖江魚之斷鱗得彩鸞之裂帛豁愁心於開顔庶幾慰千里之岑寂

送尹使君序

尹君昇之被　命于　中都也士之與之厚及嘗知之者謂宜播為歌詩著之卷軸繪畫其中引序其首為昇之期遠大之業以成吾交則義誼所在而益別不苟於是推其中最知舊識得錦衣王先生彥明乃偕衆而卒章焉余以彥明之故且嘗辱尹君之知當為之序余惟　朝廷文熙武戢安不忘危之意萬世不置今諸省兵戎之務月惕歲厲而無敢弛者皆宵肝之慮也故養精蓄銳為京師之扞衛有四都司凢四者之職居則坐練其地而行則番戍京師歲以為常績則最否則殿者皆然也中都居四者之一而

其序獨先所隷合應天八郡地饒而土博其民不困故其兵給兵不失給故士必勁吾知其足以有為也審矣雖然我 國家承平百年民不知兵天下之以兵職者坐享從容之樂而有雅歌投壺之量謂之福將可也若深謀遠圖矢心力事如郞廟宵肝之慮其知恐不及此謂天下而果無人乎則已使天下而果有人也則吾以是而望昇之可也余不敢為闊遠之論以取訕笑於豪傑之士徼昇之不敢聞此昇之蚤游武學時名赫然及承代為指揮使從大臣備安平鎮大為平江陳公都御史劉公所器使後以功授都

指揮僉事以有是擢其為人慷慨有志節余獲聞其緒論而信其有以自立蓋有不止是者於其行姑序而望之

賀王先生彥明序

彥明王先生實寧國忠壯公之孫今太子太保成山伯之介弟也我
太宗文皇帝起燕薊靖大難建萬世不拔之業於寧國四人賴焉四人者河間張忠武東平朱武烈二王及寧國及榮國姚公迄今繼開國諸元勳配食
太廟則先生之家可謂世矣先生為人磊磊慷慨能文章通歌詩且精于數則先生之學可謂富矣幼習舉子業儕輩屬望自信亦不下人人而試輒不偶久乃嘆曰是非我唾手地也棄不顧比陳于 朝求居邊自効章既下職方戴公嘉其志為寢辭以獲得請而去去未幾遂獲績以還於例當得官乃授錦衣冠帶小旗士之交先生者趨而賀之為歌詩詠之同然一辭或謂先生之世與學當不屑此而顧賀之可乎予竊以為未然夫人之期於顯者孰不欲一蹴而立五等之上然爵祿所以待有功國家之所以公於天下之士而不敢絲積寸累有不可以躐致者豪傑之

士知之者期其進而不敢約其所止畏之者忌其趨而不能限其所至特以其受天下之爵祿者有其地耳今先生一捷而膺冠服再捷而階侍從由此而上吾恐天下之爵祿不足致也然則非是捷也亦孰為之地哉且其棄舉子繩墨之習而就是要亦有過之而可以舒意快志者矣豈求其所謂不屑者為哉予獨怪夫匀握之才汙潦之量處卑末而不自振期之高遠而不自致以卒踣於所自足之地而甘心者比比也先生豈是之謂乎予固知賀之者以豪傑期先生而不敢約其所止者也然則其為賀也不亦大乎

是為序

送德州守周君靜之序

余與錦衣謝君汝容居同里閈學同師友相倚甚重知汝容素不易許可每得其所稱慕輙引首聽信之及走識其人亦往往不誣而因以多獲名士見焉其屢稱而亟慕者則有曰周君靜之而余則未及見也汝容曰周君之學富以充才健以博其志足以尚古之人謂今之科甲不足以淹之也舉于鄉聲華赫然試禮部者凡五行輙不偵顧者君之志益抗不下物所守殊確固畧不為動而道益窮矣雖然銜鑑之下

造物豈靳一朗照于若人乎哉行將達矣吾子其識之因相與惜其淹而撫髀興嘆者久之今年忽聞君已入銓選得　命守德州又相與駭曰若屑是哉汝容曰子為我序而贈之庶幾道其心之所欲言為茲行之慰予亦奚以慰為方以為行道賀而未敢逆其所不屑也予嘗謂今之學異乎古人之學今之仕異乎古人之仕其說甚迂不敢以聞于人也久矣周君能聽之乎所謂今之仕異乎古之仕今之學異乎古之學者無他為人為己之間而已古之學者為己而今之學為人古之仕者為人而今之仕為己若周君者可謂為己之學為人之仕也舉于鄉苟以出身而不囿于顯學於己不必為鄉黨父母之所願而歛其澤以樂加于民則於學於仕可謂兩得而又奚有於不屑乎哉予於是知周君之心矣且州之職亞于府攝郡縣承藩臬以供

天子之賦而父母其民官不可謂不尊矣而有不屑焉者吾所不知也今之人動曰進士以為觀美及求其志之所遂道之所行則名有賢不肖之可論為不可得而相輕重者然則今日之詘抑豈得為不遇哉予聞德州為山東雄郡周君實天下之偉人而汝容

亦信友之君子乎於是有以期之矣而今而後天下有稱循吏之名者必吾周君也夫必吾周君也夫

賀宜安王翁受封詩序

中書舍人王君德明之考績也天曹上其最于廷

天子進其階為徵仕郎錫之勑命推封其所自出者於是君之父宜安翁始膺冠服封為中書舍人耀之鄉鄰稱之大夫士詠之於所與厚名能詩者不一而足而予為之序乎惟積德之慶不于其身則于其子孫是以蒼松古栢大風烈日之所撓雪霜斧斤之所戕伐樵子牧子君可侮而摧之而盤根之下百歲而

有苓千歲而有珀探之而每得焉得之者徒見其然而不知根柢之培植土脉之涵養有由然也故夫宜安翁身不必貴才不必用而能出納貿遷裕家立業以優游乎富壽康寧之境至所謂舒意遂志之幾則又遏抑掩蔽不使自露而引其慶於無窮嗚呼有識之士其必有徵於此矣始翁既得中書君愛其敏也嘗語人曰吾祖先世有顯德吾亦畧能自守而不敢自肆天之所以福吾家者其在玆乎中書君亦奮勵勤苦學有成業入府庠廩食數年益有文譽領癸卯鄉薦試禮部入國監屢試優等學益精而探索之志

日益不懈會修

憲宗實錄入預史事日給酒饌以供奉養書成而授今職三年始有此　褒封之命宜安翁福善之言至是而益驗中書君祿養之志至是而始遂而猶未艾也夫　朝廷所以成中書君之孝者勸之忠也君獨不思所以為報稱地哉予辱中書君愛最久於其親之封也樂誦諸君之詩而勉之報稱之說以為作者道云

送周沭陽序 公外舅南屏命代作

予舊識周君永昌且因其族兄秋官副郎廷器甫數與欵洽繼又因吾李甥兆先嘗游君門輙聞其譽君之言益稔知君為重厚長者蓋至是未嘗不亟歎其賢也今年夏君授淮安之沭陽尹予聞之喜夫豈獨一官之榮足為君喜哉國家得士之用惟科貢為最盛而士之致用凡以為民而已然吾民之生君相是賴而廟廊之與閭里地位殊絶勢不相及故澤民之政可措而易致者莫如郡守之與縣尹二者皆有志當世者所重而樂就者也君弱冠入府庠經學邃為儕輩所推服而屢不偶於科目衆皆嗟嘖致惜而君之志則益奮而不懈及其翻然改慮就歲之貢進

對于大廷卒業于國學需選于天官卿試在優列以得今官凡居幾年歷幾地而君之才力益以老成精練卓乎有為問學之功不誣強仕之期不失然則斯行也其亦有足徵者乎予又聞沭陽為江北饒地民富而政清君之少邃固其優也官可以專一邑澤可以被百里發數十年之所蓄以紓廟廊之憂而敷君相之所不及則其陵駕超越于要津亨衢者將無不至矣夫豈能畫地而限哉且天下郡邑惟南北二直隷不置三司若沭陽者不過隷于府攝于巡按而統于巡撫自餘無迎送之擾肘掣之患固已易於自立

而况賢如周君者哉周氏世居順天之大興君既官
當去京師其所與厚者中書舍人趙君訓夫門人京
庠生金君瀛以衆意來徵予文予嘉二君之請且欲
其知所以自重也於是乎書

送沈洪濟序代為大作

余官儀制時洪濟沈先生來就試禮部聲名赫赫動
人人方大有以期之及識洪濟日以文爭鋒逐其懽
于是知其為材岐嶷而不可伍其為襟度不淵而曠
不隘而廓益以見洪濟之所以動人而夫人之期之
者蓋未盡也及其試屢而蹶數人未始變其所期者

而洪濟自致益不懈場屋之不可常于無遺無足恠
者余獨惜夫洪濟之適當之也弘治丙辰之春洪濟
失意將復治任大夫士之與游者別有餞句有聯既
而留別有作又從而和之軸繼卷續錯落盈睹以寓
致惜之意洪濟將持以納諸裝歸而時誦之亦聊以
自惜也余既同是作又為之序世之羅求旁請于文
予詩騁于卷軸而耀于緒墨非有以賀其得道其適
者不為也今之諸公之所以為洪濟與其所以自為
者皆異於是夫知其屢蹶而期之益大與夫安其所
以閒我而自信益固者此其人皆有以過乎千萬人
者矣蘇子曰深藏而約取厚積而潚發洪濟其必知
所以為藏為積也則其所就有非夫人之所為就哉
若夫大其就而遲其時是固諸公之望洪濟之志而
余為說之如此

送黃德威詩序

天下之事不成於垂堂之子而孤矢壯夫遠至萬里
而不為別然人情之聚而為懽散而成戚亦理之自
然無足恠者故綈袍之戀士君子之所未能免而握
手出肺肝趑趄而不忍去者則又不欲為兒女子之
態德威之別其所游者不徒以別而戚然有感不徒

戚然以別而以詩情而有發於理而止諸君之詩豈
非發而得其當者哉予辱德威愛將亦為村唱野調
為珠玉玷而未能且未暇也適軸成詩既就道壯遊
而譽盛德者亦備且悉矣乃猥承我舅氏命領諸君
囑而序之夫諸作之美賀不諛頌禱不為過情規箴
而偲切者不為長冗無用之語戚焉有感則別非所
甘而樂焉有期又即所謂遠至萬里而不為別之意
德威其不欲為徒行之人乎　國家建官藩置守備
所以禦患而定民一方之靖實係于此德威之父以
署都指揮僉事被簡備于閩德威實謝武庠業以從

夫京師之人稱大師閣下之良必曰黃公公之斯行有足徵矣士飽之歌民風之謠當亦有可採者德威識之罔不足為他日地哉及其一旦驟長不類舊常得非執是之益乎黃氏之先為閩人雖派序中絕而追遠反本之念所宜惓惓者然則斯行也簪弁之榮必勸于忠桑梓之感必勸于孝二者之間可謂騈盛而該美矣予以是賀且欲知所自重而為警云

李徵伯存稿卷之七

李徵伯存稿卷之八

送南安太守鄭公詩序

親民之職布按官尊而事不攝州縣位卑而權不專夫政出自我其行甚易顧付託非身親之信而講畫無承行之良則不能如所願欲者有矣此布按者之所病也目及凍餒之民殘弊之政吾起而正之孰謂非宜然上有所請吾不敢必其皆從事當若斯人皆知之而不能要夫上之信我此州縣者之所難也故有出政之柄而仰承上令下而州縣可以加之順氣而無得專其郡者惟太守然故士之蘊抱厚積有同胞吾民志者亦惟是之願而得之喜焉鄭公中夫以鄉進士入銓部初　命為襄陽府通判考最擢同知大名府者九年乃拜今　命知公者皆謂公之為是官最其所優獨恨其不早爾蓋公以敏博之學通達之才抱遺甲第之恨大肆力於政事於凡天下之事靡不淹貫其是非而求定其蹤塞在鄉稱良才於交游而在官稱良吏於倅佐以逮茲擢入之期其未得而喜其已得若是者有由然也然公之造詣等而上之雖藩臬之重列卿之貴有不足限而非知公之心者所宜賀公也公之心在斯民而太守適其可以行

道之具下馬者吾已諳歷竊窺其可行而未敢自專上馬者吾幸未及吾之身而可以卒歲月於茲官庶幾可以行吾之道以待他日之用而無後向之肘掣而難行則是知公者之賀公之於此行也蓋非前於不及而後於過時者也吾將告公矣公之喜雖在是吾謂自是而後施設非久官漸尊而事漸不攝求如今日有不可得者然茍避付託之難而惑於身親之不易者豈公之心哉他日以公之明而求屬吏如公之今日所以事藩臬者又焉知其無付畀之良也然則天下之官有非公之所優為乎公將行其舊與太

守沈公而下凡十八人作圖集詩為贈而因吾友張君景宜徵序于予於是乎贅

送常熟沈先生尹南安序

士之仕所以行其道所謂道之行者不過上有益乎君下有益乎民而已世之視仕每有等差而士之所以自待者亦或泥於所不足而往往自失盡亦惟其道之行乎故善物論者必以得行其道為貴若世之所謂仕者左掣而右制規循而矩從因人成事而不獲自有所為曾不謂科甲名位之足以取重於天下也且王政所施必先于民而親民之職莫如縣令所謂令者顧不足以行道乎常熟沈先生以庚子貢士授南安為邑不大為里不多而以先生老成經濟之學當之吾知其道之行也審矣雖然先生不易其事而思有以圖其成彰善癉惡鋤強植弱以父母其民必使其畏威懷惠翕然稱吾令之德而陶然忘帝力之仁一邑化其政而天下之為邑者又從而效之則是天下之民皆先生所得而與也乃從而嘆曰吾道之行于民而有以益之也如此哉君之於民猶根本之於枝葉未有民樂而君戚民富而君貧者天下之知固根本而栽枝葉者眾矣吾既有以樂而富之則

又從而嘆曰吾道之足以行于君而有以益之也如此哉凡此皆為令者所得行而不禁乎人况先生之才又自有過乎人者蓋於是乎有優裕矣然則先生能以異政偉績孚于民達于
君而定於士論自足以稱士寧獨以一第為慊乎予於是知先生所以訣其身者豈非惟其道而仕者乎兆先少時從先生游而先生又吾父南嶽所舉于此有不能嘿嘿者用申其說而獻其愚固亦先生所嘗以為教而予之所視以為學焉者也

送族兄惟守還中洲詩序

今年吾兄惟守被藩郡以典術舉厥既畢事將歸吾
父之門人謂不可無贈乃相告為歌詩志別也兆先
辱在弟行兼之水木原本之情有非短章隻句所可
述者乃不詩而叙之予生二十有三年足未嘗出闔
闠之外所謂中洲所謂髫下者每夢遊其間而未嘗
到也然吾族之屬自伯而叔而兄弟至京師者不下
五六輩而吾父又嘗南省祖墓鄉語里談耳習而口
熟之者未始有異焉吾族之及見者有曰敦常伯逮
送吾祖之喪時予方屆十齡見其屢道惟守兄之賢
而樂聞之者亦久矣然則今日之別豈能無感乎哉

且予之重茲別非獨談笑晤會之難為情而已典術
之職雖無民社簿書之寄而承藩臬郡邑之使役苟
非誠信專確未有不貽身之責者冠服之榮予蓋方
以為吾兄懼而未敢以為賀也諸君之詩有未同之
嫌而不此之盡故予獨有說焉然尤有大於此者唐
柳玭之家誡蓋謂貴盛之家少有不律則人將備責
之吾宗之遠且大者不敢論已若貳守之起家雲陽
之及第以及于家君不可謂不盛矣吾曹之為孫子
者其將求以無忝乎抑姑有所恃而為之也請以諗
諸惟守以為如何

我

賀王天錫蔭武序

國家造育士類所以為酬能報功之典纖微必
錄而承代不絕與運悠久者蓋三代賞延于世之遺
意官文以賢蔭武以功則又出扞患定難之說是宜
其得人之盛矣然予嘗慨焉今之所謂蔭武者高下
之係人品往往再傳而中微至有不勝其負荷者固
勢之所必至則亦豈非存乎其人而可槩視乎哉百
戶王君天錫北畿之真定人祖洪由積功獲授今官
隸大寧衛迨君父蔭又以才幹被擢遷良鄉之中屯
於是總攝軍政既老當代而天錫始蔭王氏之風蓋

至是而益隆矣天錫幼岐嶷不羣性嗜儒學業吾道
而詳於鑑史治經通大義事親不餘力裕家而饒于
貲為江湖之遊而交游博守先世之業文之以禮樂
而聲譽磅礴予向所謂能負荷者世真無其人哉若
是者又奚啻乎勝負荷而已哉或者其在君矣然君
之所至其必非曰苟完苟美而止予將進君于高明
之域而為交游之期則固有所宜勗者君謂膺冠服
承吏箚廁足于常伍而徒以不墜為足已予則知君
者不敢以是而辱君之屑之也或者乃曰百戶之職
屈在行列雖有所謂奇謀遠畧將無自振斯言也比

之常材誠無足恠顧豈足以知君乎哉今之科試文武並置　聖明之世官不負才後有喙手取隆名者必吾王君也但今日之蔭姑盡其所得為而無恤乎其外事至而應之功會而成之信于近邑而傳之邦國挽流俗之頹喪而起之使凡蔭武者有所惕厲不果於自棄則天下之人知武蔭之有士而不敢薄視其類以為自吾王君始君復圖所以捐介胄從章甫以為交遊之光則予今日之言有足徵矣姑序而望之

壽房母党太安人詩序 代作

天下之有年者不為少而可壽者有幾盖無賢子不足以為壽而無祿養雖有壽有弗樂焉必子賢而祿逮其養秩貴而封榮其身者始為可壽然非其人德足以貽永教足以獲效有足為壽徵者未易享也予友房君廷獻之母封太安人年届七十有五子輩與廷獻同遊從翁父師之門者凡若干人謂茲壽有德徵焉相倡為詩歌繪為圖畫將以寄慶其庭命予序之予嘗得廷獻頌太安人之德曰吾母出党氏望族介特莊重事舅姑以謹處姊妹以和閨閫之政為族黨式及其失伉吾父實克繼夫志為教子計俾兄弟之業各有成緒瑄之授官刑部也吾母屢以平恕為勉以刻治為戒盖未嘗一日忘教焉此其言既有足據然予之欲有所紀於太安人者有達見大義甚非婦人女子之所能焉者在弗謂是也今
天子詔求直言時廷獻將有論列恐且得罪為親憂乃以其事白之太安人欣然斷之以義俾無顧忌故廷獻因得以身許國抗章排二三言臣指摘攻擊無復自惜然此固非廷獻忠信誠確之心奮迅強毅之志有不能為者而義方之訓亦不可誣也已此其壽之徵於德而必得者故能白首膺封康強逮祿坐受賢子之揚顯身享善教之令名於是乎有達壽之稱焉則其為壽豈世之積甲子閱歲月者所得同日而語哉此作詩繪圖者之所以為不徒也廷獻舉弘治庚戌進士為刑部主事兄瑢政於家弟瓚舉順天壬子鄉薦中進士乙榜授太原司訓琮業儒為邑庠生駸駸顯達固未艾云

九日倡和詩序

弘治戊午九日予從家君出西郊過小西門白氏之園亭蕭東巖伯岐來會別是日伯岐有作予倚而和之予二人者適有潄帚之羞詩之成未免有窮滯厄

塞之語昌黎氏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也五韻既出時則有若沙羨王太僕白巖喬考功二先生相與和其鳴而慰其思凡得四律指博而韻遠倡者斐然而和者絕調予亦恬然失愧於楮墨之後也外此得於亭之中及暮歸得之馬背者其凡又五皆聯作焉既入城白巖大誦臨水舊臺空送目之句曰吾於此興快其闕也是不可以不卒盖會之亭側有元土城廢基可登而時爲淤潦所阻故其辭云然乃入朝天宮訪馬宮之後舊有土山既入登之日已就瞑携燭以上白巖首得句沙羨繼之伯岐與予攘袂而爭續又

得二首已而興盡月出出門與道者辭據鞍之頃予復得句以倡及路之半而就僅獲成章卒亦不能再也明日白巖之兄本大及相知羣彥又入數首然伯岐東歸在即知此作者未衆故不能盈卷伯岐之意頗賞此會之奇而惜乎作者之不富以吾觀之後當恨紙短耳乃錄而成卷空其餘以俟夫出之與處非時莫之能爲予不足置論如伯岐者自少年享盛名負俊才屢仆而氣益酣過壯而志益勵士而若吾伯岐者當之以巍擢可不詑也顧以其深培厚積遠邁高飛之具厄而爲悲愁困苦之言亦獨何哉雖然拂亂者德之所由進窮餓者學之所由積天之所以厚伯岐而與其大者固非目前得失之所可得而見也彼自偉者急於進取知道者察於盈縮然則今日伯岐之悼嘆與諸君之慰藉皆不可無而予竊與有望焉此詩之所以作也前此伯岐別有作家君嘗和之以寄若翁海釣老先生者亦書於亭中具在別紙茲不敢重錄云

同門別意詩序

同門別意詩者爲廷用房君而作自殿講張先生而下凡十有數人始廷用與諸君皆出我遂菴先生之

門相與以道及廷用壬子之捷衆方有以望之而外補太原司訓辭不可既行深知廷用如諸君者恒相與惜其淹而慰其所不屑皆至意也今年以公事來相見於此且別僉謂不可以徒乃圖爲別之會既成會又謂今茲之會所以敦師教重友義不可酒食視不宜無述於是其長者顧少者俾爲歌詩命之名曰同門別意分賦而督成之圖畫題篆褒然成卷而竟以雪大落寒不儔酌逮醉而罷明日乃克卒章獨序未有所屬以兆先盧最少當服諸君之勞乃辱見使兆先之生也晚未獲登先生之門然以通家故亦竊

與胥馥今日之命固非淺薄之所可望于無負使得以操筆揣諸君所欲言之意上述師德下張友義以為茲別之重則所願効力者寧能以不文辭哉惟先生以文章倡士氣以道德維人心宮墻之內如廣海老賈之蘊奇貨如深林古木之集珍羽故先生之門無常材夫友也者道合而後相親相親而後可久故先生之徒無淺交然則今日之詩固非苟作者也敢以是著為纖言用以徼乎世之所謂師弟子者是詩之成侍御閻君允德給事甯君惟臣實為之倡士之不及先生之門而以友厚與者侍御謝君汝為錦衣

王君良臣張君士亨及兆先得四人

送葉侯歸餘姚序

葉侯之蔭官東歸也其族叔予老友元質先生與之酒食而邀予言將以申其相見之樂而重其別也蓋先生之先有諱李者仕宋為名臣可考至其高祖元浙東副使李拾曾祖景道及其弟元善而下世居浙之餘姚元善以從役屯南京又改山東之德州衛由是與居姚者始不相聞至其孫亮乃以功授官為百戶及侯之蔭又三世矣葉氏之族兩派並峙然亦稍稍闊遠非以事輒不易合先生與侯之獲遇于此亦

將私幸之獨侯也哉予知先生有大可喜者又不獨在於區區篤親合族而已我　國家官文以賢蔭武以功取才之科文武並置今日之喜容無充宗興族之望乎予聞姚之士人稱為儒必曰先生持是而求之明有司何患于不達是先生所固有者今侯之蔭武出於黌校士方惜其淹而不意其屑乎此則他日崇階大爵駸駸不迷二者皆盛世之需也夫武之不振士者陋之然不屑之徒古人謂薄其祖父而比之不孝此其義各有所在在侯者不過圖自盡而已或者乃謂世之蔭武者往往再傳而中微百戶之職屈

在行伍雖有奇畧無以自振而侯也江南之彥盛族之裔道義詩禮之業非庸常比也知戰伐俘馘不足為侯之績而捐介冑從章甫出而為家邦之光使天下之士知蔭武之有人以為自吾葉侯見之則於先生今日之幸庶幾有終始者矣因書此以贈

送楊承家詩序

天下之交有淺有深而所以為淺深者非止於踪跡之相值境土之相涉亦視乎道義之正而已始家君與吾師遜菴先生先後出尚書黎公之門心乎志合踰三十年天下稱為深交而服其道義之正所謂應

聲求氣者固未暇論也世講之義豈予與承家所能
自已哉予少且劣及先生之門也晩方承家從先生
於山西外臺數年暨先生去官終制又從于家蓋未
始相見也承家嘗以書抵予謂天下不敢以汎論一
時之交宜莫予二人過者予惕然感之弘治丁巳先
生以陝臺入　朝時乃獲與承家聚首京邸然亦未
久而別及先生擢太常以來又陟南都以去晋晤未
幾而今又別矣予當何如其爲情哉雖然朋友之情
聚則相須以講學散則相期以進道雖不牽於情而
亦不苟於別蓋將以爲後日相見之地焉耳雖欲不

惕然於中可得哉此予與承家之所同也若承家以
深潛之資明敏之才而乘之以勇往奮迅之氣觀所
嚮往必能日進於道爲交游重有不止於語言文字
之閒者則其揚眉科目固其餘力之所必至而亦予
之所望於承家者也夫聞而知之見而信之得於再
見之餘而熟於羣居之後徵於家學之良而考其兼
資之渠予於承家雖不與識猶將望之而況於通家
之情同鄉之義如此哉士之及先生之門而與承家
交者皆喜其來惜其去且謂其以文章道義世其家
業將發軔於茲行共爲歌詩衰以爲贈而予以世講
之故故又述其意如此云

半吟子閒稿引

予舊作稿留笥中者每一觀輒淺薄使人厚顏屢屢
成帙而往往失去方自釋然而未爲恨也歲乙卯續
得若干篇予謂考德進業當據於是不欲更使爲飄
零流落之物天壤閒簡冊制作大以成大小以成小
尺土一不失其名丘勺潦不失其名水亦聊以自遂耳
是惡乎不可留哉雖皆野談稚筆當有可取交游文
會用代晤言亦同志所不請讓也是歲十月二十九
日半吟子題于中洲草堂

李徵伯存稿卷之八

諸葛武侯祠堂記

古之絶國訖籙而不有者出于天壊于人而人亦能復其成敗之間如日月之蝕君子所不悲也絶國訖籙而不有出于天壊于人而卒不可復是世變之極也君子所深悲者也夫同于失而不同于復獨賢不肖之間哉抑幸不幸耳武侯之畧在漢簡其賢在人心非恒常之儔也審矣然操之盜漢也不猝出于弑奪則其罪未暴而天下不爲之怒經國理民其才足以陰使天下之忘漢德魏而跡不彰是以天下之心

雖能窺其盜竊而方樂其足以長我則其視漢已漠漠矣武侯以昭烈孱然無憑之勢獨許其帝室之胄欲以之繫天下之望而天下之心又復如此顧不難哉況孫權周魯之徒皆一時之豪雖以操之雄姦不能置意其間是以交馳鼎立之勢成而蜀微矣操之不敢也固不待較然武侯當之屢挫其鋭舉骸足以木其大將而卒于無成者世變已極也方天下之未忘漢也雖成如王莽王郎小竪猶能假漢而得志謂武侯之賢而止此漢之忘于民也斯甚哉唐莊宗才不過裨將德不踰中人承父兄之業當民心之未忘

而以有樹立然所戡定者劉仁恭父子朱友珪兄弟耳中興之迹至今稱之於此遂以武侯君臣爲不及莊宗可乎不可嗚呼武侯所遭既非常才弱敵而民心又已久移潛去而不可挽豈非天哉予故曰世變之極也君子之所深悲也江南大姓李氏讀書知道壯武侯能賢以私錢營祠凡屋數十楹供侯祀事規制豁如也李氏予舊識之及是走价相告爲文而歸之使刻石納諸祠爲記

來風軒記

白巖喬先生希大官稽勲公務簡逸才出其位嘗語

予以得肆力問學爲樂繼又因其署之小軒鑿壁成牖南向而敞牖之有咫植小竹三本一區而定其名曰來風軒以記命予予辱白巖視予猶弟以不佞而辭不情爲之說曰竹非卉之凡也直者取其幹容者與其心守者擬其色之不更而義者壯其節之不撓古之君子惟其善取譬而擇類也故窓前之草泥中之蓮孤山之梅栗里之菊皆不能無取焉要其所得而考之亦有確乎其不誣者則白巖之有取於竹也固宜獨恠夫軒名來風其所來者亦何風也楚莊披襟宋玉稱雄元規飄塵王導障面皆不足有也已書

曰四方風動又曰樹之風聲此非仕者之所有事乎或所來者抑又不止是邪白巖豈將拂南薰之絃節舞雩之詠以與聖賢者游而不知其止極之地也蓋物之翁蔚蕭爽簌然來風者莫如竹而求夫比德者亦莫或過之姑取其能足以有致而其益又足以有資於是因風而即之所探愈深所得愈富當風對竹相忘而不厭噓吸之際遂成呼號徘徊之間乃爾悠遠吾白巖者可謂善取譬而擇類者矣然則其所為樂固亦有在而於此又知其封植之勤長養之固其於風也非直致之實能勝之充其為德又非直為郎

署簡逸之圖而已或者乃謂盈堀壤間皆風而獨取於一區之竹足乎是非知竹亦非知白巖者予不與之辯姑書以為記弘治丙辰六月二日雲陽山人李兆先書于轆轤軒

閏齋記

有自為號者曰閏齋主人間以語客客曰豈有見乎予不得而知也主人曰人之生窮達異類萬有不齊要皆天之界之有不可得而無者上焉者吾不願慕乎其外下焉者吾固樂之而未有以自遂也是則某也處乎窮達之間者也家之所有不過圖畫卷籍身之所游不過里巷之常上焉者不願慕乎其外而希其達下焉者於所固有而未遂其極者且欣欣然不自知其窮也曆以歲之餘閏而為餘月天地以人之所不願慕而餘者若亦閏為餘也且某生之歲有餘月而某適值焉將不得為餘人乎客曰有是哉主人曰未也憶予之生則復有感焉非獨閏也生鞠之恩不可忘全歸之念不可忽揚名顯親之願所宜服膺而勿失號以自厲亦所以念吾親冀所為報也客曰然則子所志豈有既乎家貧而處安祿卑而養足從事于分之所得而若將終其身某得以窺子之用心

矣夫月之閏者獨著於人人之耳目以其餘見於曆也若奇勳偉績挺然自見於賢人君子之耳目則天之所以餘予者非徒然也主人默然如不欲聞歘然如不自勝且憂而不釋也客曰子豈以為難乎厲精苦志以勉進而不怠其庶幾也主人於是欣然而笑曰子為我記客曰然乃記之主人陳姓名藩字元介蜀之大足人也

竹屏記

人之志各有所適而其嗜視之古之至于今文客志士不鮮愚於此有徵矣山阜水港禽蟲草木雲霜霧

露月日風雨以及萬物之可以託吾志以求所可樂者取焉而加諸吾爲號號以亭以樓或齋或軒臺榭龕閣而施諸扁者紛籍多矣雖其所適一一異軌要皆非無謂之說苟以立異好名者也友生許宗儒志適乎竹其屋植叢甚茂取爲號曰竹屏蓋領諸家君句所謂種竹當屏風者夫竹之爲卉於節爲勁屏之爲物於用爲倚君之有取乎是也復有越二者外乎夫君子之所以異小人者以其躋高達上愼其合而不易於離遲於求榮而難於就凋而已耳是不曰如竹之節之勁哉夫其始之植也培壤𡎺糞鷄犬之恐

摧風雨之恐撓者心其勤乎及其長也封傺固本以時啓閉是豈易合而速於求榮也哉及其既立也堅之以凍渴折壓老之以暴烈堙𡎺而後有所謂後蒲柳迎霜雪貫杉友松之節是固宜其勁矣君之有取於竹亦有意於斯乎而屏者所以扶弱起懦隔閉嚚雜芘護清明之慮又君子之所願爲倚者今而以是屏之意比之竹而求無愧蓋亦可以觀德矣雖然予未敢以告也獨其簌然而聲黯然而陰拂牕櫺而穿戶擸鳴吻搜腸而入乎篇章之大語言之細者當有所得固宜以教我矣友之交君者喜其成號而嘉其志之所適爲歌詩擬焉而吾爲記之雖然吾非知䇿者也

祭閻大㕘文

嗚呼哀哉事有不可料人有不可欺故君子恒退焉以自遂而造物者每有以厚其遺不然何用世之志如我公者不獲際其盛而教子之效卒莫副其期也初公之出也策名甲第分職曹司高下人物以衡鑑自持固已特立於衣冠之輩而不爲流俗之所移矣及其志乖道左事阻時違遂欲脫身於功名之場而留公者又使之不擇地而施於是政㕘一省職領羣

黎當是時也知公者實不能已其望公之心而翻然之興公則以爲既遲矣歸撫三徑之荒坐求六經之師淑後學則立崇傑之閣教子姪則有清白之規凡此皆非人之所易能而公誠不可幾矣然位不登乎九列之貴年不越乎七十之稀故區區之心尚以爲當不止於斯也觀夫五子一孫武其繼之金章桂籍雲路追隨或者於此有以慰公之私也某等納交今子拜訃興思千里之真致此一危所以攀風長鳴而欲盡所欲言者豈敢謂九原之事公之英靈爲無知也邪

祭少傅劉公夫人文

嗟夫生人有辱有榮惟我夫人生不徒生國有元老實佐令名家有鳳雛羽翼以成其績之勤歲易紀更譬則共穫亦既偶耕教成于家化洽于國肆彼匡濟爰自內則孰謂本源不在閫閾夫人之生如木斯植族黨沾華鄉閭庇德胡天弗佑遂此幽默夫人之沒實傷我公白首之下輝映從容百年此別老淚何從曷以慰之死恤生封於帷

君恩超出羣辟四海鉅公一品隆秩後朝冠班金閨通籍宗伯諭哀司空命役賻有鏹幣塋有宅域我思

夫人盛矣誰匹悠悠遐齡獨此堪惜某等小子恩深門墻俟節展慶瞻拜中堂今日筵几私懷中傷追惟德音彷彿輝光嗚呼逝矣何日而忘

祭奚從之文

嗚呼惜哉人之有死古孰無之我所於觀或悲或嬉苟有取足亦奚以悲嗟嗟我友乃至於斯人之有家生安死宜君之賢勞海隅天涯遐哉道路往不可追死而有歸魂其何知人之有官或險或夷生而畢事死胡早逕登名一命而遽及茲要君之年曾不及衰靈輀既北望城而羇咫尺妻孥棲棺者誰晨夕走郊長痛而譆嗚呼惜哉國失良臣家失白眉覩何顯揚孤誰抱持孩提衣絰淚不知垂惟形與影孱然歎危凡此酸戚實傷我思嗚呼惜哉某等義關同志恩屬共師言念疇昔生離死期今及酹君致此一卮我辭既陳有淚沾頤

祭某道士文代作

悲夫先生而遽長遊胡不自壽更千萬秋或昇而解或去而留仙乎已矣吾焉以求鼎餘粒丹或成而不渺窅冥闊望窮遐陬仙有玄作人間探搜或取而讀清風盪浮以之壽傳教詔其流仙乎不亡瑤宮瓊樓

苟遂其適吾悲可休

奉都運畢公書

伏自去歲京邸獲奉德容匆匆未遂侍教之願已而旋旆有期至今耿悒既又竊自揣量區區寸臆填委襞積于數年所欲盡以畢吾私者亦決非兩茶一餐之頃所能吐露以使無今日之遺嘆也以故不復亟望他日之欣逢而欲以自託於筆札之間或者門墻在邇忘其鄙薄得以肆言於無人之境而亦冀夫執事之有以亮之也兆先自束髮讀父書服師教雖披誦裁制之功未敢自棄然而偃蹇遲徊屢躓而不能

奮者其必有當得之故亦嘗深思而知之非敢傲然自信以蹈愆尤之過也獨其中有足矜者謂兆先執性之愚耳兆先於聖經知訓詁尋繹以期履踐而不能分章截句横發新意於文字間慕尚奇古使如其意將欲由先秦兩漢以望六經之門計雖深拙志則可悲即是而論之使吾之爲我持其志而不知更易所守以利其往雖百閱歲序亦終底于無成焉耳此則自知而不能改者然亦不願改也昔者壬子筮試少年荒陋言之可赬瑩嬪之明掉筆作辭輙辱賞于執事若謂可以收之藥籠中者援引期待實出非望

爾時亦知感激奮勵思無負於大賢君子之愛故雖病不終事以失爲得自是而後雖不敢盡棄所樂於所辱者亦不免依様模倣而屢奮屢躓以迄於今上負執事下負所守中處於羣咻共詈之間以遵所謂時王之制且時王之制非不善也蓋嘗從事於其規矩程式之中非敢故自離外以取咎累顧今之有司直能拘泥以爲謹穿鑿以爲深幾何其不相遺也執事愛兆先厚則其欲教之心當復不淺若得遠賜一言或有所解拯危蘇暍豈敢忘所自哉不備

寄奉海釣蕭公先生書

兆先晩行末學兼之駑鈍不倫而屢辱賜問極感厚愛思一裁謝而提筆中止者數矣蓋老伯先生碩德隆望在人耳目私淑之願不能制而畏避之心不能去此所以委於踈懶而甘於負罪者也恭審謝展方健備福林泉爲慰近又畢婚長孫桂竹繁陰益庇三槐之庭人間清樂復當何如向覿與陳司馬聯句諸作使後生仰慕不暇因竊歎夫
聖朝遺老隱然爲天下重豈細益哉敬成鄙句用代呈所業以祈教正草茅俚野不勝惶悚之至伏惟
察

又

伏承疊賜手翰深期厚愛豈後輩小子所能堪邪秋試又復畫餅良用愧汗然以伯岐積學充才不免淪落聊得藉以自慰而已區區之心尚可勉盡一二以爲他日相見之具此則日夜所不敢忘感知佩德未能躬致報謝之私徒心刻耳竊惟林壑清抱當不爲目前小小得失所移易得睹寄相知書知高明之見了達洞徹有道者之養躁進負愧固其宜矣欽仰山斗望誠遼而心則近令孫歸敬致下悃漸寒幸爲道自重不具備

與蕭伯岐簡

別久不獲良便音書路隘負罪高明方思所以自解未間又辱遠教益增感愧瑣瑣心事非可筆舌盡明春或得面叙為幸多矣依来韻得兩詩附上一以奉慰一以自况惟吾兄諒之草草不具

又

承教極感但汝儞輩星散萍泊素非行伍中人所謂程度者無以應命今冬期了漢書左傳當粗有述作以求教正大抵吾輩當就終身可受用處著力若畝門之物不過求見主人而止耳高明以為如何

與邵國賢簡

僕借號領菴家君所命也其取義盖謂領父師之教領聖賢之言使有所領受以冀有成其畧如此倘能推教不敢厭多但以勉策為主萬勿假借以愚後生幸甚幸甚

又

詩翰後望跋數語以見為區區作者庶不為他人強見奪也易牙之味天下皆知好之乞裁所歸不為虚費可也即刋題侯

又

鐵屏賦不下三都之難稚手淺學又不上於小兒弄筆之易二者相值亦是究頭債主甚不容於漫言也幸假年月使得搆思千萬示来雄作高不可言承以云云見責足見下問盛情然平生司馬徽於此無以處之是盖仰企之不暇復豈能妄有可否於其間哉若蒙常常見示有愚得則不敢不為讀杜發耳不一不一

書謙齋卷後

吾友陳季寧甫志趣甚遠大其為志不遂細小雖外示朴厚而中實抗不下物余常以豪傑期之季寧亦

以為知我者故其父心遠先生雖心奇之慮其自引太高而或不免於賢者之過也乃為書其所居曰謙齋季寧遂領以為號而東喬所叙諸公所咏義亦備矣余惟謙之反為傲而傲生於驕驕與傲必有所恃而後行故二者之失必出于才子能士至於愚不肖者未有是也古人謂貧賤可以驕人而君子猶以為非是又責備之論矣合是二者則驕必於才子能士而才子能士未嘗不為所累亦惟若人而後知懲焉余於是知心遠之所以期其子者亦遠且大矣由是為季寧之學必如語之所謂有若無實若虚必如禮

之所謂執虛如奉盈入室如有人而後心遠之敎可
復諸公之作可副也與李寧交如余者宜爲久且厚
且被其所與爲知己矣用是敢申其說而規之以要
乎其終而考其成所以爲是喋喋者固非直爲嘉其
成號而已也

四樂銘

俯仰一世燕坐小室綽然若有所得而無待于外者
作四樂銘

吾之有親本乎一氣善事曰孝匪以名致欣欣吾懽
戚戚吾悲吾得吾親終朝怡怡　右事親樂

咄彼好惡維適是求譽我者毀樂我者憂吾未能善
亦不爲惡玆幸無憂亦胡以樂　右爲善樂

書有何樂讀亦勞止古人有言我固樂此出厭紛華
入伍聖賢吾樂吾書以歲以年　右讀書樂

商歎離索眷憂鄙吝樂哉有朋聖有明訓吾擇吾交
吾樂吾朋匪其擇之胡樂之能　右有朋樂

李徵伯存稿卷之九

李徵伯存稿卷之十

升堂入室論 私試

聖人之道有二端焉曠如也奥如也入其門歷階而
上由曠而奥有一定之次第而不可以躐踰有一定
之界限而不可以闖越雖一間之未達跬步之未進
有不可矯焉以自誣而亦不可以誣諸人者此升堂
入室之喻吾夫子所以爲子路發也何謂堂正大高
明曠如者是已何謂室幽隱竅窈奥如者是已堂在
外者也所以禮賓合族吉歌凶哭者也故於曠爲宜
雖中立翼整崇堂高棟八窗玲瓏四面洞達而人不

病其敞室在內者也所以藏賄韞珍燕居寢處者也
故於奥爲宜雖複閣迴廊窒扃塞牖隙駒不窺輪奐
莫辨而人不病其邃敞者易見而邃難求曠者易遊
而奥難覓外者易造而內難入此理之必然勢之所
必至也今有慕夫人之禮樂而造夫人之宫者出語
人曰我將聆戛擊之音於閈閎之下觀揖遜之容於
階序之側此得其門而入者也謂之升堂則未也手
摩挲乎爵篋身周旋乎俎豆此升其堂者也謂之入
室則未也甕醢笸核未陳乎俎豆而可得以悉數篚
玉匱金未列於爵篋而可得以彈陳此則入其室者

也而堂之所有不足言矣是故升其堂而不入其室者有之矣未有不升其堂而能入其室者也入室則堂固不足言然升堂而不入室者不猶愈於併與其堂而不得升者乎不猶愈於不得其門而入者乎以宮墻之外者而譏升堂之徒是之謂不知量也聖人於此懼其昧焉而不知所謂次第者也故不能無辨焉聖人之道有內有外內者與而邃所謂精也微也深也極原與義而神功妙用也幽隱竅窔之室似之外者曠而敞所謂粗也顯也淺也大閑曲禮而庸言庸行也正大高明之堂似之以言乎聖人之堂左準

繩右規矩中立而不倚何其正也合太虛括萬象包羅而無外何其大也超卓凌厲巍乎如天之不可階洞達炯燿煥乎如日之不可掩又何高且明也故登其堂者必志高而氣正非傾邪狹小之所能干非卑下昏昧之所能汚以言乎聖人之室斂六合於一掬而不見其有餘收萬古於一息而不見其不足窺之而不見其形窮之而不得其所終揣量想像怳若識其一隙疾趨急走而又自泥於壼閫之外故入乎其室者必窮神而知化聲為律而身為度體即道而用即義若堂也子貢一登之故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言其所見之大也是室也顏子一入之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其所入之難也然顏子入焉而室不為其所有故曰未見其止及曰未達一間言與之為一也若子路者其在回賜之間乎食人之食死於其難非有正大之氣高明之見者不能然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則精微之與未盡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非有正大之氣高明之見者不能然欲終身誦之而自足者則精微之與未盡也其他若見義必為之勇而無所取材片言折獄之智而為國不遜皆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使其去剛厲之氣而潛

心造詣殆庶幾哉當時門人乃徒以其皷瑟一事而欲擯之於門墻之外則甚矣獨不觀諸門墻之外者乎叔孫武叔之詆蓋不得其門而入而肆為毀瓦畫鏝之計者也接輿荷蕢之譏蓋知慕其宮墻之美而欲移之於閒曠之地以為自全之謀者也老莊之相悖蓋懼其宮墻之嚴肅而欲為山川野處之放蕩者也是皆吾宮墻之賊不可與入道也惟孟軻氏秉知言之燭以明其岐乘養氣之車以疾於征由鄒之魯直入其門而登其堂以洞達其室故其言曰登泰山而小天下言堂之高也曰觀於海者難為水言室之

深也又曰君子之至於道不成章不達言升堂入室自有次第也嗚呼盡矣後之人幸而知聖人之堂之高之室之深而思慕之矣然適越而北轅者有之多岐而亡羊者有之未窺其門而遽談其室者有之不知宮墻之高卑而得諸道聽塗說擴圖檢籍竊取其宮之所有以爲己有者有之噫聖人之教固如是乎哉柳宗元曰游之適者有二曠如也奧如也有得乎予言而求焉以遊聖人之門其所適之淺深所得之多寡寧止此而已乎是爲論

伯夷太公就養論 張提學試

論曰得天下之民在先得乎天下之老也夫天下之老衆人之所歸天下之所仰皆在是也苟非有以致之則雖網羅幣禮有不能得而況於自歸也哉天下之老不歸而欲天下之民之歸之也豈不難哉噫讀孟子伯夷太公就養之說則知文王之政之仁誠有以致之者矣請申其論先王之政養老尊賢而天下治老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亦尚矣故當紂之播虐天下之地非周之有也天下之民非周之臣也而有識之人足以占知其將王者或者以爲有二老之適周也夫伯夷太公之避紂一海之東一海之西若足以老於其間矣及其一旦翻然而改慮趨周之志如赤子之於父母飢渴之於飲食獸走壙而水就下方天之下足迹不通而二人者不約而同也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政宜必有以致之矣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行於國者聞於天下而逮乎海島其聲聞足以動其心其政令足以起其慕其真心實惠又足以結其知於是二人者先天下之民而歸之文王文王不得而辭焉嗚呼周果何求於夷呂而彼亦何求於文王邪天下之民見其所仰者之適周莫不有襁負之心而畏紂未敢也莫不有拯援之望而徯后未至也莫

不有鑿井耕田分里爲氓之願而時日未喪未能也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蓋自夫二人之歸周而始於是乎極矣民之叛未如此之速也蓋自夫二人之去商而始於是乎盡矣使天下而無周則二老者終海濱耳商不得而染紂亦不得而虐也於是可以知天下之勢矣由是天下之民知伯夷太公之歸於周也則雖炮烙之酷不足以刼而留焉雖剖心刖足之慘不足以駭而定焉天下之父歸之而其子將焉往哉故夫一戎衣而有天下兵刃接師倒戈有非人力之所能有聲利之所可博民視足以爲天視民聽足以

爲天聽天之所予非強取也天之所去非苟奪也蓋一視乎民而已矣民之戴周而叛商也亦惟視乎二老而已矣然則老之有益於人國大矣哉橫渠張子以尊高年爲宗子代天之責蓋惟文王盡之也秦亡漢代惠帝不儲非四老之出幾於墜命然其所謂老者猶非知道之人而況於伯夷乎而況於太公乎且周之王不王不繫紂之存亡也天下王之也天下之王周與否不繫民之歸否也二老王之也厥後後車之載鷹揚之勇八百年之基業端在於此顧不偉歟考之孟子嘗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盤庚遷殷大臣有浮言之害而民信之豈不謂其爲民望之在茲乎然此特勢利爵位足以動之耳非有所謂歸心也而孟子慎之盤庚懼焉則夫天下之老繫天下之望者又可知已噫此固文王之所欣得而紂之所當深悲者歟

高帝善將將論 私試

論曰服天下之才智而得其用亦惟其略而已矣天下之才智其來也無盡而吾之略所以應之者亦無盡隨其小大而爲制御之術用其所能而不之遺留其所欲而不使足而抑挫侮屈其所陵僭而闞伺者使之畏以不敢肆取其才而制其心顚倒左右惟其所適而莫敢放乎範圍之外此高帝之所以將其將也然則略之所御者不亦遠且大哉韓信之稱高帝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嗚呼信高帝之所將者故知之真而能稱之而愚於此信其爲非諛天下之大百官宗廟之富財貨土地民物之廣以及夫隆名重勢唯其言而莫之違是凡天下之所謂豪傑者孰不欲一蹴而得之才智之角觸羅於目前者蓋紛然其多而勇與力弗論也噫天下之庸碌不足以辦吾事而豪傑則又未易以得其用材力不足以角其藝爵祿不足以滿其欲而私仁小惠則又未能以維繫其心然則所以奔走而服役之者獨恃其略耳夫高帝之臣稱善將者時則有若韓信稱謀畫者時則有若子房稱轉輸者時則有若蕭何攻城陷陣虜將得地之勇與力黥布彭越而下又有不可以枚舉而悉陳者自以帝之所能而律之乎數將之短長一則曰吾不如何二則曰吾不如良三則曰吾不如信雖其自況亦不過此而超羣躐等之能無見焉然而解衣推食之誠足以潛消其鼎足三分之志供具飲食之富足以陰回其踞洗一見之快腹心之疾未下而王齊之

拜已加則所以御才將者固如是也一城之未拔一陣之未陷而數級之爵靳不妄施則所以御勇將者固如是也蓋鋒刃矢石之下馳逐而攻擊者吾在所取貪暴愚戇者吾在所略不觖其望以遺其憾而亦未嘗滿其欲以啓其惰寬之而不至於慢縱之而不至於驕縛束約納之而不至於急措之於凜然可畏之地而使有愛弗能舍之意委之以無不得爲之寄而使有不敢過越之心其功效之在天下彌滿浩瀚不可言紀而我無與焉故取韓取魏取代取趙之舉咸以付信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向使紛紛之務一於其身則成敗之決未可知也愚於是不羨夫高帝之將信而羨夫信之所以爲高帝留也是非善將將者夫安能坐致羣策而不一試其勞哉蘇洵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若高帝之於韓若彭其亦知所用其智故歟且高帝知人善任使不獨於將而將其所尤善者史之所評不可誣也然韓信面對之言則非所敢憑者力士詐縛亦豈御之之道哉姑卽其所長在彼而所稱不必在此斯可以語高帝之善將

房杜不言功論私試

平天下之大難而能小天下之大功其必有所見者也夫隋之亂亂之大者也房杜之佐唐功之大者也佐一人之身以平天下之大亂非有絶羣之才高世之智無以成天下之大功然使其淺内侈外悻悻焉以自伐於天下則亦不足道矣而乃歛然自視若以爲小而不言此其所見不亦有大過於天下者乎柳芳曰帝平禍亂而房杜不言功可謂善論房杜者矣高祖之定天下皆太宗之功而佐太宗以成功者大抵皆房與杜也史稱玄齡善謀如晦能斷參帷幄而能剖事如流致命朝廷而能千里如面此其才與智固天下之選也太宗謀必於玄齡非玄齡則莫與謀也斷必於如晦非如晦則莫與斷也則凡所以定天下者非天下之功乎及天下已定太宗已帝凌煙圖像之時淮安王以刀筆小房杜欲排之於下而諸將且有紛紛之爭吾未見房杜有所言者是則中之所存非惟天下之所不能及抑亦有天下之所不能測者也嗚呼拔一城陷一陣虜將幾人得地幾區諸將之功彌滿史冊人人知之而不知城之可拔陣之可陷將之可虜地之可得發蹤指示如漢高帝之所謂人功者抑誰爲之歟故房杜之功已預定於拔城陷

陣虜將得地之先矣回視諸將之紛紛者特不過隙光勺水求以自多者耳而其範圍之大足以包羅而含容之與瑣瑣者爭固其所不屑也且諸將之功各指一端人人得而見之彼亦自得以指而爭焉至於發蹤指示如房杜之功則散漫於諸將之所以致勝太宗之所以得天下者蓋不可悉指其陳以爲爭而亦無俟乎爭也嗚呼此太宗之所以定爲元功諸將之所以悅服作史者之所以稱爲名宰相也歟然則房杜雖不自言其功顧亦何損於其名哉舜告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益贊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房杜蓋有見乎此也雖然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削平海內百戰而百勝舉天下之豪傑不足以當其鋒方且虎視天下無一人足以當其意者是其前亦未易言功也故爭者愈見其小而不言者愈見其大也房杜之不言功抑亦有見於此乎若高帝之輕嫚而韓信乃以將兵自喜又快快羞與絳灌伍以自貽伊禍則人之所見亦遠矣房杜其賢哉

人君以知人爲貴論 私試

人君所以制其臣而使之不敢或欺者以明而不以察故也夫惟其以明而不以察則用人之際吾必能知其知愚賢不肖之所存如衡之平如水之止畧無恃乎摘發細隱以防人之私攻擊幽獨以破人之險吾之明所照者廣不可量而所及者遠不可盡矣雖有巧言令色之孔壬亦烏得而間之人君所貴獨不在於是乎請衍許氏之說處億兆之上爲神人之主予奪操縱之權生殺賞罰之柄誠欲其自出而使天下之人無或敢竊誠欲其自守而使天下之人無或敢僭者蓋不可以易言也而一事之行君曰是而間之者以爲非一人之用君曰可而間之者以爲不可

彼以爲非而吾從其非彼以爲不可而吾從其不可則所謂權所謂柄者誠在彼而不在我矣求其從我而不拂服我而不叛權在我而彼不敢竊柄在我而彼不敢僭則亦難乎其防也然用得其人則亦無恃於防矣然則奚術而可使用得其人以絕其欺乎亦曰明足以知人而已何則吾真知夫若人之可喜可愛而吾喜之吾愛之則延譽以市恩者吾不爲之欺也吾真知夫若人之可怒可憎而吾怒之吾憎之則媒孽以復怨者吾不爲之欺也然則知人非人君所當貴者乎一或未能則吾日在其欺中而不自知而

所謂喜怒愛憎謂有能得其正者吾不信也甚至有誑吾之喜於不足喜激吾之怒於不足怒強吾之愛於不足愛誘吾之憎於不足憎者矣挾詐用術之徒千蹊萬徑以蠱吾之心亂吾之思盲聾吾之耳目掣縶吾之手足行或止之止或誘之顛倒迷惑曾不知少自奮焉而且樂爲之制者三代而下蓋不可以勝計矣由是則其所進者未必皆君子而所退者未必皆小人也所予者未必皆有功而所奪者或有功也隨其所假借以成其欲而天下之事去矣噫可爲長太息也惟其明足以知人必有以羅賢人君子而布

之位以辨吾事則爭進之人必有能抑之者好利之人必有能排之者無恥之人必有能絶之者而所謂千蹊萬徑之徒殆於是乎銷然後可以縱橫於六合之內千萬其事惟吾之所欲爲而莫之敢抗也千萬其人惟吾之所用而莫之敢沮也抗與沮猶未敢而況敢於欺乎人君所貴宜未有加於此者矣雖然知人非獨可以止人之欺而已也人君一身不可分而爲萬事之役則必付畀之能者而後能辦焉於此之際決成敗於所付畀之人毫忽之差千里之謬要其所極而言則以一人興一人亡者亦或有之故史稱漢高祖之興不過知人善任使而已然此特就其所知者而言要其極非有人之善不足以知人之善故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夫

君臣萬化之原論 私試

一相與之間而所關者大是不可不謹其初也夫君所以出令正衆臣則行君之令而致之於民君臣之分不能以不相與固也而萬化之權與胥此焉卜故君以正而下與乎臣臣以正而上與乎君舉是相與之原而施天下之化不慮其不超三軼五也反是而相與以利則化亦反之何者原已不正而欲出之者

之正雖有善治之人莫能爲之後矣噫相與之間其大有關係如此哉爲君臣者誠知乎是則亦誠不可不自其初而謹之也夫天生斯民必立之君君不能以獨治必資之臣以紀綱衆事故君有志於功業也不得臣不可以弘臣有弘功業之德不得君不可以顯此君臣之所以相與其萬化之所以肇端者乎嘗觀之朝廷之上君總其綱臣分其職一都一俞一吁一咈如何而制田里以養民之生如何而立學校以復民之性禮如何而可以感人心樂如何而可以和乎天下三綱五常君臣相與振舉也慶賞刑威君臣

相與可否也工虞之事文為之末亦君臣相與經緯也今日進一人君臣共推挽之明日退一人君臣共屏斥之文之當修君臣共區畫之武之當講君臣共裁度之自宮壼之中以至天下之大閭閻之下自萬機之繁以至一纖息一細微無不關於君臣之身則其相與之初萬化之正與不正皆於是出也蓋其今日之所與者如此則他日之所推行者亦可知矣道德以相與而萬化之出道德之緒餘也仁義以相與而萬化之出仁義之顯設也功利以相與而萬化之出功利之發見也權謀術數以相與而萬化之出又

皆權謀術數之呈露也政事之美惡原於是朝廷之安危原於是生民之休戚原於是天下之理亂原於是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蓋上必以正取士下必以正進身所合者正萬化有不正乎自是顯布於朝廷之上者出於正措置於普天之下者出於正條分縷析於幽隱遐僻之間亦無不出於正養民必復先王之井田教民必復先王之庠序制禮必與天地同其節作樂必與天地同其和凡相與可否經緯而為之化者皆可以布於今而傳於後也外此而或富貴以誘之文行以干之則先壞其原矣而欲治化之正可得哉唐虞之化卓冠千古之上而三代之時亦獲匹休並美者率自正相與之原始喬是而後君臣之義日漸不明孰有知為萬化之原者管仲以功利之謀相其君而化止於功利商鞅以富強之術相其君而化止於富強李斯以督責之術相其君不惟不足以成其化而且有以速其亡噫相與若人而萬化之成亦若人也至於漢高不事詩書而蕭何又以刀筆相與終漢之世化竟不能出伯而齊王武帝以厚爵重封激勵儒者公孫乃以

曲學取相位唐太宗畧知以道相與又以房杜為之臣故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宋神宗傾心輔相似也而安石之學術不正遂至釀成靖康之禍噫君臣相與所關之大如此良可畏哉究而言之富貴者豈人君所挾以進賢之道文行者豈人臣所恃以事君之道古之人所以在上則不以此進賢而在下則不以事君故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後之君臣苟有意於正萬化之原以復三代之治尚求三代君臣之所以相與者而相與焉

天理人情之至論 私試

即其心之所安而無與乎外以病乎其内此蓋有所重者形迹之猜固在所不必計矣夫天下之理必有所當然而吾之情亦必有所宜合合於此則安於此而在外之事吾固不恤也故父子相隠求合於理宜於情天下之直夫固若是若必為面證之矯則安得不觸冒激怒以病於其情也哉且天下之人高下遠近親疎貴賤之不同孰有過乎父子天下之事長短輕重緩急邪正之各異孰有過乎彝倫天下之情懽欣而悦樂眷顧而持維凡欲甘鏧其力以必盡其愛護之意者又孰有過乎呼吸喘息之下三公畀之不

足以易其養天下順之不足以解其憂此其情宜何如而豢養憐惜提携保抱之意父之於子亦如之然則一言一行之失豈忍於面證之邪故扶杖泣諫與夫鞭笞訓誨之事常使有餘而病吾之情以為沽名弋譽之圖若所謂面證者吾寧棄之而甘心焉今夫執途之人而語以若父之過聞之者曰此為直也執途之人而告以若子之過聞之者曰此為直也此足為直則推類而等之凡聲君父之罪而肆其弑奪之惡者將亦得以謂之直乎否也故聖人懼天下之偽為直者假其名以濟其欲肆行無忌之禍將不易遏

故不得不嚴觀其言曰父為子隠子為父隠直在其中矣噫隠之一言天理於是乎在人情於是乎有誠不可以移易而變更必欲如此而必不可乎如彼此所謂情所謂理者於此焉至而不容以復加矣父過焉而子為隠之子過焉而父為隠之其形迹之在外近似乎不直而愛親慈子之意已藹然於回護之頃則又無有乎不直自處以直而人亦不敢以不直目之矣且以矯於理矯於情而徒區區泥於近小之迹者謂之直則較之是非過惡之大亦孰得而孰失哉愚獨怪夫矯於父者日著其不孝而矯於子者日著

其不慈其流之弊不特曰不得為直而已將有背戾矛盾甚而戕賊讐殺者生於其後則其為害可勝計哉由是知不如是不足以為孝不如是不足以為慈不為孝不為慈則猶夫人也而猶愧乎反哺跪乳之物吾何心而忍為彼哉夫惟不為彼而為此也而是非誠偽之際則亦有所當擇是其於理於情似有勉強而其實不得不然不可已之理而加之不能已之情此所以為至歟抑不獨於父子也反隅而推之則叩首流血去冠置笏君之過可揚於殿陛之下而朝門之外譽之如聖人偲切戒飭忠告善道友之過可

語於燕處無人之地而廣坐之下則固有所不敢盡
不然獲罪傷義亦將無所不至也況家庭至密之地
肢體一氣之屬而號為父子者哉請以足朱子之未
發

卷之十

李徵伯存稿卷之十一

斗柄建三辰之月論 張提學私試

君子知天象之有常度則知曆法之所由始矣蓋斗
之為象天地人之氣關焉度之所始即天地人之所
始也然則定歲首以治曆者不於此三始而何始乎
故凡斗柄始建三辰之月皆可以定歲首以為一代
之制古聖王之道其有所見矣天之象有二十八宿
以為經有五星以為緯數不一也而莫要於斗月之
令自春至冬為四時自子至丑為十二辰度不一也
而莫要於子丑寅其所以為要者何歟蓋以元統會

則十二會為一元以會統運則三十運為一會以運
統世則十二世為一運由三十年為一世推之則所
謂會者一萬八百年也自混沌未分渾渾然而充塞
未有天也歷子之會萬八百年而天始開輕清既浮
氣漸漸然而凝結未有地也歷丑之會萬八百年而
地始闢重濁既降氣離離然而分析亦尚未有人也
歷寅之會又萬八百年而人始生故子丑寅之三會
者天地人之所始也以時計之則謂之會以地列之
則謂之辰子前而丑次者會也子北而丑次者辰也
斗之樞居于天之中而斗之柄遍于天之度故當月

之初昏星之始見斗之所指必有地也月之所建必有序也先一月建子而丑次之次一月建丑而寅次之一定而不可亂也相繼而不能絕也次曆者以一歲十二月必有所始而一紀十二辰必有所用斗也者雖麗乎天而為天象之要者也則於是乎取之取其建子之月曰子者天之所由開也取其建丑之月曰丑者地之所由闢也取其建寅之月曰寅者人之所由生也曆為天地人而作則此三始者曆之所用也用者止於三而不用者有九非不用也非用之所始也蓋人受諸天以為氣受諸地以為形而後成人

曆也者測天之行分地之紀以為人用者也是不於此三始而何始乎故雖世代之相前後制度之相損益而不能外此三始者以為用也一代之制度可易而無所托義者不能用也天下之耳目可新而無益於人者不能用也制曆者其通於天地人之理矣雖然於此三者又有擇焉蓋天雖生物而不能以獨成地雖成物而不能以自用人也者參天地而能為之用者也曆為天地人而作於人尤切故歲取于丑寅為正而人為尤正也此商周之所迭建而不如夏之善也若秦之建亥無取乎天地人之義無用乎世者又奚足論哉不然孔子何以曰行夏之時謹論

大臣以人事君 擬內開試

居一其職而有以攝乎天下之政大臣者用天下之善者也夫天下之政各存其人而萃乎大臣之職政之在天下紛紜叢錯至曰萬幾而我之為我者則一一吾之職而有兼攝之道焉是非能姑置諸已而求之人不泥於近而謀諸遠而天下之賢人君子足以各辦其事而分吾職則寥薄之外委之茫然而天下之政隳矣夫豈所以事君之道也哉今夫人臣之職各有所當為而非所宜為焉者朝廷之上兵戎錢穀

禮樂教化蓋必有付托之地而責亦存乎其間天下之政百千萬計而職亦如之宜不能以自致矣顧所以用人而寄之職者大臣也嗚呼簪弁之徒不能皆賢而不肖者有焉草茅之士不能皆不肖而賢者有焉為大臣者揀擇去取誠欲其自定而是非之際無或敢眩也付畀委託誠欲其自固而進退之間無或敢奪也蓋有以見天下之事非能獨辦而不遺者慮及於此而遺乎彼行及於前而棄諸後精力所至圖畫所指奔走勞劇終其身而不能為無人之役是雖衛國之心重如堅城而愛君之心甚於好色天下之

事豈能付之揺可柰何而已哉故善事其君者必曰天下之事非吾之所能獨行也天下之理非吾之所能獨知也非吾之所能行與非吾之所能知則豈無所謂賢人君子能知而能行者而吾不知求何也於是汎觀夫天下之人而規度乎朝廷之上是人也足以堪是政也吾得而用之是人也足以付是事也吾得而任之而否焉者吾弗之用也及乎治定而功成則人人之賢吾之賢也人人之能者之能也天下之理吾弗能悉知而知之者有其人矣天下之事吾弗能悉行而行之者有其人矣繽紛馳逐之勞滿天下而吾日以逸朝廷之政日益以遂而天下之事日益以辨是則人人之賢使匪我爲弗可得用也事事之辨使匪我爲弗可得成也人不得用事不得辨而元首叢脞矣則是朝廷之上使匪我弗可得君也噫百司庶府各事其事而攝乎大臣之職百司庶府各官其官而大臣之賢與不肖可并見焉由是言之大臣之責天下之責也以天下爲之責則宜其以天下之人事其君也東漸西被天下之區若是其廣而賢者無在野之嘆大臣之責然後可以言盡也不然則小臣百執事寸階斗祿不足爲多而奔走服役之力償

過倍焉九鼎萬鍾象章車服以及乎呵擁騶從之盛豈能爲無益之費而報尸素也哉嗚呼不有天下之責以爲之職乎以天下之責爲職者非大臣乎昔周成王訓迪大臣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而呂氏曰古之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嗟夫病國之咎必曰妨賢後之爲大臣者吾惑焉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亦徒足以敗亂天下而已矣古者一夫不用於此則天下之人相帥而去之天下之士去而孰與共治也哉王安石新進少年之人一用而天下之變騷然矣此固不曰以人事君而抑所以爲賊君者歟

王者建立邦本論 私試

天下之心不一也能一而固之者有本焉示之義而禁其利則所以一天下之心而固之之本在是矣夫示之義則可以明其所分得而使之不敢過禁其利則可以止其所欲爲而使之不敢弛天下之心以一而不二朝廷之政以達而不滯宗社之計以定而不搖則吾之所以建立邦國之本復豈有出於義之外者哉南軒張氏曰王者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噫爲斯言者其知道乎今夫極天下之尊以爲位

萃天下之地以爲國極人人所趨向而愛樂欣慕而供奉之者以爲其服食以爲其器用焉使吾之身所以制之者有未立所恃而服之者有未行則凡我之所有彼固未嘗甘心也其心一有所不甘則爭奪弑殺亦將何所不至哉由是則天下之心不特曰貳而必渙朝廷之政不特曰滯而必廢宗社之計不特曰穢而必亡此理之必然亦勢之所必至也求之於古明哲之君不能垂裕於無疆者其必非智之所可博而力之所能保者歟蓋其創業之始必有義以明示天下之耳目而垂統之際必有義以專一天下之心志其所爲明示所爲專一者一於義而不於利則爭奪弑殺之事亦將何自而生乎蓋嘗謂智并天下可謂智矣而咸陽之炬智胡不足而失其居力扛九鼎可謂力矣而垓下之敗力胡不足而喪其元此所謂利天下而爲之者有利之者起而爭焉復從而失之矣故天下之兵環起而附漢野楚者董公一言之力賴知有義耳彼呂政之所爲智與項籍之所爲力曾何能與之角哉此四百年之業所以莫得而拔也嗚呼始無所立終必無所恃始無所建終必無所守而謂有能僥倖而苟延者吾不信矣是則培植根柢義之一字其尚立乎取天下之先也邪雖然漢不足道也要其所至終歸於伯孟子曰五伯假之假之非義也必有王者而後可以言義必有王者而後可以垂裕於其子若孫以至於無疆是故居可懼之地而有可安之基膺不常之命而有不拔之勢天下之民異服而異言窮荒而絕域者趨戴之慶吾且有以得其心而叛逆之事固在所不足憂矣服役之勞吾且有以得其力而跋扈之患固在所不必慮矣是可以假而得邪蘇洵曰義所以宜天下義者宜而已矣一有不宜民必有所不甘而去之矣舜禹知天下之宜於我而不宜於朱均則禪有所不辭也湯武知天下之宜於我而不宜於桀紂則伐有所不避也此四聖人者之所以爲邦固非所謂利之也天下之人宜之雖朱均桀紂亦將自以爲宜也是則君臣上下怗然無纖芥間隙之生尚何本之不自立乎所貴乎王者亦取諸天下之所宜而已矣不然則曹丕王莽亦足以爲禪后羿寒浞亦足以爲伐尚何建立之有而亦何義之足爲建立也哉

仲淹退之優劣論 擬內閣試

古觀人者亦惟其學之所入而已夫學所以入道道

之不入而有所謂學者吾不知也就其所入之地而高下於是乎判焉觀人者不於其學之所入而考之未始不誘於語言文字之間而昧其根本之所在則亦烏得而高下之哉愚請以是爲王韓優劣之說且夫聖人之道未易以見其大也人能得其一二而未易以盡其詳也大包天地詳備萬物人人能言其彷彿故或窮搜而密察措天下於智慮之內而得其爲詳或博通而槩見攬物理於眉睫之間而得其爲大然其大者跡而至於遺不若詳者之舉之而無不盡也士之學道出視其所自待則知其道之所以行處

視其所自許則知其道之所以成是蓋有不可得而誣者文中太平之策不用而河汾之教遂行彼昌黎者方自鬻以叩人之閽而不知止也昌黎之於道或見其大者如此將遂以爲可行而不知其所遺譬之升乎堂而未入於室游其曠而未入於奥也若文中者其自視甚高而自處甚周自視高則身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自處周則身不可失道不可屈也雖未見其規模之大而能悉其事爲之細見之或不周而舉之無不盡也故見道之大者或跡之而至於遺昌黎是也見道之詳者或舉之而無不盡文中是也著書

授徒動擬孔子雖僭妄之失君子不許模倣之病亦言所羞而有得於道之詳者程朱與之矣樂天知命之無憂窮理盡性之無疑禮樂之說治體之論其視天下之事無所不盡非詳於道者不能也下聖人者不屑其志足以高羣賢累聘而不應其身足以屈萬乘非見道之詳者不能爲此語也然則其所以自待自許者方卓乎其不可及彼朝爲抗顔之師暮行自薦之書雄其文而不處之以道耀其才而不居之以德至以海濵之怪物自喻與籠中之小鳥競進及其論人則以揚雄司馬遷之徒上續孟氏其視動擬聖

人者何如也原道一篇大綱大目已得於既絶之後其所以爲郊爲廟所以爲人爲心所以爲國家所以爲天下者其見何其大也然而知不能致之於無不知物不能格之於備萬物言仁而不知有其體言義而不知本於內豈非其不詳之過歟要之文中之近模淺局規循矩從而不能爲昌黎之大昌黎之本原正大綱提領挈而不能爲文中之詳獨其中詳者或可以從事於用世而大者或未易以行道噫此文中之所以非昌黎及也或者以爲隋文非足以有爲之君而唐相非可以謀仕之人韓王之於出處其失一

也是殆不然文中之不預江都之變也以為天將啓唐虞之運而泫然有命也之嘆以此證之則向也太平之策不可謂之干祿及其道之不行一詣闕而就隱不可謂之失身其有意於撥亂而反正乎是未可以臆斷其必不能也至於昌黎之居官臨事無甚自異獨以聖人之道措之空言則其於祿不可謂之不干而於身不可謂之不失矣然則王之優於韓也奚惑哉雖然聖人之道一而已矣入而得其大足以為昌黎入而得其詳足以為文中大而或踈固不如詳而能盡然使由大而入於詳則其功得以序進而不盡由詳以充乎其大自非其誠足以有見則必流於汎濫而卒無所歸此昌黎之大程朱所以許之而王不得而與也噫孔孟既沒寥寥千百年大道不絕其微如線而王韓挺生於其間明聖人之道振衰文之運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而其所學者良亦同矣惟程朱之道得其全故其觀人也有以知其所未入而王韓之優劣見焉不然則愚亦豈得而輕議之哉

君德以剛為主 戊午鄉試

論曰人君以一身而制天下之治其為德亦何所主而能之乎剛是已夫剛者心之制德之主也君而無德不足以成治德而不主於剛不足以言德一有不剛則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萬事之繁轇轕紛紜其來而無窮者吾無以制之必至於頽靡散亂而莫之捄一主於剛則衆者可使一其心繁者可使得其理而大者得以成其治矣君之德不於剛之主而奚主乎東萊呂氏有感於漢而為此言其亦知君德者矣請申論之德非一也而有君之德君之德非一也而亦必有剛之德焉是故君之德止於仁仁非剛則無以盡其公君之德發於義義非剛則無以遂其力君之德節於禮禮非剛則無以嚴其節君之德成於知知非剛則無以致其決然其所以為剛者又豈徒血氣之勇而已哉必其存諸心者有一定之見措諸事者有一定之力心而有定則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讒說不得以奪吾之好詭計不足以惑吾之識而剛之體立矣力而有定則水火可蹈金石可開強禦之勢有不足畏橫逆之事有不能屈而剛之用行矣大有之載以剛懼柔而至於廢也沉潛之克以剛懼柔而至於過也亂子非所當舉也雖以大廷之公薦一言却之而不顧四凶在所當屏也雖以累朝之遺孽一旦去之而無疑天命弗僭之言一見於誥臣之際無惑

浮言之論屢見於遐邇之頃聖賢之君所以主乎剛者如此自是而後國命執於陪臣而不能改封建出於諸侯而不能禁居幃幄而進退百官者雖知之而不能問擁藩鎮而生殺一方者雖患之而不能削獻納之名卒制於夷狄之手和戰之議竟屈於姦相之計其為德也不亦萎乎其所主者不亦偏乎柔弱之君不能主乎剛者如此然則為人君者其必有所擇矣擇於剛不主於柔全其德不恃其法殆見不命則已命則必下而無反汗之愆不行則已行則必果而無中道之畫吾惟無賞賞必當功而毀言日至者不足以尼吾之封吾惟無罰罰必當罪而惟威惟富者不足以撓吾之法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憚而不為而士類昌矣強者不得以凌乎弱衆者不得以暴乎寡而民生安矣剛之德足以制乎天下者如此若夫調劑之方包容之量斟酌之宜有不專在於是而其所主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焉德不於剛之主而奚主乎抑於是而知天之所以為天與君之所以為君也天有剛之德故運用不息而發育無窮雖陽之溫和不專於陰之慘冽春之噓煦不專於秋之殺伐而必以剛為之主焉天以剛而生萬物君以剛而治萬民其體與用亦何以異哉故不知乾之行健則不足以知天之德而不知君之體乾亦豈足以知君之德哉呂氏之言雖為一人而設而實萬世君天下者所當鑒也噫

擬賀

皇太子出閣講學表 戊午鄉試

臣某等於某年某月某日欽承

詔旨命　皇太子殿下出閣進學者伏以　青宮養德聿弘作聖之功黃卷傳心式著貽謀之善此　朝家之盛事乃世道之休徵凡在臣僚悉均慶忭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天覆　湯敬日躋　躬膺寶曆之昌符　茂演銀潢之正派謂主器莫若長子而習性成於少年文謨必貴乎丕承漢法每先於預教顧帝王之學非章句之足論然聖賢之心舍經史其焉託矧一時之觀聽繫百度之猷為故左右前後罔匪正人則出入起居莫非善道誠須　明詔大啓　經幃宮秩加官上準

先朝之制儒臣進講首開大學之書仰瞻　天日之姿光映山河之表衣冠動色朝野揚休巍巍乎舜德之華郁郁乎周文之備視彼拔萬寓諫折柳陳規非

徒効一事之忠實欲示千年之鑑臣等叨塵班序快
覩儀章朝覲謳歌幷識吾
君之子車書禮樂倍增斯道之光祝　萬歲以三呼
望　九重而再拜誓策駑駘之力勉輸葵藿之忠伏
願日重光月重輪大闡乾坤之慶天與長地與久永
貽　社稷之祥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李徵伯東行稿

別家

八月移舟聽急砧此行清伴少囊琴書生貧有無堂
戒四士閑嬰戀　闕心天外浮雲將遮遠人間離思
與秋深潞河見說平如練不用臨風待好音

登舟

長憶扁舟泛洞庭潞河今日試揚舲移舟乍覺身將
遠聽櫓渾疑夢未醒岐路經過新記取畫圖指點舊
丁寧恠來明月常相照為有蓬窓夜不扃

過漷縣有懷家泉外翁

一曲荒村隔縣城村人猶自識高名秪今道路空遺
概當日奸讒實失驚墓古有靈悲腹劒家貧無子廢
書耕英雄過此堪流涕不獨傷心念所生

舟悶

我生不識舟謂當似家居茲行得小舫廣狹差勝車
我生不遊潞謂當似江湖迴旋值拍塞秪可稱長渠
輕舟度微波跬步勞趑趄衝搖忽欹側起坐良苦予
安得假鬼斧斫削紅芙蕖乘之任所適更借天風噓
迅速百千里飛流洒輕裾驚濤不復畏下上隨卷舒
沮濡不復憂勺水已有餘或能尭南山結作千丈廬

移帆遡滄海垂手拾珊瑚悠悠盡岐路遠遊極華胥未爲神物驚聊得市人詧此志兩不遂日暮空躊躇荒村縣市早晩飯不具蔬泥塗復今夜幽悶何能除

望直沽懐金舜舉憲副

兩月相期一棹通朝来買得小船東回𦞦魏闕飛雲下却望天津積水中容思不禁閶下葉遠懐渾欲附高鴻無端十里官河路盡日微風不滿篷

舟前白鷗

溶漾舟前兩白鷗草邊沙上任沉浮羽毛豈自知堪愛魚鱉還應不暇謀白玉鈎環留碧海雪衣女子污青樓何因放却長江去自在中流濯素秋

絶句四首

酒家高樓臨水邊門前柳枝好繋船北人過来醉一晌南人住此又經年

堤上茅房已可憐中流無家叓泊船去住彼此兩不顧日落荒城生暝烟

行人折柳寄相思又見春風換故枝若問無情閒歳月恰是新條未出時

秋来賈客淚沾巾路草牆花各自春莫向中流歌楚調舟中多是贑州人

賀毛状元憲清祖聞翁百歳

舊日桑田没釣磯而今華髪故依依四千里外来重綵三十年前賀古稀濟美賢孫人共羨妝奇太史筆能揮神仙未必還過此只欠輕身與鶴飛

喜楊起同黄門天津同泊

辭親欲寄一緘難到處逢人著意看只尺鄰船通姓字丁寧家信説平安不知細語燈前緩始覺交情客裏歡報道癡頑今健飯不須傳示教加餐

天津道中奉和聖公韻

此地舟車百歳過路人寧復問誰何東来海氣疑樓蜃北去山嵐擁黛蛾萬里金風驅剩暑九天銀漢徹微波篷窓見説清無事閒採民風入棹歌

十四日月下移舟

東向長風遡去津咿啞柔櫓夢中真烟寒野徑秋螢急月白荒村草屋貧舟子謳歌催暮景漁翁蓑笠避行人書香亭上中秋節辜負明宵客裏身

無家泊

扁舟爲家自何年中流携妻抱兒眠水寒露冷不知避滿身蓑笠和寒烟壠頭有田各有主堤上茅房寧得住中宵篙櫓不自持隨風往復知何處君不見公

家差役日夜頻十室九室無居民君今寂寞亦自樂
不見荒村夜捉人

中秋夜滄州對月二十韻

今夜團欒月滄州掛沉寥無家聊獨對有興且相邀
積爽空林逐煩蒸大地銷魚龍多閉穴烏鵲罷乘橋
燭物羣方曉分年五氣調翠屏雲作捲青鏡玉初雕
慘澹含霜魄輕籠隔絳綃高寒何可耐靈籟不能招
宮殿千門敞婆娑一葉凋笛梅關戍遠簫鳳羽仙遙
背闕瞻城郭移更轉斗杓微茫迷鶴夢彷彿駕鸞鑣
樹影長波得蟬聲客路饒山川來蒼莽鵰鶚想扶搖
好景看醒眼孤吟送短宵直須拋濁浪豈必借天瓢
碧落閒清欬銀潢捲暗潮雨深蒼蘚濕秋晚候虫驕
別浦心無極高堂首正翹茶瓜諸友在粗足慰蕭條

十六夜陰悶賦十韻

青天不放常明月隔夕陰晴故故殊水檻望賒能賦
客風林啼徹後棲烏唯多冷鬼疑丹桂似有清光凝
碧梧只尺三秋成落莫徑圍千里費推扶門深露斂
應重掩睡足孀娥待一呼天上縱觀還曖昧人間著
脚是榛蕪茶瓜草草過殘節燈火依依照故吾野調
多淫聊自遣濁醪能醉不重沽城頭古堞知高下天
外驚鴻定有無一夜孤吟不成寐傍人休笑爲詩癖

奉和聖公登舟之作

潞渚新涼八月初滿懷幽興可能無舟前魚鸛搏霜
整水上沙洲淨練鋪疊巘西來螺黛碧片帆東下雁
行孤天津失却傳杯手白釀多情悔不沽

奉和聖公過新橋驛之作

百尺蒲帆乍得風飄搖岐路得相從霜紅著色千林
醉虫蟄驚寒兩岸同入眼齊山先拄笏隔溪蕭寺却
聞鐘微軀可是耽幽病冷落清尊笑語中

奉和聖公過德州之作

寒城數里一堤平卧看繁星待月行談屑無緣閒玉
麈酒盃何力泛金英荒村晚歲凋生意感客頻來見
物情自是羇心厭長日催秋不獨愛蟬聲

夫家兒

夫家兒苦復苦此生有身不足數村中豪吏走且呼
令急嚴城夜鳴鼓官船拽纜泥塗深肩背負索無完
襟長波淼淼秋月冷寂寞無人憐苦心人生富貴不
自覺尚自紛紛競憂樂壯顏凋落意亦平君看此徒
歌復行

採舟謠

大船行遲小船疾尺尺烟波兩相失不如漁舟行更輕直遡烟波馬難及長空黯淡天作陰篙師舵工競謳吟呼風欲来来欲順不畏狂飈吹浪深来船得風去船怒去者逡巡来不顧相逢感氣兩不平安得天公各分付人生有失會有得志願紛紛豈終極山頭日落倚烟汀燈火相看又今夕

到闕里

魯地平如砥齊山碧似螺譜傳千歳遠族衍一城多廟古神靈在池深雨露波人生消易得珍重此来過

述留賦

歳己未天降戹於斯文於是宣聖廟災燼燹所及有不忍言者乃庚申八月雲陽李生兆先歸其妹於闕里遂獲瞻拜遺址捧心顰額酸楚者久之既而自慰以為宣聖在天之靈直以道崇為貴而聖天子方步踵聖教以化天下是亦足矣不屓之變蓋亦天心仁愛之所寓而聖心之所同也若但以土偶木刻視宣聖是亦末矣雖然服聖教者寧能恝然于此乎乃述深悲製成短賦因以述留名之其辭曰

粤自遂古之世兮兩儀混其鴻荒納元氣於橐籥兮沓莫究其行藏天軸下掣以不浮兮地樞折而不抑以揚乃搆元精之秘兮鍾至質於三皇及大塊之始闢兮羣聖立乎人極世漸啓而禮樂作兮羌縷紛而縣析至姬周而大備兮麗繁星於白日用指迷以導盲兮名物煥其可識喜尋繹之可守兮既又燬於秦熄后皇憐其厭亂兮乃震命乎尼靈篤降聖於遺周兮恍羣醉而獨醒突若起而繼絶兮闢大道於周行眷彼青衿之學士兮方獘轃以遐征望前聖之滅迹兮獨吾孔謂之大成俟後聖之深斯兮渺莫知其来之所從如窮谷之春兮如曎月之明如車之弊兮梁木以為衡如洪濤之滔天兮尺箠驅之以東悲消揺之歌既作兮哲人云萎昭治法於羣經兮不傾以頽歷帝系而莫之敢違兮咸取則而就矩身沒世而道自存兮燭汙瞎以傳晷兹逢皇明之繼統兮乃上矚乎奎光新遺金之故搆兮竭意匠於宮牆方傑製以雄瞻兮庶有所跂企而不忘雖道如水之無不在兮盍亦求之止息之故常何回祿之不仁兮敢妟肆其荼毒豈彼穹之罔闇兮抑指顧而降酷遏銀潢而不注兮豈灉沃之可撲肆衝突以上征兮爍紅雲而旁燭驅長風以扇熇兮蕩千金

于倏忽悲悽神之肖像兮嗟復質於陶光絶鬼物之撝訶兮欲肆力而莫假豈聖靈之不欲謂至樂兮非廣厦或末學之多溢兮抑私淑者之昧寡將遐舉以超往兮恍何如其為心極旁求之未得兮何鑽仰之可尋哭兩公於三日兮清涕黷其盈襟撤冠裳而無所於設兮慨俎豆之莫陳挺脩檜之亭碧兮實手澤之所存何扂燄之熏蒸兮與玉石而俱焚歷魏晉之枯荄兮曾幾蘗而復新茲命脉之所鍾兮理無有乎終乇撫焦爛之故地兮洒予淚之沾臆凌凄風以興嘆兮動予心之怵惕望若礙而不極兮行若有待而

卻立咤予行之無故兮胡不及乎未災徒遊鶩於疇昔兮豈無人乎往來獨瓣香之不予遂兮而茲行適際其衰俯斷堦而假寐劣若有夢乎其側覩光霽於彷彿兮庶羹牆之有挹聆天申之謦欬兮憫螻螘之誠惻被　九重之綸綍兮感玉音而增激信修復之不可以後兮若輿情之慰悅返予崐而莫留兮曾不隔乎瞬息沾繁霜而拂縕兮悵紆岐之莫即竊長跪而脫簪兮覺悲風其吹日求蠹食於遺經兮庶幾乎顏面之可識

謁孔廟

日色荒涼秋氣陰斷碑遺火費追尋空亭漫註前朝蹕壞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秖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如林宮牆不逐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謁周廟

袞衣破斧兩不見落日鴟鴞時一呼二分天下鴻圖定八百年來赤手扶當時齊魯盡王化今日冠裳皆廟謨大成宮殿對相峙曾問宣尼舊夢無

謁顏廟

天教摧折少時身幸自從來見道真萬里聖途稱健步千年廟貌識青春宮牆不隔高瞻地洙泗能回獨

往神廢井分明記瓢飲因知原憲未為貧

望嶧山

嶧山何處有樓臺惟見天南紫翠堆秦帝功名空寂寞李斯文字想崔嵬歸舟此日匆匆去短屐他時得得來莫向斷碑愁野火咸陽亦自有遺灰

尼山高

尼山高高不在峯乾坤元氣培當中自從降聖出繼絶但見廣大無終窮嵩高山豈不佳申甫詎能同乃知鍾靈地未可論形跡天高地厚兩不極山頭四野來

長風

望嶽賦

歲庚申之秋領菴子寓琴書于水居辭城郭于天府興壯懷于燕趙思勝遊于齊魯遡白潞經直沽舟隨驟而載駕帆與鴈而俱徂蓋不二千里而見嶽已可彷彿于糢糊及夫涉曲阜覲闕里見聖之頹始畢而登嶽之念猝起柰何軫轕乎人事之往來雜遝乎姻戚之晤語欵䟦之車既駕而復稅者屢矣踐而迫歲序動歸心馳客夢於重闈重家書於萬金方解乎淸濟之纜徒悵望乎遙天之岑興長嘆以遐眺見萬丈之崎嶔時不可乎再得矣予將何如其爲心是時也

夕煙盡歛晚景虛徹渺幽思於微茫寄遐情于高絶窮岩窈窅深閉孤寂尖峯嶠崿迫揷虛碧豈鸛鶴之敢巢信猿猱之莫及詫天公之無情駭鬼斧之滅迹柰何乎奇形疊見變態層出蓋嘗知登高之如崩亦懼夫履險之自失雖恣遊者之所懽而亦曲愼者之所惕也於是仰觀岩姿綽約露呈或横黛而肖畫眉或堆藍而盪蒼冥容與乎青林之出沒飄颯乎輕雲之流行飛鳥迅速而不知其顛星辰高遠而若礙其形嵬巃嵸而窈窅忽崒嵂而崢嶸隱隱乎莫得而窮也遥想夫毁址遺構風臺雨閣金輝碧映千區萬落愁雷霆之砰轟疑神物之棲泊已絶念於丹穴尚嬰情於畫圖幾盤礴而不忍別畫吾行於半塗乃若夢之未寤因之未蘇倚篷窓以終日寄予興於操觚乃歌曰彼泰山兮可遊眷吾親兮不可以我留彼天梯兮可躡趨吾家兮不可以中輟彼子長之文章兮豈專恃乎憑凌嗟靈運之流風兮亦有取乎幽淸今之日過我而不入兮將柰何乎山靈

雜畫

層山翠羽翻遠水細紋碧荒茫沒遥峯空闊横幽笛丹楓色欲流叢葦深何極寄謝畫中人著我共朝夕

又

孤亭借遥翠落葉下空沼輕罾動停波絶巘俯飛鳥過橋岐路分極目峯巒小可憐遺世翁但惜知音少

又

雨深碧蘚層露白秋江曉浮香的可餐艷景暗不掃霏微入凄淸綽約舞紅裊所嗟軌熱人只道春花好

又

絳桃照晴溪翠羽鳴新樹空亭閑寂寥幽徑迷去住經過不留名客主兩難遇相逢斷岸邊似說抱琴去

又

山坳畝晴雲木葉零秋雨翩來水中舟几在沙上渚
空林少鷄犬野客無賓主逸響度輕飔彷彿聞幽語

又

兩翁籍草坐細語知為誰老檜正孤立枯藤還倒垂
山根曲路轉缺岸清溪隨微陰散絲雨驀地有輕雷

又

斷橋東西碧江深萬里輕塵避素襟茅屋酒香招客
過山桃花發破春陰青苔積雨常鋪徑翠羽翻風不
出林留卻一琴橫石上此中容我作知音

又

綸竿搖曳且尋詩那憶飛霜斫膾時寄語遊魚好相
避莫教浮沫蕩輕颸

又

紫玉寒多不受風渴心寧獨茂陵翁玉堂亦有蘇郎
醉不遣分漿出殿東

愚隱為蘇義官作

指點幽居地自偏隔林紅葉起茶烟貧惟古道娛心
目老有清街隱歲年人事機關常不定廟謨憂樂每
相緣秪今無計逃偷俗一度相逢各惘然

留別二公

天遣壓踪到魯城辦香心事了平生重來未卜知何
日此去真成獨自行上國歸程千里遠西堂離思一
燈清玳筵已作尋常感最是難忘骨肉情

留別知德

常記聯鑣出　禁城相隨來作魯諸生斯文遂有通
家好吾道方為發軔行　昭代璽書光寵舊聖門孫
子本源清壁經自是庭趨事莫向肥甘逐世情

題知德扇

堦下緑漸紅溜細雨好風晴晝秋色正凋零曾取玉
顏如舊花佚花佚一晌醉人濃酒

李微伯東行稿終

兒子兆先墓誌銘

嗟乎天哉予不德不能迓續我祖父之遺慶積罪稔戾以貽禍于吾子之身荼毒之餘痛自循省求其端而不可得也意者蚤竊科第爲顯官生長都邑不識離別安居飽食寡積而厚饗之故歟其或起自貧賤過膺粟祿徒以肥其身饜飫其家而戚黨窮乏旁觀坐視不能推以濟之邪抑自叅鈞軸以來有身不能委見賢而不能薦民窮人困而不能捄以負聖天子倚任之重所謂能薄而受上賞者宜乎其然也不然則髫年而喪母中道而失怙三弟繼夭四男皆殤是亦甚矣而才如吾子又俾其不壽以死天道之仁覆而下閔者苟有一德片善亦將矜而贖之矧吾祖吾父之純孝陰德比之國法猶當十世以宥而應忍使其後嗣彫落至此極哉吾子兆先年十八而應試提學張御史西銘奇之比入院病跌而止二十一復試不售以䕃爲國子生二十四三試同試者傳誦其文期必得魁解偶誤寫題字卷不得錄今年二十七試期且迫忽病作小愈再愈再作遂不起然予以盛滿屢思引退兆先能不予撓當其志識所到雖屣

脫以從亦無難者乃使之兩不遂以死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兆先幼習經義輙能作老成語既乃嗜古作予見所撰述心煩怯之會檢蘇老泉集不得久乃知爲所竊視字已漫矣盖自是文思驟發諸老先生見必駭異曰是固得外祖風格後當有大名于世外祖者蒙泉岳翁也其爲歌詩尤稱自得於古人朴雅簡澹言語所不及獨深領解有手舞足蹈意於是不假梯級徑趨高峻予當其年實未嘗造詣至此也顧牽縶舉業往往爲予所禁不得肆閒有應答或爲人促迫寸晷片札多不存藁故予亦不能盡見惟歸妹闕里有東行藁成帙既病猶手書寄友三首其沒也其友誦之又相與輯其遺詩文得二百餘篇夫苟知其止此盍使之脫棄舉業盡力於古之文縱其所之亦足以一遂其志而竟莫之遂以死也可勝恨哉兆先生四月喪其母岳宜人鞠于繼祖母麻太夫人及長暨其婦潘氏曲致孝敬事繼母朱夫人無間言撫二從弟延蕃皆有恩遇祖母劉太夫人前母劉夫人之黨暨諸姻戚情禮周洽朋輩聚處每懷謙抑未嘗有抉值有窘急必爲賙卹或先行而後告沒之日朝士大夫及都邑鄰里無問識不識咸爲嗟悼有泣

下者下逮胥隸亦慟哭不能置嗟乎兒何以得此于人哉病少間嘗謂人曰吾且殆獨念吾父之爲人寧有是吾亦未嘗自絶于天二者無所憾吾且不死纊未屬以手掎髀猶隱隱有英氣察其情重傷吾意故不忍言死蓋其平居婉孌承志者槩如此至死不亂耳嗟夫天其或者以吾祖若父之故後事未可知而死者不可作矣慟哉兆先之冠今宗伯體齋傅先生爲賓字之曰徵伯其生以成化乙未六月二十一日沒以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以十月二十七日其壙在都城西小西門祖資政府君墓側生一女

尚未晬予方值秋丁奉　命代祀以褒告　朝廷特遣中官賜賻白金五十兩所以慰諭者甚至寔異數也嗚呼兒雖不顯乃獲上屢
天子之寵以爲身後榮使其有知亦可以少慰也夫予少子兆同之殤兆先實趣予爲銘及其沒之七日夢我以碧牋烏絲欄乞書小楷嗚呼兒果不死以爲其弟者望我邪予慟甚不能執筆其婦翁内翰南屏潘先生抆淚謂予曰銘不作兒目不瞑予乃飲泣命銘自書之以寓予哀云銘曰
父子之恩豈賢則親吾弗子之傷而慟其人嗚呼天哉吾不能庇汝之身而慰汝以文吾于其有間乎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東陽書

仲女李家婦合葬墓誌銘

嗚呼吾女何以遽至此極也吾女名淑瀞字懿卿性慧而謹少讀孝經小學論孟列女傳諸書能通大義能作字及笄年十五歸于今柱國少傅西涯李公之家子國子生兆先予忝辱交于西涯公娶于趙氏又爲公外舅蒙泉岳翁之從甥用是通家極相知厚公繼配今封一品夫人朱氏見吾女甚愛之故委禽焉

時岳太夫人宋氏已垂老寔與聞之曰死不恨矣及入門動合禮度中外交賀事繼祖姑太夫人麻氏暨其姑備極孝敬皆女視之無間言西涯公家雖貴盛然素屏奢靡吾女能禮事其夫勖以勤儉日以德業相期勵生學庶有大名兩舉不第英氣嶷嶷頗不爲造物屈吾女每慰解之弘治辛酉生得疾不禄吾女哀毀摧裂幾不能生忽慟甚嘔血屢差屢作非歸寧就醫藥雖姻戚亦罕見其面與徐氏姊書札相問遺皆極恩禮傳以名義且微寓永訣意讀者弗之覺也比歲病始劇謝不服藥予强之乃稍服服亦不盡劑

自分必死予力疾日一往視懼重吾憂但矮云少差
予亦幸自慰不知其紿我也今年春二月疾益篤斷
粥飲懇勸之曰我不忍以必死之軀累吾親存一日
則累一日至死乃已耳病間時嘗自為小詩四絕述
已志傷其夫念其女懷思予夫婦命侍兒藏之勿以
示人又手書長緘百餘言與予大意謂慈父謹六禮
聘兒夫英傑士也不幸蚤世非念父母在堂古人同
椁舉此一義兒不死恐辱吾夫閉門三年朝夕哭奠
未亡之故至是而止盖病甚手瘮弱未能終筆也臨
絕無一言其母泣而問之惟曰無以報吾姑嗚呼痛

哉初吾女久弗育生一女甫朞歲輒死後得今女定
巳七年矣雖甚愛以病故為後計稍推遠之人或語
及輒曰有大父母在此何慮其遺緘亦不之及所謂
未能終筆者此哉其一也李氏墓在都城西畏吾村
西涯公新闢旁地合葬其先公并其曾祖以下舊塚
凡四世生窆在右穆之次今吾女祔之與其先姑岳
宜人墓正相直非惟合葬得禮之正昭穆倫敘質諸
生存之義亦可謂得其所無憾耳矣矧其平居慎言
動絕嗜好惟聞節義事必傾慕若不及故遺所親孀
婦詩有玉貌貞心出自然修身第一是家傳之句蓋

以此自況也是其深憂熟慮以病自幸斷斷焉惟必
死之為樂亦所謂順且安者非邪審若是則吾女之
死也固宜而予乃戚戚不能置病而若或起之死而
若或見之無乃悲痛迷惑其所為見顏一女子之弗
若邪西涯公謂予曰吾佳兒佳婦今皆已矣吾子吾
為銘君女誰其為銘者予病且痛甚不能應時公壻
崔禮部世興在坐亦以屬予越數日乃彊起抆淚為
之銘吾女生成化乙亥七月二日其沒以正德丙寅
三月四日計其年纔二十有八而已是月十六日乃
葬嗚呼痛哉銘曰

生喪其良曰予未亡死得其道曰予偕老其生有歸
其死有依而止於斯其亦何悲汝舅汝姑汝父暨母
惟汝之生是謂無負是為潘氏之女李氏之婦
翰林院五經博士修職郎同修　國史南屏潘辰撰

哭兆先次體齋傅先生韻

少日生兒極苦辛生時成幻死成真光陰倏爾過雙
眼形影孑然空一身秋榜聽誇攀桂手暮歸愁對倚
門親哀歌不用存遺稿秖恐他年累故人

次韻答方石謝先生

生年在乙怕逢辛此語荒唐却近真江海縱深難比

恨乾坤空大不容身文章自與箕裘別骨肉誰兼道
義親欲抱此情那向說先生元是虎傷人
再次體齋先生哭兆先韻二首
飛鳳別後有新雛五色文章衆所無八翼門高還自
折九原聲斷不容呼揮毫對客才空俊躡屐登山興
已辜點檢舊書三萬卷百年辛苦為誰圖
竹几藤床一病身向来魂夢已成真浮名在世翻為
累造物何心也妬人買地南邦空習隱望雲東嶽苦
思親不應又作吞聲別老淚無多不滿巾
用兆先病中韻答方石體齋二先生二首
兩月愁多白盡頭誰教骨肉轉成仇哀歌激切長侵
夜弱質凋零可待秋覽勝獨迴東郡馬憶歸空買洞
庭舟不知死訣非生別猶悔當年誤遠遊
雪裏高山早白頭豈知山與雪為仇詩腸思苦難禁
夜病骨寒多不耐秋九陌風花空匹馬五湖烟月自
扁舟文章不藉雲霄力剛得江山助遠遊
圭峯董司空寄扇兆先欲焚之柩前以代掛
劍且侑以詩因感其義次韻奉答二首
空江落木夜紛紛遠道書来正憶君白髮有情憐顧
況青雲無路歎劉蕡交期聚散三生隔世事盈虧兩
字分聞道藥籠無棄物願從殘稿拾遺文
一握清風萬里来故人遥在鳳凰臺多情欲共幽魂
語什襲猶煩老手開竹淚有斑和露滴燎烟無力被
風回不知地下還知否地下如知益可哀
次陳德卿提學哭兆先韻八首
夜堂聞哭聲哭遠聲漸邇誰知握手悲翻甚倒衣喜
痛定兩無言燈前黙相視我時餌湯藥偃卧方擁被
憶別亦須臾神交豈疑似笑談勞記憶意態極摹擬
共期魚龍化未變鸞鵠峙竭来經月病愁緒結不理
慰藉有深辭通家二三士哀歌感今昔高誼一生死
死者恐弗聞生者猶在此忘情固非義情劇乃為累
有淚即成河東流浩無涘
向時科舉業有戒在歌詩寧圖目前捷秘彼胷中奇
遺文不多得往恨何能追幸當英俊場猶得競驅馳
雖非盡精力庶以輸情私今我忽觸目讀之但嗟咨
一讀廢宵眠再讀忘晨炊三讀輙掩卷起立向階墀
平生趨庭事所待僅如斯他日蓼莪篇誰當歌父兮
振衣思崇岡濯纓愛清泚渠生不出戶有興諒非邇
如聞解吾意直欲遠城市歸歟志不遂展轉勞夢寐
買田復卜築此計方未已渠在我不歸渠亡我安恃

為官累妻孥世路紛皆是渠雖未知道臭味頗予似
登高忽不見望遠如有俟猶恨獨歸遲青山負雙屐
文章若山斗縱步勞攀躋道德若漁獵終焉費筌蹄
長途不易致志士恨每齎吾子獨何為超然出羣迷
如居百物市貴不數象犀如觀大海津恠不駭鯨鯢
傷哉不復見永矣含悲悽
交情若市易仕路如棋枰空歌伐木篇幽谷無丁丁
吾兒託英俊意氣千鈞輕心當斷金石與豈耽盃觥
父行友鄭莊長者過陳平文成衆共賞名在汝不爭
賢哉西臺彥重此骨肉情譬如喬松枝下有葛藟縈

脉脉青雲外誰當和友聲
幽人甘固窮達者不諱死物理多偏頗吾生有涯涘
喪明本真情顧為識者嗤誰哉能不憂矯枉非其美
俯仰天地間何獨無父子角騂與豚犬往往不相似
吾才豈足多吾家合遺祉未論骨肉親嗟嗟失佳士
蒙翁與四子空復為人父盛年氣飛揚未路身齟齬
於我得外孫代為詩書主終焉亦凋謝我與翁為伍
人言孫似翁文字足繩武欝如千尋栢嘉種出新甫
未登廟廊用先罹斧斤苦痛爾不翁如我心酸欲剖
傍架檢我書就床理我琴書殘有遺香琴斷無餘音
傷哉歲月邁默默然塋我衿萬事勿復道煩憂劇難任
塵帙污我目哀絃蕩人心心目兩無用不如肓與喑

次王古直韻二首

漫道人琴一夜亡哀絃誰寫故人章才如卞王元居
楚命比童烏不姓揚華表城頭真浪語千將地下有
遺光書圖指點趨庭事恨殺多情杜古狂（杜董僩甞別號古狂）
（為兆先作頌蔭同）
極知世事如春夢不信人間有晝遊今日眼看埋玉
樹當年心許擅烟樓空勞掛劍來吳季翻悔藏書似
鄴侯多少西湖湖上水一時和淚與東流

和葉載道醫士韻（葉嘗與兆先讀書朝房時即病）

哀訃能令病客驚文章空落大家評人間漫有瓊樓
召天上誰題桂籍名官省直廬皆逆旅藥爐書卷盡
平生銜哀莫向傍人說不是尋常父子情

次顧士廉編修韻六首

青陽倏改歲白日慘不光生死復幾時幽明渺相望
哭聲徹九地矯顧徧八荒閉門讀哀誄卷帙動盈箱
勞君贈挽情感念徒彷徨
閒雲不作雨死水無生萍嗟嗟薄命人未壯目已瞑
榮華能幾時奄忽成凋零至意渠獨領鳴哀我親聆

耿如垂滅燈初心尚晶熒念之不能忘永矢終吾齡
念彼平生交蹉切多箴言君才合師友相視猶諸昆
有如入室久蕭艾化蘭蓀植弱以為強磨光發其昬
一朝遽淪落此意竟誰論
文章各異尚得失動相齬學古者猶然豈獨論藝舉
當其得意時感激中自許自渠淪沒後慵復事毫楮
擲筆罷哀吟空堂正風雨
塞翁不馬失臧穀俱羊亡有子不及成無者同悲傷
死生亦大事父子乃天綱誰將荼蓼毒置我甘脆腸
魂氣無不之遺體先歸藏他日治田時歸來但芒芒

短衣立長松我夢忽見之平生舊恩愛宛爾不復疑
形骸獨委棄魄魄相因依勸君勿說夢使我聽欲癡
夢者有覺時死者無還期死生亦夢覺高論何崔巍
因君復深寤千秋竟同歸

次韻答邵國賢提學五首

話別存亡異論交父子真書來剛慰我讀罷轉愁人
世事驚雙眼宗祊在一身他年同握手相對各沾巾

其二

累月君聞訃經年我得書傳疑終作信凝望久成虛
歲月呻吟裏江山涕淚餘閉門無弔客愁坐廢冠裾

其三

節改仍新歲吾衰更老親遠書煩故舊哀調起比鄰
駐馬瞻雲日聽雞問寢晨有懷拋未却空復上心頻

其四

擬學全家隱常為出世談壯心猶夙昔歸計失東南
誼重思鄰卜情多勝館驂江湖空滿地無處著茅菴

其五

遂有他生卜真成觸事悲藏書餘舊篋封竹但空枝
白髮三千縷愁心十二時悲歌聊當哭何意復吟詩

次韻答錢與謙見慰之作

有口莫問天天道良悠悠有石莫填海海水何時收
閉門掩青鏡無言撚白頭靜觀得物理定勝非人謀
書香既有亭懷麓亦有樓平生堂搆心付此土一抔
憶當童丱歲經史資研求方期虎豹變竟抱蛇龍羞
往事勿復陳茲生遽長休空來東阙弔永負擔簦遊

次韻答蕭海釣二首并謝惠藥

秋風一夜起關城哀調驚傳耳為傾四海交游誰骨
肉兩家父子盡平生來鴻去鴈年年事白月青燈字
字情猶記綵衣趨侍日幾回當客誤呼名
少日才華滿帝城衣冠四坐一時傾去來今事總成

夢二十七年空此生老有箕裘誰繼業病於骨肉轉傷情不知精力緣愁減猶向深山問藥名

李白洲侍郎屠元勲都憲有詩弔兆先次韻

奉答

空懷尊酒侍論文今日高軒又過君燕市價高誰更問楚招聲斷不堪聞構成舊屋驚風雨種得新松恨斧斤自古人材何敢預秖將科第惜劉蕡

次石檢討邦彥哭兆先韻

中歲意不適衰病相侵陵還思後生人命薄如春氷閑居讀古賦援筆寫大鵬趨庭此投簡巾襲累數層

因懷江海興勇欲辭尽罾玆謀竟落莫斷墨空殘縢開緘見渠名益使痛恨增擁爐夜不寐坐待朝陽升

其二

荒郊有蔓草大道無幽蘭蹄涔有停潦長江無回湍渠生亦得地都市非林巒半生長養心付此指一彈痛定忽復痛仰天但長歎每逢故舊人宛作骨肉看感物泣楚玉傷時詠齊紈悲哉勿重道老淚空成瀾

其三

庭梧葉盡脫慘澹落日黃鳳雛忽飛去哀調鳴孤凰左盤右辟抑復搦宛若戲綵在我傍視之不見轉茫昧燭影照坐如人長愁多夜深不得睡強起傍戶立欲偃蠨蛸掛壁塵滿牀牀頭古劒無精光開緘撿書書在麓哭聲應山山為瀑噫氣長噓衡嶽雲淚痕徧灑湘江竹東南地缺天西傾人生安得長豪英古今成敗類如此我獨痛恨何時平由來生死同朝夕轉使歡娛成悼惜方將一髮引千鈞空教二子埋雙璧每嗟杜牧難開口欲種淵明五株柳斷送年光豈在多依栖世路那能久暫時自遣還自哀冷風似覺魂歸來誰當為築歸來臺無人解和白雪調有土不酹黃金盃石郎石郎惟子可語此君看宿草生蒼苔

次何員外子元韻二首

舊業銷沉筆硯中半生何但坐詩窮假山石減峯全瘦落葉聲稀樹已空豈謂形神非夢幻漫誇頭角自兒童淵明責子君休笑我已無心效此翁

東野詩從死後昌秪今誰在復誰亡真疑造物天無宰不信修文地有郎牛斗幾時還劒氣簡編何日更書香閑門只合蕭蕭坐十日愁多雨正滂

次許啓衷給事韻

多情又作一番愁門下衣冠感舊遊許劭有評空月旦王郎無力更烟樓餘生僅許孤忠在一念真拚萬

事休老我未知松栢地他年誰與泣王裒

次喬太常希大韻

親從死後拾遺文骨肉情多總爲君精力半生惟有此詞章一代敢同羣空知杜甫憐宗武長使何郎憶范雲老去不禁雙淚眼手推殘卷付斜曛

附錄終

右吾壻李生徵伯存稿一帙予讀而悲之生生十餘歲爲舉子業即能驚其老長甫冠則學爲古文歌詩往往有不經人道語值所得意篤於自信排嘻笑怒罵而爲之雖屢詘場屋而其心若不恃此以成名者予蓋已賞生然懼其滿足不欲盛爲譽美以須其大成而不意其止于此也悲哉生生不逮外祖蒙泉翁及誦其文輒感發其義槩而不自禁若其父少師公之教固未嘗提耳以命而朝薫暮炙於規矱繩準之間實有不相遠者以予觀其志猶徐察其所爲則不

嘗及之而亦未見其止也是雖欲不悲之可得哉越在前代若班彪之父子王嗣輔之舅甥韓退之之翁壻皆以文學相倡和詞人史氏並侈言之生之父子甥舅殆無忝乎所生所出予老且憒無能自振以極其所願為者而徒以為生悲九原有知能不亦為予一慨邪生所為詩文衡口信筆旋復棄置多不存稿喬太常希大諸君相與掇拾得若干篇若場屋之作非其所好亦間為人傳誦不容以遂泯于世故亦在所錄知生者不於此取足焉可也嗚呼自生之沒予每見其殘編斷帙輙推而去之不使近目及吾女之喪檢閱巾笥得其一二亦不復入卷生之性行志節槩見于少師公所著誌銘而嫌於譽癖弗究厥美予之誌吾女也實互見焉並附于卷末以見茲稿之所為輯者凡公卿士夫奠祭哀挽之作累百餘篇不能具載而少師公所和以洩其哀者則畧附于誌銘之後亦情之所不得已也悲哉

正德丁卯冬十一月八日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直 內閣同修 國史南屏潘辰拭淚書

李徵伯存稿十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兆先撰兆先字徵伯茶陵人大學士東陽之子以蔭爲國子生年二十七而卒懷麓堂詩話載兆先論詩之語可云夙慧東陽所作兆先誌文亦悼惜特甚而沈周客座新聞乃載其父子相詬一事則狂縱無復人理雖晉人放達不至於斯平心而論殆才儁而不修行檢譽之者有所粉飾毀之者亦有所附會耳是集凡詩賦襍文十一卷又東行稿一卷乃其自京師赴山東之作附錄一卷則東陽所爲兆先誌及同時諸人慰問詩具在焉

嗜泉詩存二卷附錄一卷

〔明〕李璋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嗜泉詩存二卷附錄一卷》提要

自序

余見聞固陋茫無知識偶有所得輒以[illegible]之一時傳播謬爲當世賢喆所許而及門[illegible]又多縱臾遂付剞劂既而悔之其中疵字累句不勝指摘今夏養痾來鶴亭取舊刻讀之痛加刊削存十之一并及近作爲二卷雜著詩餘爲一卷易其名曰詩存匪敢謂有當於大雅聊以此識歲月增長功力進退用自攷云時正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來鶴亭病叟李璋題

有詩名者大篇短章膾炙人口故明一代人物達如方洲窮如西村最著嗜泉出方洲門下與西村同時其名獨晦蓋不可解顧嗜泉之詩具在子孫能守之和平溫厚渢渢乎古之遺音其性情學問皆無所偏著當必有能傳之者李生杞而對曰太沖之賦藉皇甫之序以傳文章之有靈當亦長價之有自嗟乎信斯言也余滋媿矣余不能增嗜泉之價而詩如嗜泉必有爲之增價者是則余之所可決爲庶幾附知言之列抑亦余之深幸也夫知

海鹽縣事舒瞻

人於富貴利達有願有不願而於子孫則無不願其賢者顧子孫之賢守先人富貴之澤猶易得而欲其抱殘守缺兢兢焉惟恐失先人讀書之故業則九千百中不得一焉遠者毋論已即如嘉郡前輩中有著作等身圖書充棟一時名赫赫至其身後一切蕩爲煙塵欲求其手澤不可得安望表揚先烈垂令名於無窮也哉甚矣賢子孫之能守先人故業者難之難也武原李子景韓其先自河南來鹽景韓之九世祖嗜泉公讀書慕道高隱不仕卜居橫港帶經而鉏以吟咏自娛教子孫讀書爲善迄今三百年咸克荷其緒訓罔敢失墜至景韓而家聲弗衰且益以振嗚呼流澤孔長固前人有以致之而善繼善述景韓可謂賢矣景韓嘗繪橫港春望圖索余題句曰不敢忘先人之舊廬也一日復命其子鳳藻持一編來曰此先人之遺草也閱世久遠全集已散佚無存家君捜羅殘失而彙錄之僅止此惟湮沒不傳重爲後人罪敢乞一言將以付剞劂氏余讀其詩質而不俚澹而不厭雖存什一於千百而存者可以傳不在多也第嗜泉之詩世人久不得見之自吟自賡度未必望揚抗

於後人而景韓顧不忍佚之而思永其傳此孝子慈孫之用心余所謂千百中不得一者嗜泉抑何幸而得此賢子孫也余故樂爲之序而歸之海鹽

縣學教諭四明李恭寬

今將入賈人之肆所求必殊寶也則不惜萬鎰連城價之假媪嫗之媒所貪必殊色也則且懸十斛明珠待之不得固無害也得之矣而陳乎吾前僅人間所恒有甚且武夫比玉魚目混珠媒妁之交口沓舌率尋常粉黛必嗒然若喪詩以道性情也三百篇直列之經而有唐且以之興賢舉能立言

可以不朽乃今承學者出或謂此爲開言語謬種流傳競相掩飾嗚呼漸靡以往是以鼠腊爲璞也是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安得胥斯人使讀嗜泉先生集一針其膏盲也先生慕張方洲之學師事之集中每有唱和之句晚不得志日以詩酒自娛迄今取其集讀之理杼軸則匠巧呈焉占蹊徑則門戶別焉聆音節則抑揚抗墜諧焉不名一能而一歸之於雅殆波斯殊寶石崇國色人莫不爭先覩之爲快余老矣壯盛知惠殊不再來得先生是集陽氣復見眷宇而其後人景韓又能嗣守家

法今以序來請余竊幸犬馬餘齒得因大集而挂名於不腐也還淳八十有六老人方桀如

虞山蒙叟選有明列朝詩稱賅富梅里朱氏又益甄綜至三千四百餘家疑於戢舂無遺矣夫詩之著於代也大氏鼎鐘燀赫聲與勢偕不亦壇坫崢嶸才緣名傳若夫夐居甘節孤吟岑鬱之間彼且無意於傳人又惡得而傳之不然橫山梅里鄉井耳以朱氏之汲汲務博而三千四百餘家外乃有嗜泉李先生之詩於此見先生之善自晦抑其晦而終著者之莫不以時也予居憂海寧故里會輯邑乘邑故秦海鹽縣厥後析幷不時山川人物駢連參互雖二郡實一家徵誊所及鹽之公私紀載干陸顧譚以下頫水之編江上之疏與夫蘚碑蠹簡斷什零章皆得羅几席而品擇之先生後人鳳藻方從予遊時則以是鈔進蓋磨洗舊槧什一僅存校成於昨歲丁丑者其詩穆如淸風粹若良玉言思音響表自有眞氣往來殆幽人而君子夫是以晦夫是以不終晦與橫山當峽東六七里予童子時所釣遊其都在六其里爲岡予寄之以通籍鹽邑今讀先生傳實寄寧庠弟子籍異哉分流而

同源離坐而參立有若子與先生乎固宜相望三百年把卷咀味而莫逆於心也朱氏之綜詩也曰因人存詩因詩存人詩繫人存而況志乘旣爲立傳寓賢且應李生請序其詩庶人與詩交相存政恐朱氏有知應歎見猶目睫而後世復有綜明詩者必高置嗜泉於勾溪碧里間矣兩海竹人許道基

先大父集洲公館武原李凝之先生家先生本橫港舊族也周旋十載至先大父北上始辭去距今七十餘年矣丁丑秋凝之孫景韓取橫港遷祖嗜

泉詩鈔郵寄仁和旅舍曰此得之蠹餘謀復梓以行世請以一言冠其首余讀而嗟曰嗜泉酒酣縱筆著作多矣而乃零落散亾幾於湮滅豈不重可惜哉憶昔先大父課鴻舒昆季俱有文名今溯其言論風旨渺不可得況推而上之三百年前乎景韓掇其殘版更繕寫以付棃棗垂之永久不可謂非幸也嗚呼誦詩者貴於知人苟有可傳雖一臠片羽未必不足見其性情多亦奚爲余以三世舊好爰弗辭而序其復刊之由至於詩之可傳讀者自知之耳固不竢余之多言也秀水賀基棨

余不能詩然心竊喜之見古人之詩必爲之疏其句字按其時勢追思其詩之所由作以求其志之所在苟有所得油油然浹於心而不忍去諸口是以於古人之詩頗能別其門逕一日李子景韓以先世嗜泉詩殘本屬余訂定余以舊好弗敢辭抑亦心所喜也讀之方終卷有客來見者曰是能爲少陵昌黎乎余曰否否抑能爲右丞左司乎余曰否否然則能爲飛卿義山昌谷玉川乎余曰否否然則蘇東坡陸放翁元遺山高季迪以下成一家乎余曰否否客愕眙久之顧余曰若是此中有眞詩矣因與余並坐披卷讀之至日夕歎息而去余不能詩正惟詩之不能眞也有眞性情自有眞面目何必少陵昌黎右丞左司飛卿義山昌谷玉川以及蘇陸諸家模擬形似爲也嗜泉之詩眞嗜泉之詩有可傳矣踰月比其次第正其缺譌得百有餘首復景韓景韓重刊之因志客語以弁其首同里董上容

嗜泉先生傳

董上容撰

嗜泉姓李名璋字政虹集稱嗜泉其别號也先世本河南祥符人代有名賢後居浙西至嗜泉始卜宅鹽邑之横港貝廷琚所云南行入横港茅屋帶林邱即此少時寄籍於杭之海寧補學官弟子屢躓棘闈以明經終慕張方洲之學師事之集中每有唱和之句晚以不得志益閉門讀書日以詩酒自娱所著有嗜泉集昔司空圖摘生平佳句以自負後人讀其詩如見其人嗜泉事不槩見然得於懷古有云蘇臺翠繞朝雲碧越水珠光夜月涼得於遊覽有云雲淡古寺留僧住松老層巖任鶴眠煙淡波光浮夜月雨餘雲氣隔斜陽得於村居有云簾動花移影庭虚鳥不驚得於咏物有云只嫌招妬香因晚不爲摧殘色亦收得於下第有云長竿空釣蟾光冷半壁虚明藜火青皆隱約得詩人意不讓司空一生性情約畧可見朱西村嘗作武原人物綿稱爲横陽先生云先生生於有明景泰癸酉卒於正德辛未子一廷隱有父風後遂世居横港至今三百餘年尚存舊廬焉

嗜泉詩存卷上目次

暏泉詩存卷上目次畢

嗜泉詩存卷上

海鹽 李 璋 政和

古體詩

擬葛天氏歌八闋 并序

呂氏春秋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頭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得方外之極。司馬相如上林賦所云聽葛天氏之歌。蓋指此也。葛天氏爲三皇時君號。世質民淳。度所歌必協於太和。惜乎不傳。約畧命章之意成此。匪敢同束廣微之補亾詩。亦如記醉鄉者。託於華胥氏之國而已。

維地載民。以上承天。維君配天地。以宰化權。使民力其力。田其田。庶幾有年。

載民一章七句

元鳥來。根苗荄。元鳥去。實落樹。民其耕而菑。毋或失時。

元鳥一章六句

遂草木。湯山谷。霑雨露。如膏沐。伊何欣欣。其時不懷新。

遂草木一章六句

奮五穀。賤珠玉。永夕永朝。使民食其福。

奮五穀一章四句

敬天常。國以昌。富而教之天降祥。嗚呼維皇。其色蒼蒼。其所向無方。惟德是康。

敬天常一章七句

建帝功。吹律筩。協和風。格蒼穹。維四方爾同。以樂年豐。

建帝功一章六句

依地德。民各適其職。出作入息。永永無極。

依地德一章四句

厥德奕奕。厥聲赫赫。故東爲我東。西爲我西。南爲我南。北爲我北。得方外之極。

得方外之極一章七句

短歌行

夕有林暉薄暮言歸。對酒不樂。揮涕沾衣。横山之北。流水一曲。載歌考槃。永矢勿告。星光爛然。河影在天。蕭蕭落木。打我琴弦。高山峰峯。水波汩汩。四顧蒼茫。余心怳惚。不學吹笙。不知騎鯨。爲操水仙。

以移我情。仰窺天際。俯窮水裔。此時何時。可以鼓枻。

長歌行

海東紅灼灼。旭日升榑桑。盤盤到天上。大放宇宙光。山川旣佳麗。草木亦青蒼。萬物紛露態。不欲自摧藏。人生於其間。奈何蓺其房。亦各有素志。微尚不可忘。遲姸良足喜。守拙庸何傷。功名耀竹帛。當世多賢良。我自行我素。笠屐恣徜徉。蕭然人事外。所樂終難量。

古意

上山采石芝。下山采芙蓉。采采歷山水。馨香浩無窮。道遠未可寄。置之懷袖中。懷袖難久居。願以託清風。但使迎風立。即與此心同。

棼棼千條絲。投機始成匹。織成雙鴛鴦。交飛不相失。奈何動刀翦。斷絶在倏忽。因之密綫縫。加以細意熨。無使同心心。對此增怫鬱。

朗月行

浮雲起天上。朗月隱雲端。風吹浮雲散。朗月照窗前。月色本自朗。所照亦不偏。安得無虧蔽。使月常朗然。今夜月最朗。起拂鶤雞弦。琅琅發高調。鏘鏘

振華軒。一彈再三歎。和我朗月篇。曲終步廣庭。星斗橫碧天。所思不可見。迢迢隔長川。

枯桐篇

挺挺龍門桐。百尺枯無枝。特立霜雪中。匆復計歲時。光怪起風雨。咆嗥走熊羆。偶值天氣佳。星月交光輝。上有九苞鳳。下有五彩芝。喬松與元鶴。更復左右之。不充梁棟材。但爲匠石嗤。操斤匆復顧。棄之南山陲。嗚呼山有木。誰保千歲姿。倘或遇成連。可以絙素絲。

漁山樵水篇 有序

友人莫用行兄弟枉顧。出漁樵圖示予。予顧而問之曰。嘻子何意用行。曰漁於水。鮮可食。樵於山。薪可得。兄弟竭力。布衣之職。

予曰唯唯否否。因反其意。作漁山樵水篇。

兄弟隱茆茨。漁樵以給食。此外無他求。諒哉布衣職。余謂漁樵閒。亦不免欣戚。入山操斧斤。觸手嘆荊棘。舉網得魴魚。翻憐魚尾赤。妄情生百端。空令塡胸臆。因思返天眞。別作漁樵客。漁山而樵水。邪計失與得。風輕一釣竿。挂在高巖側。裊裊百尺垂。平林睇歸翼。樵採坐林塘。蕭蕭風葦荻。江帆葉葉

飛渺渺望何極。會心在山水。適意自朝夕。或漁亦或樵。偶然寄形跡。

題秋夜讀書圖勉姪世標 有序

世標姪作秋夜讀書圖。貌己其中。請予題句。予喜其用意。振筆書此。聊與勸勉。

颼颼鳴風柯。策策打窗紙。何人夜讀書。清聲入我耳。我思鴻濛初。孰與揆無始。自有文字來。乃得紛載紀。大道在六經。論世考國史。支流而派別。錯雜見諸子。雖我几案間。縱目良可喜。我生千載後。聞見賴有此。苟不通古今。冥行其奚恃。人生貴讀書。

非以博金紫。置我疎林中。端坐秋月裏。露葉發光晶。委影下流水。披我一卷書。默參造化理。此圖寫我心。殷勤實爲爾。失茲盛壯年。不學深用恥。

乙丑春暮。庭梅每放兩三枝。適莫用行兄弟過訪。小飲花下有作。

春來花信風。番番過飄瞥。花落不復開。一去便決絕。今將送春歸。春花不堪折。奈何庭前梅。忽弄數枝雪。對人默無言。故人久離別。忽見故人來。此情彌切切。平時樂偕隱。清操比花潔。乃得回春風。更使寒梅發。紛紛紅紫花。曷足對高逸。言尋昔日歡。那知春去疾。

閒居十詠 有序

余自卜居橫港以後。田野自適。蕭然塵外。無復用世之志。屋傍架數椽。廣不過尋丈。坐臥其中。置書數十種。隨意披閱。有所得。輒復自吟自賡。嘗與筆硯爲伍。與闌楮節出遊。時往來町畦間。課小奚種藝。亦或手自芟薙灌注。頗以爲樂。屋後一小池。養魚百十頭。凝眸觀之。有江湖之興。意倦而返。或焚松烹茶。或釣鮮下酒。與妻孥圍爐話

桑麻。若不知有世間榮辱事者。隨事賦詩。得十首。曰。閒居十詠。亦使讀予詩者。知予況味。皆得自閒居中也。

品硯

斲硯得端溪。一嚴辨上下。入墨發光晶。得水利揮灑。寧居田舍翁。蝨魚注爾雅。本無廊廟心。勿用銅雀瓦。

擘箋

一擘自吟唱。再擘自酬賡。不復試推敲。不解賦競病。政恐落筆時。容易入輕靚。至今春江月。尚知笑

江令。

織簾

雨簷溼綺琴。風窗淚樺燭。爲織三尺簾。聊斬數竿竹。庶免風雨時。牽蘿以補屋。肯學嚴君平。低垂坐賣卜。

蠟屐

近山旣千尺。遠山更千丈。着屐始可登。試蠟利攸往。偶然發吾興。涉足便延爽。堪笑阮仲孚。一生計幾兩。

抱甕

屋前插松苗。屋後分菜種。挹彼以注兹。忘機學抱甕。不爲運甓勤。匪藉灌園重。憶昔漢陰丈。亦足動子貢。

荷鋤

曉日明林梢。夜雨響映澮。出門荷鋤去。行歌入煙靄。疏土象布棊。分稜學畫卦。何須兩角牛。有經鋤可帶。

試茶

早讀陸羽經。吳羌本善飲。候火松爲朋。汲水流可枕。旣足析朝酲。亦能醒夜寢。何時走天下。更將名泉品。

壓醅

傾家釀春酒。開醅香一室。靜看浮醱黃。想象流瓚瑟。古以降多福。吾將醉千日。須學陶泉明。有田皆種秫。

栽菊

愛此叢菊花。開在秋霜後。正當萬木凋。籬下乃獨秀。養苗如養兒。除蠹如除寇。最宜伴老蒼。非徒求益壽。

種魚

策策復堂堂。種魚百千尾。但取悅沼沚。不必問魴鯉。垂綸聊自適。脫鉤亦可喜。我非爲千金。無心學范蠡。

月夜棹舟訪友

暝色一片來。秋聲四面起。漾舟蒲葦中。汎汎勢未已。回看月正圓。照入蓬窗裏。攬之不盈匊。清光淡於水。何處可垂綸。擬訪元眞子。

題畫

西風起長林。寒月墮遠渚。輕帆作隊飛。何人載秋去。我當落葉中。還問停舟處。

秋望

山光白似煙。月色濃於酒。望望秋氣中。一飲當一斗。言尋石磴坐。掃葉新縛帚。聊以助炊煙。山廚佐萊婦。沉酣石上眠。夢落南山後。高談古皇初。攜手得吾友。

田家雜興 有序

田居日久。熟悉田家景況。讀儲王田家詩。悠然意會。佇興有作。不敢云擬古。聊以自適己爾。淵明詩云。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春風吹我襟。興懷古田舍。輕陰梢竹寒。雨過綠桑柘。時鳥交交鳴。啄花枝上坐。花落流水中。飲犢何閒暇。荷鉏者誰人。我亦請學稼。

插秧亦有馬。繅絲亦有車。我厭車馬勞。風塵徒喧譁。顧此車與馬。反令逸興賒。秧歌雜采桑。山禽鳴林枒。

藹藹南山雲。紛紛出不已。茅簷一夜雨。新苗悅新水。凡戴祿萬鍾。其仲灌園矣。羊裘釣澤中。故人爲天子。會得古人心。耕鑿良可喜。

士不知賤貧。但恨足偶失。磨鏡與負苓。亦不愧學術。乘車生光輝。輕薄笑啞啞。負耒去田間。有時高興發。吟邊見青山。半規啣落日。

青青桑與榆。團團帶茅屋。簷際漏日光。黃牛乳雙犢。箕踞了角童。殷勤事芻牧。何處叫哀鴻。公等羞錄錄。

風吹豆花架。熠熠螢火光。天河轉屋角。水際生微涼。臨流坐童叟。戟手稱黃唐。錯雜語無緒。意氣何激昂。

霏霏露已白。隴畔堆黃雲。腰鐮去呼伴。露積紛若屯。豐年良足慶。斗酒樂比鄰。坐立本無次。反覺笑

語眞。皤皤有黃髮。亦自貴老成。

和陶詩 有序

昔東坡有和陶詩。因遷謫之傷於懷也。反幽愁憂思之意。而出之以飄蕭自得。未免有所不平於中。余於世無所求。亦無所怨。讀陶詩恍然意若有所會。率爾和之得十首。不必似陶而讀陶。和陶亦以爲陶而已矣。

移居

成都八百桑。五湖三畝宅。古來賢達人。亦若計朝

夕。吾生五十年。勞勞爲形役。今來住橫滘。聊足安几席。於此事耕牧。豈爲慕疇昔。願以長子孫。不必箸屢析。

吾友住前山。常寄山居詩。封緘束素絲。相與繚繞之。開卷再拜讀。令人十日思。思友不可見。每念羣居時。願將尋舊盟。且以俟來茲。愼哉此獨處。捫心毋自欺。

懷古田舍

海上足山水。吾亦屢登踐。不隨車馬塵。俗累吾知免。眷言古田舍。獨坐志已緬。譬如御風行。披襟泠

然善。國與華胥古。跡似羲皇遠。安得負耒從。飄然竟不返。願學固在孔。毋笑沮溺淺。

兼并不在古。安得有富貧。苟欲足衣食。自給要在勤。所嗟世風變。不得如古人。澆風散淳樸。耳目徒誇新。有如芳春木。向榮徒欣欣。欲尋桃花源。終古常迷津。今吾在田舍。且以結比鄰。相與敦古誼。庶幾無懷民。

飲酒 和四首

有酒只自飲。誰共斟酌之。偶然動歌興。還喜對月時。良田可種秫。挹水可注茲。得意聊與歡。傾家何所疑。企足北窗下。一尊常自持。

讀書通古今。吟詩攄性情。愛此七尺軀。非爲千載名。誰與共傾倒。風味憐麴生。舉觴聊自適。毋顧俗眼驚。紛紛蟻子心。所謀竟何成。

淙淙南山下。泉石相與喧。吾廬結山北。吾友居東偏。醉歌行采樵。躡屐凌高山。山高去已遠。日落方始還。悠然會吾意。閉門無一言。

太平日以久。當世多豪英。自得壺中趣。鐘鼎非吾情。隱几頭欲垂。哦詩耳爲傾。樹葉蕭蕭下。階蟲唧唧鳴。此時聊自怡。願言告友生。

詠貧士 和二首

鳥棲叢林內。去林將何依。町町阡與陌。寒塘多斜暉。毋爲稻粱計。但隨黃雀飛。空山有故侶。願向山中歸。交交和好音。亦足慰朝飢。戚戚求富貴。徒爲後世悲。

擁絮向陽坐。披卷開南軒。鄰家新釀熟。喧歌鬧東園。折吾枯樹條。裊裊付炊煙。吾作蠹魚生。故紙還鑽研。獨羞下筆時。續續皆陳言。爲念平生事。何以追昔賢。

雀飛多

雀飛多飛飛作隊起奈何獨守空倉裏雖然不得啄黄秕庶幾可以避蒼鷹蒼鷹如可避更欲招羣來此地

靜夜思

涼月半墮夜未央蕭蕭梧竹浮天光愁人靜坐思徬徨烏飛拍拍啼曉霜忽見白日升扶桑安得有翼飛君旁庭階没草堆葉黄悄然無語歸空房

來鶴行 有序

正德三年春二月余偶然支杖出門徜徉隄上有一鶴自空而下立余杖間若相識

者余引之入朝夕飲啄與余相依昔林處士以鶴爲子余何能子鶴也喜其來因作來鶴行傳之好事者

春朝拄杖躡雙屐忽見橫飛一片白雲邊墮下落人前帶卻飛花染春色知渠得意在青霄此地俄然斂羽翮不入溪山即深林芝石松泉久閱歷生來仙骨超凡禽乃向農家覓踪跡余生好懶退學耕居田未有摶風翼卻憐相顧與相依抱膝長哦坐鶴側偶然與動譜金蘭又得良朋鶴一隻

枯樹行

宅南老樹千年質飽飫風霜久盤屈不花不葉態自殊朱碧紛紛棄不屑若逢雷雨起天上應化蛟龍去飄忽吾今樹下結廬住開門正喜撐突兀閒來倚樹一嘯歌生意婆娑幾歲月不必茯苓地下生不必芝草根邊出盎然古趣本天成予山作賦空饒舌

爲友人題山水圖追和先伯祖南莊公韻

昨夜好夢見青山抱山一水流彎環晨興不覺異景闕前山橫亘思登攀仙人拄杖立山頂一望仿彿夢中境仰觀鬱鬱多茂松俯看町町列農井此

景何境移我旁四顧寂寂天茫茫嗟嘆妙手生筆底頓令絹素增輝煌君今澗谷歌永矢深悔昨非覺今是披圖倘欲更尋山我願相隨走千里

春霽寄友

弄晴作雨三月天桃花梨花浮輕煙春渠濺濺鳴流泉日出杲杲窗垂簾老夫晏起未梳櫛出門一望心惆然好友隔水住茅屋綠楊正繫漁家船提壺挈榼載花去相與共醉花樹邊人生有酒只合日日醉不然擁書几坐何以能判年吾今起撥琵琶踏高歌落落如珠圓願將此意告我好友足吟

賞世上一切可棄捐。

捕魚歌

江南之地多沮洳。鍾爲大澤流爲渠。其中堂堂復策策。隨波漾藻羣唸喁。橛頭船載綠簑客。舉網挈竿來捕魚。大者昂首長數尺。跳波思欲凌空虛。逐隊掉尾小者去。浮沉依然樂江湖。水族含靈能巧避。漁子正慮網目疎。船頭櫓比拄竿立。長繩繫網圍菰蒲。但求竭澤意始快。尺計寸計笑太迂。暴殄天物良足歎。未知當年煙波釣客夫何如。吾今正愛松江鱸。有船織竹編籧篨。偶然得一便可喜。愼勿更學江南漁。

十臺懷古

姑蘇臺

三年報越事何速。臺下誰知走麋鹿。殺父渾忘庭中言。逐臣欲懸門上目。廊空響屧風蕭蕭。宮壞館娃樹簇簇。兵馬橫來散歌舞。一舸鴟夷重膏沐。自古重色足亡國。錦衣還家復顛覆。哲婦傾城語不虛。夫差偏令貯金屋。至今遊客到姑蘇。猶爲西施吟滿幅。

章華臺

章華臺成諸侯玩。章華臺空諸侯■。何爲式玉式金度。不飾王躬飾臺畔。祈招生悟悟且遲。泰侈之心尚未斷。三軍解體事難成。左旋右抽盡塗炭。王躬一去不復返。何論臺中人搆難。前人田地後人耕。前時雲物後時看。吾欲無涯生有涯。產惜中人慕西漢。

巫陽臺

巫峯十二勢縹緲。行雨行雲自窈窕。安得枕席侍襄王。但見巍巍插天表。神已難知夢復幻。排空螺髻凌飛鳥。當年宋玉寓微意。人世徒誇顏色儀。笄竹浹浹帶淚斑。椒花點點明妝曉。雨爲雲兮雲爲雨。朝暮巫峯四面繞。從來粉黛皆如夢。一夢千年猶未了。

黃金臺

五旬勝燕燕不滅。三國圍秦秦已裂。當時築臺招多士。昭王意氣先英傑。碣石館中談已空。黃金臺上策遂決。樂毅無慚王佐功。非惟一霸見風烈。惠王不繼昭王志。卒使昭王恥未雪。奔趙由來明哲事。最憐臺前空折節。躍馬驅車訪故址。瞻仰高風多激切。

戲馬臺

曾歎天亡豈戰罪。寶馬蹶矣臺崔嵬。當秦失鹿楚思逐。子弟八千並奏凱。時不利兮騅不逝。千里之足今何在。偶然嬉戲得此名。英雄意氣豈能改。宋帝出遊曾來過。高臺巍巍立爽塏。拔山蓋世空自誇。何殊下乘羞駑駘。登臺一望悲風生。太息興亡閱千載。

歌風臺

天下真從馬上得。善守惟思猛士力。亭長歸來作天子。慘淡風雲欲變色。當年父老共懽笑。一歌來

和帝王側。帝王得道去故鄉。遷都關中朝萬國。溲儒冠兮拜儒師。摧折椎心理衆職。未嘗出蹕始知尊。不令沛人與玉食。只今舊臺雖泯沒。威風怒雲正未息。

望思臺

奸人在側售奸技。禍起巫蠱父戕子。當時漢武開封疆。曾謂世世可倚恃。不圖一言纔動聽。骨月慘傷大兵起。符璽宰相更督責。青宮逃竄早投死。死不可生空有思。臺前遠望望流水。古來女戎禍人國。讒害天倫有自始。千載望思臺上望。不禁回首想喬梓。

銅雀臺

江東二喬別有主。銅雀依然啟繡户。西陵墓田春復秋。將軍生面安得睹。滿地青青有芳草。參天鬱鬱多茂樹。將軍死矣妾空生。天不令妾歸黃土。漳河之水無時乾。滴淚與之共今古。英雄自古常欺人。死後如何戀歌舞。嗟哉阿瞞不可測。徒使婦女來辛苦。

鳳凰臺

學士題詩鳳臺上。詩思更比崔灝壯。金陵王氣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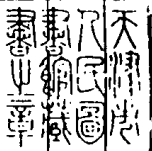
古殊。二水三山自無恙。秦淮何必添牙檣。金焦何必啟甲帳。登高自古發豪興。六代繁華邈一望。臺前臺後悲荒涼。繡户雕梁用博訪。鳳兮鳳兮何日下。惟見陵谷環相向。安得仙人重謫來。九苞之彩紛飄颺。

凌歊臺

勤儉開基奢侈壞。凌歊之臺存鑒戒。寄奴依然田舍翁。創始定知是狹隘。一自三千歌舞來。宋家事業棄草芥。在昔成周重農務。一冊豳風可圖畫。不思稼穡祖有訓。乃逸乃諺疇告誡。世祖偏安志已

驕。再傳更覺似聾瞶。淒涼行殿生綠苔。但使塗人說成敗。

嗜泉詩存卷上

嗜泉詩存卷下目次

近體詩

嗜泉詩存卷下目次畢

嗜泉詩存卷下

海鹽 李璋 政

近體詩

卜居橫港

豈有林泉志。聊從幽僻棲。琴書皆石友。井臼付山妻。新漲循除下。高峯與屋齊。春來桃李艷。孤賞不成蹊。

村舍讀書

幽棲分野築。歌嘯起林泉。三徑紅塵隔。一螺青色連。坐殘鐙後月。悟入性中天。得意時忘倦。餘年託簡編。

訪菊

蕭瑟金風老。東籬散晚香。幽情團冷露。勁節試嚴霜。有意隨陶令。無心媚楚王。招攜荒徑畔。早已鄙羣芳。

聞鴈

木落鴈初鳴。霜寒思早征。梳翎聲作斷。整陣語還驚。如訴高騫志。疑傳遠戍情。秋風送蕭瑟。何處問雲程。

風樹起騷騷。凌空鴈陣高。頻呼傳使帛。疊喚促征袍。聲落平沙遠。情憐中澤勞。回看年少客。馳獵興偏豪。

探梅

初冬晴日暖。羣鳥樹中窺。疎影橫窗瘦。微香入暵遲。春從寒谷轉。花借曉風吹。慰我尋芳意。枝南見素姿。

采桑

言尋陌上桑。采采滿懿筐。侵露沾羅襪。迎風動繡裳。蠶饑停箔久。道遠寄衣忙。關塞寒風早。初秋草色黃。

齋頭盆蘭

仙質產遙岑。移來入藝林。孤芳薰佩帶。逸韻響瑤琴。綰蒂疑含玖。交枝想斷金。何須問幽谷。春意滿庭陰。

嵇康圖次方洲夫子韻

機心不上七條絃。撫景興懷益悵然。奮翼只今窺鴈落。(嵇詩雝雝鳴鴈奮翼北遊)吹琴當日習風前。(嵇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山溪獨立蒼髯叟。雲斷時橫縞袂仙。一曲廣陵人不識。孤情空照夕陽邊。

西湖秋泛

相伴鷗鳧逐浪花。西湖載酒訪漁家。白蘋秋老滋新雨。黃葉風多下釣艖。水浸遙天波不定。煙橫曲岸日初斜。雲林颯颯催歸棹。畫角聲中起暮鴉。

吳山眺遠

危峯突兀接江天。遠色空濛落眼前。千頃浪浮三島日。一城風起萬家煙。雲藏古寺留僧住。松立層崖任鶴眠。莫謂此山喧近市。我來獨眺趣悠然。

春日下帷家塾簡知己

依依楊柳雨中春。講舍晨開氣象新。藉有芝蘭同坐久。可無絲竹後堂陳。光生草際浮難定。鶯語枝

頭慣不嗔。習靜小窗閒更好。聯吟況復對詩人。

新柳

長條短葉畫橋邊。淺綠輕黃萬縷懸。弱愛風情時起舞。暖催花信欲成眠。愁生百結渾難拆。恨處雙蛾剩可憐。最是隋隄數行雨。豈能容易向春天。

村舍秋夜聞鷗

村舍寒流入五更。鷗啼斜月倍關情。露濃沙冷眠難穩。風迅潮迴夢乍驚。振羽橫空催曉箭。梳翎向暝怕宵征。忘機野客堪聯席。何用求聲結遠盟。

永祚寺千佛閣

高閣憑虛鎮梵宮。六窗齊啓月波籠。懸知億劫身俱幻。卻悟千生相是空。慧照半含春柳綠。天花晝落夜燈紅。雲深曾住琦公錫。鐘鐸依稀塵外風。

楊花

交影枝枝障遠天。吹花點點織輕煙。穿簾小白晴疑雪。卷幕微團軟勝綿。似解風情留不住。卻愁春色意多牽。門前一曲東流水。怕見浮萍漾碧川。

春曉聞鶯

櫻桃花發曉鶯啼。百囀聽來柳岸西。不覺侵晨驚遠夢。漸看初日下晴谿。鳴臯已老林逋鶴。叫月空

慚祖逖雞。惟有春風宜上苑。緜蠻先借一枝棲。

帆影和吳德翼

澄江千里浪悠悠。曉挂輕帆賦遠遊。明帶霞光依水去。遠兼樹色與天浮。移將極浦迎來鴈。落向前汀起宿鷗。日暮風高愁不見。故人何處有歸舟。

霜葉

飽霜楓葉滿林極。點綴秋光似著花。送盡落暉人倚檻。添將活火夜烹茶。驚風疑翦隋宮綵。帶月還依馬帳紗。金石有聲鏘擲地。拂箋爲賦赤城霞。

烹茶

釣罷歸來意灑然蘆簾紙閣散茶煙習聞谷口松風細慣見湖干蟹眼圓自有一瓢盛活水不須八椀品名泉生平漫擬盧仝癖掃葉呼童許再煎

梅龕

參橫月淡夜更長素影亭亭滿座芳吹向溪聲寒不落移將琴軫意先凉山樓雪霽和雲瘦紙帳風微入夢香為賦大招頻浣筆好來伴我讀書牀

鶴夢

高峯屹屹水潺潺獨鶴歸來倚石間笙管無聲飛碧落梅花有夢繞青山偶藏舞態誰能賦縱舊雲

程未許攀一路松風吹不醒暫留形影駐人間

鴈字

木落天高散五雲鴈飛銜荻畫斜曛驚風度嶺時三折帶月排林偶八分尚有古心追鳥跡肯將俗體媢鵞羣玉關儻過閒書字記取秋閨屬望殷

七夕雨

天上初傳帝女過雲間黯淡想塡河憑高未見雙星聚薄暮俄然冷雨多可惜金風吹永夜還疑銀漢漲新波一年一度相思積怨別悲秋柰若何

九日登高不果

授衣應候整綈袍雲淨天空鴈陣高采菊不因邀送酒裁詩聊亦強題餻疎林葉落留斜月漲海風狂壯晚濤岑寂齋中人跡少幾同仲蔚臥蓬蒿

耕隱堂和方洲夫子韻

擬賦田園託意深登堂便有白雲心一犂宿雨開花徑十畝清陰散竹林客至未妨荷笠坐晚歸喜聽負鋤吟桃花流水依然是好境無煩物外尋

樵李懷古

移舟檇李話當年放鶴洲邊枕月眠少伯帆檣隨逝水敬輿亭館沒荒煙平流百里通吳市高閣重

欄望海天人代豪華有今昔空令征鴈掠晴川

登煙雨樓

畫樓倒影浸橫塘檻外低垂柳半黃煙汎波光浮暝色雨餘雲氣隔斜陽蒼茫晴郭分吳地遠近春帆到越鄉一望南湖新水碧不知人世幾滄桑

雪聲和陳敬佐

雪花吹響引清商極目同雲護碧光輕似五銖聞綷縩密於千片碎琳瑯頓添松葉騷騷韻故撲珠簾颯颯狂自昔兎園誇賦手空言鶴影漫分行

苦旱

一望河干水絶流，桔槔聲裏倍含愁。火雲蒸野看過伏，落葉飛庭又及秋。夜月有情還離畢，曉風無賴更鳴鳩。絲竿三尺常倚壁，空使臨淵抱杞憂。今年四月至六月不雨，桔槔聲晝夜不輟，慨然成此

喜雨

蘋蓼風生江上秋，傾盆聲盡五更頭。雲山望遠朝逾爽，草閣分涼趣更幽。雨重乍看低岸柳，波平已許没沙鷗。洲前一笛橫吹過，牛背歸來不用愁。立秋後雲黯三日，一夜雨傾盆，達旦始已，喜而有作

橫港雜興 有序

橫港去縣城四十里許，前對橫山，旁接紫碶雙峯，溪流紆迴，村舍錯落，桑畦麥隴，高下參差，間以竹樹蒼翠，彌野炊煙四起，與遠山之雲，蓊蓊然若合若離，乍濃乍淡，宛在畫圖。余卜居以來，朝暾夕月，領畧不盡。讀書之暇，或倚闌望遠，或曳杖尋詩，積日既久，隨興寫意，滿上下平韻，聊以志村居之樂。初作詩自戊辰冬月，卒業於明年之秋。有所得依韻次第書之。春日興最劇，故於時得詩最多云。

嬾性幽棲碧海東，太平只合譜豳風。後村竹樹前村水，十畝桑畦一畝菘。不盡詩情簷影外，偶然吟興杵聲中。野田彌望平如掌，拄杖婆娑稱老翁。

蹤跡居然石戶農，負暄終日愛三冬。雲邊遠思時憑檻，雨後閒心偶曳筇。溪水流平浮夜月，竹林煙淡度晴鐘。前山自有耕田侶，隔斷峯陰尚幾重。

春風習習媚書窗，春色霏霏渡遠江。晴浴鴛鴦浮對對，香分蝴蝶過雙雙。不禁艷想生吟管，亦有新花發夜釭。雨後一犁高唱起，隔林溪水響淙淙。舍旁有田數十畝可以耕種

乍見梅花發故籬，又看桃李鬥新枝。林間處處呼鳩婦，水面家家浴鴨兒。小艇橫煙晨渡早，輕鉏荷月夜歸遲。桑麻雞犬神仙事，不向南山學采芝。

十分春意到柴扉，紫燕將雛下上飛。喜雨詩成眠健犢，落花天好坐長磯。嫣紅風墮時沾袖，淺碧波平欲染衣。忽聽提壺催酒興，一竿釣得鯉魚歸。

一壺酒對一編書，坐盡斜陽興有餘。醉帽忽欹傾白墮，吟箋乍拂擬黃初。儻逢山好還攜杖，更約朋來共翦蔬。樂事日多茆舍裏，尋思捫腹自軒渠。友人莫用行表姪鄭亨道時時過余

緑箬青簑得故吾。年來幽興託江湖。早經閱歷輕雞肋。不願功名並狗屠。每見高堂翔燕雀。迴看荒塚走鼪鼯。楸枰閒處敲棋子。誰辨人間一局輸。

一灣流水翦玻璃。門掩殘陽對碧溪。偶爾坐忘參木雁。不曾起舞爲荒雞。結交海內愁今雨。獨酌花間戀故蹊。差喜僻居無驛騎。耳邊未有馬長嘶。

日暖風和興最佳。登臨誰與共吟鞵。故情莫並雙飛燕。浮世空爭兩角蝸。地僻但知心似水。客來須得酒如淮。酣歌不問人間事。門句鐙前韻自諧。

賦詩飲酒日徘徊。更向糟牀自撥醅。同醉林間長

得月。故人窗外忽逢梅。早傳幽谷呼鶯友。怕聽晴郊叫雉媒。昨夜排簷三尺雨。春田起蟄一聲雷。家田種秫釀酒頗佳春來飲興甚狂只此一事田園之樂勝於城市矣

白袷輕衫墊角巾。提壺挈榼醉茸茵。幸生勝地交名俊。快讀奇書愛古人。楊柳絲拋雙臙雨。梨花風颺一旗春。此間儘有煙霞興。不必桃源更問津。

前山曖曖出煙雲。窗外晴鋪草色紛。琴韻悠揚醒鶴夢。墨池噴薄起鵝羣。半簾風卷花初墜。一炷香殘日又曛。爲語鄰翁今夜酒。三杯談笑已微醺。

紅潤牆陰海上暾。晨興曳杖出柴門。偶乘春興兼詩興。行過花村更酒村。水面緑移輕棹影。草光青入舊衫痕。度阡越陌尋芳徧。歸坐茆簷又抱孫。坐擁家釀行滿酒肆余興頗矣詩成聊爲一笑

一庭修竹影檀欒。曲徑疎籬鎖翠寒。密坐糾彈隨酒吏。荒畦調度付園官。偶逢客到開花徑。爲有船來約芡盤。斜日挂簷看欲落。門東又見月如鉤。

畧彴橫分碧樹灣。老頑時宿白雲關。移船漲雨三篙水。卷袖憑闌一桁山。春色滿林分露頰。古籐垂樹動花鬟。此中可有幽人住。好趁閒居問小還。

未能成佛未生天。不是顛仙是散仙。杏雨去尋沽

酒店。柳風時繫釣魚船。倦依樹影看雲坐。醉擁花陰待月眠。領畧世間閒味好。芒鞵竹笠過年年。

一聲款乃發煙茆。短棹風移谷口樵。好友相逢調藥鼎。出門隨意挂花瓢。上清品第尋珠館。散吏頭銜在玉霄。聞說丹成須九轉。疎慵不會訪參寥。

松蒼柏翠拂雲梢。格格飛翻鸛鶴巢。望遠有心頻蠟屐。買山無計爲誅茆。未聞孺子因人熱。可許元文解客嘲。悵觸一時愁思劇。客來棋子幾聲敲。

年來席草又簪蒿。落拓生涯興最豪。拂硯小窗承竹露。尋詩危坐聽松濤。爲招隱士常吟左。愛詠田

園每和陶。興發蝇頭書滿紙。時教筆管禿霜毫。
春過園林一擲梭。田田又見帖新荷。陰深綠長參差樹。花落紅隨窈窕波。臨到古書看種藝。醉移軟席更栽莎。清和時節人多爽。竹下開襟獨放歌。
薰風亭午透窗紗。一榻留賓共鬥茶。開徑定依君子竹。臨池還詫水仙家。棋枰長日閒移晷。海岸遥心待泛槎。憶昔成連向何處。浪花時擁九光霞。余時得古琴一張擬訪琴師學之故有結句
分得晴簷數尺涼。竹欄干下種魚塘。綠陰漠漠消塵夢。白日悠悠到古皇。帶草雨餘書可曬。菱花風

滿鏡生香。有時乘月扁舟渡。竹塢槐庭又一鄉。
濃春纔飲杏花餳。首夏還調芍藥羹。又折碧筩傾酒美。更堆翠甒共冰清。自多風味過三伏。不藉丹鑪錬七英。晚約鄰翁談倚杖。量晴較雨豆花棚。翠甒瓜名舍傍小池種藕池上隙地種瓜頗極田園之趣
晝坐閒翻相鶴經。後園新建縛茆亭。養雛須護王孫草。振羽應連處士星。可惜揚州汙阿堵。最憐孤嶺比寧馨。人家瀟灑偏宜鷴。非爲山禽享大齡。頃有人自揚州攜鶴來售余得其一此詩專詠之
素節常懷六月冰。賦心時亦厭樊蝇。自誇此地多清福。不信人間有暑蒸。得雨便攜蓮蕩槳。趁風頻坐柳陰罾。談諧卻會隨機發。伴侶須招下版僧。
偶逢卯甃便勾留。綠水波橫足枕流。秋磬發時攜短棹。讀書聲裏泊輕舟。橫山有讀書臺故云畫省初挂千峯月。浮鼻看過十角牛。一笑山邊興何似。近來踪跡遠方洲。謂方洲夫子一笑山方洲庭中小山名
秋風一夕散濃陰。秋色無端起遠岑。拄杖僧來黃葉寺。登樓人動白雲心。偏憐客燕將歸語。怕聽哀蟬入暮吟。誰與夜深相對坐。知音惟有七絲琴。
迎風短髮已鬖鬖。別貯餘情向菊潭。貧士詩成吟

硯北。老人星見指弧南。偶關離別求魚素。豈有恩讎挂劒鐔。十笏縱橫容我膝。只期彌勒與同龕。
涼夜銅壺下幾籤。風林又見月窺簷。忽驚身世如彈指。不欲才名爲織簾。修竹佳人倚翠袖。空山老友得蒼髯。相看便欲忘時節。嬾學青鳥甲乙占。
秘冊新抄貯枕函。深居亦即是重巖。未能諧俗聊藏拙。儻或懷人便挂帆。豈爲長生栽藥草。獨憐勁節傍筠杉。年來又得吟詩伴。寫滿雲箋付阿咸。良福登之兩姪喜吟詩頗多佳句余近來樂與賡唱

附錄橫港小盧記

橫港僻壤也說者曰前有橫山水以山名焉橫山部婁也說者曰上有顧況臺山以人著焉嗟乎唐至今千年矣山中人億萬計滅沒不傳獨逋翁之臺傳豈不重其人哉港之鄰於山也幸也雖然逋翁非隱者讀書能爲文其名亦易立有隱者不傳其名能令當時人慕之形諸歌詠後人讀前人之詩想象焉思得見其人則其人之品更高國初助教貝先生廷琚橫港詩云喜見平生友今從而求其所謂友者未知何許人里中無有稱之者使其人錄錄無所長當日廷

琚何以見之而喜也意必深自韜晦如滄浪漁父之流殆品之最高者歟今不得見廷琚之友而廷琚詩所云落日寒潮平野小溪之景色今得結廬其地據而有之廷琚如在不知喜見我否也余不能如逋翁讀書成名又浮沉人世間不能如廷琚之友行自愧矣顧我之學未成結廬避喧以竟其學則此時又將求將伯之助於友今而有廷琚其人者我樂從之遊也是爲記

丙子先子刻嗜泉詩鈔得遺文數篇附詩後此記在焉今鳳藻又獲公晚年自勘古近體詩二卷有橫港雜興詩三十首列七言律詩後或係晚年所作當時先子所購本未有也鳳藻喜而錄之循環諷誦想見昔年田園之興因即以橫港小廬記附其後合而觀之卜居之心高隱之樂後之讀者可以感矣十世孫鳳藻敬識

采桑

桑葉青青好。提筐有小姑。使君空駐馬。妾亦學羅敷。

陌上青絲籠。枝間黃栗留。低頭思昔夢。含意對芳

洲。

攀條上桑樹。褰裙折桑枝。不惜羅裙壞。正爲纏綿時。

桑樹攀將盡。春蠶餓欲餐。絲絲待他日。須念采桑難。

種田詞

高田復低田。農夫望有年。苦潦還苦旱。難做兩般天。

牧牛詞

草色望迢迢。東風長藥苗。昨宵春雨足。溪水沒牛

腰。

織女詞

前年學采桑。今年織流黃。同心成幾匹。總在女兒箱。

解得纏綿意。絲絲上錦機。今年方學織。便欲寄征衣。

登處州煙雨樓

南溪溪水蕩空明。烟雨霏霏望裏生。一上高樓憑檻立。教人那不動鄉情。五卿亦有煙雨樓故云

海棠詞

枝枝艷冶弄韶光。檻外含嚬對夕陽。一種春情誰得似。阿環睡起試新妝。

中庭一樹逗春嬌。婀娜多情學柳腰。著意東風吹不起。似沾香露溼紅綃。

曾誇南國態娟娟。又有芳菲蜀府傳。漫道春光三月暮。紅雲一簇鎖窗前。

倚闌獨立染輕紅。曾占昭陽第幾宮。知是傾城又傾國。和煙和雨墮春風。

望紫硤雙峯

柴門倚杖立斜曛。紫硤雙峯望裏分。雨過春林開晚色。一峯樓閣一峯雲。

嗜泉詩存卷下

嗜泉詩存附錄

和卜居橫港詩

十畝開開地高賢有故棲丈人惟拜石法喜是禪妻幽境憑誰託孤吟未易齊子孫懷舊德尚爾戀花蹊 遠陽舒瞻

伊人耽幽賞高枕嬾棲棲酌酒招鄰叟加餐慰老妻品雖谷士近風許古人齊莫問桃源路依稀五柳蹊 諸暨駱志适

僻徑堪容膝茅堂任燕棲尊盈彭澤酒室有孟光妻柳葉絲絲散桃花灼灼齊窈然空谷裏怳是武陵蹊 龍泉吳志剛

歸林歛雙翮聊卜一枝棲出有侯門子入惟舉案妻竹叢啼鳥徧藥架放花齊三徑客來少奚從覓故蹊 四明李恭寬

東皋看舉趾秧綠繞幽棲老圃眞忘我灌園聊共妻水平魚子滿風澹竹孫齊望裏青青色昔年種柳蹊 茗水章有大

翛然橫港宅漱石水涓棲希古稱高士相莊有令妻心閒惟鹿友志抗與雲齊後代追芳躅猶餘花繞蹊 仁和陳士珖

海上來仙李衡門有鳳棲遺經堪教子書紙不煩妻門外山光冷簾前竹影齊至今橫港月依舊照幽蹊 茗水章瑚

有谷何妨汲無山亦可棲林深聽好鳥蔡熟閉山妻栗里差堪偶桃源雅許齊此中有佳趣肯作俗人蹊 同里俞懋琪

橫港春來好誰與此幽棲當軒惟石丈偕隱有梅妻門靜山光遠堂深柳色齊高人尋不見目斷武陵蹊 同里倪廣銘

逋翁堪仰止橫港遂幽棲柳號先生宅梅爲處士妻題紅一犬吠望紫兩山齊大隱成高尚追蹤訪舊蹊 同里吾定保

何必買山隱衡門亦可棲落花頻望遠斗酒只謀妻世事風塵隔胸襟雲鶴齊幾人過問渡一棹訪仙蹊 同里董德潤

三百餘年久橫陽有故棲於今貽燕子若昔紀鴻妻詩可陶潛擬人將顧況齊吾生惜已晚徒此慕芳蹊 同里沈尚忠

橫陽眞隱士擇木樂幽棲侍有樵青婢偕惟萊子妻遠山當戶列新竹與檐齊桃李吟詩賞落花任

滿蹊 同里顏禧

老我田園樂羲他枳棘棲樵雲歸稚子煮石報山妻一雨平蕪改疎煙翠竹齊雙峯餘夕照終古對山蹊 同里蔡永椿

豈是桃源洞幽人樂鳳棲百朋來好鳥斗酒嬾謀妻疊嶂層層聳溪流曲曲齊高吟攜杖處雲樹障山蹊 族孫纘祖

不知朝市隱履素便幽棲元亮琴為友林逋梅是妻意將流水遠心與白雲齊當日舒清嘯今成桃李蹊 族孫德隆

頗厭車塵擾何妨擇木棲良朋惟野鶴公來鶴篇有又得良朋鶴一隻句故云偕老有梅妻山外斜陽淡窗前綠草齊地偏無過客桃李冷荒蹊 族孫燿龍

嗜泉詩說

詩以元氣渾淪為至漢魏五言之不可及者以此柏梁詩語多失體然氣格自不同至四言詩酷摹三百反不逮三百矣可知學詩必有淵源然須畧貌而直追其神乃可

唐詩諸體畢備聲節因乎運氣骨髓乎性意理色澤由乎才一代制作鉅手皆足為後人師法然須分別觀之五絶王裴倡和至高節短味長五言惟章柳直追建安子昂感遇可與阮籍咏懷並駕五律沈宋開宗王孟稱最盛唐以下大歷諸公亦許

擅場七絶以韻勝當時亦入樂府余所取者五人李太白王龍標杜牧之李益李義山而已王建宮詞間有可取七律盛唐諸公固超前軼後然學其規模易入廓落若揉弄花鳥感慨今古晚唐要不當淺議七古以頓挫取致中晚皆平昌黎要為崛起昌谷飛卿新聲動人不失古樂府音律可備一格李杜為有唐一代之冠冕稱之者無異詞元微之伸杜而抑李非也

宋初猶唐派也平淡清和別為一代者當自歐梅始蘇門學士黃山谷為傑出秦觀秦覯安能望其

肩背后山學杜秖得形似不如蘇黃自闢一徑然
黃之流弊漸不可長後來學西崑者病江西之下
文學江西者病西崑之不高二者交譏平心論之
西崑身靡然猶是詩也學江西不肖竟不成句調
尤楊范陸並稱大家然嫌麤俗又非蘇黃可儷
虞楊范揭元之大家也繼遺山而起人謂虞在楊
前揭後非也以余觀之虞爲首出下此者其趙子
昂乎黃溍柳貫輩要未能爭席
國初首名四先生劉基宋濂高啓王緯也四人俱
優文學而高之詩爲最優觀青邱子一篇亦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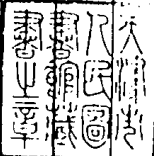
其大概矣後以高張徐楊爲四傑比唐初王楊盧
駱不惟詩相似境亦相似異哉然四傑中惟高最
優而後楊終不如前楊鐵厓之樂府婉美千古當
不與一時競短長後有作者必以予爲知言

後序

族祖橫陽先生有詩集十卷晚年重訂詩存三卷
世遠言湮編殘簡斷乾隆丙子景韓弟搜訪遺集
僅得初刻十卷中之第八第九兩卷又多缺頁所
存止近體詩百首重梓問世予既贅數言於末矣
越壬午九月予偕阿咸文鳴作鴛湖之游寓天寧
寺之碧梧山房老僧戒月好藏舊籍因撿得先生
重訂詩存二卷不勝欣喜其古近體詩畧備以初
刻中所見者對核之覺斟酌更精雖按先生自序
已佚去詩餘一卷而詩說記畧改本猶存亦可珍

也遂贊文鳴重校刊之與前冊不妨並存古人學
與年進其篤好不倦之志後人正可以爲法也惜
景韓下世不及見爲可恨耳又同時所見有平湖
屠敦埏粵歸草一卷海鹽聞人望布衣詩稾四卷
其詩有王孟風格頗覺可傳諸家詩選闕如其子
孫又未知能道之否附志於此亦以見古人詩之
散佚者正不少也裔孫纘祖謹書時年七十有六

是集計古體詩六十二首近體詩七十五首小牕記一首論詩五則內近體詩已見先子所刻嗜泉詩鈔中計三十五首互有異同惟永祚寺千佛閣九日登高不果卜居横港三律不易一字葢詩鈔爲公初稿此則晚年重勘之本也昔董太夫子撰傳時秖見初刻之殘本故所摘佳句大半見詩鈔中是集僅存煙泛波光浮暝色雨餘雲氣𣈆斜陽雲藏古寺留僧住松老層巖任鶴眠兩聯然傳中所引暝色作夜月雲藏作雲深松老作松立層巖作層崖又微有不同矣至篇首諸原敘即詩鈔所列之敘也重鋟梨棗不忘欣賞云爾時

乾隆尚章汁給之歲孟陬端午十世孫鳳藻再識

嗜泉詩存二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璋撰璋字政虹海鹽人是集前有正德四年璋自序稱取舊刻痛加刊削存十之一並及近作爲二卷雜著詩餘爲一卷易其名曰詩存此本爲其十世孫鳳藻所刊上卷爲古體下卷爲近體附錄詩說五則而獨無詩餘襍著據其九世族孫纘祖後序蓋舊刻已佚此重刻者殘本耳卷末摘句三十四聯同時諸人和章及小傳墓誌銘皆鳳藻所纘也纘祖跋又稱尙有重刻殘本詩鈔第八第九兩卷今未見傳本其存佚不可知矣

性理吟二卷

〔明〕譚寶煥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譚作梅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吟二卷》提要

叙

性理吟者樂安譚樵海述朱子吟纂朱子語繼
七言律以友教諸弟子者也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先生當成弘之間去宋淳熙未及二百年紫
陽遺教未淹黃山發水與神樂絃歌相望鹿洞
又師儒講習之地聲教同殊大江而西建昌李
燔都昌黃灝併陳宓蔡念成輩相與盤旋[illegible]泉
三峽間雖世遠年湮而歌風韞瑟私淑[illegible]

樂間表彰絕學纂集朱子全書欽定性[illegible]
尤富此樵海律詩繼性理吟所由作而臨汝服
古之儒美斯愛愛斯傳也朱子承周程張邵之
緒傳道脉於遺經以致知力行為宗以主敬存
誠為本樵海此編朴質明亮等於歌謠前列朱
子家訓截句九十八首而纂朱子語演七言律
以繫於後誌所宗也然以截律為訓詁易韻粘
為箋註即通語恒言相通聖經賢傳言近旨遠

所謂不下帶而道存者與董洛風雅我諸篇齊朱子當南宋式微延臣曾以詩人衆爲遂不爲詩故名曰性理吟然海亦因之皆以性理言雖我由與律不同然豈風雲月露所得比音協律哉夫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師弟淵源心同一脉佈諸天下循環往復詠歌流連亦夫子與人歌善反而後和之意也高山景行冀墻若接謂是紫陽先樵海而吟[illegible]

紫陽而詠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詠樵海[illegible]紫陽讀紫陽者如遊洙泗矣閒霜巖避亂走出濯身藏此卷與金玉錦繡不顧是編其譜氏[illegible]曾姪獲予當與球圖並陳以貽世守

皆

皇清乾隆十九年甲戌歲季夏月穀旦後學桐岡朱鳳英頓首拜譔

朱子著述繁於川岳人得片言珍如珙璧余讀其訓子短吟自序云已亥春以病廢書默誦四書註隨所思記以絕句數百篇用代今之訓蒙者讀五七言律詩也竊惟唐人音韵聲越金石開發初學才思則可而性功無裨焉布帛菽粟易知簡能無如文公訓子一編蒙以養正甚善也余尋味以之漫濫朱註臚列篇端明其宗旨而又竊取遺意效顰東家續以七言五[illegible]

百首署曰性理吟其中有為朱子所已[illegible]朱子所未詠要皆闡朱子欲言之意語曰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或亦足為訓後君子當蒭蕘之採云

正德七年壬申歲夏月樵海譚寶煥謹識

跋之宗乘公歿未及花甲一子無傳生平著作宜多散佚余高祖蘭崖公爲公姪孫公歿後十八年生猶幸享年六十有七萬曆中始行採輯公詩文及性理吟成帙曾祖霸歲守厥緒本留貽至康熙戊戌梓行詩文共十卷用公同好然已僅存什一於千百矣其

性理吟公自叙稿待付首繕未中竟缺過半幾至蠹蝕歲壬申因思私余同從弟作霖恭謄錄呈閱校梓因史太史太史見而嘉許勿置言為紫陽功臣總通立傳

今上甲戌夏余小子針裒捐貲付笈乾鈇登誌棗梨與蘭崖霜巖二集併附於後嗚呼曷沉泗水經綸泰灰古今同慨得毋公靈在天而造物無完者之辛不容終棲與時乾隆十九年初秋望前三日七世裔孫作梅薰沐謹識

性理吟前集

招携譚寶煥燃洲甫輯

姪孫欽璦霜巖甫編

桐岡朱太史翽羽先生訂

天

朱子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運轉不息故閣得地住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包著天天之氣却盡任地之中流行發生只是一個物事

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

鬼神

朱子曰先儒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良能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取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

鬼神即物以爲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可窺二五運無停

命 二首

朱子曰於穆流行而時行物生未少間斷故天地之大德曰生

妙合之機不暫停自然氣化與流行爲鈞賦界

名爲命即此而思得性真

其二

朱子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又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舊者流又即東之

源不息始終聚散即斯求

性

朱子曰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

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

性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

心

朱子曰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又云體用周流無不貫徹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有主宰運用之意

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

由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

情

朱子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喜怒未發而知覺不昧者心之主乎性既發而品節不差者心之主乎情

謂之情者無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

分析出人當隨發察其幾

意

朱子曰意者心之所之日用工夫以察識善端爲最初下手處

意乃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

心情意一發而俱性在茲

道

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洪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虛心靜慮求之日用躬行則規模之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故學貴要於致知

如何率性名爲道隨事如由大路行欲說道中

條理具又將理字別其名

中庸

朱子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

過猶不及總非中離卻平常不是庸二字兹將

容易看只爲斯道用無窮

太極圖

朱子曰大極圖立象盡意剖断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私而不示蓋亦未有能受之者耳大極圖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

性蔽其源學失真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先天圖 二首

朱子曰兩儀四象須知先天之序乃爲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

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依圖看先後乘除可理推

其二

朱子曰自㸔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其天地變化陰陽消長偶得小詩以寄鄙懷忽然半夜一聲雷云云蓋陽生於子陰生於姤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乾坤復姤互推移動靜之端起至微終日欽欽看不足其中圓處是真機

學

朱子曰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其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心目之間則意誠心正而以應物若辨黑白矣

軻死如何道之人緣知學字不分明凡除功利虛無習盡把聖言身上行

體用

朱子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

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

原其本體立於斯用乃存

西銘

朱子曰叢書言理出三才分出人道西銘專言理而橫渠伊川謂理一分殊者蓋乾坤天下之父母父母一身之父母也

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原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

仁 二首

朱子曰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

心無私滓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方知仁體益言公

其二

朱子曰元亨利貞天之德也而元無不統人之爲心其德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故四季統於春四端貫於惻隱

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當先主在仁方有四端隨用發譬之四序始於春

居敬 二首

朱子曰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

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工夫橫監看總來不出欲斯存

其二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顔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工般勤夫子明斯意約禮之時已在中

靜 二首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然其感於物者豈能終不動乎未發謂之中全體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也五行各有動靜然體用一原故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

心性靜與動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工夫先要靜動而無靜體難全

其二

朱子曰天地止有動靜而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主靜立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也老子謂有生於無大極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庶幾近之

莫專靠靜偏於靜須是深加格物功事到理明隨理去動常有靜在其中

致知

朱子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

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又昏漸又剔開昏與蔽一時俱透理窮源

克己 二首

朱子曰克己固學者急務須見得一切道理了又分明日用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立

定脚根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本體原來只是公自將私意混其中雖顏造聖

無他事惟在能加克己功

其二

朱子曰克己工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

莫道公私未判然自夏一日用功難便隨明處

猛兮擺志在希顏即是顏

戒謹恐懼

朱子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則紛擾矣

防欲當施禦寇功及於未至立崇墉嘗求四者

無他法依舊同歸主敬中

夜氣

朱子曰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特可言復而見天地之心之氣象耳學者當於旦晝之所爲理會克已復禮令此氣常存則仁義常存非是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

理則無形氣是乘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無感

猶當驗晝不能清夜亦昏

體認

朱子曰爲仁之要固不出聖賢之言若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忠恕恭敬可備見用力之始終矣

雖云道本無形象形象原因體認生試驗操存

功熟後隱然常覺在中明

喚醒

朱子曰子壽兄弟最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

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

爲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纔昏自覺

中如失猛省猛求明則存

爲人

朱子曰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之間察之愈密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此也

辛勤作盡求開計沽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

爲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

三省 二首

朱子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 / 自治誠切可謂得爲學之本矣

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
不深察便欲傳心一唯中

其二

用工事上實根源三省真傳入道門理即是心
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存

十五志學

朱子曰孔子自言 / 其進德之序如此

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入
躋聖速只緣科級叅如斯

小學

朱子曰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 / 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支流餘裔

洒掃庭堂職是供步趨唯諾飾儀容是中有理
今休問敬上端詳體立功

存心

朱子曰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 / 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 / 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 / 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

工夫但欲存心耳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
更剖晰只緣私意費消磨

養性

朱子曰養性 / 順而不害

性衿不假增加力養字原非別用功只要閑防
并省察莫教私意害其中

心之官則思

朱子曰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 / 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洪範云思 / 作睿又 / 作聖

一身胡爲比心微只爲能思擇所爲底事虛靈
成暗塞獨於物欲動其思

莫知其鄉 二首

朱子曰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 / 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 / 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淸氣定常如平 / 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平旦矣

此心活物原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
誰是主只因操舍有存亡

其二

存以公兮亾以私存亾倏忽動時機莫教事過
方纔省辯晰須嚴念慮微

人心道心 三首

朱子曰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

係焉是以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雜乎道心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雜乎人欲則危者安微者著無適而非中矣

自從戕鐕流傳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晰精明
爲訓切如何心學尚寥〻

其二

因形與理別言心其實隨形有理存纔與理違
形獨用便爲物欲理昏〻

其三

莫道惟危便爲惡只緣衆欲起於形常須急把
理來救亦要少從危處行

知天命

朱子曰始終條理具在金玉二字說得有來歷乃住

假借立言雖似是知非我出枉勞工苟從志立
循而得方信真知味不同

故者以利爲本

朱子曰所謂故者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

論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誕與深艱昭〻萬事
皆其理只是工夫欲順難

叅前倚衡

朱子曰言其忠信篤敬念〻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斯心便在玆果似有形
君信否用心熟後自能知

汶上

朱子曰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取禍柔則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求既無先見之哲又無克亂之才故也閔子其賢乎

仕非其地寧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勢邀吾自逝丈夫無欲氣常伸

山徑之蹊

朱子曰言理義之心不可稍有間斷也

苟能用力可克微一息昏怠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儆幾番茅塞徑之蹊

不能使人巧

朱子曰下學可以言傳

學求入處須師授此外難爲盡靠師但向行時無息處進前曲折盡能知

觀瀾

朱子曰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渾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illegible]向狂瀾[illegible]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

良知

朱子曰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孩提自幼良知發此日心蒙尚未開既壯蒙開趨物欲良知反喪亦哀哉

動心忍性 二首

朱子曰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

不當拂處常逢拂不合空時亦至空處順不如常處逆動心忍性始成功

其二

困窮拂亂雖天意知舜何須增不能上知雖明事之理也須親到事中行

芻豢悅口

朱子曰須實體察義理之悅心

食中有味知斯悅知是能加咀嚼工行處心安思處又餘甘常溢齒牙中

先難

朱子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爲學須教效踐形但專一意使工深哀哉狹隘

頻期效仰止仁人後獲心

謹獨

朱子曰戒慎恐懼是全體工夫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又要緊切故當加意省察

爲學無功由間斷其如間斷費關防方知謹獨

功誠切多是此時心易怠

鳶飛魚躍 二首

朱子曰引此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

此理克周宇宙間下窺魚躍上飛鳶飛斯在上

躍斯下神化誰尸本自然

其二

神化誰尸本自然盍將此意反而觀試將事上

深加察纔着些私便不安

樂在其中

朱子曰程子云非樂疏水曲肱也雖疏水曲肱不能改其樂也又云須知所樂何事

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

能擴斂只向私心重處安

不改其樂

朱子曰程子云周茂叔教人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隱而不發人之不敢妄爲之説但當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庶得之

已私既克本心存到處逢源與理行不待有心

求樂道此心之樂自然生

逝者如斯 二首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如何物却能形道只爲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

存動理故言逝者可同觀

其二

嶼源萬古只如斯東注曾無間斷時後學不因

川上歎安行體用亦難窺

勿忘勿助長

朱子曰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忘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

須當察便是鳶飛魚躍機

牛山

朱子曰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光潔無草木也

此心此理自天根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閑防

人欲伐更須著意察滋萌

任重

朱子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

氣無强弱志爲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捱得一番

難境界便添脊骨一番堅

萬物皆備於我

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

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雖萬類

皆我有只爲中心太極存

難言

朱子曰難言者蓋其心有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難言非謂不容言謂狀其中體段難難是養成

天地塞却將剛大反而觀

四十五十無聞

朱子曰言此以警人及時勉學也

聖人接物本於仁穿以深言拒絕人不足畏辭

嚴且截急將此意省吾身

九思

朱子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

人之進學在於思又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

純熟後自然發處有思隨

辭達而已　二首

朱子曰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方識聖門辭達旨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
由辭出此外徒勞苦用功

其二

因辭可以驗人心又地開明辭必明試把正人
文字看何嘗巧滞與艱深

君子去仁

朱子曰戒慎恐懼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

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爲重輕推倒持釣渭耕莘

皆往徹聖賢不出我何歸

就有道而正

朱子曰尹氏云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

差以毫釐大亂真苟盖就正墮終身不惟枉費
貌年力反作滔天禍世人

出門如見大賓

朱子曰敬以持己

竦然敬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
持守法必須心在可爲仁

必有隣

朱子曰德不孤立必有類應

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户
嗟寥落但立誠心自用工

浴沂

朱子曰曾點之志蓋有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已爲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

只就吾身分上思桐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
閒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

子路言志

朱子曰程子云子路勇於義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莫道車裘事亦輕仲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共敝
爲難易試把車裘驗世情

斐然成章

朱子曰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學須隨磊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縱逢大匠亦何成

安仁利仁

朱子曰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語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空安懸知等級

無他義去盡私心只一般

一貫

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

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慎勿懸空想聖賢

卓爾

朱子曰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云卓爾在日用行習間非窈冥昏默者

顏淵不日趨於化此境寧容末學知細誦師言强思索獨於博約語無疑

聞知

朱子曰愚按此言雖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夫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而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

見固能知聞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原無二千聖已亡心在玆

絶四

朱子曰意必常在事先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

在人四者要皆無絶盡聖心天與俱敢爾單提希聖術力除私欲是工夫

莫我知也夫　三首

朱子曰此言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

心即是天又即理無行不與理相隨故言惟有天知我天豈真如人有知

其二

天怨人尤兩不形歎心下學是工程了然可使人知處盡日䌸酧理與心

其三

聖心端似陜修蹊俛首無言但疾馳學者須當存此意自能遏絕為人私

予欲無言

朱子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

妙道皆形日用間即斯可見不須言試將天象明人事希聖工夫萬古存

吾無隱乎爾

朱子曰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以此言曉之

聖道雖云妙莫窺礿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後學無於行外求

仁二首

朱子曰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未能自化須少有雨露之澤且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

春水融盡絕澌微徹裏氷壺燭萬幾靜對陽春滋萬彙聖心體段識如斯

其二

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顏淵罷不能所謂不思並不勉舜由仁義即非行

吾知免夫

朱子曰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

常懷四體昊天息自是淵冰恐懼深一息尚存憂未免死而後已即斯心

博約

朱子曰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云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

事來身向禮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罅隙得斯二者老吾身

事天

朱子曰心也性也■天也理也事則奉承而不違

皇天命理以爲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上還天所賦終身履薄以臨深

性理吟前集終

性理吟後集

招携譚寳煥撫海甫著
姪孫欽瑗霜巖甫編
桐岡朱太史翺羽先生訂

仁

朱子曰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又云克己復禮是發明學要躬行之意

天地本來生物心先儒特指此爲人五行運轉

功歸木四序周流氣屬春一膜不通身且痺寸私未去道非純有能克己工夫到腔子中間惻隱真

義

朱子曰事又物又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

理有當爲在必爲事皆審處得其宜境當信道篤猶固身可成仁死豈携取予截然分界限是非斷不謬毫釐要知此道觀元化天地嚴凝肅

敍時

禮

朱子曰禮者仁之著又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天澤杓分禮已基三千三百特其儀分由父子君臣定恭豈報音笑貌爲理在人心應有節民知天則把無思聖門問目皆根柢四勿當先克已私

智

朱子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

察慧爲明類管窺此性公是與公非事行無事惡乎鑿知極先知覺自微明德工夫由格物窮神造化可研幾始條理至終條理入聖優於聖域歸

信

朱子曰仁義禮智四字乃天地本然之德無所爲而有者但仁乃受之理生之道故即此可包四者

有諸已者若爲名道在叅前與倚衡克是四端非外鑠確然一理與俱生五行主以中央土萬善根於此意誠實理流通該造化天何言處四時行

誠

朱子曰誠之爲言實也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

實理根源帝降衷渾然太極具胸中不思不勉

聖而化則著則形天者融一性毫釐無矯揉兩間化育妙流通學如未造思誠地主一工夫要廣克

心 二首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雖一時驗見而天人無間斷處發明稍似精密

虛靈知覺本無私物誘其間未轉移理義廣克無限量賢愚異向只毫釐精神收斂歸方寸功

用彌綸極兩儀一念少差徵亦顯誰云暗室可容欺

其二

朱子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敦仁則無適而非仁矣

此身有物宰其中虛徹靈臺萬境融欿自至微克則大寂然不動感而通五官本以思爲主一竅須防欲外攻不睹不聞穷壤隔盍於謹獨上加功

敬

朱子曰此心操之則存存而敬者操之之道

進德工夫那處尋常惺又地主吾心精神収歛天常定氣象嚴凝帝式臨詩賛文謨先曰肅書傳帝典首維欽帝王心法皆由此學者須從用力深

性

朱子曰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耳

此性凝於二五精天之命我本來純只因氣質分清濁遂使賢愚有等倫誠則踐形非用力學能克已始爲仁盡人盡物皆吾事本又原又只一真

情

朱子曰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萬物之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

未發之時皆是性動而感物乃爲情欲而可欲仁非遠思本無思妄不生萬想不揺心正大四端既發善流行隄防氣馬如防敵謹獨工夫要講明

氣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

二五之精判混元厥初本體自純全配乎是道生乎義皆則人養則天乎旦清明常不撓兩儀充塞浩無邊死生禍福誰能攝聽命於心即

聖賢

志

朱子曰儒者以窮理爲先一物有一理明
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

方寸中間徹兩儀規模全在立心時希賢希聖
性吾適行希伶王視所之有則竟成功易集儒
而無立事難爲始焉趨向尤當辨舜蹠其徒易
背馳

命

朱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是生時便有是命以此性了

賦予皆原造化工胡爲定分杳難窮性根於我
原無異氣稟之天有不同道在何須言壽夭身
修只合任窮通聖賢順受無非正義理當爲命
任中

思

朱子曰土旺於末故
所取寄旺於四季

方寸中間貫兩儀五官五事本乎思憧又合謹
明從戒盡又無忘內省時理欲兩端分界限聖
狂異向只毫釐思誠若達何思地不問生知與
學知

意

朱子曰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
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謂
之人心營謀非不善但毫
髮不從天理來便是私欲

萬事皆從有意生念頭纔起是根萌聖能無我
應先絕學欲正心須自誠百慮經營行此志一

機感發屬乎情濂溪不去窓前草此意分明養
得成

樂

朱子曰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先知先
覺乎此耳非有異於人也故程子云理義悅
心猶芻豢之悅口

紛華掃退性吾情外樂何如內樂真理義悅心
裏有得窮通安分道常伸曲肱自得宣尼趣陋
巷何嫌顏子貧此意相關禽對語濂溪庭草一

般春

憂

朱子曰易云樂天知命故不憂

富貴何須分外求樂天知命本無憂事關職分思無曠德在吾躬患不修流淚賈生深漢慮攢眉杜老爲唐愁困心衡慮終無益療病還須藥必瘳

剛

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剛柔

鐵壁金城硬脊梁夜深劍氣凛寒芒三軍莫奪匹夫志九殞難催壯士腸毅若參乎宜有勇慾如棖也豈爲剛要之集義工夫到血氣何如志氣剛

柔

朱子曰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

溫其如玉益加金義理薰蒸淑此身粹德常存鄉善士嘉猷與入國良臣但推寬厚慈祥意肯作脂韋軟媚人張禹孔光何等習巧言令色鮮其仁

中

朱子曰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個偏倚過不及處

正體原從不倚生亭亭當當理分明帝王相授皆惟一夫婦雖愚可與行載在羲經推二五寓諸麟史即權衡果能此道經斯世天地中間掌様平

權

朱子曰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以適於平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也

事物稱量易一偏權爲善用乃爲權一心酌酥中常主萬變縱橫理自然不是反經求合道要非膠柱可調弦若能變化參乾道正氣流行四

序遷

幾

朱子曰濂溪先生說得約當通書拈出自然省力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

萬事根源肇自微當知微者著之幾安危理勢乘除頃禍福幾緘倚伏時智者未形先預料常情已著鮮能知毫芒善類尤當辨舜蹠其徒易背馳

道

朱子曰道體之大無窮而文理密察有不可毫釐差者此發育峻極三百三千指示條數之功致廣大又盡精微也

一太極中涵性分六君子者得心傳無形超出流形表不物來從有物先能負龜呈開妙蘊鳶飛魚躍會真詮經綸一息無斷道圓蓋方輿特兀然

德

朱子曰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情於怠忽然程子謂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

自然左右逢源

此德根於此性真四端萬善足吾身出寧似舜天之合懋敬如湯日又新細行不矜圭有玷寸私無累玉其純雲行雨施乾元普宇宙中間物物春

四德

朱子曰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天德胚胎自渾淪乾分四者可名言元工肇始

斯仁普亨道為通諸類蕃利則有花皆就實貞而無物不歸根流行四序周而始誠貫其中是本源

四端

朱子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者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所謂善者血脉貫通未有不同

四者本無端可窺一機感發善隨之欲知本體胚胎處著在良心發見時情動始能覘朕兆性

杓原自有根基火然泉達克而廣此理生又無

盡機

格物

朱子曰人之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

一物之間一理存欲窮是理見須真川流不息應知道穀種能生始驗仁製錦可觀爲邑者斷輪能悟讀書人此身有物先須格萬物從來備

我身

踐形

朱子曰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天性不外乎形色然則有形而悲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

肖貌均之造化功聖性和順積諸躬聲而爲律身爲度目自能明耳自聰但見從容時中道何須蹈履上加功物皆各盡天然則一理純乎四體克

皇極

朱子曰皇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

以極爲中義未安示民標準有相關萬殊本又元又地一理亭又當又間惟棟在中群木拱辰居所衆星環九章統會歸諸五千古質疇彝訓須

忠恕

朱子曰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

内不自欺忠是體推而及物恕行焉人能勉此

幾於道聖則純乎動以天探本窮源誠是主視人猶己理同然聖門一貫知誰會獨有參乎得正傳

中和

朱子曰情之未發爲性是所謂中性之已發爲情是所謂和

喜怒未形中固在發皆中節乃爲和粹然本自性情出含此其如禮樂何正若固喬猶嬌亢衆如光禹失依阿不偏不倚中庸訓理學工夫要

琢磨

陰陽

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退而消者其氣弱

形而下者謂之器天道無陰不佐陽動則群陽俱發育靜而萬物盡歸藏雷方伏處潛萌地冰欲堅時自履霜但使陽明勝陰濁此身先自要平章

變化

朱子曰爻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爻理人事皆在其內

流行造化杳難窺物有推移道不移草木春花秋實際獸禽孳尾氄毛時大虛瞬息陰晴雨浮世侵尋老壯衰本體尚存形迹異化焉形迹亦無之

夜氣

朱子曰人皆本於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紛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

時當嚮晦寂無營是氣分明養得成収斂精神安夢寐流行旦晝亦清明五官泰定邪難入一室中虛善自生存得滿腔天理在從他鼻息鬧雷鳴

謹獨

朱子曰獨者致用之原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

一念根萌自隱微外無形迹可容窺迹雖未動機先動人不能知我自知顏燭夜燃防縱慾震

金暮斥畏天欺豈知爲學求諸內不但幽居暗室時

聖

朱子曰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不得不異

胸中何慮亦何思妙在從容中道時自是性之非力强純乎天者豈人爲一私不累大而化萬境俱融生則知孰謂神明難處造惟狂克念聖之鑒

神

朱子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但其分難見耳

聖固非人可得爲至神猶更杳難知心工點與天同運道化全無迹可窺陰合陽闢機就使風飛雷厲令如馳無方無體絕乎易搦揗貽又未判時

人心

朱子曰性只是理恐難知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

不是人心與道違先儒特指此心危氣成形後有知識物誘吾前易轉移理欲兩端分界限聖狂一念判毫釐若人無有天戕者物則依然具秉彝

道心

朱子曰勿正勿忘勿助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

方寸中存無極真纖毫物欲外難侵至精至粹純乎理無智無愚有是心誠實本來消衆陰陽明原自絕群陰帝王精一相傳法獨向危微妙處尋

明明德

朱子曰滿腔是惻隱之心是就身上指出陳正經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伊川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

真洞又在中扃人不生知必學成克去己私無晦蝕還他本體自光明蕩清泥滓泉斯潔拂拭塵埃鏡乃清性分本來非外得斯明原自內中生

止至善

朱子曰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極是名此理之至極

邱隅黃鳥咏緡蠻止道光明體艮山物與俱生皆有得德雖至小不踰閑敬仁盡乃君臣分慈孝嚴於父子間知止乃能安汝止明誠學力本相關

君道

朱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無臨憎愛[illegible]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制世非徒勢位尊克艱厥后止於仁力經綸會先修已萬化綱維在得人政出中書權在我利捐內帑富藏民大公至正無私昵宇宙中間物物春

師道

朱子曰人心雖保氣習易移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使之逐去邪人益謹之於微不待有過而後規也

瞶又誰開一性真要將斯道覺斯民明如虞舜先敎敎聖若宣尼善誘人夜立伊川門外雪風生明道座中春帝王亦有師承益廣厦群儒日日新

相道

朱子曰綱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又曰英宗即位繼感疾亟趣立穎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爲太上皇耳又曰司馬[illegible]陽聖賢高致非可

蔽及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體

金昂調元贊化工此心端合與天同宗祊[illegible]韓忠獻遐邇清名司馬公造物無私叅衆論[illegible]君有道竭精忠綴衣趣馬皆吾屬不問宮中與府中

吏道

朱子曰自重之士仕之既重則彼得以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耳目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

仕非其義仕奚爲一命當懷及物思清白居官皆可紀志勤莅職敢求知理財有道唐劉晏用法持平漢釋之硬著脚根行實地班資何必計崇卑

求放心

朱子曰操存舍亡入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可放舍亦不可如此安排也人心收回便是道心道心放出便是人心

放渠雞犬欲求難內省何須用力艱鑿不踰方寸地操存尤任片時間當知本體皎然在不是良心去復還人患不思又則得可容旦又伐牛山

絜矩

朱子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不待求之彝倫日用之外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物我由來總一般四方八面要平看巳如欲立人俱立民既相安我始安異體莫如同體視彼心當即此心觀缺

性理吟後集終

性理吟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譚寶煥撰是集成於正德壬申前有自序皆以四書及性理中字句爲題前列朱子之說而以一詩括其意前集一卷爲七言絕句後集一卷爲七言律詩其意不在於詩亦遂難以詩論矣

鴻泥堂小稿八卷續稿十卷

附錄一卷

〔明〕薛章憲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鴻泥堂小稿八卷續稿十卷》提要

鴻泥堂小稾序

江陰文士在宋有葛文康公勝仲與其子侍郎常之及丘忠定公宗卿元初則有陸文圭子方後子方又有王元吉氏張希尹氏孫大雅氏皆以述作擅名一時文康忠定僅見其文之一二常之有韻語陽秋子嘗序之子方有牆東類稾今歸秘府張氏溝南集嘗一見録本然邑人鮮有藏者惟元吉大雅之集與韻語陽秋並行於世數君子之沒蓋參百有餘年乃今而得一人焉曰薛君堯卿其文古雅簡質如商彝周鼎雜然並陳蒼綠眩目不俟摩挲知非今世之物其清健攫密又如修偃道人辟穀深山餐霞飲泉而塵濁之不能涸也蓋君少嘗業進士通易書詩三經屢試有司不利憤然棄去一意古學無有所作日鍛月鍊弗工弗已其為人沈靜寡欲而性嗜山水嘗稍遊吳越以至齊魯燕趙之墟尋幽弔古捜奇抉怪維用資以為文其在稠人廣坐衆方高談宏辨較短爭長君獨袖手默然若無能者及其操觚搖毫篇章一出如予前之所評則人未嘗不驚且服以為江陰之有人置之孫王之間殆未可優劣論也夫天下之事勢無兩全使君早挾一第入固榮之未必有文若是然則君之困抑蹇連終身不遇者固將以昌其文視世之炫赫一時而名隨身沒者果孰得而孰失哉雖然

世之士蓋有賤貧而短於文者若君者亦可以無憾矣夫君諱章憲堯卿字也沒年六十未沒時嘗預營壽藏自爲之銘人稱其達三子布卓申皆勤學好文以君所著鴻泥堂集錄木以傳卓來請予序予交君久相知爲深遂不辭而書之正德丙子三月朔日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蘇人都穆序

鴻泥堂小稿目錄

卷之四

律詩

卷之五

詞

卷之六

記志序文凡六篇

卷之七

頌贊詞凡八篇

銘誄碑文凡八篇

哉其永宮之仙洸不知爲人間之世

傷往賦

念窈窕之淑質重痼瘵之深思辰既久而彌攪境當懽而更悲愴悅言欝癓嗟涕洟悵鳴瑟之在御睠遺袿之縣檧歲忽忽其云邁日冉冉而下馳形踽踽而獨行影煢煢而孑遺歌焉而孰與之和倡焉而孰與之隨愁然興懷潸焉出涕高堂渝灑孰與几饗宗廟粢盛孰爲薦祭嗟黃金之莫鑄題白玉之未瘞是以鸞膠將續而猶未續狐尾汔濟而猶未濟吾將謂仚遐之介而逼人或言宋璟雖賢而泥哀固可以禮節事固可以義制覩夫君之慷慨使人益增乎伉儷

枇杷賦

皇有嘉植貽于宮媼剛勁外挺堅貞内抱寔玉顆兮彈丸葉金刀兮剛𠜋爾其舒華耀日顙擢凌霜褫素縞被黃裳剡雉膏截鵠肪薦雕俎侑玉觴搏瑞露咀瓊漿陋道傍之苦李失召南之甘棠故夫千百綴枝十五並蔕榮榮不着嬲嬲次齊默有王孫兮倏顛而諦窺鳥有公子兮駭目而增逝酥大綠橙甘分丹荔皓齒咀兮犀欲動纖手剝兮蟬自蛻若夫淵材抱恨于京獨歎木水晶熒兮溶煥蕤霜璀錯兮流寒珊瑚木難兮槎牙而麗網夜光明月兮纍落而走盤既乃移根上林投種下土瑯ゝ周廬翡翠當戶列亞夫之亡

柰哉植寄ゝ之蒸羽巴橘亭論叩蒟美取沾雨露以濡沃凌雪霜經度若夫牡丹朝酣海棠夜睡蜘雲旖旎以零亂緋霞紛紅而剪裂倏忽殞穫須臾淪替借兒女之戲玩發壯夫之深喟豈若游龍夭矯脩乞詰屈四時不凋凜貞松之操一朝而盡笑柔桑之菀匪光榮易歇而德焉二三蓋深固難遷而志則專一樛枝娑娑聳幹兀律謝春紅之灼灼含晚翠之鬱鬱者歟

登楚山賦

涉長淮之流濟兀孤城之岌嶪既水陸之要衝實東南之保障羣山迤邐而西走百川奔突而東向凡魚鹽之所貿易輿薪粟之所轉餉舟銜轂擊山積海藏越有小　之喬嶽爲東楚之望上築闉闍規度塏爽作宣伊興作堂伊廣開襟度之弘廓豁胸懷之坦蕩輪焉奐焉是暢乎精神經之營之實勞乎意匠鑱ゝ峯巒乎視乎几席之間金牛嶽阜高出乎雉堞之上重岡複嶺縣崖豐嶂咫尺所轉側而百態煙雲頃刻而萬狀去者如背來者如向却者如拱前者如抗俯者如揖仰者如望偃者如俛倚者如傍登者如蹴跌者如踢或呀然鳥啄或躍然狼抗或聚然自ゝ或奔然供帳或百獸騰走或萬馬奔放如
柰哉如列騶杖旺有翠干冊琢佇錚嶸

鸞鷹紳之東西與樊遷之歸走如魚之就于淵如獸之走于壙俾延俾〃挺然操量市不貳價門有百兩肩相摩以貫珠踵相接而屬錣飽饔飫飧如飲醇釀合衆言以乙辭始萬和而千唱記舊雨之曾來值譽氷之方壯苦獵獵之吹衣藉翁翁之泛益方凜然以折膠覺温然而挾纊倏書䏿以三霜期畧足而一訪

禊賦

月朏明生風恬日煦脩厥禊事聊張水嬉碕岸斗絕以噴沫長河迤邐而漣漪我酒既旨苾苾芬芬亦有嘉肴以炙以燔烹魚擊鮮包鼈膾鱗靈鼉逢逢威鳳翩翩蝳頭掉而輕矯鷁羽旆而高騫鴛鴦在梁鳧鷖

在盤壷冠雲集僕夫雷奔幰楊柳之陂隆甜枳棘之墓門意行無尚為樂無方爰除地以布席因流潦而泥觴乃歌乃舞乃袪乃襖袒裼襟踞淋漓衣裳或撫掌以蹲踞或撲脅而跳踉或偃仰其側或攖擾其旁酒方浥而陸沉兮頹投醪於洪波栝既舉而流澌兮類覆水於坳堂眾柳州之故事率蘭亭之舊章杯疾如駛衆樂如狂雖三爵而有節雖百觚而無荒既醉既飽言旋言歸雖依稀於上洛亦庶幾於浴沂嘗湛樂之足從合齊聖其嗜依以永今朝樂其物之容與未[illegible]其恨林光之甚微巳而返棹亦既徹俎凹蓋更設六博弈樂有菽煮兮翠竹萌饋餺飥兮赤綠粗

一歌鶴鳴之在陰咏鴻飛之遵渚清談〃發荃橈斯洲日之夕矣瓶之罄矣三揖以上一笑而止

摘櫻桃賦

蔚含桃之嘉樹兮鵲彌望而不極青絲幄兮翠綃幕之青兮水之碧築含桃之甘實兮紛磊砢而綵綵紫瑤膚兮青玉蒂日光珠兮火色可炯㬥㬥兮丹更圓煥離離兮蠟作尤素手擎兮銀絲籠丹膚映兮赤瑛盤鳳之啄兮絳霄破鸎之含兮紅豆殘翠鈿筐兮野人玻璨盤兮大官措大畢耳富媼同焉委大腹兮樂復樂訊夫君兮然不然

扇賦

翩然不居瞬然[illegible]汗霏黃金屑之霈霽瑩白玉質之敷腴用舍與道謀卷舒與時俱矯輕鴻颺飛鳧雲英英風蹠蹠動搖五兩非五銖翔翔八埏周八區肌膚綽約氷霜鉄骨格稜層山澤臞脩途暍生雲林暑涅密雲不雨長虹未霽諒百朋之奚益倩千金之來如炯在瓜葛爰托蔭芋别墅乞壽宅相成舒安隱之夢霧可障江夏之炎歊可祛亂日粤有玉明蜺自嬌兮規矩陶唐鑑則姬兮蟬翼微纖將詩人羨兮晉太學隨指撝兮赤日障偏靡赫曦兮清風周魯飆簌簌兮哆侈畢昴飛雨箕兮介爾景福受多祉兮巳而是雨

畫鴻賦

與有羣鴻亦集爰處或戾於天或在於渚或並棲而左顧或俛啄而下傲繽紛絡繹翱翔容與雝雝其鳴肅肅其羽魚魚雅雅高高下下爾其什伍而居千百而羣警夜有奴知時而賓迹印泥以篆沙影排空而書雲嗟燕雀之安知陋蛾蠓之匪倫若乃射以貽怒縣以賈勇大夫贄以成禮幽人指以托諷將軍彎弧而手樹中撥絃而目送端如洛浦神妃巫山靚女盈盈微步飄飄輕舉行行雲而悲響回旋風而起舞又如魯國多士漢庭諸儒蹌蹌而行翼翼而趨紛鵷鷺於函丈莛鶴鷺於堦墀故夫違朔漠返衡陽矯逸翮引清吭治羔草謀稻梁隨軒處國驂乘盧郎眠小

大而異名表赤白而呈祥嗈嗈以偕翽翽宜麥以奉蒸嘗嗟冥飛之何慕怨不才之見傷此鴻之大都也孰與夫翦鮫室之生綃掃鵝溪之匹練采質雲集錦羽霞散騁盤礴之妙思奉朋燕之奇觀遵陸美乎面雅漸逵嘉乎易象蓋於焉同其逍遙而與之游於汗漫者哉

宜春閣賦

工師執引梓人握繩準閣道以跨衍馮屋山而構六闢嶸隆而附峙若行娜以聳秀淵然高居超然遐覽至雉堞於几格集峰巒於楯檻旭日朝暉暝煙夕斂遲明月於窗牖延涼颸於蓮箔灑霧霰以淅瀝度輕雲之荏苒無時不可於春更宜淑氣景明青陽物菁習習谷風藹藹和曦紛紅紫之交錯儼丹青之雜施鳴鳩翔兮羽歷録乳燕拂兮尾差池栩栩莊胥毀梨雲之漠漠飄飄野馬度花影之遲遲故夫百室翬飛萬瓦鱗次虛行延佇彌望逶遲紉吸澤之幽蘭擷汀洲之芳芷念遊女於漢皋慨靈均於湘浦攬王佩而靡由遺瑤華而無所躊躇矯首婉孌凝眸懷彼美於一方馳遐想於千里游氣絪縕以結慘飛絲悠揚於縈緒於是陳樽俎列豆籩醲醇酎推肥鮮召阮籍速惠連塤篪應和鼓籥翩喧受桃李之芳辰樂蘭蓮之當年殷勤乎兹矢之辭鄭重乎角弓之篇青草出兮憶

謝茁荊茂兮懷田既又絹御投几更僕伲廝飽食終日樂酒今夕競尺璧於寸陰輕千金於一刻彼昏不知匪荒耽之弗懲卜夜豈敢信明哲之作則惕然有懷樂之無斁

温泉賦

句容之吴續塘有温泉焉在都城東去麒麟門四十里許暇日率然命駕乃爲賦曰

偉温泉之盛溢沸于句曲之靈壤禀亢陽之酷烈宅炎谷之巖崖差耳熟之既久聊命駕而遄往豈視融之所經抑熒惑之所躔蓋不變以自燠亦無時而不然或云咸池伏流相通旨暑下沉丹砂上鎔驪山黔

此焉則同黎璧密峃以深紫波渟泓以凝碧以沐則蒼
浪黝然以頮則枯萷沃若以漂則絣絖可洴以燖則
狐兔可爚夫造物之甄陶有莫詰其故然火有時而
不熱金有時而不寒爰取則方　具論思致功於湯盤
且往觀乎子曰何其亦既覯止我心則安

觀音閣賦

鍾山北麓橫亘江渚曰觀音山峭壁千尺負山瞰
江爰出飛閣快心縱目三人並有述焉

硊崎嶬之飛閣俯浩蕩之奔流馭長風以高騫凌倒
景而上浮其鼎鼐也訝靈鼇之立極其縹緲也類壯
蜃之結樓於是勃窣仰躋偃蹇延佇緣□道而凝步
凭欄干　以凝睇征颿雩千以上下飛鷗飄忽而來去
賦成和之□軌攬樂發之逸馭思脫屣以高舉遂揮
袂而遠騖心蕩神怡傾耳駭目徘徊終朝情猶未足
悵驪駒之既駕嗟僕夫之在門歌旋丘之式微遂相
率而言旋

玉井浮蓮為夏君元禎賦

亭亭華山上　　亟粲兮爛兮如江南之畫船泛泛澄
江渚有　名兮與兮如蓮花之上浮歘若下坂泛乎
中流仰睇飛鴻頫玩游鯈采瑤芳兮渠荷沂拾翡翠
兮杜若洲雜葩衆彩駢闐陸離娟紫霄之月露含碧
□之風煙日落兮紅潮雨餘兮碧鮮旁若耶兮光煥

發山大堤兮姿更妍飄輕裾兮荷衣舉縈弱纜兮穠
絲牽微風吹兮飄五兩小海唱兮扣兩舷爾乃列名
姝邀上客周流乎三江翺翔乎七澤逍遥乎太伯之
遺墟歷覽乎闔閭之故國鼓靈鼉兮弄琵琶歌傳三臺
之響舞按六么之拍碧筩折兮瀏鵝黃翠盤行兮削
熊白于時明月既出清風徐來浴寒霜兮泄寒露沆
瀣浮兮絕纖埃交錯觥籌更迭興嚼眼欲纈兮銀海
眩顏將酡兮玉山頹爰有一人羽服綸巾逍遥物外
夷猶水濱其舟信遊也其人則僊也飄飄乎如列禦
寇之御風栩栩乎如漆園叟之夢蝶也因再拜而謝
曰吾固知子為太乙之真也吾也僻乎也真吾誠愧
乎以贋而混真于以天吾以人吾固愧夫舍天而從
人夫子之視予也將無異乎壤蟲之與微塵耶言之
諄諄藐若不聞企之歷歷邈不可親然所得之既多
矣是所謂無言之教乃不二之門主人曰然

鴻泥堂小稾卷第一

辭

江陰薛[illegible]　著

和石翁自慰辭

覽百川之東歸兮念二曜之西馳緊宣父之至聖兮嘆逝者之如斯其來也奚以喜其去也奚以悲齊彭殤與醜妍兮委一順以自持塞上之叟得馬而更[illegible]揚于之鄰亡羊而弗追事未至而先見其微迹未形而前知其必福胡詎不為禍齒胡詎不為吉往　忘亡得不忘失故夫人者游倏共樂倏鳥俱還超然獨立于風塵之表悠然自得于天壤之間萬相滅兮並生苴之幺麼六鑿泯兮似木石之堅頑年既邁而見齒髮巳及而重瓶又何偃仰屈伸竊弄造化[illegible]關神姦巳乎哉舟虛可以遠死禍室空可以免盜患佩笭管兮寂寞弱耒耜兮寬閒濯滄浪以嘯歌仍丹丘以遊般娛兮舟以泳游攙杕癡而躋攀趣尚煙波興寄雲山聊優游以卒歲又何外物之足歎

横舟辭

蘺蕪兮極浦步有舟兮不且楓鷗鷺瀏瀏兮浮波江空水長兮寂寞寥兮洞庭兮蕭湘欲步川兮無梁招招不來兮衣裳點染成瞻眺兮從白日之遲暮

[illegible]亭辭

芸之芊芊其葉茂茂以豐被吾之宮芸之翩翩其[illegible]以耕被吾之門我出我處維兹芸是與我有[illegible]待我寢我興維兹芸是并我有良朋我友既覯德月以懋如松栢之久如蘭之臭

葛維善定山雜詠二十一首

玉泉山房

泉聲兮玲瓏樂環珮兮山之中有美人兮婆娑其下鑿石為屋兮度以為宮山中之樂兮不敢以告人

虎咆泉

懼夫人之攖臂兮厥齒齗齗獸之猛兮於菟　之如犬羊兮虎攖　[illegible]耽耽挾乙兮蹴石而吼泉濺瀑而上出兮蛟蛇屈走空山木落兮寒風怒號行道瞿瞿兮如聞咆哮

白雲塢

山中何有兮多白雲觸石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兮紛氤氳猗旋千頃兮瀰漫盈塢坐[illegible]道[illegible]支順而覽觀兮曲肱而卧[illegible]以貫禍

三峯堂

有山兮蜿蜒山之峯兮蟬聯煙雨濛濛兮渺瀛海疑神山密邇兮時遊戲於閬風之巔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厓肩安期羨門兮相周旋

小桃源

原田膴膴而衍沃兮山矗矗以秀圍別有天地非人寰兮民熙熙而無凍 有秔稌以爲食兮有枲麻以爲衣無爪牙以爭奪兮無唇齒之是非欲遁世以遠去兮微斯人吾誰歸

紫霄峯

高峯兀嵂兮凌紫煙人可望而不可到兮莫知其顛倏忽變態兮方正而𢾾轉側以爲容兮或觚而圜崑崙銅柱去天尺五莫觸天傾無女媧補

鳴玉亭

山泠泠兮飛泉石瀨濺濺兮王之在懸擊石拊石兮百獸率舞黃帝張樂兮洞庭兮夔奏簫韶而終訖然羣仙下旋兮珮玉珊珊洋洋盈耳兮聽廣樂於鈞天

清風逕

逕蜿蜿兮走鬱鬱之脩蛇竹旆旆兮舞毰毸之威鳳解衣散髮兮來嵇阮之七賢隱居放言兮逞求羊之二仲凋寥颯爽兮涼雜篁之清風如圭如璧兮懷睿聖之武公

蘋香沼

沼沚兮𥸤淪荇藻生兮白蘋潭之擷兮湘之涘汀洲之采[illegible]之水[illegible]樂與兮唐之柳而楚靈均

翠雲屏

[illegible]巖如削兮壁立石丈開錦繡兮皮屏障有草如雲

兮蔓延發生如滴空翠兮如染空青雲日蔽虧兮煙霞卷舒丹青生色兮畫恐不如

仙人洞

神劖鬼劃兮[illegible]如室屋虛明融朗兮仙聖之所居窅而深兮[illegible]而曲幽無邪氛兮夏靡炎燠飡流霞而吸沆瀣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綵華鸞結輧兮爲之執鞭

歸樂

鬱鬱佳城兮樂哉斯丘人生穹壤兮實維置郵吾師劉伶兮不能聽鳥鳶螻蟻之上下不學楊王孫之裸葬兮焉取乎桓司馬桐棺三寸死有黃腸豈識藏以瘞兮金椎控頤叶

旌節橋

指天日以矢辭兮抱從一之明數懷冰霜以潔清兮凜不二之端操表宅里兮尚寵褒如共伯尊敦兮于以名夫架鼇之石橋示民不恌兮是則是效過者必式兮天子之詔

石船

石之巨兮連延平山之半趾而望兮如舟之膠而未泮嘗昔人之藏於壑兮有力者負之而逃遂爲石兮綿亘乎山坳覽輿圖兮爰有石帆將使巨靈劈之而浮漲兮艫相銜

望江臺

得升上功歆篋遜之多 從曰爲造士造士之秀
僊水之英公卿適子 天子門生

銓曹授職

維古有志論定而官出佐大邦于彼承蕃大邦伊何
寔維南徼折獄制刑以弼彝教

陛辭赴任

遐方邈矣 天子命吏曾謂古人必擇而仕彼 令
遹發悠悠南行茍敢小勞 王事有程

彤庭述職

惴惴小心思免厥愆倏已及瓜于今三年載拜稽首
庭宰無過謫以逭官評

綠野投閒

衆指功名聿知與味知止不殆 誰古所貴優游綠野
棲遲衡門放情丘壑樂于[illegible]

繼安折齒頌

丈夫徵静命僮奴汲水者昔以餉予泥淖失足折其
一齒閔仲叔不欲以口腹累人有愧古人多矣乃爲
頌曰
幼輿擲梭德驪林荅應侯試拉擴明亦齲俾汝牙豁
以我口故 有洞酌將子無怒

玉泉亭銘

闢地井飲聿自伯益維茲玉泉久泥不食行道咨嗟
古疾心惻翁命役夫是浚是滌絜以甎甃以甑甋
壘甃甎罌往來絡繹民寬百憂翁靡德色人擬坂頭
以竝雍伯流泉湜湜作亭翼翼王明並受求求無極

畫猿贊

古木槃跚如維斯騫上有玄猿騰踔攀援遊雲亂飛
落日橫照將翻澗飲命侶烟嘯知號子而遠害保巢
居以還浮嘉爾生之能感何狙公之可馴

偶興

大江之干大山之顛有亭巋然而流負山有叟卅閒
婆娑其間衣飄白苧巾欹紫綸時有野人虛舟往還
京龍鳳團蒸鷓鴣班游鯈洋洋語鳥閑閑心遠境絶
孰云人寰吁嗟高風邈不可攀

鴻泥堂續稿卷之二

力碍身毒大宛來緹譯塞草青青烽熖熄壯夫耕
田健婦織天厭二十四萬疋飽食苜蓿閑皁櫪政恐
一朝御羈靮肉飛蟻封見顛躓雖然有備宜上策廟
算何苦煩藿食區區至誠曾滌室杞人憂天果何益
且乘欵段驅下澤

憶黃甲

黃甲本多躁綠綠緣方戒叢〻八〻恭擎八跪西縛擶雙尖
巳擗磨刀匕還思溉釜鬻充庖知甚美索價苦傷廉
自笑洪厓白何緣畢突黔展平誠易失歲巳坐成淹
明月思玄度高風憶宋纖遠求宜汗漫近取覺安恬
郭索當先蜩招潮亦並蟾緯蕭聊可障奔火會須拈
深搗橙泥醋烹宜箬裹鹽馬肝寧必得熊掌信難兼
昔苦難知足今來巳屬厭

昭君障子

生綃咫尺雲模糊誰人貌得昭君圖七胡前行後五
妹馬十二匹皆飛塵一人褰旗叢先驅後六橐酋遺
指顧面色醜黑狀乳貙深鼻兜眼拳髮鬢天然國色
絕世無充耳以瑱明月珠團花穿鳳繡羅襦娣姪靚
麗顏亦都一餉琵琶一盤盂一犂木難珊瑚珠點畫
曾不差毫釐與物寫生良不虛漢家天子真驕虜儀
遂直欲包八區于時廟堂走孫吳可汗曾奴何足俘
瓜平講好非偷懦不忍萬國勞飛芻畫工得金豈厚

詠

荔枝 并引

荔枝龍眼遠方之珍也近出海虞二顧氏石
翁有作止及嵩子要余和之余恐龍眼或不
能殄厥愠也乃用翁韻同作一首以寄主人
未同而言似亦可笑翁亦安能遂已於言耶

楚橘淮可植閩荔昔得栽地力費旋斡天巧煩安栽
入耳即欣然撫掌何快哉美合賦曲江怪宜志齊諧
東海度朔桃西岡大梁梅休文始有疑辟疆初無乖
疾足走蹀躞遠目勞紆徊妄〻　詠　診既覯元非詒
璆枝細裊娜僕葉紛葳蕤手足　苦斯猶心目豁然開
鄉傳衆嬰胎聚覩互驚歎由盛願致子種播期生荄
歲得十萬顆日啗三百枚僫穠麼羅穀甘漿嚼瓊玫
禮接比嘉賓保護如嬰孩丹櫻眩朱唇紅梨映稙腮
博望句若榴曼倩遺比來分畦列馬目闢壤規鹿胎
錢鑄時自操壺觴與之偕魚鳥來相親蜂蝶亦可媒
百年會有終萬劫從飛灰

龍眼

側生既巳拱旁挺亦偶栽風氣豈限隔造化可剸裁
人病嗜求耳物果何爲哉呼奴本衛言共祖誠著譜
方如其偷桃孟德徒說梅誰云太冲謬頗覺益稱乖
折簡戒夙往臨紙仍遲徊求炙太早計畫餅知難詒

論丹實成庶見碧葉裳未識杜弘野終如滚雕鬪
核晋人啬朶順且儂歎豈止咳碩果兼欲乞種栽
關攏方昀昀覆土仍枚枚發蘇挺琅玕結實垂玫瑰
老饕髮欲飛兒嫭心尚孩甘滋未入口饞涎欲流隠
徥隴皆無厭如棠跪登來遑知卹尤物奚暇憂禍胎
一一娛囊盛兩兩與計偕載賡沈郎句因爲石生媒
安能兒執沙未擬同寒灰

昔秋宇 明甫捕蝨

天子不合圍 佚不掩羣雛 所惡司寇 所能原
饕豪走供帳卵育蕃裙褌 自等蟁蚋紛紜 蟣蝨
汚垢乃變化牝牡仍媾婚行爲鴈鶩行聚若蜂蟻屯
弊服豕負塗深縫羝觸藩緣髮動晃旒蹲甲懸車輪
緦緦聚徒侶[illegible][illegible]多仍昆悶癢劇芒刺搜抉加掀幡
士尉寢復捫 景略談且捫 湯沐晋陽灌火攻即墨燔
投蹄掩𡰯兔罥足追放豚剔剔雞俛啄伎伎鹿斯奔
𤔡戮無唯類族誅非少恩典獄本中聽京兆多平反
利口白速辜駢頭敢稱冤

登泰嶽

陟彼泰山 㩻首視飛鳥頗覺宇宙隘羣山一時小
維時秋氣清齊魯見了了茫然大瀛海東望極浩渺
嗟哉人間世羣動方擾擾寧知空飛僊翱翔在蓬島
緬懷青霞想結思入縹緲揮手凌紫煙相攜拾瑤草

趵突泉

觱沸趵突泉發源自王屋伏流溢爲滎隨埋隨丘比
黃山渴馬崖入地乃更伏潛行五十里穿崩出平陸
曾不舍晝夜東匯成川瀆乍似滄浪水浴出三白鵠
浮波漾漣漪刷羽碎霜縠更疑清冷淵白龍服魚服
偶爲豫且制噴氣灑寒玉蒲荷相蔽虧渟泓見眉目
塵容庶可濯鳥藻紛繻綠踟躕不忍去仰視白日速

華不注山

岱宗羣山宗歷覽已宜饜云胡未屬厭更覓華不注
城東十五里款段聊緩步到山即所見厥美殆不啻
石色類染黛磊落相撑拄了無空隙處不受塵土涴
端如青芙蓉亭亭出平地下有鵲山湖久矣成沮洳
想當未涸時臨水更嫵媚何時役千掌為爾行當具
四十五萬丈老蒋一以除湖山反舊觀民亦飽秔稌

君謙儀部許惠詩不果促之

蚍蜉撼樹不量力儀曹文章豈易得千鈞射鼠寧浪
發萬鎰抵鵲曾輕擲官奴文采由袖來急起從之喜
折屐似開比買繰有聲發視方驚貴無色卒然有請
似傷廉應怪欲速非求益誠知不偷亦教誨敢以狂
言徵諾責夜光明月吾豈敢貪夫攫金甚懷璧厥繒
箒火未撲休鏘堅入深期必獲

楊中丞

侯古遺愛國僑眞鴈行邑人至于今思之不能忘
琅然發歌詠金石諧宮商春容富篇什玉雖垂縹緗
魯公今中年詞六合桐鄉推今較古人優劣可比方
願聞采詩官姓名書太常

從翁石翁追次東坡韻題和靖帖輙亦繼
響
石翁築室安江出巴洛城湖水緑烟然 [illegible] 正法
眼收拾斷爛傾珠玉上從鍾王下蘇米、入妙品超
凡俗竹閒敲門訪借觀日暮不休猶秉燭 君後二帖
最後出手倦目眵看未足前身定應柳誠懸貌癯骨
瘦那能肉眉山擬人必其倫東野西臺誠實録君試
燕許大手筆往和白雪陽春曲鏗邪石邪鏗然鳴敲
金彈絲間吹竹九京可作吾與歸共嗅落梅飡杞

憶夏時望

東方有佳人雅志尚孤潔脩然出塵姿不受纖塵涅
前身參寥翁茗飲寒泉冽樂哉一日留行已三年別
思之杳難即渴吻心菀結懸知乘毫飯竹閒爲余設

扛魚

具區奔流入大江潮汐日夜相擊撞徑然巨魚鬐鬣
厖横網絶流亦可扛轆轤高張弛下網構木舉左右
脩橦倔强起立跳尺扛呂師競取叩且扛其氣亢肆
波降所樹老 [illegible] 收窮龎巍舟爲貫赤鯉雙 [illegible] 爲刀飛

雪灑船窗頼炊玉粒倒玉缸米苔小國 [illegible] 酹
却愧吾言嚨

聲泉

翠壁森萬丈隙穴知誰剜端如香爐篆嵌空落飛湍
觸石紛瑣碎濺濺珠落盤至人心玄漠盡日支頤看
豈惟毛骨爽亦復清肺肝江月照一色巉巉飛白鸞

閲馬牛

京師百貨叢商賈日夜馳贏馬 [illegible] 驢其背無完皮
瘦骨幾可數枵腹恒苦饑負 [illegible] 踣仰天鳴聲悲
圉人怒裂眥鞭聲如鼓鼙彼 [illegible] 伏馬目光射彤墀
障泥金連錢玉勒鞚青絲朝 [illegible] 雕胡莫秣仍香萁
貴賤奠然異咄此知誰尸落花荀茵席糞溷將藩籬
醜好隨所寓造物豈爾私去去勿復道已矣將何爲

和文徵明夏日過孫氏樓啜茶觀畫

葦綃百尺鮫人織秋水盈盈出氷室并刀翦製垂滿
堂寒色凛然銷夏日孫郎好事能致客文子乃肯留
眞跡時方逐逐競奔走獨有幽人樂閒寂山林朝市
各自在未易究竟誰得失一瓢九鼎隨所寓適意在
我寧在物嗟予下士 [illegible] 獨面墻仍面壁逝留
須捷飯脫粟聊御欵 [illegible] 似吞酸醎喉土炭積
習未解誰非痼之 [illegible] 聊自私詐意 [illegible] 所
得趣庭金石所自有捐耳不聞如未識時從措大習

擬衾不成寐攬衣還復起清嘯流往商雅詠雜興
從容平樂哉泮渙兩游矣宴坐亦蕭然端拜固宜耳
排笙任盤礴卸竹供嬉倚玉壺湛宁邊金樽徹底裏
悔不撰杖屨稍得侍冠屨誠知匪當對且欲強摹擬

憶光福別業

鄙性本樂水頗頗川澤居詎落樊籠中愧不如雖鳧
飛鷺兩自在日月河之湄癖習痼已深譬綬那能祛
擬向西湖旁誅茅結吾廬軒隱傍綠水窗面紅芙蕖
身去文牘事盡讀人間書俯仰不屈戚[illegible]起[illegible]
門前具舟艇率意隨所如或載[illegible]而旋或舉網[illegible]
天地眞逆旅人生等浮蜉所貴適意爾還知恤其餘

披圖與吾會喟焉起長吁行當揮手安能復徐徐

京中酒刮殊不慣飲寄錢上弘索翠盤露

飲量本不多僅能一合强京師住卅日居然罄壺觴
甕盎罌缾罍瓶缀蜂房豈無當壚人壓酒邀客嘗
甘酸將苦硬不慣藜莧腸君家翠盤露紺色涵碧香
願丐一斗歸伴我遊醉鄉倒着白接䍦舞袖何郎當
撫掌應大笑次公醒而狂

西華

野性喜水夢憶西華路行人紛負任端如鏡中度
山[illegible]
[illegible]

異心萬物表時時縱高步

城南古柳

城南有古柳𣑌檬如夏屋三秋增颯爽九夏失炎溽
平生好幽賞每過輒寓目奈何失所依竟爲脂粉辱
時遭紅袖拂葉映蛾眉綠所以自愛者不忍久佇足
如何野水濱養此百圍木千條萬條絲散空如霧縠
兩翁坐船頭葛巾仍野服收綸膾鯉魚沽酒還自漉
酒酣枕簑卧起舞眞獨速高歌動清商驚起一雙鵠
人生天壤間百年如轉燭朱顏豈常在胡乃自縛束
功名亦何爲有似蕉覆鹿所貴適意耳何必九州牧
會當了虛名遄歸伴幽獨結廬傍江滸此計久自熟
君亦我輩人清灣應共卜

宿田家

扁舟阻風雨暮投田家宿田家久看客汲井具湯沐
安牀淨掃地避漏屢移燭書生信薄命焉往無破屋
賴有素心人攜書伴幽獨各飲一觴酒各啜一甌粥
浴罷竟就卧酣寢良不俗

詠墮齒

老饕平日貪食甜如嗜土炭吞[illegible]崖蜜攜滿
雨快嚼細咀無時厭齒本屬骨胥甚鹹甘固所畏非
少貪牙根積久生[illegible]車折敗脫[illegible]代作此詩
亦戲譚庶代惡石爲鍼砭[illegible]更似從前饞

舟行有感

順水行船易逆水行船難水豈有順逆顧以遭者言過順有得色從逆多鮮歡造物豈有私潤下理則然謂始以逆往終當順而還胡爲東海若顛倒尸厥官僕夫仰天呼拊膺兩眉攢余乃勞苦之喻使姑少安亦會有順時行矣焉足歎

月下讀吳李二學士詩用祝子韻

月色爛如炬起讀吳李編臚排森列戟背浹挾重綿爾雅信夙成深閎誰能遷兼金產荊揚名玉來於闐低首願執役服膺竟忘眠嗟顏苦卓爾惆宋歸茫然太羹謝調和淳燕剌吳前攻苦刺底裏食甜無由邊言甚詠將猶感極淚欲漣咄嗟亦趾方慚愧空盧圓出藍詎能二尚白那可玄汗涤幸刮劘垢濁煩洗滌汲汲成昭昭兀兀還軒軒抑擊恣搶攘掣肘誰拘牽扶搖激九重翺翔躬八埏哉羽鍛厚地振翼凌高天或爲丹鳳鳴或作孤鵬騫舉手謝時人追隨群飛僊

四皓篇

商顏之山四老翁長覽遠鶩髮種而眉厖紫芝之燁燁可療饑蟬蛻泥滓凌碎幀鴻飛冥冥海內莫雙老不曉事出入人家邦或云留侯以莫與京此詎可致彼貫內虹出今羽翼成横身負天杠父父子子各職職自受不趣心胃降

泰山泉

泰山之溜直下五十里傾崖起壑成川流不知何年鬼斧鑿日下滾滾無時休鯨呿鰲擲與石鬭琤然落磵鏗琳球銀河倒捲碧海立駿馬下坂鷹鶻鞲盤渦千絕涵倒景貝宮珠闕藏蛟虬飛流濺沫下噴千丈豎明珠百斛飄灑誰雕鎪先生解衣坐其下脫帽露頂涼颼颼兩涯不復辨牛馬手弄白日逍遥遊

憂旱用衡父韻

六月累卅日不雨苗欲枯畦壠龜兆拆不秀有矣夫豈但憂粟米兼恐無稼穡小民終歲勤一飽庶忘劬下以給饘粥上以供賦租公私兩失望安得無嘆吁白鵝既以刑蒼龍亦已吁天秋人鬼邪誰實任其道縱態肆爲虐暴尪彼奚辜慮見月離畢觸石云起膚人衆者勝天要亦不可誣悲歌聊當泣因言遂成歛

大林寺

維古招提在山麓樓觀耽耽山矗矗閣道行空繚而曲盡日憑高騁遊目南瞰巨區北大江波濤日夕相擊撞不勞頤指倚石杠一口汲盡須老厖扶搖似躡吾風背紫翠浮空如累珮抵巇一突天壤隘頃刻煙雲千萬態搜奇覽勝眉睫間却疑身世非人寰青鞵布襪時躋攀目送天際孤雲還

古木

[illegible]理莫求終然積久發必大省元狀元一日收如貫
而售豫而獲市利三倍農有秋鴻　才逵侍珠旒釋
褐壁立登瀛洲經筵進講日啓沃史館編摩勤校讎
木天穹窿羣玉府如入武庫森戈矛窮年兀兀困晝
夜料簡祈有無時休答笑咀華湊醲郁如飲醇酎飽
庶羞冠𠂆妙解得肯綮目中巳覺無全牛片言出口
共傳播隻字落筆動九州維時學士長沙公方駕並
挾風雅轉黃鍾大呂遞唱發一唱一和更相酬穹碑
大冊遍區宇內自輦轂外遐及論思侍從三十載
帝心簡在形發嘖嘖公年彌高德彌邵名字巳覆黃金
甌長沙入相翁繼往即宅即後名益學頻年上疏乞
骸骨當寧倚毗數挽留往時入京拜公邸門館寂若
山林幽包山洞庭不離口逝欲決去營菟裘詰朝朝
回風慘慘有輿往穎城南樓猥承不鄙相勞苦略去
貴勢無鳴騶視公步履心許口年雖老矣貌則否遲
公異日返吾梓領執几杖從公遊曾幾何時便乃爾
倏騎箕尾歸衹立天胡不憗遺一老萬屋震悼蒼生
憂公雖達生委大順日暮生死同蜉蝣哲人其萎古
所歎天乎人也知何尤

食楊梅

南村諸楊傳自古人道十山勝聚塢吳船巳傍宿吞
櫻盤說道遠且多虎闘閶城中十日留恰得二兩東
道主鶺鴒饒舌管陰晴意任布谷啼苦雨物無兩便
可奈何忍見紛紛委泥土荷擔入市走歷碌憔悴滿
筐多咎疵終朝傴僂手自掇尚異某十可得五猶勝
居鄉不出門日日搖頭偶然酌酒醉後還求名醉君繫
船門外垂楊浦主人好事持足陌走使山中懸重估
倏見堆盤置我前出自望外喜欲舞廣國還憐得乳
臉詩人肯信無舍毅省煩不及閩仲叔刻畫從人笑
儋父

三月晦日修禊

丁眺斗建辰布席臨水坐祓除必上巳爲計諒巳左
肯乃中秋適意無不可華句苦吟淡髣髴髣文未果
石涓響新溜琮琤玉連瑣雨余風日佳景色固招我
羽觴隨波流泛灧傾白墮遨巡側弁峩盤礴解衣倮
流光同逝水況復迫改火如拳紫蕨芽勝頰紅梨顆
芳草綠茸茸醉眠何帖妥薄暮更淖濛夫須猶復荷

陽山大石

隕星自天着山巔顯天作石知何年舒呀鼎鼎斷復
裂欲墮不墮相[illegible]連[illegible]成
堅頑[illegible]一[illegible]從罔象拔河鐘兩肩嵌空窒竅
[illegible]石[illegible]地倒退[illegible]往來
肯愁攀援還從青衣觸赤幘莫鬼小有窮幽玄
鴻泥堂小稿卷第三

[illegible]堂小稾卷第四

江陰薛　章憲

律詩

詠顧九和宅甘露

靈液垂丹霄無聲下泬寥瓊漿寒欲合金掌暖仍消
雲葉紛垂穎冰花巧綴條聚覩空裏若采擷託瓊瑤

和鄰玄敬病雀

羽毛摧折錦模糊兩目睢盱困未蘇作麽却緣饞口
吻爭些不愛好頭顱若非吾輩誰留念直恐渠儂自
速辜好在預防須俛仰祇應隨出是良圖

餘杭道中

平生泉石在膏肓決往那知道路長自要了渠行腳
債誰能乞我定心方柳枝着雨搖新綠葉朵迎風舞
嫩黃擔卷更無些箇事一甌春茗坐焚香

泛湖

四面青山遶畫屏碧波千頃照人明稍疑擲杖月中
去不道刺船天上行綠靡[illegible]闌非凍蟻穴聰今吾出
寒蠅幽尋遠討不覺暝紛紛城頭打鼓聲

賀姚治中脊土

决渠荷重以身先快見吾抳別乘肥脫徙未應愁赤
[illegible]那復怕顛背從渠識痎同分關正爾脫脫此
[illegible]書須史氏還應貌作畫圖傳

牡丹

竹間游賞客　惱未渠千縷金飾綠還成
朵刻玉藍圍巧作團花幄擁暮寵知畏暴瓶罌時側想
秋乾僧奴指百供絃管盡日花前奉笑歡

竹下

筍籜黃六戶寒淙[illegible]綠培映曲檻冉冉蒲團搖木
碧紛紛雜籟落空青

李氏假山

嶷嶷[illegible]沖　壘山眼　突兀見商顏岔谺洞穴成巉
巖縹緲峯巒出堆髮聚蝸雨餘爭跳擲鳴禽月出斸
飛鶻共鞋布襪行當具試欲提壺共一攀

投宋懋門

似聞花竹郊居好幾番拏舟去却回齒少固應秋鬢
灌才疎兼復畏驕枚擬同白老呼張丈底事烏公定
石媒聊枉惡詩持寄似恐嫌屐齒印蒼苔

北野堂

商懷壯歲巳歌南錫麓曾朋北野堂花不出門還井
邑隱仍醫國謝嚴廊向上說劍追多暇隊是揺毫更
底忙水部新篇持寄似頭珠錯落坐生光

索人舊硯用劉後村韻

吾家舊物號溪硯珍重函藏自嶺南赤裂固應通縫
穴紫紋元自出龍巖紿恭人壁蟲非礪諸郯商環直

是貪試問石頭求轉語祖師衣鉢定誰參

自度

被髮行歌一畝宮吾生未省歎途窮秖緣造物心嗚多
冷不是王司頭腦烘祝子向來還進取都君乃亦宗
登庸不因病類終捐棄應是吾徒命稍通

酬王少參見寄

珍重□僕遠寄詩不勝悔恨識荊遲飄然秀句驚黃
絹展也高風比素絲豈望鵷鸞行接武直從牛馬走
相隨明朝又復□西去愁向河橋折柳枝

月夜不寐

壁月流空𢌞九垓夫君起舞共徘徊沉寥自覺生虛
籟淵默還聞動厥雷□結繽紛蒼雪墮蟾宮縹緲紫
雲同夜深更約□酬侶兩兩乘鸞到玉臺

戲贈貞元德索柑

纔帶同心□滿雨洞庭霜顆帶餘甘若饕餮吻知空
噉誰許羅公鼻觀參

漁父

鯉魚風急罷垂綸祖裼閒看白鷺群維艇有魚嬰有
酒平湖十里擬封君

五月十三日食鰣魚

櫻桃掃地楊梅熟不道時乎能再來多謝江神與河
伯手敕不盡掌中杯

悟道泉和吳沈二先生

上山洞酌下山泉活水仍須活火煎拍拍貯春歸月
甕千千銷夏起風船瀹芽金帶金莖味下箸兼參玉
板禪二老笑談成故事他時應作畫圖傳

雞峯寓舍酬石翁徵明

詩壇老將兩眉厖百斛龍文力可扛始意荊顏屈
蘭終遭斫樹臏收龐突旗倉卒猶橫擊作鼓逡巡擬
竪降況有偏師最年少指揮談笑更無雙

遊張公洞

東家蹇驢許借我薄暮結客山中來有時山鳥獨自
語無數野花相映開側身蟻行入穿窟緣足魚貫攀
崖嵬僕夫起餐覓歸路已去難忘首重回

宿曹水部原孝官舍

更散庭中一事無官居端不異家居囊從告乏成羞
澁祭亦求盈進奚餘已直寧辭成末羽無緣法喜泣
前魚為言日飲無何酒擬脫偏諸老孟諸

湖上

一別西湖動隔年更來重上郭門船丹山碧樹供吟
眺綠浪紅渠亢醉眠巳與晰人同舫略且從漁父共
延緣漸營水竹移家住足學王摩詰輞川

次韻石翁自壽

齒未全疏髮未霜更餘甲子十周星歷書紀歲重逢

豈但丁儘遠尚能分黒白稍閒猶不厭丹青要看度索花成實五百宜霜熟來靈

詠流球茶

僊人掌茶入中州海舶萬里來流球深沉有智嬀虞氏重厚少文周絳侯蒙花鑴石錯準凝□樹穴瓢真匹儔因思異物豈易得南北相望風馬牛

示兒子布

不學淵明嘆五男而能勇往劇驂驒等勳未害收三北得雋還應仗二兩手刃徑須探虎穴勝紀端擬入龍潭還如橄欖餘甘子食已方知苦盡甘

松上凌霄花

氷雪貞姿凜莫攀無端柔蔓苦相纏傍人頗訝蒼簪叟頭戴花枝學少年

七月十二日喜雨

溜溜丸灕如決渠爲霖惜也只須臾稿苗豐本一時活大勝從前卅日無

宿泰山絶頂

覓得肩輿上寶坊飛流濺沫襲衣裳攀天已覺具牛喘見雪俄驚越犬狂閒倚□□臨析木聊凭日觀攬扶桑月聽風動松筠語彷彿還應替戾岡

靈巖寺

從岱岳傍金輿坐上霄漢一解顏溥詩濕霄開錦寒泉氷齒潄琅玕團欒家話佛頭出空洞顛崖悤手剜日啜揀羊炊脫粟脩然悠却有塵囊

虚瀨橋

萬山矗矗峙城西架壑與梁與渭齊綠襖金盤飛鸞鶯闌干玉笋踏猿猊一彎瀲灎波摇月千尺連拳澗飲霓安得高秋三五夜狂歌醉舞謝輪蹄

九日偕泰大宿慧山

竹裏茅亭一徑斜僧寮絶似野人家誰言兄味如中酒自覺情親類飲茶佩長房萸憐紫蘋對陶潛菊愛黄花也知不負山中宿乘興宜栗粒芽

寄徐若容

利落鉛華祇任真道心已稿不知春酒方困我那能富詩解窮人今得於精舍幷方以類不孤應是德宜鄰浴沂童冠吾徒事風點從來自有因

陳氏池亭

蕭瑟紅衣衫綿縹紗□□神凝漣漪泉流石罅寒碧落雲動竹間空翠移風約浮萍班點點露零垂柳綠差差歌喉宛轉玉蓮環醉眼惜騰金屈卮何妨入夜更秉燭畏見白日西南馳

甲子小試後留別丁元德

已自及知命徐生休問天懸知流別寞今讓祖生鞭翻水亦徒爾嘘灰式偶然寧心忘得失聊復

風雨中憶含桃

含桃摘後已無多更耐風狂雨橫何縱有結蹊雜弱蒂分無丹顆綴柔柯朱唇失絳羞樊素顏類啼紅泣宇離想見流鶯正無賴應同老子共悲歌

坐雨定淮寓舍

鳳城三日雨泠泠長堤亢桑可得尋幽磧石頭愁路滑凌兢馬足堤泥深磨鉛稍復雖三宿挪閤時還戲五禽破曉日光穿漏出快晴聊與做無疑

西施菊

五湖煙水幾春秋曾共鴟夷一舸浮爭似對花除熱惱心無六鑿有天遊

河豚

青青滿地長蔞蒿想見河豚出網跳怒腹彭亨吐微沫駢頭淺瀨亂飛濤刀削玉西施乳盤旋金婆律骨已走侲奴持尺陌堆盤橫攬為奇醪

快晴

百日愁陰走馬卜一日東風未擬休能上朱顏□鬱莫睡開門看落散來年勝遊虛倨鳴門前闘食添室憂稍欲簽天遲明發出開看有臨嬌

和石田慰火解

解名合在孫山外賦詩元非罪狀中莫有虛名同畫地亦無怪事可書空從來善類遭仇疾信有能緣笑

鼠竊聚盜今成大劫秋應歸采首山銅

金菊

前時籬下看含胎滿眼懸知爛熳開婆律旃檀香作陣渠搜纖月錦成堆瓶罌盡日應三復罷醒終朝定百回獨樂與人將孰樂可能不寄一枝來

食松蕈

雨後傾筐析白雲江鰩剖腹藏留裙芼將菽乳羹蓴葉已覺從前悔茹葷

松聲

坐臨流澗聽松聲疑是魚龍舞洞庭消得今朝好風日不知何以答山靈

吳江垂虹橋

閣道闌干上薜蘿連蜷雌霓跨銀河雲消風止天容淡野曠江空月色多夾道居民懸素箔對眠漁子枕青蓑彩虹句好真堪並琢玉應鐫擊石波

君山瞰江亭

徙倚高亭送目遙楚氛淮祲已全消馬趨金埒騰江滸鯨戲銀山上海潮聊踞龜趺餐沆瀣似騎鵬背控扶搖舉頭尺五天應近一朵紅雲捧赤霄

張允敬領鄉薦

快覩鄉書姓字刊貢公私喜欲彈冠于今已是鸎遷木憶昔嘗如魚上竿在泮獻功欣得雋還家稱慶羨

人老耐事如常吏王扁得親宵改舊觀

思閨中

香閨中便解顏恰如西笑望長安赤泥紫餅茶芽

綠白王紅紗孩子月　武夷行曲曲有輿劒嶺上

盤盤浮湘涉泗吾人事　往不知行路難

食竹姑

紛紛蒼雪瀟湘筠滿地盈盈小朵雲　藤滌蒐紅絲

齡裹頭殷血紫綸巾頳虬剖卵鵝留掌丹鳳凝膏鑑

解裙放筋恨渠相見晚從初却悔茹羶葷

約曹賓石觀何氏海棠

看花不負十年期恰直將開最好時淵客贈綃珠錯

落齊奴步障錦襜褷近同萱草居堂上昔高並質當出

屋危愛比甘棠應勿翦西林亦復有佳兒

野人八珍

珍珠腊 宜豆

淵客出明珠慷慨泣泫淼蚌胎時吐沫魚目微生浪

出錯論斗量走盤無俗狀九曲蟻穿穴棄置多冗長

南山田个是直實藏貪夫事剖身顧匪食肉相

戰頻乞歸苞苴恐生謗

鮓 西瓜

盃土淋投滯斛手成醢瓣亦得粗

洋嗁 [illegible] 松 化 [illegible] 一一手親課

拌鋤便可得了不嘗家貧牀頭三百甕未易可消破

端如滿瓶金富矣窮措大

牟脂醢

於皇受厥明春筱抬弃聚玉雪直可念洗澡出洴澼

誰言繞指柔耐此凝脂白外枯少滋澤中潤含膏液

斫鮮且盤飧辛免碪几赤縷切空紛紜那聞奏刀砉

醢醢一以薦全勝啖雞跖

菽乳煎 豆腐

荏菽何旆旆采擷盈筐筥轉磨風雨疾泫泫流膏乳

湘亭維錡釜掀翻裂濤瓣雉膏謝醯醢牛酥下鹽藍

鼓刀截流肪劃若規生矩淮南事八公日具出羊脯

柔茹理則那未省愛齒齲

青絲大羹

肉汁清未和至味固有在和調絕鹽梅芼以青絲帶

汪然淡如水夜半吸沆瀣元脩直可人度越千百輩

濼身事光潔濯濯無顏類揮手謝庖宰醯醬已可廢

鍘羹足珍羞自然形穢

米巴乾脯

瓜瓞初綴瓜番色翠如潑噀嚙冥米齒肌理極通脫

段之木晶鹽橙臘助彩辣黑緻實[illegible]關光映紫玉玦

故侯昔東陵庶人周當齒端如噬乾脯齒頰秋呼韶

水茄白銀色兩淡有尓嘗

風味固應西子嗜甘滋消得與人誇笑渠盧橘猶多
核覺彼張興尚帶櫨着絲羅襦兩異起粟嘆黃綿襖脹
生花詠陳家紫家白輪與劉家與白家

湖上偶成

舜風楊柳軟腰肢暎水桃花好面皮一抹晚山橫翠
黛西湖端合比西施

壽舍弟舜御生子

安樂湖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卯君三十五生
兒曲較十年猶未遲屋果蘭湯試初浴已見嶸嶸峙
頭玉頎渠讀書能文章出門取官如驅羊

都玄敬退山煮茗

紗帽籠頭手自煎玄敬不脫烏紗自擺水瀹茗曾坑一掬試寒
泉玉川未與九原流連他日山中說四賢泉上有三賢祠湛長史李丞相泌陸處士羽

登天平山

腰腳癡頑不憚勞每逢佳處便停橈吾生信有看山
分鎮日丹山碧水坳

至虎丘柬伯虎

綠耳解鞍維虎阜黃頭搖艇下皋橋行人怕入居人
出萬足如雷苦市囂

碧窗小坐

環堵脩然一畝宮交加竹樹映簾櫳移將渭上資篔

谷乞得淮南芳桂叢排冉空青颺衣簟霏霏嵐翠入
簾櫳玳瑁盤暎槐芽餅竹葉還傾象鼻筒

寄子儋中表

項都詩篇便索抄靜中時把几程敲詞源袞袞川方
至書蘊欣欣木漸苞自分逍遙遊蟻蛭好看鵰鶚落倖
蝸坳大都才力知難强書卷年公旋欲拋

沈正道赴瀏陽

行隨宦牒入紅蓮闕下新辭玉筍班燕尾分流東滙
水螭頭遥指北條山暮中定草三十牘鏡裏貪看十
二鬟一觴弌言知鼎味他年好逐二疏還

毘陵忠義祠

百戰崎嶇百險艱死綏忠義重於山耿然跪勒君臣
際巡遠睢陽伯仲間扞患固應崇廟貌偷孤誰爲闢
門關一時鼠竊偷生者靦面于今總厚顏

哭石田翁

羔鴈成行日造門先生笑語作春溫撫摩宅畔谷那
倦倒屣迎賓背懶扶病思源源三峽倒興到筆世九
河翻[illegible]均逝矣丕成逵誰乞名香爲返魂

與都玄敬夜話

故人三歲別相對轉情親吟苦頭渾白愁清我更貧
百恨[illegible]

歸得閒以下十[illegible]詠爲吏[illegible]

一肯識中山白墮香忍見盤渦同綽盤東坡醞酒法不忍分觴還到行觴柳家避去應三杯敢與坡翁較短長

楓橋雨泊

計程明發饋長橋不耐絲絲下次寥避漏屢遷勞竟夕推蓬數問怕連朝峙嶸歲月心猶壯商略湖山路正遥滿地吳江帶茗雪片帆遮莫趁寒潮

烹茗

茗飲酬酣飲相逢攏聚觴瓦爐煨榾柮石鼎試旗槍旋汲墓瓶水仍燕蟹眼湯頗言憑曲几更聽遶羊腸

畫鷹

野鷹來集枯楂羽毛白鋸剛爪花蹤不鉤吻利攫挐不毛吻血毒口乎自從遇畫師偶然觸乎宜既受豢養恩不思去奇豕草間狐兔紛如麻汝獨壓頹如老鴉

詠蟾

璧月光朧朧墮上天東林間金背墓吐氣如長虹蚓吸沆瀣馮夷隱陰肩背後大空誰謂爬沙手腳鈍有時落照月明中

挽陳愛日司訓

握手論交出肺肝長才未省作儒酸如癡最愛貽翁好芍藥還思贈所歡芒稻僕堂詩骨健縕袍欲典世情腸寬平生知我如君幾底事忽忽便蓋棺

鴻泥堂小稿卷第四

鴻泥堂小稿卷第五

江陰薛　章憲

聯句

對鵝

鵝鵝來前除章憲兀立照日影舒翼鞭明翎啓南引吭延脩頸咴咻類嗟蕭章憲聊睥睨憶羲之馴茂比鄰惱啓南逸靡淮堙聲定額高贅疣章憲頭頷低垂癭膺掌峙何壯啓南寬胆食莫觀蹣跚步徐徐章憲蹀躞舞挺挺慚義面發熱啓南笑毅齒欲冷談烹意彌厚章憲出哇志亦小容貌甚閒暇啓南標格極秀整章憲肩羞腊肥章憲截骨輸瘦瘠老饕思屬厭啓南大嚼知雋永汚邪歲苦墊章憲樂汝媿千頃啓南

古豆

治氏等量齊制器供餖飣常法天象則周錯地形尒跡穆窪能肖偃觚徑爾類憂磬章憲規旋固巳奇鎔範乃尤㚇常土飯質黝黑秀發光澤瑩穆雕鐫妙刻篆款識劇篇響章憲盛合周王薦考自召祖命常參乎言可佩其也對匪佞穆敦卣本伯仲觚觶實季孟章憲儉靡隱君賜睟乃出天性常畏壘南華云靜落宵雅詠穆搞昊或享胥豁鄰本親鄭章憲友燼炬燹纘壽恥瓶罄常八簋誠過腆三爵詎宜更穆瓦缶徒自鳴石

列黃點檢芳事了歎息氣運迭朱表節憐孤花以閱
幸綿陝薛易序壯心驚流光老眼瞥黃上來固可期
决去那容掣朱近陌行遲遲途旌望孑孑薛生角擬
車輪疾蹄增煙鐵黃黯然江淹賦悽矣屈傷茁朱長
短離亭迎追隨綠醑挈薛招邀江夏黃邂逅河東薛
黃五六率童卯二三先耄耋朱細斟不能醉臨發忽
便訣黃腸如苛縈牽愁與雲鬱結黃行李沾宿雨征
袍點晴雪黃河蒹信可航岸柳還堪折薛紛忙蝶辭
枝並坐鶯斷吷黃南浦寒鷗盟西烟緘鴂舌朱協風
强解頹殘照怨啼血薛抗手兩地分回頭衆山嵲黃
伴侶鴻旋歸睽違燕頡頏朱園林悵舊蹤行邁念新

熱薛涉歷月盈虧動經歲隔絕黃作詩燕宛轉撫景
恣搜抉朱後會空無方前途曷有截薛沙瓶雙玉罄
陽關三疊闋黃入夏懷仍長當秋悲更切朱托始只
持環要終豈投玦薛盍洗兒女情同堅丈夫節黃令
日記去時明年蹈來轍朱萬里接爛熳一笑叙闊契薛

并合

閏七月一日餘暑驕未退章憲一時群彥并平生故人
在瀛開樽得主賢折簡亦吾達祥致佳辰良以懽往事
深足慨濂可語孰二三深叨倪今邢洵偶來如有期
一笑聊隨隊存理廣席雜叢珍清言共流輩穆掃齊納
高賢濯耳聆多誨奎豈惟慰契闊乘得傾肝肺壁據

觚屬經始援簡乃廢裁章憲投瓊慚報非倚玉覺形穢
瀛袞維頑期脱匣劍鋒始淬祥致紀語漫追隨塵襟亦
沾溉存理清描脫風流媚憐日西起穆出星樹沉沉投
巢鴉對對奎書窮還秉燭餚竭仍羞菜壁呼盧續餘
懽洗盞見真愛章憲狂歌醉都忘朋戰罷敢潰濂因縱
談得醒更煮茶滌饑祥致情本晉治浹禮應遺細碎存理
安閒廢六用游戲劇三昧穆雖無曲水盛敢援西園
配奎浣手襲珠璣他年話風裁壁

山中雅集

首至梅花水小憇後抵觀音閣解衣盤
礴久之操觚飛觥乃作聯句作者三人

人得四韻用劉寄客故事元夫呂姓章
憲薛姓承爵則朱子僭也

驅車出東門連鑣破春曉元夫山多魚麗列路屈羊腸
遶章憲山花草幽匿水荇漾寒沼承爵梵影流雲中茶煙
起林杪元夫盤空磴倚僧謁高波淼淼章憲神功鑿萬仞
沸力施三藐承爵洞深伏虎獰江闊飛鷗小元夫欸乃來
空冥張皇入幽眇章憲陟崖損短筇弄水動輕舸承爵卷
阿鳳鳴梧鶴唳魚在藻元夫選勝悔已晚戒歸生怕蚤
章憲行矣日正晡新月挂參昴承爵

燈下聯句

[illegible]燈火入人談周淬礪詞鋒戈蝶[illegible]章下榻更

當信宿去蘇初已告東南磐雅懷正復琴三弄周仙
驛何消酒二衣韓坐作令嚴[illegible]戲飲[illegible]叔楷語隊鵠
搜探磐抽黃苦客吾何敢周歷白榆公其自甘韓窩鳳
力動威褰短蔡星芒倒影落虛潭磐僅愁見跋多
行問周[illegible]客武逃詩覓坐癡韓窩[illegible]
[illegible]秋蚓着行綮綰綰周
奈蠶得食饗雀蔡窩攜謙下士身全傴蔡語怪驚人
古屢雄磐赤脚倚墻胡倦立周頹有歸擔肯辭擔韓窩
明劍無那東西去蔡各旁吳船亂對珊磐

桂花白酒

仙釀何方來小山借餘發色別鵝兒黃大仁香浮蛾子
綠光教昇觀參已似香木沃韓窩流雍傾瓊飴珠蔡叢
金漿對月淺淺斟傾脫巾慢慢漉未須墻頭過適及
山中熟大仁解酲且吳蔡充虛漲酸粥鮑吸中聖賢窩直
鼠竊愁僮僕儘拚倒玉山不虛罰金谷瀆勸飲請莫
辭呼添恐難續何須斛升合大仁亦莫論斗斛糟床聽
夜注玉缸[illegible]氣助長房運趣添陶令菊底須
急[illegible]主人尤更癡客子雅不俗短
笛[illegible]

和石湖[illegible]

南[illegible]人[illegible]水想[illegible]
人[illegible]人也○人生[illegible]

憑伏天倪聽自安排與區處比度索三千蒙莊八百
任乞與此些利市試問取注脚近來添從今後流年
還應余幾

菩薩蠻

玉壺沆瀣浮甘醴梘陰別院涼如洗舊曲數已令歌
喉一串珠○娟娟飄風度過却行雲住不是[illegible]鳴年
交交黃栗留

長相思

南張涇北張涇相去都無十里程韋舟進未能○風
無情月無情風打船頭月未明明朝自在行

蘇幕遮

漢三難兵三俊愛殺丹家兄弟多傳萬里青雲平步
穩飛著騰踏老驥猶神駿○鳴和鸞加鞭靮騁騎騁
道咫尺長安近雨脈上裏黟在新棹鞅詞場迎刃無
堅陣

歸朝歡 送滁縣令

三載花封勞賦政名聲藉甚才華盛破繭生蠶既坐
塵也應不愧琴蕪令天聽由民聽須聲日把閣中調
正銓司簡修進良烱烱懸冰鏡○襟懷湛比澄江淨
痴脂不穀由天性流行坎止果何心桃李無言誰蹊
競金鑰囊垂磬驅是火急趨君命和鸞開道歸朝奉
朝請

氏州第一吉　東園翁惠君原韻

金藥時食玉枝不汗愈風神清灑七十宵臨八千伊
始天錫阿翁純嘏秩秩賓筵壽觴舉紛紜車馬歌過
行雲舞翻回雪靚粧天洽○甲第暈飛開燕廈釘頭
戢戢鱗鱗瓦龐老遊安向平願畢總優游羽服
金付諸郎日擊鮮還如陸賈步屧行幐賓往遶
林下

倦尋芳

輕雲閣雨盡日絲絲乍晴還又翠擁重門濺濕羅襦
繡凭闌干搔鬢鬢髮鬖鬖金釵溜恨東君把青春
抛却慵拈鍼綉○枉虛度良辰美景半幅絞綃淚痕
浥透漸覺懨懨病損鬢雲殘瘦悶剔還將梅蘂嗅破
除幽惱憑醉酎到醒來這情思陡然依舊

太常引

醉陽無計挽春和春去漸無多詩成撚鼻哦悵蘼蕪
綠滿平坡○有好池亭春情更造且莫問誰何百年
過半判從今醉舞酣歌

謁金門

芳菲節春陰日日愁雲結火冬天斬明微看取小
桃梅頰蘸絲曾迷佳人爭怕容易韶華便拼試聽取
林間題鴂

朝中措

幽人結屋並汀洲身世等浮漚蘄水秋霜雄篇擬源
春雨茶甌　獨縱目飛高鳥川泳游儵乘興鼎然
命駕有時還上扁舟

望湘人　送吳二尹

愛職司佐尹官不負盡說公平廉恕賦政優游持身
謹慤六載能薪日著聲[illegible]陂成黃鵠方上水衙
都尉政銓曹陟典將行又貽泥[illegible]
遠近汗瀾然解組曾無猶豫恨借[illegible]由[illegible]聽驪
駒漸杳目極悠悠飛旆游魚縱壑倦鳥投林歸興浩
能禦但禾麻蔽野如雲總是後思處

[illegible]歌子

喚啖浮文蘇鮮鮮糶采末時哉飲啄稻粱肥折葦枯
荷洲渚弄晴暉翠翳呆思啼黃間霹靂飛燭翠翡火
鬱攸微莫信率鳥容易近虞機

探春令

雨余風日覺清酣正惱人天氣看柳絲搖曳嬌如醉
蝶亂舞蜂還沸○杖頭已辦尋春費更一雙芒鞋試
題緘問取王梨老子道海棠開未

惜余春慢

妍並天桃俗嫌穠李忽訝貞姿地天留國色猶餘余
春百卉居然遜美仁東君愛惜叵奈連朝風雨夜深
時點燭來看拂嬌嫩花還把○杖如今枝瘦尚有

以紅梅名樓一館一樓曰襲芳翁曰香霞襲芳志其
初以菊言香霞以牡丹言水中有島曰霞嶼嶼之麓
有石磯可坐而垂釣為機以激水入曲池可流觴擬
山陰之蘭亭曰洞酌泉泉之上五峯離立風至作翠
濤聲奏笙簧竽籟井上有雙桐亭亭如青琅玕菜之
畦離離[illegible]焉曰[illegible]鹿 交道曰鹿幢水中之舟載
雙鶴以[illegible]鶴亦馴擾[illegible] 沆意若有會於人者池
正東為巨[illegible]翻[illegible]日有坻巨石岌然相對劍天
光雲影字其上素女舞雲倚池兼於是乎盡園池之
大都蓋如此遑數之不能終其物昔人言身在江海
之上心存魏闕之下今則不一水其心雲其身當旨

良石惡乎爾得非幻身世夢富貴柴柵其神節[illegible]
珪組敝雖然在我後人於不時旦暮遇語也先生
往哉異時名其勝常以物鼎鐘拂衣歸來優游林泉
園也池也若將與晉公午橋莊樂天香山石樓共相
磨滅焉書以薦後君子

吳越行窩志

湖南之衡山在洞庭上其岡巒之軒翔聳拔者凡為
峯七十二金陵之大江在鍾山下其川隩之停蓄
渟者凡為陂二十六皆古之奇觀蓋山與水交相
勝也故歷代傳之以誇於四方恒[illegible]恨生長遐僻動
數百千里徒心馳目想而已乃[illegible]者揮手嘗

丘壑哉 吳越之區得勝處二焉在吳曰聚塢去城一
舍而遙[illegible]負疊嶂前臨太湖與杭[illegible]平雄地產楊梅
特佳形色味皆奠絕他所傾從入市人望而知之爭
售立盡輒得重價湖中有山計其數與衡等昔人謂
七十二峯者矣[illegible]巳作草閣臨之憑崖架亡高出
木末可隱几而指數也因命七十二峯閣在越曰橫
裏去城一舍而近衡六里有奇縱二十里有奇綿亘
迤邐多陂澤堤塘平陸纔十之二居氓植藕芡為生
收其入反出禾麥上直亦再倍於下壤夏秋之交彌
望皆織文繡段人人刺艇子出入其間扣舷鼓枻歌
呼相答不自意為人間世[illegible]坐三陂[illegible]以生草堅

之塗泥命為二十六陂館陂則當不止是而云然志
舊好也歲之日君以課子姓出以[illegible]登陟大率畧相
半焉所謂七十二峯與三十六陂者則又平分之矣
蘇長公嘗言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如野翁來
往溪山間吾其得而兼之遂自稱浮休野人則自詫
曰吾幸生太平之世身無病心無憂有菽粟以具饗
殆有雞豚以供伏臘[illegible]有陂矣聊以御煩寒[illegible]
矣聊以庇風雨行無所牽止無所尼任情率意
逍遙貴賤賤壽夭夭付之造物者一不置芥[illegible]
間也各丐太僕李公先生題字揭之棟上以告來者
使知盛世之民沐浴 淳涵煦卒化雖野人之愚亦

能順時知命處困而亨烏雲飛而魚川泳無不遂其生也衡門之下則咸署曰泌休野人家信有後心如登龍斷者無以自解云

漱玉亭記

漱玉之亭奚以名以其名奚名之葛君名之君清修博雅於聲利泊如也獨好古器物名畫過輒購焉懸之滿堂客至則陳而閱之寢食殆廢窮日夜不少勧鄉人蓄古列氏琴君每一膩之有欲炙之色蓋三十年餘矣一日走使以書致予曰琴得矣其名漱玉因搆亭玉泉之上日撫拊其中由由然乎樂也子爲我叱之予過焉出諸囊中膩之瑩然叩之鏗然爪之泠然真奇物也已藉之以貝錦薦之以文石爲予鼓一再行聲隨飄風而和流泉颯颯焉淙淙焉聽南風於嬀氏之室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茫然嗒然物我俱忘一向然哉夫琴以漱玉名況泉聲也亭以漱玉名志琴名也而又亭於泉上琴得泉而勝亭得琴而勝泉得亭而勝一舉而三勝具焉斯亦奇矣君抱是琴居是亭聆是泉尚羊山間侶木石而友麋麋有得於天無求於人何其快歟走也 傍得時時曳履泉上爲漱玉亭客又何其快歟君名常字惟善世居定山亭在山之麓

怡老堂記

枌榆之悠悠桑梓之山山人固有欲之而不能者矣亦或有能之而不欲者焉欲之而不能者天也非人也能之而不欲者人也非天也人固欲之天固靳之亦獨且奈何哉天固畀之人固遂之此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若吾邵劉公父子於是乎賢遠於人矣公以勤儉起家而又力於教子蚤夜以孜孜厥有成績迨其晚歲悉以家事付其子戶部君乾世故畧不一芥蔕日擊鮮爲具召親戚父老陶陶然遊於無何有之鄉甘視貲貨無厭不知鍾鳴漏盡罔晝夜頷頷者孰得而孰失耶是固天與之而人不違之者也戶部又能承顏養志察其燠寒時其飽饑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入焉事親務於孝出焉事君務於忠以不拂親之意而貽親之戚是豈人力所能致哉則天也視人之欲之而天固靳之者有間矣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若公之爲父與戶部之爲子其殆是歟乃作怡老之堂成與衆落之予時亦忝列賓席輒復援筆作記之云爾

送劉先生序

弘治乙卯屬大比天下士廣西藩臬重臣遣使走幣不遠數千里聘吾邑博士番陽劉先生司試事先生[illegible]將行邑大夫暨其僚友子弟設祖帳南門外其[illegible]與執筆之末[illegible]獲備幸望見顏色親敎誨有日

鴻泥堂小稾卷第七

江陰薛　章憲

頌贊詞凡八章

周文襄公廟貌頌

公在宣德正統間旬宣南畿蓋廿餘載其有功德於民甚大而蘇松常三郡惠愛尤深故民之念公至于今不忘迺者
朝廷詔所在爲公立廟致祀蓋生富云爾小子目睹廟像徵歌輿人乃爲頌曰
皇帝御宇江淮屢浸于何療饑于茹于兆民無俚聊咨嗟呻吟奸吏豪民弱肉强唸
天子曰吁民害已甚惟是廷臣孰往而拯叶於時文襄簡在惟誤擢自越郎司空是任
帝曰往哉汝則輔朕公拜來南長慮却審爬梳剔抉深究爰諗孰利吾興孰害吾禁出民塗泥而置之衽隰有秫稌原有菽往是耕是刈是織是紝官無負租民有餘廩以迄于今寒煖饑飽尸而祝之愈久愈深翼翼新廟像設惟嚴爪毛齒髮生氣凜凜故老遺黎欷歔瞻顧小人作詩以歌于寢

郡太守李侯禦賊頌并序

皇上御極之七年爲正德壬申四方無虞九有有截[illegible]而文教成舞干羽而武功振道貫三靈仁育庶類借兆底寧蠻夷率服海內有覆盂之安天下同建瓴之勢直是以威五帝而登三王者矣夫何純鈞蟻缺巨木蠹生晦書逆臣濞宄旋已就戮醜類猶虐尚爾逋誅聚黨殆數萬人流毒幾四千里豺狼擇肉猰貐磨牙蟻聚烏合至勢推殺以征負散鳥驚鼠復改轍而潛逆豈非困獸猶鬪涸鱗偶强者哉迺者自齊至楚踰淮入江將欲殘毀我城邑虜劉我人民少假喘息大肆馮陵蝦應重足而騈立脅肩奉頭而鼠竄危若累卵急於倒懸幸我太守濟南李侯守土一方專城千里匪棘匪徐而緩急有備不振不動而暇裕無恐寇之方至我侯率來賊勢猖獗人情震悚艤舟于江于觀兵於城下公則爲之區什伍設方畧募義勇於大姓選丁壯於編氓俾各効勞期於底績鼙鐸之聲動天旌旗之色蔽野手援桴皷分城以守之躬擐甲冑以身而先之即日俘二十六人以歸翌諸獄翌日斬二人以徇投之江購善泅之徒挾巨斧没諸水以壞其舟命攻金之工剡利錐植諸衝以壞其足有功有賞有罪有誅謂鎮江蘇州啓 國之邦也於是乎假兵焉謂武進無錫腹背之地也於是乎給餉焉强弓毒矢一時全集銅炮火銃數日轟漆哮吼大沮遷延遠去侯則曰賊意叵測我備曷弛今雖暫退後且復來越兩月賊果復至荷鋤成雲砲擊如雷

公聞之乃下令修築乃功告成乃

爲頌曰

維古吳郡號曰澤國東匯巨浸西連上澤波流蕩潏

遠噴旁射瀰漫洶湧澎湃瀰漫雷洪濤雷鼓鼉擊

石尤驚吼舟楫行碍易橋傾棧摧時有沉溺傍人咨嗟

長年憂危維古有防風發雨徹浮巨浪崩所限隔

都水傳郎捍御是職惻然興懷考圖移檄則深以綆

度長以尺鳩工畢具土石山積官時餘糧民輸力役

荷畚如雲隨其指畫椽杙樹柵卷土投石礧如囊沙

疾若鞭石鰲足立極鯨背露脊築之登登亦以甃砥

蜿蜒游龍連綿雌霓橫亘大陂界域南北負載提携

往來絡繹昔何望洋今在衽席野人歌功忭舞說懌

勤辭貞珉千古無泐

紫竹頌

皇有嘉植與衆竹兮嬋媚娟好容不俗兮丹心敷舒

傾朝旭兮勁正不阿乎江綠兮秉節堅貞列衛足兮

磊砢獨立多節目兮含光遂逞留賜兮樹爲歷官

比佩玉兮永錫恩國萬世澳兮

張帽仙像贊

貌閒雅性卓節操漢瀟落志意蕭散人謂之懶質外

明神內全追遠雲月明月霽人謂曰仙孰爲此稱

斯稱其情孰知其神乃得其眞

大若像贊

維丹崖蒼松翠杉子於是時息鼓舞彩金馬石渠

璇題綺疏子於是時芳衍華褒辭彼流泉爲川爲淵

水下自知安而遷折人委順與時浮沉坎止流行

彼亦何心

徐直夫冠詞并序

直夫名經吳姑子也既冠來乞言焉予愛其生長富

饒而能恬怡淡泊不以聲色狗馬可喜也爲辭

而祝之

始祝曰案日既卜大賓既至爰加爾服爰字爾字爾

服伊何義冠從冕爾字伊何直而弗回如繩斯引如

矢斯棘庶幾職之以成爾德

再祝曰允父母曾以直爲本於專直而弗專臣德之全卓

爾矢謨直曾以直而弗溫匪德之純聖有謨訓繫

若日星庶幾聽之以作爾規

三祝曰我思古人曰周中伯彭惠正直附于四國我

思古人曰晉大夫古之遺直千載弗磨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炎帝之孫若之子

休我公維國元老端揆六卿而位冢宰特進三公
而爲大保公舉進士爲第三人鸞坡鳳沼出納絲綸
公履階銜曰正一品戴蟬珥貂鈐玉衣錦公年未耄
俄遂引年封章亟上翛然歸田公歸未幾遽罹虐疾
僾 詔方下翛然易簀人亦有言爵一齒一德一我
公兼之如稼而穡人亦有言立德立功立言我公有
焉如委而源繄公之先曰祖曰父克開厥後延乎兵
部繄公之嗣伯氏仲氏世濟其美方伯閫使始公之
歸
天子曰俞致廩與餼與臺與輿殆公之甍
天子悼之賜之贈之祭之葬之龍章焜燿光寵赫然

生榮死哀公則有焉走也不佞辱外諸孫甄陶獎進
其何能諼經訓嚮爾諭語諄諄其黎獻時公畀之詩云若祖遺謀遠而彌積慶餘承家須努力經訓是嚮爾童習白紛而猶夫人聽禹門雷不
鄙望我家君歸自南都公以之詩末章云語賢郎勉學他年聽禹門雷語重才
溥弗克負荷公歸貧仁爲列星未覺累公知人之
明老成云亡典刑斯失嗟我後生於何考德太常有
紀太史有述大書深刻昭焉如日小子何知戀德銜
恩過不自量爰書云云

邑侯黃公去思碑

弘治甲寅金華黃公以進士來知江陰縣事時公年
甚少而抱負宏偉渾渾不露人未之知也稍晉安民

未御而喜先是縣長吏連以詿誤去簿書雜委棼
焉其如絲沸焉其如麋壞亂糾錯無有端緒乾沒者
得以舞緣恣睢其間公慨然曰綱有綱表有領舉之
挈之無難也一日坐堂上召胥吏立庭下諭之曰一
歲之中若布帛若粟米民之輸於官者幾官之輸於
上者幾祭廩之存者幾或輸焉或逋焉或盈焉或縮
焉前者吾不得而知已要之以十年爲斷其明書於
籍我將視之又進庶人之在官者于庭訊之曰政有
不便於民者乎民有武斷於下者乎賦役有不均乎
訟獄有不平乎孰有孰無孰違孰從汝爲我言之吾
罷行焉既而積逋履匿靡不立見閭閻蔀屋歡忻愁

苦之狀無不知之公於是旌其淑別其慝聚其欲去
其害 闔弛張庶務井井既又放太史公年表爲勾
稽之籍握數寸之管盡盈尺之紙出納卷舒咸在指
掌銖銖兩兩毫髮莫遁猾胥豪民始無所售其姦而
瞿然大戚矣居頃之宦無負租野無逋民上不知叢
脞之勞下不知吁嚚之煩四境熙熙遂以無事以崇
正道務正學非孔孟之業不留諸心非程朱之言不
出諸口故其爲政能興學校去淫祠明善惡絕干請
表章哲人造就髦士而行之者有本也休聞四馳上
達 宸聰戊午下璽書徵公公卜日戒行事邑之耆
老庶民小子留之不可釋之不忍則相與抱其述而

憲與公生同族業同師遊同術几研七箸奉公以周旋久矣銘何能辭銘曰

金馬玉堂承明石渠公胡舍之兆廬兆居錦衣繡裳玉珮瓊琚公胡舍之兆伐兆婁於此有木暢茂敷舒其[illegible]名[illegible]而翻爲枯林本根既拔枝葉寔踈榮悴同之悲也何如

前戶部郎中卞公墓誌銘

章憲爲稱[illegible]開鍊先生說公蚤歲治[illegible]子業甚勤館徐氏徐氏家大多貲客公恐客不驗書卷雖行臥偃溲亦時時閱吾伊弗[illegible]川能有所成就其後章憲稍長來從外大父遊氏[illegible]家館得連拜公於孝里第庚寅蜡月先君子從[illegible]中夜歸與公共載時雪甚公留三四日章憲從容竊視公公方讀楊子法言不離手時時得好語輒識小冊上[illegible]成字時公年已就衰其勤乃爾乃知異時所閱可信不疑竊識之邇來曾幾時而外大父與先君子相繼下世公亦不祿矣悲夫

公諱榮字華伯姓卞氏甫二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進士第試政大司馬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能爲上所委[illegible]京師即令教冊版[illegible]凡七年公退食輒磨墨濡筆肆意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人或抵死所不能道也[illegible]今

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河西務幹辦金沙洲鈔事所至皆能其官驛騷中外二十年稍以鞅掌蕉悴後歸閶城私第益取古人書讀之益肆力於詩隱然名動其越聞者常乘款段入城中好事人爭先迎致之爭先求乞詩戶外之屨常滿公口占手綴盡日不得休無矜容靳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羡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詫人蓋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其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畜公篇什或者賫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繒綈之徃來是邦者無晝夜扣門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貲購求所得[illegible]不背性儉畜每有所投遺徃徃從人索紙筆不妄破一錢士人傳以爲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爲也人負名 所著詩其門生吳綖爲刻梓行於世平生可視人所爲篇章苟不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不置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自慶以不扶摘人瑕類亦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爲席延招之不可得遇知巳輒不待召而造索酒談笑飲無筭安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號呶傾側也蓋曠達如此父時濟母張皆以公貴再受封父至奉直大夫母至太宜人配徐氏故大司馬之兄之子之女也封宜人公卒之又明年爲弘治二年其子邦慶方卜日襄事會宜人亦卒遂以十一月十八日葬崇壽山之新阡公生永

卒己亥穀日辛成化丁未重九日享年六十九子二人長即邦慶次邦會公且死祀筆書小紙畀其子以墓中石來委章憲視公爲大人行幸嘗望見履舃雅受公知辱不以不肖使紀述平生其何說以辭銘曰

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遥尚羊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崇新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黃牛墓商容閭矣

壽藏銘

游心出羲皇上制行在夷惠間蜉蝣螻蛄自判烏鳥螻蟻誰患

明故徐母太孺人包氏墓誌銘

正德戊辰九月丙午永州府推官徐鼎之母太孺人包氏卒章憲聞明日往會哭焉永州君哭之慟則噎曰孺人生於世八十有八年年既高矣又享有祿養生榮死哀宜可以無憾奚悲之深君抆淚曰嗟乎子知吾母之年之高而不知其身之勞子知吾母之享有祿食而不知其心之戚也因具言孺人之生甫八歲而父母俱亡有貞淑之實吾祖心遠翁與孺人之祖叔徵君廉知之遂聘焉以配吾父景昂府君童養於祖母殷氏於是心遠翁下世先伯父景暘景[illegible]已成長且排[illegible]擯斥君獨先府君煢然依母氏居東莊別業田廬無幾先府君頗怏怏孺人朝夕慰解之拮据卒瘏雖晝雖夜如是者幾三十年闢地崇屋植產與二兄埒孺人與有力焉居無何而先府君遽捐館舍此其勞也其戚也宜何如耶孺人生三子二女并楊氏側出二子而七先府君棄諸孤子女皆幼獨陳氏姊有歸鼎始弱冠餘弟妹皆髫年齔然室中則又經紀其屋廬營治其婚嫁時季弟漁以幼故特爲孺人所念締造之勤所費不貲已而早卒無嗣十椽尺土至靡孑遺孀居四十年四子一女皆相次亡歿獨鼎與陳氏姊僅在目前此其勞也其戚也又何如耶此吾所以盡傷而隱痛也言已復慟且謂先遠卜以明年歲正月四日將葬於先府君之兆俾

書卒葬之日於墓中之石章憲於孺人婿也又何敢以不文辭孺人之父曰公儼母朱氏五子鼎即永州君曰豫曰　曰節皆入粟補承事郎曰鼎二女長適陳氏艮次適薛氏即章憲孫男六人圭鄉貢進士愷國子生弘道與伯兄同領鄉薦徵郡庠生齡禎女七人曾孫男八人女九人距其生則永樂辛丑七月十九日也雖然永州君之言固可悲夫抑人子之心豈有窮耶爲孺人者亦可以含笑地下矣爲人而得如孺人者亦足矣夫又何憾焉於系之銘銘曰

厥壽伊何耄耋康寧厥祉伊何簪纓連連嗚呼[illegible]

鳳毛翩翩梧桂[illegible]佳城鬱然尊章夫子相從九京

嶽[illegible]言振以周旋赤脂黃腸[illegible]周孔安更千萬年

以永無窮

先考浮休府君潛德弗耀所著有
鴻泥彙藏於家爲吝懼其久而散
失也敬用鋟梓以傳之不朽云時
正德丁丑春正月男布百拜謹識

鴻泥堂小稾卷第八終

卷之八　十一

姑蘇周潮寫
章鉞
張鑾刻

鴻泥堂續集序

嗟夫應龍之蟠蟄也而後其神為
全其神全則其天者盛而變化之
道著矣君子之藏息也何以異是
尸子不云乎凡水圓折者其下有
珠曲折者其下有璣莫非水也而
為圓為曲見其折而知其中之所
藏豈非寶彰於蓄哉吾鄉先輩之
有薛浮休氏卓然以文章名家其
為學也好古書自少至老未嘗一
日廢古而不覩博綜研究厚積厖
儲日形於篇牘而璽圃之上楮莖
素氅騈植羅生見者嗟為物外之
寶蒼蔚沉埋之氣似掘鳥篆尾棺

於荒墟破塚之中稀代罕有也舊
刻有集凡若干卷藏人都玄敬少
御選之庶　至是公子憲副君甲
蒐其散逸發其餘留屬邑儒生沈
氏翰御為之編次總得賦若干首
詩若干首銘頌序記若干首分為
上下十卷為續集俾予載言其端

予少且闇嘗辱公降德忘年當江
臯華晨舞拉予童子以遊興至有
佐予不能應一語袞今老矣盡得
公之文而讀之珠璣滿前琳琅在
戶炳然鶯龍之章駭視廻矚有不
暇也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
劉方平袁皓沈光輩皆布衣戴諸

藝文志中曰碧池處士曰養素先
生曰雲夢子光燄萬丈亦鴻泥堂
意也約畧數子而進退之公寔兼
總條貫措注不竭其博也周其哀
也原其覈也遷其麗也相如而王
褒劉向為之先後詭非神全而為
之也自其遵晦而后盛也不識知

言之士以予言為近也乎予自謂
信之

嘉靖庚申長至之吉
前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學士邑
人張袞著

鴻泥堂續集序

經略虔南畏齋曾公先子浮休先生沖玄恍悱悱古道時義貫經郛後宜自籍緒業遺光流為翰藻式後傳遠慶有洲其續演家學鴻擬詞宗予嘗從之論公也本之經史之純而知其為教於之百氏之藻而知其為詩學子周之化微而經訓之紛衰蓋名家彌衆則經藝彌晦綺詞彌盛則質渾寖傷後世能言之士其或音節足以鼓天下之動而理致弗逮固無取焉先生負經濟之術而游于藝其宣和平之聲而托之遐邇故其醇而不殺凝而不窒曠而不設嚴而不刻疏而不離直而不徑其趣悠然而深其志穆然而達其情秘然而安先生夙稿若干卷既晟而就梓傳之矣茲刻諸體咸備萬寶畢藏予獲誦先生之教久私從其後曰之曰太羹玄醴飲者不知其醇而終日不厭端人正士接者不知其凝而慢則不敢老吏聽獄造者不知其嚴而讞辭自孚規員矩方就之指疑而無則其平也嚴也披滌除塹坦懷後舉而卒不可犯者哉為防也婉而諷諭指摘曲中引物連類鋪情寫變在之所以難也畏齋修之于家訓而措之政與也為用為恕為讓為慈閔為敕此特越以嘉靖以孝敬歷以廉節於之光啟也大大陳太丘長者也淑後鎮之化及天下

老泉一代之宗也嘉美以濟前聞孔彰是故君子之光遠而彌昌抑而彌揚茲非其徵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貴州道監察御史廬陵曾乳化著

鴻泥堂續集序

卷之一

賦一十六首

卷之二

銘贊頌四言詩

卷之三

凱歌擬招規操樂府辭

卷之四

五言古風

卷之五
七言古風

卷之七

七言律詩

五七言絶句

六言

詞三首

卷之九

説記序跋

鴻泥堂續稿目錄

鴻泥堂續稿卷之一

江陰薛　章憲

賦一十六首

大江賦

渺大江之西來浩百川之東走蝘蜓蜿蜒蛟虬蚴蟉源發于峨眉匯會于岷首沃逕天兮欲浮劃大地兮若剖夾右碣兮邇溟渤揚左蠡兮漼澤藪始生于一終成于九三峽倒兮呂梁懸百川灌兮泰山溜突兀駕空兮巨靈贔屭鏗訇觸石兮長鯨哮吼三百七十三千其支起于濫觴入于漏卮如諸侯會同不愆于儀如萬馬奔軼不失其馳過九河兮傲海若冠四瀆兮侶馮夷西至下雋東為中江轉地軸拍天杠洄混沌壓鴻龐醜為陂池怒為濤瀧隨月盈縮鎮日琤淙瀰漫澎湃震撼擊撞鐵騎嘽嘽金鼓摐摐意恣睢而益驕氣偃蹇而未降敢爾吾土截然屋[illegible]其歸獨當其衝高墉屹兮如霆長堤偃兮如虹既擁其角而掎其足亦扼其吭而拄其肩我有餘守敵莫能攻于是解甲迺退投戈雍容然后洪舸艅艎巨艦艨艟轉輸絡繹貿遷通融駕萬斛兮南北候五兩兮西東往來隨風倏忽轉電長年謳歌黃頭舞抃日五彩兮[illegible]金月一色兮如練南控甌閩西通淮甸百貨分鑣[illegible]漁貫故夫家樂業民安居操奇贏以懋遷置千

鐃而茀畬市三倍而利近畝一鍾而羨餘貲川通以
埒封貨山積以儲胥陸處棟宇水行舳艫變中唐兮
陳櫂舞棹中流兮發吳歈粤有美人湛然清矑仰視
飛鳥俯玩游魚臨清流以徜徉泳倒影而踟躕慨宇
宙之寥廓悵日月之居諸乃歌曰川之滂泓思復吾
本然之明川之淨虛思去吾舊染之汙如曾點言志
曰浴乎沂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苟徒知玩物
而適情又何異乎陶河與睢渠

浮覲賦

粤有飛觀飄然乘流既彷彿於棲苴亦肖形於浮滬
擂之木兮白蓝羃之紙兮碧油流藻兮綴附把茀兮
蓋頭屋魚鱗兮皷室簾蝦鬚兮廬樓翻翼兮舄鳧鴈
與游心容與兮杜若汀目眩晃兮芙蓉洲霄肆兮心隨
地遠境與意會鶯鶯飛兮屬玉塘睢渠鳴兮投金瀨
顛倒萬象蕩漾於滉瀁之中超軼兩間浮游於坱瀘
之外故夫遺涵濁謝紛拏狎鷗鷺侶魚鰕追隨太乙
之蓮密邇博望之槎混鳶魚於一源辨牛馬於兩涯
乘鴈晨風雙鳧落霞鵝鸍鵁鶄鵻鳩鴿鴐泚泚洩洩
咿伊呀呀銜游葯芷芙蕖蘋葭江離靡蕪汀蘋岸葭
謁衆禽之翔集雜百舟之紛華是謂浮家亦云汎宅
與波沃沱流光浙 兮治陡水之黃金月之
夕兮螢藍田之白 而與心乘瀬氣而常浮

仰視飛鴻俯玩游鯈暖宜父之浮梓慕莊生之虛舟
春秋螗蛄旦暮蜉蝣奈微著兮鶴九皋暖今古兮貊
一丘土木勝兮七尺夕暑空耶兮河伯秋聊委順以
逍遙尚泮渙而夷猶

蘐草花賦

碧幹紫蔕緗葉丹葩炯燿旭日曈曨彩霞汎輕飆兮
風褰翠緌凝瀞露兮烟籠絳紗予樹背兮怡母毋服
膺兮宜男慨晬以康和樂且湛吉有祥兮則有德罔
愆兮在三此歟兮也疑黃鵠之俛啄其舒華也儼丹
鳳之將翔洛浦之宓妃湘江之英皇神人姑射巫娥高唐
矯靚服糅輕紈[illegible]流黃彈步搖珥明璫遂而
望之綽若芙蓉照秋江迫而視之灼若芙蕖映芳塘
夷猶桂館容與蘭房時御板輿日進蒲觴儼慈顏之
可悅信幽憂之能忘方蓼蕭以零露俄綏萩而隕霜
慨華萼之凋謝紛枝葉之披攘念慈親之寂寞動孝
子之悲傷乃剪緗素傳之采章凝睇生色轉彩流光
屋梁之落月庶見親舍之孤雲可望陶陶遂遂汲汲
皇皇並北堂之萱草比南國之甘棠

菊賦

留夷唯兮蘭 芷長楚隰兮茹蕙汊恩夷君兮太息悵
靈均兮已遠舜花兮尭韭羌不足兮吾服思古人兮
紫桑曠千載兮上友謂糊兮可玩聊藝之兮盈畹遂

隧渙兮源田畦隴布兮相連玩物兮自適尊不必[illegible]
酒兮琹不必有絃紛緑葉兮紫莖藹扶踈兮亭亭[illegible]
采兮佳名繁人兮遠馨逍遥兮容與婆娑兮其下世
方競兮芳菲荃知愛兮蕭艾錢鉏兮鎛銚汗萊兮自
擁寧漢陰兮抱甕陋機械兮桔槔靡朝兮伊夕信樂
此兮忘勞紅　兮競芳儼　兮成行苟殞霜兮殺
萩麃胡食兮藜英

琅梧樹子賦

挺然蕭森琅玕球琳廿八大圍咫其高倍尋露泥泥其
新沐風摵摵其孤吟秋杳杳而欲半夜寥寥而未深
莞爾寓目蕭然會心珊瑚擎兮青玉案翡翠拂兮紫

璃琴爾其矯矯金相亭亭玉立杭天祿之枝鶖舞西
塞之翦笠紛衆葉以上敷靡纖幹以旁出端委高拱
趨蹌平抱樊將軍帶櫑具而排闥毛先生捧銅盤而
拾級畢逋之烏於焉而端坐倒挂之鳳紛焉而翔集
況夫寥爾竹君同依石丈施緑絕之行縢設翠縠之
步障風采凝峻神情閒王織翠流黃蔚乎其高張空
青水蒼佩其相向刻培以沃土溉以清泉鳴琹操
觚奉以周旋　揶揄聽淵魚之寥亮今同叢桂臨
觀兎之嬋妍知時而動知時而遯去夷就華彼所謂
豪傑之士援墨歸儒以無忘主人之賢

惜別賦

丘君大章將赴南州徐氏館焉於往來者留之不可
得則繪圖賦詩而餞之余爲道其惜別攀袪之意云
爾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信江淹之知言故有別必
怨兮曾何遠近之足論一堵之外目有所不睹兮十
步之内耳有所不聞矧一舍而遠兮何別情之能護
則亦何恠乎蕙帳之空兮怨鶴山人之去兮愁猿得
英才而教育之固君子之所樂也余倡之而和者誰
歟悵鷄壇之落莫也夫諾之不可以宿兮思尼之而
無由聊載酒與崇肴兮與竟日之遲留悅驪駒之既
駕兮發櫂歌於中流瞻之微　邈而弗及兮孰知余心

之殷憂

伐杏賦

維闔閭之故國有彭城之新居密邇闤闠聯絡比閭
隙地寬敞繚垣周匝藹文杏之離立熇華屋之扶疎
歲赤奮之攝蒙月青陽之望舒物之佳矣人其含諸
豈姑徐而云爾乃既承而只且歷階圯周覽庭除
庸詎知巨木在庭而命斫芳蘭當門而見鋤悵可已
之佳樹爲七月之薪樗矣于是愀然改容茫然自失
慨枝條之張王想花萼之繁寥消桃靚形雲之布麗
絢繇霞之裔孰爲此計忍佐其必惻樹時慨恨
豈紫極之含桃實下民之所東爲將鵬林之杜

鵰乃上天之所除隨有時而塞有時而開舉一可知其三前日之是今日之非二者必居其一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甑已破矣視之何益一尸而三復之偶同于南宮白圭之詩一唱而三嘆焉有類乎清廟朱絃之瑟

味菜賦

易牙庖煎椎肥擊鮮紛鴟梟之嚇腐群蛾子之附羶噬腊遇毒齧枯畏涎豢豕為禍乾餱以愆孰與乎希蹤飫蔬之聖游心猝茹之賢故夫氷鮮土墳靁開日暄蒲初茁兮如牙蕨始生兮似拳土酥美兮金城山蘋甘兮玉延首蓿纚縰而含露蘘荷羃歷而帶烟薤

骈首兮玉筋葵衛足兮翠鈿瓜瓞纍纍瓠葉幡幡元修以字行諸葛以姓傳芋萁苯蓴扶疎蹁躚薵滕列兮百畹畦隴遶兮一廛乃湘乃亨或采或擷之以纖手濯之以清泉芼之以薑桂和之以椒蘭苾芬馥郁甘脆芳妍棘匕承兮水晶釜犀筋舉兮玻瓈盤聲之以久要奉之以周旋蓋欲麼幾乎庾郎之三九又何必效太平何曾之萬錢

鴈頭賦

徵明設燕與者十四人極一時會合之雅探題賦之實俾各咏之某分得鴈頭聊即席為賦云爾

繫植物之珍産羌羽族之瓌姿匪陸之漸居河之湄

鳴也無能爲之則宜鵝情碎以方鬭鶴頸斷而猶爾其蔭以沙石滌之流泉如風雨之驟至或文窖爭妍淵客泣氷室之鮫人衝淮夷之蠙蛸刺促而就礫蟻鑽穴而未穿故乃貯之甆盎碗之釜騰對之莞爾而辨其美味嚼之森然而懷以好音欲而不貪樂而不淫雖云苦口固所甘心儻竿入以揭解宜朋來之盍簪

南濠泛月賦

粤有王孫列席開尊烹羊包羔臛豕牽豚冠芊芊兮千以雲集車騎合沓而雷奔是剝是殂以夕以烜爵至三以油油觴累十而温温既酣既飽載笑載言賓辭

主而歌徵主送客而留晩於是崇酒于觴倚舟于門輕雲度兮月娟娟微風動兮波澐澐雁元微茫中之逢爰有石湖蘇長公江上之樂加之了元乃命舟師發棹謳徜徉大濠放乎中流如未日以盡歡終卜夜而何尤慱陸賭采格五藏鉤或圍腹擊坎簇玉四塊兮嗔嗔腔咪一弗兮飲叫喉銅爐裊兮烟穗石鼎湧兮羅淑然樂矣而不至於淫醉矣而亦及於酒麾仡拂擲形管郤咒觥称兕觥爰刻燭以賦詩遂操觚染翰雄辯風生高談雷轉傍睨做徵言咲晏晏既而斗轉參横漏下宵分掺少斜擭城闉於是迴以生歸心遂發驪駒之響少之情徒切猶

帛之六幅錘、之有節權夫挨扢闇人啓闢再拜以
謝三揖而別

西原賦

勾章之彪顯允之裔有二[illegible] 鄮山之陽鄞水之涘
乃上築于其間鴻鴈于飛 在原瑒璦彬彬兮鄰
下栻轍翩翩兮省山戚戚莫 傕瞿無荒匪諸阮之
族南北夐絕蓋二陸之宅東西相望有苑者荆有韓
者棠藩離不隔兮大家町畦無有兮康莊伯也勸游
明綉黹之奕奕叔兮未用屣脊衣之皂皇試陳西原
其美寔繁請留吏傑胡可殫言環堵兮爲室衡門兮
爲門攬若英之夕陽延扶桑之朝暾其木則有杞梓
豫章梗楠梓櫧其卉則有辛夷木蘭杜若芳蓀禾黍
桑麻牛羊雞豚谿澗灰洲依稀桃源故夫耒耜方興
農事聿起徂隰徂畛乃彊乃理載芟載柞或耘或耔
禾麥幪幪黍稷薿薿泝西溪以夷猶覧西疇以延佇
弋西郊之鳧鴈挂西湖之魴鯉登西亭而延眝凭
樓而徙倚遐想西人遂慕西子慨望舒之西流嗟[illegible]
靈之西委無魯陽之長戈梘羲和之迅軌但見晌[illegible]
兮格磔倉庚兮嚶鳴方崢嶸兮東作奄倏忽兮西成
覩穲稏兮彌望樂甌窶兮滿篝釀碧鮮兮芳秋飯白
粲兮香秔左對孺人右引孩嬰絜粢盛兮簋簠樂[illegible]
享兮簫觥慨歌以慷陳說平生邇乃比游館于東[illegible]

卷之一　八

西原之在望悄南猶而寄聆頓言則嘆夭首如疵
始裴徊之方徂倏絺綌之云衫慨稚子之候門念農
夫之徂畛載色載笑言旋言歸日杲杲兮行空風飄
飄兮欠衣駕言故祖欲別援袪苛征驂之遄返覩行
旆之彡彡　長歌以言別遂援筆而賦之

歸衙夜宴閣賦

方速綴朱綺疏被錦杳沉沉之夕漏宜厭厭之夜飲
爰有貴介公子風流命士俛仰同俗依約玩世於是
開瑶筵列金奏陳姬侍速賓友絲竹沸兮冬爲春炬
燭燃兮爲晝遏雲響兮鼎鈿墜回雪亂兮黃金溜
爾其旅　旅退或歌或愕籩豆靜嘉觥籌交錯主撥
桴以挚鼓[illegible]名倡巫娥
陽臺宓妃高唐冶容妍姿艷色靚粧皎白皙宛清揚
小腰鮮卑秀[illegible]絡臂綳兮摩尼珠耀首飾兮明
月璫紅牙執兮披何皓齒發兮流腔巳乃遷席至由
曲房圍屏設兮鴛鴦步障設兮紫鸞鸞合沓冠屐
顛倒衣裳召宋玉於東家延戴崇於後堂主賓狎以
共歡生徒眩而相忘既而舞極斯惱樂甚生哀索之
再兮蕭粢餅之聲兮恥醉瓢操躑躅盤遂徘徊是固
知天道之[illegible]斷而或盈亦足以見人事之忽往而忽
來本之[illegible]入以[illegible]雖巨以[illegible]比棟[illegible]
之譏上[illegible]犬之悲蓋有得於詩人之明哲[illegible]

卷之一　九

鋭乎箕子之明夷

賓石賦

振鐸之系金紫之孫將取友于四方爰周覽于八埏
俛仰斯世遐想昔人匪特管鮑亦有雷陳固結如投
膠浹洽如蘭斯可世降而俗媮斯澌澌而澆淳或反
眼以下石或刎手而爲雲因憤世而嫉邪聊遯世而
離羣粤有一石嵩萃矶硉百夫輦致樹爲庭實如金
之聲如玉之質清越而和溫潤而栗所謂伊人于焉
嘉客彼其鏗乎堅確端凝厚重久而能敬如晏平仲
勁挺不撓獨立不懼自謂揖客如汲長孺凜焉其操
介焉其守如魏元忠可以耐久儼然其容溫然其色

如子猷户可淵然道空洞巉巖□□環怪宜米氏子
袍笏而拜峥嶸屼峍磈硐岩岌如周亞夫介胄而揖
正容端色然契潛蓄若奇帝徒品甲乙廉頑立懦
敦鄙寬薄□若俯仰盤礴故夫審適促膝摩挲
握手待之如重客親之如益友初何假笑貌聲音之
爲亦奚俟揖遜升降之有彼其曲踴□拳拍肩執袂
勢交者或下石利交者或反噬乃知有心不若無心
之賢有情不若無情之貴石之主人聞言而唱古有
石交我其近是願言書紳永保勿替

萬卷樓

乎逍遥之廣術衎衎窈窕之修廡將翱翔乎文苑亦波

藝圃委蛇曲房傴僂入户一衣拾級躡袂挨武
鏗訇兮鳴鏁魚銅鐶剥蝕兮擊追蠡嚙牙鳥啄
狀角翬舞微風颸以洸幌輕雲藹以承宇綺疏縹緲
以當户文礵璀錯而薦柱衆足多而愈仰騁目遠而
咸覩嵯峨屼嵂崔巍巉嵲恍長身之丈六去圜體之
尺五爾乃啟幽闥闢重扉闓放翁之巢寮生之帷
縹緗合沓牙籤陸離目不暇瞬手無停披如開武庫
森戈矛與劍戟如入寶藏燦明珠與文犀上閱黄唐
下及孔姬八索校汲冢之簡三絶辨孔壁之韋五車
叢羨多方之惠施一瓻奚用笑省事之摩維安能
窺其家藏抑亦料簡乎世稀睹嘗機之晨光恨捲

排之多乖誦仙島徃歎脩綆之莫挂曾腸可作庾長
丈之弁拂推案以往摑載而歸心欲行以眷戀足擬
進而徘徊既而陳樽俎設羽觴旨酒佳肴樂作鼓缶
遷發舷簫交錯長袖翩躚兮舞六么嗀子逡巡兮行
六博川又歌杕杜咏棠棣開北山笙南陔四詩續緒
兮銀海眩行雲擁旎兮玉山頹於是微组回燭合樽
促席舉觴引滿兆筆濡墨詩不成者如金谷故事浮
人太白

樂丘賦

□以周覽兮日樂哉斯丘哀人生之須臾兮曾
蝣蝣發鳩工以□□兮乃畚方而相□蔚佳

江陰薛　章憲

銘贊頌四言詩

文石研銘

緊文石回而椭孕泥泥出淤泥梨落萬紛朶朶天女散空中墮者不上何怙馬蕃貫得一笑瑳歸間邈彷徙邐

師竹堂銘并序

吳郡盛氏著東文肅公度之后閥閱傳者數百年為世家族大以蕃入　國朝擢進士第者凡如千人為臣僚顯世相承以顯嗚乎時者后先相望為世盛其

中士大夫家如盛氏者僅可一二數也先生諱暟字居暘又其族之秀楚者其道大行于時遠近之人爭走馬殷其有子克己恒若不及取曾子日省之言以自警而揭名其顏上曰師省而屬高希賢請予銘之其辭曰

惟賢希[illegible]貧者　用心[illegible]實惟曾參惟士希賢
斯為[illegible]下[illegible]斯哲思哲罔
省身[illegible]而自標致
修在[illegible]澤是發則來盍釋
如耕有秋[illegible]力罔懈
永[illegible]

孝一也有常焉變焉亦猶節之有甘有苦云爾下武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以言武王之孝方是時文王九十七以終而武王思之不置乃如此世鄭之韓氏永思之堂所由作也韓之先有諱彝者少孤既長因榜其所居之堂曰永思以見其思慕之情再傳至于孫曰海伯仲則又少失怙恃焉因為仍其舊名而乞言于予以著夫名堂之義予于是重有感焉蓋不獨嘉韓氏之祖若孫之能孝而又重悲韓氏之祖若孫之不幸而適丁其變也亦因以告夫韓氏之后人使知昔人風木之感幸而逮養則尚不替夫愛日之誠云

哀哀父母德故大也如彼昊天子所戴也生胡不辰罹此鞠也兄生趨亂遽乖背也音容弗覩絕聲欬也予欲養親親弗逮也亦實先撥枝葉拔也劇目鉥心裂肝肺也餅罄罍耻莪蓼我廢也殷盤周彝朝夕對也焉得諼草樹之背也日居月諸四時代也心焉耿耿亦孔痗也朝斯夕斯常目在也古有哲王上作配也吾儕小人忍自倍也惟古作則后是賴也味者弗察尚嘖嘖也韓氏世孝至于再也孝子不匱永錫類也尚在后人俾勿壞也

壽藏銘

毘陵冢棺君子愛其逵司馬桓魋為石享

波濤湧兮龍門離堆日夕春撞兮轟轟怒雷高丘峻
空兮江之涘潮如截肪兮白石齒齒試登臺而遠望
兮淹沉沉之匹練動心駭目以溢臂兮實天下之奇
觀

濯纓澗

澗之清兮可以濯吾纓兮澗之深兮可以溉吾鬲兮
澗之澄瀅鑒吾之形兮澗之瀠瀠洗吾之心兮我飲
我茶澗之徂兮我饋我餾澗之求兮

雪香坡

花之馥兮百和之香花之白兮六出之光麝臍螺甲
兮鷓鴣斑玖瓊玫瑰雜瑞瓌羌氤氳於鼻觀兮紛照
耀於阿堵兮置身於旃檀兮翱翔乎玄圃

舜田

磽确沮洳兮曾不偷以蒸禾旅生兮雅於泉岩到
舜田兮豈獸耕而鳥耘蓋禹之糉兮堯之韭槿之榮
兮奄藹其華心游古初兮慨想重華

起廉亭

山有金兮樵父利之篩簸深入兮土石斃之惡其嗜
利兮以殘生兮名山以貪戒使後之人兮懲創以起
廉多藏必厚亡兮為世大僇卓之郿塢兮崇之金谷

脩禊亭

山磵兮匡牀隨波兮羽觴旅肴核兮澗之旁紛盥濯
兮祓不祥我思古人兮永和之人兮生之後兮不得
與於斯文兮

熙春臺

化國之日舒以長兮熙熙春臺語青陽兮大道之行
騁康莊兮萁　重譯來越裳兮彤戈橫天殪貪狼兮
廓清氛霾掃欃槍兮於變時雍如陶唐兮

綠漪精舍

渠之水兮其波粼粼淡激溶兮下有游鱗就其深兮
有蒲與荷就其淺兮有芷與蘋幽人結屋兮在水之
瀕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兮無懷之氏

驅俗亭

竹之菁菁兮厥色維猗竹之猗猗兮其韻斯氛湘簾
桃笙兮茗碗爐薰拂拂綠霧兮檀欒碧雲秋之沃大
兮思彼淇澳猗彼悲和兮于以療俗

曲曲池

池之蜿蜒兮若斷而續池之縈紆兮如往而復月之
出兮水紋風之來兮露縠有美人兮盤桓臨清流兮
陰佳木

瑤島

水有洲兮其流瀰瀰水有島兮其石齒齒九華岑兮
壺中閬風岑兮弱水嶮乎望之若躋仰縹緲涉之兮
曾不踰跬

鴻泥堂續稿卷之三

凱歌擬招規操樂府辭

江陰薛　章憲

凱樂歌辭 有序

易曰師貞丈人吉蓋言行師貴乎任老成也傳曰帝王以全取勝蓋言行師者貴乎無輕進也始劇賊寇北方殘毀數十郡迺者逞躍馬之技爲泛舟之役其氣甚盛其鋭莫當西北騷然東南震動我貳守廬陵羅公承當道之檄帥千城之師賊方臨城務爲持重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其老成者與賊既避◯百計追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務全勝者與既而賊進不得前退又無所歸跋胡疐尾公始協謀贊之與衆攻之賊度不能止遂傾巢作亂自投鯨波渠魁既殄脅從盡滅順風揚帆即日奏凱於是奉　勅總理軍務右都御史陸公嘉其勤監察御史李公紀其績是役也武臣則多文臣蓋寡高下大小致力不同厥最多寡即功攸異若我貳守則有駿功四焉一曰涉鯨波言自江陰至於九江無慮千里屢阽危殆毅然無恐期於殉國二曰殪天狼言在江中與敵對壘賊衆我寡士有怯心公義形於色手弓遥進斃其酋二人士氣乃倍三曰鎧仗獲言斃厥酋帥賊衆鮮體舍舟而徙如豕斯突公衛其船得其鎧甲弓矢甚多古借字兵今反我獲四曰戰狼山言舟薄山椒汫海沒髀泥行無際士氣次日公寔與都指揮苗某鏊弧先登厥功懋哉無與爲讓若等賴公之功荷公之賜情不自已發於詩歌古者行師克捷必有凱歌謹效昔人作鐃歌鼓吹曲四章以告於邑人俾無忘我公之德其辭曰

涉鯨波波洶洶我出我師不懸不悚士作其氣鼓其勇曲踊距躍被閑翠旍吠鯨撼山岳動鷁退飛旗旆挾舵叩頭浪花碎櫂夫懼長年驚仗忠義無屏營祖揖浮韓鼎魏豹虜中原清

右涉鯨波一十六句

殪天狼挽繁弱肴厥度激婆娑妖星殞應洛飼飢蛟畀餓鱷一獸死百獸愕叱豈隆駕海若芟夷蘊崇廓封畧膏潤斧鑕血染鍔客雲布颻風作攙搶掃淨寥廓

右殪天狼十七句

鎧仗獲光陸離紛甀殺求戩殲鋒刃發硎𢍰鶴甲胄迮逢繁𣝣反我得匪益資隙厥爪牙任獸悲空拳猶鬭胡　授楚其柄收功隨來于挑縛理則宜禍厥兕非天誰佑我明丕丕基

右鎧仗獲十七句

戰狼山日卓午賊據險衆俁俁投命畏壘矢下如雨

繄我師暇以裕終如脫兔敵不及拒賊恩走保厥聚
爰舉烈火以焚其次轟轟霍霍乃斮乃刺奮臂呼縱
天誅瞬息呼吸間殄滅無遺餘支體相拄撐髑髏血
模糊凱歌旋日未晡

右戰狼山二十二

小招招醉翁也

星霜代謝歲月遷只萬物變易相後先只人命倏忽
三壽顛只朝露易晞難百年只魂魄離散罔或延只
誰其筮予巫陽篇只四方上下非汝便只魂兮歸來
愼勿前只東際溟渤飛潺湲只西蟠岷峨巘層巔只
南阻百粵炎赫煇只北馳顥凝盈冰天只虎豹九關

上莫援只豺狼信目嫉以縣只幽陰下土徹重泉只
危杠萬仞臨深淵只[illegible]木[illegible]行肝腸顛只獰高斷膺
流饑涎只怵惕靡我汝憐只魂兮歸來幸乡掎只
設像綴重招具聯只提究欲樂不可言只層軒邃宇
盤紆鏁只鸞鳳參差藻荇牽只綺疏冊縷綴方連只
垣壁曼紆文綉纏只雲川琢屏金錯緣只芙蓉隱几
龍燭椾只水沉氣馥氣襲烟只闌干流輝錦[illegible]地只
犀紈蛟素越竹綸只吞筝豹錦紅絲紲只輕觴微蓋
聲聞闐只轉宮樹商奏衆絃只吳歌越調相宣只
長袖旋舞折腰翩躚只嗷嘈溜轄露翠蛾只商淩滴秋
[illegible]齊容姱靡開麗娟只帷幙接武履納千[illegible]

尚談懸河極幽玄只賦詩揮毫皆儷駢只牽黃韝蒼
壯蒐田只彈鋏鳴弧箕調騂只露鷄䨇顛兔逸勒[illegible]只
鳴然雲從騰獵研只紫駝浮釜肥牛腱只炮羔胹鼈
臑臛鮮只膏環粢餌和熬煎只瑤漿瓊液中聖賢只
珍奇纂組眩朐脡只巡術植蘇丹脫然只室家哀顏
涕泗漣只風雲慘澹白日邅只履危且復愛道全只
魂兮歸來恣所寧只

擬招

若有人兮憤斯世之蕪穢超獨往而高邁霞
而出埃壒蛻溷濁而吸沆瀣兮固夫子之志也忍徜
子之踽踽兮亶呼號而哀顲也徬徨躑躅惟帝憐之
爰命巫陽俾下招之乃言曰歸徠歸徠兮魂無東瀛

海澨滴兮浚滀洶涌鯨鯢出沒黿尾紅穹黿大魚争
長雄噴沫為雨嘯為風叉牙閃舌獰以兇君不返兮
以為饕歸徠歸徠兮魂無南南方交趾兮赫赫炎炎
山涯赭兮水如湯含沙射影矢發函猰㺄封狐齒嵬
髑髏旭九尾蝮虺蝻非顛黑齒斑兩眈殺人如麻膄
焚酣君不返兮近且殲歸徠歸徠兮魂無西流沙千
里兮無端無倪弱水[illegible]收憤[illegible]漁散姿雕題黑蹄
赤蟻玄蜂啓人肌深海[illegible]溺飢君不返兮後噬
[illegible]歸徠歸徠兮魂無北寒組幽都兮紛冥黑陰冰
[illegible]極飛雪萬里兮一色砭人肌骨漬裂拆[illegible]

毛飲血靡粒食君不返兮自貽戚瞻彼蜮ゝ衾此侲
侲歸徠歸徠請陳樂方原田每每[illegible]瑚高擁庳
畦畛并阡陌聯絡縱復橫交灑互澍膏液浮穲䆉千
頃百室盈秬秠糜芑黍稌秔上輸王官粟米征賦殆
饋餾湅粱盛紅腐埒封箴相仍君不返兮肆哀矜高
堂邃宇檻層軒山節藻梲暈飛寒綢戶朱綴刻方連
金釭列錢點翡翠環燕寢凝香篆屈蟠層臺累榭翔紫
鴛鵉房深靚夏屋寒紅猊吐火垂冰絖曲瑣雙垂雕
玉闌君不返兮胡爲然鮮車怒馬光陸離錽金麒麟
錦障泥游龍流水滿路岐瑣轂錯衡黃金覊畫鷁浮
波張水戲櫂歌中流發吳歈荷花落日映大堤橫空

亘霄浪滃溶溶翱翔雜鳧鷖君不返兮謚爲愚織
文繡段錦氈毹紫罽天吳猗盤紆鮫人剪綃冰作練
映空蟬翼疑有無秦蕭緩鄭綿俱煥寒暑宜供吏
晝并刀牙尺手如㚟敝又改爲敢告勩夏葛冬裘隨
時需君不返兮欲奚爲肥牛之腱若大亨和酸投醯
調飦羨炮羔胹鱉臇鵠鷁鴇露鳧臛蠵芼薑橙粔籹餦
餭雜餻餳八公乳酥五侯鯖象棊六博射明瓊瑤[illegible]
[illegible]戴酥醍醐[illegible]稻粱盛君不返兮非人情二
八齊容列曼姬小腰細領君鮮卑被文服纖麗而姝
長髮曼鬋凝脂八寶瓔珞繡羅襦芙蓉作膚柳如
眉步江採菱發揚阿螺黛鉛華傅燕脂妍姿綽態妖

麗施君不返兮亦何其代秦鄭衛列名倡[illegible]衛竿
定笙[illegible]鍾調鼙左執簧宓戲駕辯發清商㴔袖兮
舞郎當朱唇皓齒歌遶梁豐肉柔骨儷成行娉目
宜笑死清揚君不返兮心悲傷亂曰好醜殊致類巨
[illegible]兮宿被其亦孔䚉兮易去易從審避就兮遠遠
冗殘遁婚嫣兮歸徠歸徠無然留留兮

黜規

諺言兮數窮謂出好兮興戎背雅曰勿兮箕疇曰從
乘主三復兮金人三緘六二之坤兮上六之咸辨則
蹶兮捷則[illegible]吉之寡兮躁之多吶吶兮足尚諓諓兮
謂何

怡泉操

空山縈流泉冷然其聲清圓鳴球在縣嫩人兮娟娟
秋清冷兮聽游淡心怡然兮自得謂萬物兮何足損
蟬蛻泥濁兮逍遙[illegible]天我問之子胡然而趣也僻而
嗜也偏則愚[illegible]入胸有能有不能吾將老焉

鷸啄雛圖

石英英兮如[illegible]兮如[illegible]淋淋浪兮欲至風策
策兮初閑矣有時役北飛可[illegible]將雛兮啄啄雛傍
母兮牲牲止而後[illegible]行而[illegible]於焉　育德于焉兮
覩[illegible]之頻[illegible]鵲之[illegible]而非其擬倫

君馬白

騸調

蔽芳甸藏雲追風皎若匹練蹄間踣鐵

□數地鶴促啄

班班林間鳩

班班趐尾織如毳掇穀鳴春陽弗首枝間聒
鳴
朝之飛兮集林木暮之棲兮宿庭柯毋食椹而致醉
挂虞人之網維

三叟者歌

菡萏浮綠水紅粧裊微瀾高荷相蔽虧風吹青團團
何許三老翁問來凭闌干二老拱而立欒欒古衣冠
一老持且顧聲折同交歡世人那得窺嬌翮隨孔鸞

驄馬

燕支白鼻騧仰首跑空嘶磨痒便枯樹誰顧黃金羈

五雜組

五雜組駕䭾紋往復來在水濱不獲已贈右軍
五雜組抒𦐇翎往復來沙上行不獲已付割烹

勑勒歌

衆梟征掾茹散帚千金享之無所疑浮屠病頹駒
導以放駕被車

畫何龍

遠水東頭鳴綠江急湍壯猛奔濤瀧雲収風止水鏡
淨渠玉盌浸玻瓈缸側鶯光瑩貝當並剪刀貼工
翻倒百金賭得入掌中正值蟲鳴柳嘶哉

兩頭纖纖二首

兩頭纖纖月半規半白半黑柰枒杯棋腷腷膊膊燃萁
其磊磊落落王者師
兩頭纖纖弄𢪃兮半白半黑玉花驄腷腷膊膊騰霰舞
空磊磊落落壯士胷

烏生八九子

庭樹烏一生八九子蓄租鞠育亦甚劬羽成翩翩備四
散飛端坐庭樹鳴啞啞鶵亦念其母辛苦啄泥沙得
食下口不下咽歸來返哺聲啞啞昔人云此烏鳥中
之曾參不比大嘴烏毒吻心孔壬主人父子粒羣俱
鷄狗化及豚魚乎人皆愛其人併及屋上烏

雀勞利歌

雙雙雀一正一側枝間棲桀枭葉戰風中□有聲
土食有穢死生患難不相捐雀勞利何曾得宿傳春
啼

船上謠

君不見江家河溪艇山陰夜雪聊乘興又不見米家
書畫船夜夜白虹光燭天石湖荷波粼粼現碧色界
無纖塵猶夾一舸然路去何用知此非斯人

罷魚歌

艤舟江干沃天施尺香水花花鰍秋風習習簸鱸入簍
盡日隨鵝鵰得魚一酒渐眼酣醉後仰天聲鳴鳴哉

君勿語爲大夫

碣石篇

玉帛僬僥來享兮陛摽枝于于葛葛無愧天何言哉
萬邦職職氏之質矣日月飲食翡翠蘭茗彭鏗佺
後天不凋何有歲年幸甚至哉用斷萬壽

有所思

有所思昔人古之感又尚論古之崇與俞其盱徐徐兒
于于幽無屍明無人非至人出入絕町畦抱甕灌
園心無機無穢陋巷終日不違顏氏之子殆庶幾嗚
呼乎乎將噫侯九京不作吾誰與歸

轉應詞 三首

采菽采菽白壓紅鮮青葉木綿裘裳揉織精潔北風雪
詠歸詠歸羅衫黃雲千頃
采蓮采蓮丫頭艇子周旋萬朵紅雲雙雙麗服靚粧
環珮環珮環幾回夢裏珊珊

泛舟辭

沙棠舟兮搖搖藕絲衣兮飄飄泳游漣兮桃竹篙動
裔淪兮木蘭枻左圖且書右核與殽大登盤兮珠之
琲鮮入筋兮玉之珧月半規兮清影風五兩兮涼颸
易利盤桓詩詠逍遙侶鷗鷺於蘅皋玩翡翠於蘭苕
腳扣舷兮歌仲御小海之唱心乃席兮誦淮南小山
之招

梨花曲

游絲落花紫青春夢中漠漠梨花雲漸漸忽驚飄舞
裙飄舞裙拂歌扇顰黛蛾淚如霰

海棠曲

蜀國名花有許妍莫嗔老翁爲渠顛手姿端合擬神
仙擬神仙應帝子楚息嬀漢游女

臨水

春風搖江動漪淪碧波瑩瑩無纖璘野情蕭散鶴不
群坐蔭嘉樹藉汀蘋白鷗萬里誰能馴

採蓮

館娃宮中年少女手撚花枝笑相語畫槳驚飛兩彩
鴛綠鬟瀉玉微風裊羞對紅妝比六郎碧紗衫子掛
垂楊大堤落日大娘歸滿溪人鬧還斷腸

採菱

吳姬少年十五六袖翻風笑相逐紫苞綠刺白玉
膚采采波心催急掬落日相將放棹歸木蘭舟小晚
風微歌聲斷續煙波暝燈火人家半掩扉

鴻泥堂續稿卷之三

江陰薛　章憲

五言古風

田父鋤地獲古銅印章乃子字堯卿也

銅章土花蝕篆刻澀欲鏽文矣就埋沒似爾出耡耨
膚理拯斑駁𢾾堆縈誰能別也識劣可分篆籀
叨言共聘聆駭矚競奔走俯匐聚黛老啞咤集稗紉
閭閻相鄰傳里巷等輻湊包藏罟屋壁光怪出户牖
日中狗狂吠夜半雞驚鳴壁懼速辜負乘憂致寇
襲藏得無叵把捋出求售欲行更次且已發猶逗遛
有耳或瞶瞶有目或瞀瞀百呼靡一諾十遇無一覯
始意得奇貨終亦乃大謬煩心亟欲逐具眼適解逅

未須百金價竟以斗米購持携試揩磨剞視加洗漱
鎔冶工鍛鍊鏤刻妙鐫鏤端如截鷟昉劃若呀鳳咮
蜿蜒訝盤螭陂陀疑伏獸滔詩錦回紋羲畫卦分繇
祥金露圭角和璧均好肉米錯羊翡翠文字綴蝌蚪
從爲兩間物知閱幾人宙神工富奇妍造化孕靈秀
雷劍乃龍淵御或牛吼神物今豈無異事古則有
不然文已泐胡事條云迸自天隕包瓜出地隨太簇
魚璜匪人爲龜印本天授有開知必先瑞應將在後
石祈兆珮玉楚子拜壓紐其理未易詰此事殆非偶
吹初知爲誰今茲偶同其知從地出恐亦自天墮
贈比錦繡段報乏瑛瓊玖要予五字詩約以千言贊
朝期扛鼎扎久可米豊郡爲惠固已壓爲䀢良已厚
但恨才不高未易爲所負惜無雞砰智懸非鳳樓手
識字僅俯仿讀書緩句讀貫餘張空拳善舞乏長袖
欲留愧春曲擬報嗟苦陋將言且囁嚅出口仍逗遛
遲回類猶豫前卻比跛驢力求儻可致既失寧可疚
空踈强鑽研黽勉聊綿構百斛嬰誰扛五石弓叵彀
精思淡旬月伏念忘旦晝當寢或輾轉方食謝饘餾
洪纖極　濟高下窮截覆遂邏同追奔羅絡劇蒐狩
搜索靡或遺細大無不究磨礪盾可銛鑽研石亦透
始雖愁望洋終乃得歸宿蹇如復後次剝過若夬得姤

甘如食闌朘快若飲醇酎鴻寘亦何慕龍篆乃可畜
有欲信爲累無病乃自炙刻楮三年成彤弓一朝右
片言期必践拜拜兢發受奇貨真可居宿頑欣始副
取印夸肘繫成珠笑身剖嘉此百朋錫持比千金壽
聊歌侑酒卮兼用漫將誦

跋文定丘公家藏穆陵勅尾

公家在淳熙百夫特宋隆興初元釋褐登仕籍
受知虞雍公明揚佐明辟有詔許賜對遂進恢復策
罔言靖康際遭罹百六厄二聖俄播遷四海忽分析
地爲崩裂日月爲晦蝕主憂則臣辱臣子所忿激
皆開心摧肝膽瀝誓不共戴天寢塊枕戈戟

國步馴已非土宇不再闢空太今後世人攬潔爲沾臆

緞觥杯三十六韻和錢與謙修撰

巧匠工取物鏤刻黃金杯光撻銀海眩勢雄玉山攏
鬚鬃劍戟列脅哆領筐開攣卷欲跳擲詰曲相盤征
曲踊足猶徉横行心未灰水毋真解事坡翁亦憐才
鯨吸四海空蟻浮百川田洪濤極浩渺急湍何潔洄
宴籍斗斛水呑彼尺寸材閻賈競誇詫秦人互驚猜
齊諧謾志怪要借方談詼文采動五色光茫耀三台
吐珠獻明君執穗朝渠魁下游清冷淵上泝漭瀁隈
中空徒有趾外剛已無腴拍浮入酒池爬沙登糟臺
黽蛭儼後隨蟣蛣紛前陪豈復愁折首未省憂剖胎

螾蝗或幻化蚌蛤將罔媒磨刀甚霍霍游刃方恢恢
蹔削勢揮霍香匝聲撼豗聚食紛七箸群飲空餅壘
行歌陌上桑步入庭前槐洞酌共洗滌醬伏相燔煨
水晶瑩瓊玦火齊爛玫瑰腧糜拾枯松側蘆供輕莓
即席總韓孟對壘皆騶枚飛觚已若遞刻燭那煩催
逝鳌五石尊俄伐一寸煤酣醺頹盎童戲劇心尚孩
獨鶴舞婆娑蹲鴟坐㲮毹欸語謁冬日宴笑轟春雷
善謔不爲虐洵美復且腮毿褐或受侮魚瓶還遭排
偶爾集鶩翟終然返蓬萊少年且休矣豫且胡爲哉

聞祝子至以詩迓之

歲月嗟荏苒所甚　子任侍從筆翰間相親如晤對
華嶽衆山卬彭蠡百川匯揚瀾出雲氣頃刻千萬態
蛟鰐雜魑魅往往出光怪捫心覺震掉掩耳欲聾聵
似聞伯淳叟信息來甚大畏壘足蓬藋意者豈訪逮
提毫肴揮霍援筒乃賡載慙非素拊循憑軾聊覩戲
得儁豈云敢一鼓當大快

寓南部作

京師車馬多日夕走輪軮流水雜游龍魚貫還屬鑣
十日不出門閉目愁北映賴有素心人畫舸吾青恍
裹茶汲清冷曳屐得時往飄然凌倒景萬象隨洸瀁
朝坐白日落莫遲明月上船頭獨速舞扣舷發清響
傍人頗冷笑浩蕩愜情賞

贈高希賢

走昔始束髮爭子大父知謂爾我輩人當是天下奇
老夫欲避路六一不吾欺假之以齒牙寵之以言辭
走謝不敢當東隣擬西施然亦稍自策蚤夜恒孜孜
期不負知己庶幾無愧而僊爾二十年髮短筋力疲
今吾即故吾曾不加毫釐翁雖已下世耿耿勞夢思
美子英妙年家學靡不闚良冶工綴裘良弓善操箕
舌端吐辭鋒開口白差差謂宜見鄙棄胡乃復見推
子如汗血駒掉鞅不可羈御之以王良千里至不疑
嗟我如老驥伏櫪空大念馳已矣勿復道多言徒爾爲

湯顧諸公渡江俄而風雨驟作作此問訊

然公家有程明王事信靡盬卜日戒行李靴匆拜堂下親知誰不義嗟嗟說爾然歎息成歌詩特用託于古

贈休侍御歸來所 四景

寶㵎非人為追琢本天造群山紛後陪衆翁儼前導
懸崖欲崩墜深谷極幽窔仰觀嗟目眩俯瞰覺心掉
峩峩外郎墳延攬得衆妙當年侍御君退食歸直僚
緬懷少失怙歿祀親㲉抱封章乞展省優詔許休告
居廬十一年雅志欲高蹈吾君思老成趣迸尺一召
勉起狥主恩任宦非夙好終然簡帝心佇見登舜要

其二

象峯橫前我有墳在其麓鳳翥成高封龜兆協吉卜
寶㵎與鳳山對峙鼎三足人謀觀天巧宛若符昭穆
旁關得平壤墳衍松檜肖決郎君手親植珍異蔚嘉木
來禽柿鴨腳萊栗荔龍目環列度屏障[illegible]秦局
辛勤十年計豈為充口腹稍欲事烝嘗清酌為乾肉
邇來三載餘寢寐在鉅鹿披圖起遐思紛然亂心曲

其三

鳳山如鳳凰鳳凰欲飛舞林坨卜佳城厥兒得左昭
我公始營度用心亦良苦旁為萬松岡下作百花塢
低昂隨地勢遠近如織組高懷樂幽曠遂欲老農圃
起為蒼生起衣繡仍斧斧東南得蘇息赤子遇慈母

往時濱海民牢盆事醎鹵性命鴻毛輕何暇憂罪罟
使君幸少留王事貴靡盬為國不顧家未用歌陟岵

其四

達人縱大觀衆世誰能及浮屠等生死書藏此焉葺
適從虎豹變便擬龍蛇蟄雖然太早計耐此短氣忽
不學桓司馬三年營雕刻蛹房纏繭絲蠟御漆汁
未妨螻蟻撓直恐狐狸入人生天壤間滄海渺粟粒
百年真寄寓僅足一瞬吸陋矣貪生人酣歌聊於悒

五宮詞

婕妤紈扇

弱年荷明德下程充後庭流盼生輝光煒煒居增城
妾顏未應改燕趙多娉婷新製齊紈素皎潔如寒冰
捐管不成書繫思抽君籠狗馬悲棧櫪誰能無戀情
官家有故事不見尹與邢

御溝紅葉

商飈颯然來𣟴櫪鳴庭柯霜葉倏改顏飄飄下曲阿
佳人傷遲暮汝寫黛蛾殷勤濡兔穎寄以五字哦
薄命本如紙遣謝隨流波溝水無迴時安能復經過
因思有心人淚落成滂沱

二喬觀書

喬家雙白璧英英好容顏翡翠在蘭苕環姿劇幽嫻
[illegible]搖金步搖挂衣玉連環游絲白日靜綺疏春意閑

畫蝶

走有樹護草花葉何光輝洪露常泥泥朝日誰能睎
消復可忘愛托根近慈闈彩色耀腋牟香緋藉纓桸
和風一拔拂起舞斑斕衣

墨竹

擬擬有勁姿孤竹二君子夭屈極嫵媚俯仰無曲理
擺磨得石丈月夕足礪砥

憶顧氏舊遊

丈人手植竹凡數千百箇遶屋青扶踈不受塵土涴
旁有金鯽池旁可畝許大開窓對水竹瑩淨不可唾
門前舟車道日夜走百貨寂若耳不聞擁褐日尚卧

世余曾稱此中知幾迴過婆娑喜我來呼我窓下坐
于今已陳跡感極情何那凄然欲沾巾因歌遂成此

三省齋

參乎亞聖人省身日三事子也希賢徒楣間有題字
千百與十一所省宜不啻

池上竹間小坐

幽篁如幽人脩然在空谷縹節杉色紫斧斤疑可掬
月明傍綠水氷沼浸寒玉

書帶巾

紙

英英好時君濯濯映秋水肌膚雪相似陟瀋敢言英

撫然面發慙久矣吾涸爾

鑑

秀質鏡面平愛此烏玉珙堅乎磨不磷太似鬼國鐵
黃金何足云具眼一見決

筆

令君本姓姬系出中山譜拔毛利天下兆家自奴虜
煤煒出城居名位及乃祖

硯

比苑似鳳蠢有石當脈味龍尾真詐頑要是璵與玟
胡然少　既許翁謂頗大謬

水滴

清泉仰面飛蟢蟢轉深井影亭金背蓋果腹緣脩練
時時吐微沫為沐管城穎

筆架

治氏範黃金鑄綫出蜿尾蜿蜒几格間為龍蛇相似
若嵗当大旱迓汝作霖雨

界尺

王剛有廉隅木正無曲邪直方聖所臧大器先自治
彼哉瓢不瓢可以發深喟

裁刀

刀若新發硎日夕加淬礪鶴鵝瑩鋒鍔所向盡如意
[illegible]

江陰　章憲

七言古風

王元章梅花用韻

藐姑仙人試鉛霜紅骨淨洗餘紅芳冰綃衣兮雲羅裳淡月流輝星耀芒不憂寒風吹體裂前身應餌崍山雪素娥兩兩相後先誰家吹遂千山月花落依然好風韻遮莫風高作花信含章添得壽陽眉項梅忽驚蟬□□呼兒快灑白玉缸便成一舉累□觴不見江山今寂寞空然配食水仙王醉倒從渠風露冷月日花前不知醒可惜師雄不解事夢覺羅浮只俄頃

錢上舍東湖詩塚

三墳古史藏偏閣二酉秘檢垂千年固應金石有時泐青山白雲與作緣汲冢漆書黎科斗豐城寶劍埋龍泉吳越王孫舉故事急流勇退何僊僊雲根鑿穴瘞詩草衆口徒歎紛詩篇瑣瑤屢報青玉案墳蕪迭和朱絲絃先民早昔古有作遷史彫文字獨賢沈碑湘流念叔子寄□禪林思樂天初憑山川發靈秀更托不朽依山川誰云生前一杯酒身後底用虛名傳□世無名君子族古來賢達誰不然子雲文章妙一世更五百年知太玄雖然糟粕極饗寂壯蛤搏埴工陶埏只恐天公叱六丁下上穹壤窮高堅燁燁高山出紫芝蕤蕤平地生青蓮一寺光恠自莫揜後世夫豈無傳焉

鍾馗出猟圖

有唐中葉帝德衰北雞司晨胡馬奔天翻地覆顛乾坤黃霧四塞白日昏終南進士英烈魂晝日謁帝欵天門藍袍糊糊面如瑞虬髯髮指冠肝膽距躍拜且言誓屠魅鬼絕本根上絕雲霄下斥樊胡□□彝久為殄腑肝如靡恣啖吞捽剝碎裂加神豚喤喃肩臂及髀脊髑髏糢糊血朱殷畫生吳公侍金鑾急使圖之帝具論泚筆拭几舖霜紈金壺墨汁信已□瓌形恠狀凜莫干以帛拍百身擾攘一鬼□□□□

韃狙楊帶劍攢與祇二刃從之走蹣跚稜稜瘦骨頭禿髡千載生氣今猶存

臨關圖

寥雲四垂天漠漠轡幨浮空黃索莫朔風驚沙暗區寓敵野紛紛雪花落白黎上跳批逆鱗且莫倏忽輕渠略走馬正度臨門關捻鼻忍□□縮數僕夫先後五人從靴蓋持鞭擔衣去馬毛似蝟足凌兢僕面如狐肌恤惻道途苦苦□狀之死徑前無小都阿湘問訊謂馬首蔡析辨秦赤與卿始憶異時花上語収骨瘴江欣有毛頭起凡□□從公游已矣九京耶可作

梅花萬蕊圖

錢塘湖上孤山畔白雲飄香来鼻觀水邊林下潑眼
□千樹萬樹光凌亂手持綠玉披白恰望之凛然邪
可狎扶桑拂曙明朝暾定應不食烟火人龍泉瀹茗
花前飲玉雪爲骨氷爲魂虬柯鬱屈紆蜿蜒巴賓令
艷排冬溫鬱華仙人謝鉛華飄飄縞袂凌風斜舟畝
萬斛瓶蛾綠衛鹿百幅裁蟬紗浪蕋浮花何張玉帳
幪高張成步障初疑勝工蛺蝶圖更似青女龍珠帳
珊瑚木難八寶瓔珞玉婀娜瑣觸珩月明風動鏘然
鳴似聞珊瑚　珮聲翠禽嘲哳花枝杪落寞梨雲同
縹緲迷花日夕三百四前身恍惚羅浮趙

古老

富平縣尉　蒙氣不減魯朱家風流耳孫事豪
奢萬金一擲等泥沙考槃山阿謝紛拏與木石居侶
麋鹿長松幽篁蔭茂芽堂基屈盤如脩蛇九十阿嬰
髮髟髟顏如渥丹副六珈招邀仙人萼綠華飯炊胡
麻進流霞孝子愛親心無涯樹背無數忘憂花暖律
春回玉堦蔭蔟英碧葉紛丹葩花前捧觴行作斤舞
袖郎當影橫斜可亦有母蚤棄遐披圖涕泗恒咨嗟

芳茂山居題見氏弦齋王將軍生壙

芳茂之山依所咫尺萬莊連戚里包絡溝塍通浦
溆土沃民饒足禾黍山前桑麻自成村畦壠縱布開
□原爪畦芊畝與眠眠眠人言風景如桃源番事覺參差

陸　小上　載經營勞意匠胱器紛
高尚幽人寤歌百不憂心無六鑿知天遊世間
事風馬牛一林翠竹真菟裘

龍井

龍母廟前百尺井淵然無波色深靚神物攸藏雛蛙
黽深夜時時出光景若歲大旱土不膏東家西家鳴
桔槔禾苗死槁山岳焦有禱亦應蘇民勞封羊擊豕
競奔走共向祠前陳俎豆合杏雎盱列巫祝屢舞傞
傞答神佑紅紗蠟燭照盤筵撞鍾吹螺鼓淵淵白頭
老叟拜且言但願明年還有年

風雨歸舟圖

黑雲頹山雨決渠　烈風長驅十萬夫翻江倒海傾五
湖鯨呿鼇擲天吳遨天際歸舟飄輕鳧前飛鶖鶬後
鵜鶘黃頭披舡衣大須浩渺浩蕩隨檣烏六鷁退飛
過宋都咫尺百里念殞軀兩眼睢盱面愁胡郤思千
水瓠瓶哀州孫子名家駒隱几獨坐一事無盱衡
目擊閑且吁忽鋪霜紈掃松存心腴丁擊腕指俱爲
作風再歸舟圖繆君購之懸綃疏愛玩奚翅耳目娛
濡有衣袽戒在復舟投入畏聖所謨絕倒應謂予言
之

食楊梅

□時五月楊梅熟堆盤磊磊落光翻坐惜矣今年去較

遲亞葉樹間餘一箇好事休文戒僕夫爲具舟航
耕作省煩不及閔仲叔口腹累人真罪過 老公
向我笑落筆珠璣隨次唾引商刻羽雜流徵折楊黃
華那得和

塘棲觀捕魚

塘棲倚櫂觀取魚漁師趫捷如猿狖插竹編箔爲罛
阹意在竭澤無遺餘邪幅 以縢施蘧際田梡皷柮同
飛車形模胸膂鬣 梳左右兩翼夾啓胠戢鈎弩括
紛騰挐木擁[illegible]女儲胥狙公以智籠牢且句罷魚
服困隊且陶河[illegible] 鵝雛春鉏攪觸清瀨成黃淤就船
買得供飲儲柏手大笑相斫渠胸吞青丘雲夢豬惜
無羽獵賦子虛結繩代罟思古初庖犧燧 始畋漁
網目四寸恢而疏魚不滿尺市不粥仰首[illegible]
吁

邑令王侯築城

君侯緼韍縣豹衛 宰百里蜚英聲邇來築
杵荷甬成雲闕如蛾乃楨乃榦民子来百堵皆[illegible]且
樓櫓城成未幾土未乾劇賊寇我來江干[illegible]然如防
障江關[illegible]其力民以完君侯保民如赤子居安慮
危[illegible]如[illegible]門[illegible] 信矣包民難慮始如公
[illegible]險[illegible]湯時其成少 [illegible]朝望皷鼙蓉刁斗民
[illegible]甘宗

題文徵明山水

衡山老匠師輞川信手落紙人爭傳生綃半幅成點
染只尺萬里無窮逸筆精思妙入神品視古無上今
無前黃金白璧世所貴未易貨取何由緣君從何處
得此紙字畫娟好詩清研古来三絕稱鄭虔邇後寂
寥知幾年輪扁斲輪亦善喻庖丁 解知無全僊昌
跡弛負奇氣一時並駕相差肩能兼得乃所願嗟
哉欲多空垂涎

漱玉亭

清溪蜿蜒如激矢曲折奔流疾於駛雨餘濺濺鳴石
齒泛引商羽雜流徵琴瑟在御磬在懸 洞庭奏
鈞天時間空山響琤然明珠落盤聲清圓戛擊鳴球
諧拊搏拊太音希聲傳太古更遣鳴蛙成兩部游魚出
聽馮夷舞昭文無虧亦無成溪上日夕聞淙琤寄之
窾坎聲砰鈎何用知此非韶韺

訪唐子畏不遇

入月颿糕理輕楫乘興偶欲遊姑蘇急風吹雨撼船
窗明發不寐聽關輅凌晨覓子城子居臨水白木扉
仍闔童奴開門出速客軀眼[illegible]尚交睫怪來坐久
柳生肘排闥入戶敲齋閣蹤 四壁蕭閑無人但見蟏
蛸垂木榻應似多情杜牧之天馬無羈事任俠芙蓉
溪上春正酣穩聽花間類蛺蝶

送黃應龍應貢

君懷落落無中邊出語浩蕩凌雲烟居常扼腕論世
事豈獨詞賦能飄然卅年家食困鉛槧索寞兎穎悲
龍泉壯心彌固氣彌厲搜抉六籍窮支川謂宜掉鞅
日千里胡爾亥疐不得前伊誰定復主張是欲試仰
問昭昭天黃粱枯株出芝菌皆宗醜成芳妍學焉
得祿耕得食凡士力學如力田雖然能稼不能穡會
有飢饉還更否露湲風高寒氣凜芙蓉秋色相娟娟
君方與討動行色夙駕蓐食妨朝眠兩驂如舞氣靡
靡風吹征旆何儇儇嗟乘下澤御款段欲攀逸軌無
由緣明光作賦非所擬遲子更奏天人篇

次韻吳鈍菴閣老原博頌曹蘇州禁淫祀

嗟哉小民愚無知其好惡惟上所施太守尊貴專城
居祿二千石馬五之以字則父教則師皆分內事所
當為久矣吳儂俗好機禨爾穀帛實漏卮虛淺不及
寒與飢五月賣谷二月絲土木像設光陸離殺牛封
羊務及時民疾膏肓方阽危侯哀矜之恒悅冒繼肯
參苓昌陽之調劑藥石如良醫目無全牛刃恢恢排
擊剗剝信手攜匪特面命耳或提厭惕然悟惕然思
祭先報本祀俱豐爾黍稷斂爾犧淫祀無福勿妄
祈神之正直豈汝私為善為惡央慶殃維天所高聽
則卑舒爾所用疾爾為仗廪有粟帑有貲民尊信之
敬勿遠端如盎之千朋龜巫史邪走親耕報君萬妖
誕靡予遺去其奇衰淳澆漓弛張闔闢隨轉移上自
天子下群黎郊社禘祫烝嘗祠蒸然如防分等威祭
非其鬼將誰欺見豕負塗鬼一車往遇雨吉亡群疑
苟正其本本自治崇德辨惑師樊遲脩辭聊欲陳乎
詩載在丹青編

梧竹

孤桐君孤竹君竦爽並秀揚清芬木難珊瑚照白日
琅玕翡翠千青雲鳳棲有枝食有實雖然相得同欣
欣

菊逸翁

翁既植菊于庭舉酒速客賓既醉止為之歌曰菊之
芬其馥氤氳翁其楚之靈均歟菊之芳其色煌煌翁
其晉之柴桑歟翁乎翁乎而賡之曰菊之鮮鮮可以延
吾之年菊之毿毿可以療吾之饑對酒高歌人生幾
何吾不知其他歌闋而罷

曹懶樵畫

曹懶樵乃在虞山之麓尚湖之坳一飲一石醉不得
再飲五斗方兀然而擁逃醒來把筆畫山水金壺墨
汁翻天瓢牛籠百物入毫楮千態萬狀紛牛毛憶昔
詫于地產五彝耦蜿蜒出土如長蛟夏旬地頭鯔味
小欲江珧速來相就飲一斗嘗遣麾子揮霜刀解衣

散髮共盤礴爲子吹墨濡氷綃邇來已三載未能赴
其招披圖宛若見此老使我東望心忉忉

次韻石翁畫月下杏花

虛堂一夕生杏花雪色素艷蒸紅霞郢斤霍霍腕指
健驟雨入座風驚沙巧偷豪奪儘雄狡黃金白璧那
可賒石田先生吾所好襟度落落摩晴昊平生於學
無不閱六經百氏咸搜討芸惟華邁古今更有文
字爍火齊假令汗竹牛馬走頭顱執戟除供洒掃少年
妄意取功名稍學雕蟲未聞道無心天游六鑿戰乞
與半言除熱惱無緣再見一[illegible]陝東南極目勞心神
屋梁月落見顏色恍然[illegible]非真行當涉江具舟

卷之五　九

樹否則平地乘[illegible]昔時[illegible]堂諸大老片紙
隻字世所珍後人視今猶視昔誰道今人非古人

桃花白頭

人間三月春融融桃花爛熳爭春紅五陵年少事豪
雄鐵金鞍連錢驄白頭老翁眼離迷花間倒著白
接離孤乘蒙茸趂馬蹄無言索寞傷春啼

牧牛圖

平原菲菲春草綠牧童驅牛遠郊牧牛行徐徐犢鳴
犢短笛無腔吹斷續行行且止陂水頭牛俛而飲水
若拙笛聲鳴鳴牛鳴牛黃鍾滿腔相賡酬川平路長
牛背穩[illegible]牛意行忘遠近夕陽在山忽已晚笛聲[illegible]
遠猶忘返暝烟一抹鴉歸棲月出不愁歸路迷牛飽
而樵行復呵却尋牛失覓舊蹊

牧羊圖

郊原芳草平如剪滿地茸茸綠於染牧兒荷簑角觸
觸絲野多情類粧點挾册傳塞毅與臧百年好醜俱
亡羊羌牽舜鞭不得食大道多岐學多方三星在罶
牂羊羵或疾癈去敗群供億千萬賜八百何異豢
養望生翼猶醉之言出童羖人或不如羔跪乳

畫鷄

白鷄如白鴨修尾何延延峩冠藂丹砂秀羽疊素練
白玉之白絕纖瑕日夕相依護草花被服鮮鮮好毛

卷之五　十

羽莫教容易涴泥沙

鷺鷥

碧繼翁翼棲叟振振于飛雪不如毛羽鮮鮮傲瓊玖
一樹梨花墮碧江江上行人總回首

壽伯舅松泉翁八十 計四十韻

世人已老形瘠朐翁年八十猶壯夫面如紅玉肌瓠
白豐顱項領胸背胡歲寒松栢色逾茂雙眸炯然映
白鬚東阡北陌日來往徒步不省須人扶世間萬事
不挂眼仙游卒歲窮朝晡貽謀燕翼事事了卅年耳
不聞追呼蠡斯詵詵富子姓幹蠱用舉今　土租雅容
怡愉樂桑梓鼓腹擊壤歌康衢翛然竟日一事無

卧徐徐起于于但知人生行樂耳今年適越明年吳
吳中諸山越中湖玻瓈粼粼畫屏紆徐來山水比西
子脩眉嬋娟湛清矑率然欲往輙命駕陸行肩輿大
舳艫乃知此樂天乞與豈弟君子神所扶之至好客
出天性擊鮮釃酒無時無賓階絡繹履常滿從少海
老了弗揄謝庭玉樹森競秀琛環瑜珥珣琪玗承顏
左右有深愛婾色婉容和氣俱綮韝鞠䏶之　胸膳日
與臉臑炙甘腴隨時力珍厚奉養間進之幺佁淳毋
維時杪秋月朓朒值翁初度方懸弧賓朋遠近走迨
遝族屬少長咸奔趨煌煌蠟燭映庭燎之衣䊀蹋紅
氍毹樂人宿縣設筍簴犀角五采晝流蘇平明之　置

巴雲集車從雜沓爭驅馳堂上置酒列百壺兕觥其
觩賓手斟登堂再拜共加爵翁雖不飲聊爲
敬人人愛汝如彼影響捷鼓之度缒授几有絹佪脾
饋入篋加六瑚烹羊包羔擘肥牡且以永日同燕胥
何用娛賓出舞歌酒酣樂作淵吴歙魚龍曼衍之㐆之
戲曲傳都盧舞巴俞小姬十五頗有餘骨㞩自是傾
城姝領如蝤蠐齒瓠犀鬢髮抹漆頰敷酥舞袖千纆
攙瑶月宛轉歌喉一串珠自朝至夕樂復樂卜晝不
妨清夜徂沉沉牡鑰雙户闔投轄井中防遁逃更闌
从些　閒讌象棋六博呼之盧非才不佞忝宅相無
愧魏舒操瓠聊欲紀盛事　日還書家慶圖

撚鬚亭

春風搖天花冥冥好鳥喚客江亭行撚鬚笑豈易
得花開鳥鳴撩客情欲吟未吟倚闌久數莖忽斷樓
冠纓

爛柯處

西風凉生棋樹秋絶壁萬仞烟霞浮橋中二叟今安
在一枰白黑空然留千年往事已塵迹巖下無人水
自流

偉丈

纟之傀性偉由天成芙蓉菡萏烟華凝石光玉潔丈人
行品品瘦骨何稜層薜蘿絡繹苔蘚合冠緌雙止青
行縢

略彴

清溪如帶環碧山胡麻流出非人間枯槎凌空架短
整瑽然琴筑聲潺湲布袍曳杖成獨往展齒踏破苔
花班

采蘋澗

昆吾鑿開三尺玉泛泛紅香春水緑有齊季女乎蒸
嘗采采終朝不盈掬晴雲倒浸碧波寒風落幽花度
深谷

翠濤岡

老龍蟄吼萬壑雷風雨動地雅𨑨哀怒濤洶洶撼晴

盡子胥扶浪錢塘來空齋夢覺忽歆枕浄洗肝肺無纖埃

葵軒

水波不動湘紋簾晴風捲絲落短簷名花移將自西蜀赤心一點傾朱炎香來鼻觀日亭午風吹羅帶褰霞襜

桃塢

紅香十里春風煖游女踏花歌緩緩漁郎錯認武陵溪扁舟繫岸無人管步入仇池小有天蛺蝶迎人飛款款

盤槐

亭亭翠幄張中庭造化幻出支離形日輪卓午未穿漏風翻鶴夢堦前醒玉堂夜靜引鈴索試聽絲竹聲玲玲

芭蕉士女

雲樣髻髮宮樣縮玉纖纖捧紅牙板宛囀歌喉一串珠側身竚立情何限重重恰比中心卷

東池

滄池沆漭瀲江湖混涵空碧湛清矑淵泓渟澄匪瀆汙鷗鷺翔集浴鳧雛樹芰若芙蕖芙蕖生綃匹練成畫圖凝祥昆明小大殊蕭然會心亦可娛將子結屋寄一區往來過從靡勤劬桃笙茗盌聊與俱

王大歸途逆風

闔門握手當嚴冬皎然月出光朧朧同雲夜半忽瀰漫明發解纜何匆匆到家只隔一舍遠破曉舟行歸未飯石尤風急江打頭六鷁退飛那可挽鯨呿鰲擲水倒流扁舟蕩漾如輕鷗我儂瘁矣我孔㷄日落未飯心煩憂前年阿弟隔江岸風雨臨舟絶炊爨而今阿干亦復然賴是君家忍飢慣

黄發鷺鷥圖

湧金門外西湖路盡日行人鏡中度振鷺群飛不畏人移舟漸近遠飛去良工妙筆奪化工左顧右盼生旋風生綃半幅纔尺咫宛見湖山阿堵中

含輝樓

九龍蜿蜒亘崆峒日匯汨汨吞三江樓居幽厲水刻窟勢欲飛翔來軒窗端如須彌納芥子一室斗大包鴻龐

畫龍

山大澤蛟龍蟄蜿蜒蜿蜒鱷同戢戢一日御氣窮玄冥霧滃雲興風雨集神物有神終變化騰凌百川雨今下排山倒海不能難震電鼓舞叱咤可怕

畫虎

亢視耽耽將二子掉尾生獰威見齒咆哮一聲振林木行道辟易人皆靡於蒐前行君見嚴眼光已有威

百歩黄昏日落荒郊路毒蛇須防射生户

鈎勒竹

東南美箭生筠筍鮮與傳神輸老可況復規模蕭子雲筆勢翻成鐵鈎瑣琅玕扶疎散寒玉恍疑坐淅飄滕六彷彿如聞折竹聲罷歌叢竹歌黄竹

鴻泥堂續稿卷之六

江陰薛　章憲

五言律排律七言

奉謝林員外待用

日月無私照行路跡微啣悲鐵翮翁馬困頓跡感德工陶冶非才荷品題為憐千古氏不忍見祁奚

寄和桊用中竹亭

種得琅玕樹脩然環竹中優游聊足歲恐倘定歌風瘦篋餐霞穀神交祭竹翁宮間戚吏隱何期與

王氏偶雨

破帽衝寒色行歌偶閘中痴雲將落雪瘦骨頗禁風亞葉留殘柄移根新稚桐稚能容懸客多謝主人翁

分韻送熊方伯官清馬得高五字

官

邑令古郎官光芒列宿寒植桑勤美莠剪棘莠蘭寂寞乘鳧闕千首聲八聽迎無所衣繡立朝端

清

製錦茂英聲寬仁出惻誠尚懷水鏡淨雅操玉壺清異命中中出綸才合衆行踪觀丹邑何用與登瀛

馬

爲政本儒術飾吏用文雅三年勞撫字百里銜陶冶異以幺麼微謬荷色辭假覓躍王喬鳧去乘植與馬

述德

翁初服兼人間世無似始生纔六齡舊讀鄉評知楨
縣每從人說想儀刑拮据辛苦光前烈燕翼詒謀保
後生喬木千章皆手澤陰陰門巷庇周行

上外叔祖南吏部尚書王公 二首

碩德清華重兩京每勞宵旰想疑丞四朝端委司喉
舌八座吁俞任股肱簪笏蟬聯森子姓箕裘紹述看
孫曾秉鈞正復須元老欲遂歸田恐未能

非才無似困泥沙宅相端愁忝外家荷蓧只應從鹿
豕磨鉛時復較蟲蝦銘鐫已鮮蔵肝肺刻畫曾煩掛
齒牙老大那能柘枝舞強隨年少踏桃花

閩林侍御光朧 四首

山勢西來萬馬奔佳城鬱鬱外郎墳龍頭旋繞先皇
詰龜背穹窿太史文日夕煙嵐常冉冉冬春草木自
欣欣七閩地煖人皆說千頃紅霞鑠綠雲

象山東下當山足御史嚴君進士塋翠竹碧梧青步
障紅榴丹荔錦屏屏昊天罔極嗟何報周道[illegible]逝去
未能莫恀心旌鎮搖曳秋霜春雨總關情

北山林姥起新阡不讓陶家士行賢重綠帡幪疑布
幄落紅狼藉想遺鈿拼鋤自負肩從赤畚鍤親携手
欲拼棗栗香歸知焉木分甘那得似當年

百年三萬六千日雙轉車輪[illegible] 何義知稍停

敕定頌公子史揮戈死生已付漆園吏富貴真如春
夢婆石室蕭然參翁比使君久矣蹤行窩

次韻石翁七夕 二首

插竹弄綫綴綵旗共隨兒女競佳期都來不似老期
歲只歷遐同少小時且往觀乎聊戲劇云何所矣然
睽離頹然就榻成酣寢巧拙從渠總不知

漂緲天津導兩旗相看已是隔年期動成契闊何多
日達可從容只少時知讓成梁煩鵲翅空驂乘鶴
長 幽情款款將誰語兒女紛然那得知

一默卷

六四坤勝上六咸笑口滕口任諵諵禦人馬角胡然
佞佞女何勞勞衛蹤頗覺維摩不二法極知寘父重

綿[illegible]細得無言教商裡深參自不凡

夢三桃

夢裡三桃手自培春陽回煖動枯荄椒聊[illegible]比[illegible]佚
室蘭茁還同醐何階[illegible]協休祥占入寂[illegible]微[illegible]亂
投懷也應得似三槐樹諸少丁今已而佳

贈吳克溫編修

柱國相公歸就第[illegible]上[illegible]極庭[illegible]總眉
白此舅此甥俱眼青衣鉢授受成宅相[illegible]其稱述傳
家聲楊州之域千十分太史應言聚德星

将遊南岳寺既而不果

捐金不惜收散失好書近世真難逢漆書出汲存古製周禮在魯成齊公與人與書古無異同軌同文今則同却疑天官叱雷電六丁下取凌高穹

繇哉終日在几案區區萬事何足捐開編蠹蟫落緗帙閉户蟣虱生毛氈手操鉛黃恣讎校目視粉黛徒婠妍巧偷豪奪古來有重門複壁須完堅

呂梁放舟

河流激射下嶙峋百折蜿蜒僉怒吼閃睒魚鬐紅靡靡舒舒獸齒白斷斷小狐濡尾汔無咎長鬣開頭捷有神更荷主人容慰客乎籤茗盞坐宵分

燈下對菊

干夜燒燈對菊花豈從二妙共流霞茗甌翻雪入肝肺蔗盞凝霜冰齒牙纍纍貫珠歌杖杜蒼蒼倚玉愧蒹葭及時行樂吾差得赴壑脩蛇未易遮

劉商石刻畫

龍眠妙搨出劉郎序刻坡辭總擅場集底蝦蟆迷只尺棘端刻猴入室推枰人削鐵化蜩甲匠石運斤真鴈行四絶[illegible]端能成粹白雅宜付襲重珍藏

寄奈六

不來絨書幾周浮沉思托致書郵君寧對月思玄度我自臨風念小將遐阡已承新龍渥寒賞不減舊

原缺第十一葉

人言對面九疑峰況復心如面不同本畏孔壬知避蝎胡求辛螫自非蜂與哉似賦寧堪近瑜也如醇實巳訌不獨宣尼懲子羽固應則哲長兢工

除夕立春

流光有底苦匆匆旦日迎春莫餞冬合併奔忙怜野老省煩作事笑天公宜春綵勝辛盤綠守歲香篝爆炬紅與腐神奇轉頭換巳將得失付苓通

憶西湖寄葛翁踐約

拍拍西湖春水東風正好作山行畫橈穿浪舡頭穩刺散障泥馬足輕越宿糗糧知乃畢及時單裌想初成煩君火速催行李只恐林間鶗鴂鳴

贈邑令徐侯

不爲崖岸刻雕藩敢以勝殘簡御煩食蘗甘心存苦節刈葵放手怕傷根車前或抱兒當户境內都無吏打門四復寬然民不擾使君深味蓋公言

憂旱

三旬不雨病吾民下上深愁蟣虱巨木偶像說空善富食貧餓慣亦憂貧了寧斷蚓減兄苦巡伏巫尪浪自辛療見四郊甘澍足卻將歌笑換顰呻

七夕早作次韻父

天孫了不管升沉問什作牛卧故浴跳脱雙臂金作釧步搖斜鞚玉爲鈿珠當果不比哥常遠鈒漢縷應懸

原缺第十三葉

七言律詩

江陰薛　章憲

西川草堂奉次匏翁石翁韻

陸士衡家本住東而今更學浣花翁曜靈暮近高春
下爽氣朝来拄頰中濕面斜風吹細雨舉頭落日映
長虹群公匏石鏗然奏浩蕩何勞及賤工

問訊何太守家海棠

袁州宅裏海棠樹聞道于今已十圍瓔珞𠂤垂疑露
顆玫瑰蓝蓝散霞霏朦朧眼眩初生纈彷彿心驚舊
賜緋傾乞一枝供把玩不知西府是耶非

泊然堂

宅近青山俯碧潭翛然一室似瞿曇射干不使心扃
著艾納時令鼻覩參纖貝總華衣布㛹釧羨信美飲
泉甘也知豨氏簞瓢樂說與時人總不堪

雙玉

二難境爽真連璧共擬君家是謝家夜吐白虹光燭
月曉隨丹暈氣成霞瑶環瑜珥神情朗玉珮瓊琚音
韻嘉况復藍田更生潤蒼蒼相倚愧兼葭

翠景軒為吳時奕賦

未用丹丘貌此君紙屏六幅映湘筠平安正藉風傳
訊蕭洒仰憑月寫真綠霧終朝隮沓靄碧漪盡日拜
紛綸瘦藤酌罷紋楸覆偃卧從歆白鷺巾

寒食酬丘守默

海棠時節杏花天寒食清明似去年久竚軒東思舊
雨行看煬突起新烟棗餻已戒供湯餅杏酪仍期共
冷餳呢吒隔林嬌小女鞦韆雙架綵繩懸

遊定山次韻

葛洪亭子澗之濱躑躅留連競吐芬雨過山中聞奏
樂風行水上看成文巖崖空洞虛仍繚石髴盤渦駛
更沄古往今来一丘貉不應俯仰為傷神

金山觀海樓

翬飛樓閣半浮空萬水朝宗勢盡東大塊風生氿蘋
末淵隅日出次禺中龍飛鳳翥天吴壯鯨擲鼇呿海
若雄杳杳天低山一髮混茫無際正冥濛

送内翰吳甯夫

擘岸風高酒力柔凌雲詞賦動高秋裳衣深軫宵衣
眷斧繡仍聯晝繡遊載筆言歸紅葉暑停否皆朧白
蘋洲明春報政明光殿𠕋伴螭蚴最上頭

送京司成楓山先生

皐華絡繹起徵君當宁應勞共逸勤表率南雍師後
進保釐東土配前聞也知道比陽司諫豈止才如鄭
廣文藹藹朝端多吉士固應方聚物群分

櫻桃答李貽教用杜韻

萬顆珠龍孫紅赤玦盤振翠絲　一廿食客出
並肩瑩凝脂大小同宮　延從雕□陛函武入
珠宮殿頭日侍承傳　多沉花翁歎轉漦

石湖書院

老學知章全錦綺索風端不愧米芾評　無天下文章
伯不比人間何論兒重陵龜家臨項里效王靡詰輞
川圖卓陵寢卓等碑在一體君臣信已乎

摘茶

太行王屋潞幽燕別是人間小有天自擷露芽佰
茗仍兼水府有甘泉味分雙井仍龍井客共潁川將
作川欲賦羊味苦甘九無緣乞取衍波箋

正軒為繆復端賦

扃揭華榱並省躬極知棨養有全功兮　揩三
失竹閟緝騰交二兮術衛底須愁耳目瞭馬端可驗
胷中脩然一室紛圖史自好人言似乃翁

訪友

到門已是踐更時排闥　呈了不疑旨酒且須論契
闊凉燦聊復慰調饑脩然環堵圖書滿泚彼涇丹紼
縄維不是吞徒好脈攪匡衡真足解人頤

嘉遯山居

枳籬茆屋並山椒入郭都無十里遥椰石間攜桃竹
簟臨流仍傍木蘭橈曾閒樓梢留遺秉月下烹茶拾

墮樵蘇上幽棲定僑札超然肥遯絕紛囂

閒適

習性從來最好閒衡門無事晝常閑終朝洗耳臨流
水竟日支頤對遠山絕似安仁居洛涘恰同黃綺住
商顏差科不動饔飧給心與浮雲共往還

偶成

日飲無何信我師春光淡沲蕩遊絲傍花隨柳自足
樂集蓼飲茶安所遇頗與樓生工造請還同陶令拙
言辭兎園册子時料檢擁鼻閒哦五字詩

和匏翁訪菁翁二首

幽居忽報故人來草具盃盤燕席開剩有交情累邊

幅絕無官況屏輿臺聮遠動是經年別牽挽何妨信
宿回擬唱渭城聊永日相公元自不勝盃
衡門盡日少人來驚見湖光一道開共說冶裝趨魏
闕忽聞迂棹下蘇臺敢言分手何匆遽應念重瞳正
屡回底用錯了捋繡只留玉斝與瓊杯

和嚴君得孫

年近桑榆髮欲髮愛孫尤更甚於男慶流翔末同蘭
茁化及鑫斯本葛覃閱市肆書知可望試之無定
能諳含飴自是人生樂蔗境從知老愈甘

次丘守默秋懷二首

物我都忘海上翁古人先得我心同三三徑闢疎籬

陋六六畦成委巷通戴折角巾惟有道孝弟八傳愛
無功流光轉眼成榮悴殺哉霜隨擘柳風
潦盡寒潭鏡面空年來稍已任窮通莊生底用論堅
白坡老何須定軟紅鄧曲調高和自寡潘詩句好詠
彌冲笑渠熠熠胡爲者歷亂爭光蒲葦叢

徐德温隱君

緼袍芒屩竹皮冠讀罷離騷自灌園圭竇篳門開戶
牖圃蔬畦果治盤飧問鋪遂竹雙紋簟試把瓠瓜五
石尊病骨輕安好風日不妨爛醉卧籬根

壽華光禄七十是年初得子

羨渠郎罷及鑾彌玉樹蟠桃儘自奇男子斯千占夢

日老人維岳降祥時海中明月來珠顆天上清風送
玉枝獻壽更爲湯餅客不妨合併爲題詩

芝草

知是堦墀秀紫芝因将題字表軒楣煌煌漢室能呈
瑞燁燁商顏可療饑擬結金蘭親善類還期玉樹比
佳兒祗應和氣薫蒸出人力寧交意爲

梅花塢

不逐春花競冶容却尋絶徑寄孤蹤風摇萬木成黄
落雪壓千林等素封眉嫵蕭踈留翠羽頷珠的皪驪
驪龍夫君窈窕尋幽賞盡日行吟策短筇

瑞蓮圖爲陳都憲賦

蓮開五莖更六莖文采光華動掖垣五色鄉雲文
爛九苞威鳳競翩翻塤箎競爽難兄弟衣鉢相傳羨
祖孫昔在童牙麗文藻詞林鉅老有成言

食楊梅戲投徵明

傾筐入市走啟雷快嚼真堪慰汞懷微雨最宜多亦
怕高風信美少能儕或添崖蜜韻都失（石田好啖以蜜漬之）
量糝吴鹽味轉佳頗恠衡山文仲子不知何事却須
哇

陳中丞

板輿迎養羨諸郎奚止元方與季方已設亞夫營裏
戟曾無陸賈橐中裝彤墀磊落三千牘綠野蕭條八

百系愧未識程方責沈傷哉重過領孫堂

哭衛父 二首

多事楊雄作解嘲何如得失總囂囂鄭人苦覓隍中
鹿賈傅俄悲屋上鶚蛛網素衣塵未化蠋粘丹旐粉
全消潸焉出涕傷心切欲倩巫陽擬賦招
膏紈屏絶只翛書朝夕饔飧飯一盂省事翛然寒晙
似枯禪寂若[illegible]如暫因浮白呼盧雉旋復磨朱校
魯魚寡陋正須資兩澤一莊荒矣耐秋寒

老安窩爲朱正文題

最難得是老年安老去身安心[illegible]平具盤飧聊脩
給木綿裘栩粗縫完柳枝誰計縱横植蔬本自應顛

西湖至天竺二

役夫千指鼓金椎新築沙堤埒舊堤杮葉丹隨楓葉下桃枝低亞柳枝齊湖邊僑札何年迷石上鴻濛異日題薄莫思歸更延停林間無那傑姑啼

寶帶橋

具區湍猛入吳江經始曾聞截怒瀧蠕蝀斗凹跳六六猴猊華表丨　久靈犀分水安楹礎牡蛤燒灰錮栈檣解帶尚書古遺愛民無病涉有徒杠

仰德祠

廟貌堂堂二老俱行人墮淚仰豐碑差毋　制定田三壤疏濬功成澤九陂藻藻蘋蘩載杞禾麻黍稷百年思子期好把黃金鑄底事天公不愁遺

登大石

攝衣拾級兩翁偕彳亍登舟意自佳月下歌呼追赤壁雲中笑語挹洪厓賸穿林薄寧愁虎夕食村墟喜得鮭我自忘疲人定笑崎嶇好事屬吾儕

燠宅

墐塗塗附類牛宮恰學宣尼事鞠躬度广仡詹仍覆草借郎爲屋更編蓬鑿垣自要通朝旭塞向端令避朔風莫怪屢遷如蟋蟀且因頭腦自冬烘

對菊用薝字韻連和韻　共六首　一

對菊挑燈傍短簷夜來仍借著衣添風流子子未擬

恐可得黏沾醉須應求法酒得醎何必容二字直堪笑頗是詩成舊欲辭

一種列前簷陛　粥芽齊脚背添乞本罪宜論曰芮又英功合並青黏優游聊復須忽罪璵眉那能謂米鹽稍學樊遲爲稼圃卻愁坡老戲多辭

答任守黙

滿粧相向舞風簷飲量逡巡十倍添影動壁間疑燕蹴光凝席上類蠑粘休嗟舊學屠龍技且聽新翻阿鵲鹽或問撈俗安用底何如相就一撚辭

答葛玉泉

婆娑月樹映前簷老覺風情轉更添鮨鏤金虀便脆滑羹調玉糝愛柔黏情親互比膠投漆言解知同水著鹽醉拂烏絲倚紅袖爲拈承頡脅虯髯

答陳受日

亂插黃花傍帽簷玉樓生粟曉寒添雪隨微霰漫天舞風約凝雲著地黏頻我惡詩宜覆醬羨君秀句擬堆鹽解衣燥炭知誰侶附火巫蛾判燎辭

答徐西嶋

白木繩床近矮簷六和粗給織丁添苦思審酒香仍釅甘憶糖糍更黏自要食時微嚼肉可能隨例只虀鹽鍾鳴鼎列知無分肯法元無額下辭

和馮侍御渡江作

人言物不得平鳴水本無心合得平天設濤江北
勢底蜚山嶽動搖聲時方道長逢長至月倍光華屬
望盈已覺寒灰而煩律一時物意總生生

遊南坡

諸葛孔明猶卧龍誅茅結屋擬隆中平分庭亮樓頭
月乞得詩懸殿角風弄几遞延雲夢澤卧銜遙望祝
融峯西南其户南東畝莫認眉山蘇長公

題蜀鄉弟宇翔

面面軒窓類碧流隨波下上蓮庭舟晴空倒影隣鮫
室薄霧搖光結蜃樓鷺宿蘭苕成畫軸魚沈荇水避
簾鈎曲滿陰霄通潮汐占斷玄暉杜若洲

唁任侯遇盜

群盜縱戈恣横行傷哉婦子觸奔鯨妻迎白刃從夫
義兒赴洪波殉母情且喜相公氊帽厚誰知刺史棄
衣輕得如太上忘情否定陟丘阿賦采蘋

節婦

蕭然蓬鬢不勝簪歲晚從渠霰雪侵而垢已應忘沃
額手皴那復綰紺纖筆共喜存此節誰的誰知足
苦心五色金誥旌詔下夫君含笑九泉深

[illegible]

頻祷特延一時開四野歡聲啟地雷帆趁風高吹海
立縱車一雨頭山頭愁無液雨曾流擇賴有廿霖兌

平采自笑書生其中計旋思料理潑墨

翠筠居

環堵翛然一畝宮翁翁蕭洒映綃蓬昔邪潤濕湘江
雨艾納游飄谷風冉冉空青飄枕簟霏霏寒翠入
簾櫳試開三逕延三益竹葉浮香溢翠筒

研山書藏

研山書藏閉門造化其如曠度何大異阮生悲北
里聊同曹植賦東阿長生妙理知應少齊物微言得
已多古往今來一丘貉人生對酒且高歌

宿鶯脰湖

平望西偏震澤東月光滟滟水溶溶小腰纖細平

衷帶頭也瘦筧服郎當秀領空星影函三魚麗酉風聲吹
去萬鳳鳴笛飄飄楓葉吳江晚疑是桃花摵落紅

吳江浮橋

萬頃湖光鏡面平與波下上白鷗輕了無纖櫂長年
帥也大祇有關一出日横險道低昂同灩澦要津合
沓比戎虞四肥豈止鮮魚蓴熟秋風尋大羹

盜發

自信書生無設備戎猶一舸蔚門塘丹青闌盡開山
色赤白冲九驚雷光徒倒自憐雞肋軟疾馳誰念兎
心忙書將鳳龍乃諸市吉語行開替灰岡

鴻泥堂續稿卷之七

江陰薛　章憲

五六七言絶句

扁舟載鶴二首

艇子載白鶴人鶴相對清時時發孤嘯聊和九臯鳴

引吭流碧落翩羽辭清波剌促樊籠裡還殊宛頸鵞

郡試後題鷺鷥

庭趨紛雁鶩獨立若為容振振西雝鷺翛然愧殺儂

竹便面

製以白鶴羽垂之青鳳毛舞風同旆旆蕭颯涼動颸

盆池石上秋海棠

石上海棠花嬝嬝學舞娃盆池明似鏡照見鳳頭釵

九日登虞山

九日虞山竹晶晶好風日人如圖畫中天與開丹碧

詠石

恐是佛他石潜通小有天前身憶曾到彷彿舊姻緣

思陵畫鷹

與物傳神妙入神似閻王曾記來賓翠華北狩龍庭遠好在當年是主人

題畫景

儂眉一抹横碧山江湖滿地漁舟閑尋溪誤入武陵去桃花流水非人間

待漏圖

宮樹蒼蒼覆禁垣巍峩象闕雙高蹲緋衣手板趨朝客已似軒墀對至尊

月夜

風雨凄寒居太半一年有幾好懐開大都得似今宵月約畧都無三十回

便面

蕭洒新篁只四竿解衣相並晩生寒輕雲晻曖數峰出細雨濕衣猶未乾

畫鰕

遠客須筐飽草廬廚人洗手臂枯胸只應出匕便入釜鬵割煮匕能更腴

雲莊精舍四首

間過袁州太守家小山叢竹帶烟霞平生未識韓荊面喜見垂垂貝母花

海棠乞得阿咸家八座珠瓔散彩霞瑟瑟微風動仙袂只疑天女散天花

最愛聲名似謝家晚來玉樹共流霞餅花影圍屏上便是徐熈落墨花

海内交游總是家老子氣成霞當階上馬過橋去紅錦障泥輕玉尹

初夏偶成

吳抗叔五首（存四）

早生何用太聰明造物從來惡後瑲不信試看劉氏子正緣了了與惺惺

折竹先驅列羽幢無端席稱要人扛秖應彼儈同靈邊弄機關聽老龐

抵羊情深鹿與麑將雛抱子本天倪跪時不見呼郎罷見郎嬌癡猶向啼

大姊提攜教讀書便能脫口念之乎如何不學唐家白如要追隨漢室烏

費谷胡為來鵩鳥楚宮那得有黃能無端哶哶鳴牀下始信人間禍有胎

　　又象蒼茗舟人用以煮糜作吊泉雜句

餅瑣洞酌綠苔茗不道舟人用煮糜明拜比丈呼可惜四大慎從信非宜

　　維舟夜泊

斜陽維舟傍水隈浩歌明月下滄洄傷心十五年前事今夜[illegible]江[illegible]楚臺

　　村居四時

傍門流水野人家狗吠深宮[illegible]浣沙獨木為橋橫略彴隔溪桃李小開花

溽[illegible]綠蒲庭生草徑[illegible]門荷葉觸花香風合細葛日停[illegible]鳥勸提壺入[illegible]林

黃菊離根爛熳開旋炊香秫壓新醅頹然倒睨柴桑老誰問白衣來不來

茅簷竹落自年年寮向千茅歲歲天食有雞豚衣有著淵然粗飯亦陶然

　　題正理墨竹三首

官亭郎署職含香拜筆蝸蚓立未央底事謫居同賈傳九疑烟雨吊沈湘

翠筠如幕發瑤京嬴落仙宮珮水蒼文采風流貴公子非才何幸[illegible]鸞鳳

長身玉立挺琅玕幾共休文盡裡看老鶴儀形見題字猶疑瘦骨舞風寒

　　蔔菊

紫絲步障五十里翠轂行縢二百纏蛇她一時舒蚴蟉猶猴筒酌君為愚

　　石上白兔

日裡雄烏尾倒懸月中雌兔耿迷離人言昨夜食之既時值月蝕故云蟾蜍下臣那得知

　　山中作

山中騎牛擁杉坐湖上放艇看山行不知何福能消受秪恐前身是老僧

　　憶陽羨

陽羨人家能更好編浦為屋石為泥紫藤花落櫻桃

柰杵依依墟里松楸欝舜佳城居也龐公舊隱宛然
陶令閒情

五月廿三日

卯槐煮槐牙餅匡林坐蒲榻樺老翁仿忘機又一雙
白鷗對眠

高惟大扁舟圖

山杳杳兮蠡嶂水粼粼兮芳洲木蘭舟兮桂楫搴容
與兮夷猶

小景

木末孤峯縹緲萬間流水縈回桃花源中劉阮白蓮
杜裏宗雷

山水

淺浪瀰瀰照野遠山藹藹浮空扁舟橫泛落日短篷
橫吹晚風

和無錫阻雨

諸葛並稱王導薛敉留倆程仇脩然兩翁共載稚川
相對居州

望亭道中

兩白接䍦共載一木上座同行隊伍苔黄野九徑陰
却怕鍾嵘

耕隱

三徑黄金馬埒一林翠玉茗裹日中牛羊霞散風吹

稻穉雲浮鹿門無心北關柴桑有事西疇叱叱春田
觳觫陰陰夏木軥輈

一顆楊梅圖

游銅坑山正楊梅熟時因擇取惟炎一最佳者石
翁開而奇之為作一顆楊梅圖吴疏

方諸吐序尼顆如意綮珊瑚柯金膏泛紅崖容火齊
漬天酥酡風味曹丕十倍姿韻澀數酬劉孝言一之
謂甚向道百不為多

衡父和

五月楊梅滿林佰碩果不食猶棲枝出人熟視詫孤
注遊客初嘗發子遺二桃國上良可憫羊李小廉終
受嵩彈丸累子此足矣洞庭三百多為

詞三首

酹江月

氷輪輾上碧玻瓈光披寒藤古木愛清樾扶疏零亂
欝屈蛟蛇走陸蟾吐皓華鶴唳清影詫倩金蓮燭使
公乘輿追隨飛蓋相逐　夜寒風露娟娟羅衣斗薄
凜凜肌生粟舞袖郎當歌窕轉拍枼空裳新曲儒史
闌更呼酒留賓授几還更僕醉來横笛蒯然落嗔霜

竹

下水船

野水鳴寒瀬杳杳一川烟靄蒙笠孤舟飛去狂瀾聲

的與率而求赴且至焉夫其所以不如顏者就其所以如顏者學而至於顏則亦固在其中矣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竹隱齋記

胡君志樂枝賢士好植竹而其地又宜遶屋扶疎連畦檀欒皆竹也蔚若洞壑蓊若林麓除地布席作亭其中名曰竹隱而因以自號暇日過之會者五六人君爲設胡牀羅坐竹間掃葉煮茗赤日不爍清風徐來坐客翛然有出塵之想已而饋蒸鵞筆之竹萌飲竹葉酒于時竹外皆櫻桃方垂實纍纍如紅玉顆旋摘以供飣餖賓既醉止樂而忘歸或彈棋或鼓琴或

操觚以詠不知日之夕也夫隱者之無累於世尚矣然必有托焉以寄物適如淵明之於菊逋翁之於梅鄭公之於松昔不可一日而無此君皆留意於物哉夫亦托焉以玩物適情而已云爾胡君之竹殆亦類是況竹之傲霜梅之淩寒松之歲寒不凋說者謂可以比德故有取焉若夫竹心虛君子之虛心以之竹節直君子之直節以之則胡君之於竹其必有以取之矣遂書以爲記

徐君兄弟東西二室記

斯干之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既成而落之致其頌禱之辭也讀之則情可以油然興矣今世有閱墻捐階弗念鞠子者豈天命之性端使然哉外物蔽之耳邑人徐君兄弟軾允贍經衡父子戚也蓋能率是性者與生非同胞也而心甚親居非同室也而情甚篤允贍爲人倜儻世務無城府無町畦長者也衡父少孤貧擬封君又業進士恒以負荷爲憂於是家政無大小咸仰托於允贍倚衡焉已乃得肆力於學取乙卯鄉薦既而坐飛語罷歸聽事之西有別館焉卉木叢密屋廬靚深有水一池有書數千卷花開鳥鳴水香魚躍翛然有山水之趣而日夕偃休其中則告允贍曰兄才足爲世用而少無宦情好肥遯考槃衡門有以自樂弟雖嘗

進取而即罹口語旋返初服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非曰能之竊嘗從事斯言矣蓋皆有隱居求志之道焉以居言兄在東弟在西以序言東爲尊西爲卑以相須言則左右手也請以東隱名兄之室以西塢名弟之室塢則隱處之地也且因以爲別稱焉正猶士衡住東頭士雲住西頭亦以寓夫相好之情相須之義云爾而請記於予予謂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忘身必不仕忘君皆非也君之自爲計則得矣方聖天子求賢如不及設使君之名一日而達上之命一日而求其可終隱乎哉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請以是爲準焉若夫孔懷之情小宛

之義則不可不識遂記之

白龍祠記

四靈之物莫靈於龍其有功於民甚大以故法當得祠於民龍之祠在在有之龜山之東舊有白龍寺龍祠在焉鄉民以水旱禱之如響斯答歲以五月十三日集鄉爲會以報以祈牲酒潔清神具歆止歲久祠壞撓城北上雨旁風伯男趙公惟張暇日過之睹像設之有慕哀俯民之無告惻然興懷慨焉出粟俾葺而新之市木植其死甓易其朽敗施之丹堊除其蕪穢墍之塗泥揭皮爰畫輪焉負焉曾不踰時廟貌如故擊鮮釃醲與衆落之恥髣戴白讚歎嘆喜仍以夏五幾望前一日舉行故事且祝曰使時和平農民無疾沴此各所願望於神也孔子不云我祭則受福有誠信足以感神趙公誠信人也庶幾有以感神乎[illegible]僧某人俾余書其成之歲月日且又作迎送神辭二章俾鄉人歌以侑神其辭曰

神之來兮舒舒雲爲旗兮飈爲車坎坎兮伐鼓慰我民兮沛澍甘雨原有黍稷兮隰有杭稌物無疵癘兮爰樂我所

右迎神

神之去兮脩脩欲挽留之兮其道無由靈興兮既駕儼旗旌兮紛旖旎而整服既宜穡兮又宜稼並受多福兮克配在下

右送神

送翰林從祖平甫之京序

進士高科也翰苑近地也吉士清選也人所願焉公乃今有之問者予告家君于今且三年矣禮有限制情無終窮治裝戒行吉日既卜畫鷁飄以舞風隼旟旆而翳日居者空巷陌行者載道路驤首觀望交口歎羨曰榮哉是行也其惟斯哉族人咸聚擊鮮釃醲斂核維旅執壺挲擾欣里閭之光榮帳群居之離索合近交舁送行伊阻於是某忝群從之末屬薦離觴之下坐避席以起揚觶而言今 天子致理在上群相輔理在下撫髀思賢握髮待士望道如未見用人如弗及苟用世者此其時哉矧從祖以廿六年取上第以清才雅妙選聰象魏侍螭蚴聽鸞車之音望旄頭之塵珥筆草制出納論思固其所也奚以惜別爲僉曰然哉凡我族黨咸再拜觚分韻賦詩聯爲巨軸驪駒在經龍騤發軔官遠受命序其端焉

送張進士允敬偕命赴廣東漕序

新天子嗣無疆大曆服將命史臣纂脩大行皇帝脩德行道之實載之命牒以脩厥史事仰惟先皇盛德大猷措諸躬行者既久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如日月之無不照臨而[illegible]之無不

沾濡也故凡一政一令施之朝廷之上者左史則紀之矣遠州下邑尊皇道而荷帝力與否何自而知之一話一言播之輦轂之下者右史則紀之矣遐陬僻壤訓王言而䜣帝德與否何自而知之於是嚴選進士之中有文學行義者分行天下降之科條授之品式俾各諏其風俗稽之有司采之輿人彙而聚之編而摩之以備史臣之采擇蓋一代之盛典一王之大法寓焉甚盛舉也吾邑張君允敬是膺是選便道來歸錦衣皇華輝映原隰軺車使節照耀閭里鄉人榮之君之是行也以文字爲職業非有錢穀訟獄之煩以紀載爲事功非有簿書期會之擾諮人致饋候人

奏與閩浙嶺之雄秀覽百粵之形勝山川風物壯我奇氣雅志蓄於胸中發[illegible]絕端[illegible]而游湘漢上會稽探禹穴所得爲不少矣君之門士若徐元壽朱承爵輩咸相率爲詩以相其行以余之雅嘗辱知於君也屬爲不腆之言以弁諸卷首又何能辭勉旃道塗強慎眠食如斯而已若夫摻袪惜別之情離群索居之感此則闕而不書

贈醫士沈子序

昔宣公之在蜀也閉門集古方書凡公天下士也蓋嘗以天下爲己任一不得志乃獨拳拳於一技藝之末此其故可知矣醫頗可以易易言哉或以剛克或以柔克或以剛克柔或以柔克剛此治天下者所以應變也有寒因寒用有熱因熱用有熱因寒用有寒因熱用此治疾者之所以應變也不知出此而徒區區焉按一策執一匕號於人曰我能治天下也我能治疾也鮮有不敗事者矣嘗因是而有感焉間與沈君正理論之君不以余言爲不然也朱其氏與予之季有姻婭之好焉乃者得疾幾殆求治於沈君君治之數日疾良愈朱德之圖所以報焉沈君謝金帛非所願也我必以文文必其朱因來乞言余笑曰沈君於醫療疾如響何其拙於自療也世有棄粱肉而嗜土炭者非疾邪彼衙官屈宋奴僕命騷者何限鄙淺之言曾何足置齒牙間顧不即彼而即此亦何異於棄粱肉而嗜土炭者邪不自治而治人疎矣雖然沈君設不幸而嗜聲色嗜貨利其爲疾又甚焉與其嗜彼寧嗜此也雖不自治可也因書以諗之

送謝沐之遊太學序

國家之用夫人也猶之用夫器也夫器豈一而取之取其適於用而已舟車之以載也宮室之以居也耰鉏耒耜之以耕也釜甑之以爨也矛盾甲冑之以衛也敦牟卮匜之以食以飲也一用之不可闕者適一用之不可缺則一器之不可缺也故凡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咸有取焉而用

始備至於用人也亦然或以德舉或以言揚或以功
進取之非一塗也用之非一道也期於適用焉爾上
之懷抱利器思有以奮庸於時者亦豈苟焉而已哉
必其帆檣機樞輪轅蓋軫之足以備舟車棟梁榱桷
[illegible]藻節棁之足以備宮室斵木而揉之鍛金而淬之
足以備耰鋤耒耜埏埴陶冶足以備釜甑鍛之礪之
穀之足以備矛楯甲冑鏑鏃矯揉足以備敦牟卮匜
以載以居以耕以爨以衛以食以飲也而后可以言
適於用而后可以言才而無愧吾鄉謝沐之氏年富
而質粹才良而學敏方隨入計貲破簏而遊於太學
抱有用之器激昂奮勵於是決也凡與之遊者有贈
言焉假予敘其首簡俾曰彼余也器之適用人者之
事也曰君子不器則在吾子之自勵焉爾矣予其行
哉

記林塘一區卷後

世之人拮据辛瘏以務留其家以豐其貲凡爲子孫
計也有能一傳再傳以至於三四傳而不失者乎蓋
無幾耳矧遭離百六之會者哉撫冀貽謀獨有使之
讀書知道理庶幾弗替焉耳矣余於吾鄉高氏之
常之先世重有感焉高氏世業儒自其五世祖秋
氏則知讀書爲文章一傳而爲可宗再傳而爲文鉉
再傳而爲誠伯兄弟皆能以儒業世其家誠[illegible]

之子則稍遷其業或幾乎絕矣蓋高氏在勝國時天
下雲擾自城徙松江由松江徙江陰入　國朝始
克寧居其家貲之有無不可知借曰有之而今安在
哉獨其書香一脉不絕如綫猶僅存而不墜以至於
常乃得因其墜緒而益[illegible]而好脩雅容異順余
雅愛其宅身立志之不凡而[illegible]夫高氏之有子也
此卷則其高大父卜築吾鄉時所作卷中姓名皆洪
武永樂時諸老其命辭落筆宛然前輩風度典刑存
焉想其一時茂林深竹鳥鳴魚泳而諸老翁杖屨尋
祖徜徉其間顧豈不樂哉而今已矣悲夫高氏所居
一在鄧易與余家密邇一在善村皆去青暘數里而
卷中止言在青暘之[illegible]其在此在彼不可攷而知然
亦林壑沼平聲迹俱[illegible]獨此卷存耳是又可悲也常
之父曰惟大善[illegible]其居對木當日益茂其旁多
隙地而常又有志行[illegible]蒔引泉蒔花及竹余固有望
焉嗇余則余且將[illegible]攝履肩尊俎　未以續當時
故事矣因書而記其後

跋外家遺墨

此卷爲余先師諸君汲其外王父丈子賀復菴感樓
二先生手帖也時君承主余家而賀氏又與余家有
連蓋復菴先生[illegible]余[illegible]祖昆弟伯潤府君之壻而感
樓先生寔薛氏出也故二先生帖中每每及焉曰竹

菴者余先高祖之別號也曰遯道者余從曾祖也曰良器曰芸窓曰一芥子者皆謂余先君而異其稱也他如曰良璧良瑾又不一而足前輩之厚於嫡姻何如哉帖凡若干首所言大抵皆家常事而勸學尚生待人應事又未嘗不見於言外可考也其曰芸窓爲我謀者果不可得乎又曰一芥子傳必待佳音然後執筆至以老眼昏花不能搦飪爲言又曰所謀自十四五以上皆可汝周亦埒贊成之三公皆端人信士有爲必成必不效區區之遅滯也要皆奉先君留妻而談亹亹不離口於是翁已將六十矣無乃亦作少年調度邪前輩風流當不減古人也其彌錫田帖中所問錫生者一一千葺輔而藏之可謂知所輕重矣錫生田小字也余爲詳道其事如一欲使吾二家者之子孫世修此好而不忝前人耳田歸拜翁於感樓之下賡幾質余言哉

鴻泥堂續稿卷之九

墓誌碣銘碑行狀傳文

遯齋先生墓誌銘

江陰薛 章憲

先生姓王氏諱材字□夫遯齋其別號也其先世居金陵宋和州守□者始遷於淮至元教之子澄以勝國兵亂來居江陰□賢里生子德子德生名端名端生公佑始以醫鳴邑中先生大父也一傳而爲子曰廷璧再傳而爲孫則先生又皆能世其業先生言貌恂恂無所矯飾不汲汲於利有韓伯休之風焉歲壬戌吾河南夏邑時民疫癘先生出橐中金市藥以療之全活□衆所療恒急於無告而緩於富室人問之則曰彼有力者皆可以致醫藥此而不治則死爾吾哀之也其所存心如此嘗於逆旅得遺金數鋌俟其主還之一無所利蓋人所難能者一日渡黃河數人與之共趨世情依依既抵岸則數人俱被擒乃盜也幸而不罹其毒豈天之報施善人而陰有以相之歟先生爲人謙慎誠篤與人無少長一以誠所居距邑治僅二百□武而□然未嘗一履其庭□酣□爲暇則日飲無何而已此其爲人蓋可想見也年□□生成化壬申卒正德庚午男三人曰谷曰崚曰巖谷等以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公黃山之先□□鄉進士

直丁寧若是遂出官帑銀若干兩使景文領之仍委
官董其事凡地之侵於民者歸焉樹之杉檜緣之垣
墉攻木攻石之工並手皆作作饗堂十二楹華表石
四輪焉負焉行路徹者又斥其餘作文定坊坊舊在
縣東門里弟今改築安利橋下東門人曰坊舊在此
而築於他吾人不得被道德之光矣後生小子其何
所觀感激發吾實恥之則相率訴於官然業以就不
可更動遂相與出私錢市木植立坊故處此豈有為
而為之於乎休哉公諱寧字宗卿世家一陰以進士
起家隆興中歷仕二宗致位樞府寮寀諤諤為一代
偉人自公之薨迄今凡一萬六千九百幾甲子矣盛

德大業赫在方冊照照後世至於墳墓亦彼光寵有
道之澤何其深且長哉當公之補外也韓侂胄方用
事與有夕焉想其一時氣燄當何如既抵法天下後
世至不欲道其名字其墟墓所在不知能至今無恙
否乎借使幸而猶在欲其愛護封殖於百年之後如
公之墓得乎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豈不信
然與哉　天子下詔遇天鄉人不知　聖天子徽意
所在以為繇也賦省徭役減些惟脩葺事所不肯嗟
夫武王克商天下事所當為者何限乃獨汲汲求比
干墓封之其故可知矣是豈特旌表功德與敦其後
之人蓋於別淑慝彰善癉惡其道固然史著其言尚

伙范成大使金祈陵寢公言決使無益徒驕敵人上
怒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公對曰臣但
能訴不能請諸者驗之今公墓為人所據而叔厚父
子能訴復之可謂能用公言異日可以見公地下矣
初景文持其家乘以父命來俾書其事余辭焉小子
何足以知公至于再三請益力遂拜手稽首而著其
大都如此公之事功在國史文章在集錄世次在譜
系此不復書系之銘曰
維宋太師丘姓寧名臣弼三朝歷孝光寧時方弗靖
金鉄縱錚有敵在垣跳梁憑陵偷者主和糜費金繒
夸者主戰踊躍用兵公當是時持重老成不求身功

不求知名曰毋壞盟曰毋邊爭以全取勝以重馭輕
勿以惡石寧用參苓凡所蓄積方及施行憸人撓之
噂沓背憎公曰天乎惛然歸耕所以志士至今拊膺
邦人小子惟公典刑惟公典刑視此刻銘

鄉進士徐君衡甫行狀

吾邑之徐為江南著姓尚巨室者必先焉蓋洪武初
有本中甫以懷材抱德辟於有司家已埒封君世居
江陰之梧塍一傳而為承事公景南再傳而為中舍
公惟正父作了述贊日益豐田日益闢既而中舍公
子元獻成化庚子舉多士於南畿元獻子經復領弘
治乙卯鄉薦皆以弱冠之年掉鞅藝圃譽英騰茂人

原缺第十三葉

韶徐氏有子惜也留不得享遐齡蹤隱仕爲　慨然
入哉經字衡父自號西埘爲人恬靜寡默雖承席累
業曲章之盛君無所與凡輿馬之盛服食之奉聲色
之娛一切屏去不惟不屑爲也而併忘之至於六藝
之文百家之編則口吟手披不絕也且書蒸務乞
遠到其眞之粹趣尚之高識度之遠亦可想見
平時恂恂如不能言至講求義理辨析是非則議論
英發居常退然不與人較或有强暴侵凌之加又毅
然弗爲屈殆幾得剛柔語默之宜者君既富而能文
登有譽於天下人多望其成已未狀赴禮部試或造
爲飛語中君當道者風聞以爲信然即既聞於上就

卷之十　二十

逮　詔獄久之始得白然猶坐除名識者冤之君既
返初服廢之恬然無幾微出於顏面益閉門却掃盡
取古人書讀之爲文精詣典雅下筆動人一時輩行
多所推讓有詩文如干卷藏於家班薛氏子姑也君
之視子系中表甚昵而相與綢繆一舍又甚適君藏書
最富倖於木天故時時借觀或就閱孤陋甚有賴焉
君於家事無所介蔕然操之有要內外井井蓋由其
祖中舍公累世謹肅素定術業既久靡所闕遺如方
圓有定不可復加倍特紀其領舉其綱而已然大要
亦自其學問中來正德改元之明年君一日慕司馬
迹之爲人欲覽觀齊魯燕趙之墟以吐出胷中之

昌也公弱冠游邑庠輒有聲場屋間爲一時輩行
之所推許公退然若無能也既而領鄉薦鼓篋成均
履繩蹈矩如在鄉校時時祭酒晉陵王公最嚴而有
法雅慶重公謁選天官授雲南南安州知州人謂南
安地遠僻在夷徼非所宜處公曰君命弗可違也遂
往弗顧居頃之惠愛行溢浹於　夷人人便安之州有
逋〻歲久弗輸公爲立條教明約束民始無後傚上
租遂以完方伯周公稱爲好官能以飾苛采縮之槁
有賊群聚不逞劫　道者公捕得其魁數人械繫
之賊或妄指平民以快夙憤公弗聽而盜亦息郡守
趙侯汝學嘗曰我無南安之憂者以有葛知州在也

卷之十　十四

故凡有催科鞫訊之事多委於公焉臭草溝銀礦見
人趨之嚮爲闢區府高欲奏　聞公曰絕貴未可知
政恐重爲民累衛州有舊市課民無以輸甚以此代
皮聽民取之何如府是其議民　便焉州舊有編戍
東者十人歲以查解爲艱　白當道欲取以隸
延雄城道里之半民得免於　當道題之公之治
官多此類公爲治南三載一日　寫伏波所謂臥念
少遊平日之□口慨然思歸鄉老數百人相遮留之
弗可　郡守邵侯餞之以詩有所行清廉抵篤金之
句蓋實錄也公既歸即閉門却掃日以蒔花栽竹爲
娛非公事未嘗輙履邑庭舊有屋廬葺之而已弗加

附録

崇祀浮休先生案驗

直隷常州府江陰縣為崇祀典以昭遺德事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蒙
欽差整飭常鎮等處兵備副使陳　案驗該蒙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吳　批發本道呈請崇祀已故處士薛章憲緣由蒙批看得薛處士望重鄉評履勘無異相應禮送名宦祠崇祀繳蒙此案照先蒙
欽差提學周　批該前道呈請前事蒙批鄉賢重典極宜詳慎仰兵備道再行勘實詳報行據常州府呈據江陰縣申准本縣儒學署學事訓導李師生吳大器等從公覆勘已故處士薛　恐敦崇古道游心可對於義實激勵頽風飭行不愆於夷惠即使混蹟古人未知孰劣孰優足稱高蹈之物儒宗大器等景仰之私已非一日義不終泯輒用表章所據累勘情詞莫非摭實先大器等叨沐陶鎔粗知向進豈敢徇私濫舉有負教條於崇祀乃崇祀鄉賢誠足以振揚道德激勵頽風者也具結牒呈前來又據申明亭老人會同里長從實勘薛章憲生前委係孝事繼母撫育弟妹讓産賙貧文章名世士論鄉評別無間異具結繳縣申府覆勘是實轉呈到道隨該勘得薛章憲孝友實跡肥遯高風累經縣學結勘委無間言若准崇祀則本縣闡揚隱德貽範後人甚盛典也合候詳允行府轉行縣將處士薛章憲崇祀鄉賢等因具呈去後續該本道查得前事日久未蒙詳示誠恐沿途銷分羈遲沉匿又經咨訪薛章憲委果行誼文學推重鄉評節韻流風爲卓身後相應崇祀以爲風化之勸備由推申奉批前因行府仰江陰縣將處士薛章憲禮送名宦鄉賢祠內崇祀施行毋得遲忽具由依准遵呈帖仰本縣官吏照帖事理即便查照舊規買辦豬羊菓品等物完備仍令匠作人等做辦已故薛處士硃紅神主牌位轉行儒學擇日齊備師生人等送入鄉賢名宦祀仍將遵行日期申來施行

祭文二首

本縣祭文

維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正月十　朔越二十三日
知江陰縣事杜華教諭李師周訓導吳應芳殷大觀等敢以牲醴致祭于
高賢浮休先生曰猗歟先生流祥孔長天紀紫以綱常是輝月彩爍以文章曰濂曰洛曰韓曰柳德藝一貫穆如不朽鈎玄務質屯膝軋閘漱泉麗石餐霞卧雲稱洛者懷奇璞者逝一身蜉蝣千載吁吸猗與先生旌兹延陵有美季子淸風泠泠先生

擬之孰古孰今華也司理高賢仰止奉主于祠人亼
嚮起苾芬無窮春秋祉尚　饗

石川張　岳　祭文　　福　司參議張寰

維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冬十月癸巳朔越十二日
甲辰賛姪通政司右參議張寰遣姪婿都司陳文麟
謹以香帛牲醴之奠致祭于
誥贈按察司僉事浮休先生尊姑丈薛公之靈而言
曰惟鄉有賢譬彼珪璋瑞世擴美華　國增光聖共
範模賢其頡頏寵爲之依　公爲文章瀾嶽鍾秀星辰
筆老生望于時殁祀于鄉春秋二仲俎豆苾芳祠宇

輩飛寄通宮墻惟我　姑丈經德有常大雅超倫展坦
周行博通今古揮毫文場著作充棟金玉鏗鏘懷寶
未售名達嚴廊振鐸一方盡力敷揚摩詰浩然庶幾
可方吾宗有情言念梓桑　倪鄉見逮遐名纔登山
有展涉水有航湖浪江湖胸中滄浪擬跡老鳳斂翮
逝歲誕生[illegible]　[illegible]下壽觀化[illegible]　衣
家廟[illegible]歌[illegible]　[illegible]栽
皂纛[illegible]　[illegible]宿
草沾　[illegible]念[illegible]昔
館甥吾張[illegible]　參既[illegible]部
聚居[illegible]公文班[illegible]族佳[illegible]

旅𦐂昌亭守任城弟舉于鄉赴試南宮情感渭陽
予通朝籍納言日颺弟也奏績來覲　未央赤墀
步文陛同翔于茲投老山林與長弟亦懸車百里相
望情好愈篤均枧棣棠公殁　文清議孔臧祀典聿
修公道彌彰廡祠何心鄉評風望胡遲至今選德維
良江干問祭烽火荒涼遣奠臨風絜酒盈觴跪以陳
詞用代躬吊靈有知來格洋洋尚　饗

頌一首　石灣沈翰卿

浮休先生薛公從祀鄉賢頌有序

傳曰厂紀人之賢之謂也若東漢鄭康成潁川陳太
丘遐哉邈乎莫可尚已我

明隆興嬗矣三五泰和薫蒸流行于海宇者二百年
士生其間或隱或顯無不各得其欲焉始知於唐虞
之世方能成樂育之道以先舜爲君豈皆夔契顏之
志吾鄉浮休先生薛公其人乎先生究心六籍驗諸
自民早入海年晚貢丘園平生飭躬發揮以著述爲
事有者德行可範鄉邦有博學敦文可淑後進於
何乎蓋雅已微文亦未嘗棄捨館舍世四十年鄉人
思之有不能忘情者乃燔合輿論聯牒章縉同造請
於州司申達三院以林隱行於路碑銘章於琬琰
丹青影響影乎見之於此棲神靈於鄉賢重增光於
祀典凡駿奔于祠下者莫不欣忭鼓舞乎暢宿心韓

鄉憶在髫年隨侍先君子承接道範几杖親操茲遇
乎邦修墜禋宗不為之躍然於焉教愛於憲使吾洎
其群從子姪忝竊通家蓋二世矣獲覩盛舉遂援筆
而作頌其辭曰
延陵之墟讓王攸居人秀而文清風穆如冠冕所哉
俎豆有祠歷選名德侑食乎茲自周迄今越二千載
人襲禮樂漸濡有在英英先公後禎踵多賴厥文國華
厥功稱最猗歟薛公姓著浙東力振大雅以金王風
立言貫道領袖沖融為代哲匠為時儒宗樂在遵渚
甘乎肥遯金車自枕矣亦何閎腹蟠丘軻才際堯舜
道遐齊物坐凋玄髮喬木攀雲累葉有聞公德更優
陳鄉同群前有太史以濬厥源後有給諫正學是敦
公道如矢公心如水里社崇祀非因貴子帝俾寵褒
鄉有私謚迢遞九京求似告志芳躅漸遠逸駕莫攀
幸有鴻迹流轉世間維時薛公斯文乃完國紀以立
人望以端我拜祠下幽深今仰追念疇昔猶覩公像
古學斯威匪公孰仍咨哉嗚木益蔚蔚
嘉靖庚申歲二月既望後學沈翰卿頓首拜譔

詩二首　　石田沈周

薛堯卿場中卷短例不長有司以時格限之不
錄詩以慰

崢嶸老氣軼長虹傲睨三千鶚七中豈爾門監知李
杜憑誰榜帖為司空徘徊鵰鳳鳳池下漫衍魚龍紙
易窮把鏡時時照鬢髮怕教愁雪點青銅

送薛堯卿遊言從泰山謁孔林而廸運求

堯卿掉頭狂且忙結束東遊如子長擬將足跡試天
下三月已自備嶠出門長嘯振林木荊緤短劍秋
風沁臨岐調我老不及登高徒步如飛翔岱宗未到
已在眼齊魯何點有徵尚書生浩氣久憤激要倚日
觀攀扶桑泰鐫漢刻多漫滅且莫苦求其章東封
何有許功德文武未必能張皇惜哉君行差較晚燼
後洒淚悲靈光是空闕素王有道自六籍固是不死
之仙鄉羽入丹丘何足問勿以汗漫窮荒唐丈夫汲
汲在事業白髮貞吏老蒼無人薦達自陳列朝廷
求賢正無方一聞此事近擾擾毛錐未抵丈八鎗邊
頭合有班定遠帶下豈無張子房山東李白恃必用
莫自兩生追於亡不然歸来且高卧共喫飽飯歌堯
唐

按班定遠之立功域外張子房之運籌帷中
李太白之傲睨不凡魯兩生之宗禮不屈詩
中用此蓋以況先生也先生才高一世下筆
輒數千言刪穀詩立不能俯仰於時如對策
場中至三晝紙不能容監場者以時格限之

遂棲遯　出不後應舉至今高風猶可想挹
當時知公者無如石田故附二詩於此以見
公之大槩云
石濤沈翰卿識

鴻泥堂續集後序

右鴻泥堂續稿十卷分為賦銘雜體若干詩若干文若干總前作凡一十八卷翰卿既彙次成編而為之序曰先生博學記無所不窺其為文平和典則出入經史詩則格律精嚴不苟下一字聽之者如入商周之朝聆其方言不知為今世人也以負經濟之才將欲有為而以疏懶不能有所就時格遂終身齟齬其蕭然之和挾排頑懦使人悅而慕之至於今可想見也家故饒於貲至先生盡散以賙宗黨蕭然環堵蔬食以自樂性耽山水每遇適意輒欣然忘歸晚年棲神玄素超然有自得者與知己詩云少年妄意取功名稍學雕蟲未聞道心無天遊六藝之與片言除熱機則視詩文為緒餘矣尤慎許可如跋廬墓卷詩云顧君慎厥終槃槃光邑傳丈夫須蓋棺特書未敢便故其所載無溢美諛辭平生蹤跡多於吳越間最愛越之橫裹與吳之聚塢將有卜居之志家稍之托既作行窩志以自見又為詩云湖邊僑札何年定石上鴻蒙與日題交游中最厚者莫如吳匏菴都南濠沈石田諸公相與唱酬為多先生沒後南濠序其遺稿刻而傳之然不過什之一二爾又四十餘年其子寔刷君中始兼今編亦未足以盡其全也雖然善觀山者一泉一石可以知大都矣

嘉靖庚申冬十有一月吉旦後學沈翰卿序

錫山施惟誠録

何昇刻

鴻泥堂續集後序

鴻泥堂小稿八卷續稿十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薛章憲撰章憲字堯卿自號浮休居士江陰人小稿刻於正德丁丑其子布所編續稿刻於嘉靖庚申邑人沈翰卿所編詩文皆乏神韻蓋摹古而僅得其貌也

東原集七卷

〔明〕杜瓊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張習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原集七卷》提要

東原集卷之一　　姑蘇杜瓊用嘉

五言古體

送蔡生和卿從[illegible]

蔡生文學士隱居吴淞濱讀書忘旦夜晰根尤辛勤
東志希古哲孝義能敦淳我嘗客其鄉生乃為足諄
詩書共探索天人同討論笑歌明月夜吟咏東風春
我歸自城郭一別踰十旬正坐倍迷悵忽焉逢故人
相逢叙契闊生言先我陳而翁適遠戍道里多崎嶇
來辰千里從甘旨供晨昏再拜與我別欲去猶逡巡
嗟且喜雖足何足拘生行在重事孝道當立身
久為庠上珍雖云在行伍終當入儒賓

勉為忠義臣

贈內弟顧遜

我生早失父宗黨少至親雖有叔父在路隔千里塵
獨幸舅氏賢禮義是於式我今得成人寔賴舅氏德
舅官居遠方一日未返鄉喜見諸弟妹芝蘭共芬芳
大弟二十餘昂然丈夫質小弟幾弱冠溫溫良璧
尊酒敘骨肉竊然情意深酒酣歌慷慨持觴索我箴
男兒立天地孝弟為之先和顏下指氣拜舞雙親前
爾今居父憂豈同我孤苦我舅尚從舅況爾子於父
我行不足比我言不足惜但聽爾父言終身保無斁

慈訓堂為人賦

慈父早淪沒門戶何零丁慈母守節操訓子期有成

朝言仁與義暮言忠與貞淳．後懸．提耳俾爾聽
慈顏日已遠慈訓日有徵厥子作鄉彥令復師後生
爲兆母氏賢昌以宏家猷美哉諸詠詩千古垂令名

存誠堂爲人賦

人人有恒性道不斷毫釐唯外有牽制厥中隨可移
君子貴存養閑邪爲之師曰誠返吾性收斂惟敬祗
上以事君父下以推所施吾心既有主吾行復有持
勗哉毋少懈聖賢良可期

進脩齋爲人賦

惟學不可懈精進當勉脩機師篤臣鑑秉篤邇奔流
之力爲或緩一退不可收所以君子人孜孜靡暇休
以務古心能苦求名無克自屬進．遊學鄒

醫師韓濶軒父子

生一月孤身命同浮漚母氏既聖善共差志同伴
保育恩如天閔我百慮周我得慰母心蒼天實垂庥
年已三十餘志行頗自脩今年夏將半酷暑金石流
一朝觸戎疾體熱無時收呻吟北窗下食飲不下喉
母氏驚且懼親屬無與謀安陽名相孫醫名振長洲
一聞予所苦訪覲不待求父子同仁心良劑每見投
服之數十裘而苦頓已瘳方予病危時相將赴荒丘
上負劬勞恩背逆深罪尤母氏平生心所望無所由
今朝獲再生母子皆忘憂慈孝兩保全大恩无以酬
知己講我深幸有鼓城劉徽言代予贈高文揚厥休
新詩十餘篇作者皆同遊賢哉重[illegible]與世浮

予生一何幸所遇皆賢儔溪恩與高誼沒齒中心留

送男氏顧椽華先生

昔我先君子溫，抱仁慈男氏同里閈志行尤瓌奇
結交喜同志締姻重雖私氣合芝蘭芳不異管鮑知
先君起宦室來裝上京師男氏例偕往幸與相追隨
春風與秋月客邸同襟期無何忽嬰疾男氏爲致醫
食飲與湯藥朝夕煎與炊去家三千里不憚來往馳
先君竟不起男痛心神疲旅館四壁立孤燈照帷
時竟慈苦深風雨天應悲既無伯仲親乘事皆男爲
合喪埋棺槨親手斂體屍我生始彌月母病不自持
山川阻長邁泣涕無休時母氏冰作心節操形不移
辛苦克自給幸保遺孤兒至誠感工穹兒大人頗推
舅書歲頻至書中致箴規着我母子安男氏心怡怡
念焉四十載兒見生孫枝每懷同氣親大恩敢忘遺
夢魂每相見會面何遲遲、今年男婦來乍見驚復疑
音容頗如昨鬢髮各已絲甥婦具雞黍孫甥集雀葵
開筵叙骨肉悲喜多言辭大恩莫可報再拜雙淚垂
相聚倏夏過締絡驚涼颸人生會面難豈堪重別離
玄蟬不忍聞白駒竟難維相送楓橋路相席江之涯
汀楊淡秋緣水花淨寒姿慚無乘黃贈空歌渭陽詩
哉．舅臺尚渺，龍江消存亡苦傷感不盡平生思

賦得靈跡飽採送陸康氏遊武當

陸君訪名山乘興不可阻遠來登太岳寧有憚辛苦
茲山古廣地凝結自太古上應星斗象中作神仙府

奇峰七十二、可指數名若三十六依嶽毛髮竪
削壁巨靈擘誰云精金斧針石遺舊蹤湛潤試摩撫
椰梅珠可珍甘泉美如乳仙祠皆倚空嵐氣互吞吐
雲霞捲旂旐日月為牖戶絕頂黃金宮巍，矗大柱
人從天上行脚底響雷雨神人恍惚過再拜仰玄武
靈蹟既飽探生平快奇覩如以清泠淵和月滌心腑
樂哉素願畢言旋匪懷土漢水下順流坐聽呼啞櫓
吳門指日到能夢繞衡宇莊看萬花時萱庭彩衣舞

送劉貢士

劉君特立士言動師古人讀書究精義吐詞如有神
宮禁落寵渥尤見親君時侍其側定省躬晨昏
人廣所得日益真一朝父命歸先塋掃荊榛
叙識慕藺志乃伸赤幟後言還契闊瞻五春
吳月夕常懷接清塵庭椿忽彫謝歸葬攀輀輪
相見有褒曲望室難具陳練服甫及除所願長依仁
聖皇茶良弼詔下求之頻郡邑知君賢薦為觀國賓
戒行又在邇留之將何因丈夫貴世用長才展經綸
上以稱經國下以照子民斯行乃其志青雲方致身
懷慨數盃酒有為見女顰時維秋正高木落山崢峋
江敉望不極萬里涵秋旻懷感獨予深悠，思無垠

木齋為陳文學羽伯賦

為學務資德質樸恒自持所以名齋意木為善之基
焉志內自足此心無外馳既不念便利孰云慕李眺
瑞壽不易登園科水斯移室、難與仁木也終近之
即近良可及勉焉勤聞思

定菴為范主奉原理賦

聖人尚明言知止后有定能知既不忒此心已能靜
能安功入深進、靡不正維茲靜安義與定寔相應
精慮得所止厥效斯可證學力苟不懈前途企賢聖
范君大賢裔讀書敦古行高居名定菴平生志淳靖
心焉允有主不為紛擾競年來身既脩退然名益盛
我歌定菴詩祝君期允摒

題呂山人遺

古山呂君子隱德人共與結屋依青山門臨太湖水
水浸青山身居畫圖間湖田數百畝歲食無憂歉
育孫教之耕且讀、書期潤身莫徒誇潤屋
十載淡然情意長寫圖以為贈題詩永不忘

贈寫真師張近義

憶昔夢良弼象形說惟肖斯事幾千秋後來稱寫照
漢唐代有人丹青總輝耀麒麟崇股肱凌煙六同調
予生何太晚不見諸手妙適逢張君子斯術遠追紹
形韻既兼得筐惟分老少為予傳酒容點染發精妙
儼然塵塵淡見若無驚笑君才不可及君名不煩釣
聖朝錄群藝行將應丹詔致身工肯書金門待宣召

贈寫竹郎官夏仲昭

夏君文章伯寫竹妙天下一柯與一葉已重千金價
斯妙予所慕室有三兩枝雖多蕭灑意終乏闌櫻姿
君嘗顧茆簷再求君大葉君言倘善畫何不與之易

遁來寫此圖以之持贈君拙陋固無比班門揮斧斤
君看顧蠶書雅淡云可取歌稱龍蛇遲雲氣震風雨
湖州去云遠薊丘不復生君能嗣餘響悠、千古名

守愚齋

子羔孔門賢愚也乃其質性其慎厥脩所以勉差愚
於中國有士不為事所惑不徑復不竇守之如盡一
學者正如是聖乃不可測祖君學賢者守愚扁此室
而為不慄進言語贊淵默日積與月累久、脩矩則
會須進不已聖域乃其極

養志堂

凡物皆有養養親養之光食禮未云足養志斯孝全
曾子與問餘必曰有胸聖可其孝今譽垂不朽
人孝於親養志爲前脩甘軟與溫清晨昏靡不周
親志固有在頎子柰令德頃步思不忘庶幾保無忒
子孫日已進親志日已安誠意前相孚菽水亦足歡

挽陸徵士

蕭、白楊樹瑟、鳴西風嚴霜隕百草草下衰寒蛩
方當歲徂邁那堪悲送終平生結交好一旦隔音容
寬氣竟何之遺軀返幽宮撫棺向西慟去、不復來
斜照慘無光頹陰激辭峯隧道一溪閉千秋恨難窮
排徊不能去灑淚心忡、

挽李山人

落日不西上逝水無來還燈焰既云滅餘燼那復殷
人死還類是一往不可攀遊魂緲何之遺蛻埋青山
死者安能知生者悲心顏臨風立不去泣涕何潺湲

畊隱

欲識不在市躬耕即隱淪不辭自力作終歲甘苦辛
楊湖是灌溉我田在其濱耕耨既得所歲暮何憂貧
豈不爱輕肥車馬馳紅塵豈不爱官職簪裾朝紫宸
堂貴雖所慕自慚無可亦埋頭秉耒耜只應作齊民
食力前無怍高枕怡天真

澹泊自怡

幽人性高簡澹泊味所長視彼華靡徒大令久已忘
旃毳足自暖錦綺徒熏香醲腥腐我臟藜藿腴我腸
節槪謏藻續衡茅有清涼衆方逐利勢我獨事潛藏
山林下蔽水娛高堂負樂親而安吾親壽無疆

爲劉宗羨題畫竹

劉君住城市愛竹入骨髓困無尺地栽篤向新圖裏
高懸齋閣中坐對心神融九街喧不聞四座生清風
雖元假蒼子翰苑文章伯清詩爲品題價重千金直
亦有諸薦紳廣歌接清歷長句必予假之也何如人
予交爾元承直心無詭譎此心如此者晚歲同貞節

爲曹道士賦一雷軒

曹君有仙骨求道尤篤志諸方禮名師早得至人祕
軒居名一雷寓意有深致此心貴專誠誠之一不二
維一既云靜極動斯至雷以鼓萬物發生盡在是
吾身小乾坤吾心與天契感通一息間轟霆震天地
我聞鐵壁翁洞乙乃其嗣二公固神奇未有東忘世

旱乾輒有祈雲行即雨施蒼生苦疾疫未害斬妖兇
維茲道氣隆一、皆生意君今乃其流猶名在相繼

送常熟李縣丞

李侯叙州士裔出西平王讀書慕前烈檢身慎行誠
筮仕丞大邑餘猶日陽、愛民恒惻怛臨之無毀傷
興賢葺學宮廢墜咸昭彰旱乾苗就槁我民總憂惶
侯拜復稽首虔誠通彼蒼甘雨既沾足民食秋可望
歲秋既有望征歛亦有方無所無而事公私溢倉箱
而以海虞人九載稱阜康茲將登承考咸言理行裝
維時歲伊始江梅吐清香折之好為贈比德趂群芳
秉茲貞白操以之謁明光調鼎會有時百里詎爾長

送蘇州邵通判

自昔生人傑蘇州得偉賢撫綏原有道懲勸自無偏
善政人稱父清姿世比僊賢良憑薦達節義賴揚宣
歸善能推誠功肯自專黃堂勞久任祭歷異崇遷
借寇從三老朝周上九天街衢頻卧轍江郭暫停船
緑竹如磋句甘棠蔽芾篇承恩應指日歸早髭鬢、

承慶堂

流水日泯、允矣淵源深佳木皇根本柯條長森森
善門有餘慶厥考存恒心此心既克世安宅終自任
遂令後來者福履常駿、承慶倫華構賦詩入詞林
與善君子徒詠歎有餘音

怡親堂

右氏怡其親堂有怡親字怡親將矣為怡親在深致
涼燠怡親居甘軟怡親味衣衾怡輕暖色辭怡聽視
怡親温容顔怡親服勞勚斯怡誠可嘉重有怡親志
怡、兄弟情怡妻妻節意怡爾奉工忠怡爾交朋義
存心怡不偏出言怡不詖思怡貽親名怡親思不愧
怡親老萊酬怡親曾子娩豈惟為爾怡、爾錫爾類

蒲萄

垂槿來纍珠得之世無價萬里貢中原神物已變化
蜿蜒蔭浪身飛上秋風架顆、見本真纍、掛高下
白如水精圓赤若龍眼吧山禽不敢偷飛來累驚怕
味美蜜不如丹荔反居亞金盤薦華筵主人得發詫
銀瓮釀香醪琥珀壓新醡一斗換涼州千載成佳話
珍重有餘情丹青見為畫題詩憶張騫令人每嗟訝

題畫

斜陽下遠浦殘煙落微明群動將暫息飛、猶未停
鳥鴉覓高枝雁鴻落沙汀棲身既得所上下相和鳴
羽毛得天氣萬、能相生遂育固不害類叙無忿爭
况乃反哺鳥而有孝子名陽鳥識時候行列如弟兄
画師豈無意筆端致深情羽也尚出類吾生安可輕

又

閑齋病初愈醫云無苦思妻君持畫至再三求賦詩
我初以醫告我甚不許辭依畫張素壁彼對厚忘疲
芳塘春雨歇綠波泛鳧鷖群游將數筆泠泠鳴相隨
比興見大雅形容登楚詞只疑王宰寫變幻為所欺
獨憐丹青手化工能爾為品題益珍重賞鑒知崇庭

君當千般貯無使滄海遠
賦得鴿能爲郵丞乃父慶七十
雕籠貯飛奴重關閉金鑰飲啄雖無憂翔爲以拘縛
九鳥皆長生高飛始心樂一朝生悶隱縱之入寥廓
維茲好生心祈年意誠恪當時輩卿李千年尚如昨
斯籠鄉所遠精緻非未作嘗參陶令鵬不定林逋鶴
郵公壽稀年強健能老部令子祝親壽擧之意有托
願親如輩言更欲齊丘岳朔翔壽域中何人可能絡
題香山九老圖爲劉宗韶壽
乾坤回景運六合淨氛埃仙李中枝衍神州壽域開
香山集九老列宿應三台致政從周禮題詩酒漢才
又尚欣尚齒飲酒喜盈腮雅會歸鄉梓高年逞老萊

六心猶烱、雪鬢總皇、樂愷言無老淳龐志尚孩
追蹤惟洛社、縱獨到蘇臺、自傳千年事、劉郎今再來
綠水園賞菊三十韻
故家崇節行、旌表世承恩、綠水名園在、廬山慶澤存
傳賦未後成、習禮到兒孫、三徑時鳴琴、諸戾數款門
心清詞總麗、眉白譽尤尊、豈獨文章貴、多緣道義敦
明鄉能食力、樹藝不空飧、花作娛心目、池塘入夢魂
有情培晚菊、無意擷冬蓀、不畏霜風害、曾承雨露恩
數莖分五色、重葉被孤根、艷發新猶淺、深黃老未勻
鵝翎團瑞雪、鶴頂綴奇瑞、亂蕊還堪把、清香不可捫
蜂悲迷夕霧、蝶喜映朝暾、佳句堪題句、幽標任選掄
寒吟疑桂馥、逐坐惜苔痕、既適東籬興、須傾北海樽

依稀陶令宅、彷彿范家村、客貴能同醉、詩成且共論
慶歆慚下里、體製壓西崑、李杜才何贍、曹劉氣易吞
大倫誠迭岩、短句復清溫、要使情歸正、當思獄易奔
毋荒知念、好樂敢昏、已見追先輩、能忘法後昆
令名留宇宙、清氣自乾坤、聊復鳴皇化、終期扣帝閽
風雷同際會、溟海躍鯤鯤

東原集卷之二

姑蘇杜瓊用嘉

七言古體

銅雀硯歌

炎劉叔季寒無光四方熊而争雄强鼎峙雖云有魏
裂中原臨漳輸曹郎鄴河作臺戲歌女呆樓未覺極
華靡瓦銅為雀安其顛宛似真凰欲飛起萬夫陶瓦
細且堅琢磨周正無欹偏重、留冀獲春水戲、魚
鮮藏曉烟臺中歌舞如欲樂、極哀來翻作惡分香
賣履泣叮嚀壯氣雄心盡消鑠一朝遷去不復還司
馬吞併如循環銅臺已逐繁華盡獨留此瓦沉没閒
好事收來名作硯千年古物人重見摹拳款識年已
無漢隸猶存畫如線水侵入骨如蒼珉玄霜磨出千
重雲蒸蟠噴水畫不除馬肝鳳咮徒紛、此日文房
欣得此濆墨需毫寫經史、書一筆存至公善惡昭
然不容已我思曹瞞竊大權何乃猶書東漢年乃知
大義不敢犯空使漢鼎流饞涎

海獄狐鷹圖

海濤日夜相衝激中流砥柱撐然出珊瑚殘網墜珠
貝仙人可望不可即何處雪鷹毛羽奇昂然獨立如
棲枝瑶花下照波閒目金方猛氣為丰姿鐵鉤爪破
枝僧猕長風一呼海欲立此身不受樊籠羈萬里青
霄思一擬從來鷙鳥非凡儔以之司寇名鶻鳩鴟鴞
鴟鴞隐漢歎飽其肉兮心始休誅不仁兮良有由使
彼群鳥安無憂使彼群鳥安無憂

賦得錢鏗為壽

陸終為氏稱商伯氣禀凡承仙骨路受封已歷三代
久上應列宿當南極在南又稱賢大夫竊比仲尼尊
碩德千生宝養惟敬身跬步庸敢有差忒當聞富年
欲覩井輪霞井口立井側膠纏青絲紫玉柏倚首又
使嬰童假以為想見善綱護宜爾避芙蓉八白絲翁
虎重無雕畫壽祉方除蓋尤積時產初度慶蟠桃醉
后群仙斟瑶席長生有酒傾金卮飲之與翁登壽域

分題銅狄為壽

長安銅狄定奇古由來日月不可數日奕名、類可
浮容貌欽、又堪觀想當中國生聖君重譯未朝多
狄人治師鑄金為之象用表萬國皆歸仁厥象不隨
土木朽惟有神仙共長久薊子殷勤遇仙客摩挲肩
背笑開口道見鑄此五百年世間滄海今為田勝事
已在炎劉世青編紀載非空言方今
聖神生中國四夷八荒皆壽域頭把堅貞比翁美不
以夷人凝翁德

友雲

白雲英、起山谷須臾黯淡瀰林麓山中有士抱幽
獨愛此雲兮性何酷與雲為友心所欲心迹陶然脫
拘束舒卷無心感心曲曾無變更手洲護心適與往書
趣尤足朝吟名畔相馳逐醉木石榻和秋宿邀誰賦
求秋一幅為余製作仙家形招黃鶴兮駕蒼鹿訪弟

君苐造王屋乞與還丹可盈掬歸来又值嬌兆熟

韓老姜之母頌判書郭賦此為賀

嵩嶽鍾靈産靈太黛色參天蔽林麓風霜千古歲月淡神物守護誰能侵公輸求材見之驚且異乃令萬夫舁至人間世山靈雖寶惜不得付與君家為壽器君家阿母不可當逆視存孩理所常須𥜥不吝千金價歲一漆金朱光耀云吾自有仙骨金丹麻姑曾與與驂翱翔會待蟠桃花開復結子此時遺蛻付與此鶴歸山岡

代人謝醫

維吴有士秉志操讀書嗜學期速到九、窮年神傾耗適来成疾致昏眊家無材伯可相告阿母垂白年已老交游相視空慰勞門人迫切位請楊陳君覺學指聞與診視發藥日一造初如仁慈化強暴終以泰苗陰雨膏未經旬浹疾如掃緬懷盛德同覆幬金帛安能可為報共言心称君所好賦篇詠詩非安孫允揚令德誠愧、

寄中書舍人陳宗淵求畫

中書舍人天台英奕世縉組兼文名先生能書復能畫筆蹤所到天機精久向薇垣司献納避直餘閑神屢清閒作山水滿屏幀營丘北苑相峥嶸高堂晴日一披玩闃在貲鄧群公驚先生自信亦自秘至寶恐授人閒輕千金不為俗士得數幅或可新詩吏嗟予好畫似成癖求之未得心怦、先生見允將有遣三月許久何留停時維早夏雨作晴薰風凡況無塵埃何當脂衣一盤礴定有逸筆交縱横從此真能慰飢渴不惟逢室生光榮

重九日為九十三翁徐文辭壽

重陽佳節九月九九十徐翁慶眉壽人生七十古亦稀況茲逾美那能有黃髮鮐、顏如童高論還能氣沖斗家裕自足供滋養濟、又復繁其後厥子文章富骨膓禪寔落紙龍蛇走若孫英俊登辟雍屢稱義官舒錦綬時人嘆羨不可得諒彼有自庭訓偶此翁平生事不苟義利分明慎辭受扶顛持危多惻隱隱惡揚善存忠厚天公福善既不爽遂使人間有耆耇矧翁敬身善調攝精氣安和內恒守肌骨堅完不衰朽松柏之姿異蒲柳從今矢傲踰丙游奉比韭錢未為久耀仙自是丹青手幻出仙山在蓬瀛從赤席上見蟠桃偲想書稱見王母吾儕爲述翁之宅翁也待作忘年友躬逢盛會献長觥三誦令人不停口述作由来着情實讚美未必成稿慄更願居翁壽域中千年来醉長生酒

次韻題松

余生素抱堅貞有懟悅脂韋在人下胃中奇氣多蘊蓄泉度長從筆端寫每愛古松如後英高枝從、摩太清不隨纖析作娜娜却與勁柏同峥嶸外霜不能自繼久重擬奈封亦何有徂徠長與元氣存烏免從教自飛走余生好畫癖不移座中出絕求松枝醉来

溪雨一揮洒，吁嗟松兮吾所期。

題竹

千里湘江水流碧，江上琅玕密如簀。西風日暮天色寒，煙際篇、啼格磔，啼殘格磔湘靈悲，二十五絃彈未休。九疑望斷不可見，繞指哀怨情悠、。貞心直節誰能比，肯爲冰霜變様顔。無端又被雕琢工，綠向森臺協宮徵。壺中仙子殊多情，携手吟弄遶虚行。綠雲華月天無際，紫鸞丹鳳紛相迎。鸞鳳和鳴翔宛轉，鸞里瑶臺不知處。水隨仙侶同遊遨，宛見東溟水清淺。

題畫

湖山不時屢遊，綠落絮遊絲亂心曲。寧心惟有朱絃琴，太古遺音自殊俗。我彈君聽情何減，心中萬木墜幽陰。曲終杳、不知處，相對無言忘歸去。

採菱曲

苕溪秋高水初落，菱花已老菱生角。紅裙綠鬟誰家人，小艇如梭不停泊。三三兩兩共採菱，纖纖十指寒如冰。不怕指寒并刺損，只恐歸時無斗升。湖州人家風俗美，男解畊田女綠桑。採菱即是棟樂人，又與家中助生理。洛日青山斂暮煙，湖波十里鏡中天。清歌一曲俯歸路，不似耶溪唱採蓮。

漁樵問話曲

白雲在山、叢嶺春水漲，溪通大河，大河之水撓舟楫。白雲常繞山之阿，秋溪之水波濤歌。水色涵空景清冽，白雲飛從水上來，雲水相遭意尤潔。我漁溪水心自閑，君亦採薪常在山。長歌一曲風中去，短笛數聲雲際還。得魚換酒來江許，負薪易錢入城府。忽怨一笑能相從，把橹傳杯話今古。今古道遥有幾人，閒富貴如浮雲。酌酒與君且爲樂，生涯於我何處貧。酒酣欲向東西去，雲水雲山有佳處。泛、輕舟逐亂鷗，丁、急爭鳴溪樹。雲兮無心遂性，隨水亦不肯隨波濤。雲兮水兮亦結無情，期吾將白首兮與爾同遊遊。

賦詩古梅壽黄撫軍

我愛古梅生古石，根依怪石何嶄。水霜已歷歲年久，貞堅盡説逾松杉。人枝屈曲可勝重，小幹挺後尤不凡。朔賦散和似生育，土花積翠猶封緘。元春消息既獨得，尚于歛粧誰相儗。紫英作笑靡褎裂，幽苞未逝擲珠嵌。道容微吟成可狎，霜禽偷眼孰敢衝。共知保復不斷，捐於中，定有花神監。黄侯壽筵倚花闕，香雪紛、翩舞衫。尚當食此調美，安令避美同金甌。

題沃通判畫蘭花竹石圖

蕭山才子蘇州倅，政績文章美而最。黄堂休暇即揮毫，寫出江皋蘭與蕙。白石灘出蕪苕者，石邊蕭洒生脩篁。幽姿花璞本貞固，虛心守節凌冰霜。清香尤儼比君子，畫圖取意良由此。以之自屬復屬人，燈前新令高賂府史，府史得之如奎珍。素壁高堂生意新，安令令德終始似相看，豈但融心神。

次韻題趙丹林竹枝圖

昔丹林道喜長於江南後主作竹枝維時閩人題詠殆遍世以為之珍玩者有年矣然今爰知其所緣也陸君德徵嘗一見之即能記憶于心遂以此紙為余摹其髣髴并錄諸詩如上無一字之訛脫焉德徵可謂能事矣猶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慨羨之餘因次前題之韻復志此末之云

丹林道人能畫者藉、猶名滿吳下筆蹤所到總奇絕天機之精非力假竹梢掌得金錯刀追逐重光更幽雅何由便見江南秋元氣旁薄任陶冶潤彩逸翰澹烟霧動筍尤能異梧檟增紳快睹爭品題送和點篇動朝野春風回首幾百年楮墨模糊髣髴賞鑒終知有相遇未許庸大視如直無端真迹先神化從此勞君重摹寫朝來較對駭心神頓使山房倍蕭灑細讀渭川有餘味妙入毫函如咲蔑寒余亦欲刪遺音何敢望回斷賜也

南園十詠款為海虞陳處士賦

海上有邑名海虞邑中有山清氣儲沙溪帶山在只尺尋見幽人宅一區宅南之園景殊真幽人結茅動樹藝軒忘池沼相閣闢一、標名并品第南野草堂南面開東風和煦吹春來綠、雨洒梨花院鉛華淨洗無塵埃堦前春盡翻紅藥相賞誰云敢胭脂硯池雲映北渠魚茶爐烟避東軒鶴蔬苗簇、連芳塘翠盤鴻露流清香紅衣落盡不須惜又見芳洲開拒霜

芸葉浮馨繞茅屋梧桐月轉明如燭架上經書萬卷餘雅稱幽人勤夜讀、書來、歲月深聖賢千古同此心佳身已領書中意遺子不必籯中金從此佳名播邇近嗣客騷人共稱羨題成千詠富詩篇錦軸聯翩書不已多也綿地赤斯圖手揮絲管吟嗚、吟成長句欲有遺經使顧者欣明虛

摘趣歌為洞庭吳徵君賦

巨浪萬頃浸兩峯兩峯斯立摩蒼穹烟霞縹緲出奇觀上有七十二朶青芙蓉居人住來與世異數庶尚有太古風樹藝為生勤力作食力自可充歲供吳君家住東山東詩書萬卷藏心胸蘊德不施甘自屈手種橘柚多如蓬依山托根既得所歲久萬樹青蔥、汲泉灑嶝自朝暮灌溉適濟哉培功霜前枝頭顆顆、碧霜餘樹杪纍、紅帛可貿易穀可換衣食家事長年豐釀成春色有珍味客來對飲傾千鍾醉鄉適趣興頹濃洞天林屋追仙蹤左指角里石黃公喚集之樂懷已印君不見蘇耽一葉治疾疫君今此本由來同何不挾枝飛仙朝紫宮金丸薦進天九重遺核散九有生、儔不窮永與下土赤子蘇疫癃

題畫

水墨畫高最高古史著丹青亦堪數不聞曾有泥金畫無乃此圖重作祖初疑絡入郭洗家又疑棹澤同象翁黃金為穴復為谷草木悅耀流頳霞一絲貞蘭光榮施數葉新篁文有斐春風催長黃金芽金錯刀

分金鳳尾世人貴重惟黃金鬣蘭與竹君子心能將
貴重事君子擬箇三嘆成長吟

題畫

雲山峨、壯麗曉天際長江波淼、數聲鐘磬起烟
中一族樓臺出林抄人影彷彿武陵居復見漁郎舟
杳、桃花落盡春欲歸古木盡把清溪繞溪上草堂
門半開兩、幽人言未了逍遙樂歲又承平登彼對
域無鄙天世上功名非其致所須獻納書生表我闕
我
君先濟德坐治九州無事披在廷文士既濟、又有
虎臣能禍、曰文曰武並登崇共保忠貞盡匡道明
良相遇萬世安客我王氏常聘、

分題瑰玽為陳怡菴先生壽
進種　劉萬新產質尤堅光華已映天南
日潤澤猶含海外煙初代茯苓知幾載終成琥珀又
千年總藏每藉山靈護鑽永曾煩郡守傳瑪瑙並來
渾未及蜂形留得最堪憐、多黃絮金難比史紅
明血讓鮮拾芥既能知假偽療病端可濟顛連直緣
價在千金上遂使名居百寶先錯落已登瑚璉器光
種令照綺羅筵琢成盃斝容春酒來祝先生壽百千
賦得黃鶴巢松色況耀祖盡史壽
黃鶴翩、殊不同清高不受人樊籠皆然一舉凌蒼
穹六翮遠逐扶搖風決飛仙遊弱水東陳書又入蓬
萊宮多情邂逅十八公許以林樵潛幽踪翩然來歸

藉將檬結巢相依非架空綢繆柯葉戶牖封碧雲作
帳秋重、棲身殊勝芝田中納新吐故積累功百六
十年胎孕沖漠幻直欲隨彥龍雕仙刈柔深登達相
傾不語意已通輝行池堪將爾從與爾千歲居崆峒

題淵明圖

八州都督去云久先生乃是八州後讀書繼志將有
為彭澤作宰亦何有吏白督郵來當見束帶折腰甚
須臾振衣卻賦歸去來即日飄然辭印綬前途未述
舟遙、紫桑景物殊豈阜離下芳芳菊門外淚
況五株柳倚窗傲嘯容膝策杖遊觀亦稿首親戚
話真農告功將事西疇與南畝常時蕭散樂天命曷
月高眠謝命走秋尚有菊正繁開節屆況當逢九、

床頭瓶罄缺尊空坐對黃花嘆無酒俄看白衣送酒
來相知頓有江州守陶然一醉有真趣自信此生無
愧負兩晉文章已無匹未許陳王獨八斗一編信史
昭令名萬古清風傳不朽

壽趙宗文先生

吳淞江水清且潔吳淞江上境奇絕江水迴甫里
溪地靈水秀生英傑先生、時與靈秀才落復與常
人別五齡琢對句不凡九歲吟詩韻尤徽年識已長
才益充文思涌、若河決六篇袞薦考鍾鼓小篇鏗
鏘畏環玦名譽不覺聞京師猶華堂但馳江浙求賢
有詔來九天萬里青天登宦轍承恩作宰洽惠政色
里絃歌化廣芳河陽桃李熟春風解印歸來興罷緻

江上壽鱸味正佳門外松篁翠塢結拔人相見情甚
惟後學相資慈遊切先生内保神自安況有色養心
愉悅時當春仲天正和開筵爲慶生中節高堂南面
春風香萬井呈麗光如纈肩明舉酒介眉壽子孫戲
彩森成列嗟我學言感德深每挹餘波助長歡作詩
紀德表寸忱讚頌未必成勦説願祝先生壽無彊不
特高年過耄耋

壽朱靜樂隱士

静樂老人居其東蘊蓄德義潤收躬家居和氣春融
融父、子、恩愛鍾結交友朋情意濃接禮儒碩尤
敬爾鄉里取則名嶺滋元神内養氣自豐年躋六十
顏如童健步不藉桃枝節時維初度還叟中高堂綺
席開薰風堂前照眼榴花紅壽酒瀲灩琉璃鍾賀客
濟、才充、送奇士秀交棲從癡仙造化觸心肯業
端幻出蓬萊宮嶪做今人詞賦工錦句御地聲摩空
定菴主者文正宗景山孫子亦介通有齋王君樂善
翁競出劍語爭幟樣匡廬山人文之雄繳絡衆意收
殊功璧名白處猶春容秋水烱出青夫養鋒照光焰
凌長虹珍義畢集世罕逢讚頌幽德理所業余也才
謝真珠庸强拔送鶴追先蹤豈曰溢美誇詞鋒仁者
有壽天至公

送况公子定觀還南昌

靖安有士真奇材夙承嚴訓非凡才嚴君作郡蜂家
久每念相遠定省來治裝即日乘輕舸路從江右來

江左便風指日到庭闈笑動親顏喜偏夥從春歷夏
令及秋鵲然雖孝心休、傳經令見秉丞相生子當
如孫仲謀秋風不是添帰興親命還家理家政実令
業梓護高門莫教松菊荒三徑古來德門君子生況
爾方治能相承篤志行看從青紫雲梯縱翩追飛鵬

贈侯二尹

河南侯公師聖甫讀書修身成美器弁來受辟登府
寺得丞入邑有民奇瘍民有方能撫字發政施仁布
德意民食爲天在農事勸課不怠多勤勸恐因有秋
民享利惟公奉身無所嗜一座不受纖塵瀆偈無重
衣看不二疊之怡然樂心忘士庶交稱口不置如公
之爲出其類形之詠歌斯不愧

題畫贈莫文輝 安南術所作

蜀中畫士雷濟民天機之精如有神遠追顧陸將吳
趣近於馬夏石田親粵來放浪學司馬足迹還今半
天下山川奇勝納胸臆豁會精神任陶冶并刀剪取
交州纏筆灑墨漬翻金壺峯嶺巖崇樹參錯元氣降
落雲模糊變塘陰設天地户神爭半分雨屋豎八陣
深藏神光毖三峽奔流雪濤怒朝辭白帝暮江陵一
日經行千里程篙工長年假水力舟中人坐無息驚
我生不作遠遊客每撿輿圖心頗識幸而得此川峽
圖十二巫山若親歷乃知妙奪造化功我迴坐對心
神馳風雷欻忽妙不測須刻縮地來壺公莫君與予
交莫逆鬚亂來、令五家遺我能如鮀炸贖慚予不

似爽吾德君未見畫心亦珍雙手捲之持贈君世閒奇玩豈我獨眼底心知能幾人

述畫求詩寄劉原博

河圖一画人文現書畫巳在羲皇時鳥跡蝌蚪又繼作象形取義日以孳肖形求賢在商世書畫從茲分兩岐秦漢虛工可指數筆蹤世遠不可追顧陸張吳後先出六法盡得吟神奇山水全碧到二李水墨高古跡王維荊關一律名孔肖忠恕北面稱吾師後充副使訛童子用墨淡古穀麻皮巨然秀潤得正濟王訛寶繪能珍琦乃至李唐尤拔萃次千彷彿無崇庠海岳老仙煩奇恠父子臻妙名同乘馬夏鉄硬自成体不與山泒相和比水精宮中趙承旨有元獨步由天姿雪川錢翁貞纖巻任意得趣去大痴淨明奪主過清簡梅花道人殊不羈入梁陳琳詩書法橫寫堅寫皆具宜黃鶴丹林兩不下家、笄摩光陸離諸公畫衍輞川脈餘子紛、吴足准予生最晚最愛畫不得指引如調飢幸逢堅朝才筆出且得遍扣洛追適及石先生兵仙骨落筆自然超詩表癸丘爛熳丈畏閻獨醉獨數寒林枝綿州寫意最深迷數月一慎非為違我師叙長復師古揮洒未敢相涯馳瀾縱泥堵且不厭寫就一任旁人嗤劉君識高頫見綠往、收對心料怡且云條落有古意口不即語心求之我有鶩鄙寓題詠欲得長句須君為十年不與豈有待以耿當彼何慊疑我畫我詩既當得諸君不吝勞心思

題宋元端畫

宋君元端吾畏友為儒為醫宅心厚積書充棟期數學市藥盈箱治疾疾里巷家童終日閑孝弟不省惟痴須一朝救發造君所如以藥石消癲痼里中有疾卧不起家人傍惶求藥餌命裹吹咀三兩囊服未便覽沉痾止滿座青衿勤課書來倘自可供木易病者感德未謝醫携酒載肉日不虛元端素有愛四癖曾向紅塵寄蹤跡此心只在翠微中愛以翠微名齋室翠微之中高且深究極高深須苦心儒醫之名良不易翠微𣊫爾成規箴

題張清河所畫蘭竹圖

有客扣我門手持一幀軸云是清河道人畫數葉貞蘭數竿竹白石蒼、卧沙背綠水瀨、淺江由彷彿瀟湘雨新霽幽姿秀色凝人目且言道人茹菜不茹溼骨中無坊神亦清興來寫此還自許世間金璧重貿鴻毛輕道人道入究禪學早識江湖馳名誇年更喜添多能似與繪士相詩於吾為爾俱道將成君不見明、惡柏子庭前陽叢遠常青、二公之道不為外學廢禪林千載流餘馨

梅竹圖

我生愛竹兼愛梅每見梅竹多徘徊梅花亦澥詩入意幾迴家笑迎人閒竹枝於人無厚薄寒暑青、只如昨從渠截管作簫韶使有清音遍寒鄉梅竹落今子夔、黃金彈子就黃鶴一朝林摘充時用飄和鳴

鳥皆吾為我愛竹梅君亦愛寫入新圖君弗佐頓右
歲寒侍登庸應與竹梅同壽恭

題畫

山中兩過碧山綠溪上長松落脊沐新流一夜欲平
橋好鳥數猶似曲伎幾有客幽興濃眉斜破留
行蹤矣引我潭抱綠綺穿林度壑聯相趨綠陰深處
茅亭在望葉清高者相侍醉翁喜雨跡已陳千古令
人潛慨我於此憩憚我吟詠、七絃濟我心曲終
未敢揮衣去知有人來是賞音

題釣漁為教延詞作

有一人兮樂漁泛扁舟兮為居規五湖兮任來往濟
三江兮隨所如賣魚沽酒兮水村醉鄉可樂兮伊誰
與論忽漁舟兮除遇逢千生兮故人語別來兮契闊
詩江湖兮曉逐乎明月兮工清天有清風兮復冷然
樂斯兮自之隨分兮天年不飢兮無倫蹤玄真兮匪
貴不綱兮事釣尊左父兮仁德勿以備貧兮而弗甘
勿以吾賤兮而弗堪彼尊榮兮富貴由材德兮堪濟
栩吾曹兮何人又何能兮可珍獅以漁兮代耕食吾
力兮無愧吾之生與爾同樂兮斯世之太平

東泉集卷之三

七言古體

東林小隱為沈廷佐賦

隱君自是隱侯裔家在東林最深處小隱由來不市
朝務耕只欲齊凡庶一犁布谷帝找林西疇香雨春
沈、及時力作及時息時與野老同醉冷我林不與
終南比仕途捷徑者為聯蘭兮鶯舞寶自朝方朔訣
錯正相似五月散髮石上知長沮桀溺終身與古人
頭晦雖不一吾非慕此為良規每嫌多事逐清世自
謂青雲難力致儘將直力教兒孫不識城闕與吾史
矣人滄為徐用理題

美人婷婷既傾國復見連枝鬭珠色金屋香嬌午掌
瑤池青鳥無消息閒指翠管吹鳳凰朱櫻作破胭
脂香嬌音宛轉情難許海棠庭院冷落、徐郎自是
神仙侶無端誤落紅塵裡多想双蛾為寫真粉羞麗
質能相親耳邊彷彿聞遺響無限衷情空悵怏

沈耀樵壽桿歌

沈君自是山澤耀外名清瘦胸中駿人間富貴不足
縈自鴻斤兮充樵夫神技來得類牽好春去秋來不
知老佳木櫻楠閱寓章獨有此杉真可寶閒道昔年
曾共莊椿我到今木理結秀何奇哉經百斑然雜家
齒齡香就縊紛如埃山靈訶護厭許久一旦逢君與
君取以輸斷就心人幽留與君家祝君壽重為告曰

臞棋兮半已仙獲此靈木兮緻且堅碩爲壽函兮其德孔賢備向闕寥兮不計其年曾待海水兮受桑田此時方與此函兮歸洞天

朱靜樂壽櫸杖

靜樂仙翁有仙骨久向丹臺綴名籍誤落塵寰幾百春此身猶向人間謫人間五福不可辭又逢乘長雅照時見孫子奉無不宜白髮被肩口含飴常懷我身雖幻軀無乃當日吾親文一斛倘赴丹臺期老然不學莊生知千金預貴周身櫸斷就斯函勞匠石家文隱、金漆光摩澤兩手生儂有問翁何年嘗此函翁云僊人有〻不我將遠來弱水遙相望直須弱水隔盡塵飛揚此時平步無何鄉

壺馬

房星墮地不為石化作神駒世無匹沙場熏生能追風、入四蹄如鳥翮太平無事歸華山吳宮秣飼來閑有時擺較重將出紅纓錦韉光璀璨見此令人胡不喜千金貴骨徒為耳無端又被丹青人貌得形容象銷裹桃花一騎一青驄金鞍初卸迎春風偶然一見不盡識似覺眼前凡馬空

題松

匠堂壁欣徂徠骨悅見妓龍頭角出揚鬐奮翻勢石飛旗歎名前起雲物欲起不起愁空山不月飛騰霄漢閣溪閣長材類楞散藤蘿又納封褊瀾占此深名最深處六月霏、洒塞霧何當結宇來爾旁獻歆緣

谷自來去

吳方伯挽詞

繄若人兮非常鍾閒氣兮儲祥登青雲兮萬里早遊遊兮帝鄉報騎輪兮擎軼駕探月窟兮分天香握拾探兮挽流澄化甘霖兮施八荒忽御風兮下人世又觀化兮歸太空悉物理之有常兮逆原始而終何吾人之懷賢兮盛德于厥衷欲大招兮不可以復辭勞辭兮輿櫬蕭觀兮不歸來兮使我心悲兮淚流關悃亞陽之不得用其枝兮徒永世而長嘆

呂道官壽詩

清真真人鄉秋水秋水為神質尤美方瞳流電顏頰赤鶴瞿星羽淵珠傀點、晰服生清風世人想像不可逢錫來煉就壺中藥翻然飛下紅塵中施與蒼生百萬億坐令強健無疲癃雲程暫向孤山駐偶被人間軒冕縻作官方外師羽流扶植玄綱究玄義玄義究徹人皆仙不知寒暑動推遷青芝瑤草迷洞天紫霞台鶴文遍還嬌桃花開豔霞綺回頭又結青、子仙廚酒熟何遲迷與爾一飲一醉三千春

贈松溪漁者吳廷瑞

吳君廷瑞予畏友妙兢心畫運諸肘大書又許八法具細君隨意仰何有紫毫發、風雨驚銀箋哀、歆蛤之珠宮琳館墨相渾琥珀鏤掌傳不朽吾君之書朴好手藉、杳名在人口呼嗟淪落未得偶一朝膺遠謂

元后青紫易得如芥取而今且喜無官守迩來又辭
松溪退不向紅塵雜絲組漁得溪鮮薦春酒日向高
堂介親壽

戲題賀美之竹

美之求予題竹枝、久未答其意朝來忽遣蒼頭
來需索有言無次第我云能事不受迫渠言不解家
愈忽吁嗟蒼頭何之蠢。在美之少家法我意主人
非無教每聞此皆衆成劾値祖宗債假虎威青扶滿
案累盈笥古人催租敗清興我為催詩發長嘯我無
七步才幾得蒼頭來持酒開此君寂然如不聞酒酣
適假寐夢君予前陳我非草木亦其類稟沒乾坤生
骨氣托根淺水與深山終歲自榮還自悴惟是冰霜

不可侵青、不改色良貴曾改化蛻誠安誕敍奇哉
篇皆炎蒸不意高人罰我真家、屈滯逐埃塵錦心
學士留題者忘却本真翻尚假太樸已散無真純世
閒文字徒然、爾若只能飽梁肉朝來冥受蒼頭辱

張天師竹為人題

上清仙子留庆孫華底風雷驅萬禩有時托興在幽
雅部與蒼筤親寫真廣文先生張承翰得此王寶勤
看玩秋高夜冷月華明彷彿青鸞下芳洋平君新開
友竹軒先生贈之非偶然此君相對有深意虛心勁
節同貞堅鄭懷炎畫入骨髓每見斯圖怪柝美枝、
葉、令仙姿萬態湖州非所喜心中欲炙口不言料
中主人心已傳便移所好器不容無乃過眼如雲煙

題詩已屬鄒史部予也無才豈堪數勉成長句紀頻
來多在瀟湘與玄圃

蘇綿州畫爲人壽

綿州太守人中英資稟詩與大機情骨中造化默運
用萬象都向毫端生吳錬數尺織且白光似鮫綃離
鮫室丹青粉墨雜揮灑幻出仙山深莫開雲霞隕洞
山谷欽古松怪木相蕭森金銀樓臺彷彿見耳邊似
聽琅璈音瑤花滿地香苔露有一仙翁坐苔石少年
將子獻蟠桃知為慶宗千年實以斯壽庭壽何人計
君行經能行仁令年、紀登六袠杖扶滄海觀揚塵
鹿冠迫上綿州友爲賦長詩繼其後尚望看畫復吟
詩金尊共醉長生酒

寒溪迭雪圖

畫師筆端移造化一幅生綃幻成畫江湖歲冥淡不
流大地都為銀世界何處偏舟衝雪翁愛看佳景推
冷逢遊神不向瑤臺曲置身如在冰壺中溪山彷彿
山陰路人家隱約迷沙樹搖、岸影接天來亂檣
荷穿港去今人却尋王徽之文來風流名一時雪夜
乘舟訪知己到門即返心何為何如洛陽賢令尹雪
裏訪頻仍舊引他日司空匡漢廷不負初時識幽隱
古人製畫非徒然輔經術教為其端丹青悅目乃餘
事要使勸懲充覽觀

春山遊騎圖

蘇臺三月杏雨晴京城景物爭光榮西山十里帶城

郭治遊公子殊多情騂騮腰褭騄駬出錦韉絲韁黃
金勒羅衣楚、黯春香寶叢煌、惜春色呼奴攜酒
相隨行青絲絡載双銀瓶路入青山最佳處奇花異
卉交從橫一群嬌鳥啼芳樹駐馬令人不能去與君
共醉好花前聽鳥有花得深趣得深趣相由連太平
時節無虞熙江南富貴春無邊

梅花仙歎

海天萬里滿煙霧明月正照梅花樹美人即是梅花
僊立向微花最佳處月啟蝶娥閑賓奩金、相對同
嬋娟雪膚冰骨映秋水水情如意明金鈿金蓮淺試
凌波步花梢忽見長生兔嫦娥付藥三五圓來與人
間度初度

霞紋螺歌

秋谷張鉌師捧螺盃歃予以酒後命其從
吹之作僊樂聞予嘉歎久之遂賦此以貽

海上秋清明月多蛟龍競起命龜天吳自怯獻寶
貝中有五色霞紋螺珠珠在腹光錯落錦綫左旋周
橫角甲香皆去聲不存不為捕笛來金門秋谷仙人
海東至偶爾見之驚且異欣然拾取歸山中丹房夜
夜飛長虹與赤淡作協儁鍾鏞滿堂有客一吸
不盡涼無窮尾閭一點通天數以氣鼓之驚虎嘯穿
雲裂石響不已猶有餘音繞人耳君不見李家舞仙
空自名梁時鸚鵡雕刻成何如此螺之美信可稱天
然奇質中有律呂聲吹文螺飲螺酒仙家之樂誰能
有

嘉會詞為桑上人賦

路迢、兮郭西樂嘉友兮追隨有簪纓兮常布赴山
人兮山則入山門兮曲徑登石山梁兮覽勝翠濤林
兮松頓綠雲堤兮竹迴白蓮兮未花紫蘭兮九逝桂
苑梅窓兮對列顏假者兮風月皆心堂上兮主人下
堂角園兮相接主人衣兮方袍遵墨竹兮孤高閣徑
走兮萬卷對嵐谷兮揮毫瑜佳名兮沽酒陳野簌兮
山肴穀衢飲此兮嘉會清興陡發兮哦詩忽連篇兮
景續美斯人兮懷奇盧山遠兮追陳穎兮濱兮何
人梁兮象兮識可珍我欲加爾兮冠巾

雪溪赴約行贈華隱君

雲山萬壑吳城西緣山有路通雲溪、上良田數千
頃居民淳朴勤耕犂華君讀書出其類自奉只與凡
民齊雅敘儒紳尚文學歲久不變恒忻、城中故人
嘗有期買舟相訪逵不迷日斜到門成一咲蒸黍炊
黍仍烹雞時當二月春已暮綠陰滿院流鶯啼清泉
繞屋可盥漱群峯當戶堪攀躋主人情深勸美酒衣
賓意悦留新題人生交遊在信義人而無信車無輗
此來赴約、不失循禮範無作睽淡交如水在久
敬不羨富貴如雲霓請看交竹軒前樹歲寒不畏彤
霜淒

題水仙

綠雲影亂鸞鴻度羅襪凌波見微步品題偶託涪翁

請形容已入陳王賦梅花與弟舊相親仙骨非凡自
出塵渚宮水殿清虛府水晶簾開映朱戶璇宮凌風
錦綬鼓月在澄波花皎雛

題三首

庾嶺南頭萬枝香何代移根遍吾越就中吾下花家
多不比孤山映孤月水仙自是江南花一種仙姿殊
可憐雁來霜根誰比擬銀盤金盞生光華補陀山前
開小白翡翠珠叢閒香色一經山谷品題後從此山
礬名始易梅枝屈曲如鐵堅勢枝未必能同然水僊
莖葉柔如水無乃質異心無偏霜雪飛、正寒至三
種清標花競吐歲寒始識君子心桃李紛、何足數
勝人畫士心苦清癯之不齊璞與瑞或以錦繡點俯

德成以丹青圖爾形從是高門并大宅家、屏幛生
春色嫣然一笑相逢處宛在山門與溪側朱君愛畫
不可當偶得此幀勤裝潢再拜求詩發其意詩成彷
佛春風香

盤峰勝景為崑山張主事賦

吳下山來好山水綿亘瀰漫幾百里水勢向東山亦
東水入東溟山乃止海上瞻來第一峰金鰲興巖嶂
蒼穹扶輿磅礴而鬱積清淑之氣於斯鍾草木光華
土膏潤存滑雲根雲五色共知物產亦是貴意肖英
豪此焉出君家兄弟能獨當文采競秀凌鳳凰高舉
飛中益顯選金榜榮、生輝光
天恩如天錫章綬畫眉登儒事宮守頤佐嬰獻康

民無屑直與巍峰久

灞橋別意為郭宗廉賦

禮科給事汾陽孫清光日近趨黃門年勞久著承
天眷後擢參議登徹垣遙、行省長安遠郡國心一貞
勞著臺杖鄉有子綵家政定省久違心亦辰治裝
日未決西丘千峰路勤驅馳登堂拜親、大喜父子
交慶情怡、戲綵承顏日復日不覺春歸與秋及親
命遂家不可留三逕就荒須爾歸灞陵橋畔復東歸
途行冠蓋交相稱論畢諸侯賦長句臨岐眾軸懸珠
賤古人立德但忠孝共喜君家能爾效汾陽名行無
千年會見遠孫重繼紹

題夏仲昭竹贈韓先義

天官夏侯人中僊氣禀清淑才翩、自公退食有餘
暇點運造化回機摧揮毫落紙寫竹頃刻生意靜
油然不假繩墨合妙理自中規矩歸陶鈞放如鷹隼
刷毛羽紛若鶴翔飛騰蹤旌幢矗、下仙鳥劍戟漂
凜森軍隸淇園數竿濯春雨湘江萬個樓秋烟有時
穎脫忽逗張充是斷落無狗學解斗斷輪心手發超
詣此妙蘇松傳湖州對國不復作近代獨數王郎賢
斯今王郎後已矣月前餘子何足言然而無有乎爾
意此才此趣誰能尋我得斯圖勝以壁齋居寶玩經
多年今春得疾臥一月韓君與藥令安痊感德至深
不可忘移贈此竹心亦慶君言與爾本故舊詎望爾
報辭之堅我前長揖強言受此進牘爾千緡錢俑以

長歌紀其事明與花梅同壽源

竹泉爲人賦

有美一人住名谷環堵蕭然數椽屋屋外森、畫陰
竹竹根流水清可掬清風泊林散烟煙滿耳秋聲涼
雨、急濤映帶多洄洑澄波一泓湛新綠没去石邊
煮茗瀹飽食加餐可澄俗任爾人間厭粱肉雅志弗
群行尤獨異必邀朋七與六節保澄清固所欲澹然
與處情自足興來學節教淇澳

書萱堂爲人題

萱花有異名世稱忘憂草觀之憂可忘豈但花容好
子念親恩罔極深思將美物慰親心嘗聞此花世所
罕移來樹向堂之陰悠觀坐對日愉悅愛此花芳後
消瀟蕊含胭脂金在鎔常展翡翠堪結親心孫悅
歲云久不覺叙頭髮如雪多緣母子慈孝拜每看此
花殊有情花前杯觴介眉壽眉壽千年等王母王母
蟠桃今正開應與萱花映春暉

題沈巽翁弟子唐吏部畫

廷暉先生善畫畫名馨不在松雪下後來繼者推誰
問巽翁筆法與之化巽翁門下多才人唐君尤來九
絕倫不惟丹青有深意讀書習禮能脩身薄遊江浙
情何適蓬集諸侯已交辟名成謁選明花宮禄官早
見沾恩澤官清事簡有餘閑明窓日、圖江山江山
遠意望不極吏有竹樹臨清灣斯畫乃是巽翁繢每
對斯圖感師德蕭、竹封江南秋十里令人重相憶

題錢舜舉仙居圖

雲川畫師稱錢郎天機精妙不可當手拈綵筆寫山
水山明水秀含青蒼恍然幻出仙家境瑤樓紫府連
丹房瑤花的爍、彩錦雲燁、騰祥光中有仙人三
二三輩彷彿松喬謝紫陽夜飲九天之流霞日食三
島之芬芳采頹不老美無度金石之壽何綿長清都
來往駕輕霧弱水飛渡移孤帆令人陡發紫霞想御
風便欲同翱翔但恐渺茫不足信對畫題詩空斷腸

浦魚圖有鑒

我生無田可耕鋤又不熟柯事樵蘇惟有爲漁差堪
適一生、計居江湖有鉤不釣惟施罟兩般下碇撓
𦩍艫艇艋撓工網綱起大魚潑、纖鱗遁纖鱗任去
豈不惜濟利忍欺吾大夫爲漁辛勤且負養十網九
空心獨苦朝來一網得魚多鱧鮪鰕踈不勝數貢魚
得價錢頗多先把租錢了官府了却官府心方安全
家飲食同欣懽嬰兒待哺啼復笑阿母執匕方傳飧
所鮮膚酒醉江月醉歌一曲天宇寬我非爲漁求隱
逸自信凡庸有何德以之代耕食吾力庶放齊民先
盍隱

爲人題匡廬疊嶂

廬山接漢高峨、聳翠萬疊堆青螺霞收霧斂翠可
挹返照回光相盪摩千年不變太古色濃嵐染就遥
天碧瀑流界斷藍壽襯銀河直下三千尺徐君自是
林屋仙湖海遨遊今幾年今年又復遊江右愛此山

色山怡然洗酒臨風寓心曲錦句遺來邀我續嗟予
林壑不如君空想匡廬常在目

為人賦湖海壯遊

雖家兄弟猷友於出處不與常人同所在洞庭林屋
裏比年而有仙家風一朝乘舟載角史千里江湖遊
不止壯志將追司馬還開心又似多具子路從京口
入楚荆彭蠡遠々涉洞庭三湘七澤好乘興清風皎
月離鳥情天津錦水春無限共倚危樓想王粲英雄
有志不逢時徒自依人々起長嘆吾今與爾方盛年京
值四海同光天何不當然上淮泗齊青兗冀雄坤乾
酒州望闕鼓咫尺鳳閣龍樓光斗極
聖皇升供自聖運文武全才共厥職此時與爾觀國

光策數之下同翱翔昔年伊呂亦人耳千古萬古留
芳芳

懷金乙子以知

嶽暮江鄉昔風雨牢落寒無念儔侶鷗、鷺欲相
親又逐群鴉下煙渚梅花客外已全開惆悵美人何
不來而思忽億婁江路夢與孤書欲飛去

送唐同知之泉州

畫舡暫泊吳門橋吳門親舊相招邀大夫榮拜泉州
佐未衣象簡初辭朝適經故鄉不可住寸心日夜思
閩地泉州南望大遙々七色人民待君至
聖人當宁求才賢五而様煥非偶然平生讀書在匡
世此日正須勤勉旃下車要在蘇民瘼忠厚端能變

洗濤黃堂政暇得從容荔子柳漿可為樂閩山萬疊
長青々四時木葉無凋零願君此志亦不改會聽衆
人歌政成

紫芝歌送秦從事

採光得兮紫芝出和氣鍾兮在淼域煒々兮其英華偉
兮其秀色騰紫雲兮小散赩彤霞兮斯澤有香關兮
馨期與孫少兮備四戲々世兮禎祥匪隱君兮服食
凝重見兮日永又駢產兮函德渓君兮登雲程秋紫
芝兮懸離情唐箕匡住兮千載遇黃綺在野兮思文
明黃屯生兮棒檄酒終童兮請纓承櫻宸兮雨露參
樂蘇兮參卷保太和兮理黃庭載史冊兮垂令名

古松蒼亂歌壽陳諸作

虬髯怒張枝屈鐵蟠根逆出山石裂風雷拏天攖不
起千古萬古巖石穴躍、斑鱗顏色別霜毛淺翠青
蒼纈日未松下食松花不覺遍身點香雪青牛本是
松精化爾亦長生尤可說十洲三島猪雲霞騰驤屢
逐祥麟駕綠水名園聚德星松醪滿貯黃金罍酒酣
爰聽吻、鳴主翁瞻目酒未醒萬山一望遠春吳手
招義山謁羲門相逢一笑三千春

顧軒為王主事守正賦

先生高居歸顧軒眷顧之道持何專平生行義在衣
德豈但眷形勤節宜眷德既充正以吉又與朝家充
眷賢推之及物被養傷甡脾尊光天一朝年老乞歸
去進退有道身名全錫山高々映條梓中有一脉清

泠泉先生孫山復飲水傷四晚節愈貞堅百体安和
日孫健命看貢疑明順年

來泉集卷之一

吳門 杜瓊 用嘉 著

七言律

送蘇太守出守綿州

茂苑西風捲旆旌一尊相送使君行九天拜命辭金闕萬里之官到錦城棧道極雲連鳥道江聲和雨雜猿聲綿州想見施仁化好並當年叔度名

送陳憲副服闋之京

酒散江亭綰柳條曉風香旆正飄颻繡衣舊著曾持斧練服新除又入朝春水畫船江渺渺青山鞍馬路迢迢高才此去霑恩重再向烏臺糾百僚

賦得洗术代人謝醫

搗遍雲腴氣日忙歸來猶未滿荊筐新時不惜蒼苔破洗處偏嫌黑玉藏溪月照人清有影水風吹菌冷含香明朝品入仙方裏能使疲癃總壽康

賦得獅林送僧入院

如獅奇石映珠林海上移來歲月深龍絡不煩人因守摩挲還許客重尋兩窗竹月疑潛影風撼松濤訝吼音師去講經登座後點頭應解契禪心

送祝以守南還

勞款一曲送君行紅葉青山宿雨晴十載文游深醉德幾迴分別重傷情吳門相月吟邊趣瀉嶺風霜去日程莫向江湖忘知己故松蘭好為盟

送周公序知睢州

青雲得意遂平生遠適秋風引旆旌幾載郎經居上
舍一麾出守寄嵩城車停吳下賓朋悅路入河南父
老迎鈴閣無綏庭宥道呈答黃霸獨馳名

桂軒

雅志清高迥不同近軒惟植桂花叢金英滿地秋風
起碧葉迷窓夕霧蒙應模有香凝燕吹夢魂無路達
蟾宮從今更施封培力庭下遺芳世莫窮

萍菴

閑把浮萍擬葉舟百年身世總如浮名高有迹成樓
泊可是無根任去留楊柳曉風移別浦桃花春水泛
中流楚謠驚斷江湖夢隨處忘機逐海鷗

送陳三孟儒之京省親

南浦秋風起白蘋片帆開處綵衣新日邊遙父
見榮重兵下賢郎侍省覲滿里青雲送入望一江流
水遠隨人君家兄弟偏憐我每遇相逢即愴神

送沈一通理兼呈二三君子

秋風江郭早涼新斗酒臨風話轉頻恐別祇應勞夢
想結交深喜見情真所依楚猶憐孤客路入秦淮有
故人頻語二蘇并蔣翊寸心平日願相親

晚過趙明府訪西源上人

閑過陶令過雲林杖履逍遙遠寺日落西山千峰
合水通南浦一溪深幽期已愜終留宿靜賞相依不
廢吟誰信夜闌忘寢處一聲清磬有餘音

送沈存讓還吳省墓後歸淮安

從伶豈樂祖筵張故舊殷勤勸酒觴多憶高堂心正
切重離先慮意何長一汀寒柳風蕭索千里煙波路
渺茫後夜想君懷我處楚江明月照歸航

杏林春霽為孫璧士題

杏花千樹霽芳春映日猶看帶雨痕濃艷不離枝上
去仁心先向實中存往來多是酬醫客望處渾疑賣
酒村不獨廬山稱董奉却憐思邈有賢孫

來林書舍為張隱士題

結屋來林貯典墳地偏尤喜謝塵氛錦峰對榻呈輝
黛茗水當窓漲縠紋每勘除書翻翠簡時披蒼蠹
香芸楣間題匾何珍重畢固親王賜賚文

悼張徵君

西郊煙草不勝春鄰笛聲悲益愴神拜命未膺天上
祿封章先乞病中身里門空有求書使隴樹寧無掛
劍人清酹滿尊聊致奠東風回首一沾巾

送聶侍御

觀風柱史自天來綱紀從容出憲臺千里江山迎爽
氣九霄霖雨潤炎埃范滂已有澄清志徵仲終存宰
相才明日將車朝會去法星重見近三台

長洲漁樂為人賦

長洲苑接太湖波家在漁舟樂事多坐倚清風垂洗
釣醉看明月臥煙蓑鷗汀鳧渚長時泊花嶼蒹溪幾
度過總使非熊當入夢此身其奈隱淪何

盧島蜃蓬為人題
孤島蕪葭茂若林中開蓬屋更幽深檻前晴雲迷鷗
影戶外秋聲雜鴈吟池迥不容樵者到水迴還許釣
翁尋閒時寄篇吹秋月一曲真傳太古音
題孫康映雪圖
日暮天昏雪亂飛士貧無值歲寒時悲無燈火明匡
壁喜有光華耀重帷刺水不須空訪灞橋堪笑只
尋詩何如借此天然影三復遺經究所疑
賦得南山上壽
一望南山紫翠凝負依星記勢崚嶒共知特秀還堪
仰難通孤高不可登霧鎖千巖曾隱豹雲開萬里見
飛鵬頌期高壽須同此豈但如岡與阜陵

怡親堂
子孝親心事，怡美雖事愧作嬰兒春衣初試還能
薄曉餘親供尚恐遲琴瑟韻諧家室樂塤篪聲協弟
兄宜來愛更喜庭萱茂應得層霄雨露滋
處靜齋
高人雅志厭紛譁萬壑千峰自寄家曲几獨吟書卷
掩小窗孤坐篆烟斜青書不入三更夢白雪從添兩
鬢華至理此中原有得儘教塵俗事如麻
懷寄陳孟賢
未及相逢又入山論詩空擬待君還行藏始信難期
料聚散雖云只等閒嶺雁聲來客底急鶯春色到
人間梅花開遍千枝雪獨嗅清香不忍攀

和答洪遂初
十載江湖顧識君春風我度賦停雲多情此夕能相
會無柰明朝又惜分
高才想見登庸早清世而今特尚文
送陳副都有成
醴酒初嘗送別盃春風南浦盡船開此時表有堅清
志此去重懸獻納才千里江山雄上國九天星斗麗
中台
聖君圖治思良弼又喜張綱入憲臺
送陳判判士奕
楊柳飛花撲去旌春風送客上瑤京遠州暫借宣王
化要地終當荷
聖情萬里青山孤月迴九重金闕
五雲生會須此去從超擢臺省由來尚老成

送韓明醫之京
詔起名璧上九天別離何必重淒然
聖君恩寵方
隆日慈母安康未老年綠樹青山連候館詩囊樂裳
滿官船從看移孝為忠盡功業須當繼前賢
送金敎理投館
不出衡門又幾年扁舟此日赴招延來君共說陰西
席先覺由來籌後賢萬館春風披絳帳古庭寒雪照
青編讀餘經史應多暇一曲梅花酒七絃
和金文昭述懷之作
天上須恩似雨濃林泉蕭散自無全尊入口且春
醉烏帽敧頸倦曉梳筆底雲山隨意寫花邊藜杖有
時扶獨憐報國心常在明月高懸一鑑孤

送劉近辰歸蘇省墓後之金陵

掃罷松楸淚滿衣行裝又向白門歸覲恩罔極何由報王事驅馳不可遠故舊攬襟情戀戀鄉園回首思依依時清四海無羈嘆況復風光在帝畿

寄朱彥文

別後相思不暫忘忽驚炎暑換清商論交愧我心如舊推長惟君鬢已蒼風靜水樓朝聽雁月明江館夜聞蛩從知有約應非遠共掇茱萸泛酒觴

贈樓文淵

楚國簪纓七葉傳東吳高隱獨怡然討論經史名家學旌表門閭令母賢懷德祠前悲故舊納蛙裔畔引曾玄緣知俯仰終無怍不負人生九十年

上況太守

璽書親受到吳城鬼蓋朱幡五馬榮草偃春風千里化心懸秋月一輪明仙翁和集呈佳瑞甘雨隨施感至誠民庶被恩言莫罄願將功績播詩聲

又一首陳情

幸沐賢侯沿化新敢將情事叙披陳始生一月嚴親歿終守孤幃同母存斯志那渝心似鐵此身今老鬢如銀欲援恩例從旌表須仗封章達紫宸

梅雪軒

朔雪紛紛壓早梅六花常得伴花魁不看倒影來書幌忽見潛光入酒盃曲檻有風香掩冉小庭無夜月徘徊賞心獨愛幽閑客彈罷瑤琴春意回

溪南雅趣

鳳凰臺畔隱淪家白鷺洲連二水斜沙岸曉烟迷柳樹石浪春浪捲桃花人來問字常携酒客到催詩多煮茶莫恐溪南多雅趣仙源應待早乘槎

送石生還京都

錢塘相逢閩去期不堪今日是臨岐黃花難醉江頭酒白雪都添倉裏霄漢肯忘千古志冰霜應惜歲寒姿到時京國多佳況好致緘書慰所思

送緇僧住虎丘

夙擊人傳出世閒袈裟又見向名山結交空有三生舊相訪曾無半閑天際斷霞隨錫去嶺頭孤鶴伴雲還可中亭上秋如許明月清風為啓關

送秦訓術之鄞

畫錦西風五兩輕吳門橋畔送君行青囊不負平時學錦服常多故里榮烟抹武林山黯色潮生鄞海月鋪明到官不獨交親喜藹集諸侯總慰情

送陶貢士之京

吳下儒官數舊家晚成奇器足堪誇鶴書遠召名何重鳳閣期登路不賒尊酒餞情須共醉河梁分手莫興嗟畫船明日秋風便好趁張騫上漢槎

寄挽上虞胡安袁侍御　以下貢達封

德望曾為衆所尊士林懷仰獨堪論青年先進賢郎學晚歲能沾聖主恩憲府曉霜凄勁柏謝庭春雨茂芳孫東南名姓終難泯況有詞臣表墓門

哀挽盧山陳太史先生（曾從其游）

星沉金壁夜寒〻，腸斷仙魂不可招。學講河汾知有自，源通洙泗信非遙。盧山名譽傳千古，翰苑文章際兩朝。嗟我感恩哀慟處，滿林霜葉起商飈。

蘇太守起復如京奉送

仕路驅馳雪滿簪，平生忠孝獨能任。倚盧泣盡思親淚，赴闕常懷報國心。霧拂双旌風力動，雲開〻啟日華臨。懸知德望聞來久，陞授偏承雨露深。

況太守考績之京奉送

禮曹聲價舊無雙，又奉綸音守大邦。天選忠良由北闕，地生英傑自西江。十分惠愛敷湾物，一點仁心正滿腔。此去好看書奏〔…〕，大庭應有筆如扛。

芝軒為張揮使作

侯門積德產英賢，軒下芝生豈偶然。巧出紫雲原自地，潤沾〔…〕露本由天。一支流慶來今日，三秀遺芳計往年。共說禎祥為福兆，喜看祿爵正綿〻。

梅窓為韓監士題

窓繞梅花檻送香，雪香雲冷淨無埃。先春未見猶深掩，後夜相思忽正開。斜月半欹人獨詠，東風微動鳥頻猜。有時驚覺羲皇夢，多是南樓笛韻來。

送何子方教授守制還盱江

振鐸來吳二載過，文原已見障頹波。壇邊正賴栽紅杏，講下那堪發蓼莪。兩泗行装朝旭淡，〔…〕凄歸旆早春多。盱江明日人千里，懷德其如積恨何。

送王敏道贊良應詔如京城

盧山門下幾春風，學識由來出衆中。日照崇岡鳴彩鳳，雲開滄海有冥鴻。才高終見身能用，時至方知道始通。報國致身須自勉，當年伊傅與人同。

風木堂

怙恃無憑今幾春，每因風木動傷神。條〻細幹衡烟散，晨〻新枝滴露頻。落葉尚堪培樹本，𦵢金安得鑄親身。從知孫養終難及，惟盡忠誠作令臣。

永思樓

看客登樓憶二親，百年哀慕此心存。感時易積無窮恨，役閣難酬罔極恩。遙拱西山開白晝，窓臨南斗又黄昏。秋風倚遍闌干曲，彩袖常教涴淚痕。

賦得茯苓壽張縱庵先生

松根〻所出自西京，品入醫方舊有名。伏土歲年安可計，〻功勁信非輕。抱形共說流脂化，鍾秀渾凝積氣成。知子服來餘萬日，作仙端可繼初平。

為題夏松壽錢孟書先生

喬枝盤翠聳亭〻，倚榈昂霄大器成。百尺虯絲從項墜，千年琥珀自根生。堅貞不畏冰霜苦，潤澤常含雨露榮。宜與漆園椿不老，肯教凡木可齊名。

悼尤參議

兵曹優擢獻華侵，再佐名藩寵信深。政喜進官名不忝，獨憐多病力難任。百年厚德人皆仰，千首雄文世所欽。今日不堪聞遺訃，臨風揮淚濕衣襟。

悼李校書

為學光陰惜寸分，無勝官比秋雲。乞閑重咏歸田賦，知死親為表墓文。鄉塾後生愁講講，儒林前輩泣離群。塞予曾忝忘年舊，萬里臨風不忍聞。

寄龍司訓

一自蜚英動桃閑，從從名郡作名師。泮宮禮教方嚴日，千里文風復振時。盡說後生勝北斗，喜逢初度祝南箕。懶予鄙陋叨私淑，特向華筵詠壽詞。

送陳教諭出任撫州

唱徹離歌酒謾傾，酒闌攜手更多情。鱣堂司教今無忝，烏府時綱舊有聲。已看多士出，始終能保寸心貞。此行去擬登津要，聖主恩深眷老成。

徐節婦

塵掩粧臺草掩門，百年孤苦竟誰論。已將心共良人死，初使身同幼女存。膝上麻衣終歲月，燈前刀尺伴晨昏。莫言詞客多梅義，蒨俗由來賴爾傳。

王節婦

早歲良人二十秋，心腸如鐵淚頻流。青鸞鏡掩沉孤影，黃鵠歌成實獨愁。教子燈前勤夜讀，奉姑堂上潔時羞。要令節行傳千古，還仗清朝太史脩。

分題為翁曽氏兄弟

風翮聯翩一字橫，碧天涼冷暮雲輕。成行成列能脩序，相喚相呼最有情。鵬鶚謾誇千里志，鶺鴒宜共百年盟。佳儐贊此來抽壽，正比君家弟與兄。

賦得長洲煙樹送吳公度

杳杳長洲接郡城，參差煙樹正春榮。朝迎日色千株小，曉帶湖光一望平。擬共碧桃天上種，不填芳草夢中生。離亭此日凝眸處，又作依依送客情。

寄鄒先明司務

青春衣錦際明時，忠孝平生克自持。報國一心今日事，懷親百詠昔年詩。江山杳杳馳清夢，魚雁迢迢托所思。我忝舊遊承遠憶，與君行與古人期。

寄羅汪懋孝廉

久慕芳聲海內馳，神交千里似相知。緘封遠寄懷人句，歲月頻過會面期。夜雨落花燈淡淡，暮雲江浦樹離離。近來聞說幽棲處，三徑清風勝昔時。

次韻詠梅

吳苑亭臺迹已塵，多情今復見花神。孤標照影橫深夜，殘雪封香待早春。宮態自無愁裹態，仙遊空憶夢中身。瑤琴三弄傳芳意，識趣由來得幾人。

哭內

鏡臺零落掩埃塵，十載糟糠不厭貧。結髮有期偕白首，斷絃誰信在青春。月圓無奈空留恨，花好那堪倍愴神。最苦北堂調膳處，親羹誰與辨甘辛。

賦得仙鶴為吳二尹壽

羽(?)步昂昂骨相堅，丰(?)主吐納鮮延年。群飛繚繞三珠樹，一舉翱翔萬里天。細草春香唱綠野，靈芝煙(?)暖琢青田。今朝喜遇生辰(?)郎，又集仙人列綺筵。

賦得祥鸞為張主簿壽

鳳族生來已有年性仁原不類鷹鸇文翰獨染東方色徙翮時凌上界煙棲棘暫遊花縣裏呈祥今下蕊筵前共知閬苑翱翔久都算誰云鶴是仙

挽居士源故人

年少才華早見称儒林多士藉推評人間兎句應無敵池下脩文遽有名親在豈堪遺子養弟賢猶幸繼佳聲平生交誼終難忘淚洒西風浥草塋

挽滕孟莊契友

嗟君死別重興哀無復斯文共往來弟敬已全兼子養賢良終負董生才秋風故里傷題鴂落日孤墳嚴草來腸斷楚魂招不得挽章空為擬蘭臺

送李大尹邢瀾後之京

深歷三年甫過期治裝又復上京師立朝素有澄清志作縣仍多惠愛施萬里青雲鵬振翮九門紅日鳳來儀報親端在恭臣職竹帛流芳總孝思

送伊進士歸娶後還京

承恩歸娶出蓬萊新樣宮袍鬭錦裁黃甲早登龍虎榜紫簫今下鳳凰臺暖回中饋佳肴潔春滿高堂壽氣開盡般歸朝應共戴不須重挽鹿車來

竹雪齋

六花繚亂灑琅玕截貢多情不畏寒翠節放敲消俗慮煮茶留客有清歡夜窗何用然銀燭晚檻渾疑見素鸞最愛天風吹動處珊、環珮響簷端

蘭雪齋

庭下栽蘭感已深歲寒爭異雪相侵馨香自可期清德絜白尤能比素心一曲雅歌尊有酒幾回端坐膝橫琴多君辭得箇中趣總是雍和治世音

吳山雲隴為吳景揚題

吳山佳處築佳城回首双親隔九京百歲未能伸奉養幾宵空復夢平生霜、雨露為悲慕雲、煙隴樹榮總使盡函能長對也應難慰仲由情

清寄軒為四明吳以介賦

襟度飄、不受塵江湖隨處托吟身青雲路遠渾無夢白首心閑獨養神長笛一聲天似水瑤琴三奏月如銀欲知千古誰堪比好向吳淞訪散人

送陳汝完之京省其父部堂公

共羨名門屬縉紳東吳人物許誰倫家君貴作臺中長公子才稱席上珍故里暫歸將半載遠途重去正三春由來孝弟堪時用行見吹噓近要津

送錢編學分教之毘陵其父昔教茲邑

幾年鄞邑仰賢名此日天朝沐寵榮分教喜看傳兩世辭經重見啓諸生鄞亭綠樹春風暖泮水芹香曉雨晴莫道廣文官獨冷丈夫今已際文明

松澗

山前流澗、前松松影橫斜澗水中金粉花漂春後雨翠濤聲合曉來風作官尚挹秦封力到海曾煩禹鑿功共羨品題能比況不惟幽賞趣無窮

竹軒

幽軒瀟洒不生埃脩竹千竿繞檻栽色占四時凌草木陰連三逕長莓苔翠幢分影參差見青簡流芳耶次栽惟尔藏脩真得趣只將詞客借看來

永思

嚴父仙遊不可追子心哀慕浩無涯鬢添白髮三千丈淚濕青衫十二時憂去多吟萱草句悶來常廢蓼莪詩北堂幸有慈親在眷志雖誠即永思

望雲

一片閑雲繞故丘孝心長日共悠悠深恩罔極嗟難報水思無窮睇未休朝見奇峰偏倚恨莫看孤影最悲愁闌干倚遍傷遊囑淚落如泉不暇收

東原集卷之五

七言律

暮春述懷

一春風雨柰愁何況復詩人苦病磨晴日每於陰日少倦時常時健時多閑庭交翠憐芳草溪沼浮鈿識早荷但使此心無愧怍不愁歲月易蹉跎

旅次通州望闕

驛路三千足底進擧頭今喜見神州彩雲高擁雙龍闕瑞日初升五鳳樓北向關山如疊障南來車馬似奔流春風一振朝天珮明日金門拜冕旒

哭松軒王廷珪

曾向烟霞久閉關好詩傳得到人間時來肎謂青雲薄老去偏憐白日閑此夕夢中駒忽晚何年海上鶴重還傷心最是喬松封常送悲風滿舊山

挽蘭庭謝孔昭

猶介堪為後學師共憐才調又多奇幼輿丘壑胷中趣靈運池塘夢裡詩早歲京華成大隱晚年林落遂此期無端去作遼城鶴却使儒林不盡悲

送楊編脩遷親柩葬後還京

遠移親柩瘞吳山白首難兄得告還孝友已能敦士類寸心應只念朝班江雲載雨資行色野樹迎秋慘別顏天眷舊臣從所請故鄉猶喜樂餘閒

送陳主事領誥追封後還京

一自天曹受美遷白雲司下久栖遲風雲際遇真千
載誥勅追封及九泉山色遠迎歸旆日華遥映錦
衣鮮迴朝重別佳城上鬱鬱松楸憐往年

送徐翰林元玉

世美初開里閈名喜君才調者西清三年哀毀方靈
墓萬里飛騎又入京芝草呈祥緣孝感葵花傾日効
忠貞都親正在共臣職汗竹流香足顯榮

送滕教諭汝明

六世尚書有令孫江南無不重清門十年未遂雲霄
志一命新霑雨露恩誰謂廣文官獨冷帝闕
宅時講下多成就又見徵書出

送周宗學之徐氏館

三十年前十五時廬山門下得相資叠予端守先儒
教喜子今為後學師高木校家徐孺宅春風高榻重
生帷講餘登覽多清興應有新詩寄舊知

賀韓克美承恩歸養

闕下騰名早見推欲歸終養累陳詞九重恩旨初
頒日百歲私情得展時路入廣川舟泛泛望迷去苑
樹離離慈親相見歡無極堂重承雨露滋

送朱正術考績

曾侍先皇選壽陵天心能合眼能明一從北闕
深龍十載東吳旅今名華髮滿頭終守職青雲進步
又朝京平生行績原無忝況復銓曹尚老成

送周廣文考績

廣文秩滿喜從容一棹朝天就便風芹水九年儒教
育棘闈諸弟盡登庸秋歸吳楚江山碧日近蓬萊觀
闕紅此去大才須顯用弟兄同見渥恩濃

寄姜公定別駕

汝陽遺愛感留鞭白髮歸來守墓田秋水暮節酬雅
興故園松菊伴餘年看山長醉青尊酒對月時鳴綠
綺絃一自退藏真得趣功名回首等雲煙

寄時用忠先生　抄

不到南園數月餘人來常喜道安居清流佳木閑中
景山几明窓靜裏書守分豈煩生計薄避名終與世
情疎塵身那得隨琴鶴空抱離懷鬱未舒

與友登天平山謁范公祠賦分韻得分字

泠泠金鼓隔花聞亂石荒苔馬迹分下馬欲尋禪寺
院振衣先拜昔賢墳千章喬木森華表一派流泉沁
白雲忠烈祠前重佇立喜看宗嗣保斯文

陪黃大夫遊武丘并次所題韻

劍氣元霄晃踞丘千年遺跡試來遊閣尋鶴澗迂泠
重上香臺醉解鳥鳥知唱知自樂幽花未放似
含羞留題喜有金閨客江左才華第一流

和沈石淵送西齋先生歸家養親之作

琴劍蕭蕭此送行一尊離盡主賓情只緣慈母年浸
老已喜諸生學有成暮雨西齋詩思冷春風南浦別
愁生懸知綵侍庭多暇猶望重來敘舊盟

原缺第五葉

題挑伊太宜人詩冊
喜相夫君德亞除平生閨閫致嚴恭百年偕老人同
願五福兼全世罕逢子姓振振、繁衍續龍章煥煥、傳
恩封宗淵多少懷溪惠清淚時來灑墓松
懷徐用理　抄
一別心知兩月餘別愁無限鬢雖疎客途應少傳書
雁宦轍多入饌魚閑倚柳風朝袂冷獨吟梅月夜
窗虛何當不遠歸來約斗酒春風話草廬
答王孟南
清霜木老菊花枝對菊令人有所思屋指論交憐我
舊傾心言事許誰知幽蹤捻來事無道壯志飛騰自
有時靜裏光陰書卷裡更須重詠可槃詩

送周知縣轄官遂昌
曉承　恩命出金臺湛露霑衣濕未乾三邑轄於新
治化十年猶守舊郎官風生淮海揚帆度潮滿錢唐
倚棹看想到遂昌春欲近梅邊仍取安琴彈
送彭典史陞知遂安由吏ノ保薦
青雲一別十年期相見俄驚鬢已絲循吏舊稱多士
慕郎官新拜宰臣推秋風吳水行舟日春暖錢塘露
冕時想得遂安民望久道逢知己莫遲、
竹泉山房
山房閒處地幽偏綠竹千竿帶碧泉香泛落花聲細
細冷含殘雨潤娟娟夢迴漠漠風生榻歌罷滄浪月
滿天最愛靜時涵至理虛心能使抱貞堅

湖山佳趣
隱君蕭散志悠然卻對湖山結數椽萬頃閑波秋鏡
闊幾重螺黛曉屏遷風傳短笛漁舟外雲過疎鐘梵
宇邊景物已教心領會都將佳趣入詩篇
題得寒山夜鐘送友
西出閶關數里程寒山寺裏起鐘聲泊舟曾聽當年
夢送客重聞此夜情魚躍渚波翻復動烏啼霜月墮
還驚景陽樓上鳴偏早側耳天街未五更
賦得寒山晚鐘送僧
蕭寺孤鐘扣未殘夕陽收盡霧濛山題詩客到方停
棹乞食僧歸正掩關瀏亮遠衡林靄去春容遙逐渚
風還知師掛錫高峰地試振鯨音滿世間

道裴求怡關上人房留和
十載江湖仰道風官居方外演三宗化行北國人尤
重跡逐東萊學愈隆白石清池酒夜月片雲孤鶴在
秋空多情愛我如陶令沽酒相邀入社中
辛卯暑寺僧紹以見訪留宿
僧舍幾迴曾借宿書齋今喜屈僧留禪心已向詩中
悟幻法何須物外求鳥揚帳寒雲氣集小窗燈淡月
華浮清風一洒談玄處方信人間有賞休
送黃孟端遂趙
官河春水碧如藍話別長亭酒易酣交道十年情最
密客途千里思難堪晴光自醉花間鳥曉色偏催柳
外驂毛義有才人共美聲華遠許溢江南

送羅孟敷還越

琴劍遨遊未半年，東吳文士盡稱賢。能吟已見追羅鄴，應號何曾愧馬遷。兵苑青山當客館，浙河春水送歸船。相逢不忍輕相別，握手離亭思惘然。

喜劉宗成見訪寓所

扁舟泛、趁寒潮，百里巴湖不憚遙。叙別喜看重握手，論文還憶共爭驕。清泉繞户琴聲合，黃菊當筵酒興饒。莫惜尊前苦相勸，荒村離後過蕭條。

喜韓克義見顧客館

旅况無聊獨掩齋，喜聞林下故人來。相思有夢還同話，即景成詩且共裁。霜菊繞窗猶爛熳，水禽啼竹不驚猜。莫嫌醉後殊狂甚，塵世難逢笑口開。

分題虎阜憨泉送官赴任

一泓寒色湛秋空，靈脈長存海湧峰。雲竇不因磐石鑿，水源應與劍池通。暖分茶鼎潺潺綠，香浸花枝點點紅。為任若存廉潔志，改聲堪許此泉同。

分題平沙步晴沙送官朝京

空洲一帶楚江邊，極目晴沙望渺然。人跡過時留欵雨，馬蹄行處欲生煙。依稀樹色明還晴，來往潮痕斷復連。此地慣經遊宦轍，穩從午陸去朝天。

登馬鞍山求沈通理

曉來乘興欲何之，路入青山識險奇。空學謝生能看屐，却因雀顯不題詩。春深遊客丹芝老，雲冷高僧碧薜蘿。借問山中棲隱士，何教狂客共幽湖。

和沈通理送妓之作

身墮塵埃志不荒，強將言語接群娼。可憐十載遊歌館，却喜今朝出教坊。鸚鵡籠開舒困翼，菱花鏡掩罷濃妝。從今暗祝蒼生道，主子休教足女郎。

寄徐明尚惠米王夢熊

春風花底昔同遊，一別俄驚又及秋。下榻載懷孺子泛，舟空自憶王猷。斜陽遠浦迷紅樹，流水孤村起白鷗。更想心知應念我，青山明月每登樓。

寄韓梅窓并柬王孟南

一月離群到遠林，然迴無語獨沉吟。洙恩未報應鷓骨，孝使難忘每上心。十里山光空淡淡，萬家樹色自沉沉。相逢只在陽生節，可素雞懷自不禁。

送陳中書還天台

載筆清朝雪滿簪，南還重沐帝恩深。天邊已領封親語，囊裏何懸宴客金。流水桃花仙境趣，秋風黃菊故園心。怱、歸興誰能遏，相送空勞費苦吟。

送沈人才朝京師 [illegible]

悵別臨風酒一尊，舟船從此發吳門。行藏不負賢才舉，去任都占聖主恩。淮甸曉晴山似拱，吳宮春漲水如奔。閒中應有匡時策，草、逢人莫易論。

送男氏傾經衛 後送沈仗

少小孫窮力未任，外家九男獨情深。讀書不使湮先業，問學從教入士林。萬里參軍懸別思，三年盧墓誓歸心。那堪此日重分手，趁斷西風淚滿襟。

東原集卷之六

五言律

文會自敘 有序

宣德丁未九月望日予偕會稽全以和之吳淞甫里訪諸故舊已而會于蘭泉趙升之高之館時則倪獨逍先生鍊石徐儆士吳均琳吳朱均原善在焉酒半皆充然若有所得乃取唐人江涵秋影鴈初飛之句為韻共賦七詩以記夫文會之勝宴集之權也予時得影字成詩已附其末明日諸公皆聯賡七詠而至則適得四十九詩矣吁何文物之盛若此耶然觀是詩又皆本乎性情之正德義之歸較之山陽竹林放曠而忘返者已萬萬不同矣而歐陽子所謂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者良以此耳予能不有所感乎能不有所美乎因敘和以足之以識一時之盛事也京兆杜復志

得影字

幽居寡知聞來為和光者靜聽精義深孤塘照心境
雨歇秋堂虛風迴午送冷日暮恨方遠江雲淡秋影

奉和慎獨

士林文會處尤喜在鄉邦席上幾生塵琴邊月到窗
奇才詩七步浩思湧三江獨有蓮城璧人間未許雙

奉和原善

雲谷源流在應知吾道南雍、盡儒服濟、會明簪
論德期深造傳觴止半酣歸舟有餘意江影六秋涵

奉和以和

江館相逢日羣賢遇等流襟懷皆落落心德景休休
把酒黃花晚題詩綠樹秋茲晨同燕宴端勝會稽遊

奉和琳叟

人生良晤難去來若征鴻春復茲晨歡深忘昔時聞
蘭蕙渠中秋松篁繞幽澗物色正堪娛誰云闕將宴

奉和菊泉

幽興多未遂今辰會景庐公姓肯孫貴儒名豈敢虛
酒香蟹美發煙冷鴈來初題遍新詩句無才愧不如

奉和陝石

泛、輕舟渡翩、侶鷗飛江通錢岸宅風動到門衣
下榻開清燕傳杯看落暉纖師休促去游載月明歸

端居寫懷次韻答全以和

江館孤吟久年來嘆病侵有材懷美璧無客餽兼金
溪樹秋涼早汀花曉色深閑愁當自遣莫使冷丹心

又

亭空長日掩三日半苔侵多有江幽業思無郊況金
江空秋雁杳雲暝暮樹深非莫衡門下誰知處士心

又

栖遲無外慕惟悲歲華侵衍對王孫草慚懷季子金
淡烟青嶂遠多雨綠溪深應有同袍士題詩與論心

又

霞隨興任塵事豈能侵從義當終費耕鋤肯顧金
陞秋日般林冷夕煙紫櫚有吟詩處難忘故舊心

懷婦翁張松雪

聘衰嘗月華苦可憐任崗里遊荒帳兩年無信音
烟極題晴秋隆桂林縣存殁知何處相思淚滿襟

洗交丹序

安卿俞君繼遠賜志士也嘗從塵山陳先生遊先生嘉其少而老成遂注意而啓迪焉繼遠益自振後得之於言論之於身故雖處空而能慎其取與居其人知徹翁之處人有以金動之者繼遠壁拒之曰毋以累吾先人也卒自勉力成表負而拒金正學者之所守理固然矣雖然觀世之奴面婢膝而苟求於人以得尺寸之益使不義而富且貴之徒則為、自之以為人之德已而至為無恥者豈不偉歟故因繼遠之徵作詩歌之恐因没其善併誌此焉

友儒林
士高標不為同祿金方尚古抱璞竟成空
丹旐西風裹黃山暮雨中天應酬爾德宗祀衍無窮

沙湖六君子於訪予巴城寓所後留六詩遂謹依韻奉答

孝義如山重浮名似葉輕萱庭春雨闊宗園夕陽明
士友推前輩文章屬老成江湖一尊酒相見覺心清

右答周公禮

林壑久逃名高年體尚輕步憐芳草軟坐愛遠山明
濟物心應在遺安業已成巾車忽相過塵慮一時清

右答時用思

喜遇王孫重從教俗士輕多因吞醉酒索得起高明
對酒猶慙盡看花好句成相逢開上論山水有餘清

右答趙外文

十載締文盟誰能與重輕開尊春酒綠對榻夜燈明
美德心常醉庸才志未成多情訪荒蹊詩骨為重清

右答翁玠界

每羨金公子為儒志不輕性天動討家心地澈聰明
山水情偏適雲霄翮未成灘江三畝宅風月共含清

右答全以和

相訪過巴城平湖一棹輕到來風色順歸去月華明
言別情難已賡歌韻已成長堤回首處空想抱餘清

右答於文晃

友元王敏道見招不得與賦此為謝

家事偶相縈襟懷未許清為安慈母意卻負故人情
風月關高興煙霞冷舊盟遙憐對溪水猶待濯塵纓

閏月誕辰

壽觴初舉孫興日更開延天上分餘閏人間益歲年
管絃聽後奏孤矢憶曾懸積善多佳慶誰云是偶然

友桂軒

隱君棲止處桂樹繞軒楹雖道無情物能當有德名

天香秋暑發秀色戚寒真假兩成資益相親似友生

南園十詠為阮集陳宗道賦

南野草堂

闢得荒閑地年來搆草堂開門面平野俯瞰滄浪

後日四冬暖蓋風度夜涼人來問何處疑是百花莊

紅藥欄

當階紅藥放娑種自堪憐絕艷雖居亞群芳卻讓先

含風如解語向日似呈妍駐得餘春在蓋、照綺筵

梨花春雨

春風庭院裏細雨洒梨花淡、融香雪飄、濕素霞

閒沾千樹重寒褪一枝斜不待落、月相看趣已奢

東軒放鶴

仙禽馴養舊霜雪潤毛衣軒下隨時放天邊任意飛

月明秋遠近雲暝夜依稀應裁吹簫侶遙從閬苑歸

芸屋書聲

芸香滿屋春中有讀書人映雪窮千卷因風遠四鄰

晝長聞不厭夜久聽逾真會得先民意孜、日自新

硯池雲影

陶泓初滌後池面擁雲煙淡映波間月潔涵水底天

龍潛身不見魚吐沫常連安得如椽筆懷毫為草玄

碧梧夜月

雲散夜來晴庭梧映月明寒光初皎潔涼影正縱橫

恍見金鸞動時逢綵鳳鳴夜深秋氣肅一葉下蒼楹

荷香清曉

披襟覓早涼徙倚到蓮塘露洗盈、蓋風生冉、香

圓珠明瀉水清氣暗侵裳相賞吟哦處依稀見日光

秋水芙蓉

秋暮江南景芙蓉照水新只緣禁薄冷不是避芳塵

居障長圍錦池塘宛似春曉來明月上恍惚見神

翠竹茶煙

竹裏佳茗新烟一縷浮林香還避鶴葉暝自藏瑀

影許湘雲夕涼疑楚岸秋山童添竈火向午正悠、

題子昂竹石

纏池繞盈尺經營遠意存契刀書竹葉飛帛寫雲根

嫋、含風色蒼、帶蘚痕開圖觀遺墨千古憶王孫

東泉集卷之七

五言絕

四宜軒為蘇郑州題

宜玩

我玩我所備不與世好比細懷千古人玩之詎能已

宜詠

情動心所之觸物自成句永言復徜徉似與春風遇

宜淡

世味如醴甘衆方爭染指瞶我酒卷人清風一瓢水

宜晚

捨榮就餘閒暮景未云促陽烏在高舂吳山千嶂綠

七言絕

趙松雪馬畫

王孫本是真龍種邂出龍媒迥異常紫鬣碧蹄當表處落苍苦草暖壓香

雲林畫屢本

夢斷梁溪月正高片雲孤鶴共遊遨人間遺墨人多倣俱盡終難似朴散

老節圖

楚雲千頃暮蒼蒼時聽清音引鳳凰更發一枝當歲晚挺然高節泛風霜

二仙奕棊圖

柳陰晴偃石枰秋一着爭先興未休想是仙家隨處樂不須重向橘中遊

許由棄瓢圖

棄去仙瓢良有因箕山風月逐時新潔身盡說高千古誰信還逢放犢人

題竹贈朱校理

嫋嫋寒枝傍石生春雷頭角未崢嶸而今且向幽閑地夫月冷風亦有情

題竹贈張校書

三徑陰森趣有餘小窗風月湛清虛年來不醉郫筒飲要取琅玕製簡書

題竹寄呂煉師

嶰谷奇材自足誇一枝移植向仙家春風不老青青

色相映蠟花紙度蒼
　南岳山人許作水仙久而未得賦此催之
欲識仙家筆底春可堪纖素久成塵當思洛浦尋珠
伴應待長康為寫真
　沈士行持枸杞實為贈賦此酬之
根蔵仙犬吐靈芽顆顆、珊瑚泛露華幸有沈休能採
得不須勾漏覓丹砂
　倦繡圖
手停針線不成歡剌得雙鴛懶再看怕底東風庭院
裏海棠花落又春殘
　集韻圖
雲鵲喧晴凍未消雙、飛躍逐寒條秋來莫負天孫
約銀漢頃煩鵲續橋
　寄陳五賢
庭院霜冷葉辭柯吟倚書窗思轉多聞道客途尤寂
寞不知詩興近如何
　寄翁判事
一從書劍客巴城詩思無聊別恨生欲變醉來還自
醒此心難忘故人情
　題雜畫十首
淺江沙、白鷗飛舫艇挾槽載夕暉想得隱淪終未
隱把竿猶自着朱衣
杏艷桃嬌春景新馬蹄隨處踏香塵青山莫許頻回
首要識東風巢種春
渚煙消盡水生風何處漁舟正偶逢共說南湖風景
好綠波千頃浸芙蓉
古樹荒烟接遠村野猿啼斷日將昏亂蹤莫倦歸時
力悲有家人候蓽門
流水殘霞照錦衣孤舟搖蕩夕陽時行未不為山陰
興悲負幽人舊日期
釣歸江上夕陽紅回首江山紫翠重烟寺樓臺在何
處蒼花惟聽一聲鐘
杳、松蘿數里修路通雲崗晚逾蹊年來自得琴中
趣每向[illegible]半簷賞音
松花吹護滿林幽林下逍遙與自寬若使此心無別
想寄情何必在漁竿
劉約殘花雨點飄日就芳樹露痕消爭春只恐春歸
去策塞登山不憚遙
溪上草堂綠樹深野鶯啼斷盡沉、慣琴有客能相
過一曲重聽太古音
　送吳公子
相逢未久又相違跡放情懷已見知曾說買山西郭
外白頭應有歲寒期
　寄趙徵士
自遠公族恨無涯今日重來會殺逢月冷小齋成獨
坐相思仍以在家時
　雪景
飛處花、積處明望中風景似瑤京銀樓十二闌干

外應有人披鶴氅行
望裡江山失翠微、瓊樓珠箔漫爭輝。萬情獨有尋梅
客、一任紛紛滿素衣。

冬日示謝生同源

朔風吹雪滿關山、暗嶽暮離愁倍感懷。不有遠來同志
友、新寒誰與伴芳齋。

戲贈篁竹禾

一從相見鮮離愁、此別那堪又隔秋。縱使迎之官柁
忘、月明應不礙角舟。

爲楊子宋題竹

夜涼何處風篩月色微、花滿楚汀自是清風禁不
得、一枝梢向子雲亭。

梅

縞衣獨立舊山空、寥落餘香暮雪中。卻被歲寒心尚
在、年年先發向春風。
別院歌殘月滿林、雪香雲冷夜沉沉。清[illegible]宇路難成
夢、青鳥飛來幾度吟。

竹

風泊璇梢葉葉涼、清陰隨月過來廂。多情裝作仙人
管、又向秦樓引鳳凰。
鵲橋歸斷雨寞寞、二女祠前水滿汀。無斷篁迷望
眼、九疑何處插天青。

紅梅

冰綃縹緲映霞光、驚見瑤姬出艷妝。只恐花殘風引
去、遠隨流水聽漁郎。

墨梅

墨花點點綴精神、恍惚當年夢裡人。應是空山無月
夜、溼雲微雨暗藏春。

墨竹

石閣西來小苑東、一枝瀟洒足清風。畫鄉應有通仙
術、移得秋陰入畫中。

題竹寄陳孟英

美月吟風久不聞、紛紛丹鳳恐離群。湘雲南隔相尋
拾、聊托新詩寄與君。

題畫寄王孟南

霜林殘葉正紛紛、客底孤懷倍憶君。未得相逢如畫
裏、空教離思入秋雲。

懷伯姊

同氣推尊獨女兄、別來踰月恨難平。客邊風雨無言
坐、忍聽江鄉起雁聲。

聞姊病

別後常嗟少信音、那堪聞有病相侵。素斑然大親供
粥藥、教離家小弟心。

詩緣後追憶故妻

十九年來積淚痕、瑟琴雖奏益思君。兒長大生孫
子、學漁樵、獨忍聞。

雲林竹

每思清閟閣中人、冰雪襟懷不逸塵。千古江南遺迹

在一枝脩竹尚精神

躍棋畫

故人畫使君詩畫意詩情兩絕奇隱、江山風雪相看遂不動相思

題水

翠帶金細映緑衣環收寒月照清輝江皐獨立忘歸去水殺何人多擁銀

三香圖

翠禽啼斷月朦朧更喜嫦娥夢裡逢歲晚清宵應有伴芳心誰伴怨東風

七香圖

歲寒三友會江鄉燓弟凌波共晚芳挨得香蘭堪作

鄉不須重盛器羅叢

竹石

三徑清幽迥隔塵脩篁楚、石嶙、月明應有吹簫客還覓當年嘯傲人

竹石幽蘭

深谷幽芭老頻同楚雲湘水思無窮托根擬向丈樅石未肯尋常伴棘叢

蓮閣圖

匡謀無從吏迹迂雪中贏馬共堪嗟摩江已有人收骨生死迷緘不愧天

乘槎圖

八月仙槎穩稱身銀漢渺、是天津斗牛宮裡真消息試問成都賣卜人

桂花仕女

桂花開遍石闌東冉、天香散曉風一片綵雲飛不斷素娥初下廣寒宮

梧桐仕女

樵花無語怨餘藤獨立瑤階萬種情怊底井梧枝上葉西風一夜起秋聲

黃葵

衣染微黃葉、清天然通骨自含真薰風秋露時雖異總有丹心向日傾

芍藥

當階紅藥殿春紅應與花王艷質同培植不惟供

玩根荄猶得濟疲癃

題謝孔昭讀書圖

一抹殘煙起遠墟半村斜日帶茅廬從教三逕苔生遍不出門庭只看書

題戴文進觀書圖

山房幽寂隔煙霞靜裡觀書度歲華玄義究未應自得清齋隨意茹松花

早夏

楊花落盡草如茵光景俄逢首夏天正值旅懷消不得綠陰深處又啼鵑

旅懷

柳霧籠春晝不開綠陰遮戶潤生苔日長閑看飛、

蕉殘度夢簷自去來

皂隸求詩

執鞭辛蓋事辛勤信義休教暫遠身莫謂此生終賤
役衛青當日又何人

挽戴翰昇

行清京不染緇塵存彼何須嘆此身惟有寸心知不
死白須堂上有双親

閒耕為人賦

老至難勝畎畝勞躬耕今喜有兒曹關未扶杖若頭
望禾稻如雲雨似膏

明讀為人賦

萬卷經書百畝田朝耕暮讀志弥堅學成又是秋成
日穀祿來時豈偶然

為人題竹贈友

一族孤翠飽風煙直節亭亭老更堅旅重故人摸寫
意多君能似此君賢

歷盡氷霜翠不凋亭亭直節聳而高而今老向丘園
裏猶有清風洒鬢毛

題親甥梅

花從臘底露嬋娟共說根枝得氣先結實要有調鼎
用豈徒開落自年年

題姚節婦家所藏竹

鳳去秋空月似弦挺然獨立保貞堅九天雨露沾濡
後留得清風萬古傳

求石菖蒲於次惟中

石生叢生九節蒲豎苗秋長翠如鋪要須分取長生
藥未識仙翁肯許無

次韻吞姚井明見亭之作

楊柳蕭蕭菊未花客中懷客思無涯綠雲忽墮鶯人
句三誦臨風日正斜

桂露松風入夢清夜深庭院月盈盈那堪此夕懷君
處四壁寒蛩不住鳴

題何郎中畫

何郎作畫擬南宮自入青雲不用逢此日高堂拭披
覽雲山雲樹思重重

題蔡丘為清河而畫訪隱圖

樹繞重岩石路斜綠陰滿地長苔花欲尋白髮幽人
住來訪清河逸士家

題楚江春曉

遠鐘敲斷楚天明春到江山物倍榮多少樓臺煙樹
裏望中知是漢陽城

題瀟湘煙雨

湘南秋望楚煙溪日暮蕭蕭雨滿林舟泊遠汀人不
見蒼茫空濶鷓鴣吟

題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句意圖

滿懷春意已酕醄笑視紅塵等羽毛莫謂終遙終日
酒白頭多是逐同袍

次韻題鄭双松家壁

曾於軒下聽松聲一剎那堪歲月更今日相過重話
舊滿庭風月有餘清

鷺鷥

錦蔑斑、照水哨蒹花風起雨晴時多情莫逐江湖
樂好逐春沉到鳳池

鸚鵡

斷舌能言無諸人間閑唱樂本天真多應不羨金籠
貴好狎山枝自有春

登瀛圖

瀛州學士世稱奇勝勢從容退食時收攬群英當代
日却為貞觀太平基

倭繪圖為何樣使想

剌繡求工著意多偉封無語後如何若教解得天孫
巧不負恩傾內帑羅

題竹贈趙千帥

直節姿、勢粉痕萬竿如戟映轅門只因培植年華
久常沐層霄雨露恩

畫梅為祝舉人題

一樹橫斜古澗畔枝頭冰雪凍皮殘歲寒莫道多遲
暮早晚群芳待爾先

長笛蕭悲欲斷魂冷香和月伴黃昏一從占得先春
意敢忘乾坤長養恩

雪障雲屏鎖暗香酒醒無語獻偷伴進塵不染如冰
鑑宜與姮娥識晚粧

竹枝瀟灑間梅花雨、相依守歲華多難縑毫揮染
意却將清白似君家

又題雜畫

芳草萋花屬處新東風二月已中旬從知物、回生
意總是乾坤造化仁

病卷風急水天涼把酒看花入醉鄉更喜酒醒江月
上畫船歸去泝流光

東窗對菊瀉流霞翹首南山日已斜人到退休心共
樂不惟元亮愛黃花

引鶴攜琴每出遊孤山佳景鮮相留與來吟得梅花
句千古令人承未休

荷衣草屨一身輕水泊山棲樂此生此日憑闌看下
釣也應還有羨魚情

春盡山中暖氣多漲痕灌足意如何人間多少塵纓
客空負當年孺子歌

一曲清歌散諸鷗兩人閑坐綠陰中山林風致尋常
有付與詩家自不同

排簷高竹翠亭、春雨依微澤鳳翎一抹斜陽開曉
霽更添山黛入簷青

蒼松影裏坐蒼苔、荷衣不染埃清話漸終人欲
去更憐童子抱琴來

杖舊相逢話未歸綠楊橋畔午風微沙鷗不用驚飛
去我輩年來已息機

醉來船尾睡方濃吹去寧愁一夜風月落茶樓初覺

後此身猶在荻花中

收綸歸去採新還溪上相逢夕照間共說閑遊風月好五湖原不異三山

白石無塵逕有苔綠槐陰裡草堂開靜中誰可語談笑喜有隣翁日、來

亂石前沙瀨水流殊暑喬木野烟浮畫中風景知何處彷彿湘江一帶秋

興容驄鑾踏雪來山蹊隨處散銀盃行、和得新詩句殊勝當年獨訪梅

放舟歸去路蓬蒿一逐清風月滿江自許此中真趣在任教人笑曲無腔

獨吹橫笛韻冷、江上浮雲去復停更覺餘音風外遠君山應有老龍聽

船尾鳥眠藉綠莎荻花洲上晚凉多青雲路遠應難到身世其如此樂何

溪上長松、下亭繞簷山色排雲屏坐久不覺斜陽暮趁得漁舟下遠汀

雪壁江山失翠巒朔風初息正漫、漁翁只為謀生計不是持竿不畏寒

青山重疊水縈迴水色山光霽景奇玲瓏寒影行去遠又從林下赴幽期

溪上舟楓帶草亭陰波送浸遠山青憑闌唱徹滄浪曲不用瑤琴奏水泠

溪上相逢話不歸坐看林木轉斜暉無端沙鳥驚飛去可見幽人未息機

獨撐扁舟向水湄靜中生意許誰知興來欲踏滄浪曲閑倚清風理釣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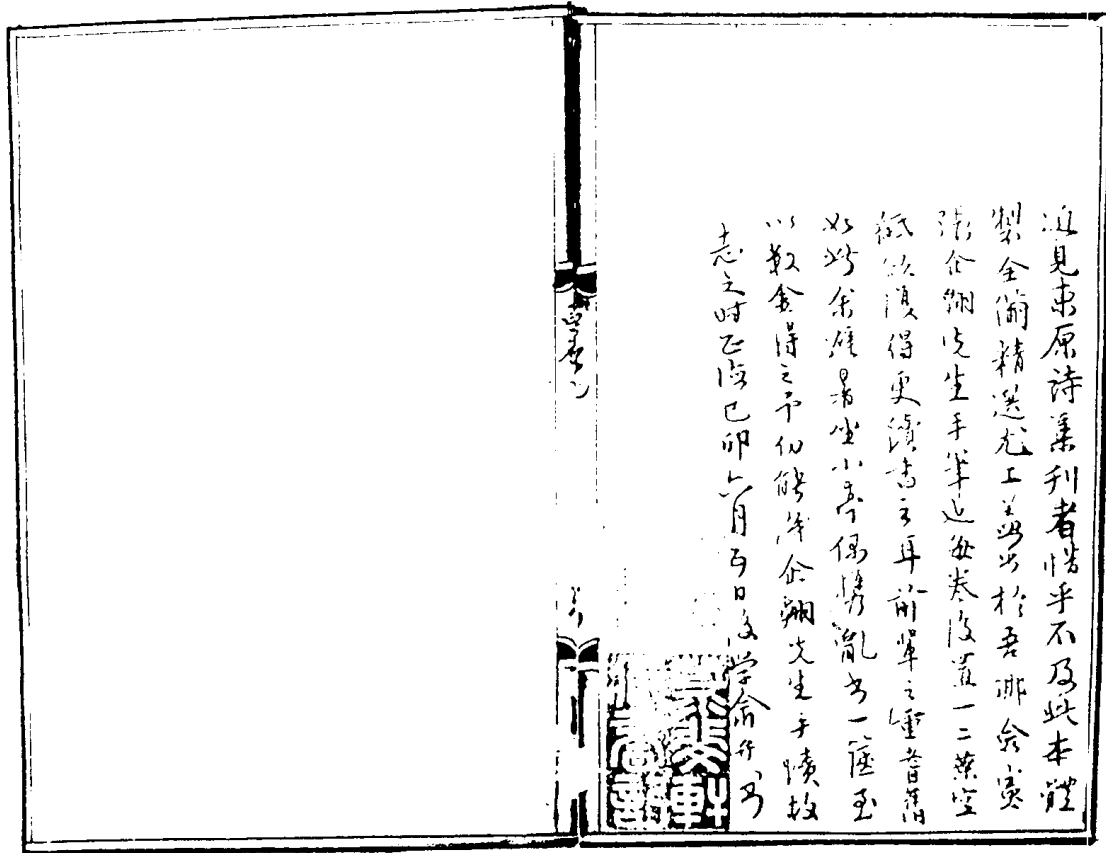
壽劉母三首 有序

某循月失怙母氏秉志撫孤甫及六齡俾入鄉校從陳劉塾閑先生之庭先生以先人之故注意教之而劉母亦復見憐撫愛如己出既而先生被徵出宰浙數載矣薇垣歷任中外幾三十載而某居鄉讀書奉親得廁儒林之末而不墜先人之緒者豈敢忘所自哉第恨不得時擎春酒為先生壽耳今先生已觀化矣而諸子宗成榮奉母來歸幸復見母如見先生焉茲當甲寅之秋九月朔日為母初度之辰某乃命善繪者作壽意圖俯以近詩為獻此特以祝母之美於百年非以為獻母之壽於萬一也

三十年前從學處已承劉母識還家而今[illegible]還成立補報無能竭寸衷

寶篆慈、瑞露飄壽筵開處日初高變成快却瑤池母來献金盤五色桃

手拈黃鶴下雲津養得斑龍性已馴洞口桃花開不盡誰知仙境是長春

東原集卷之七終

東原集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杜瓊撰瓊有紀善錄已著錄其詩以平正暢達為宗而傷於朴僿後有正德已卯俞弁跋稱刻本體製未備此集乃其鄉人僉都御史張企翱所輯補云